



列 寧  
哲 學 筆 記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哲 学 笔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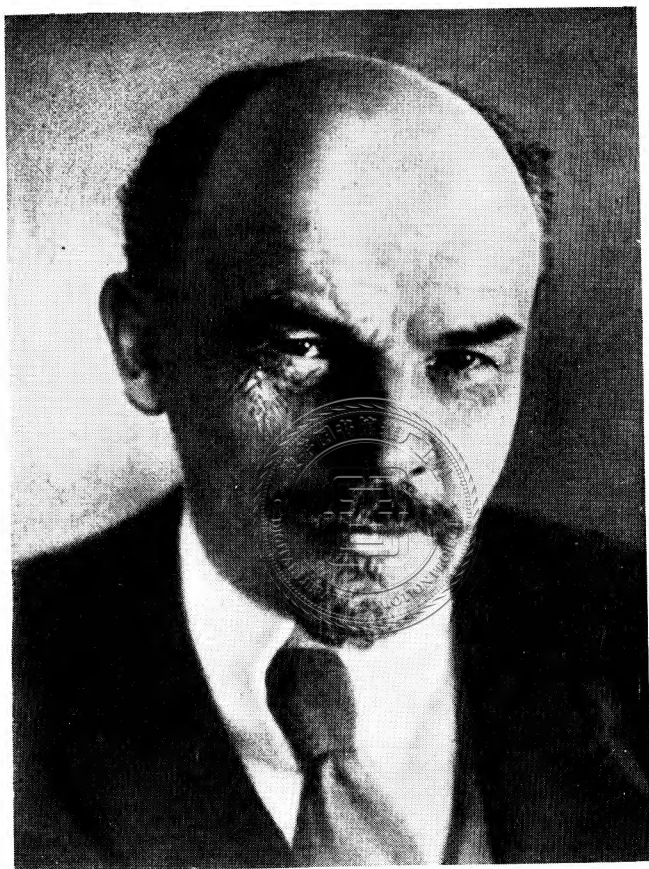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弗·伊·列宁

1917 年





## 中文本出版說明

1958年，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將列寧的“哲學筆記”重新加以編輯，除以前單行本所刊載的以外，還增添了一些新材料，作為“列寧全集”第38卷出版。現在為了滿足廣泛的需要起見，特根據全集中文本，再印成單行本。

全集編者為了尽可能保持列寧手稿的原樣，在正文中保留了列寧用來表述自己思想的一些外文術語和短句，並在腳注中把這些外文譯成俄文。至於某些外文過多的短篇，則採用列寧手稿和全集編者俄譯文對照的形式排印。為了我國讀者閱讀的方便，在中譯文中除了人名和書報雜誌名以及個別詞句按照俄文版那樣在正文中保留外文外，正文中的其他外文大部分都譯成了中文，並把這些外文移到本頁的腳注中。列寧所用的各種常用外文簡寫字（如NB. etc. sic等等）也全部譯成了中文，沒有加腳注。

凡是引文，全集編者都加有引號，以便同列寧插入的詞句區別開來。引號的用法與俄文版相同：在《 》內的文字，是列寧原來用外文寫的摘錄；在“ ”內的文字，是列寧的俄譯文。本書中有兩種頁碼表示列寧的摘錄的出處：前一個頁碼是列寧所摘原著的頁碼，後面方括弧中的頁碼是該著作的最新俄文版或中文版的頁碼。本書用不同的字體來表示列寧着重標出的原文：用仿宋體排印的詞句，相當於俄文本的斜體，表示列寧在原文下加有一條波紋綫或



一条細直綫；仿宋体加着重点，相当于俄文本的斜体加空，表示列宁在原文下加有两条波紋綫或細直綫；黑体相当于俄文本的半黑体正楷，表示列宁在原文下加有三条細直綫，等等。

本書的中譯文，凡是 1956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哲学筆記”一書中已有的，都經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对照全集本的原文重新作了校訂，增添的部分則是新翻譯的。

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为全集第 38 卷所写的卷首說明，对本書的內容和意义作了以下的介紹：

同过去各版的“哲学筆記”比較起来，本版增添了列宁在普列汉諾夫的小册子“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問題”中和舒里雅齐柯夫的“西欧哲学(从笛卡兒到馬赫)对資本主义的辯护”一書中所加的批注和記号，增添了列宁在德波林“辯証唯物主义”一文中所作的、沒有編入以往各版的那些批注和着重号，增添了列宁在普列汉諾夫的“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一書上所加的批語(其中也包括一些在全集第 38 卷編輯过程中所确定的列宁划的綫条)，此外还增添了許多关于哲学和自然科学著作的札記以及有关这些著作的書評的札記。例如本版中第一次編入了列宁在 1904 年底所作的关于德国自然科学家海克尔的“生命的奇迹”和“宇宙之謎”的書評的札記。

編入“哲学筆記”的材料大部分是屬於 1914—1916 年这一时期的。列宁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在資本主义的一切矛盾极端尖銳化和革命危机已經成熟的時代，如此地注意哲学，首先是注意馬克思主义辯証法，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只有从唯物主义辯証法的观点出发，才能对帝国主义的矛盾作出馬克思主义的分析，才能揭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質，揭露第二国际首領

們的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才能制定無產階級鬥爭的戰略和策略。列寧在這一時期所寫的一切著作，如“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部經典著作以及“社會主義與戰爭”、“論歐洲聯邦口號”、“論尤尼烏斯的小冊子”、“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等著作，都是和“哲學筆記”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的創造性研究，對新的歷史時代的深刻的科學分析，是列寧的偉大發現的基礎；這些發現用新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武裝了無產階級。“哲學筆記”中充滿了創造性地研究與實際生活、工人階級鬥爭和黨的政策有緊密聯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神。

本書一開始就是列寧在 1895 年所作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一書摘要”。列寧在這一摘要中探討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觀點和政治觀點的形成。他從該書中摘錄了這樣一些話，這些話可以表明馬克思如何接近“生產的社會關係這個思想”（本書第 18 頁），並且可以闡明“馬克思的幾乎已經形成的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作用的觀點”（第 9 頁）。在列寧的這一摘記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布魯諾·鮑威爾和埃德加爾·鮑威爾及其追隨者的主觀社會學的批判，對他們關於“批判地思維的人”的作用的唯心主義觀點的批判，占有很大篇幅。列寧非常重視科學共產主義的奠基者關於人民、勞動群眾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的原理以及他們的一個結論：“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隨着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第 16 頁）這些原理同列寧在這一時期所進行的反對關於“英雄”和“群氓”的唯心主義、民粹主義觀點的鬥爭、反對想從理論上論證個人迷信的企圖的鬥爭，是有機地聯繫在一起的。列寧詳細地摘錄了該書中馬克思

深刻評述 17—18 世紀英國和法國唯物主義的作用的那一章。

列寧在“哲學筆記”中非常注意德國古典哲學，因為它是馬克思主義的來源之一。列寧在他的大概是 1909 年所作的“費爾巴哈‘宗教本質講演錄’一書摘要”中，着重指出了作為唯物主義者和無神論者的費爾巴哈的功績。他還着重標出了“講演錄”中的那些表達了費爾巴哈在社會觀方面的唯物主義猜測的論點。同時列寧揭露了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弱點和局限性，並指出：“無論是人本主義原理，無論是自然主義，都只是關於唯物主義的不確切的肤淺的表述。”（第 78 頁）列寧把費爾巴哈在 1848—1849 年所作的並在 1851 年出版的“宗教本質講演錄”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時期著作作了比較，他寫道：“費爾巴哈在這段期間（1848—1851 年）已經遠遠地落後於馬克思（‘共產黨宣言’1847 年，‘新萊茵報’等等）和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5 年）。”（第 72 頁）

列寧在研究唯物主義辯證法的理論時，特別注意對黑格爾的哲學遺產的研究和批判分析。列寧關於黑格爾的“邏輯學”、“哲學史講演錄”和“歷史哲學講演錄”的摘要，在“哲學筆記”中占有中心地位。

列寧尖銳地批判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和他的神秘觀念。同時他揭示了黑格爾辯證法的意義並教導人們用唯物主義觀點去評價它。列寧寫道：“不能原封不動地應用黑格爾的邏輯；不能把它現成地搬來。要挑選出其中邏輯的（認識論的）成分，清除掉它的神秘觀念……”（第 293 頁）列寧在摘錄黑格爾的著作時，提出了許多有關唯物主義辯證法實質的極重要的原理。

列寧在 1915 年寫的一篇天才的短文“談談辯證法問題”是與他的關於黑格爾著作的摘要直接有關的。這篇篇幅不大的短文，

按其思想的深刻性和丰富性來說是对构成唯物主义辯証法內容的一切主要的本質的东西所作的无与倫比的概括。

列宁在关于拉薩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書、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書和費尔巴哈“对萊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一書的摘要中，探討了唯物主义辯証法的历史准备。列宁研究了从赫拉克利特和德謨克利特起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說产生时为止的全部哲学史，对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卓越的思想家的創作做了深刻的馬克思主义的評價。列宁揭示了这些思想家为哲学思想的发展所提供的进步的东西，同时也揭露了他們的观点的历史局限性。

在关于自然科学書籍的札記以及在其他列入本書的材料中，列宁批判了想把对自然界的科学解释与宗教世界观調和起来的企图，批判了自然科学家——自发的唯物主义者——从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的动摇，批判了他們在对机械唯物主义和辯証唯物主义之間区别的理解上的无能为力。他反对那种輕視哲学和哲学概括的态度，說明了唯物主义辯証法对于自然科学的重大意义，对于从哲学上概括现代科学发现这一工作的重大意义。

“哲学筆記”的最后部分是列宁在普列汉諾夫、舒里雅齐柯夫、德波林等人的哲学書籍上所作的記号和批注，它們表明了列宁如何尖銳地批判了对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这一批判是列宁与庸俗唯物主义和脱离馬克思主义哲学的細微傾向作不調和斗争的范例。

列宁在普列汉諾夫的“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一書上所写的批語有重大的意义。这些批語証明了列宁是多么注意俄国社会思想史，給它的先进的唯物主义的傳統多么高的評價。列宁非常

重視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民主主義和唯物主義以及他同唯心主義的堅決鬥爭。列寧指出了普列漢諾夫這本書的缺點，指出他不了解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活動的階級內容。列寧寫道：“普列漢諾夫由於只看到唯心主義歷史觀和唯物主義歷史觀的理論差別，而忽略了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的政治實踐的和階級的差別。”（第 611 頁）

列寧在“哲學筆記”中始終不渝地捍衛了哲學的党性原則，指出了辯證唯物主義和革命實踐的有機聯繫。

“哲學筆記”有不可估價的思想財富，有巨大的理論意義和政治意義。列寧在“哲學筆記”中探討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探討了哲學史，並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唯物主義辯證法的問題上。“哲學筆記”同列寧的主要哲學著作“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樣，是列寧的天才的偉大創造。

列寧在其摘錄和批語中把辯證法確定為關於客觀世界的發展和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的最一般規律的科學。列寧關於辯證法、邏輯和認識論的同一的原理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列寧指出：形而上學唯物主義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辯證法運用於認識的過程和發展。列寧強調說，辯證法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列寧在“哲學筆記”中研究了認識的辯證過程的問題，指出認識客觀實在的辯證途徑是從生動的直觀到抽象的思維並從抽象的思維到實踐，這是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進一步發展。

列寧在研究唯物主義辯證法時，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矛盾問題上。他正是在“哲學筆記”中闡明了对立面的統一和鬥爭的學說是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对立面的鬥爭是發展的泉源。列寧寫道：“統一物之分為兩個部分以及對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認識……是



辯證法的實質（是辯證法的“本質”之一，是它的主要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或特征）。”（第 407 頁）

从“哲学筆記本”中的准备材料来看，可以設想，列宁本打算写一本关于唯物主义辯證法的专著，但是这个打算沒有能实现。虽然“哲学筆記”中的材料不是列宁准备发表的一部完成的著作，但仍然是对辯證唯物主义的发展的重要貢獻。研究列宁“哲学筆記”的伟大思想內容，对于深入地掌握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論基础——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具有巨大的意义。



## 目 录

### 中文本出版說明

#### 1895 年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書摘要 ..... 1—38

#### 1903 年

弗·宇伯威格“哲学史概論”(麦克斯·海因澤校訂)共三卷,

1876—1880 年萊比錫 ..... 39

弗·保尔遜“哲学引論”1899 年 ..... 40—42

#### 1904 年

关于恩·海克尔“生命的奇迹”和“宇宙之謎”的書評的

札記 ..... 43

#### 1909 年

关于索尔邦圖書館中的自然科学和哲学書籍的札記 ..... 45—49

費尔巴哈“宗教本質講演录”一書摘要 ..... 51—79

#### 1914—1916 年

黑格尔“邏輯学”一書摘要 ..... 81—257

第一版序言 .....	83
第二版序言 .....	85
導言：邏輯的一般概念 .....	98
第一冊：存在論 .....	101
科學應該從何開始？ .....	103
第一篇 規定性(質) .....	105
第二篇 量 .....	119
第三篇 度 .....	124
第二冊：本質 .....	131
第一篇 本質是自身中的反思 .....	133
第二篇 現象 .....	155
第三篇 現實 .....	164
第三冊：主觀邏輯或概念論 .....	175
概念總論 .....	177
第一篇 主觀性 .....	187
第二篇 客觀性 .....	197
第三篇 觀念 .....	205
關於論述黑格爾“邏輯學”的各家著作的書評的札記 .....	259—267
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一書摘要 .....	269—339
哲學史導言 .....	271
全集第十三卷 哲學史第一卷 希臘哲學史 .....	273
伊奧尼亞學派的哲學 .....	273
畢達哥拉斯和畢達哥拉斯派 .....	273
埃利亞學派 .....	276
赫拉克利特的哲學 .....	286
留基伯 .....	292
德謨克利特 .....	294

阿那克薩哥拉的哲学 .....	295
全集第十四卷 哲学史第二卷 .....	299
诡辯学派的哲学 .....	299
苏格拉底的哲学 .....	303
苏格拉底派 .....	306
柏拉图的哲学 .....	309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	312
斯多葛派的哲学 .....	322
伊壁鳩魯的哲学 .....	323
怀疑論者的哲学 .....	331
全集第十五卷 哲学史第三卷(希腊哲学末期、中世紀哲学和 到謝林为止的近代哲学,第1—692頁) .....	337
新柏拉图派 .....	337
黑格尔論柏拉图的对话录 .....	339
黑格尔“历史哲学講演录”一書摘要 .....	341—353
黑格尔論世界历史 .....	352
黑格尔辯証法(邏輯学)的綱要 [小邏輯(哲学全書)的目录] .....	354—358
若尔日·諾埃尔“黑格尔的邏輯学”1897年,巴黎 .....	359—366
讓·貝兰“物理化学論文。原理”1903年,巴黎 .....	367
彼得·蓋諾夫“費尔巴哈的認識論和形而上学” 1911年,苏黎世(伯尔尼學位論文)(共89頁) .....	369—371
保尔·福尔克曼“自然科学的認識論原理” (“科学和假說”丛書之九)1910年,萊比錫第2版 .....	372—373
麦克斯·費尔伏恩“生物起源假說”1903年,耶拿 .....	374—375
弗·丹奈曼“我們的世界图画是怎样构成的?” (宇宙)1912年,斯图加特 .....	376—377

路德維希·达姆施泰特“自然科学和技术历史指南”	
1908年,柏林第2版	378
拿破仑“思想”1913年巴黎版袖珍本第14号	379
阿尔都尔·埃利希·哈斯“现代物理学中的希腊化	
时期的精神”1914年,莱比锡(共32页)(伐爱脱公司)	380
泰奥多尔·里普斯“自然科学和世界观”(在斯图加特召开的	
德国自然科学工作者第七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06年,海得尔堡	381
拉薩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書	
摘要	383—402
談談辯証法問題	403—412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書摘要	413—423
关于費尔巴哈全集和黑格尔全集的卷次札記	424
費尔巴哈“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一書	
摘要	425—439
約翰·普連厄博士“馬克思和黑格尔”1911年,杜宾根	440—443
讀書札記	444—448
弗·拉布“阿芬那留斯的哲学。系統的叙述和內在的批判”	
1912年,莱比锡	444
貝兰“原子”巴黎(阿尔康)	444
吉德昂·斯皮克尔“論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1874年,柏林	445
黑格尔“現象学”(1907年由博兰德出版)	445
阿尔勃萊希特·勞“弗·保尔逊論恩·海克尔”1907年	
布拉克韦德第2版	446
恩·海克尔“神—自然界”1914年,莱比锡	447
烏德“費尔巴哈”1914年,莱比锡	447
阿·察尔特“宇宙的基础:原子、分子……”1913年,斯图加特	447

魯特曼“現代心理学的主要成果” .....	443
苏特尔“理查·阿芬那留斯的哲学” 1910 年 .....	448
关于約翰·普連厄“馬克思和黑格尔”的書評的札記 .....	449
关于拉·巴·培里“現代哲学傾向”的書評的札記 .....	450—451
关于安·阿里奧塔“唯心主义对科学的反动”的書評 的札記 .....	452—453
关于希法亭(在“財政資本”一書中)論及馬赫的言論 的札記 .....	454

### 1908—1911 年

讀書批注 .....	455—626
格·瓦·普列汉諾夫“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問題” 1908 年, 圣彼得堡 .....	457—461
阿伯尔·萊伊“現代哲学” 1908 年, 巴黎 .....	462—536
阿·德波林“辯証唯物主义” .....	537—545
弗·舒里雅齊柯夫“西欧哲学(从笛卡兒到馬赫)对 資本主义的辯护” 1908 年, 莫斯科 .....	546—564
格·瓦·普列汉諾夫“尼·加·卓尔尼雪夫斯基” 1910 年圣彼得堡“野玫瑰”出版社 .....	565—626
注释 .....	627—652
列宁在“哲学筆記”中引用和提到的書报杂志索引 .....	653—670
人名索引 .....	671—694
名目索引 .....	695—714

## 插 图

列宁象(1917年)	
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	
(1895年)的手稿的第1页 .....	8
列宁“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摘要”	
(1909年)的手稿一页 .....	75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9—12月)	
第1册笔记的封面 .....	82—83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9—12月)	
的手稿一页 .....	238—239
伯尔尼图书馆阅览室 .....	384—385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的手稿一页 .....	405
列宁批注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尼·加·車尔尼	
雪夫斯基”一书的一页 .....	613



#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 一書摘要<sup>1</sup>

写于1845年5月以后，  
9月19日以前

1920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12卷

按手稿刊印



außenen Randes

<sup>from</sup>  
Frederic Engels and Karl Marx.

Frankfurt a. M.  
Literarische Anstalt  
(J. Richter).  
2245.

[illegible]

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1895年)  
的手稿的第1頁  
(按原版縮小)



# 神 圣 家 族

## 或

### 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  
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sup>2</sup>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合著

——  
美茵河畔法兰克福文学出版社

(约·柳坦)

1845 年

这是一本篇幅很小的、书写纸八开本的书，其中包括：序言（第 III—IV 页）<sup>①</sup> [7—8]<sup>②</sup>（下署：1844 年 9 月于巴黎）、目录（第 V—VIII 页）[I—IV] 和正文（第 1—335 页）[9—268]。正文共分九章（Kapitel）。第一、第二、第三章是恩格斯写的，第五、第八、第九章是马克思写的，第四、第六、第七章是两人合写的，而且他们每人都把自己所写的冠以特殊标题的章节下面署了名。所有这些标题都是讽刺性的，甚至有这样的标题：“屠夫批判地变成了狗”（第八章

---

① 指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1845 年美茵河畔法兰克福文学出版社德文版的页码。——编者注

② 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7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 卷的页码。——译者注

第一节的标题就是这样)。恩格斯写的有：1—17 [9—23] (第一、第二、第三章和第四章中的第一节和第二节)，133—142 [117—120] (第六章第二节 a 小节)，240—245 [193—196] (第七章第二节 b 小节)：  
就是說在 335 頁中共占 26 頁

第一章(整个(!)第一章第 1—5 頁 [9—12]) 全是对“文学报”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von Bruno Bauer<sup>3</sup>——序言中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評就是針對它的前八期的II的文体的批判，第二章第 5—12 頁 [13—18] 批判它对历史(尤其是对英国历史)的歪曲，第三章第 13—14 頁 [19—20] 批判它的题材(嘲笑它在叙述 Nauwerk<sup>①</sup>先生和柏林大学哲学系的某次爭論时过分認真<sup>②</sup>)，第四章第三节(馬克思)批判关于爱情的議論，第四章第四节(标题是：蒲魯东，第 22 頁 [27] 以后直至第 74 頁 [67]) 批判“文学报”上关于蒲魯东的叙述(一开头就是对译文的大量修正；译文中公式和意义<sup>③</sup>被混为一談，justice 被譯为公平<sup>④</sup>而不是譯为司法<sup>⑤</sup>，等等)。在对翻譯(馬克思称之为：赋予特征的翻譯 1、2 等等<sup>⑥</sup>)的批評之后，接着就是批判性的評注 1 等等<sup>⑦</sup>，其中馬克思保护蒲魯东而反对“文学报”的批評家，并提出自己的明显的社会主义思想来反对思辨。

馬克思以很贊揚的口吻談論蒲魯东(然而有一些保留的口气，例如他提到了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sup>4</sup> 上恩格斯的 Um-

① 瑙威尔克。——編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Gründlichkeit。——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formule et signification。——譯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Gerechtigkeit。——譯者注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Rechtpraxis。——譯者注

⑥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Charakterisierende Übersetzung № I, II u. s. w. ——譯者注

⑦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Kritische Randglosse № I u. s. w. ——譯者注

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sup>5</sup>)。

在这里，馬克思由黑格尔哲学轉向社会主义；这个轉变是显著的，——可以看出馬克思已經掌握了什么以及他如何轉到新的思想領域。

(第 36 頁) [39] 《把私有制关系当做合乎人性和合理的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不断地和自己的基本前提——私有制——发生矛盾，这种矛盾正象神学家所碰到的矛盾一样：神学家經常按人的方式来解释宗教观念，因而不断地违背自己的基本前提——宗教的超人性。例如在政治经济学中，工資最初看来是同消耗在产品上的劳动相称的份額。工資和資本的利潤彼此处在最友好的、互惠的、好象是最合乎人性的关系中。后来却发现，这二者是处在最敌对的、相反的关系中的。最初，价值看起来确定得很合理：它是由物品的生产費用和物品的社会效用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价值純粹是偶然确定的，它無論和生产費用或者和社会效用都沒有任何关系。工資的数額起初是由自由的工人和自由的資本家自由协商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工人是被迫同意資本家所規定的工資，而資本家則是被迫把工資压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強制代替了立約双方——Parthei》[在本書中就是用了这样一个詞]《的自由。在商业和其他一切經濟关系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有时經濟学家們自己也感觉到这些矛盾，而且揭露这些矛盾成了他們之間的斗争的主要内容。但是，在經濟学家們这样或那样地意識到这些矛盾的情况下，他們自己也攻击表现在某种个别形式中的私有制，把私有制的某些个别形式斥責为本来合理的(即他們認為合理的)工資、本来合理的价值、本来合理的商业的伪造者。例如，亞当·斯密有时攻击資本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攻击銀行家，西蒙·

德·西斯蒙第攻击工厂制度，李嘉图攻击土地所有制，而几乎所有近代的經濟学家都攻击非产业資本家，即仅仅作为消费者来体现私有制的資本家。

《所以，經濟学家們有时候，特别是在他們攻击某种特殊的损人利己的犯罪行为的时候，例外地维护經濟关系上的合乎人性的外觀，但在大多数場合下，他們恰恰是从这些关系同人性显然有区别的方面，从严格的經濟意义上来把握这些关系的。他們总是不自觉地在这个矛盾中徘徊不已。

《蒲魯东永远結束了这种不自觉的状态。他認真地对待經濟关系的合乎人性的外觀，并把它和經濟关系的违反人性的现实尖锐地对立起来。他迫使这些关系真正符合于它們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或者更确切些說，他迫使这些关系抛弃关于自身的这种看法而承認自己是真正违反人性的。因此，蒲魯东不同于其余的經濟学家，他不是把私有制的这种或那种个别形式、而是把整个私有制十分透彻地描述为經濟关系的伪造者。从政治經濟学观点出发对政治經濟学进行批判时所能做的一切，他都已經做了。》（第 39 頁）

[39—40]

埃德加尔（“文学报”的 Edgar）曾責难蒲魯东，說他把“公平”变成了“神”，馬克思推翻了这种責难，他指出：蒲魯东在 1840 年发表的著作<sup>6</sup>并不是从“1844 年德国发展的观点”出发的（第 39 頁）[41]；这乃是法国人的共同过失；必須記住，蒲魯东依靠否定来实现公平，从而也就摆脱这个历史上的绝对者（um auch dieses Absoluten in der Geschichte überhoben zu sein）——第 39 頁末。《如果說蒲魯东沒有得出这种彻底的結論，那末这应当归咎于他生为法国人而不是德国人的这种可悲的情况。》（第 39—40 頁）[41]



往下就是批判性的評注 2 (第 40—46 頁) [42—46]，其中非常鮮明地提出了馬克思的几乎已經形成了的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作用的觀點。

……《以往的政治經濟學從私有制的運動似乎使人民富有這個事實出發，得出了替私有制辯護的結論。蒲魯東從政治經濟學中被詭辯所掩蓋的相反的事實出發，即從私有制的運動造成貧窮這個事實出發，得出了否定私有制的結論。對私有制的最初的批判當然是從充滿矛盾的私有制本質表現得最觸目、最突出、最令人激憤的事實出發，即從貧窮困苦的事實出發。》(第 41 頁) [42]

《無產階級和富有是兩個對立面。它們本身構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它們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產生的。問題在於這兩個方面的每一個方面在對立中究竟占有什麼樣的確定的地位。只宣布它們是統一整體的兩個方面是不夠的。

《私有制，作為私有制來說，作為富有來說，不能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對立面——無產階級的存在。這是對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滿足的私有制。

《相反地，無產階級，作為無產階級來說，不能不消滅自身，因而也不能不消滅制約着它而使它成為無產階級的那個對立面——私有制。這是對立的否定方面，是對立內部的不安，是已被消滅的並且正在消滅自身的私有制。

《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是人的自我異化。但有產階級在這種自我異化中感到自己是滿足的和穩固的，它把這種異化看做自身強大的證明，並在這種異化中獲得人的生存的外觀。而無產階級在這種異化中則感到自己是被毀滅的，並在其中看到自己的無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現實。這個階級，用黑格爾的話來說，就是在被

睡弃的状况下对这种状况的愤慨，这个阶级之所以必然产生这种愤慨，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

《由此可见，在整个对立的范围内，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无产者是被坏的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

《的确，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它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客观事物的本性所制约的发展，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这种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 and 肉体上贫困的贫困、这种意识到自己的非人性从而把自己消灭的非人性——的产生，才能做到这点。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

《如果社会主义的著作家们把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归之于无产阶级，那末这决不象批判的批判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是由于他们把无产者看做神的缘故。倒是相反。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它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

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没有白白地经受了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铁的劳动的教育。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究竟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达到完全明显的地步，关于这点在这里没有必要多谈了。》（第42—45页）[43—45]

### 批判性的評注 3

《埃德加尔先生应当知道，布魯諾·鮑威尔先生把《无限的自我意识》作为自己的一切論断的基础，甚至把这一原则看成福音的創造原则，而福音则由于其无限的无意识性似乎是和无限的自我意识直接矛盾的。同样，蒲魯东把平等看成和平等直接矛盾的私有制的創造原则。如果埃德加尔先生把法国的平等和德国的自我意识稍微比較一下，他就会发现，后一个原则按德国的方式即用抽象思維的形式所表达的东西，就是前一个原则按法国的方式即用政治和思維直观的語言所表达的东西。自我意识是人在純思維中和自身的平等。平等是人在实践領域中对自身的意識，也就

是人意識到別人是和自己平等的人，人把別人当做和自己平等的人来对待。平等是法国的用語，它表明人的本質的統一、人的類意識和類行為、人和人的实际的同一，也就是說，它表明人对人的社會的關係或人的關係。因此，德國的破壞性的批判，在以費爾巴哈為代表對現實的人進行考察以前，力圖用自我意識的原則來鏟除一切確定的和現存的东西，而法國的破壞性的批判則力圖用平等的原則來達到同樣的目的。》（第48—49頁）[48]

「哲學是事物現狀的抽象表現這樣一種看法，就其來源而言，則不是埃德加爾先生提出的，而是費爾巴哈提出的；費爾巴哈最先把哲學規定為思辨的和神秘的經驗，並証明了這一點。》（第49—50頁）[48]

《《我們一再地提起這一點……蒲魯東是為了無產者的利益而寫作的。》<sup>①</sup> 是的，激勵蒲魯東去寫作的不是自滿自足的批判的利益，不是抽象的、人為的利益，而是群眾的、現實的、歷史的利益，是超過簡單的批判的利益，也就是導致危機的利益。蒲魯東不單是為了無產者的利益而寫作；他本人就是無產者，ouvrier<sup>②</sup>。他的著作是法國無產階級的科学宣言，因而比起任何一個批判的批判家的拙劣的作品來，它都具有完全不同的歷史意義。》（第52—53頁）[51]

《蒲魯東想消滅不擁有和舊式擁有的願望，和他想消滅人對自己的實物本質的实际異化關係、想消滅人的自我異化的政治經濟表現的願望是完全同一的。但是，由於他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還受着政治經濟學的前提的支配，因此，蒲魯東仍以政治經濟學的

① 這是馬克思引的埃德加爾的話。

② 工人。——編者注

占有形式来表现实物世界的重新爭得。

《批判的批判硬要蒲魯东以拥有来反对不拥有；而蒲魯东则相反，他以占有来反对拥有的旧形式——私有制。他宣称占有是《社会的职能》。在这种职能中《利益》不是要《排斥》別人，而是要把自己的力量、自己本身的力量使用出来和發揮出来。

《蒲魯东未能用恰当的話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思想。《平等占有》是政治經濟的观念，因而还是下列这个事实的异化表现：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蒲魯东在政治經濟的异化范围内来克服政治經濟的异化。》(第54—55頁)[52]

『这一段話极富有代表性，因为它表明馬克思是如何接近自己的整个“体系”（如果可以用这个名詞的話<sup>①</sup>）的基本思想的，——即如何接近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个思想的。』

順便指出一件小事情，在第64頁[60]上馬克思用了五行字来叙述“批判的批判”把 *maréchal* 一詞譯为“元帅”<sup>②</sup>，而不是譯为“鉄匠”<sup>③</sup>。

在第65—67頁[60—63]上講得非常有趣(馬克思接近劳动价值的理論了)；第70—71頁[65] (馬克思反駁埃德加爾对蒲魯东的責难，埃德加爾認為：蒲魯东弄糊塗了，說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第71—72頁和第72—73頁[66—67] (幻想的、唯心的、“以太般的”(ätherisch)社会主义——以及“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第76頁[69]。(第一节第一段：費尔巴哈揭露了现实的秘密，而施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it venia verbo.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Marschall”.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Hufschmied”. ——譯者注

里加則相反<sup>①</sup>。)

第 77 頁 [70]。(第四段：貧富間的質朴关系的陈旧过时：“呵！但願富人也知道这一点！”<sup>②</sup>)

第 79—85 頁 [71—76]。(所有这七頁都极其有意思。第二节：《思辨结构的秘密》——举出了关于“果实”(der Frucht)的著名例子来批判思辨哲学，这种批判也是直接针对着黑格尔的。这里还有一句极有意思的評語：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住事物本身(die Sache selbst)的、真实的叙述。)

第 92, 93 頁 [82—83]——片断的反对贬低感性<sup>③</sup>的意見。

第 101 頁 [88]。《他》(Szeliga<sup>④</sup>)《看不到，工业和商业正在建立另一种包罗万象的王国，根本不同于基督教和道德、家庭幸福和小市民福利所建立的包罗万象的王国。》

第 102 頁 [89]。(第一段末——对现代社会中公証人的作用的辛辣的批評……《公証人是世俗的神甫。按职业說他是清教徒，但《誠实》——莎士比亚說——并《不是清教徒》。他同时是达到各种各样目的的中間人，是市民的傾軋和糾紛的主使者。》)

第 110 頁 [96]。另一个嘲笑抽象思辨的例子：关于人是怎样成为动物的主宰的“說明”；“动物”(das Tier)作为抽象物由獅子变为哈巴狗等等。

第 111 頁 [97]。可以說明欧仁·苏<sup>7</sup>的特点的一个地方：由于对資产階級<sup>⑤</sup>的恭順，他在道德上把浪漫女子理想化，撇开她对結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vice versa.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i le riche le savait!”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gradierung der Sinnlichkeit. ——譯者注

④ 施里加。——編者注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ourgeoisie. ——譯者注

婚的态度；她和大學生或工人<sup>①</sup>的“純朴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关系中，她》（浪漫女子<sup>②</sup>）《和那些虛偽、冷酷、自私自利的资产者的太太，和整个资产阶级的圈子即整个官方社会形成了一个真正人性的对比。》

第 117 頁 [101—102]。16 世紀和 19 世紀的“群众”“一开始”<sup>③</sup>就是有区别的。

第 118—121 頁 [102—105]。这一小节（第六章：《绝对的批判的批判或布鲁诺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1）绝对批判的第一次征討。（a）《精神》和《群众》极其重要，这里批判了这样一个观点：似乎由于群众关心历史，似乎由于指望群众（群众是满足于对“思想”的“表面”理解的），因而历史是不成功的。

《因此，如果绝对的批判真正谴责什么东西是《表面的》，那就是谴责过去的全部历史，因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绝对的批判推翻群众的历史并打算用批判的历史取而代之（参看尤·孚赫先生的論英国生活中的迫切问题的文章<sup>8</sup>）。》（第 119 頁）[103]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另一方面，注意不难了解，任何得到历史承認的群众的《利益》，当它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总是在《思想》或《观念》中远远地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很容易使自己和全人类的利益混淆起来。这种错觉构成傅立叶所谓的每个历史时代的色调。》（第 119 頁）[103]——用法国革命的例子闡明了这点（第 119—120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étudiant или ouvrier.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grisette.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von vorn herein”. ——譯者注

注意

頁)，并說出了一句名言(第 120 頁末) [104]：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在鲍威尔那里，精神和群众<sup>①</sup>的分离达到了何种尖锐的程度，这可以从下面那句遭到马克思抨击的话中看出来：《精神的真正敌人应该到群众中去寻找，而不是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第 121 頁) [104]

马克思回答说：进步的敌人是独立存在着的 (verselbständigten)、群众的自卑自贱的产物，但这种产物不是观念的，而是物质的、外在的。早在 1789 年路斯达洛编辑的报纸<sup>9</sup>上就有过这样的警句：

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

只是因为我们在跪着。

站起来吧！<sup>②</sup>

但是，要想站起来——马克思说——仅仅在思想中、观念中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第 122 頁) [105]。

《可是绝对的批判从黑格尔的现象学<sup>10</sup>中至少学会了一种技艺，这就是把现实的、客观的、在我身外存在着的鍊条变成只是观念的、只是主观的、只是在我身内存在着的鍊条，因而也就把一切外部的感性的斗争都变成了纯粹观念的斗争。》(第 122 頁) [105]

马克思挖苦说：以此可以证明批判的批判和书报检查机关之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Geist и Masse. ——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Les grands ne nous paraissent grands  
Que parceque nous sommes à genoux.  
Levons-nous! ——译者注



間的先定諧和，可以把書報檢查官說成不是警察劊子手（Polizeischerge），而是我自己的人格化了的机智。

絕对的批判吹捧自己的“精神”<sup>①</sup>，而不去檢查在它的渺茫的（windigen）奢望中是否有空話、自我欺騙、萎靡不振（Kernlosigkeit）。

《講到《進步》，情形也是這樣。與《進步》的奢望相反，經常可以發現退步和循環的情況。絕对的批判決沒有想到《進步》這個範疇是沒有任何內容的、抽象的，可是，它竟如此地深謀遠慮，以致為了能夠抬出進步的《個人的對頭》即群眾來說明退步而承認《進步》是絕对的。》（第123—124頁）[106]

《一切共產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著作家都從這樣的觀察出發：一方面，甚至安排得最順利的出色的行動顯然都沒有出色的結果，並且還蛻化為平庸的事情；另一方面，精神的一切進步到現在為止都是損害群眾的進步，使群眾陷入每況愈下的非人境遇。因此，他們宣稱《進步》（見傅立叶）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抽象詞句；他們猜到了（見歐文及其他人）文明世界的根本缺陷的存在；因此，他們對現代社會的現實基礎進行了无情的批判。在實踐中，一開始就和這種共產主義批判相適應的，是迄今仍遭到歷史發展的損害的廣大群眾的運動。要理解這個運動中人的高尚性，就必須知道英法兩國工人對科學的嚮往、對知識的渴望，他們的道德力量 and 他們對自己發展的不倦的要求。》（第124—125頁）[106—107]

《絕对的批判不去研究精神的空虛、思想懶惰、表面性和自滿的來源，而在這些品質中尋出精神、進步的對立物，並從道德上

①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Geist”。——譯者注

去加以侮辱。——这种做法比起共产主义的著作家来具有多么大的优越性呵!》(第 125 頁) [107]

《然而,《精神和群众》的关系还有一层隐蔽的含义。这个含义在以后的論述过程中将完全揭露出来,这里我們只大略地談一談。布鲁諾先生所发现的《精神》和《群众》的关系,事实上不过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的、漫画式的完成,而黑格尔的历史观又不过是关于精神和物质、上帝和世界相对立的基督教德意志教条的思辨表现。在历史的范围内,在人类本身的范围内,这种对立表现为:代表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物与代表精神空虚的群众、代表物质的人类其余部分相对立。》(第 126 頁) [107—108]

馬克思指出,黑格尔历史观<sup>①</sup>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的承担者是群众。同黑格尔的学說平行发展的,在法国有空論派<sup>11</sup>的学說(第 126 頁) [108],他們宣布理性的独立自主是和人民的独立自主对立的,其目的是为了排斥群众而单独地 (allein) 实行統治。

黑格尔的《过錯在于双重的不彻底性》(第 127 頁) [109]: (1) 他宣布哲学是绝对精神的存在,但没有宣布哲学家就是这种精神; (2) 他仅仅在表面上 (nur zum Schein)、仅仅在事后<sup>②</sup>、仅仅在意識中把绝对精神变成历史的創造者。

Bruno<sup>③</sup> 取消了这种不彻底性;他宣布批判是绝对精神,也就是实际上的历史的創造者。

《一方面是群众,他們是历史上的一种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Geschichtsauffassung.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post festum. ——譯者注

③ 布鲁諾。——編者注

历史的、物質的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魯諾先生及其伙伴，他們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結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腦活动。》（第128頁）

[109]

馬克思把布魯諾·鮑威尔对 *Judenfrage*<sup>①</sup> 的态度当做《絕对的批判征討群众》的第一个例子——并且引証了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sup>②</sup> 上对鮑威尔的駁斥<sup>12</sup>。

《絕对批判的主要任务之一，首先就是給当代的一切問題以正确的提法。它恰好沒有回答现实的問題，却提出一些毫不相干的問題……例如，它这样歪曲《犹太人問題》，以致它自己竟用不着去研究作为这一問題内容的政治解放，反而可以满足于批判犹太宗教和描写基督教德意志国家。

《和絕对批判的其他一切新穎的表现一样，这种方法也是思辨戏法的重演。思辨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認為：一切問題，要能够給以回答，就必须把它們从正常的人类理智的形式变为思辨理性的形式，并把现实的問題变为思辨的問題。思辨哲学歪曲我的問題，并且象教义問答那样，借我的嘴來說它自己的問題，它当然也能够象教义問答那样，对我的每一問題都准备好現成的答案。》（第134—135頁）[114—115]

在恩格斯所写的第二节 a 这一小节（……《《批判》和《費尔巴哈》。对哲学的譴責》……）第138—142頁[117—120]中，可以看到对費尔巴哈的热烈贊揚。在談到“批判”攻击哲学，批判用“人类关系的真正丰富性”、“历史的无穷尽的内容”、“人的意义”等等，以至

① 犹太人問題。——譯者注

② “德法年鑒”。——譯者注

“体系的秘密已被揭露”这样的詞句来和它（哲学）对立时，恩格斯說：

《然而，到底是誰揭露了《体系》的秘密呢？是費尔巴哈。是誰摧毀了概念的辯証法即仅仅为哲学家們所熟悉的諸神的战争呢？是費尔巴哈。是誰不是用《人的意义》（好象人除了是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似的！）而是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識》在內的破烂貨呢？是費尔巴哈，而且仅仅是費尔巴哈。他所做的事情比这还要多。他早已摧毀了現今正被《批判》乱用的那些范畴：《人类关系的真正丰富性、历史的无穷尽的内容、历史的斗争、群众和精神的斗争》等等。

《在認識到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質、基础之后，唯有《批判》才能够发明出新的范畴来，并象它正在做的那样，重新把人本身变成某种范畴，变成一系列范畴的原則。当然，这样《批判》就走上了那条为惊惶不安和遭受追击的神学的非人性还能够走的唯一的生路。历史什么事情也沒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的丰富性》，它并《沒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創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在費尔巴哈的一切天才发现之后，绝对的批判还竟敢用新的形式来为我们恢复一切陈腐的废物》……（第139—140頁）[118—119]等等——只要这一个事实就足以評定批判的幼稚性了，等等。

然后，恩格斯关于精神和“物質”（批判称群众为“物質”）的对立說道：

《这样一来，难道绝对的批判不就是真正基督教德意志的批判嗎？唯灵論和唯物主义过去在各方面的对立已經在斗争中消除，并为費尔巴哈永远克服，但在这以后《批判》又重新以最可恶的形式把这种对立变成基本教条，并促使《基督教德意志的精神》获得胜利。》（第 141 頁）[120]

鮑威尔說：《犹太人現在在理論領域內有什么程度的进展，他們就真正获得什么程度的解放；他們有什么程度的自由願望，他們就获得什么程度的自由》（第 142 頁）[120]，关于这段話馬克思說道：

《这个論点使我們有可能立即去測量那条把群众的世俗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同绝对的社会主义分隔开来的批判的深渊。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就否認純理論領域內的解放，認為这是幻想，为了真正的自由它除了要求唯心的《意志》外，还要求完全能感触得到的物質的条件。《群众》認為，甚至为了爭得一些只是用来从事《理論》研究的时间 and 經費，也必須进行物質的、实际的变革；这样的《群众》在神圣的批判面前显得多么低下呵！》（第 142 頁）[120—121]

往下（第 143—167 頁 [121—139]）是对“文学报”进行最枯燥无味的、过分挑剔的批評，一种逐字逐句的“斥罵”式的評論。簡直沒有意思。

b 小节——犹太人問題，第二号。第 142—185 頁 [120—151]——的結尾。在第 167—185 頁 [139—151] 里，馬克思对鮑威尔替自己的“Judenfrage”<sup>①</sup>一書所做的辯护給予了有意思的答复，這本書在

① “犹太人問題”。——譯者注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① (馬克思時常提到它) 中曾遭到徹底批判。馬克思在這裡尖銳而明確地強調指出了自己的全部世界觀的基本原則。

“宗教的當前問題如今有着社會意義”(第 167 頁) [139]——這一點在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中已經指出了。在那裡描述了“猶太人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真實處境”。“鮑威爾先生不是用現實的猶太人去解釋猶太教的秘密，而是用猶太教去解釋現實的猶太人。”(第 167—168 頁) [140]

鮑威爾先生沒有發覺，“現實的世俗的猶太精神，因而宗教的猶太精神，是由現今的資產階級生活所不斷地產生出來的，並且在貨幣制度中獲得了高度的發展。”

在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中曾經指出：應該“在工商業的實踐中”② 去尋找猶太精神的發展(第 169 頁) [140]；實踐中的猶太精神是“基督教世界本身的完備的實踐”③。(第 169 頁) [140, 141]

《已經證明，克服猶太本質的任務實際上就是消滅市民社會中猶太精神的任務，消滅現代生活實踐中的非人性的任務，這種非人性的最高表現就是貨幣制度。》(第 169 頁) [141]

猶太人要求自由，也就是要求和政治自由毫不抵觸的那些東西(第 172 頁) [142—144]——這裡談的是政治自由。

《已經向鮑威爾先生指出，把人劃分為非宗教的公民和宗教

① “德法年鑑”。——譯者注

②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in der kommerziellen und industriellen Praxis”。——譯者注

③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vollendete Praxis der christlichen Welt selber ist”。——譯者注

的个人，这同政治解放毫不矛盾。》(第 172 頁) [143]

紧接着就是这样一段話：

《已經向他指出，当国家摆脱了国教并且讓宗教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存在时，国家就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了，同样，当单个的人已經不再把宗教当做公事而当做自己的私事来对待时，他在政治上也就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了。最后，已經指出，法国革命对宗教的恐怖态度远沒有駁倒这种看法，相反地，却証实了这种看法。》(第 172 頁) [143]

犹太人要求普遍的人权<sup>①</sup>。

《在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中已經向鮑威尔先生証明：这种《自由的人性》和对它的《承認》不过是承認利己的市民个人，承認构成这种个人的生活內容，即构成现代市民生活內容的那些精神因素和物質因素的不可抑制的运动；因此，人权并沒有使人摆脱宗教，而只是使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人权并沒有使人摆脱财产，而是使人有占有财产的自由；人权并沒有使人放弃追求财富的齷齪行为，而只是使人有經營的自由。

《已經向他指出，现代国家承認人权同古代国家承認奴隶制是一个意思。就是說，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識的自然的必要性这一紐帶同別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即自己营业的奴隶，自己以及別人的私欲的奴隶。现代国家就是通过普遍人权<sup>13</sup>承認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第 175 頁) [145]

---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llgemeine Menschenrechte. ——譯者注

“犹太人就更有权利要求承認自己的‘自由的人性’”，《因为《自由的市民社会》具有純粹商业的犹太人的性質，而犹太人老早就已經是它的必然成員了。》（第 176 頁）[145]

“人权”不是天賦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这一点黑格尔就已經講过了。（第 176 頁）[146]

“批判”虽然指出了立宪主义的矛盾，但沒有概括这些矛盾（它不懂得立宪主义的一般矛盾<sup>①</sup>）（第 177—178 頁）[146]。如果它做到这一点，那末它就会放弃君主立宪制而主张民主的代議制国家，主张完备的现代国家了。（第 178 頁）[146]

工业活动并不因行会和同业公会等的特权的消灭而消灭，相反地，它更加猛烈地发展起来。土地私有制并不因土地占有特权的消灭而消灭，《相反地，只有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的特权以后，才通过土地的自由分割和自由轉讓而开始土地私有制的普遍运动》（第 180 頁）[148]。

貿易并不因貿易特权的消灭而消灭；相反地，只有在消灭貿易特权之后，它才成为真正自由的貿易。宗教也是这样：《同样地，只有在沒有任何 特权 宗教的地方（北美的自由州）宗教才 实际上 普遍地发展起来。》

……《市民社会的奴隶制 恰恰在表面上看来是最大的自由》……（第 181 頁）[149]

伴随着宗教、财产的政治存在的取消（Auflösung）（第 182 頁）[150]（废除国教、取消选举資格的限制）等等而来的，便是它們的《生命的蓬勃发展，这个生命从此便順利无阻地服从于自身的規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fasst nicht den allgemeinen Widerspruch des Constitutionalismus. ——譯者注



律并十分广泛地展現出来》。

无政府状态 是摆脱了特权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的规律（第 182—188 頁）[150]。

### ……(C) 对法国革命的批判的战斗

馬克思引鮑威尔的話：《但是，法国革命所产生的思想并没有使我们超出革命想用暴力来推翻的那个秩序的范围。》

《思想 从来也不能使我们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使我们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的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第 186 頁）[152]

法国革命产生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巴貝夫），这种思想经过繼續不断的研討，就是新世界秩序<sup>①</sup>的思想。

鮑威尔說，国家应该約束那些单个的利己的原子，关于这点馬克思說道（第 188—189 頁）[153—154]：资产阶级的成员根本不是什么原子，他们不过是自己想象成原子而已，因为他们并不象原子那样独立自在，而要依賴別人，他們的需要每时每刻地使他們处于这种依賴地位。

《由此可見，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它們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他們之間的现实的联系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 在今天，只有政治上的迷信才会以为国家应当巩固市民生活，而事实上却相反，正是市民生活巩固国家。》（第 189 頁）[154]

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和他們的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們

<sup>①</sup>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Weltzustands。——譯者注

混淆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古代实在論民主社会和以資產階級社会为基础的現代唯灵論民主代議制国家。圣茹斯特在临刑前指着那块写着人权宣言的牌子 (Tabelle 告示?) 說：“但創造这个的毕竟还是我!”<sup>①</sup>《就在这块牌子上宣布了人的权利，而这种人不会是古代共和国的人，正象他的 經濟 状况和 工业 状况不是古代的一样。》(第 192 頁) [156]

霧月十八日<sup>14</sup>拿破仑的俘获物不是革命运动，而是自由資產階級。在罗伯斯比尔倒台以后，在执政內閣时代，資產階級社会的庸碌的生存开始了；貿易企业中的热潮<sup>②</sup>；新的資產階級生活的喧嚣忙乱 (Taumel)；《法兰西的土地得到了真正的开发，土地的封建結構已經被革命的巨錘打得粉碎，現在无数新的所有者以第一次出現的狂热对这块土地进行了全面的耕作，解放了的工业也第一次活跃起来；——这就是刚刚誕生的資產階級社会的生活的某些表現》(第 192—193 頁) [157]。

## 第六章 絕對的批判的批判或布魯諾先生 所體現的批判的批判

### ……第三节 絕對批判的第三次征討……

#### (d) 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

(第 195—211 頁) [158—170]

本章(第六章第三节中的 d 小节)是全書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C'est pourtant moi qui ai fait cela”.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turm und Drang. ——譯者注

之一。这里完全没有逐字逐句的批判，全部都是正面的叙述。这是法国唯物主义历史的概述。本应该在这里把全章都抄录下来，但我只能简短地摘录它的内容。||

18 世紀的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 17 世紀的形而上学，即反对笛卡兒、馬勒伯朗士、斯宾諾莎和萊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斗争。《人們用哲学来对抗形而上学，这正象費尔巴哈在他向黑格尔作第一次坚决进攻时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熏熏的思辨一样。》（第 196 頁）[159]

被 18 世紀唯物主义所击败的 17 世紀形而上学，在德国哲学中，特别是在 19 世紀的德国思辨哲学中曾有过胜利的、富有内容的(gehaltvolle)复辟。黑格尔天才地把 17 世紀的形而上学同一切形而上学以及德国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sup>①</sup>。接着又发生了《对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的进攻。这种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費尔巴哈在理論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第 196—197 頁）[159—160]。

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兒，一派起源于洛克。后一派直接导向社会主义<sup>②</sup>（第 197 頁）[160]。

前一派是机械唯物主义，它轉变为法国的自然科学。

笛卡兒在其物理学中宣称物質是唯一的实体。法国的机械唯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in metaphysisches Universalreich.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mündet direkt in den Socialismus. ——譯者注

物主义采取了笛卡兒的物理学，抛弃了他的形而上学。

《医师 勒卢阿 为这一学派奠定了基础，医师 卡巴尼斯 使該学派发展到了頂点，医师 拉美特利 是該学派的中心人物。》（第 198 頁）[160]

当笛卡兒还在世的时候，*Leroy*<sup>①</sup> 就已經把动物結構的学說用到人体上来，并宣称灵魂是肉体的样态，思想是机械运动（第 198 頁）[160]。勒卢阿 甚至还認為笛卡兒隐瞒了自己的真正的見解。笛卡兒提出了抗議。

18 世紀末，卡巴尼斯 在 “*Rapports du physique et du moral de l'homme*”<sup>②</sup> 一書中完成了笛卡兒派的唯物主义<sup>15</sup>。

17 世紀的形而上学，从誕生之日起就遇上了唯物主义方面的对抗者。笛卡兒的对抗者有伊壁鳩魯唯物主义的恢复者 伽桑狄，有英国的 霍布斯。

伏尔泰（第 199 頁）[161]指出：18 世紀法国人对耶穌会派和其他派別的爭論的漠不关心，与其說是由哲学造成的，还不如說是由 *Law*<sup>③</sup> 的财政投机造成的。趋向唯物主义的理論运动从当时法国生活的实际情况<sup>④</sup> 中可以得到解释。唯物主义的理論是和唯物主义的实践相适应的。

17 世紀的形而上学（笛卡兒、萊布尼茨）还是有积极的（positivem）內容的。它在数学、物理学等方面都有所发现。在 18 世紀，实証科学脱离了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变得枯燥乏味了<sup>⑤</sup>。

① 勒卢阿。——編者注

② “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关系”。——譯者注

③ 指英国资产級經濟学家 約翰·羅（1671—1729）。——譯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Gestaltung。——譯者注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war fad geworden。——譯者注

在馬勒伯朗士逝世的那一年，愛爾維修和孔狄亞克誕生了（第199—200頁）[162]。

Picere Bayle<sup>①</sup> 用自己的懷疑論武器從理論上摧毀了17世紀的形而上學。他主要是駁斥了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茨。他宣告了無神論社會的來臨。用一位法國作家的話說來：他“對17世紀說來，是最後一個形而上學者，而對18世紀來說，則是第一個哲學家”（第200—201頁）[162]。

除了這種否定的駁斥外，還需要有肯定的、反形而上學的體系。洛克提供了這一體系。

唯物主義是大不列顛的產兒。大不列顛的經院哲學家 Duns Scotus<sup>②</sup> 就曾經問過自己：“物質能不能思維？”<sup>③</sup> 他是一個唯名論者。一般地說來，唯名論是唯物主義的最初表現<sup>16</sup>。

英國唯物主義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物質的固有的特性中，運動是第一個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這裡所說的運動不僅是機械的和數學的運動，而且更是趨向、生命力、緊張……是物質的痛苦（Qual）。》（第202頁）[163]）

《唯物主義在它的第一個創始人培根那裡，還在素朴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發展的萌芽。物質帶着詩意的感性光輝對人的全身心發出微笑。》

在霍布斯那裡，唯物主義變成了片面的、敵視人的、機械的<sup>④</sup> 唯物主義。霍布斯把培根的學說系統化了，但他並沒有更進一步

① 比埃爾·培爾。——編者注

② 鄧斯·司各脫。——編者注

③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ob die Materie nicht denken könne?”——譯者注

④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menschenfeindlich, mechanisch. ——譯者注

地发展(begründet)培根关于知識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Sinnenwelt)的基本原则(第203頁)[164]。

霍布斯消灭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論的偏見，而 Collins, Dodwell, Coward, Hartley, Priestley etc. ① 則鏟除了洛克感覺論<sup>17</sup>的最后的的神学藩篱。

孔狄亚克用洛克的感覺論去反对17世紀的形而上学，他公开駁斥了笛卡兒、斯宾諾莎、萊布尼茨、馬勒伯朗士的体系。

法国人使英国人的唯物主义“文明化”了(第205頁)[165]。

爱尔維修(他也是以洛克的学說为出发点的)的唯物主义具有真正法国的性質。

Lamettrie<sup>②</sup>把笛卡兒派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結合起来。

Robinet<sup>③</sup>和形而上学的联系最密切。

《笛卡兒派的唯物主义汇入真正的自然科学的总流，而法国唯物主义的另一派則直接汇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流。》(第206頁)[166]

从唯物主义的前提中最容易引伸出社会主义(改造感性世界，——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結合起来——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sup>④</sup>等等)。

傅立叶是直接 from 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說出发的。巴貝夫主义者<sup>18</sup>是粗魯的、不文明的唯物主义者。边沁根据爱尔維修的道德学建立了自己的体系，而欧文則从边沁的体系出发去論証英国的

① 科林斯、多德威尔、考尔德、哈特莱、普利斯特列等人。——編者注

② 拉美特利。——編者注

③ 罗比耐。——編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Geburtsstätten。——譯者注

共产主义。卡貝把共产主义思想从英国带到了法国(卡貝是一个最有声望的然而也是最肤浅的<sup>①</sup>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第208頁[167]。“比較有科学根据的”是 *Dézamy, Gay*<sup>②</sup> 等人,他們把唯物主义学說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說加以发展。

在第209—211頁[168—170]上馬克思在注释(用小号鉛字印刷,共占两頁)中摘录了 *Helvétius, Holbach* 和 *Bentham*<sup>③</sup> 的話,以便証明18世紀的唯物主义和19世紀英国、法国的共产主义之間的联系。

在往后的各节中,有以下值得注意的地方:

《施特勞斯和鮑威尔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識的爭論,是在黑格尔的思辨范围之內的爭論。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賓諾莎的实体、費希特的自我意識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統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統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第220頁)[176—177] 下面评价費尔巴哈的一段話也是值得注意的:

《施特勞斯和鮑威尔两人十分彻底地把黑格尔的体系应用于神学。前者以斯賓諾莎主义为出发点,后者则以費希特主义为出发点。他們两人都批判了黑格尔,因为上述两个因素之中的每一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由于另一个因素的滲入而遭到歪曲;可是他們使每一个因素都获得片面的、因而是彻底的发展。因此,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populärste wenn auch flachste*. ——譯者注

② 德薩米、蓋伊。——編者注

③ 愛爾維修、霍尔巴赫和边沁。——編者注

他們兩人在自己的批判中都超出了黑格尔哲学的范围，但同时他們兩人都繼續停留在黑格尔思辨的範圍內，而他們之中無論哪一個都只是代表了黑格尔体系的一个方面。只有費爾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結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費爾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歸結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現實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第220—221頁)[177]

馬克思嘲笑鮑威尔的“自我意識理論”的唯心主义(絕對唯心主义的詭辯——第222頁[178—179])，指出这是黑格尔理論的改头換面的說法，并且引証黑格尔的現象学和費爾巴哈的批評意見(Philosophie der Zukunft<sup>19</sup>第35頁：正好象神学否定“被原罪所敗坏的自然”一样，哲学否定(negiert)“物質的感觉得东西”)。

下一章(第七章)一开始又是一連串枯燥无味的、过分挑剔的批判[第一节第228—235頁[183—188]]。在第二节的a小节中有着有意思的地方。

馬克思从“文学报”上引举了一位“群众代表”的来信，这位代表要求研究现实、自然科学、工业(第236頁)[189]，因此遭到“批判”的謾罵：

《难道(!)您以为》——“批判者們”对这位群众代表大声吆喝道，——《对历史现实的認識已經完結了嗎？难道(!)您能說出一個已經被真正認識了的历史时期嗎？》

馬克思回答說：《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論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認識嗎？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認識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



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認識这个历史时期嗎？誠然，唯灵論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象批判的批判把思維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認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質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第 238 頁）[191]

批判罵这位群众代表是群众的唯物主义者①（第 239 頁）[191]。

《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批判并不是什么在人类之外的、抽象的、彼岸的人格，它是那些作为社会积极成員的个人所进行的真正的人类活动，这些个人也是人，同样有痛苦，有感情，有思想，有行动。因此，他們的批判同时也貫串着实践，他們的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在这里面他們提出了显明的实际措施，这里面不仅体现着他們的思維，并且更主要的是体现着他們的实践活动。因此，他們的批判是对現存社会的生动的现实的批判，是对《頹废》原因的認識。》（第 244 頁）[195]

在整个第七章第 228—257 頁 [183—206] 中，除了上面所引的几个地方以外，其他地方都是些过分挑剔的批評，模仿原作者的口吻进行諷刺，抓最細小的矛盾，嘲笑“文学报”上的一切蠢話，等等。』

在第八章（第 258—333 頁 [207—266]）里有一节談“屠夫批判地变成了狗”，往下又有一节談欧仁·苏的 *Fleur de Marie*<sup>20</sup>（应当是一本小說的标题，或者是某一本小說中的主人公），在这里馬克思有一些“激烈的”然而“沒有味道的”評語。值得注意的只有第 285 頁×[228—229]——关于黑格尔刑罰理論的几点批評；第 296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massenhafter Materialist*。——譯者注

頁[237—238]——反对 欧仁·苏 替单人牢房制 (Cellularsystem) 作的辯护。

×《黑格尔認為刑罰是罪犯自己給自己宣布的判決。甘斯更詳細地發揮了這種理論。黑格尔的這種理論是對古代 *jus talionis*① 的思辨的掩飾，康德曾把這種刑罰發展為法律上唯一的刑罰理論。黑格尔所謂的罪犯自我定罪只不過是一種《理念》，只不過是對通行的經驗刑罰的一種思辨解釋。因此，他還是听憑國家在每一個發展階段上選擇刑罰的形式，也就是說，他听憑刑罰保持它的現狀。正是在這一點上，他比起他的批判的應聲蟲來更是一個批判家。那種承認罪犯也是人的刑罰理論，只能在抽象中、在想象中做到這一點，這正是因為刑罰、強制是和人類的行为方式相矛盾的。況且，真正實行這種理論會是不可能的。抽象的法律會被純主觀的武斷所代替，因為在每一個案件中如何使刑罰符合罪犯的個性，都得由那批《道貌岸然的》官方人士來決定。柏拉圖已經懂得法律一定是片面的，一定是不考慮個性的。相反地，在合乎人性的關係中，刑罰將真正只是犯了過失的人自己給自己宣布的判決。誰也想不到要去說服他，使他相信別人加在他身上的外部強力就是他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強力。相反地，他將看到別人是使他免受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刑罰的自然的救星，就是說，關係將恰好顛倒過來。》(第 285—286 頁)[228—229]

((馬克思在這裡反對的大概是 欧仁·苏 所宣傳的、大概是受

① 報復刑。——編者注

到“文学报”维护的那种肤浅的社会主义。))

例如，馬克思嘲笑 欧仁·苏 所主张的国家要同等地赏善罚恶的思想（在第 300—301 頁 [241] 上甚至还有一张刑事裁判和善行裁判<sup>①</sup>的对照表!）。

第 305—306 頁 [244—245]：对黑格尔“现象学”的批評意見。

第 307 頁 [245—246]：然而有时黑格尔也在他的“现象学”中违背自己的理論，真实地評述 人类 关系。

第 309 頁 [247]：慈善事业是富人的 娱乐<sup>②</sup>（第 309—310 頁）[247—248]。

第 312—313 頁 [249—250]：从 傅立叶 那里引来的描写妇女遭受卑視的几段文字非常出色 『跟“批判”和魯道夫（欧仁·苏的小說中的主人公？）的温和的願望对照』。

《鮑威尔的这种勇气的秘密》（第 305 頁）[244]（上面一段是从 Anekdot<sup>21</sup> 中引来的）《就在于 黑格尔的《現象学》。黑格尔在《現象学》中用 自我意識 来代替 人，因此 最紛繁复杂 的人类现实在这里只是 自我意識 的特定的 形式，只是 自我意識 的規定性。但自我意識 的赤裸裸的規定性是《純粹的范畴》，是赤裸裸的《思想》，因此，这种《思想》我能够在《純》思維中揚弃并且通过純思維来克服。在黑格尔的《現象学》中，人类自我意識的各种异化形式所具有的 物質的、感觉的、实物的 基础被置之不理，而全部破坏性工作的結果就是 最保守的哲学 『原文如此!』，因为这样的观点以为：既然它已經把 实物的、感性现实的 世界 变成《思維的东西》，变成 自我意識 的純粹 規定性，而且它现在又能够把那变成了 以太般的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justice criminelle 和 justice vertueuse.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piel. ——譯者注

东西的敌人溶解于《純思維的以太》中，所以它就把这个世界征服了。因此，《現象学》最后完全合乎邏輯地用《絕對知識》来代替全部人类现实，——它之所以用知識来代替，是因为知識是自我意識的唯一存在方式，而自我意識則被看做人的唯一存在方式；它之所以用絕對知識来代替，是因为自我意識只知道它自己，并且不再受任何实物世界的約束。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識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識变成人的自我意識、变成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約的人的自我意識。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因此，他也就能够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可是，对于坏的感性來說，对于现实的人來說，这当然絲毫不妨碍这些界限仍然繼續存在。此外，凡是表明普遍自我意識的有限性的一切东西——人及人类世界的任何感性、现实性、个性，在黑格尔看来都必然是界限。全部《現象学》的目的就是要証明自我意識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第 306 頁）[244—245]

……《最后，不言而喻，如果說黑格尔的《現象学》尽管有其思辨的原罪，但还是在許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評述人类关系的因素，那末鮑威尔先生及其伙伴却相反，他們只是提供了一幅毫无内容的漫画》……（第 307 頁）[246]

《这样一来，魯道夫无意中說出了早已公开的秘密：人的貧穷、使人不得不接受施舍的那种极度窘迫的境遇，都应当供金錢貴族和知識貴族娱乐，应当作为滿足他們的自私欲、供他們摆架子和消遣的对象。

《在德国有許多慈善协会，在法国有不少慈善社团，在英国也举办无数堂吉訶德式的慈善事业，如为賑济穷人举办的音乐会、舞会、义演、义餐，甚至为遭遇不幸的人募捐，——这一切都没有任何

別的意思。》(第 309—310 頁)[247—248]

馬克思又摘錄了歐仁·蘇的一段話：

《呵！夫人，為救濟這些窮波蘭人，只跳幾次舞還不能算盡到心了呀……做善人就做到底吧！……現在我們去吃一頓為這些窮人義賣的晚餐吧！》(第 310 頁)[248]

在第 312—313 頁[249]上馬克思引証了傅立叶的話(通奸——風流韻事，——被誘奸者的溺嬰——絕境……《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標準》……(第 312 頁)[250] 文明使一切罪惡由簡單變成複雜、曖昧和偽善)，並且補充了一句：

《把傅立叶關於婚姻問題的精辟的評述以及法國共產主義的唯物主義派別的著作拿來同魯道夫的論斷對比，完全是多餘的。》(第 313 頁)[250]

第 313 頁[250] 及以下各頁反對歐仁·蘇和魯道夫(大概是歐仁·蘇的小說中的主人公?)的政治經濟計劃，即反對關於富人和窮人聯合、關於勞動組織的計劃(應當由國家來實現的)以及其他的計劃——例如貧民銀行<sup>①</sup> [第七節 b 小節：《貧民銀行》第 314—318 頁[251—253]] = 給失業者的發放無息貸款。馬克思舉出了該計劃中的數目字並指出這些數目字和需要比起來是微乎其微的。按實質說來，貧民銀行一點也不比儲蓄銀行<sup>②</sup> 好……就是說，這個銀行是建立在在这样一种幻想上：只要改變一下勞動報酬的分配辦法，就可以使工人生活一整年(第 316—317 頁)[252]。

在 c 小節第 318—320 頁[253—255]《布克伐爾的模範農場》中駁斥“批判”所贊揚的那個描寫模範農場的魯道夫的計劃。馬克思

①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Armenbank。——譯者注

②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Sparkassen。——譯者注

称这个计划是烏托邦，因为每一个法国人平均每天才只有 $\frac{1}{4}$ 磅肉，每年收入只有 93 个 frs.<sup>①</sup> 等等；在这计划中人們做的工作比平常人要多一倍 等等。（（沒有意思））

第 320 頁[255]：《使魯道夫能够实现其全部救世事业和神奇治疗的万应灵丹不是他的漂亮話，而是他的現錢。道学家們就是这样的——傅立叶說。要模仿他們心目中的英雄，就必须是百万富翁。

《道德就是 “Impuissance, mise en action”<sup>②</sup>。它一和恶习斗争，就遭到失敗。而魯道夫甚至还没有提高到至少是建立在人类尊严这种意識之上的独立道德的观点。相反地，他的道德是建立在人类軟弱无力这种意識之上的。他是神学道德的代表。》（第 320—321 頁）[255—256]

……《正象在现实 中一切 差別日益汇合为 貧富 之間的差別一样，在 观念 中一切 貴族的差別也在变成 善惡 之間的对立。这种差別是貴族給自己的偏見所賦予的最后形式》……（第 323—324 頁）[258]

……《魯道夫認為自己心灵的每一个运动都具有无限的重要性。因此，他經常对它們进行观察和評價……》（例子从略）《这位显貴的老爷很象《青年英国》社的活动家，这些活动家也想改革世界，建立丰功伟績，并且染上了类似的歇斯底里症》……（第 326 頁）[260]

馬克思在这里是不是指那些推行十小时法案的托利党慈善家<sup>22</sup>？

① frs(法郎)。——編者注

② “行动上的軟弱无力”。——編者注

## 弗·宇伯威格《哲学史概論》<sup>23</sup>

(麦克斯·海因澤校訂)

共三卷, 1876—1880 年萊比錫

本書具有一些奇异的特点: 关于各派学說的内容用短短的几节 三言两語 地带过去, 而用小号字写的解释却非常之长, 全書的四分之三都載滿了人名和書名 而且陈旧; 60、70 年代以前的圖書目錄。不便于閱讀的<sup>①</sup> 作品! 人名和書名的历史!

写于 1903 年

1930 年第一次載于“列宁文集”

第 12 卷第 347 頁

按手稿刊印

---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unleserliches. ——譯者注

## 弗·保尔逊《哲学引論》<sup>24</sup>

1899 年

最有特色的一点就是他在引論中露骨地提出这样的問題：最新哲学的任务就是“調和宗教世界观和对自然界的科学解释”（序言第 4 頁<sup>①</sup>[5]<sup>②</sup>）。原文如此！并且十分詳尽地發揮了这样一个思想：两条战綫上的斗争——同唯物主义的斗争和同“耶穌会教义”（天主教的和新教的）的斗争。当然，唯物主义被了解成（硬說成？）純粹机械的、物理的<sup>③</sup>唯物主义等等。

作者又直言不諱地說：最新哲学以康德为依据，它是“唯心主义一元論”的代表。

在第 10 頁 [10] 以前……《知識和信仰之間的世界》……

第 11 頁 [11]：《康德 哲学的中心》（創造这种世界），《实际上就是……对两方面的权利都要承認，既承認知識反对休謨的怀疑論的权利，也承認信仰反对唯物主义对信仰的独断否定的权利，——这就是康德的全部工作。》（第 12 頁）[11]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滿腔热望》（对这个世界的期望）《落空：这就是目前在广大群众中流行的絕對敌視宗教的激进主义……例如无神論現在》（象以前在資產階級那里一样）《成了社会民主党的信条。》（第 14—15 頁 [14]）《这是改头换面的教义問答。而无

① 指弗·保尔逊“哲学引論”（*F. Paulsen.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1899 年柏林德文版的頁碼。——編者注

② 指弗·保尔逊“哲学引論”1899 年莫斯科俄文版的頁碼。——編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rein mechanisch, physikalisch. ——譯者注



論旧的教义学或新的否定的教义学都是敌視科学的，因为教义学以自己的信条把批判和怀疑的精神束縛起来了。》（作者提起反僧侶<sup>①</sup>这一名称并硬說基督教决不偏袒富人，硬說它，即宗教，也能受得住欧洲所要进行的那个斗争。）

保尔逊駁斥唯物主义，维护万物有灵<sup>②</sup>的理論（他从唯心主义的意义了解释这种理論），但他忽略了：（1）他所駁斥的不是唯物主义，而只是某些唯物主义者的某些論据；（2）他从唯心主义意义上闡述现代心理学时，是自相矛盾的。

× 参看第 126 頁 [125]。《力……只不过是対一定活动的趋向，因而就其一般实質来说，是和无意識的意志相符合的。》

（因此，精神現象和力<sup>③</sup>完全不是象作者在第 90 頁 [88] 及以下各頁中所認為的那样不可結合<sup>④</sup>。）

第 112—116 頁 [111—115]：为什么宇宙<sup>⑤</sup>不能成为宇宙精神<sup>⑥</sup>的体现者呢？（正如作者自己承認的，是因为人和他的腦子是精神的最高发展。

当保尔逊批判唯物主义者时，他就把精神的高级形式和物質对立起来。当保尔逊维护唯心主义并唯心地闡述现代心理学时，他就使精神的低級形式和力<sup>⑦</sup>接近起来，等等。这就是他的哲学中最脆弱的地方。）

注意

特別是要参看第 106—107 頁 [105—106]，其中保尔逊說出反对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ntipfaffen.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llbeseelung.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eelenvorgänge und Kraft. ——譯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unüberbrückbar. ——譯者注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Weltall. ——譯者注

⑥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s Weltgeistes. ——譯者注

⑦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Kräfte. ——譯者注

把物質看做某种僵死的东西的观点。

× 同第 86 頁[84]对照一下：《运动中决不包含任何思想》……

作者似乎太随便地撇开思想即运动<sup>①</sup>这种看法。作者的論据只能归結为《普通的人的理智：荒唐》，《思想不是运动，思想就是思想》(第 87 頁)[85]。也許热也不是运动，而只是热吧??

作者的論据完全是愚蠢的，他說：生理学家总不会不談論思想，但却不会談論相当于这些思想的运动吧？关于热也是一样，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不談的。

如果他爱上了一位女士，他是不会《向这位女士談相应的脉搏运动过程的…… 否則这就是显然的荒唐》(第 86—87 頁)[85]。正是这样！保尔逊先生！当我们感到缺乏热的时候，我們不是說，热是运动的一种，而是說怎样来挖煤。

保尔逊認為思想即运动<sup>②</sup>的論点是荒謬的<sup>③</sup>。他自己反对二元論而高談“等价物”的問題(第 140 頁和第 143 頁[139 和 143—144])——“心理东西的物理等价物”(或伴随的現象<sup>④</sup>)。难道这不就是保尔逊所辱罵的毕希納的那种概念混乱<sup>⑤</sup>嗎？

当保尔逊声称自己的平行主义“不是偏狹的”，而是“理想的”时候(第 146 頁[145])，他的二元論的性質表現得更加明显。这既不是对問題的說明，也不是理論，而純粹是一种詭譎的言詞。

写于 1903 年

1930 年第一次載于“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Gedanke ist Bewegung.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ewegung.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innlos. ——譯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egleiterscheinung. ——譯者注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egriffliche Konfusion. ——譯者注

## 关于恩·海克尔《生命的奇迹》 和《宇宙之谜》的书评的札记

*Frankfurter Zeitung*① 1904 年第 348 号 (11 月 15 日)

晨刊第 1 号

生物学新著杂谈<sup>25</sup>

*Ernst Haeckel: Lebenswunder (Gemeinverständliche Studien über biologische Philosophie). Stuttgart. (Alfred Kröner)*②.

(在海克尔看来,“精神是大脑皮质的生理机能”,见该书第 378 页。评论的作者当然反对这种意见。)

他的“*Welträtseln*”③((出版较早)) (实际上证明了没有宇宙之谜)。

写于 1904 年末

第一次发表

按手稿刊印

① “法兰克福报”。——编者注

② 恩斯特·海克尔:“生命的奇迹”(生物哲学的通俗著作),斯图加特版(阿尔弗雷德·克朗纳)。——编者注

③ “宇宙之谜”。——编者注

---

ЗАМЕТКИ О КНИГАХ  
ПО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Ю И ФИЛОСОФИИ  
В СОРБОННСКОЙ БИБЛИОТЕКЕ

Сорбонна. Новые книги: С. 819 (7) \*

Richard *Lucas*. Bibliographie der radioaktiven Stoffe. Hamburg und Leipzig. 1908. 8<sup>o</sup>.

(A. 47. 191)\*.

*Mach*. Grundriss der Physik (bearbeitet von Harbordt und Fischer). Leipzig. 1905—8. 2 Volumes. 8<sup>o</sup>.

(A. 46. 979)\*. S. Ф. ф. 587\*.

*Max Planck*. Das Prinzip der Erhaltung der Energie. Leipzig. 1908. (2 Auflage) 12<sup>o</sup>.

(A. 47. 232)\*. S. ф. ф. 63\*.

*Eduard Riecke*. Handbuch der Physik. 4 Auflage. Leipzig. 1908. 2 Volumes. 8<sup>o</sup>.

(A. 47. 338)\*. S. Ф. ф. 301<sup>a</sup>\*.

*Fénelon Salignac*. Questions de Physique générale et d'Astronomie. Toulouse. 1908. 4<sup>o</sup>.

(D. 55. 745)\*. C. 818 (2)\*.

*J. J. Thomson*. Die Korpuskulartheorie der Materie. Braunschweig. 1908. 8<sup>o</sup>.

S. D. e. 101 (25)\*.

---

\* Буквенные и цифровые обозначения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библиотечные шифры книг. ред.

## 关于索尔邦图书馆中的自然科学 和哲学书籍的札記<sup>26</sup>

索尔邦。新書： C. 819 (7)①

理查·鲁卡斯：《关于放射性物質的書籍的目录》1908年汉堡和萊比錫版，八开本。

(A. 47. 191)①.

馬赫：《物理学概論》(哈尔博尔特和費舍校訂) 1905—1908年萊比錫版，共两卷，八开本。

(A. 46. 979)①. S. Φ. *φ.* 587①.

麦克斯·普兰克：《能量守恒原理》1908年萊比錫第2版，十二开本。

(A. 47. 232)①. S. *φ. φ.* 63①.

爱德华·李凯：《物理学手册》1908年萊比錫第4版，共两卷，八开本。

(A. 47. 338)①. S. Φ. *φ.* 301<sup>a</sup>①.

費尼隆·薩利尼亚克：《普通物理学和天文学問題》1908年土魯斯版，四开本。

(D. 55. 745)①. C. 818 (2)①.

約·約·湯姆生：《物質微粒論》1908年不倫瑞克版，八开本。

S. D. e. 101 (25)①.

---

① 所有这些字母和阿拉伯字都是圖書編号。——編者注

В Сорбоннской библиотеке:

I.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liche Philosophie. P. 53 (8<sup>o</sup>) (A. 16. 404)\*.

II. Archiv für Philosophie. 2-te Abteilung. P. 48. (A. 17. 027)\*.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liche Philosophie. 1909. Heft I.  
Рецензия Рауля Рихтера (сочувственная, даже хвалебная) на  
*Ludwig Stein*. Philosophische Strömungen der Gegenwart. Stuttgart. 1908. (Enke.) XVI + 452 Seiten. (12 Mark.)

Seiten 1—293—философские течения—

294—445—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Десять философских течений

- 1) неоиdealизм (волюнтаристическая метафизика)
- 2) неопозитивизм (прагматизм) W. James
- 3) „новое натурфилософ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Ostwald и „победа“ энергетики над материализмом)
- 4) „неоромантика“ (H. St. Chamberlain etc.)
- 5) неовитализм
- 6) эволюционизм (Спенсер)
- 7) индивидуализм (Ницше)
- 8)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Bewegung (Dilthey)
- 9) philosophiegeschichtliche
- 10) неореализм (Эдуард фон Гартман!!!).

Из новых книг:

*Max Schinz*. Die Wahrheit der Religion nach den neuesten

---

\* Буквенные и цифровые обозначения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библиотечные шифры книг. ред.

索尔邦图书馆:

I. 《科学的哲学季刊》, P. 53 (8°). (A. 16. 404) ①.

II. 《哲学文库》第2部, P. 48. (A. 17. 027) ①.

《科学的哲学季刊》1909年第1期, 载有劳尔·李希特尔对路德维希·施泰因所著“现代哲学派别”的书评(同情的, 甚至是赞扬的)。

路德维希·施泰因: 《现代哲学派别》1908年斯图加特版(恩克)序言16页, 正文452页(12马克)。

第1—293页: 哲学派别——

第294—445页: 哲学问题

十个哲学派别<sup>27</sup>:

(1) 新唯心主义(唯意志论的形而上学)

(2) 新实证论(实用主义), 威·詹姆斯

(3) “新自然哲学运动”(奥斯特瓦尔德和唯能论对唯物主义的“胜利”)

(4) “新浪漫主义”(豪·斯·张伯伦等)

(5) 新活力论

(6) 进化主义(斯宾塞)

(7) 个人主义(尼采)

(8) 人文科学的运动(狄尔泰)

(9) 哲学历史的思潮

(10) 新实在论(爱德华·冯·哈特曼!!!)。

新书:

麦克斯·辛茨: 《现代宗教哲学代表眼里的宗教真理》1908年

---

① 所有这些字母和阿拉伯字都是图书编号。——编者注

Vertretern der Religionsphilosophie. Zürich. 1908. 8<sup>o</sup> (307 pages. 6. 50 Mark.)

Kr. *Gueniher*. Vom Urtier zum Menschen. (Ein Bilderatlas.) Stuttgart. 1909. (7—19 Pfennig  $\geq$  1 Mark.)

A. *Pelazza*. R. Avenarius e l'empiriocriticismo. 1908? 9? Torino (Bocca). 130 Seiten.

*Spaventa*. La filosofia italiana nelle sue relazioni con la filosofia europea. 1908? 9? Bari (Laterza).

Из новых книг (1909):

L. *Boltzmann*. Wiener wissenschaftliche Abhandlungen. Leipzig. (Barth).

H. *Strache*. Die Einheit der Materie, des Weltäthers und der Naturkräfte. Wien (Deuticke).

P. 48

Archiv für Philosophie, 2 *Abteilung* = Archiv für *systematische* Philosophie. 1908. Heft 4: в т о р а я статья Vitalis Norström'a (Seiten 447—496) ((интересно; почти вся о Махе)).

где первая?? примечание—опоздало??
---------------------------------------



苏黎世版，八开本(共 307 頁，6 馬克 50 芬尼)。

康·君特：《从原始动物到人》(图画集) 1909 年斯图加特版 (7—19 芬尼  $\geq$  1 馬克)。

奥·貝拉察：《阿芬那留斯和經驗批判主义》1908 (9?) 年都灵版(博卡)，共 180 頁。

斯巴芬达：《从欧洲哲学看意大利哲学》1908 (9?) 年巴利版(拉泰察)。

新書(1909 年)：

路·波尔茲曼：《維也納科学論文》萊比錫版(巴尔特)。

胡·施特拉海：《物質、宇宙以太和自然力的統一》維也納版(道蒂凱)。

P. 48

《哲学文庫》第 2 部 = 《系統 哲学文庫》1908 年第 4 期：維塔里·諾尔施特烈姆写的第二篇文章(第 447—496 頁)((有意思；几乎全是談馬赫))。

第一篇在哪里??

注释——沒有及时加??

写于 1909 年上半年

1933 年第一次載于

“列宁文集”第 25 卷

按手稿刊印



# 費尔巴哈“宗教本質講演录” 一書摘要<sup>28</sup>

写于 1909 年

1930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 費爾巴哈全集 1851 年版第 8 卷

### 《宗教本質講演錄》

8°. R. 807①

序言后注明的日期是 1851 年 10 月 1 日——費爾巴哈在这里說明他为什么不参加那个有着《可耻的、如此无成效的結局》(序言第 7 頁)②[492]③的 1848 年革命。1848 年革命的地點和時間是不合适的,立宪主义者指望从君主的④諾言中得到自由,共和分子(序言第 7—8 頁)[492]指望从自己的意願中得到自由(《只要願意有一个共和国,共和国就会实现》)……(序言第 8 頁)[492]

《如果革命再次爆发,而我积极参加的話,那时你們可以……确信:这次革命是胜利的革命,君主制度和等級制度的末日审判已經到来。》(序言第 7 頁)[491]

第一講(第 1—11 頁)[493—502]。

費爾巴哈不懂  
得 1848 年的  
革命

① 这是圖書編号。——譯者注

② 指“費爾巴哈全集”1851 年萊比錫德文版第 8 卷的頁碼。——編者注

③ 指“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1955 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2 卷的頁碼。——編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es Herrn. ——譯者注

原文如此!!

第2頁[494]:《無論是哲學上的或政治上的唯心主义,對我們來說都已經够了;現在我們要成為政治上的唯物主义者。》

打倒《妄誕的  
東西》!

第3—4頁[495—496]——費爾巴哈隱居鄉村的原因:和“信神的世界”<sup>①</sup>隔絕,第4頁(倒數第7行)[496](參看第3頁末)——和“自然界”生活在一起(第5頁)[496],拋棄<sup>②</sup>一切“妄誕的”<sup>③</sup>觀念。

第7—11頁[498—502]費爾巴哈概述自己的著作(第7—9頁)[498—500]:新哲學的歷史(第9—11頁[500—502]斯賓諾莎、萊布尼茨)。

第二講(第12—20頁)[503—510]。

第12—14頁[503—504]——培爾(Bayle)。

費爾巴哈所謂  
的“感性”

第15頁[505—506]:在我看來,感性<sup>④</sup>就是《物質東西和精神東西的真實的統一,這種統一不是臆想的和人造的,而是實際存在着的,因此,在我看來,它具有和現實同樣的意義》。不僅腸胃<sup>⑤</sup>是感性的東西<sup>⑥</sup>,而且頭腦<sup>⑦</sup>也是感性的東西(第15頁)[505]。

① 這里俄文版用的是:“gottesgläubigen Welt”。——譯者注

② 這里俄文版用的是:ablegen。——譯者注

③ 這里俄文版用的是:“überspannten”。——譯者注

④ 這里俄文版用的是:Sinnlichkeit。——譯者注

⑤ 這里俄文版用的是:Magen。——譯者注

⑥ 這里俄文版用的是:sinnlich。——譯者注

⑦ 這里俄文版用的是:Kopf。——譯者注

(第 16—20 頁 [506—510]; 費爾巴哈談“不死”的著作; 轉述)。

### 第三講(第 21—30 頁) [510—518]

人們反對我的“基督教的本質”<sup>29</sup>, 說我主張人不依賴于任何東西, 《反對所謂我妄自把人神化的主張》(第 24 頁) [513]。《人所認為先于自己的存在物……正是自然界, 而不是別的, 不是你們的神。》(第 25 頁) [513—514]

《在我看來, 自然界的沒有意識的存在物是沒有起源的永恒的存在物, 是第一個存在物, 但這是時間上的而不是等級上的第一個存在物, 是物理上的而不是精神上的第一個存在物》……(第 27 頁) [515]

我的否定中也包括肯定……《毫無疑問, 從我的學說中得出的結論就是沒有什麼神》(第 29 頁) [517], 但這是認識了神的本質(=自然的實質、人的實質的表現)的結果。

### 第四講。

《依賴感是宗教的基礎。》(第 31 頁) [518]  
(“恐懼”<sup>①</sup>, 第 32—34—35—36 頁 [519—523])

《所謂思辨哲學家就是……那樣一些哲學家, 他們不是使自己的概念去符合事物, 而相反地, 是使事物去符合自己的概念。》(第 31 頁) [519]

參看馬克思和  
恩格斯<sup>30</sup>

① 這里俄文版用的是: “Furcht”. ——譯者注

## (第五講)

——特別是死亡会产生恐惧,会产生对神的信仰(第41頁)[527]。

《我憎恨把人同自然界分割开来的唯心主义;我并不以自己依赖于自然界而感到可耻。》(第44頁)[530]

《在Wesen des Christenthums<sup>①</sup>这本书中,我并没有象人们愚蠢地责备我那样,想把人神化……同样地,我也不想在神学的意义上把自然界神化。》(第46—47頁)[532]

第六講——动物崇拜(第50頁[535]及以下各頁)。

《人所依赖的东西……就是自然界,即感觉的对象……自然界通过感觉而使人产生的一切印象……都能成为宗教崇拜的动机。》(第55頁)[540]

## (第七講)

“利己主义”及其意义

我所理解的利己主义不是“市僧和资产者”的利己主义(第63頁)[546],而是和自然界、和人的理性相一致的哲学原则,它反对“神学的虚伪、宗教的和思辨的幻想、政治上的独裁”(第63頁末)[546],参看第64頁[546—547],非常重要<sup>21</sup>。

第68頁末[551]和第69頁末[551—552]講的

① “基督教的本質”。——譯者注



是同樣的問題——利己主義(哲學意義上的)是宗教的根源。

(第70頁[552]:要打擊學者們,只有用他們的武器,那就是旁征博引)……“man die Gelehrten nur durch ihre eigenen Waffen, d. h. Zitate schlagen kann”……(第70頁)[552]

順便提一下,在第78頁[558]上費爾巴哈有這樣一個用語:能即活動<sup>①</sup>。這是值得指出的。真的,在能的概念中有主觀的因素,而在運動的概念中就沒有這種因素。或者更確切些說,在能的概念中或在能的概念的應用中有着排斥客觀性的某種東西。月亮的能和月亮運動的關係(比較一下)。

關於能這個詞  
的問題

第107頁末[583]……《自然界是原初的、第一個和最末一個存在物》……

第111頁[586]……《我認為……在哲學上……

感性的東西是第一的;但不是僅僅思辨哲學所謂的第一,思辨哲學所謂的第一是指應該超過其界限的東西而言,這裡所說的第一是指非派生的東西而言,是指依靠自身存在着的和真實的東西而言。》

感性的東西 =  
第一的、自己  
存在着的和  
真實的東西

……《在感性的東西之外,沒有感性的東西,就無所謂精神的東西。》

①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 *Energie d. h. Thätigkeit*. —譯者注

总之,要注意第 111 頁[586]……《感觉的眞实性和本質性(注意)是……哲学的……出发点》……

第 112 頁 [586—587] ……《人只有借助自己的感性地存在着的头脑才能思維,理性在头脑中,在脑子里,在感觉的总枢紐中有着牢固的感性基础。》

参看第 112 頁 [587] 关于感觉的正确性(証据①)。

注意  
(((

第 114 頁 [588—589]: 自然界 = 第一的、非派生的、原初的存在物②。

《“Wesen der Religion” 和 “Die 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sup>32</sup> 就是这样相互依賴的。》(第 113 頁)[588]

《我沒有把任何东西神化,因而也沒有把自然界神化。》(第 115 頁)[598]

第 116 頁 [590] ——費尔巴哈对于別人說他沒有給自然界下定义的指責作了如下的答复:

可見,自然界  
= 超自然的东  
西以外的一切  
事物。費尔巴

《我所理解的自然界是一切感性的力量、事物和存在物的总和,人把这些东西当做非人的东西而和自己区别开来…… 或者具体地說,不管有神論信仰的超自然的暗示怎样,自然界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Urkunden.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unaleitbares, ursprüngliches Wesen. ——譯者注

对人來說就是作为人的生活的基础和对象而直接地感性地表現出来的。自然界就是光、电、磁性、空气、水、火、土、动物、植物、人（这里所說的人是不由自主地无意識地活动着的存在物），我所理解的《自然界》就是这样，它不是什么神秘的、模糊的和神学上的东西》（上面所講的和斯宾諾莎不同）。

……《自然界就是你所看見的、不是由人的双手和思想創造出来的一切。或者，如果我們把自然界解剖开来，那末自然界就是存在物，或者是存在物和事物的总和，这些存在物和事物的存在和本質就在它們的表現、显露或作用中，而这些存在物或事物的表現、显露或作用的基础不是在思想中，或在意向中和意志的决定中，而是在天文学的或宇宙的、力学的、化学的、物理的、生理的或有机体的力量或原因中。》（第116—117頁）[591]

于是問題就归結为物質和精神的对立、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对立。

第121頁[594—595]——反对那种認為应当有始因（＝神）的論据。

《只是人的狹隘性和他为貪圖方便而趋于簡單化的癖性，才使人以永恒性代替時間，以无限性代替从一个原因到另一个原因的永不終止的运动，以呆板不动的神代替不知休止的自然

哈是杰出的，但不深刻。恩格斯更深刻地确定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

界，以永恒靜止代替永恒運動。》（第 121 頁末）

[595]

第 124—125 頁 [598] 人們從主觀的需要出發，以抽象代替具體，以概念代替直觀，以一代眾，以一個原因代替無數原因。

客觀的=在我們身外的<sup>①</sup>

但《不能認為》這些抽象概念《具有任何客觀的意義和存在，即具有在我們身外的任何存在》。（第 125 頁）[599]

……《自然界無始也無終。在自然界中，一切都是相互作用的，一切都是相對的，一切同時是效果又是原因，在自然界中，一切都是具有一切方面的和相關的》……（第 129 頁）[602]

神在這裡毫無用處（第 129—130 頁[602—603]；簡單的反對神的論據）。

……《在有神論者、神學家和所謂思辨哲學家看來，事物最初的和普遍的原因的原因就是人類的理智》……（第 130 頁）[603]《神就是……一般的原因，就是人格化了的、變成獨立實質的原因的概念》……（第 131 頁）[603—604]

直接地

《神是抽象的自然界，即抽去了感性直觀的、想象的、并被變為客體即變為理智的存在物的自然界；自然界按其本義來說，就象感覺直接地給我們揭示和提供的那樣，是感性的現實的

①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objectiv=außer uns.——譯者注

自然界。》(第 133 頁) [605—606]

有神論者認為神是自然界(被他們變為僵死的質量或物質)運動的原因(第 134 頁) [607]。但实际上神的力量就是自然界的力量(Naturmacht, 第 135 頁 [608])。

……《要知道我們只是从事物的作用中認識事物的特性》……(第 136 頁) [608—609]

无神論(第 136—137 頁) [609] 既不消滅道德的最高者(= 理想)<sup>①</sup>, 也不消滅自然的最高者(= 自然界)<sup>②</sup>。

……《難道時間不只是世界的形式, 不只是世界的各个本質和現象循序出現的方式嗎? 那末, 我怎么能說世界有一个時間上的開端呢?》(第 145 頁) [616]

時間和世界

……《神不过是思想中的世界…… 神和世界之間的差別不过是精神和感覺之間、思維和表象之間的差別》……(第 146 頁) [616—617]

人們想把神設想為在我們之外的存在物。但是難道這就是不承認感性存在的真理嗎?(也就是)《不承認在感性存在以外沒有任何存在嗎? 難道除了感性以外, 我們還有在我們以外的、不以思維為轉移的存在的其他標志和其他准繩嗎?》(第 148 頁) [618]

在我們之外的  
存在 = 不以  
思維為轉移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as moralische Ueber* (=das Ideal).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as natürliche Ueber* (=die Natur). ——譯者注

## 注意

在物質之外、  
不以物質為轉  
移的自然界  
= 神

……《自然界……离开它的物質性和形体性……就是神》……(第 149 頁)[619—620]

## 注意

“复制”論

《从神那里导出自然界，无异于想从画像中、从复制品中提炼出原物，从关于某物的思想中提炼出該物。》(第 149 頁)[620]

人具有歪曲事实的能力<sup>①</sup>(第 149 頁末)[620]，具有使抽象概念（例如時間(第 150 頁)[620]和空間)成为独立的东西的能力。

《虽然……人从空間性的和時間性的事物中抽引出空間和時間，但他还是把空間和時間当做这些事物的前提，当做这些事物存在的最初的原因和条件。所以，人以为世界，即一切现实事物的总和、物質、世界的內容，是在空間和時間中产生的。甚至黑格尔也認為物質不仅在空間和時間中产生，而且从空間和時間中产生》……(第 150 頁)[621]《还不能理解的是：从時間性事物中分离出来的時間为什么不能和神等同起来。》(第 151 頁)[621]

在時間性事  
物之外的時  
間 = 神

時間和空間

……《事实上却刚刚相反……不是事物以空間和時間的存在为前提，相反地，而是空間和時間以事物为前提，因为空間或广延性是以某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Verkehrtheit. ——譯者注

种有广延性的东西为前提，而时间、运动——其实时间就是运动的一个从生的概念——是以某种运动着的東西为前提。一切都具有空間性和時間性》……(第 151—152 頁)[622]

《神是否創造世界的問題……就是精神对感性的关系問題》(第 152 頁[623]——这是哲学上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問題(第 153 頁)[623]，全部哲学史就是在这个問題的周圍兜圈子，第 153 頁[623])——在古代哲学中有斯多葛派和伊壁鳩魯主义者、柏拉图主义者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怀疑論者和独断主义者之間的爭論；在中世紀有唯名論者和实在論者之間的爭論；在近代有唯心主义者和“实在論者或經驗論者”(原文如此！第 153 頁[623])之間的爭論。

人們之傾向这种或那种哲学，部分地取决于人們的性格(書呆子或实践家)。

《我并不否認……智慧、善良、美；我只是不承認它們这些类概念是存在物，不管它們是表现为神或神的屬性的存在物，还是表现为柏拉图的理念或黑格尔的自己設定的概念的存在物》……(第 153 頁)[623]——它們只能作为人們的屬性而存在。

信奉神的另一个原因：人把关于自己合目的性的創造这个观念用之于自然界。自然界是合目的性的——因而自然界是理性存在物創造

参看恩格斯的  
“費爾巴哈論”  
中的同一問題<sup>33</sup>

第 153 頁[623]

第 153 頁[623]

(唯物主义)  
反对神学和  
唯心主义  
(在理論上)

的。(第 160 頁)[629—630]

《人所說的和所理解的自然界的合目的性，實際上不是別的，正是世界的統一性，正是因果的和諧一致，總而言之，就是自然界萬物存在并作用于其中的那種相互聯系。》(第 161 頁)[630]

如果人有了更多的感官，他能否發現世界上有更多的事物呢？不能。

……《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設想，如果人有了更多的感覺或器官，他就能夠認識自然界更多的屬性或事物。在外部世界中，不論在無機界或有機界中，沒有什麼更多的東西。人恰恰具有使他从世界的完整性、整體方面來感知世界所必需的足夠的感官。》(第 163 頁)[632—633]

這對於反對不可知論是重要的

第 168 頁 [636—637]——反對李比希關於“無窮的(神的)智慧”的空話……費爾巴哈和自然科學!! 注意，跟現在的馬赫及其同伙比較<sup>34</sup>。

第 174—175—178 頁 [642—645]——自然界 = 共和分子；神 = 君主。費爾巴哈不止一次地這樣說過!

第 188—190 頁 [653—656]——神從前是宗法制的君主，現在則是立憲君主；它在轄治，但遵循着法律。

精神 (Geist) 是從哪里來的呢？——有神



論者問無神論者(第196頁[661])。有神論者造成了過於鄙視(despectierliche, 第196頁[661])自然界的觀點以及過於推崇精神的觀點(關於精神過於高尚的(!)觀點<sup>①</sup>)。

注意  
(參看狄慈根<sup>35</sup>)

就是樞密官<sup>②</sup>的由來也無法直接用自然界來說明(第197頁)[662]。

俏皮!

《精神是同肉體、同感覺一起發展的……它和感覺聯繫着……腦殼和腦髓從哪裏來，精神也就從哪裏來；器官從哪裏來，它的機能也就從哪裏來。》((第197頁)[662]；和上面(第197頁)[662]《頭腦中的精神》比較。)

《精神的活動也是有形體的。》(第197—198頁)[662]

參看  
狄慈根<sup>36</sup>

物體世界產生於精神、產生於神的說法會得出世界是從無中創造出來的論調——《因為精神如果不是從虛無中，那末是從哪裏得出物質、物質實體來的呢？》(第199頁)[664]

……《自然界是有形體的、物質的、感性的》……(第201頁)[665]

自然界是  
物質的

雅科布·伯麥 = “唯物主義的有神論者”  
(第202頁)[666]：他不僅把精神神化了，而且也把物質神化了。在他看來，神是物質的——他的神秘主義就在這裏(第202頁)[666]。

① 這裏俄文版用的是：zu hohe, zu vornehme (!) Vorstellung. ——譯者注

② 這裏俄文版用的是：Regierungsrath. ——譯者注

……《凡是眼睛看到和手触到的地方，也就是神垮台的地方。》(第 203 頁)[667]

自然界的  
必然性

(有神論者)《把自然界中的罪惡歸咎于……物質，或歸之于自然界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第 212 頁)[675—676]

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

在第 213 頁[676]和第 215 頁[678]当中：“自然世界”和“市民世界”<sup>①</sup>。

(第 226 頁)[687—688] 費爾巴哈說，他在这里結束第一部分(論自然界是宗教的基礎)，轉入第二部分：在精神宗教<sup>②</sup>中表現出人類精神的特性。

注意

(第 232 頁)[692—693]——“宗教是詩”——可以這樣說，因為信仰 = 幻想。但我(費爾巴哈)是不是消滅詩呢？不是的。我《只是》(着重號是費爾巴哈加的)《在宗教是普通的散文而不是詩的情況下》消滅(aufhebe)宗教(第 233 頁)[693]。

藝術並不要求把它的作品當做現實(第 233 頁)[693]。

在宗教中，除了幻想以外，情感<sup>③</sup>(第 261 頁)[717]、實際的方面(第 258 頁)[714]、尋覓美好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natürliche” und “bürgerliche Welt”。——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Geistesreligion.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Gemüth. ——譯者注

的东西、寻求保护和援助等等都是极端重要的。

(第 263 頁) [718—719] ——人們在宗教中  
寻找安慰 (而无神論是不会給予安慰的①)

《要知道，認為自然界不是遵循不变的必然性而活动、在自然界的必然性之上还有一个爱护人的存在物的这个观念……乃是和人的自爱适合的观念。》(第 264 頁) [719] 下一句談到石头墜落的“自然必然性”② (第 264 頁) [720]。

自然界的  
必然性

第 287 頁 [738—739] 中两次提到“自然界的必然性”③。

注意

宗教 ⇒ 人类的幼年、童年 (第 269 頁) [723]，基督教把道德造成了上帝，創造出道德的上帝 (第 274 頁) [727—728]。

宗教是最初的教育——可以說：《教育是真正的宗教》…… (第 275 頁) [728] 《然而这是……濫用名詞，因为宗教这个詞总是跟迷信和不人道的观念联系着的。》(第 275 頁) [728]

費爾巴哈  
反对濫用宗教  
这个名詞

对教育的歌頌——(第 277 頁) [730]。

《肤浅的看法和論断：宗教对于生活，即对于社会政治生活，完全是不相干的。》(第 281 頁)

注意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trostlos.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Naturnotwendigkeit”.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Notwendigkeit der Natur”. ——譯者注

[733] 我認為，使人仍然當宗教的奴隸的政治自由是一錢不值的(第281頁)[733]。

宗教是人生來就有的(《這個論點……翻譯成通順的德文就是》) = 迷信是人生來就有的(第283頁)[735]。

《基督徒有一個自然界的自由原因，有一個自然界的主宰，它的意志和言語支配着自然界；也就是有一個上帝，它與所謂因果聯繫無關，與必然性無關，它並不被那聯結結果跟原因或原因跟結果的鍊條所束縛；可是，與自然界的必然性聯繫着的異教神則不能把自己的寵兒從命定的必然死亡中拯救出來。》(第301頁)[750] (總之，費爾巴哈經常講到自然界的必然性。)

《但基督徒之所以具有自由原因，是因為他在自己的願望中沒有把自己同自然界的聯繫和必然性聯結起來》(第301頁)[750] (在這一頁上還有三個地方講到自然界的必然性)。

而第302頁[751]：《……人的生存所遵守的自然界的一切規律或必然性》……(第302頁)[751]

參看第307頁[753]：“自然界的進程”<sup>①</sup>。

《使自然界依賴於神，也就是使世界秩序和自然界的必然性依賴於意志。》(第312頁)[759—

自然界的  
必然性

注意

注意

注意

①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Lauf der Natur”。——譯者注

760] 而第 313 頁(上半頁) [760] ——《自然界的必然性》!!

第 320 頁 [766]: “自然界的”(der Natur)  
“必然性”……

在宗教觀念中……我們有許多例子能說明  
《人一般地如何把主觀的東西變為客觀的東西，  
即如何把只存在於人的思維、觀念、想象中的  
東西變成某種存在於思維、觀念、想象以外的  
東西》……(第 328 頁) [773]

客觀的東西是  
什麼?(據費爾  
巴哈的看法)

《基督徒就這樣把人的精神、靈魂同肉體分  
割開來，并把這種分割開來的、失去肉體的精神  
當做自己的上帝。》(第 332 頁) [777]

失去肉體的  
精神<sup>①</sup> = 上帝

宗教給(第 332 頁) [777] 人以理想。人是需  
要理想的，但需要符合於自然界的人的理想，而  
不是超自然的理想；

《我們的理想不應當是被閹割的、失去肉體  
的、抽象的東西，而應當是完整的、實在的、全面  
的、完善的、有教養的人。》(第 334 頁) [778]

米海洛夫斯基的理想只是  
庸俗地重複先進的資產階級民  
主派或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派  
的這種理想。

①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Entleibter Geist. ——譯者注

感性的，  
物理的①  
（卓越地把  
二者等同  
起来！）

注意

《人除了关于感性的、物理的现实和存在的观念和概念外，没有任何关于某种其他的现实、其他的存在的观念和概念》……（第334頁）  
[779]

《如果人們毫不害臊地認為感性的物質世界来自思維或某种精神的意志，如果人們大言不慚地硬說事物不是因为存在才被思維，而是因为被思維才存在，那末就讓他們也毫不害臊地認為事物是由詞产生的吧，讓他們大言不慚地硬說詞之所以存在不是因为有物，而物之所以存在倒是只因为有詞吧。》（第341—342頁）  
[785—786]

如果离开人的灵魂不死，那末神只是虛有其名：

……《某些唯理論的自然科学家的神就是这样的神……它不外是人格化了的自然界或自然的必然性、天地、宇宙，当然，不死的观念是与此不相符合的。》[第349頁] [791]

最后一講（第三十講）（第358—370頁）  
[799—810]，几乎全部可以看做有些社会主义气味的（关于貧苦大众等等，第365頁当中[805]）  
启蒙的无神論的最典型的例証等等。結束語：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innlich, physisch. ——譯者注

我的目的是使你們這些聽講者

《由神的朋友變成人的朋友，由信仰者變成思想者，由祈禱者變成勞動者，由彼岸世界的候補者變成此岸世界的探究者，由基督徒（他們自己承認《一半是牲畜，一半是天使》）變成入，變成完整的人》（第 370 頁完<sup>[810]</sup>）。

着重号是  
費爾巴哈加的

以下是補充和注解（第 371—463 頁）<sup>[811—894]</sup>。

這裡都是許多重複前文的細節和引証。這一切我都撇開不談，只從某種值得注意的東西中指出其最主要的：道德的基礎是利己主義（第 392 頁）<sup>[829]</sup>。（《對生活的愛，利益，利己主義》）……《不僅有單獨的或個人的利己主義，而且有社會的利己主義，有家庭的、集團的、公社的、愛國的利己主義。》（第 393 頁）<sup>[830]</sup>

歷史唯物主義  
的胚芽！

……《善不是別的，而是符合一切人的利己主義的東西》……（第 397 頁）<sup>[834]</sup>

《只要看一看歷史！歷史上的新時代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到處是在被壓迫群眾或大多數人提出自己完全合理的利己主義去反對民族或等級的極端的利己主義的時候開始的，是在人們的階級（原文如此！）或全民族戰勝了少數統治者的狂妄自大，擺脫了無產階級悲慘的、受壓迫的狀況而進入具有歷史意義的光輝活動的

注意  
注意  
歷史唯物主義的胚芽，  
參看車爾尼雪夫斯基<sup>37</sup>

注意  
費爾巴哈的  
“社会主义”

領域的時候開始的。目前占人類多数的被压迫者的利己主义就应该这样实现而且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权利并开辟新的历史时代。不是要消灭知識的貴族，精神的貴族——不是的！但不能容許只有少数人是高尚的，而其余的人都是愚民；相反地，所有的人都应当是——至少应当是——有知識的；不是要根本消灭财产——不是的！但不能容許只有少数人拥有财产，而其余的人却一无所有；财产应为人人所有。》(第398頁)[835]

这些講演是1848年12月1日至1849年3月2日做的(序言第5頁[490])，而該書序言所注明的日期是1851年1月1日。費爾巴哈在这段期間(1848—1851年)已經远远地落后于馬克思(“共产党宣言”1847年，Neue Rheinische Zeitung<sup>①</sup>等等)和恩格斯(Lage<sup>②</sup>1845年)<sup>38</sup>。

經典著作家不加區別地运用神和自然界这两个詞的几个例子。(第398—399頁)[835—836]

第402—411頁[838—847]——关于宗教實質的絕妙的哲學上的(同时也是簡單明了的)說明。

① “新萊茵報”。——譯者注

② 指“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譯者注



《宗教的秘密，归根到底只是意識和无意識的東西、意志和不由自主的東西在同一存在物中相結合的秘密。》（第 402 頁）[839] 自我和非我在人身上是不可分割地聯系着的。《人不了解，也不能了解自身的奧秘，因此就把自身分成沒有《非我》的《自我》（人把它稱為神）和沒有《自我》的《非我》（人把它稱為自然界）。》（第 406 頁）[842]

注意

注意

第 408 頁[844]——引用塞涅卡的一段絕妙的話（反對無神論者）：無神論者把自然界變成了神。祈禱吧！——工作吧！<sup>39</sup>（第 411 頁[846]）

自然界就是宗教上的神，不過這個自然界是思想上的存在物<sup>①</sup>。《宗教的秘密是《主觀的東西和客觀的東西的同一》，也就是人和自然界的統一，但這裡所指的人和自然界是與真正的自然界和人類有區別的。》（第 411 頁）[847]

注意

《人的愚昧無知是無窮的，人的想象力是無限的；由於愚昧無知而失去根據和由於幻想而失去界限的自然力，就是神的萬能。》（第 414 頁）[849]

很好！<sup>②</sup>

……《把客觀的本質看做主觀的東西，把自然界的本質看做有別於自然界的、人的本質，把人的本質看做有別於人的、非人的東西，——這

很好！<sup>②</sup>

①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Gedankenwesen. ——譯者注

②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Sehr gut! ——譯者注

絕妙的地方!

就是神的存在,这就是宗教的本質,这就是神秘主义和思辨的秘密》……(第 415 頁)[850]

費爾巴哈所說的思辨 = 唯心主义哲学。注意。

注意  
非常正确!  
注意

《人在思維中把形容詞和名詞,特性和本質分开来…… 形而上的神也不外是从自然界中引伸出来的最普遍的特性的彙集或总和,可是人借助于想象力,就是用这种同感性存在物、同自然界的物質分开来的方法,重新把这个总和变成独立的主体或存在物。》(第 417 頁)[852]

好极了  
(反对黑格尔  
和唯心主义)

把存在、本質<sup>①</sup>变成特殊实在的邏輯((第 418 頁)[852-853]——显然指的是黑格尔)也起着这样的作用——《希望把超自然的存在变成物理的存在,把主观的存在变成客观的存在,把邏輯的或抽象的存在又变成非邏輯的、真实的存在,这是多么的不聪明呵!》(第 418 頁)[853]

說得妙!

……《《那末存在和思維之間永远存在着分裂和矛盾嗎?》是的,但只存在于头脑中;而在实际中这个矛盾早已解决了,誠然,它只是通过符合于现实而不是符合于你的幼稚的概念的方法来解决的,就是說,它是通过不少于五种感觉来解决的。》(第 418 頁)[853]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as Sein, das Wesen*. ——譯者注





第 423 頁 [862]: 一切非神之物等于烏有, 也就是說, 一切非我之物等于烏有<sup>①</sup>。

說得好! <sup>②</sup>

第 431—435 頁 [865—869] 非常好的地方 (引用伽桑狄的一段精彩的話): 特別是第 433 頁 [867], 神 = 关于具体的东西和抽象的东西的形容詞 (沒有物質的) 的彙集。

注意

[第 435 頁] [868—869] 《头脑是宇宙的众議院》

注意

——当我們的头脑充滿了抽象概念、类概念<sup>③</sup> 时, 我們自然就会《从普遍》引伸出 (ableiten) 《个别, 也就是从神》引伸出《自然界》来。

个别和一般  
= 自然界和神

第 436—437 頁 [870]: (注释 № 16)。我并不反对君主立宪政体, 但《直接对理性說来》只有民主共和国才是《《符合人的本質》的国家形式》。

哈哈!!

……《順便說說, 俏皮的写作手法还在于: 它預計到讀者也有智慧, 它不把一切都說出来, 而讓讀者自己去說出这样一些关系、条件和界限, ——只有在这些关系、条件和界限都具备時說出来的那句話才是真实的和有意义的。》(第 447 頁) [880]

肯切!

① 这里俄文服用的是: Tout ce qui n'est pas Dieu, n'est rien, t.e. tout ce qui n'est pas Moi, n'est rien.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服用的是: bien dit!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服用的是: Gattungsbegriffen. ——譯者注

費爾巴哈對他的批評者 *von Schaden*① 教授(第 448—449 頁)[880—881] 和 *Schaller*② (第 449—450—463 頁)[882—883—894] 的回答是很有意思的。

注意  
“存在和自然  
界”，“思維和  
人”

……《要知道我確定不移地用自然界代替存在，用人代替思維》，就是說，不是用抽象的概念，而是用具體的東西——用戲劇性的心理③來代替(第 449 頁)[882]。

這就是為什麼費爾巴哈和車爾尼雪夫斯基所用的術語——哲學中的“人本主義原理”<sup>40</sup>——是狹隘的。無論是人本主義原理，無論是自然主義，都只是關於唯物主義的不確切的肤淺的表述。

說得好！  
  
關於哲學  
唯物主義原理  
的問題

《耶穌會教義是我們的思辨哲學家的不知不覺的原型和理想。》(第 455 頁)[888]

《思維把現實中非連續性的東西看做連續性的東西，把生活中無限的多次的東西看做同一的單次的東西。對思維和生活(或現實)之間的不可磨滅的本質差別的認識，就是思維和生活中一切智慧的開端。在這裡，只有差別才是

① 馮·沙登。——譯者注

② 沙列爾。——譯者注

③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die dramatische Psychologie*。——譯者注

真正的联系。》(第 458 頁)[890]

||

第 8 卷終

第 9 卷是“諸神世系學”(1857)<sup>41</sup>。我翻閱了一下，里面似乎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但是，应当把第 320 頁第 34 节、第 36 节(第 334 頁)及以后几节通讀一遍。注意第 36 节(第 334 頁)，从浏览中沒有发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到处都是用来証实費爾巴哈前面說过的話的引語。





#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sup>42</sup>

写于1914年9月—12月

1929年第一次见于  
“列宁文集”第9卷

按手稿刊印

Bern: Log. I. 175<sup>①</sup>

*Hegels Werke*<sup>②</sup>

第一卷 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en<sup>③</sup>

第二卷 精神現象学

第三卷至第五卷 邏輯学

第六卷至第七卷 哲学全書(第一、二部)

第八卷 法哲学

第九卷 历史哲学

第十卷 美学(三部)

第十一卷至第十二卷 宗教史

第十三卷至第十五卷 哲学史

第十六卷至第十七卷 綜合文集

第十八卷 哲学入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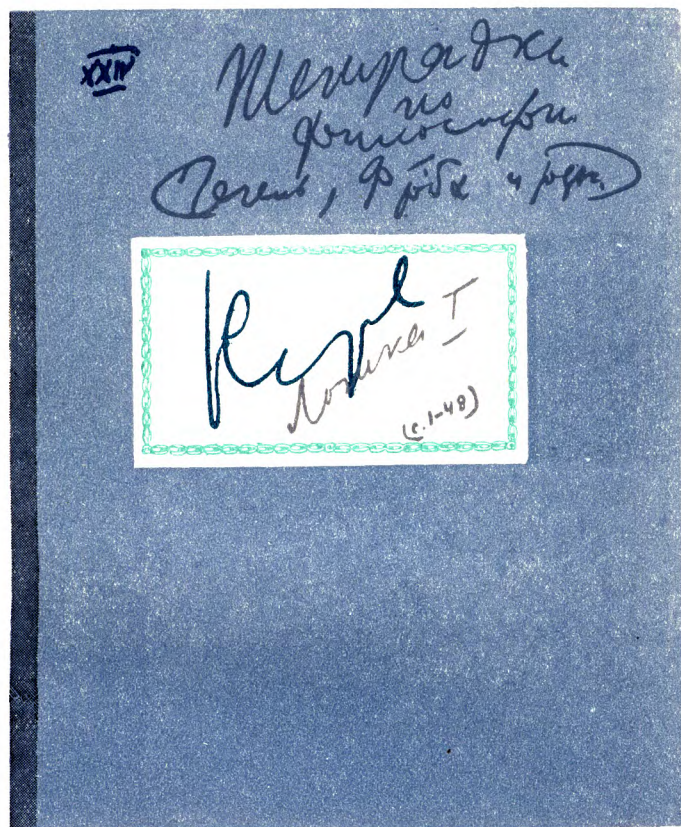
第十九卷 黑格尔往來書信集(第一、二部)

---

① 这是圖書編号。——譯者注

② “黑格尔全集”。——編者注

③ 哲学論文。——編者注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9—12月)

第1册笔记的封面

(按原版缩小)



“黑格尔全集”<sup>43</sup>

全部标题

## 黑格尔全集

第三卷(1833年, 柏林)(共468页)

《逻辑学》<sup>44</sup>

第一部 客观逻辑

第一册 存在论

(伯尔尼: Log. I. 175)

《死者的一群  
友人馬尔海奈  
凱、舒尔兹、甘  
斯、恒宁格、霍  
多、米希勒、費  
尔斯特所編印  
的全集》。

## 第一版序言

第3卷第5頁<sup>①</sup>[V, 2]<sup>②</sup>——关于逻辑学說  
得很妙: 这是一种“偏見”, 似乎它是“教人思維”  
的(犹如生理学是“教人消化”的??)。

……《逻辑学构成真正的形而上学或純粹  
的、思辨的哲学》……(第6頁)[3]

……“哲学不能由一門从屬的科学——数  
学——取得自己的方法”……(第6—7頁)[4]

《而这样的方法只能是在科学認識中运动  
着的内容的本性, 并且正是内容的这种反思本  
身第一次确定并产生出这种内容的規定。》(第  
7頁)[4]

① 指“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德文版第3卷的頁碼。——編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93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卷的頁碼。——編者注

(科学認識的運動。——這就是實質。)

“理智(Verstand)提出規定(bestimmt)”,理性(Vernunft)加以否定,理性是辯證的,因為它把理智的規定化為無(“in Nichts auflöst”)。(第7頁)[4]二者的結合,——“理智的理性或理性的理智”(第7頁)[4]——積極的。

對“簡單的東西”的否定……《精神的運動》……(第7頁)[4]

《只有沿着這條自己構成自己的道路……哲學才能成為客觀的、論證的科學。》(第7—8頁)[4]

(“自己構成自己的道路”=真實的認識、不斷認識、從不知到知①的運動的道路(據我看來,這就是關鍵所在)。)

特色!

意識的運動,《有如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是以“構成邏輯內容的純粹本質的本性(Natur der reinen Wesenheiten)為基礎的”。

倒過來:邏輯和認識論應當從“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中引伸出來。

第一版序言到此為止。

① 手稿中在“從不知到知”這幾個字上面扛了一條橫綫,大概是代替着重號的。——編者注

## 第二版序言

“对思想的王国作哲学的描述，也就是说，从它自身的（注意）内在活动或者（都是一样）从它的必然（注意）发展去描述它”……（第10頁）[6]

出色！

“熟知的思想形式”是重要的开端，也是“没有生命的骨骼”①（第11頁）[6]。

需要的不是沒有生命的骨骼②，  
而是活的生命。

思維和語言的联系（其中提到中国語言以及它的不发达：第11頁[7]），名詞和動詞的形成（第11頁）[7]。在德語中，有时候一些詞具有“相反的意义”③（第12頁）[7]（不仅是“不同的”，而且是相反的）——“对思想來說是快事”……

思想史＝  
語言史??

物理学中力的概念——以及两极性（“不可分离地（着重号是黑格尔加的）联系着的对立面”）（第12頁）[8]。从力到两极性的过渡是到“高級思維关系”④的过渡（第12頁）[7—8]。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e leblosen Knochen eines Skeletts”。——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leblose Knochen。——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ntgegengesetzte Bedeutung”。——譯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nkverhältnisse”。——譯者注

自然界和“精神的東西”<sup>①</sup>

[注意 再看第 11 頁[7]……《但是，如果一般地把自然界当做物理的东西而跟精神的东西对立起来，那就应当說：邏輯的东西倒是超自然的东西》……]

邏輯的形式是大家所熟知的<sup>②</sup>，可是……“知道了的东西还不因此就是認識了的东西”<sup>③</sup>（第 13 頁）[8]。

《无限的进步》，即“思維形式”“摆脱”素材（von dem Stoffe）、表象、願望等等，即引伸出一般性的东西（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是認識的开端……

亚里士多德說：“只有在一切必需的东西都具备以后……人們才开始談哲学。”（第 13—14 頁）[9] 他又說：埃及祭司的閑暇，是数学这门科学的开始（第 14 頁）[9]。要从事“純粹思想”，先得通过《人类精神必須經過的遙远的途程》。在这种思維中

利益“推动着民族的生活”

《那推动着民族和个人的生活的利益沉默了》（第 14 頁）[9]。

邏輯的范畴是《外部存在和活动的》“无数”《局部性》的簡化<sup>④</sup>（在另一个地方是“抽象出来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geistige”。——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llbekanntes sind.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was bekannt ist, darum noch nicht erkannt”。——譯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bstraktionen. ——譯者注



的东西”①) (第 15 頁) [10]。这些范畴反过来又在实践中 (《在活生生的内容的精神创作中, 在思想的创造和交换中》) 为人们服务② (第 15 頁) [10]。

《关于我们的感觉、意图、兴趣, 我们诚然没有说它们是为我们服务的, 但是把它们看做独立的力量和权力, 因而我们自身就是这些东西。》(第 15 頁) [10]

关于思维形式 (Denkformen), 也不能说它们是为我们服务的, 因为它们“贯穿着我们的一切表象” (第 16 頁) [10], 它们是《一般性的东西本身》。

客观主义: 思维的范畴不是人的用具, 而是自然界的和人的规律性的表现——参看下文

——《主观思维》和《事物本质自身的客观概念》的对立。我们不能《超出事物本性的界限》(第 16 頁) [11]。

反对“批判哲学”的意见 (第 17 頁) [11]。批判哲学把“三项”(我们、思维、事物) 之间的关系设想成这样: 我们把思维置于事物和我们的“中间”, 这个居中者不是把我们和事物

思维对兴趣和意欲……的关系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epitomiert”. ——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ienen*. ——译者注

反对  
康德主义

“結合起来”(zusammenschließen),而是“隔离开来”(abschließt)。对于这一点,黑格尔說,必須回答以“簡單的評語”:“这些好象站在我們思想的彼岸(jenseits)的事物,其本身就是想象出来的东西(Gedankendinge)”……而“所謂自在之物只不过是空洞抽象的、想象出来的东西”①。

在我看来,論据的要点如下:(1)在康德那里,認識把自然界和人分隔(隔离)开来;而事实上認識是把二者結合起来的;(2)在康德那里,自在之物的“空洞的抽象”代替了我們关于事物的認識的日益深入的、活生生的进展、运动②。

康德的自在之物③是空洞的抽象,而黑格尔要求的是和实質④相符合的抽象:“事物的客观概念构成事物实質本身”⑤,——按照唯物主义的說法,就是和我們对世界的認識的实际深化相符合的抽象。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ein Gedankending der leeren Abstraktion.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Gang, Bewegung.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ing an sich. ——譯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er Sache. ——譯者注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er objective Begriff der Dinge die Sache selbst ausmacht”. ——譯者注

认为思维形式只是“供使用”的“手段”①，这是不对的(第 17 页)[11]。

认为思维形式是“外在的形式”②，“Formen, die nur an dem Gehalt, nicht der Gehalt selbst seien” (只是附着于内容而非内容本身的形式)，这也是不对的(第 17 页)[12]……

注意

黑格尔则要求这样的逻辑：其中形式是具有内容的形式③，是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形式，是和内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形式。

所以黑格尔注意《关于一切自然事物和精神事物的观念》，注意《实体的内容》……(第 18 页)[12]

——《把鼓舞精神、推动精神并在精神中起作用的这个逻辑的本性导入意识中，这就是我们的任务。》(第 18 页)[12]

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Mittel” “zum Gebrauch”。——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äußere Formen”。——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gehaltvolle Formen。——译者注

及對它的認識的發展規律的學說。  
換句話說，邏輯是對世界的認識的  
歷史的總計、總和、結論。

“本能的活動”(instinktartigcs Tun)“分散在無限多样的材料中。”相反地，“智力的和意識的活動”把“動因的內容”(den Inhalt des Treibenden)“從它和主體的直接統一中”分出來，使之“成為它”(主體)“面前的對象”。

《在這面網上，到處有牢固的紐結，這些紐結是它的》精神或主體的《生活和意識以之作為依據和指導的據點》……(第18頁)[12—13]

如何理解這一點呢？

在人面前是自然現象之網。本能的人，即野蠻人沒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區分開來，自覺的人則區分開來了。范畴是區分過程中的一些小階段，即認識世界的過程中的一些小階段，是幫助我們認識和掌握自然現象之網的網上紐結。

“真理是無限的”(第19頁)[13]——真理的有限性是它的否定，是“它的終結”。如果形式(思維形式①)被看做《不同於內容並且僅僅

① 這里俄文版用的是：Denkformen. ——譯者注

是附着于内容的形式》(第 19 頁)[13], 那末形式就不能够把握真理。由于 形式逻辑的 这些形式的空洞, 它們理应受到“蔑視”(第 19 頁)[13] 和“嘲笑”(第 20 頁)[14]。同一律,  $A=A$ , 是“不堪忍受的”<sup>①</sup>空洞(第 19 頁)[14]。

不應該忘記: 这些范畴《在認識中有自己的領域, 在这个領域中它們还是应当有自己的意义》(第 20 頁)[14]。但是作为“毫无所謂的形式”, 它們就会成为“謬誤和詭辯的工具”(第 20 頁)[14], 而不是真理的工具。

不仅应当对“外在形式”, 而且应当对“內容”<sup>②</sup>进行《思維的考察》(第 20 頁)[14]。

注意

《随着这样地对內容作邏輯的思考》, 于是成为对象的就不是事物, 而是事物的本質, 事物的概念<sup>③</sup>。

注意

不是事物, 而是事物运动的規律<sup>④</sup>, 按照唯物主义的說法。

……《邏各斯, 即存在着的東西的理性》(第 21 頁)[15]。

在(第 22 頁)[15]开头, 邏輯的对象用下面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unerträglich”.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er Inhalt”.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не Dinge, а die Sache, der Begriff der Dinge. ——譯者注

④ 手稿中在“規律”和下一段的“邏各斯”之間有一箭头相連。——編者注

几个字表述出来：

思維按其必然  
性的“发展”

...“Entwicklung des Denkens in seiner Notwendigkeit”.

必须从最简单的基本的东西出发(存在、无、生成(das Werden))(不要其他东西),引伸出范畴(不是任意地或机械地搬取)(不是“叙述”,不是“断言”,而是証明)(第 24 頁)[17],——因为在这里,在这些基本东西那里,《全部发展就在这个萌芽中》(第 23 頁)[17]。

## 导言：逻辑的一般概念

通常把逻辑这门“关于思维的科学”理解为只是《认识的单纯的形式》(第 27 页)[20]。

黑格尔驳斥这种观点。反对自在之物<sup>①</sup>即《某种完全在思维的彼岸的东西》(第 29 页)[21]。

思维形式似乎《不适用于自在之物》(第 31 页)[24]。不能认识自在之物的真正的认识——是荒谬的<sup>②</sup>。而理智<sup>③</sup>不也是自在之物吗？(第 31 页)[24]

《比较彻底的先验唯心主义认为还被批判哲学所保留着的自在之物这个幽灵、即这个抽象的没有任何内容的影子是毫无价值的，并认为自己的目的就是彻底消灭它。此外，这种哲学(费希特的?)开始试图使理性从自身中引出自己的规定。但是这种尝试的主观倾向使它不能得到实现。》(第 32 页)[25]

逻辑形式只是僵死的形式<sup>④</sup>——因为它们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ng an sich. ——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Ungereimt wahre Erkenntnis. ——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Verstand. ——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todte Formen. ——译者注

沒有被看成《有机的統一》(第33頁)[25],《它們的活生生的具体的統一》(同上)。

在“精神現象学”中,我考察了“意識,即处在从它和事物的最初直接矛盾(Gegensatz)起到絕對知識的运动中的意識(第34頁)[26]。这条道路經過了意識对客体的关系的一切形式”……

《作为科学,真理是发展着的純粹的自我意識》……(第35頁)[27]《是客觀的思維》……《概念本身是自在和自为的存在物》(第35頁)[27]。(第36頁[28]:僧侶主义、神、真理的王国等等。)

第37頁[29]:康德曾給予“邏輯的規定”以《本質上主观的意义》。但是《思維的規定》却有《客觀的价值和存在》(第37頁)[29]。

旧邏輯遭到了蔑視<sup>①</sup>(第38頁)[30]。要求改造……

第39頁[30]——旧的形式邏輯——正象用碎片拼成圖画的兒戏(遭到了輕視<sup>②</sup>。(第38頁)[30])。

第40頁[32]哲学的方法应当是它自己的方法(不是数学的方法, *contra* Spinoza, Wolff und Andere<sup>③</sup>)。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Verachtung.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in Verachtung gekommen. ——譯者注

③ 和斯賓諾莎、沃尔弗等人相反。——編者注



第40—41頁[33]:《因为方法就是关于自己内容的内部自己运动的形式意识》

注意

往下第41頁[33]全是对于辩证法的很好的说明。

“es ist der Inhalt in sich, die Dialektik, die er an ihm selbst hat, welche ihn fortbewegt”. (第42頁)[34]

“把一个现象领域向前推进的,是这个领域的内容本身,是它(这个内容)在(an)自身中所具有的辩证法”(也就是它自身运动的辩证法)。

《否定的东西同样也是肯定的东西》(第41頁)[33]——否定是某种规定的东西,具有规定的内容,内部的矛盾使旧的内容为新的更高级的内容所代替。

在旧逻辑中,没有转化,没有发展(概念的和思维的),没有各部分之间的“內在的必然的联系”<sup>①</sup>(第43頁)[35],也没有某些部分向另一些部分的“转化”<sup>②</sup>。

注意

因此,黑格尔提出两个基本的要求:

(1)《联系的必然性》

和

(2)《差别的內在的发生》。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eines inneren, notwendigen Zusammenhangs”. ——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Übergang”. ——译者注

非常重要!! 据我看来,这就是下面的意思:

1. 某个现象领域的一切方面、力量、趋向等等的必然联系、客观联系;

2. “差别的内在的发生”, 是差别、两极性的进展和斗争的内部客观逻辑。

在“巴門尼德”篇<sup>45</sup>中柏拉图辩证法的缺陷。

《通常把辩证法看做一种外在的、否定的行动, 这种行动和事物本身无关, 是由于虚荣心——想动摇和瓦解稳固的和真实的东西的主观欲望而引起的, 或者把辩证法看做这样一种东西, 它至少会导向无, 即表明辩证地考察的对象是空洞无物的。》(第 43 页)[35]

(第 44 页)[35]——康德的巨大功绩, 就是他使辩证法脱离了“任意性的假象”<sup>①</sup>。

两个重要的东西:

(1) 假象的

并

客观性<sup>②</sup>

(注意: 不清楚,  
回头再看!!)

(2) 矛盾的必然性<sup>③</sup>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en Schein von Willkür”. ——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ie Objektivität des Scheins. ——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ie Notwendigkeit des Widerspruchs. ——译者注

自己运动着的灵魂①……(“内在的否定性”)……《一切自然的和精神的生命力原则》(第44页)[36]。

### 井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假象也是客观的,因为在假象中有客观世界的一个方面?不仅本质②是客观的,而且假象③也是客观的。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差别是存在的,可是这个差别也有自己的界限。

辩证的东西 =

= “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

第45页[37] 逻辑象文法的地方就在于:文法对于初学的人说来是一回事,对于通晓语言(或几种语言)和语言本质的人说来是另一回事。《逻辑对于刚开始研究逻辑以及一般地刚开始研究各种科学的人说来是一回事,而对于研究了各种科学又反过来研究逻辑的人说来则是另一回事。》

微妙而深刻!

这样逻辑便提供《这种丰富性》(关于世界的表象的丰富性④)《的本质,提供精神的和世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selbstbewegende Seele. ——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Wesen. ——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Schein. ——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es Reichthums der Weltvorstellung. ——译者注

界的內在本性》……(第 46 頁)[38]

參看“資本論”

《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包含着特殊東西的豐富性的普遍。》(第 47 頁)[38]

絕妙的公式：“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体現着特殊、个体、个别東西的豐富性的這種普遍”(特殊的和个别的東西的全部豐富性!)!! 好极了! ①

很好的比較  
(唯物主義的)

《——正象同一句格言，从年輕人(即使他对这句格言理解得完全正确)的口中說出來时，总是沒有那种在飽經風霜的成年人的智慧中所具有的意义和廣袤性，后者能够表达出这句格言所包含的內容的全部力量。

“各种科學的  
經驗的總結”

注意

“本質”) “其他一切知識的  
根本內容”

因此，邏輯的東西也只有当它成为科學的經驗的結果时才能得到对自己的真正評價；这时对于精神來說它才是一般真理，这种真理不是作为个别的知識来跟其他的对象和实在性并列在一起，而是构成这其他一切內容的本質》……(第 47 頁)[38—39]

《邏輯的体系是阴影的王国》(第 47 頁)[39]，这个王国摆脱了“一切感性的具体性”……

(第 50 頁)[41]——……《不是抽象的、僵死的、不动的，而是具体的》……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Très bien! ——譯者注

典型的特色！辩证法的精神和实质！

(第 52 页)[43] 附注……康德哲学的成果……：

《理性不能认识真理性的内容，至于要达到  
绝对真理，那只有求诸信仰》……

康德：限制  
“理性”和巩固信仰<sup>46</sup>

(第 53 页)[44] 再一次提到自在之  
物 = 抽象、抽象思维的产物。



第一冊  
存在論





## 科学应该从何开始?

(第 59 頁)①[49]②……(順便  
提一下③)《認識的本  
性》(同上,第 61 頁[51])

(邏輯的主題。  
和現今的  
“認識論”  
比較。)

(第 60 頁)[50]……《不論在天國,在自然界,在  
精神中,不論在哪个地方,沒有(着重号是  
黑格尔加的)什么东西不是同时包含着直  
接性和間接性的》……

注意

(1)天國——自然界——精神。打倒  
天國:唯物主义。

(2)一切都是互为中介 (vermittelt),  
連成一体,通过轉化而联系的。打倒天  
國——整个世界(过程)的有規律的联系。

(第 62 頁)[52]《邏輯是純科学,也就是全面發展  
中的純粹的知識》……

第一行是荒謬的。  
第二行是天才的。

① 指“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德文版第3卷的頁碼。——編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93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卷的頁碼。——編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en passant. ——譯者注

从何开始?“純存在”(Sein) (第 63 頁)[53]——《不以任何东西为前提》，是开端。《本身不包含任何内容》……《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

### 注意

(第 66 頁)[55]……《認識的<sup>①</sup>》《发展》……

《必須由事物的本性和内容自身来規定》……

(第 68 頁)[58]开端在自身中包含着“无”<sup>②</sup>和“存在”<sup>③</sup>，它是二者的統一：

……《正在开始的东西还不存在，它只是走向存在》……（从 非存在 到 存在：《非存在同时也就是存在。》）

关于絕對的囈語（第 68—69 頁）[58—59]。我总是竭力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讀黑格尔的著作：黑格尔学說是倒立的唯物主义（恩格斯的說法<sup>47</sup>）——就是說，我大抵抛弃神、絕對、純粹观念等等。

(第 70—71 頁)[60—61]哲学不能从“自我”开始。沒有《客觀的运动》(第 71 頁)[61]。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s Erkennens.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Nichts”.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ein”. ——譯者注

## 第一篇 規定性(質)

(第 77 頁) [66] 純存在——《沒有任何进一步的規定》。

(規定①已經是質②。)

存在③轉化為  $\left( \begin{array}{c} \text{現有的(?) } \\ \text{存在} \\ \text{有限的} \\ \text{存在} \end{array} \right)$  ——而這個存在  
現有的存在④  $\left( \begin{array}{c} \text{存在} \\ \text{有限的} \\ \text{存在} \end{array} \right)$  轉化為  
Fürsichsein  
(自為的存在?)

存在——无——生成⑤

《純存在和純无是……同一个东西。》(第 78 頁) [67]

(第 81 頁 [70]: 这似乎是“奇談怪論”。) 它們的結合是生成。

《这是一方直接消失在另一方之中的运动》……

无是和某物⑥对立的。但某物已經是規定的存在, 异于另外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Bestimmung.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Qualität.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Sein. ——譯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asein. ——譯者注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Sein — Nichts — Werden. ——譯者注

⑥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em Etwas. ——譯者注

的某物，而这里所講的是简单的无(第79頁)[68]。

(埃利亚派和巴門尼德，特别是前者，达到了存在这个抽象概念。)赫拉克利特認為《一切都在流动》(第80頁)[69]……这就是說：《一切都是生成。》

无中不能生有？<sup>①</sup>从无中产生出存在(生成)  
.....

(第81頁)[70]：《在现实或思想的每个(着重号是黑格尔加的)实例中都不难发现存在和无的这种統一》……《在天地間没有任何东西不在自身中包含存在和非存在这两者。》反对意見則悄悄地塞进規定的存在<sup>②</sup>(我有一百元或者沒有)第82頁末[71]，——可是这里并不是指这一点.....

“整个世界的  
必然联系”

..... “一切事  
物的相互規定  
的联系”

《規定的、有限的存在，是和其他某物有关系的存在；这是这样一种内容，它跟其他的内容、跟整个世界处于必然性的关系中。形而上学注意了整体的相互規定的联系，因而有根据做出这样一个論断(實質上是同語反复)：如果一粒微尘被破坏了，整个宇宙就会崩潰。》(第83頁)[72]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x nihilo nihil fit?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estimmtes Sein. ——譯者注

(第 86 頁)[75]:《在科学上是最初的东西,也一定是历史上最初的东西。》

注意

听起来很象唯物主义!

第 91 頁[80]:《生成既是存在的、也是非存在的现实。》……《轉化也就是生成》……(第 92 頁末)[81]

第 94 頁[83]《巴門尼德和斯賓諾莎一样,認為不可能从存在或絕對实体向否定的、有限的东西轉化。》

而黑格尔認為,“存在”和“无”的統一或不可分性(第 90 頁[79]这个用語有时比統一更好)提供轉化、生成。

絕對和相对,有限和无限 = 同一个世界的部分、阶段。不是这样嗎?<sup>①</sup>

(第 92 頁[81]:《对于經過中介的存在,我們保留实存这个名称。》)

第 102 頁[90—91]:在柏拉图的“巴門尼德”篇中,从存在和一 的轉化=“外在的反思”<sup>②</sup>。

第 104 頁[93]:据說,黑暗就是沒有光明。但是《在純粹光明中就象在純粹黑暗中一样,看不清什么东西》……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So etwa?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äußere Reflexion”. ——譯者注

第 107 頁 [96] ——引証那在消失過程中的無限小的量……

注意

《沒有什麼東西不是在存在和無之間的中間狀態。》

“開端的不可理解性”<sup>①</sup>——如果認為無和存在是相互排斥的，這就不是辯証法，而是詭辯<sup>②</sup>。（第 108 頁）[96]

詭辯  
和  
辯証法

《因為詭辯是依據未加批判和反復思考的毫無根據的假設而發的議論。而我們所說的辯証法是高級的理性運動，在這種運動中，那些看起來似乎是完全分開的規定通過它們本身，自己相互轉化，而假設則被揚棄。》（第 108 頁）[96]

生成。它的各個環節：產生和消滅<sup>③</sup>。（第 109 頁）[97]

生成的揚棄——現有的存在<sup>④</sup>。

具體的、規定的存在(?)

第 110 頁 [98]：揚棄 = 結束  
= 保持

①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Unbegreiflichkeit des Anfangs”。——譯者注

②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Sophisteret。——譯者注

③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Entstehen und Vergehen。——譯者注

④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Das Aufheben des Werdens — das Dasein。——譯者注

## (同时保存)①

第 112 頁[100]: 現有的存在是規定的存在②

(注意第 114 頁[102]“具体的”③), ——与  
他物有分別的質, ——可变的和有限的④。

注意

第 114 頁[103]《規定性, 作为存在着的規定性  
而这样地独自孤立起来的, 就是質》……

《作为存在物而被区别开来的質, 就是实在。》(第 115 頁)[103]

第 117 頁[106]……《規定性就是否定》……

(斯宾諾莎)一切規定都是否定⑤, 《这个原理有无限重要的意义》……

第 120 頁[108]: 《某物是第一个对否定的否定》……

( 这里的叙述  
断断续续, 而且  
非常模糊。 )

抽象的和晦涩的黑  
格尔主义⑥ ——恩  
格斯語。

第 125 頁[113—114]——……两对規定: (1)《某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aufheben = ein Ende machen = erhalten (aufbewahren zugleich).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asein ist bestimmtes Sein.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ein Konkretes”. ——譯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veränderlich und endlich. ——譯者注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Spinoza) 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 ——譯者注

⑥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abstrakte und abstruse Hegelci. ——譯者注

物和他物》；(2)《为他的存在和自在的存在》。

第 127 頁 [115]——自在之物<sup>①</sup>是《非常简单的抽象》。我們不知道什么是自在之物，——这句话似乎是明智的。自在之物是摆脱了一切规定 [为他的存在<sup>②</sup>] 的抽象，是 [摆脱了一切对于他物的关系的抽象]，即无。因此，自在之物《无非是虛假的、空洞的抽象》。

注意

好极了!!<sup>③</sup>  
如果我們問什  
么是自在之  
物，那末这个  
問題本身就已  
經不知不覺地  
包含着不可能  
回答的成分  
了<sup>④</sup>…… (第  
127 頁) [116]

这是非常深刻的：自在之物及其轉化  
成为他之物(參看恩格斯<sup>48</sup>)。自在之物一  
般地是空洞的、无生命的抽象。在生活中，  
在运动中，一切的一切，总是“自在”的，在  
对他物的关系上又是“为他”的，它們从一  
种状态轉化为另一种状态。

康德主义 =  
形而上学

第 129 頁 [117] 附帶記下：辯証的哲學思維，是  
《形而上學的哲學思維(也包括批判的哲學  
思維在內)》所不知道的。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ng an sich.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ein-für-Anderes.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ehr gut!! ——譯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o ist in die Frage gedankenloser Weise die Un-  
möglichkeit der Beantwortung gelegt. ——譯者注



辯証法 是一种学說，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們是同一的、是相互轉化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應該把这些对立面当做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應該当做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轉化的东西。在讀黑格尔的著作时①……

第 134 頁 [122—123]: 《界限 (是) (某物的) 简单的否定或最初的否定》(任何某物② 都有自己的界限), 《而他物則同时是否定的否定》……

第 137 頁 [125]: “Etwas mit seiner immanenten Grenze gesetzt als der Widerspruch seiner selbst, durch den es über sich hinausgewiesen und getrieben wird, ist das **Endliche**”.

(某物, 从其內在界限的观点上——从其自身的矛盾 (这个矛盾推动着它 [这个某物] 并使它超出自己的界限) 的观点上来看, 就是有限的。)

当人們說事物是有限的, 他們的意思就是承認: 事物的非存在是它們的本性 (“非存在即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En lisant Hegel.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as Etwas. ——譯者注

是它們的存在”)。

《它們》(事物)《存在着,可是这个存在的真理就是它們的終結。》

### 注意

在讀黑格尔的  
著作时<sup>①</sup>,关于  
辯証法的思想

机智而且聰明!对通常看起来似乎是僵死的概念,黑格尔作了分析并指出:它們之中有着运动。有限的?——就是說,向終極运动着的!某物?——就是說,不是他物。一般存在?——就是說,是这样的非規定性,以致存在 = 非存在。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問題的实質所在。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 = 折衷主义与詭辯。客觀地应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質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統一的灵活性,就是辯証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

第 139 頁 [127]——据說:无限和有限是对立的?

(見第 148 頁 [136—137]) (參看第 151 頁 [139])

第 141 頁 [129]——应有与限度<sup>②</sup>是有限的<sup>③</sup>环节。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en lisant Hegel.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Sollen und Schranke.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es Endlichen. ——譯者注

第 143 頁[132]——《在应有中开始了对有限性的超出,即开始了无限性。》

第 143 頁[132]——据说:理性是有其界限的。

《在这种说法中,没有意识到下面这一点:正是当规定某物为极限时,就已经在超出这个极限了。》

好极了!

第 144 頁[132--133]:石头不会思维,因此它的局限性(Beschränktheit)对它说来不是它的界限(Schranke)。但石头也有自己的界限,例如:它如果《是一种能够发生氧化作用的盐基》,氧化性就是它的界限。

#### 石头的进化<sup>①</sup>

第 144—145 頁[133]:——(人的)一切东西都超出界限(欲望、疼痛<sup>②</sup>等等),而理性,请看,《是不能超出极限的》!

“但是,当然,并非随便怎样地超出极限,……都是真正地摆脱极限!”

如果磁石也有意识,它就会认为自己的指向北方是自由的(莱布尼茨)。——不,那时磁石会知道空间的一切方向,并且会认为仅仅一个方向乃是自己的自由的界

① 在手稿中,“Эволюция”(进化)一词的最后一个字母是“и”而不是“я”。——编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Trieb, Schmerz. ——译者注

事物本身、  
自然界本身、  
事件进程本身  
的辯証法

限、乃是对自己的自由的限制。

第 148 頁 [137]……《有限自身的本性,就是超越自己,否定自己的否定,并成为无限》……使有限轉化为无限的不是外在的 (fremde) 力量 (Gewalt) (第 149 頁) [137], 而是它 (有限) 的本性 (seine Natur)。

第 151 頁 [139]: “恶无限性”<sup>①</sup>——是这样一种无限性,它是在質上和有限性对立的,是和有限性沒有联系的、和有限性隔絕的,似乎有限是 此岸<sup>②</sup> 的,而无限則是 彼岸<sup>③</sup> 的,似乎无限是站在有限之上,是在有限之外……

第 153 頁 [142]: 而事实上它們 (有限和无限) 是不可分割的<sup>④</sup>。它們是統一的 (第 155 頁) [143—144]。

应用于原  
子和电子  
的关系。  
总之就是

第 158—159 頁 [147]: ……《有限和无限的統一,不是它們的外在的并列,也不是不适合的、与它們的規定相对立的結合,——在这种結合中,联在一起的东西都是分开的和对立的、彼此不相干的、因而也是不相容的,——相反地,这个統一中每一个的自身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Schlechte Unendlichkeit”.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iesseits*.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Jenseits*. ——譯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sie sind untrennbar*. ——譯者注

都是这种统一，每一个只是自身的扬弃，而且无论哪一个对另外一个而言都没有自在的存在和肯定的现有的存在的优越性。如前面已经指出的，有限性只不过是自身的超出；因此，在有限性中包含着无限性即有限性自身的他者》……

物質的深  
远的无限  
性……

……《但是，无限的前进表现着某种》（较之有限和无限的简单比较）《更多的东西，其中并奠定了被区别者的联系（着重号是黑格尔加的）》……（第160页）[148]

无限的前进的  
（一切部分的）  
联系

第167页[155]《思辨思维的本性……完全在于：

在对立环节的統一中把握它們。》

无限怎样达到有限这个问题，有时被认为是哲学的本质。但是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要阐明二者间的联系……

第168页[156]……《关于其他的对象，也需要有

一定的修养才能提出问题，关于哲学的对象尤其如此，因为不然的话就可能得到这样一个回答：问题是毫无意义的。》

說得好！①

对他者的关系消失了，剩下的是对自己的关系。

第173—174页[161—162]：Fürsichsein（自为的存在）＝无限的存在、完成的质的存在。质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ien dit! ——译者注

达到了顶点(auf die Spitze)就成为量。

康德和费希特的唯心主义……(第181頁)  
[169]《停留在现有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的二元  
論》((不清楚))《上面》……

这就是說，沒有自在之物（下一句話提到  
它）到現象的过渡嗎？沒有客体到主体的  
这个过渡嗎？

为什么自为的存在是一<sup>①</sup>，我不明白。  
依我看来，在这里黑格尔是非常晦涩难懂  
的。

注意：

自己运动<sup>⑤</sup>

一是古老的原子<sup>②</sup>(和虚空)的原则。虚空  
之被認為是运动的泉源<sup>③</sup>(第185頁)[173]，不  
仅由于地方空着这个意思，而且还由于它包含  
有<sup>④</sup>《更深一层的思想：在否定的东西中一般都  
包含着生成的根据，自己运动的不安的根据》  
(第186頁)[173]。

第183頁[170]：因此，作为总体的自为的存在  
的观念性首先变为实在，而且变为最抽象、  
最牢固、作为一<sup>⑤</sup>的实在。》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ins*.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ἄτομον*.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Quell der Bewegung*. —譯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nthüllt*. —譯者注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elbstbewegung*. —譯者注

高深莫测……

观念的东西轉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是很重要的。并且从个人生活中也可看到，那里有許多真理。反对庸俗唯物主义。**注意。**观念的东西同物質的东西的区别也不是无条件的、不是过分的<sup>①</sup>。

第 189 頁 [177]——注释。萊布尼茨的单子。萊布尼茨的“一”<sup>②</sup>的原則及其不完滿性。

显然黑格尔是把他的概念、范畴的自己和全部哲学史联系起来了。这給整个邏輯学提供了又一个新的方面。

第 193 頁 [181]……《有一句古話：一即多，特別是多即一》……

第 195 頁 [183]……《一和多的差別被規定为二者的相互关系的差別，这种相互关系又分为两种关系：排斥和吸引》……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überschwenglich.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Еins. ——譯者注

一般說来，黑格尔之所以用得着自为的存在<sup>①</sup>这一套东西，想必也是为了引伸出“質是如何轉化为量的”(第199頁)[187]——質是規定性、自为的規定性、設定的东西<sup>②</sup>，是单位，——这些东西給人一种非常勉强而又空洞的印象。

注意第203頁[190]那句不无諷刺的評語，它反对

《对經驗加以反思的認識的方式，这种方式是：起初在現象中感知某些規定，然后把这些規定作为基础，并且为了所謂說明它們而采用相应的基本素材或力量。这些素材或力量是应当产生这些現象的規定的》……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Fürsichsein.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Gesetzte. ——譯者注



## 第二篇 量

康德有四种“二律背反”。事实上每个概念、每个范畴也都是二律背反的（第217頁）[205]。

《古代怀疑論不辞辛苦地指出它在科学中所发现的一切概念中的矛盾或二律背反。》

怀疑論在哲学史上的作用

黑格尔颇为吹毛求疵地(和机智地)分析康德,他得出了一个結論:康德在結論中只是重述在前提中講过的东西,即重述連續性<sup>①</sup>和非連續性<sup>②</sup>这些范畴。

由此只能得出結論說:《这两个規定,如果单独来看,沒有一个是真的,只有二者的統一才是真的。这就是对这两个規定的真正辯証的看法,也是它們的真正結果。》(第226頁)[214]

真正的辯証法<sup>③</sup>

第229頁[217]:《非連續性也象連續性一样是量的环节》……  
(譯作可分割性<sup>④</sup>,可分性?)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Kontinuität*.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iskretion*.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Wahrhafte Dialektik*. ——譯者注

④ “可分割性”一詞在手稿中已被刪去。——編者注

?	?
連接性, 繼承性 <sup>①</sup> ,	
連續性	

第 232 頁 [219]:《規定的 量, 首先是指那具有某种規定性或一般界限的量——在具有完整的規定性时就是 数》……

第 234 頁 [221]:《数 目 和 单 位 是 数 的 环 节。》

数 目	?
計 数	

第 248 頁 [235—236] —— 这里講的是关于 数 的作用和意义問題 (关于 Pythagoras<sup>②</sup> 等等講得很多)。

其中有一句中肯的評語:

《思想的規定性愈丰富, 因而它的关系也愈丰富, 于是, 思想通过数这种形式表述出来时, 一方面就会愈加混乱, 另一方面就会愈加随便和沒有意义。》(第 248—249 頁) [236] ((对思想的評价: 規定性丰富, 因而 关系也就丰富。))

在分析康德的二律背反(世界沒有始因, 等等)时, 黑格尔又詳細地<sup>③</sup> 証明了这一点, 在前

① “連接性”和“繼承性”两詞在手稿中已被刪去。——編者注

② 毕达哥拉斯。——編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es Längeren. ——譯者注

提中把需要证明的东西当做已经证明了的的东西。(第 267—278 页)[255—267]

其次，对于从量到质的转化所作的抽象理论的说明是如此的晦涩，竟令人莫名其妙。回头再看!!

第 283 页[271]: 数学中的无限。直到今天，其立论的根据只在于结果的正确性(“这是由其他根据来证明的”<sup>①</sup>)，……而不在于对象的明显性[参看恩格斯<sup>49</sup>]。

注意

第 285 页[273]: 在计算无限数的时候，既知的(显然的)误差是撇开不算的，但所得的结果却仍然不是相近的而是完全准确的!

第 285 页[273]: 虽然如此，还是要找一个立论的根据<sup>②</sup>——《并不完全是无谓之举》，《并不象要求证明有使用自己的鼻子的权利那样的无谓之举》<sup>50</sup>。

黑格尔的回答是复杂的、晦涩的<sup>③</sup>等等。这里讲的是高等数学；参看恩格斯论微分和积分<sup>51</sup>。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welche aus sonstigen Gründen erwiesen ist”. ——

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Rechtfertigung. ——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abstrus. ——译者注

有趣的是黑格尔附带写出来的意見——《先驗的，也就是說，本質上主觀的和心理的》……《先驗的，就是在主体之中。》（第 288 頁）[276]

第 282—327 頁 [270—314] 及以下各頁——  
第 379 頁[363]

在这里极詳細地研究了微分和积分，引証了 Newton, Lagrange, Carnot, Euler, Leibniz etc. etc.<sup>①</sup> 的話，这些引証表明黑格尔对于无限小的这种“消失”、这种“存在和非存在的中間物”是如何地感到兴趣。不研究高等数学，这一切是无从理解的。足以說明这一点的是 *Carnot* 那本書的标题：“Réflexions sur la Métaphysique du calcul infinitésimal”!!!<sup>②</sup>

关于比例<sup>③</sup> 概念的發揮（第 379—394 頁）[363—379] 是非常晦涩的。只摘出第 394 頁[378—379] 上关于符号的意見：一般地对于符号是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但是“反对一切符号主义”时必须指出：它有时是“不去把握、揭示、証明

① 牛頓、拉格朗日、卡諾、欧勒、萊布尼茨等人。——編者注

② 卡諾：“关于微积分的形而上学的探索”!!! ——編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Verhältnis。——譯者注

概念的規定”(Begriffsbestimmungen)“就敷衍了事的方便手段”。而哲学的任务却正是在于把握、揭示、証明概念的規定。

《力、实体性、原因和結果等等普通規定，也同样地只是一些符号，用来表达例如生命的或精神的关系，也就是說，对于这些关系說来，就是一些非真实的規定。》(第 394 頁)[379]

注意？

### 第三篇 度

《在度中結合着抽象地表現出來的質和量。存在的本身是規定性的直接的自我等同。規定性的这个直接性揚弃了自己。量就是如此地复归于自身中的存在，以致它是简单的自我等同，是对規定性的漠不关心。》(第 395 頁)[380] 第三項——度。

康德引用了 样态 的范疇(可能性、现实、必然性)，黑格尔指出，在康德那里：

《这种范疇所具有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对象对思維的关系。在这种唯心主义的意义上說来，思維完全是實質上在自在之物以外的某种东西……其他范疇所固有的客觀性，是样态这种范疇所沒有的。》(第 396 頁)[380]

順便提一下<sup>①</sup>：(第 397 頁)[381—382]

印度哲学，其中梵天轉化为湿婆天(变化=消失，发生)……

各民族把 度 神圣化了(第 399 頁)[383]。

? 度过渡到本質 (Wesen)。

(在度的問題上，提一下黑格尔順便講的一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n passant. ——譯者注

个意见不是没有趣味的，他说：《在发达的市民社会里，许多从事各种不同职业的个人，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第402页）[386]

关于渐进性（Allmähligkeit）这个范畴的问题，黑格尔说：

《为了使人能想象出質或某物的消失，或者为了解释这一点，是很容易乞援于渐进性这个范畴的，因为这样，消失就显得是在眼前进行着的了。因为规定的量既被当做外在的、本性上变化的界限，变化也就自然而然地被理解为仅仅是量的变化。但实际上，这是什么也不能说明的；变化，按其本质而言，同时也是从一种質向另一种質的转化，或者抽象一点说，是从现有的存在向不存在的转化，在这里包含着不同于渐进性中所包含的规定，渐进性不过是减少或增多，不过是片面地注意于大小。

《但是，那表现为純粹的量的变化也会转化为質的变化，——古代人已经注意到它们的这个联系，并且用通俗的例子来表明由于不知道这种联系而发生的矛盾》……（第405—406页）[389—390]（“秃头”：拔去一毛；“谷堆”——取去一粒……）（在这种情况下）《被駁斥的是》das einseitige Festhalten an der abstrakten Quantumsbestimmtheit（“片面地注意于量的抽象规定”也就是不估計全面的变化和具体的質 |||

## 注意

等等)……《这些詞句因此不是空洞的或学究式的玩笑,它們本身是正确的,并且是对思維中所发生的現象感到兴趣的一种意識的产物。

当规定的量被看做无足輕重的界限时,它就是使某种存在物遭受意外袭击而根本毁灭的那一个方面。概念的狡猾正在于:它从这样的一个方面去把握某种存在物,这个方面好象与这个存在物的質无关,而且无关到那样一个程度,以至那种給国家、所有者招致不幸的国家的扩大、財產的增加等等,起初甚至还显得是它們的幸运。》(第 407 頁)[391]

## 規律或度①

《認識到自然界的經驗数,例如行星的相互距离,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績;但是,更伟大得无比的功績却是使經驗的規定量消灭,把它們提高到量的規定的普遍形式,使得它們成为規律或度的环节》;伽利略与刻卜勒的功績……《他們指出了观察所得的全部細節是符合于他們所发现的規律的,这样就証明了这些規律。》(第 416 頁)[400—401] 然而还得要求对这些規律作出更高級的証明②,使得这些規律的量的規定能从質或相互关联着的一定的概念(如時間和空間)的方面③来被人認識。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Gesetz oder Maß.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höheres Beweisen.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Qualitäten oder bestimmten Begriffen, die bezogen sind (wie Raum und Zeit). —譯者注



度是特殊的規定量<sup>①</sup>，度是实在的度<sup>②</sup>（其中包括择亲和势<sup>③</sup>——例如化学元素、音调），关于度的这些概念的发挥是极晦涩难懂的。

一个关于化学的长篇注释，其中包括反对 Berzelius<sup>④</sup> 及其电化学理论的论战。（第 433—445 页）[417—429]

“度量关系交错线”（Knotenlinie von Maßverhältnissen）——是量到质的转化……渐进性和飞跃。

注意

又，第 448 页 [432]，渐进性没有飞跃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

注意

在黑格尔的注释中，往往都是事实、实例、具体的东西（因此，费尔巴哈有一次嘲笑道：黑格尔把自然界放逐到注释中去了。“费尔巴哈全集”第 2 卷，页数不详）<sup>52</sup>。

第 448—452 页 [432—436]，把一个注释冠以标题并列在目录中（不是在本文中！！学究气！！）：《这种交错线的实例；自然界似乎没有飞跃。》

飞跃！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pezifische Quantität. ——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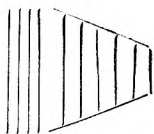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reales Maß. ——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Wahlverwandtschaften. ——译者注

④ 柏采留斯。——编者注

所举的例子就是：化学，音调，水（蒸汽、冰）——第 449 页 [433—434]——诞生和死亡。

渐进过程  
的中断



Abbrechen der Allmählichkeit  
(第 450 页) [434]。

飞跃!

《据说自然界中是没有飞跃的；普通的观念如果想要理解产生和消灭，就会象前面讲过的那样，以为只要把它们设想为逐渐的发生或消失，那就是理解它们了。但是上面已经说过：存在的变化从来都不仅是从一个量转化为另一个量，而且是从质转化为量和从量转化为质的，是他物的生成，即渐进过程的中断以及与先前的存在有质的不同的他物。水经过冷却并不是逐渐地变成坚硬的，并不是先成为胶状，然后再逐渐地坚硬到冰的硬度，而是一下子就变成坚硬的。在水已经达到了冰点以后，如果仍旧在静止中，它还能保持液体状态，但是，只要稍微振动一下，就会使它变成固体状态。

飞跃!

《关于发生的渐进性的假设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上的：正在产生的东西，是感性地存在着或根本在现实中就已经存在着的，仅仅由于太小而还不能被人感知；正如关于消失的渐进性的假设，也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上的：非存在或代替正在消失的东西的他物也是存在着

的，但还看不出来。——而且，这里所谓存在着并不是指：在現存的某物中已經包含他物于自身，而是指：他物已是現有的存在，只是还看不出来而已。因而，发生和消失一般地都被揚弃了，或者換句話說，自在的东西、內部的东西（其中就是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現有存在的某物）变成微小的外部存在，而本質的差別或概念的差別則变成外部的差別、仅仅是量的差別。——用关于变化的渐进性的假設来理解发生和消失，就不能避免无聊的同語反复，因为那意味着：正在发生或消失的东西，預先就已經是現成的了，而变化則成了外部差別的簡單替換，这样，实际上就是同語反复。这种竭力想要获得理解的理智所碰到的困难，就在于某物是在質的方面轉化为与自己有別的一般的他物以及自己的对立面；为了躲避这种困难，理智便把同一和变化設想为量的方面的无足輕重的、外部的变化。

《在道德方面，只要是在存在的范围内来加以考察，也同样有从量到質的轉化；不同的質是以量的不同为基础的。只要量《多些》或《少些》，輕率行为越过限度，于是就会出现完全不同的东西，即犯罪，并且，法律会轉化为不公平，善会轉化为恶。同样，国家也是如此，尽管其他条件都相同，但由于有大小的差別，国家就会具

---

有不同的質的特性》……(第 450—452 頁)[434—436]

往下：

从存在到本質 (Wesen) 的过渡，叙述得非常晦涩。

第 1 卷終。

---

---

---

---

---

第 二 冊  
本 質



## 第四卷(1834年,柏林)第一部

## 客观逻辑 第二册 本质论

## 第一篇 本质是自身中的反思

《存在的真理是本质。》(第3页)<sup>①</sup> [455]<sup>②</sup>

这是本质论的第一句话,它听起来是彻头彻尾唯心主义的,是神秘主义的。但是,接着马上就

开始吹来一阵可以说是清凉的微风。《存在是直接的东西。因为知识要想认识自在的和自为的存在的真相,所以它并不停留》(注意:并不停留)《在直接的东西及其各种规定上,却透过(注意)直接的东西深入(注意)到里面去,认定在这个存在的背后(着重号是黑格尔加的)还隐藏着某种同存在本身不一样的东西,认定这个隐藏在背后的东西构成存在的真理。这种认识是一种间接的知识,因为它不是直接在本质那里、在本质之中,而是从他物、从存在出发的,并且要

認識論

① 指“黑格尔全集”183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的页码。——编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93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卷的页码。——编者注

③ 顺便说一句:黑格尔一再嘲笑 erklären (说明)这个字眼(和概念) [参看上面几段关于渐进性的引文],他一定是把日益深刻的永恒的認識过程同形而上学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已经把它说明了”!!)对立起来看的。参看第3卷第463页[447]:“可以被認識,也就是通常所謂可以被說明。”

“路” || 通过一条先行的道路，即超出存在之外或者更确切地说进入存在之内的路》……

这一运动①、知識的路，似乎是“認識的活動”(Tätigkeit des Erkennens)，《对存在来說是外在的》。

客觀的意義 ||| 《但是这个进程却是存在本身的运动。》

《本質……之所以是本質……是由于它所固有的存在的无限运动。》(第4頁)[456]

《絕對的本質……不具有現有的存在。但是它應該轉化为現有的存在。》(第5頁)[457]

本質位于存在和概念的中間，是向概念(=絕對)的过渡。

本質的区分如下：假象(Schein)、現象(Erscheinung)、現實(Wirklichkeit)。

本質的东西和非本質的东西②(第8頁)[460]。假象③(第9頁)[461]。

在非本質的东西里，在假象中，有着非存在的环节。(第10頁)[462]

就是說，非本質的东西，假象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常常消失，不象“本質”那样“扎实”，那样“穩固”。例如④：河水的流动就是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然而就連泡沫也是本質的表現！



**假象同怀疑論或康德主义：**

《因此，假象就是怀疑論所說的現象亦即唯心主义所謂的現象，就是这样一种直接性，它不是某个东西或事物，总之，它不是那种在自己的規定性以外或者同主体无关的无足輕重的存在。怀疑論不肯說出某物存在；現代唯心主义也不肯把認識看做关于自在之物的知識；假象根本不应当以任何存在作为基础，自在之物不应当进入人的認識。但同时怀疑論又承認自己的假象具有各种各样的規定，或者更正确些說，怀疑論的假象以整个世界的多样的丰富性作为自己的內容。同样地，唯心主义的現象也包含着所有这些多样的規定性。

**注意**

你們把世界的全部丰富性都包括在假象里面，而你們又否認假象的客觀性！！

这个假象和这个現象都直接地被規定得如此多样化。因此，就算这种內容不是以任何存在、任何事物或自在之物作为根据，这种內容对它自己說来，始終是原来的样子；它只不过是這樣地从存在轉移为假象，致使假象在自己內部具有这些直接的、現存的、互为对方的多样的規定

-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ewegung. ——譯者注
-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Wesentliche und das Unwesentliche. ——譯者注
-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chein. ——譯者注
-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twa. ——譯者注

假象的直接性

沒有更  
深入一步!

參看  
馬赫主义!!

性。因此，假象本身就是直接的被規定的东西。它可以具有这种或那种内容，但究竟是怎样的内容，却不是由它自己来安排的，而是它直接就具有的。不論是萊布尼茨、康德或費希特的唯心主义，或者是其他形式的唯心主义，都同怀疑論一样沒有超出存在这种規定性、这种直接性的范围。对于怀疑論來說，它的假象的内容是現存的 “直接的現存的东西”!!；对于怀疑論來說，假象的内容不論怎样，都是直接的东西。萊布尼茨的单子从本身中发展出自己的表象；但是，单子并不是产生表象和联結表象的力量，表象是象泡沫一样在单子中飘浮起来的；这些表象是各不相干，并不互为中介的，并且，它們对单子本身的关系也是这样。同样地，康德所謂的现象也是知觉的直接内容，这种内容是以主体的影响、規定为前提的，而影响对于影响、規定对于規定以及它們对于主体都是直接的。在費希特的唯心主义中，无限推动力誠然沒有有什么自在之物作为基础，因此它完全成为自我的某种規定性。但是对于那个把規定性变成自己的东西并揚弃它的外在性的自我說来，这种規定性同时又是直接的，又是界限，自我可以超越这个界限；可是这个界限在自身中包含着无关重要的一面，依据这一面，虽然这个界限是自我所固有的，但它却包含着自我的直接的非存

在。》(第 10—11 頁)[462—463]

……《把假象》(den Schein)《同本質区别开来的規定,就是本質自身的規定》……(第 12 頁)[464]

……《非存在的直接性就是形成假象的东西……存在就是本質中的非存在。它的虛无性自身就是本質的否定本性》……(第 12 頁)[464]

假象=本質的  
否定的本性

……《有两个环节。一个是虛无性,但它又是穩定性;一个是存在,但它又是环节,換句話說,就是自在的否定性以及反思的直接性。这两个环节构成了假象的环节,因而也就是本質自身的环节》……

《假象就是存在的規定性中的本質自身》……(第 12—13 頁)[464]

假象是(1)存在着的无、非存在的东西  
(Nichtigkeit)

——(2)作为环节的存在

《因此,假象就是本質自身,然而某种規定性中的本質,并且这种規定性只是本質的一个环节,而本質則是它自己在自身内部的表現。》(第 14 頁)[466]

假象的东西是本質的一个規定,本質的一个方面,本質的一个环节。本質具有某种假象。假象是本質自身在自身中的表現(Scheinen)。

……《本質……在自身之中包含着作为自己内部的无限运动的假象》……（第14頁）

[466]

……《本質在自己的这个自己运动中就是反思。而反思是什么，假象也就是什么。》（第14頁）[466]

假象(假象的东西)是本質在自身中的  
反映。

……《本質中的生成，即本質的反思运动，因此就是一种从无到无、从而回到自己本身的运动》……（第15頁）[467]

这是机智而深刻的。在自然界和生活中，是有着“发展到无”的运动。不过“从无开始”的运动，倒是沒有的。运动总得是从某个东西开始的。

《通常总是从主观的意义上理解反思，認為它是判断力的运动，判断力超出某一直接的表象，給表象寻找普遍的規定，或者把这些普遍的規定同表象作比較。》（第21頁）[473]（引証康德的“判断力批判”<sup>53</sup>）……《但是这里所指的不是意識的反思，也不是把特殊和普遍作为自己的規定的比較确定的理智反思，而是一般的反思》……

可見黑格尔也在这里斥責康德的主觀主義。这是值得注意的。黑格尔贊成假象、“直接的現存的东西”[“現存的东西”这一术语黑格尔是常用的，这里可以參看第21頁末[473]；第22頁[474]的]“客觀意义”(可以这样說<sup>①</sup>)。較小的哲学家(康德、休謨及一切馬赫主义者)在爭論：应该用本質或者还是用直接的現存的东西作为基础。黑格尔用以及二字代替了或者，并且說明“以及”二字的具体內容。

《反思是本質在自身內部的表現。》(第27頁)[478](怎么翻譯呢？反思性？反思的規定？譯反思是不合适的。)

……《它》(本質)《是通过各种有区别的环节的运动，是絕對的自我中介》……(第27頁)[479]

同一 —— 差別 —— 矛盾  
 (+ Gegensatz<sup>②</sup>) (根据)……  
 (其中包括对立)

因此，黑格尔闡明“同一律”(A=A)的片面性和謬誤，闡明各种范疇(現存事物的一切規定都是范疇——第27—28頁[479—480])。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it venia verbo. ——譯者注

② Gegensatz 在手稿中被刪去。——編者注

《如果任何事物都是和自身同一的，那末，它就沒有差別，就沒有對立，也就沒有根據。》（第 29 頁）[481]

《本質就是……自身的簡單的同一。》（第 30 頁）[482]

普通的思維把類似排在差別的旁邊（“da-neben”），因為它不懂得《從這些規定中的一個規定向另一規定轉化的這個運動》：（第 31 頁）[483]

黑格爾又反對同一律（ $A=A$ ）：同一律的擁護者

**注意**  
着重号是  
我加的

《由於他們死抓住這個以差別為自己對立面的呆板的同一，所以他們看不到自己這樣做時就是把同一變成了片面的規定性，而片面的規定性是沒有真理可言的。》（第 33 頁）[485]

（《空洞的同語反覆》，第 32 頁）[484]

（《只包含着形式的、抽象的、不完全的真理。》（第 33 頁）[485]

反思性的種類：外在的反思性等等，說得非常晦澀。

差別的原則：《一切事物都有差別》……  
《A 又不是 A》……（第 44 頁）[496]

《彼此等同的兩物是沒有的》……

差別就在於就這個或那個方面（Seite）、見

解等等、“就……程度而論”等等①。

說得好极了!!②

《通常对事物所抱的温情态度，只关心如何使事物不自相矛盾，却常常忘記，这种办法是解决不了矛盾的，它只是把矛盾轉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即轉移到主观的或外在的反思那里，并且也忘記，后者实际上是在自身中統一地包含着两个被揚弃的和相互关联的环节，而这两个环节由于这种迁徙和轉移，就簡單地被宣布为設定性。》(第 47 頁)[498]

(这种諷刺真妙! (庸俗之輩)对自然界和历史“抱温情态度”，就是企图从自然界和历史中清除矛盾和斗争)……

+和一相加等于零。《矛盾的结果不仅仅是零。》(第 59 頁)[511]

解决矛盾、把肯定的东西和否定的东西归结为“單純的規定”(第 61 頁)[513]，就是使本質(das Wesen)轉化为根据(Grund)(同上)。

……《因此，解决了的矛盾就是根据，就是作为肯定和否定的統一的本質》……(第 62 頁)

注意

[514]

《只要在反思的思維方面有少許經驗，就完全可以觉察到，如果某物被規定为肯定的东西，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Rücksicht etc. “insofern” etc.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ien dit!! ——譯者注

那末,从这个基础出发繼續前进,它立刻就会直接轉化为否定的东西,反过来,被規定为否定的东西也会直接轉化为肯定的东西;而反思的思維也就会被这些規定弄糊塗,因而自相矛盾起来。对这些規定的本性認識不足,就会以为这种糊塗不清是一种錯誤,是不应当有的,以为应当归咎于某种主觀的过失。的确,在沒有意識到这种轉化的必然性以前,从一个东西向另一个东西的这种轉化总是要把人搞糊塗的。》(第63頁)[515]

……《肯定的东西和否定的东西的对立,主要被理解成了这样的意思:肯定的东西(即使从名称上看,它也是指拟定的东西、設定的东西)应当是某种客觀的东西,而否定的东西应当是主觀的东西,它只屬於外在的反思,它同自在和自为地存在着的客觀的东西毫无关系,它对于客觀的东西說来是完全不存在的。》(第64頁)[516]《的确,如果否定的东西只是主觀任性的抽象》……(那末这个否定的东西对于“客觀的肯定的东西”<sup>①</sup>說来,就是不存在的)……

真理和客体

《真理,即作为同客体相符合的知識,也是肯定的东西,但是它之所以是这种自我等同,只是因为知識否定地对待他物,知識滲进客体,并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objective Positive”。——譯者注



| 揚弃了构成客体的那个否定。謬誤是某种肯定 | 自在自为地存  
 的东西，是作为对并非自在自为地存在的东西 || 在的东西  
 的一种意見，它知道自己并坚持自己。至于无  
 知，則或者是某种对真理和謬誤漠不关心的东  
 西，因而它既不能被規定为肯定的，也不能被規定  
 为否定的，所以，无知的規定，即某种空无，  
 是屬於外在的反思的；或者它是客觀的，是某  
 个东西所固有的規定，它是一种反对着自身的  
 冲勁，是在自身中包含着肯定傾向的否定的东  
 西。极端重要的一个認識，就是要認清和把握  
 住我們所考察的反思的規定的这个本性：反思  
 的規定的真理只能存在于它們的相互关系中，  
 因而，每一个反思的規定在其本身的概念中  
 都包含着他物；不認識这一点，在哲学中就寸  
 步难行。》(第 65—66 頁) [517—518] 这段話引自  
 注释一。——

注释二 《排中律》。

黑格尔引举排中律的这个命题：《某物或者  
 是 A 或者不是 A，第三者是沒有的》(第 66 頁)  
 [518]，并且“加以分析”。如果这是指：“一切都  
 是对立的”<sup>①</sup>，一切都有自己肯定的規定和否定的  
 規定，那倒很好。但是，如果对这个原理的理  
 解还是同通常一样，即在所有宾詞中，要不然就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lles ein Entgegengesetztes ist”。——譯者注

是这个，要不然就不是这个，那就是“言之无物”！！精神……究竟是甜的，或不是甜的？是綠色的，或不是綠色的？作規定就应当得出規定性，而象这样的言之无物，則使規定化为烏有。

黑格尔挖苦道，于是人們就說第三者是沒有的。但正是在这个命題中就有第三者， $A$ 本身就是第三者，因为  $A$  可以是  $+A$ ，也可以是一  $A$ 。《可見某物本身就是那个本来应当被排除的第三者。》（第 67 頁）[519]

这是机智而正确的。任何具体的东西、任何具体的某物，都是和其余的一切处于相异的并且常常是矛盾的关系中，因此，它往往既是自身又是他物。

注释三（“邏輯学”第 2 册第 1 篇第 2 章末）。  
《矛盾律》。

《如果最初这几个反思規定，即同一、差別和对立都可以用一个命題来表达，那末，不用說，它們象轉化为自己的真理一样向之轉化的那一規定，即矛盾，更应当被包括和表現在这样一个命題中：一切事物在其自身中都是矛盾的，并且正因为这一命題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它和其他命題比起来是最能表現事物的真理和本質的。表現为对立的矛盾，只不过是发展了的无，这个无包含在同一之中，而且表明同一律并不

說明任何問題。这个否定进一步把自己規定为差別，規定为对立，这也就是設定的矛盾。

《但是，迄今所有的邏輯以及普通的觀念的主要偏見之一，就是認為矛盾并不是象同一那樣的本質的和內在的規定；而實際上，如果我們必須要把這兩個規定都分別保存下來，而且要把它們按層次排列起來，那末就應該承認矛盾是某種更深刻更本質的東西。因為同一和矛盾相反，它只是簡單的直接的僵死存在的規定；而矛盾却是一切運動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在本身之中包含着矛盾，所以它才能運動，才具有趨向和活動。

《通常人們總是先把矛盾從事物、從一般存在的和真實的東西中排除出去，他們斷言沒有任何矛盾的東西。然後，反過來又把矛盾推到主觀的反思中，似乎主觀的反思通過聯系和比較才造出了矛盾。但就是在这个反思中矛盾其實也是不存在的，因為矛盾的東西是不能想象的，不可思索的。總之，不論在現實中或在思維的反思中，矛盾都被認為是某種偶然的東西，好像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或者是一種暫時性的病態的發作。

《但是，至於有人硬說沒有矛盾，硬說矛盾不是存在着的什麼東西，那我們倒不必因這種論斷而擔心；本質的絕對規定應當是一切經驗、

一切現實的東西以及一切概念所固有的。我們在前面已經談到過關於無限的東西，它是在存在範圍中顯露出來的矛盾。普通的經驗本身證明，至少有許多矛盾的事物、矛盾的結構等等是存在着的，它們的矛盾不僅包含在外在的反思中，而且也包含在它們自身中。其次，不應當認為矛盾只是在某些地方遇到的不正常現象：矛盾是在其本質規定中的否定的東西，它是一切自己運動的原則，而自己運動就是矛盾的表現。外部的感性運動本身就是矛盾直接的現有的存在。某物之所以運動，不僅因為它在这个《此刻》在這裡，在那個《此刻》在那裡，而且因為它在同一個《此刻》處在這裡而又不處在這裡，因為它同時又在又不在同一個《這裡》。我們應當承認古代辯證論者所指出的運動中的矛盾，但是不應當由此得出結論說，運動因此是不存在的，相反地，應當說，運動就是存在着的矛盾本身。

《同樣地，內部的、固有的自己運動、一般的衝動（單子的能動性或 *nisus*①、絕對單純的本質的隱德來希），不外是由于在同一關係中存在着某物自身和它的空無，即某物自身的否定的一面。抽象的自我同一，還不是生命力，但因為肯定的東西在自身中就具有否定性，所以它可

① 衝力。——編者注

以超越自身之外，并引起自己的变化。可见某物之所以是有生命的，只是因为它本身包含着矛盾，因为它正是那种能够把矛盾包括于自身并把它保持下来的力量。如果现存的某物不能在自己肯定的规定中同时转化为自己否定的规定，并且使一方面保持在另一方面中，如果它不能在自身中包含矛盾，那末这个某物就不是活生生的统一体，就不是根据，它会通过矛盾而消灭。思辨的思维就在于它能把握住矛盾，又能在矛盾中把握住自身，而不是象表象那样受矛盾支配，并且让矛盾把自己的规定不是分化为他物就是化为无。》(第67—70页)[519—521]

运动和“自己运动”(这一点要注意! 自生的(独立的)、天然的、内在必然的运动)，“变化”，“运动和生命力”，“一切自己运动的原则”，“运动”和“活动”的“动机”(Trieb)——“僵死存在”的对立面，——谁会相信这就是“黑格尔主义”的实质、抽象的和 abstrusen (晦涩的、荒谬的?) 黑格尔主义的实质呢?? 必须揭发、理解、拯救①、解脱、清洗这种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做到了这一点。

普遍运动和变化的思想(“逻辑学”1813年)还未被应用于生活和社会以前，就被猜测到了。这一思想先公诸社会(1847年)，而后被应用于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hinüberretten. ——译者注

人类(1859年)<sup>54</sup>。

被單純性  
掩蓋住

《如果在运动、趋向等等中，表象由于这些规定的单纯性，不能发现矛盾，那末，相反地，在各种关系的规定中矛盾就能直接显露出来。有许多极平凡的例子，如上和下、左和右、父亲和儿子等等以至无穷，其中每个规定都包含着对立面。上就是非下；上的规定在于它不是下，有上就是因为有下，反过来也是一样；在每一个规定中包含着它的对立面。父亲是儿子的另方，儿子又是父亲的另方，而每一个父亲或儿子都是另方的另方；同时每一个规定所以存在只是由于它同另方发生关系。它们的存在是统一的存在……(第70页)[521—522]

《因此，表象固然处处都以矛盾为自己的内容，可是它不能意识到矛盾；它始终是外在的反思，外在的反思是从相似转到不相似，或者从否定的关系转到各种有差别的规定的内部的反思性。这种反思从外部使这两种规定相互对立，它所注意的只是这两种规定，而不是它们的转化，但转化却是本质的东西，它在本身中包含着矛盾。——这里可以谈谈机智的反思，机智的反思是把握矛盾、表达矛盾的。的确，机智的反思虽然没有表现事物及其关系的概念，而且只以表象的规定作为自己的材料和内容，可是它毕竟将事物导入那包含着事物的矛盾的相互

关系中，从而使事物的概念通过矛盾显露出来。——而思维的理性，可以说是使有差别的东西的已经冲淡了的差别尖锐化，使它们转为本质的差别，转为对立。只有这样，多种多样的、尖锐化的矛盾，在相互关系中才成为活动的和活生生的，并且才能在思维的理性中获得否定性，即自己运动和生命力的内部的搏动》……（第70—71页）[522—523]

### 注意

（1）普通的表象所把握的是差别和矛盾，而不是前者向后者的转化，可是这却是最重要的东西。

（2）机智和智慧。

机智把握住矛盾，表达矛盾，使事物彼此关联，使“概念通过矛盾显现出来”，但不能表现事物及其关系的概念。

（3）思维的理性（智慧）使有差别的东西的已经冲淡的差别尖锐化、使表象的简单的多样性尖锐化，达到本质的差别，达到对立。只有那上升到矛盾顶峰的多样性在相互关系中才是活动的（regsam）和活生生的，——才能得到①、获得那作为自己运动和生命力的内部搏动的否定性。

区分：

① “得到”一詞在手稿中被刪去。——編者注

Der Grund——(根据)

(1) 絶对的根据——die Grundlage(基础)。“形式和物質”。“內容”。

(2) 被規定的根据 (即 对于 被規定的內容的根据)。

根据轉化为 具有条件的中介  
die bedingende Vermittelung

(3) 自在之物(轉化为 实存)。

注释。《根据的定律》。

通常說:《一切事物都有其充分的根据。》

《一般說来, 这一命题的意义不外是这样: 不应当把一切事物看做直接的現存的东西, 而应当把它們看做被設定的东西; 它們不应当停留在直接的現有的存在中或停留在一般規定性上, 而应当从这些規定性回到自己的根据上》……(第 76 頁) [528] 在根据上加上充分的这几个字眼, 是多余的。不充分的就不是根据。

萊布尼茨把充足理由律作为自己哲学的基础, 他对这一定律的理解比較深刻。《萊布尼茨主要把理由的充足性同严格意义上的因果性即发生作用的机械方式对立起来。》(第 76 頁) [528] 黑格尔探求諸原因的“关系”<sup>①</sup> (第 77 頁) [528-529], ——《即作为本質的統一性的整体》。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Beziehung” der Ursachen. ——譯者注



他探求目的，可是目的論不屬於這一部分，而屬於概念學說。

……《不能这样提問題：形式是怎样偶然附在本質上的；因为形式就是本質自身的表露，是本質固有的（原文如此！）自己的反思》……（第 81 頁）[532—533]

形式是本質的。本質是有形式的。不論怎样形式都还是以本質為轉移的……

无形式的（与自身）同一的本質成为物質（第 82 頁）[533]。

《……它》（物質<sup>①</sup>）《是形式的自己的基础或基質》……（第 82 頁）[533]

《如果抽去某物的一切規定、一切形式，那末，剩下的就是无規定的物質。物質是某种純粹抽象的东西。（——物質是不能看見、不能觸覺到的，等等，——凡是能够看見、能够觸覺到的东西已經是規定的物質，即物質和形式的統一體。）》（第 82 頁）[534]

物質不是形式的根據，而是根據和具有根據的东西的統一體（第 83 頁）[535]。物質是消極的东西，形式是積極的东西（tätiges）（第 83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e Materie. ——譯者注

頁)[535]。《物質必須形式化，形式必須物質化》……(第84頁)[535]

### 注意

《其次，凡是表現為形式的活動的，同樣也就是物質本身固有的運動》……(第85—86頁)[537]

……《形式的作用和物質的運動二者都是一樣的東西…… 物質本身是具有規定的，或者是必然具有某種形式，而形式就是物質的、穩定的形式。》(第86頁)[538]

注釋：《以同語反復的根據為出發點的形式主義的說明方式。》

特別在物理科學中，經常用同語反復的方法來說明“根據”：用太陽的“引力”說明地球的運動。然而什麼是引力呢？引力也是運動！（第92頁）[544] 空洞的同語反復：為什麼這個人要到城裏去呢？由於城市的引力！（第93頁）[544] 在科學中，往往先提出分子、以太、“電的物質”（第95—96頁）[547] 等作為“根據”，然後才知道，《它們》（這些概念）《原來是從它們應當去論證的東西中引伸出來的規定，原來是一些從無批判的反思中引伸出來的假說和臆想》……（第96頁）[547] 也有人說：我們《不知道這些力和物質本身的內在本質》……（第96頁）[547] 那末就沒有什麼可以“說明”的了，只須談談許多事實就行了……

现实的根据<sup>①</sup>……不再是同語反复，它已經是《內容的另一个規定》(第 97 頁)[548—549]

黑格尔在講到关于“基础”(Grund)的問題时，順便指出：

《如果說自然界是世界的基础，那末，叫做自然界的東西是同世界相同的，而世界也就是自然界本身，这是一方面。》(第 100 頁)[552] 另一方面，《要使自然界成为世界，还要从外部把多样性的規定加諸自然界》……

因为任何事物都具有“許多”——“內容的規定、关系和見解”<sup>②</sup>，所以可以提出許多贊同和反对的論据(第 103 頁)[554—555]。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这叫做詭辯术。这样的論据沒有包括《事物的全貌》，沒有《穷尽》事物(指《把握事物的联系》和《包括》事物的《一切》方面而言)。

根据(Grund)轉化为条件(Bedingung)。

如果我沒有弄錯<sup>③</sup>，那末黑格尔的这些推論中有許多神秘主义和空洞的<sup>④</sup>学究气，可是基本的思想是天才的：万物之間的世界性的、全面的、活生生的联系，以及这种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r reale Grund.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mehrere”——“Inhaltsbestimmungen, Verhältnisse und Rücksichten”.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If I'm not mistaken. ——譯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there is much mysticism and leeres. ——譯者注

而“純粹邏輯上的”研究呢？這是相符合的<sup>②</sup>。這必須相符合，就象“資本論”中的歸納和演繹一樣。

黑格爾常用的“環節”一詞，是指聯系的環節，聯結中的環節

聯系在人的概念中的反映——唯物地顛倒過來的黑格爾<sup>①</sup>；這些概念必須是經過琢磨的、整理過的、靈活的、能動的、相對的、相互聯系的、在對立中是統一的，這樣才能把握世界。要繼承黑格爾和馬克思的事業，就應當辯證地研究人類思想、科學和技術的歷史。

一條河和河中的水滴。每一水滴的位置、它同其他水滴的關係；它同其他水滴的聯系；它運動的方向、速度；運動的路綫——直的、曲的、圓形的等等——向上、向下。運動的總和。概念是運動的各个方面、各个水滴（＝“事物”）、各个“細流”等等的總計。按照黑格爾的邏輯學，世界的情景大概<sup>③</sup>就是這樣的，——當然要除去神和絕對。

《如果某一事物具備了一切條件，那末它就是實存的》……（第 116 頁）[568]

好極了！這跟絕對觀念和唯心主義有什麼關係呢？

這樣“引伸出”……實存……倒是很有趣的

①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materialistisch auf den Kopf gestellter Hegel. ——譯者注

②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Das fällt zusammen. ——譯者注

③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à peu près. ——譯者注

## 第二篇 现象

第一句話：《本質应当表現出來》……（第 119 頁）[571] 本質的表現就是：（1）實存<sup>①</sup>（事物）；（2）現象（Erscheinung）。（《現象就是自在之物或者自在之物的真理》，第 120 頁 [572]）。《在自身中反思的、自在的世界同現象世界是對立的》……（第 120 頁）[572]（3）Verhältnis（關係）和現實。

順便提一下：《論證一般都是間接的認識》……（第 121 頁）[573]

……《不同種類的存在都需要各自特有的中介，或者它們在自身中就包含着這種中介；因此，關於每一種存在的論證也都有不同的性質》……（第 121 頁）[573]

又是……關於神的存在！！這個可憐的神呵，只要人們一提到存在這個字眼，它就會見怪的。

實存由於自己的間接性（Vermittelung；第 124 頁 [576]）而不同於存在。[?] 由於具體性和聯繫？]

①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Existenz。——譯者注

……《自在之物和它的間接的存在都包括在实存中,并且二者都是实存;自在之物作为事物的本質的实存而存在着,而間接的存在則是事物的非本質的实存》……(第 125 頁) [577—578]

？自在之物对存在的关系,正如本質的东西对非本質的东西的关系?

……《自在之物》(Ding-an-sich)《不应具有任何确定的多样性,只有当它被轉移到外在的反思中,才能具有这种多样性,而且它对这种多样性始終是漠不关心的。(只有眼睛看到自在之物,鼻子嗅到自在之物,自在之物才有了顏色,才有了气味,依此类推。))》……(第 126 頁) [578]

……《事物具有这样的特性:它能在他物中产生出些什么来,并通过特有的方式在自己和其他事物的关系中显露出自己》……(第 129 頁) [581] 《因此,自在之物是本質地存在着的》……(第 131 頁) [583]

注释中講的是《先驗唯心主义的自在之物》……

……《自在之物本身不外是沒有任何規定性的空洞的抽象,正因为它是沒有任何規定的抽象,所以它当然是不可知的》……(第 131 頁) [583]

《先驗唯心主义……把事物的一切規定性，《不論形式或內容，都轉移到人的意識中去》……(第 131 頁) [583]《从这种观点出发，象这样的情形，如我看见的树叶不是黑的而是綠的，太阳是圓的而不是方的，我尝的糖的滋味是甜的而不是苦的，我确定时鐘是按順序而不是同时敲第一下和第二下的，时鐘敲第一下不是敲第二下的原因，也不是它的結果等等，都是我之中，即在主体中发生的》(第 131 頁) [583]……往下黑格尔又說明：他在这里研究的只是自在之物的問題和“外在的反思”①。

《上述哲学所持观点的主要缺点就是，这种观点固执地把抽象的自在之物当做某种最終的規定，并且把反思或特性的規定性和多样性同自在之物对立起来；但实际上，自在之物本来在自身中就具有这种外在的反思，它并且把自己确定为某种賦有自身的規定、特性的东西，由此，使事物成为純粹的自在之物的那个抽象概念，是不真實的規定。》(第 132 頁) [584]

……《許多不同的事物通过自己的特性而处于本質的相互作用中；特性就是这种相互作用本身，事物离开特性就什么也不是》……(第 133 頁) [585]

實質 = 反对主  
觀主义，反对  
把自在之物同  
現象割裂开来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äußerliche Reflexion”。——譯者注

物性<sup>①</sup>轉化為特性<sup>②</sup> (第 184 頁) [585]。特性轉化為“物質”或“實物”<sup>③</sup> (“物是由實物構成的”)等等。

《現象……首先是實存的本質》…… (第 144 頁) [596] 《現象是……外觀和實存的統一》…… (第 145 頁) [597]、

(現象的)規律

現象中的統一：《這種統一是現象的規律。因此，規律是現象的中介中的肯定的東西。》 (第 148 頁) [600]

[這里都是極其晦澀難懂的。但是，看來也有活的思想：規律的概念是人對於世界過程的統一和聯繫、相互依賴和整體性的認識的一個階段。黑格爾在這里熱中於對詞和概念的“加工琢磨”和“穿凿雕鏤”，這是反對把規律的概念絕對化、簡單化、偶像化。現代物理學應該注意這一點!!!]

注意  
規律是  
現象中巩固的  
(保存着的)  
東西

《在規律中，現象擁有這種保持着的穩定性》…… (第 149 頁) [600]

① 這里俄文版用的是：Die Dingheit. ——譯者注

② 這里俄文版用的是：Eigenschaft. ——譯者注

③ 這里俄文版用的是：“Stoff”. ——譯者注



《规律是现象的与自身同一的反思。》(第149页)[601](规律是现象中同一的东西:“现象与它自身同一的反映。”) |

(规律是现象  
中同一的  
东西)

……《这种同一,即构成规律的现象基础,是现象本身的环节……(第150页)[602]因此,规律不是在现象的彼岸,而是为现象直接固有的;规律王国是现存世界或现象世界的平静的(着重号是黑格尔加的)反映》…… ||

注意

规律=现象的  
平静的反映

注意

这是极其唯物主义的、极其确切的(从“平静的”<sup>①</sup>这个词来看)规定。规律把握住平静的东西——因此,规律、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

《实存转回到规律就象转回到自己的根据一样;现象包含着这二者,即单纯的根据和全宇宙现象的分解运动,而分解运动的本质就是根据。》《因此,规律是本质的现象。》(第150页)[602]

所以,规律和本质是表示人对现象、对世界等等的认识深化的同一类的(同一序列的)概念,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同等程度的概念。

注意

规律是本  
质的现象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ruhige”。——译者注

## 注意

(規律是宇宙  
运动中本質的  
东西的反映)

(現象、整体、  
总体)((規律  
= 部分))

(現象比規律  
丰富)

表現出来的宇宙的运动 (Bewegung des erscheinenden Universums), 在这一运动的本性中, 就是規律。

《規律的王国是現象的静止的内容; 現象也就是这个内容, 但它是不断变换的和作为向他物的反思的……因此, 同規律相比, 現象是整体, 因为它包含着規律, 并且还包含着更多的东西, 即自己运动着的形式的环节。》(第 151 頁)

[602—603]

接着黑格尔在第 154 頁 [605], 虽然不很明显, 但似乎承認, 規律能弥补这个缺陷①, 能把握住否定的方面, 把握住現象的整体② (特别是第 154 頁末 [606])。回头再看!

世界本身和現象世界是同一的, 但同时又是对立的 (第 158 頁) [610—611]。前者的肯定的东西, 就是后者的否定的东西。現象世界中的恶, 就是世界本身中的善。黑格尔在这里說要参看“精神現象学”第 121 頁及以下各頁。

《現象世界和本質世界……二者都是独立完整的实存; 一个世界应当只是被反映的实存,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Mangel.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Totalität der Erscheinung. ——譯者注

而另一个世界应当是直接的实存；但是每一个世界都在自己的对方中不断地繼續存在，因此在自身就有这两个环节的同一性……这两个世界首先是独立的，不过这只是指它們作为整体而言，只是指每一个世界实际上都在自身中包含着对方这个环节而言》……（第159—160頁）[611]

这段話的實質是这样：現象世界和自在世界是人对自然界的認識的各个 环节、（認識的）阶段、变化 或深化。自在世界离現象世界愈来愈远的运动——这在黑格尔那里还没有看到。**注意**。黑格尔所指的概念的“各个环节”有没有轉化的“环节”的意义呢？

……《因此，規律就是本質的关系。》（第160頁）[612]（着重号是黑格尔加的）

規律就是 关系。关于馬赫主义者、其他不可知論者以及康德主义者等等，在这点上是要**注意**的。本質 的关系或本質之間的关系。

《世界 这个詞，一般說来是指多样性事物的无形式的整体》……（第160頁）[612]

第3章（《本質的关系》）开头第一句話就是这个原理：《現象的真理是本質的关系》……（第161頁）[612]

区分：

全体同部分的关系（原文如此！！（第 168 頁 [619—620]）这种关系轉化成以下的关系）：  
——力同力的表现的关系；——內同外的关系。  
——轉化到实体、现实。

……《因此，关系的真理就是中介》……（第 167 頁）[619]

向力的“轉化”：《力是否定的統一體，全体和部分的矛盾在这个統一體中得到解決，力是这第一个关系的真理。》（第 170 頁）[621]

（（类似这样的話在黑格尔的書中不胜枚舉，这只是千分之一。这样的話激怒了“The Grammar of Science”<sup>55</sup>的作者 Pearson<sup>①</sup>之类的天真的哲学家。毕尔生曾引用过类似的一段話，并且怒气冲冲地說：在我們学校里竟然教这些毫无意思的东西！！从一定的、局部的意义上說，他还是对的。在学校中教这些东西是荒謬的。首先必須从中剝出唯物主义辯証法来，因为这些东西中十之八九都是些外壳、皮屑。））

力表现为“現存事物或物質”的“附屬品”（als angehörig）（第 171 頁）[623]……《因此，如果問：事物或物質是怎样拥有某种力的，那末就好像力是在外部同事物或物質发生联系的，并且靠某种外来的強力而被輸进事物中的。》

① 毕尔生。——譯者注

(第 171 頁) [623]

……《在一切自然界的、科学的和精神的发  
展中，一般地可以看到，当某物最初还只是内  
在的或者还只存在于自己概念的內部时，这个  
最初者因而就只是直接的、消极的存在；認識到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第 181 頁) [633]

### 井

一切的开端都可以看做內在的——  
消极的，同时又可以看做外在的。

但是在这里有意思的不是上面这一  
点，而是另外一点，即黑格尔无意中流露  
出的辯証法的标准：“在一切自然界的、  
科学的和精神的發展中”——这就是黑  
格尔主义的神秘外壳中所包含的深刻真  
理的內核！

井 例如：胎兒只是內在的人，是受异在  
支配的① 消极的东西。神② 在最初还不是  
精神。《因此，神在直接意义上只是自然  
界。》(第 182 頁) [633—634]

(这也是特色!!)

費尔巴哈“贊  
同”这一点③。  
打倒神，就剩  
下自然界④了。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m Anderssein Preisgegebenes.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Gott.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ran “knüpft an”. ——譯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Natur. ——譯者注

### 第三篇 现实

……《现实是本質和实存的統一》……(第184頁)[636]

分章:(1)“絕對”——(2)现实本身。“现实、可能性和必然性构成絕對的几个形式的环节。”(3)“絕對关系”:实体<sup>①</sup>。

《在絕對本身中》(dem Absoluten)《沒有任何生成》(第187頁)[639]——以及其他关于絕對的荒唐話……

絕對是絕對的絕對……

屬性是相對的絕對…… (II)

黑格尔在“注释”中(非常一般地、含糊地)講到斯宾諾莎和萊布尼茨哲学的缺点。

通常都是从  
一个极端到另  
一个极端  
整体 = (看起来是)散漫的  
完整性

順便提一下:

《任何一种哲学原理的片面性通常都是跟相反的片面性对立起来,并且二者往往形成一个整体,至少是形成一种散漫的完整性。》(第187頁)[649]

① 列宁在这里列举的就是第三篇的章次:(1)“絕對的”;(2)“现实”;(3)“絕對关系”。——編者注

现实高于存在和实存。

- (1) 存在是直接的      《存在还不是现实的。》(第 200 頁) [652]  
                                 存在轉化为他物。
- (2) 实存 (它轉化为現象)      ——实存来自根据、条件,但是在实存中还没有“反思和直接性”的統一。
- (3) 现实      实存和自在的存在 (Ansichsein) 的統一。

……《现实也高于实存》(第 200 頁) [652]

……

……《实在的必然性是內容丰富的关系》(第 211 頁) [663]…… 《但是这种必然性同时又是相对的》……(第 211 頁) [663]

《因此,絕对的必然性就是真理,而现实和可能性一般也象形式的和实在的必然性一样要回到这个真理中。》(第 215 頁) [667]

(未完)①……

(“逻辑学”第 2 卷本質論完)……

应当指出,黑格尔在“小逻辑”(“哲学全书”)56 中常常用具体的例子更清楚地說明这个問題。參看恩格斯和庫諾·費舍对这个問題的看法57。

① 列宁的筆記由此轉入新的筆記本。——編者注

关于“可能性”这个问题，黑格尔指出这一范畴的空洞性，并在“哲学全書”中說道：

《某一事物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要取决于内容，也就是說，取决于现实的各个环节的全部总和，而现实在自己的发展中表明自己是必然性。》（“哲学全書”，全集第6卷第287頁<sup>①</sup> [242]<sup>②</sup>第143节的附释。）

“现实的各个环节的整体、总和，  
现实在展开中表现为必然性。”

现实的各个环节的全部总和的展  
开(注意) = 辯証認識的本質。

参看“哲学全書”，全集第6卷第289頁 [243]，黑格尔雄辯地說明，一味贊美自然現象的丰富多彩和变化多端是无济于事的，必須要

……《进一步对自然界的內部諧和、及規律性有更确切的理解》……（第289頁）[243]（接近于唯物主义。）

同上，“哲学全書”第299頁 [246—247]：《发展了的现实是內在的东西和外在的东西的合而为一的更替，是联合成为一个运动的现实的各对立面运动的更替，这种发展了的现实就是必然性。》

① 指“黑格尔全集”1840年柏林德文版第6卷的頁碼。——編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930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1卷的頁碼。——編者注



“哲学全书”，全集第6卷第294页[248]：  
……《必然性只是在它尚未被理解时才是盲目的》……

同上，第295页[248]《人们》(dem Menschen)  
……《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他的行动所产生的结果同他的想象和愿望完全不同》……

同上，第301页[253]《实体是观念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

应该读做：人类对自然界和物质认识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

全集第4卷：Logik<sup>①</sup>

……《它》(实体<sup>②</sup>)《是任何存在中的存在》  
……(第220页)<sup>③</sup>[671]<sup>④</sup>

实体关系转化为因果关系(第223页)[674]。

……《实体只是作为原因才具有……现实性》……(第225页)[676]

一方面，应该从认识物质深入到认识(理解)实体，以便探求现象的原因。另一方面，真正地认识原因，就是使我们的认识

① “逻辑学”。——编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e Substanz. ——译者注

③ 指“黑格尔全集”183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的页码。——编者注

④ 指“黑格尔全集”193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卷的页码。——编者注

从現象的外在性深入到实体。可以用两种例子來說明这一点：(1)自然科学史中的例子，(2)哲学史中的例子。更确切些說：这里不应该只談“例子”——比較并不就是論証<sup>①</sup>——而是自然科学史和哲学史 + 技术发展史的 精华。

《……总之，結果并不包含……原因中沒有包含的东西》……(第 226 頁) [677] 反过来 也是一样<sup>②</sup>……

因此，原因和結果只是各种事件的世界性的相互依存、(普遍)联系和相互联結的环节，只是物質发展这一鍊条上的一环。

#### 注意：

《同一事物在一种場合下表现为原因，在另一种場合下却表现为結果，在那里是作为特殊的稳定性，在这里就是作为他物的設定性或規定。》(第 227 頁) [678]

#### 注意

因果性只是片面地、断續地、不完全地表現世界联系的全面性和包羅万象的性質。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comparaison n'est pas raison.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und umgekehrt. ——譯者注

《这里还可以看到，既然我们承认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即使不是在本来的意义上），那末结果就不能大于原因：因为结果就是原因的表现。》（第230页）[681]

接着就讲到历史问题。历史上常有人搜集了许多奇闻轶事当做大事件的小“原因”，——而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导因，只是一种外部刺激<sup>①</sup>，《事件的内在精神完全可以不需要它》（第230页）[681]。《因此，把历史描绘成阿拉伯式的图案画当然是显得巧妙的，因为阿拉伯式的图案画上面就是大花朵长在纤细的茎上，但是，这样来解释历史是非常肤浅的。》（同上）

历史上的  
“大事件的  
小原因

这种“内在精神”（参看普列汉诺夫的著作<sup>58</sup>）是唯心主义的和神秘主义的东  
西，但却非常深刻地指出各种事件的历史  
原因。黑格尔充分地用因果性把历史归  
纳起来，而且他对因果性的理解要比现  
在的许许多多“学者们”深刻和丰富千百  
倍。

《例如运动着的石头是原因；石头的运动是石头所具有的一个规定，除了这个规定，它

① 这里俄文引用的是：äußere Erregung. ——译者注

还具有颜色、形状等等许多其他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并不构成石头的因果性。》(第 232 頁)

[683]

我們通常所理解的因果性，只是世界性联系的一个极小部分，然而——唯物主义补充說——这不是主观联系的一小部分，而是客观实在联系的一小部分。

《然而，通过一定的因果关系的运动，就得出了这样的結果：不仅原因会消失在結果中，而結果也会随着消失，象在形式的因果性中那样；而且原因在其消失中即在結果中又会重新产生，同样地，結果在原因中消失又在原因中重新产生。这些规定的每一个都在其建立中自行消失，又在其消失中自行建立起来；这不是从一个基質到另一个基質的因果性的外部轉移，而是原因和結果在形成为对方的同时，也建立了自身。这样，因果性是以它自身为前提或条件的。》(第 235 頁) [686]

“因果关系的运动”实际上 = 在不同的广度或深度上被抓住、被把握住内部联系的物質运动以及历史运动……

《首先可以說，相互作用就是互为前提和相

互制约的实体的互为因果；每一个实体对于另一个实体说来，同时既是积极的又是消极的。》  
(第 240 页) [691]

《在相互作用中，最初的因果性表现为某种从它的否定即从它的消极性中的产生，以及在因果性中的消失，即表现为某种生成……

……这样，必然性和因果性便消失在这种一致性中；它们包含着作为相异事物的联系和关系以及绝对实体性的直接同一，从而包含着它们的绝对的偶然性；它们包含着实体性差别的最初的统一，从而就包含着绝对的矛盾。必然性就是存在，因为存在就是存在着的；必然性就是以自己为根据的存在与自身的统一，但是反过来，因为存在包含着某种根据，它就不再是存在，而只是外观、关系或中介。因果性就是从最初的存在、原因向外观或者单纯设定性的设定的转化，反过来，又是从设定性向最初的东西的转化；但是存在和外观的同一本身仍然是内在的必然性。因果性的运动扬弃这种内在性或自在的存在；于是相互关联的各个方面的实体性就消失，而必然性也就显露出来了。必然性所以转为自由不是由于必然性的消失，而只是由于它的内在同一表现出来了。》(第 241—242 页) [692—693]

“联系和关系”

“在相异的  
东西中实体的  
统一性”

关系，中介

必然性  
变成自由时并  
没有消失

当你讀到黑格尔关于因果性的論述时,一开始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对于康德主义者所喜爱的这个题目談得这样少。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看来,因果性只是普遍联系的一个規定,而他早已在自己的所有的闡述中深刻得多和全面得多地把握住了这种普遍联系,并且从一开头起就一直就強調这种联系、相互轉化等等。把新經驗論(即“物理学的唯心主义”)的“掙扎”同黑格尔解決問題的方法,更确切些說,同他的辯証方法加以比較,是极有教益的。

还应当指出:黑格尔在哲学全書中強調“相互作用”这个單純概念的貧乏和空洞。

第6卷第308頁<sup>①</sup>[259]<sup>②</sup>;

仅仅“相互作用” = 空洞  
无物

《毫無疑問,尽管相互作用是因果关系的最切近的真理,而且可以說它正站在概念的門口,但是正因为如此,我們就不应当滿足于只应用这种关系,因為我們是要获得概念的認識。如果只从相互作用的观点去考察某一內容,那末这实际上是一种完全沒有概念的考察方法。在

① 指“黑格尔全集”1840年柏林德文版第6卷的頁碼。——編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930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1卷的頁碼。——編者注

这种情况下，人們所碰到的只是一堆枯燥无味的事实，而关于中介的要求（这正巧是应用因果关系时最主要的問題），却仍然得不到滿足。仔細觀察一下就会看到，在应用相互作用关系时的不滿足就在于：这种关系不但不等于概念，而且它本身还应当被理解。为了要理解相互作用的关系，我們不应当把这种关系的两个方面当做直接現存的东西；而是象前几节所指出的，应当承認它們是那有着更高的規定的第三者即概念的环节。例如：假使我們把斯巴达人的风尚看做他們的社会制度的結果，或者反过来，把斯巴达人的社会制度看做他們的风尚的結果，那末我們对于斯巴达历史的观点也許会是正确

需要有中介（联系），这就是在应用因果关系时所涉及的問題

注意

的，可是这种观点总还不能完全令人滿足，因为我們单凭这种解释，既不能了解他們的社会制度，也不能了解他們的风尚。我們要認識这一点，只有先了解到：关系的两个方面，也象所有其他渗入斯巴达人的生活和历史中的特殊方面一样，是从作为它們的基础的概念中产生出来的。》（第 308—309 頁）[259—260]

注意

一切“个别的方面”和整体（“概念”<sup>①</sup>）

“逻辑学”第 2 卷末即全集第 4 卷第 243 頁 [694]<sup>②</sup>：当本質要轉到“概念”的时候，黑格尔給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egriff”。——譯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937 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5 卷的頁碼。——編者注

---

概念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概念是主观性的或自由的王国》……

注意	自由 = 主观性、 （“或者”） 目的、意識、趋向
----	---------------------------------

注意

---

---



## 第 三 冊

### 主觀邏輯或概念論



## 第五卷 逻辑学

## 第二部 主观逻辑或概念论

## 概念总论

在写前两部分时，我手头没有前人的著作<sup>①</sup>，但在这里倒是有“僵化的材料”<sup>②</sup>，应当把这些材料“变成生动的”<sup>③</sup>……(第3页)<sup>④</sup>[3]<sup>⑤</sup>

《存在和本質因而是它的》(=概念的<sup>⑥</sup>)  
《生成的环节。》(第5页)[5]

要倒过来说：概念是人脑(物質的最高产物)的最高产物。

《因此，研究存在和本質的客觀邏輯，其实就是关于概念的发生的闡述。》(第6页)[6]

第9—10页[9—10]：斯宾諾莎哲学这种实体哲学的重要意义(这种观点是很高的，然而是不完全的，不是最高的：一般地駁斥哲学体系并不是意味着抛弃它，而是进一步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Vorarbeiten.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verknöchertes Material”.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in Flüssigkeit bringen”. ——譯者注

④ 指“黑格尔全集”1834年柏林德文版第5卷的頁碼。——編者注

⑤ 指“黑格尔全集”193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6卷的頁碼。——編者注

⑥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s Begriffs. ——譯者注

发展它,不是用其他的、片面的对立物去代替它,而是把它包含在某种更高的东西之中)。在斯宾诺莎的体系中,没有自由的、独立的、有意识的主体(缺乏《自我意识着的主体的自由和独立》)(第10页)[10],然而斯宾诺莎也认为思维是实体的一个属性(第10页末)[10]。

第13页末[12]:顺便提到——据说有一个时期,在哲学中流行的是“重复”关于想象和记忆的“不佳之说”<sup>①</sup>;而现在流行的则是降低“概念”(=“思维中最高的东西”<sup>②</sup>)的意义和吹捧“不能理解的东西”<sup>③</sup>[暗射康德嗎?]。

黑格尔在转过来(第15页)[13—14]对康德主义进行批评时,认为它的伟大功绩就是提出了关于“统觉的先验统一”(意识的统一,概念是在这个统一中形成的)的思想,但是他斥责康德的片面性和主观主义:

……《它》(对象<sup>④</sup>)……《在思维中是怎样的,自在和自为的它也就是怎样的;它在直观或表象中是怎样的,那它就是现象》

从对客观  
实在的直观到  
认识……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Schlimme nachzusagen” der Einbildungskraft und den Gedächtnisse. ——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höchste des Denkens”. ——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Unbegreifliche”. ——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er Gegenstand. ——译者注

……(第 16 頁)[15](黑格尔把康德的唯心主义从主观的提高到客观的和绝对的)……

康德承認概念的客观性(概念的对象是真理<sup>①</sup>),可是他仍然把概念当做主观的东西。他把感觉和直观<sup>②</sup>当做理智(Verstand)的前提。黑格尔关于这点說道:

《但是,第一、至于講到以上所指的理智或概念和在它以前的各阶段的关系,就发生了一个問題:什么样的科学来規定这些阶段的形式。在我們的科学中,即在純邏輯中,这些阶段是存在和本質。在心理学中,理智的前提是感觉和直观、然后是一般的表象。精神現象学,即关于意識的学說,它是經過感性意識、然后經過知觉这两个阶段而上升到理智的。》(第 17 頁)[16] 康德关于这一点說得很“不全面”。

其次——**主要的是:**

……《在这里……应当把概念看做不是自我意識的理智的活动,不是主观的理智,而是既构成自然阶段又构成精神阶段的自在和自为的概念。概念出現在生命或有机界这一自然阶段上。》(第 18 頁)[16]

往下是极有趣的一段(第 19—27 頁[17—24]),在这里,黑格尔正是从認識論上駁斥康德

客观唯心主义  
轉变为唯物主  
义的“前夜”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Wahrheit.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Gefühl und Anschauung. ——譯者注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論”中所指的大概就是这一段<sup>59</sup>，他写道：反对康德的主要之点，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所能指出的，都已由黑格尔指出了)，——他揭露了康德的二重性、不彻底性，揭露了康德的那种可說是在經驗論(=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間的动搖，并且黑格尔完全是而且純粹是从更彻底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这种論证的。

概念还不是最高的概念：更高的还有  
观念 = 概念和实在的統一。

《《这不过是概念而已》——人們通常这样說，他們不但把观念，并且也把在空間和時間上可感触到的感性实存当做更优越的东西来和概念对立。这样，抽象的东西就被認為比具体的东西卑微，因为据說从抽象的东西中抛出了如此多的这类材料。根据这种見解，抽象就获得了下述的意义：只是为了我們主觀的应用，才从具体的东西中抽出这种或那种特征，并要使得在抛弃对象的某些質和特性时，对象的价值和优点不会有任何損失，它們只是作为处于另一方面的实在的东西，仍然是某种保存其全部意义的东西。按照这种观点，理智只是由于无能，才不能汲取这全部的丰富性而不得不滿足于貧乏的抽象。但是，如果認為直观的現有材料和

康德降低  
理性的力量

表象的多样性是和思维的东西以及概念相对立的实在东西，那末这就是这样的一种观点，摈弃这种观点不仅是研究哲理的条件，甚至还是宗教的前提；因为如果把感性的、个别东西的倏忽无常的表面现象还当做真理，那末如何能有对宗教的需要和宗教的意义呢？……因此，不应把抽象的思维简单地看成感性材料的被抛弃，感性材料的实在性不会因抽象思维而遭受任何损失，但是，抽象着的思维却是扬弃了感性材料并把它这种简单现象归结为只在概念中显现的本质的东西。》(第 19—21 页)[17—18]

更彻底的  
唯心主义者  
抓住了神！

实质上，黑格尔反对康德是完全正确的。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如果它是正确的(注意)(而康德和所有的哲学家都在谈论正确的思维)——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康德贬损知识，是为了给信仰开辟地盘；黑格尔推崇知识，硬说知识是关于神的知识。唯

物主义者推崇关于物質、自然界的知識，把神和拥护神的哲学混蛋打发到阴沟里去。

《这里发生的主要誤解就是下述这个意見：自然的原則或开端（即自然发展中或发展着的个体的历史中的起点）也是概念中真理的和第一位的东西。》（第 21 頁）[18—19]（——人們从这点开始，这是正确的，可是真理不是在开端，而是在終点，更确切些說，是在繼續中。真理不是最初的印象）……《但是哲学不应当去叙述什么东西在发生，而应当去認識在发生着的东西中什么是真理的。》（第 21 頁）[19]

康德的“心理学的唯心主义”（第 22 頁）[20]：在康德看来，范畴《不过是从自我意識中产生出来的規定》（第 22 頁）[20]。康德从理智（Verstand）提高到理性（Vernunft），但他降低了思維的作用，否定它有《达到完全真理》的能力（第 23 頁）[20]。

（在康德看来）《如果把只应当作为評判准則的邏輯，当做形成客觀見解的工具，那末这就是滥用邏輯。理性概念——本应当期待理性概念中有更高的力量（唯心主义的詞句！）和更深刻的（对！！）內容——已經不包含任何为范畴所有的构成的东西 應該說：客觀的东西；理性概念仅仅是观念；固然，使用它們是完全可以



的，但是靠着这些理性本质——全部真理本来是应当集中在理性本质中的——除假说外什么也不可能设想，如果把自在和自为的真理加在假说上就会是极端的任性和疯狂的大胆，因为在任何经验中也不可能遇到理性本质。能不能以为哲学只是因为理性本质没有空间的和时间的感性材料，就会去否定理性本质的真理呢？》（第 23 页）[20—21]

在这里黑格尔实质上也是正确的：价值是没有感性物质<sup>①</sup>的范畴，可是它比供求规律更具有真理性。

不过黑格尔是个唯心主义者，所以就有“构成的”<sup>②</sup>之类的胡说。

一方面，康德十分明显地承认思维的（“des Denkens”）“客观性”（第 24 页）[21]（《概念和事物的同一》（第 24 页）[21]），——而另一方面

《而另一方面却仍然这样肯定地断言：我们终究不能认识自在和自为之物是什么样子，真理是认识的理性所达不到的；作为客体和概念的统一的那个真理只不过是现象，其理由就是：内容仅仅是直观的多样性。关于这点已经讲过：这种多样性，相反地，正是在概念中被扬弃，

黑格尔主张  
自在之物的  
可知性

注意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ntbehrt des Stoffes der Sinnlichkeit. ——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Konstitutives”. ——译者注

現象是  
本質的显现

因为它是与概念对立的直观所具有的，对象通过概念才回到自己的非偶然的本質性去，本質表现在現象中，因此，現象不单纯是某种沒有本質的东西，而是本質的显现。》（第 24—25 頁）

[21—22]

《这里有一点是永远值得惊讶的：康德哲学認為它所講到的思維对感性存在的关系只是简单現象的相对关系，虽然它承認并肯定二者的最高統一是在一般观念中，例如是在某个直观着的理智的观念中，可是它只停留在这种相对关系上，只認為概念和实在是完全脫离的，并且始終是脫离的；因此，康德哲学認為它所宣布为有限認識的东西是真理，但又把它認為是真理并归納到一定概念中的东西宣布为某种过分的、不可容許的东西和只是想象的事物。》（第 26 頁）[22—23]

注意

注意

!! 哈哈!

在邏輯学中，观念《成为自然界的創造者》（第 26 頁）[23]。

邏輯学是和具体科学（关于自然界和精神的科学）相反的“形式科学”①（第 27 頁）[23]，可是它的对象是“純粹真理”②……（第 27 頁）[23]

康德自己問什么是真理（第 27 頁）[24]（“純粹理性批判”，第 83 頁），自己又給了陈旧的答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formelle Wissenschaft”。——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e reine Wahrheit”。——譯者注

复(“認識与其对象的一致”),这样,他就自己打了自己的耳光,因为《先驗唯心主义的根本主张》是:

——《認識不能达到自在之物》(第 27 頁)

[24]——

——显然,这都是些《非真理的表象》(第 28 頁)[24]。

黑格尔反对純粹形式的邏輯觀(他說康德也有这种观点)——他說,根据普通的观点(真理是認識和客体的一致[“Übereinstimmung”]),对一致來說《两方面都是重要的》(第 29 頁)[25],同时他說:邏輯中形式的东西是“純粹真理”(第 29 頁)[26],而且

……《这种形式的东西应当在自己内部具有比普通所認為的更丰富得多的規定和内容,并且应当具有大得无比的力量来控制具体的东西》……(第 29 頁)[26]

……《如果在邏輯形式中除了思維的形式职能以外,什么也看不到,那末在这种情况下它們就值得研究:它們自身有多少程度符合于真理。邏輯不从事这种研究,它至多可以指望有下述的作用:按照思維現象現有的样子对它們作自然历史的描述。》(第 30—31 頁)[27] (亚里士多德的不朽功績就在这里),但是《必須向前推进》……(第 31 頁)[27]

?

?

按照这种理解，邏輯学是和認識論一致的。这就是极重要的問題。

世界和思維的运动的一般規律

总之，不仅是对思維形式的描述，不仅是对思維現象的自然历史的描述（这跟对形式的描述有什么区别呢??），而且是和真理的符合，也就是??思想史的精华，或者简单些說，是思想史的结果和总结??在这里黑格尔表现了唯心主义的不明确和不全面。神秘主义。

不是心理学，不是精神现象学，而是邏輯学 = 关于真理的問題。

参看“哲学全书”，全集第6卷第319頁① [I, 267]②：《但是事实上，它們》（邏輯形式③）《反而是作为概念的形式而构成现实的活生生的精神》……

当概念发展为“合适的概念”④，它就成为观念（第83頁）⑤ [29]⑥。《概念在其客观性中，是自在和自为的事物本身。》（第83頁）[29]

注意

注意

= 客观主义 + 神秘主义和对发展的背叛

① 指“黑格尔全集”1840年柏林德文版第6卷的頁碼。——編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930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1卷的頁碼。——編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e logischen Formen. ——譯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däquater Begriff”. ——譯者注

⑤ 指“黑格尔全集”1834年柏林德文版第5卷的頁碼。——編者注

⑥ 指“黑格尔全集”193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6卷的頁碼。——編者注

## 第一篇 主观性

“概念”的辩证运动——开始从纯粹“形式的”概念——到判断 (Urteil), 然后——到推理 (Schluß), ——最后达到从概念的主观性向概念的客观性的转化 (第 34—35 页)①[30]②。

概念的第一个特性是普遍性 (Allgemeinheit)。注意: 概念来自本质, 而本质来自存在。

关于普遍、特殊 (Besonderes) 和个别 (Einzelnes) 的进一步的发挥, 是极其抽象的和“晦涩的”③。

庫諾·費舍把这些“晦涩的”議論阐述得极糟, 他从“哲学全书”中抓出一些比较容易的东西——实例, 并加上庸俗的见解 (反对法国革命。“庫諾·費舍全集”1901年版第 8 卷第 530 页) 等等, 但是没有向读者指出如何去找理解黑格尔的抽象概念中那些难懂的转化、微差、推移、变幻的鑰匙。

在閱讀时……

这部著作的  
这些部分应当  
叫做: 引起头  
痛的最好办  
法! ④

① 指“黑格尔全集”1834年柏林德文版第5卷的頁碼。——編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93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6卷的頁碼。——編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abstrus”。——譯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En lisant... These parts of the work should be called: a best means for getting a headache! ——譯者注

难道这毕竟  
是对旧形式  
邏輯的讓步  
嗎？是的！  
并且还是对  
神秘主义＝  
唯心主义的  
讓步

这就是“邏輯  
学”的这一部  
分中的大量的  
“規定”和概念  
的規定！②

对！

“一切事物都  
是推理”……  
注意

看起来，对黑格尔來說，这里主要的也是把轉化指出来。从一定观点看来，在一定条件之下，普遍是个別，个别是普遍。不仅是(1)一切概念和判断的联系、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是(2)一个东西向另一个东西的轉化，并且不仅是轉化，而且是(3)对立面的同一——这就是黑格尔的主要的东西。然而这是穿过迷雾般的极端“晦涩的”叙述才“透露出来的”。从邏輯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与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①

在第125頁[112]上引証了一个“著名的”推理——“一切人都是要死的，卡伊是人，所以他也是要死的”——黑格尔俏皮地补充說：《只要听到这样的推理，立刻就会使你觉得厌烦》——这是从“无用的形式”③产生的，同时他还作了深刻的評語：

《一切事物都是推理，即通过特殊性而与单一性相联系的某种一般的东西；可是，当然，事物并不是由三个命题构成的整体。》(第126頁)[112]

注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voilà ce qu'il faut!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egriffsbestimmungen.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unnützen Form”. ——譯者注

好极了!最普通的逻辑的“格”——(所有这些都在关于“推理的第一格”这一节中)是事物的被描绘得很幼稚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sup>①</sup>——最普通的关系。

黑格尔对推理的分析 (E.—B.—A., 即单一<sup>②</sup>、特殊<sup>③</sup>、普遍<sup>④</sup>, B.—E.—A. 等等), 令人想起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1章中摹仿黑格尔。

### 关于康德

顺便提起:

《康德所谓理性的二律背反无非是:在一种情况下引以为据的是概念的一种规定,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却由于同样的必然性而根据另一种规定》……(第128—129页)[115]

必須回过来研究黑	<b>注意:</b> 要倒轉过来 <sup>⑤</sup>	(抽象的)概念的形成及其运用,已经包含着关于世界客观联系的规律性的看法、信念、意識。把因果性从这个联系中分出来,	<b>注意</b>
----------	----------------------------------	--	-----------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sit venia verbo.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Eins.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Besonderes. ——譯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Allgemeines. ——譯者注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Umkehren. ——譯者注

格尔，以便逐步地分析康德主义者等等的什么流行的邏輯和認識論。

馬克思把黑格尔辯證法的合理形式运用于政治經濟学

是荒謬的。否定概念的客觀性、否定个别和特殊之中的一般性的客觀性，是不可能的。由于黑格尔研究了客觀世界的运动在概念的运动中的反映，所以他比康德等人深刻得多。某种商品和其他商品交換的个别行为，作为一种简单的价值形式來說，其中就已經包含着資本主义的尚未展开的一切主要矛盾，——即使是最简单的概括，即使是概念(判断、推理等等)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形成，就已經意味着人对于世界的客觀联系的認識是日益深刻的。在这里必須探求黑格尔邏輯学的真实的涵义、意义和作用。要注意这点。

关于黑格尔邏輯学的真实意义的問題

关于批判現代康德主义、馬赫主义等等的問題：

警言二則：

1. 普列汉諾夫批判康德主义(以及一般不可知論)多半是从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而很少从辯證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因为他只是不痛不痒地<sup>①</sup>駁斥它們的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 limine. ——譯者注



議論，而沒有糾正（象黑格尔糾正康德那样）这些議論，沒有加深、概括、扩大它們，沒有指出一切的和任何的概念的联系和轉化。

2. 馬克思主义者們（在20世紀初）批判康德主义者和休謨主义者多半是根据費尔巴哈的观点（和根据毕希納的观点），而很少根据黑格尔的观点。

……《以归納为基础的經驗被認為是有意義的，尽管公認知覺过程尚未完成；然而，只是因为自在和自為的經驗是真實的，所以才能够假定：找不到任何相反的說法来反对这种經驗。》（第154頁）[139]

注意

这一段是在“归納的推理”那一节中。以最簡單的归納方法所得到的最簡單的真理，总是不完全的，因为經驗总是未完成的。由此可見：归納和類比的联系——和推測（科学的預見）的联系，一切知識的相对性以及認識每前进一步所包含的絕對內容。

警言：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邏輯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特別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世紀以来，沒有一个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馬克思的！！

警言。

类比推理(关于类比的推理)向关于必然性的推理的轉化，——归納推理向类比推理的轉化，——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向从个别到一般的推理的轉化，——关于联系和轉化[联系也就是轉化]的闡述，这就是黑格尔的任务。黑格尔确实証明了：邏輯形式和邏輯規律不是空洞的外壳，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更正确些說，不是証明了，而是天才地猜测到了。

在“哲學全書”中，黑格尔指出：理智和理性的区分、这类和那类概念的区分，应当这样理解：

抽象的概念  
和  
具体的概念

自由和  
必然性

《我們的活动就是或者只停留在概念的否定的和抽象的形式上，或者依据概念的真实本性把概念理解为既肯定又具体的东西。例如：如果我們把自由这个概念看做必然性的抽象的对立面，那末这只是理智的自由概念而已；而真实的和理性的自由概念，其内部包含着被揚弃了的必然性。》(全集第6卷第347—348頁)① [I, 290]②

同上，第349頁[291]：亚里士多德如此完

① 指“黑格尔全集”1940年柏林德文版第6卷的頁碼。——編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930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1卷的頁碼。——編者注

满地叙述了逻辑形式,以致“本质上”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

通常都把“推理的格”看做空洞的形式主义。《但是事实上它们》(这些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是以下述的必然性为根据的:即作为概念的规定的每一环节,其自身都会变成完整的和起中介作用的根据。》(全集第6卷第352页 [I, 294])

“哲学全书”(全集第6卷第353—354页 [I, 294—295])

《推理的各个格的客观意义一般地在于:所有理性的东西都是三个步骤的推理,并且,推理中的每一项的位置既可以在两端,也可以在起中介作用的中間。这正和哲学的三项,即逻辑观念、自然界和精神的情况一样。在这里自然界先是起联结作用的中项。自然界这个直接的整体,扩展为两个极项——逻辑观念和精神。》

注意

注意

《但是,精神之所以是精神,只是因为它以自然界为中介》……《正是精神认识到自然界中的逻辑观念,所以就把自然界提高到它的本质》……《逻辑观念是《精神的绝对实体,也是自然界的绝对实体,是普遍的、贯穿一切的东西》。》(第353—354页) [295]

注意

**注意：**

黑格尔“只是”把这个  
“邏輯觀念”、規律  
性、普遍性  
神化了

“自然界这个直接的整体，扩展为邏輯觀念和精神。”邏輯学是关于認識的学說，是認識的理論。認識是人對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規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这些概念和規律等等（思維、科学 = “邏輯觀念”）有条件地近似地把握着永恒运动着的和发展着的自然界的普遍規律性。在这里的确客观上是三項：（1）自然界；（2）人的認識 = 人腦（就是那同一个自然界的最高产物）；（3）自然界在人的認識中的反映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概念、規律、范畴等等。人不能完全把握 = 反映 = 描繪全部自然界、它的“直接的整体”，人在創立抽象、概念、規律、科学的世界图画等等时，只能永远地接近于这一点。

**关于类比的確切的評語：**

《理性的本能使人感觉到，經驗得出的这个或那个規定，在該事物的內在本性或类类中有着自己的根据，并且理性的本能往后依据着这个規定。》（第 357 頁）[298]（全集第 6 卷第 359 頁 [299—300]）

以及第 358 頁 [298—299]: 无聊的 空洞  
类比的把戏引起了对自然哲学的当然的蔑  
視。

反对自己!

在普通邏輯<sup>①</sup> 中, 形式主义地把思維和客  
觀性分隔开来:

《在这里思維仅仅被認為是純粹主觀的和  
形式的活动, 客觀的东西則和思維相反, 被認為  
是某种固定的和本来就是如此的东西。但是这  
种二元論是不真实的, 并且, 不問主觀性和客觀  
性的来源, 就这样简单地采取这两个規定, 这种  
做法是毫无意义的》……(第 359—360 頁) [300]  
事实上, 主觀性仅仅是从存在和本質而来的一个  
发展阶段, ——然后这个主觀性《辯証地《突  
破自己的范围》》并且《通过推理展开为客觀性》  
(第 360 頁) [300]。

极其深刻和聰明! 邏輯規律就是客觀  
事物在人的主觀意識中的反映。

第 6 卷第 360 頁 [I, 300—301]

“現實化了的观念”是客体。

从主体、从概念到客体的这种轉化, 似乎是  
“奇怪的”, 但是不应该把客体简单地了解为存

① 在手稿中“邏輯”这个詞是和下面引証的黑格尔的話中的“在这里”联結在一起的。——編者注

在，而應該了解為完備的、《自身具體的、完全的、獨立的东西》……(第 361 頁)[301]

“世界是觀念的異在。”

主觀性（或概念）和客體——是同一的又  
是不同一的……(第 362 頁)[302]

關於本體論的證明、關於神的胡說！

注意

……《把主觀性和客觀性當做一種固定的  
和抽象的對立，這是錯誤的。二者完全是辯證  
的》……(第 367 頁)[306]

## 第二篇 客观性

(逻辑学) 第 5 卷 第 178 頁<sup>①</sup> [VI, 161—162]<sup>②</sup>;

客观性的双重意义:……《原来, 客观性也具有双重意义——既有某种与独立概念相对立的东西的意义, 同时又有某种自在和自为地存在着的东西的意义》……(第 178 頁)[161]

客观性

……《对真理的认识就是按照客体存在的样子, 即把客体作为不掺杂主观反思的东西来认识》……(第 178 頁)[162]

对客体的  
认识

往下——关于“机械性”的论述非常晦涩, 并且几乎完全是胡说八道。

再往下, 关于化学性, 关于“判断”的阶段等等也是如此。

以《规律》为标题的那一节(第 198—199 頁)[179—180], 并没有提供在这样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上我们可以指望从黑格尔那里得到的东西。奇怪, 为什么把“规律”列入“机械性”?

① 指“黑格尔全集”1834 年柏林德文版第 5 卷的页码。——编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939 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6 卷的页码。——编者注

这种接近是  
非常重要的

在这里,规律这个概念接近于下列的一些概念:“秩序”(Ordnung)、同类型性(Gleichförmigkeit)、必然性、客观整体性的①“灵魂”、“自己运动的原则”。

所有这些都是从下面这个观点出发的:即机械性是精神、概念等等的异在,是灵魂、个性……的异在……看来这是玩空洞的类比的把戏!

注意,在第210頁[190]上碰到“自然必然性”②这个概念——《机械性和化学性,二者都为自然必然性这一概念所包括》……因为在“自然界 = 概念沉沒在外在性中”(哈哈!)

((( 这里我們看到《它》(概念)《沉沒在外在性中》(同上)。 )))

自由和必然性

《已經講过:目的性和机械性的对立,首先就是自由和必然性的最一般的对立。康德在阐述理性的二律背反时,举出了这种形式的对立,并且正是把它作为先驗观念的第三种矛盾举出的。》(第213頁)[193]黑格尔在簡短地重复康德的論据即正题和反题时,指出这些論据是空洞的,并且注意到从康德的議論中得出的是些什么: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er objektiven Totalität.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Naturnotwendigkeit”. ——譯者注



《康德对这个二律背反的解决，正和他对其他二律背反的一般解决一样，这就在于：理性既不能证明这个命题，又不能证明那个命题，因为遵循纯粹经验的自然规律，我们就不能有任何关于事物的可能性的先验地<sup>①</sup>起决定作用的原则；因此，进一步，应当认为它们二者不是客观的命题，而是主观的规则；从一方面来说，我应当经常按照自然界的纯粹机械性的原则来思索自然界的一切事件，但是，这并不妨碍在有条件时按照其他规则即终极原因的原则来判断某些自然形式；似乎这两个只应当供人类理性使用的规则，并不象上述命题那样地相互对立着。——正如上面所说的，在这样的观点下，根本就没有探究哲学兴趣所唯一要求的东西，也就是两个原则之中哪一个本身具有真理；从这种观点来看，究竟应当把这些原则当做客观的、即这里所指的外部存在着的自然规定，还是简单地当做主观认识的规则，这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其实，整个这种认识是主观的，即偶然的，因为由于偶然的原因，它时而采用这个规则，时而采用那个规则，按照它认为哪一个规则适合于这一客体而定，根本不问这些规定本身的真理，无论它们是客体的规定或是认识的规定，都是一样。》

黑格尔反对  
康德（关于自由和必然性的  
看法）

好！<sup>②</sup>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à priori. ——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ien! ——译者注

(第 215—216 頁)[195]

黑格尔:

《对机械性和化学性来说，目的是第三项；它是它们的真理。因为目的自身还处在完整概念的客观性或直接性的范围内，所以它还受到外在性本身的影响，并且同那和它有关的某个客观世界对立着。从这方面来看，在我们所观察的目的的关系（这是外在的关系）中，仍然出现着机械的因果性，一般说来，化学性也应该包括在内，但它是作为从属于这种关系的因果性，作为本身被扬弃了的因果性而出现的。》（第 216—217 頁）[196]

……《由此就显现出客观过程的上述两个形式的从属性；在这两个形式中是无限进步的他物，首先是被设定的对它们来说是外在的概念，即目的；不仅概念是它们的实体，而且外在性对于它们也是本质的、构成它们的規定性的环节。

唯物主义辩证法:

外部世界、自然界的规律，机械规律和化学规律的区分（这是非常重要的），乃是人的有目的活动的基础。

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面向着客观世界，依赖于它，以它来规定自己的活动。

从这方面来看，从人的实践的（有目的的）活动方面来看，世界（自然界）的机械的（和化学的）因果性，似乎是外在的什么东西，似乎是次要的，似乎是隐藏的。

客观过程的两个形式：自然界（机械的和化学的）和人的有目的的活动。这两个形式的关系。人的目的对于自然界最初似乎是不相干的（“其他的”）。人的意识、科学（“概念”）反映自然界的本质、实体，但同时这个意识对于自然界是外在的（不是一下子简单地和自然界符合）。

因此，机械的或化学的技术，由于它的性质在于它是外在地被规定的，所以它本身就是服务于目的关系的，而现在就应当更加详细地考察这种关系。》

(第 217 页)[197]

机械的和化学的技术之所以服务于人的目的，是因为它的性质(实质)就在于：它为外部的条件(自然的规律)所规定。

### ((技术和客观世界。 技术和目的))

……《它》(目的①)《面前有着一个客观的机械的和化学的世界，它的活动和这个世界有关，就象和现存的东西有关一样》……(第 219—220 页)[199]《它之所以还具有某种真正在世界以外的存在，就是因为上述的客观性和它对立着》……(第 220 页)[199]

事实上，人的目的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是以它为前提的，——认定它是现存的、实有的。但是人却以为他的目的是从世界以外拿来的，是不以世界为转移的(“自由”)。

((注意：这一切都在“主观目的”这一节中，注意。))(第 217—221 页)[197—200]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r Zweck. ——译者注

《目的通过手段和客观性相结合,并且在客观性中和自身相结合。》(第 221 頁 [200] “手段”这一节)

黑格尔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

《因为目的是有限的,所以它就具有某种有限的内容;这样一来它就不是某种绝对的东西或某种自身绝对合理的东西。可是手段是推理的外在的中词,而推理是目的的实现;因此在手段中出现合理性本身。这个合理性把自己保存在这个外在的他物中,并且正是通过这个外在性而保存自己。因此,手段是比外在的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锄头比由锄头所造成的、作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贵些。工具保存下来,而直接的享受却是暂时的,并会被遗忘的。人因自己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部自然界的力量,然而就自己的目的来说,他却是服从自然界的。》(第 226 頁) [205]

黑格尔和  
历史唯物主义

注意

Vorbericht, 即书的序言, 注的日期是:

1816 年 7 月 21 日, 紐倫堡。

这是在《实现了的目的》这一节中

历史唯物主义, 是在黑格尔那里处于萌芽状态的天才思想——种子——的一种应用和发展。

《目的性的过程是概念向客观性的转移(原文如此!), 这种概念是明显地作为概念而存在着的》……(第 227 页) [206]

注意

如果黑格尔力求——有时甚至极力和竭尽全力——把人的合目的性的活动归入逻辑的范畴, 说这种活动是“推理”(Schluß), 说主体(人)在逻辑“推理”的“格”中起着某一“项”的作用等等,——那末这全是牵强附会, 不全是游戏。这里有非常深刻的、纯粹唯物主义的内容。要倒过来说: 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各种不同的逻辑的格, 以便这些格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这点应注意。

注意

逻辑的范畴和  
人的实践

《目的的运动现在达到了这点: 外在性的环节不仅被设定在概念中, 概念不仅是应有性和意图, 而且作为具体的整体性是和直接的客观性同一的。》(第 235 页) [213] 在“实现了的目的”这一节末, 在第 2 篇“客观性”末(第 3 章: 目的性), 转向第 3 篇: “观念”。

注意

注意

卓越的地方是: 黑格尔通过人的实践的、合目的性的活动, 接近于作为概念和客

从主观的概念  
和主观的目的  
到客观的真理

体的一致的“观念”，接近于作为真理的观念。极其接近于下述这点：人以自己的实践证明自己的观念、概念、知识、科学的客观正确性。

## 第三篇 观念

### 第3篇《观念》的开端：

《观念是合适的概念、客观真理的东西或真理的东西本身。》(第236页)[214]

一般说来,“逻辑学”第2部(“主观逻辑”)第3篇(“观念”)的导言(全集第5卷第236—

注意 243页[VI, 214—221])以及“哲学全书”中相应的各节(第213—215节),差不多是关于辩证法的最好的阐述。就在这里,可说是特别天才地指明了逻辑和认识论的一致。

“观念”这一用语在普通的意义上被使用着。康德。

《康德再度要求使观念这一用语恢复它的理性概念的意义。——在康德看来,理性概念应当是无条件的东西的概念,而对于现象来说它应当是超验的,因为任何经验的使用都同它不适合。在康德看来,理性概念是用来理解的,理智概念是用来知晓知觉的。——然而实际上,如果后者真正是概念,那末它们就是概念,——理

注意

黑格尔  
反对康德  
反对超验的  
东西意味着  
真理(客观的)  
和经验的区别

好极了! ①

性的理解是通过它們来实现的》……(第 236 頁)[214]

再看一看下面关于康德的論述

把观念当做一种“非现实的”东西,譬如說:  
“这不过是观念而已”,那就是錯誤的。

好极了! ①

《如果思想仅仅是某种主观的和偶然的  
东西,那末它們当然沒有任何更多的价值,但是,它們并不由于这点而逊于暂时的和偶然的现实,因为这些现实除了偶然性的和现象的价值以外,也沒有其他更多的价值。反过来说,如果認為观念之所以沒有真理的价值,是因为它对于现象是超驗的,是因为在感性世界中不能提供任何和它一致的对象,那末这应当說是奇怪的誤解,因为在这里之所以否定观念的客观意义,据說是由于观念正好缺乏那种构成现象即构成客观世界的非真实存在的東西。》(第 237—238 頁)[215]

对于实践观念,康德自己也承認引用經驗来反对观念是庸俗的②;他把观念推崇为至高无上的东西,必須努力使现实符合于这个至高无上的东西。黑格尔繼續写道: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très bien!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pöbelhaft. ——譯者注



《但是，由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果，即观念是概念和客观性的统一，是真理，所以不应当把观念只看做一种目的，一种应当与之接近、然而其自身永远是某种彼岸性的目的；而应当这样看：一切现实的东西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它们自身包含着并且表现着观念。对象，客观的和主观的世界，不仅应当完全和观念吻合，并且它们本身就是概念和实在的吻合；和概念不符合的实在，仅仅是现象，仅仅是主观的、偶然的、随意的，而不是真理。》（第 238 页）[216]

黑格尔反对康德的“彼岸性”①

概念和事物的一致不是主观的

《第一、它》（观念）《是简单的真理，是概念和作为一般东西的客观性的同一……（第 242 页）[219]

……《第二、它是简单概念的自为地存在着的主观性跟与它有区别的客观性的关系；实质上前者是消灭这个区别的趋向……

……《作为这个关系的观念是分化为个体及其无机界的过程，是使无机界重新受主体

观念（要读作：人的认识）是概念和客观性（“一般”）的一致（符合）。这是第一。

第二、观念是自为地存在着（=似乎是独立的）主观性（=人）对有区别（与观念有区别）的客观性的关系……

主观性是消灭这种区别（观念和客体的区别）的趋向。

观念②、认识是（智慧）为了使无机界受主体的支配以及为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Jenseits”。——译者注

② “观念”一词在手稿中已删去。——编者注

支配的过程，是回到最初简单的普遍性的过程。观念与它自身的同一是一个过程；思想既然使现实摆脱无目的的变化的外观并使之澄清为观念，就不应当认为这个现实的真理是僵死的静止，是灰暗的、没有趋向和运动的简单形象，是某个精灵、某个数目或某个抽象的思想；由于概念在观念中获得了自由，观念在自身中也就具有最尖锐的矛盾；观念的静止就是不可动摇性和自信心，由于它们，观念永远产生这种矛盾，永远克服这种矛盾，并且在矛盾中达到和自身的一致》……60

注意

了概括（在无机界的现象中认识一般）而沉入无机界中的过程……

思想和客体的一致是一个过程。思想（=人）不应当认为真理是僵死的静止，是象精灵、数目或抽象的思想那样没有趋向的、没有运动的、惨淡的（灰暗的）简单的图画（形象）。

观念也包含着极强烈的矛盾，静止（对于人的思维来说）就在于坚定性和自信心，由于它们，人永远产生（思想和客体的这个矛盾）和永远克服这个矛盾……

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应当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的。

注意

《观念是……作为认识和

观念是[人的]认识和意图

意志的真和善的观念……  
这个有限認識的和(注意)行动  
(注意)的过程把最初是抽象的  
普遍性变成整体性，因而观念  
就成为完全的客觀性。》(第  
243 頁)[220]

也在“哲学全書”(全集  
第6卷)①中。“哲学全書”第  
213 节(第 385 頁[I, 321])②

……《观念是真理，因为  
真理就是客觀性跟概念的符  
合…… 但是，一切现实的东西，  
只要它們是真理的东西，也  
同样是观念…… 单一的存在  
只不过是观念的某一方面；因  
此，观念还需要其他的现实性，  
这些现实性同样地表现出它們  
是特殊的和外表上独立的存在；  
概念只是在所有现实性的  
总和中以及在它們的相互关系  
中才会实现。孤立的单一的东西，  
是不符合于自己的概念的；

(欲望)…… (暫时的、有限  
的、局限的)認識和行动的过程  
把抽象的概念变成完备的客  
觀性。

单个的存在(对象、現象等  
等)(仅仅)是观念(真理)的一  
个方面。真理还需要现实的其  
他方面，这些方面也只是好象  
独立的和单个的(独自存在着的  
③)。真理只是在它們的总和  
(zusammen)中，以及在它們的  
关系(Beziehung)中才会实现。

① 指“黑格尔全集”1840年柏林德文版第6卷的頁碼。——編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938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1卷的頁碼。——編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esonders für sich bestehende. ——譯者注

它的現有存在的这种局限性构成它的有限性并且导向它的毁灭》……

真理就是由現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們的(相互)关系构成的。概念的关系(=轉化=矛盾)=邏輯的主要内容,并且这些概念(及其关系、轉化、矛盾)是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被表現出来的。事物(現象、世界、自然界)的辯証法創造观念的辯証法,而不是相反。

黑格尔在概念的辯証法中天才地猜测到了事物(現象、世界、自然界)的辯証法并

并应当更通俗地表达这一警言,不要用辯証法这个字眼,大致可以这样說:黑格尔在一切概念的更換、相互依賴中,在它們的对立面的同一中,在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的轉化中,在概念的永恒的更換、运动中,天才地猜测到了的正是事物、自然的这样的关系。

正是猜测到了,再沒有別的。

辯証法是  
什么?

=.....

概念的相互依賴

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相互依賴

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的轉化

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轉化。

概念之間对立的相对性……

概念之間对立面的同一。

=注意

每一概念都处在和其余一切概念的一定关系中、一定联系中

《人们最初所理解的真理就是：我知道某物是如何存在着的。然而这只是对意识而言的真理，或者是形式的真理，——只是正确性而已。（第 213 节第 386 页<sup>[322]</sup>）按照更深的意义来说，真理就是在于客观性和概念的同一……

《坏人是不真实的人，即他的行为不符合于他的概念或他的使命的人。然而，任何一个完全缺乏概念和实在性的同一的东西，都是不可能存在的。甚至坏的和不真实的东西之所以存在，也只是因为它的实在性在某种程度上以某种方式符合于它的概念……

……《凡是配称为哲学的学说，总是以关于某种东西的绝对统一的意识为其基础，而理智对这种东西则只有在其分离的状况下才予以承认》……

《前面所考察的存在和本质的各阶段，正如概念和客观性的各阶段一样，从它们的这种差别上来看，不是某种不动的和以自身为基础的东西，而是辩证的，并且它们的真理只在于这点：它们是观念的各个环节。》（第 387—388 页）

[323]

存在和本质的差别，概念和客观性的差别，是相对的

人对自然界的認識(=“觀念”)的各个环  
节,就是邏輯的范畴。

第6卷第388頁[323—324](第214节):

(观念)真理  
是全面的

《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表达观念。可以把它叫做理性(这是理性概念真正的哲学意义),也可以叫做主体-客体,叫做观念的东西和实在的东西的统一、有限的东西和无限的东西的统一、灵魂和肉体的统一,叫做自身具有自己的现实的可能性,叫做其本性只能当做存在着的本性去理解的东西等等。所有这些說法都是合理的,因为理智的一切关系都包含在观念中,然而是通过它們的无限回复和内部同一而包含在观念中。

《理智能够很容易地指出:所有关于观念的叙述都是内在矛盾的。但是,对于理智的一切論点也可以予以同样的回击,或确切些說,在观念中理智已經遭到了这样的回击;这种回击就是理性的工作,当然它不象理智的工作那样容易。如果理智指出:观念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例如主观的东西只是主观的,而客观的东西則是和它对立的;存在是和概念完全不同的一种东西,因而不能从概念中提取它;有限的东西同样地只是有限的,并且是无限的东西的直接对立面,因而它和无限的东西是不能同一的;

其他一切范畴也是这样，——那末，逻辑却反过来指出相反的情况，这就是：若主观的东西只是主观的，有限的东西只是有限的，无限的东西只是无限的等等，那它们就不具有真理性，就会自相矛盾，并且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这样一来，这个转化和统一——两个极端作为被扬弃的东西，作为某种外观或环节包含在这个统一中——便显示出它们是这些极端的真理。（第388页）[323—324]

《当理智批判观念时，它就陷入双重误会中：第一、观念的极项——随使用什么形式来表达它们——是在观念的统一中，但理智却仍然按那样的意思和规定来理解它们，即认为它们不是包括在观念的具体统一中，而是观念之外的抽象。甚至当它们的关系已经明确地被设定时，它（理智<sup>①</sup>）《还是同样地不理解这种关系；例如理智甚至忽视判断中的系词的性质，系词指明：单一的东西即主词，又同样地不是单一的东西，而是普遍的东西。第二、理智把自己的反思——按照这种反思，和自身同一的观念包含着对它自身的否定、矛盾——看做没有进入观念之中的外在反思。事实上，这并不是理智特有的智慧，而是观念本身即辩证法，这

**注意：**

抽象和对立面的“具体统一”。绝妙的

例子：

最简单而又最清楚

概念的辩证法以及它的唯物主义根源

辩证法不在人的理智中，而在“观念”中即在客观的现实中

**注意**

个别=普遍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r Verstand. ——译者注

“永恒的生命”  
——辯証法

个辯証法永远在分离和区别同一的东西和不同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有限的东西和无限的东西、灵魂和肉体，只是因为如此，观念才是永恒的創造、永恒的生命和永恒的精神》……(第389頁)[324]

第6卷第215节第390頁[325]:

观念是……  
一个过程

《观念實質上是一个过程，观念的同一之所以是概念的絕對的和自由的同一，乃是因为它的同一是絕對的否定性，并因而是辯証的。》

注意这点

因此，思維和存在、有限的东西和无限的东西等等的“統一”这个說法是謬誤的<sup>①</sup>，因为它表达的是“始終靜止的同一”<sup>②</sup>。說有限的东西简单地中和着(“neutralisiert”)无限的东西并且反之亦然<sup>③</sup>，这是不对的。事实上我們所看到的是一个过程。

倘若計算一下……每秒鐘地球上死去十人以上和生出更多的人。“运动”和“瞬間”：抓住它。在每一既定的瞬間……抓住这一瞬間。在简单的机械运动中也是如此(反对切尔諾夫<sup>61</sup>)。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falsch.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ruhig beharrende Identität”.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vice versa. ——譯者注



《观念是个过程，它在自己的发展中通过三个阶段。观念的第一个形式是生命……第二个形式……是作为認識的观念，这种認識又以理論观念和实践观念的双重姿态出現。認識过程的结果是恢复为差別所丰富的統一，这便提供了第三个形式、即绝对观念的形式》……（第391頁）[326]

观念是“真理”（第385頁[320—321]第213节）。观念即真理，作为过程——因为真理是过程——在自己的发展（Entwicklung）中通过三个阶段：（1）生命；（2）認識过程，其中包括人的实践和技术（見前），——（3）绝对观念（即完全真理）的阶段。

生命产生脑。自然界反映在人脑中。人在自己的实践中、在技术中檢驗这些反映的正确性并运用它們，从而也就接近客观真理。

真理是过程。  
人从主观的观念，经过“实践”（和技术），走向客观真理。

## 邏輯学 全集第五卷

### 第三篇 观念 第一章 生命

“按照关于邏輯的通常观念来看”（第5卷

第 244 頁<sup>①</sup>[VI, 221]<sup>②</sup>), 在邏輯中是不談生命問題的。但是, 如果邏輯的對象是真理, 而“真理的本身實質上又包含在認識中<sup>③</sup>”, 那末就不得不論述認識, ——既然談到認識(第 245 頁[222]), 那就應該談到生命。

有時人們在所謂的“純邏輯”之後還提出了“應用”(angewandte)邏輯, 可是那時候……

任何科學都  
是應用邏輯

……《就得把一切科學都包括在邏輯中, 因為每一門科學都要以思想和概念的形式來把握自己的對象, 所以都可以說是應用邏輯。》(第 244 頁)[221]

從客觀世界在人的意識(最初是個體的)中的反映過程和以實踐來檢驗這個意識(反映)的觀點來看, 把生命包括在邏輯中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並且是天才的——參看:

生命是個別  
的主體把自  
己和客觀性  
分隔開來

……《所以生命的最初判斷就是: 生命把自己作為個別的主體而和客觀性分隔開來》……(第 248 頁)[224]

① 指“黑格爾全集”1834 年柏林德文版第 5 卷的頁碼。——編者注

② 指“黑格爾全集”1939 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6 卷的頁碼。——編者注

③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 *wesentlich im Erkennen ist.* ——譯者注

“哲学全书”<sup>①</sup>第216节：身体的各个部分只有在其联系中才是它们本来应当的那样。脱离了身体的手，只是名义上的手（亚里士多德）。

“哲学全书”第219节：……《被生物所征服的无机界之所以能忍受这一点，就是因为自在的无机界和自为的生命是一样的东西。》

倒转过来=纯粹的唯物主义。卓绝、深刻、正确!! 还要**注意**：他证明“自在”和“自为”<sup>②</sup>这两个用语的极度正确和中肯!!!

注意

如果要研究逻辑中主体对客体的关系，那就应当注意具体的主体(=人的生命)在客观环境中存在的一般前提。

分节③：

(1) 作为“活的个体”<sup>③</sup>的生命(A节)

① “黑格尔全集”1840年柏林德文版第6卷；1930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1卷。——编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n sich” и “für sich”。——译者注

③ “黑格尔全集”1834年柏林德文版第5卷第248—262页；193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6卷第224—237页。——编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lebendige Individuum”。——译者注

(2) “生命的过程”

(3) “类的过程”(Gattung), 人的繁殖和向認識的过渡。

(1) “主观的整体性”<sup>①</sup> 和 “漠不关心的”  
“客观性”

(2) 主体和客体的統一

……《有生命之物的这种客观性就是有机体;它是目的的手段和工具》……(第251頁)[227]

黑格尔和“有  
机体的概念”  
的把戏

!!!

其次,把“感受性”(Sensibilität)、“感受刺激性”(Irritabilität)——据说这是和普遍性不同的特殊性!! ——以及“繁殖”“归入”邏輯范畴,这是无聊的把戏。交錯綫、向自然現象的另·一面的轉化都被忘記了。

以及其他等等。疼痛是活的个体中的矛盾的“现实存在”<sup>②</sup>。

黑格尔和“有  
机体”的把戏

还有,人的繁殖……《是他們的》(两个异性个体的)《实现了的同一,是由其分叉反射于自身的类的否定統一》……(第261頁)[236]

黑格尔的  
可笑之处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subjektive Totalität”.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Schmerz ist “eine wirkliche Existenz” des Widerspruchs. ——譯者注

## 邏輯学 全集第五卷

## 第三篇 观念

## 第二章 認識的观念

(第 262—327 頁 [237—295])

……《它的》(概念的①)《实在性一般地是它的現有存在的形式;全部問題就在于对这个形式的規定;根据对形式的規定,有以下的差別:一种情况是概念作为自在的或主观的概念,另一种情况是概念作为向客观性中沉入的、然后向生命观念中沉入的概念。》(第 263 頁) [238]

主觀的意識  
以及它向客  
觀性的沉入

? .....《精神不仅比自然界无限地丰富,而且……概念中对立物的絕對統一构成精神的本質》  
神秘主义! .....(第 264 頁) [238—239]

神秘主义!

黑格尔反对康德:

康德的“自我”②是“思想的先驗的主体”③  
(第 264 頁) [239],《同时按照康德自己的說法,这个自我有着一种不方便的地方,即我們必須常常利用自我来对自我作某种判断》……

(第 265 頁 [240])

? 这就是說,康德的“自我”是一种沒有对認識过程进行具体分析的空洞形式(“自我咀嚼”)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es Begriffs.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Ich”.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als ein transcendentes Subjekt der Gedanken”, ——譯者注

注意：  
康德和休謨  
——怀疑論者

黑格尔从哪  
里看出了休  
謨和康德的  
怀疑論？

不能离开理解  
(認識、具体研  
究等等)的过  
程去理解

《在他的》(=康德的)《对这些規定》(即“以  
往的——康德以前的——形而上学”关于“灵  
魂”的抽象的、片面的規定<sup>①</sup>)《的批判中》，《他》  
(康德)《简单地仿效休謨的怀疑論的方式，即牢  
牢抓住出現在自我意識中的自我，丢掉自我中  
一切經驗的东西，因为应当把自我作为本質，  
作为自在之物来認識；这样一来，除了我思維  
这个現象外，什么也沒有剩下，这个現象伴随着  
一切表象，但关于这个現象我們一无所知。》(第  
266 頁) [240] 井井井

注意

大概黑格尔在这里看出怀疑論是在  
于：休謨和康德沒有把“現象”看做 显现着  
的自在之物，把現象和客觀真理割裂开来，  
怀疑認識的客觀性，把一切經驗的东西<sup>②</sup>  
和自在之物<sup>③</sup> 割裂 (weglassen) 开来 ……  
黑格尔繼續說：

井井井 ……《无疑地，应当同意下面这点：  
当我们还未理解概念，还停留在简单的、不变的  
表象和名称上时，不論关于自我，不論关于任  
何东西，甚至关于概念，我們都一无所知。》(第  
266 頁) [240]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bstrakte einseitige Bestimmungen “der vormaligen  
— докантовской — Metaphysik”.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lles Empirische.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ng an sich. ——譯者注

为了要理解，必須从經驗上开始理解、研究，从經驗升到一般。为了学会游泳，必須鑽到水中。

旧形而上学力图認識真理，因而按真理的标志把对象分为实体和現象（第 269 頁）[243]。康德的批判拒絕研究真理……（第 269 頁）[243]……《但是停留在現象上和停留在普通意識認為不过是表象的东西上，这就是放弃概念和哲学。》（第 269 頁）[244]

康德局限于  
“現象”

A 节：

《真理的觀念。主觀的觀念首先是趋向……因此，趋向有下述的規定性：趋向揚弃自身的主觀性，使自己的还是抽象的实在性变成具体的实在性，并用自己的主觀性所預設的那个世界的內容来充实这个实在性……因为認識是作为目的或作为主觀觀念的觀念，所以对預設为自在地存在着的世界的否定，是第一个否定》……（第 274—275 頁）[243—249]

也就是說，認識的有限性(Endlichkeit)和主觀性、对自在世界的否定是認識的最初的阶段、环节、开端、起头——認識的目的最初是主觀的……

黑格尔反对康德：

康德把·一个方面推崇为绝对

康德的自在之物是绝对的“彼岸的东西”<sup>①</sup>

康德的  
主观主义

《令人奇怪的是，現今》(显然是指康德)《有限性这个方面仍被固持着，并且被认为是認識的绝对关系，似乎有限的东西本身应当是绝对的！从这个观点出发，就把某种玄妙的、成为認識范围之外的自在之物的特性附加在客体上，并且这种自在之物同真理一样，被看做某种对認識說来是绝对彼岸的东西。按照这样的理解，一般思想的規定、范畴、反思的規定，以及形式的概念及其环节，获得了这样一些規定的地位，这些規定并非本身是有限的，而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是有限的，即在和上述空洞的特性即成为自在之物的特性比較时，它們是某种主观的东西；把認識的这种不真实的关系当做真实的，乃是一种謬誤，这种謬誤已成为現今的一般意見。》(第 276 頁)[250]

康德把認識和客体割裂了开来，从而把人的認識(它的范畴、因果性、以及其他等等)的有限的、暫时的、相对的、有条件的性質当做主观主义，而不是当做观念(=自然界本身)的辯証法。

但是認識的进程使認識达到客观真理

……《但是認識应当以自身的运动来解决自己的有限性并从而解决自己的矛盾。》(第 277 頁)[250]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Jenseits”。——譯者注



……《以为对象中似乎没有什么东西不是放进去的，这样来设想分析是片面的。同样，以为所获得的各个规定似乎只是从对象中抽出来的，这种想法也是片面的。大家知道，第一种想法是主观唯心主义所提出的，主观唯心主义在分析中把认识的活动看做纯粹是片面的假定，在这个假定的后面隐藏着自在之物；第二种想法属于所谓的实在论，实在论把主观的概念理解为空洞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从外面把思想的规定接受到自身中的（第280页）[253]。

黑格尔反对主观唯心主义和“实在论”

……《不能把这两个环节彼此分开；具有抽象形式的逻辑的东西（在分析中逻辑的东西以这种形式出现），当然只有在认识中才被提供出来，同样地，反过来说，它不仅是某种被设定的东西，而且也是某种自在地存在着的東西》……（第280页）[253—254]

逻辑的客观性

当逻辑的概念还是“抽象的”，还具有抽象形式的时候，它们是主观的，但同时它们也反映着自在之物。自然界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现象又是本质，既是瞬间又是关系。人的概念就其抽象性、隔离性来说是主观的，可是就整体、过程、总和、趋势、泉源来说却是客观的。

“哲學全書”第225節非常好，在那里“認識”（“理論的”）和“意志”，“實踐活動”被描述為既消滅主觀性的“片面性”，又消滅客觀性的“片面性”的兩個方面、兩個方法、兩個手段。

注意

往下第281—282頁[254—255]關於範疇的相互轉化非常重要(並且是反對康德的，第282頁[255])。

“邏輯學”，全集第5卷第282頁[VI, 255]（下半頁）<sup>①</sup>。

……《康德……從形式邏輯那里剽竊了規定的聯繫，即關係的概念和綜合原則自身，把它們作為現存的东西拿過來；它們的演繹應當是對於自我意識的這個簡單統一向它的這樣一些規定和差別轉化的描寫；可是康德不願費神去指出自己產生自己的概念的這種真正綜合的前進運動。》（第282頁）[255]

康德沒有指出範疇的相互轉化。

第286—287頁[259—260]——當黑格爾再度談到高等數學時（順便表明了他是知道高斯如何解 $X^m - 1 = 0$ 這一方程式

① 列寧的筆記由此轉入新的筆記本。——編者注

的<sup>62</sup>),他又一次談到了微积分,他說:

《数学……直到現在还不能靠自己的力量  
即从数学上来証明那些以这种轉化》(从某数到  
某数的轉化)《为基础的运算,因为这种轉化不  
是数学性質的。》享有发明微分学荣誉的 *Leib-*  
*nitz* ①,用《最不可容許的、既完全不能理解的、  
又非数学的方法》实现了这种轉化……(第 287  
頁)[259—260]

《分析的認識是全部推理的第一个前  
提,——概念对客体的直接关系;所以同一就是  
这样一个規定,認識把它当做自己的規定,因而  
这种認識只抓住現有的东西。而綜合的認識則  
是力求理解現有的东西,也就是說,去掌握处  
在統一中的各規定的多样性。因此,綜合的認  
識是推理的第二个前提,在这个前提中,差別  
的东西本身是相关联的。这样,这种認識的目的  
就是一般的必然性。》(第 288 頁)[260—261]

对于某些科学(如物理学)为了“解释”各  
种“力”等等、为了牵强附会地硬凑事实等等  
而采取的方法,黑格尔做出了如下的聰明的評  
語:

《所謂对于被列为定理的具体材料的說明  
和論証,一部分是同語反复,一部分是对事物真

① 萊布尼茨。——編者注

异常正确  
和深刻

(参看资产  
阶级的政治  
经济学)

反对主观主义  
和片面性

实情况的歪曲，这种歪曲部分地是为了掩盖認識的欺騙，这种認識片面地挑选經驗，惟有这样它才能获得自己的简单的定义和原理；它是这样地消除来自經驗的反駁意見的：它不是从經驗的具体的整体来了解和解释經驗，而是把它作为一个例子，并且从对假說和理論有利的方面去理解和解释它。在具体經驗从屬於預先假說的各規定的情形下，理論的基础就被蒙蔽，它只是从証实理論的这一方面显露出来。》(第315—316頁)[285—286]

实例：

可笑地炫耀陈詞濫調，等等。

这就是說康德  
不理解“有限  
的”辯証法的  
普遍規律嗎？

康德和 *Jacobi*<sup>①</sup> 推翻了旧形而上学(例如 *Wolff*<sup>②</sup> 的形而上学)。康德指出：“严格的論証”会引出二律背反，

《可是，对于和某种有限內容相联系的这个論証的性質本身，他》(康德)《並沒有思考过；其实，前者必定和后者同时垮台。》(第317頁)[287]

綜合的認識也还是不完全的，因为《概念在其对象中或在其实在性中沒有成为与自身的統一…… 由于对象和主觀的概念不相符合，所以在这种認識中观念还没有达到真理。——但

① 雅可比。——編者注

② 沃尔弗。——編者注

是必然性的领域是存在和反思的最高峰；必然性独自转化为概念的自由，内在的同一转而表露自己，这就是概念本身……

……《既然自为的概念现在是自身规定的概念，那末观念就是实践的观念，即行动。》（第319页）[288—289] 下面一节标题为《B：善的观念》。

理论的認識应当提供在必然性中、在全面关系中、在自在自为的<sup>①</sup>矛盾运动中的客体。但是，只有当概念成为在实践意义上的“自为存在”的时候，人的概念才能“最终地”把握、抓住、通晓認識的这个客观真理。也就是说，人的和人类的实践是認識的客观性的验证、准绳。黑格尔的意思是这样的嗎？要回过来再看。

黑格尔  
論实践和認識  
的客观性

为什么从实践、行动只向“善”（das Gute）转化呢？这是狭隘的，片面的！然而有益的东西呢？

毫无疑问，也包括有益的东西。或者，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这也就是“善”？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n-und für-sich. ——譯者注

所有这些都在《認識的观念》这一章(第2章)中——即在向“絕對观念”(第3章)的轉化中——毫无疑問,在黑格尔那里,在分析認識过程中,实践是一个环节,并且也就是向客观的(在黑格尔看来是“絕對的”)真理的过渡。因此,当馬克思把实践的标准列入認識論时,他的观点是直接和黑格尔接近的;见“費尔巴哈論綱”<sup>63</sup>。

### 認識論中的实践:

(第320頁) [289] 《作为主观东西的它》(概念)《仍然具有某种自在的异在的前提;它是想实现自己的趋向,是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想通过自身在客观世界中給自己提供客观性和完成自己。在理論的观念中,主观的概念是作为普遍的和自身沒有规定的东西来和客观世

換句話說<sup>①</sup>:

人的意識不仅反映客觀世界,并且創造客觀世界。

作为主观东西的概念(=人)又以自在的异在(=不以人为轉移的自然界)为前提。这个概念(=人)是想实现自己的趋向,是想在客观世界中通过自己給自己提供客观性和实现(完成)自己的趋向。

在理論的观念中(在理論的領域中),主观的概念(認識?)

<sup>①</sup>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Alias. ——譯者注

界相对立的，它从客观世界中为自己汲取一定的内容和得到充实。可是在实践的观念中，这个概念是作为现实的东西来和现实的东西相对立的；主体在其规定的自在和自为的存在中所固有的对自己的确信，就是对自己的现实性和世界的非现实性的确信；……

……………

……《这种包含在概念中、和概念相等并且自身包括着对个别外部现实性的要求的規定性，就是善。善是带着绝对东西的优点出现的，因为善是概念自己内部的整体性，是客观的东西，这种客观的东西同时具

是作为普遍的和自身没有规定性的东西来和客观世界相对立的，它从客观世界中汲取一定的内容并得到充实。

在实践的观念中（在实践的领域中），这个概念是作为现实的东西（作用着的东西？）来和现实的东西相对立的。

主体『在这里突然代替“概念”』在其自在和自为的存在，即作为规定的主体的存在中所具有的对自己的确信，就是对自己的现实性和世界的非现实性的确信。

这就是說，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

实质：

“善”是“对外部现实性的要求”，这就是說，“善”被理解为人的实践＝要求（1）和外部现实性（2）。

有自由統一和主觀性的形式。

這種觀念比上述認識的觀念更高級，因為這種觀念不僅具有普遍東西的優點，而且具有單純現實東西的優點……（第 320

—321 頁）[290]

……《因此，目的的活動不是為了自己要把某種現存規定接受到自身中和融會這種規定，倒是為了奠定自己本身的規定，並通過揚棄外部世界的各個規定來使自己獲得具有外部現實性形式的實在性》……

（第 321 頁）[290]……

……

……《實現了的善之所以是善，就是因為它已經在主觀的目的中，在自己的觀念中；它的實現使它具有某種外部的存在……（第 322 頁）[291]

實踐高於（理論的）認識，因為實踐不僅有普遍性的優點，並且有直接的現實性的優點。

“目的的活動不是向著自己……

而是為了通過消滅外部世界的規定的（方面、特徵、現象）來獲得外部現實性這種形式的實在性”……

《善的主觀性和有限性就在於它以客觀世界為前提，作為他物的客觀世界走著自己的道路，所以從作為善的前提的客觀世界這方面來說，善的實現本身就會遭到阻礙，甚至會碰到無法解決的問題…… +（第 322—323 頁）[292]



“客观世界”“走着自己的道路”，人的实践面对着这个客观世界，因而目的“实现”就会遇到“困难”，甚至会碰到“无法解决的问题”……

注意

注意

十 ……《这样，善仍然只是某种应有；它自在自为地存在着，可是，作为最后的抽象的直接性的存在，仍然是与善对立的规定的存在，就同某种非存在一样……十十（第 323 页）[292]

善、幸福、好的愿望，依然是主观的应有……

十十 ……《的确，实现了的善的观念是一个绝对的公设，然而只不过是一个公设而已，即被主观性的规定性纠缠住了的绝对的东西。这里仍有两个对立着的世界：一个是纯粹的透彻思想领域中的主观性的王国，另一个是外表多样化的现实领域中的客观性的王国，这种外表多样化的现实性是一个未开发的黑暗王国。和上述的那个绝对目的不调和地对立着的是这种现实性的障碍物，它（绝对目的）造成了不可解决的矛盾，关于这种矛盾的完全展开，在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① 第 453 页及以下各页中有更仔细的研究》……（第 323 页）[292]

两个世界：  
主观的世界和  
客观的世界

① “精神现象学”。——编者注

## 注意

对主观性王国——它是和“客观的”  
“多样化的”现实的“黑暗”相对立的——中的  
“純粹的清彻思想領域”的嘲笑。

……《在后者中》（=在和实践的观念<sup>①</sup>不同的理論的观念<sup>②</sup>中）……《認識知道自己仅仅是領会，是本身沒有規定的、概念和自己的同一，对理論的观念來說，充实起来的，即規定了的自在自为的客观性，是某种 現存的东西，并且是真正存在着的東西——不以主观想象为轉移而存在着的现实。相反地，对实践的观念來說，这个与它对立的，同时作为不可克服的障碍的現實，却具有某种本身是虛无的东西的意义，这种东西应当通过善的目的去获得自己的真實規定和唯一的价值。因此，意志本身之所以会阻碍自己目的的达成，就是因为意志和認識被分隔开来，因为外部现实不为它（意志）保持真实存在着的東西的形式；所以，善的观念只能在真理的观念中得到补充。》（第323—324頁）[292—293]

## 注意

認識……認為在自己面前真實存在着的東西就是不以主觀意見（設想<sup>③</sup>）為轉移的現存的現實。（這是純粹的唯物主義！）  
人的意志、人的實踐，本身之所以會妨礙自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r praktischen Idee.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r theoretischen Idee.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etzen. ——譯者注

已目的的达成……就是因为意志把自己和認識分隔开来，并且不承認外部现实是眞实存在着的東西（是客觀眞理）。必須把認識和实践結合起来。

馬上接着就是：

……《但善的观念通过自身来实现这种轉化》（从眞理的观念到善的观念的轉化，从理論到实践的轉化，反之亦然<sup>①</sup>）。《在行动的推理中，第一个前提就是善的目的和那个现实的直接关系，目的掌握这个现实，而在第二个前提中目的則把它作为外部的手段来反对外部现实。》（第324頁）[293]

“行动的推理”……对黑格尔說来，行动、实践是邏輯的“推理”，邏輯的格。这是对的！当然，这并不是說邏輯的格把人的实践当做它自己的异在（＝絕對唯心主义），相反地，人的实践經過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識中以邏輯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見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質。

第一个前提：善的目的（主觀的目的）对现实（“外部现实”）的关系

第二个前提：外部的手段（工具），（客觀的东西）

注意

注意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vice versa. ——譯者注

第三个前提就是結論：主体和客体的一致，  
对主观观念的檢驗，客观真理  
的标准。

……《善的实现就是中介，这点是跟与它对立的、与它不同的现实相反的，对于善的直接关联和真正实现来说，这个中介实质上是必要的》……（第 325 頁）[294]

……《但是，如果善的目的通过这个》（通过活动）《而仍然沒有实现，那末这就会是概念回复到概念曾具有的关于其活动的观点，从这种观点看来，现实被规定为虛无的但又被假定为实在的；这种回复是向恶无限性的前进，并且唯一地以下面这点作为自己的根据：在上述抽象实在的揚弃中，这个揚弃也直接地被忘記了；或者忘記了这样的事实，即这个实在，相反地，已經被假定为本身是虛无的、非客观的现实。》（第 325 頁）[294]

（人的活动的）目的未完成的原因  
（Grund）是：把实在当做不存在的东西  
（nichtig），不承認它（实在）的客观现实。

《因为外部现实通过客观概念的活动变化着，并且它的规定也因而被揚弃，所以，正因为这样，它失去了仅仅显现着的实在性、外

在可规定性和虚无性这样一些性质，从而被  
认为是自在和自为存在着的现实……(第326  
頁) [295]十

注意

人给自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画；  
他的活动改变外部现实，消灭它的规  
定性(=变更它的这些或那些方面、  
质)，这样，也就去掉了它的假象、外在  
性和虚无性的特点，使它成为自在自  
为地存在着的(=客观真实的)现实。

注意

十 ……《这样便完全扬弃了上述的假定，也就  
是扬弃了作为某种仅仅是主观的和按其内容  
来说是有限目的的善的规定，扬弃了还只是通  
过主观活动使有限目的实现的必然性，扬弃了  
这个活动本身。结果中介自己把自己扬弃；结  
果是直接性，这个直接性不是假定的恢复，相反  
地，是它的扬弃。因此，自在自为地被规定的概  
念的观念不仅已经设定在行动着的主体中，而  
且也作为某种直接的现实而设定下来，并且相  
反地，这个直接的现实，如同在认识中一样，也被  
设定为真实存在着的客观性。》(第326頁) [295]

行动的结果是对主观认识的检验  
和真实存在着的客观性的标准。

……《从而在这个结果中，认识被恢复并

且和实践的观念结合起来，预先找到的现实同时被规定为实现了的绝对目的；然而并不象在探索的认识中那样，仅仅被规定为没有概念的主观性的客观世界，而是被规定为这样的客观世界，它的内在的根据和现实的存在就是概念。这是绝对观念。》（第327页）<sup>[295]</sup>。（第2章完，转到第3章：《绝对观念》。）

### 第3章《绝对观念》（第327页）<sup>[296]</sup>

……《绝对观念，原来就是理论观念和实践观念的同一，其中每一方自己单独说来都还是片面的》……（第327页）<sup>[296]</sup>

理论观念(认识)和实践的统一——要注意这点——这个统一正是在认识论中，因为“绝对观念”（而观念=“客观真理的东西”<sup>①</sup>）是在总和中得出来的[全集第5卷第236页]<sup>[VI, 214]</sup>

现在还待考察的已不是内容<sup>②</sup>，而是……《它的形式的普遍性——即方法》（第229页）<sup>[298]</sup>。

《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种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相反地，在真理的认识中，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objektive Wahre”。——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Inhalt。——译者注

方法不仅是許多已知规定的集合，而且是概念的自在和自为的规定性，这种概念之所以是中名词》（逻辑推理的格中的中项），《只是因为它同样也有客观东西的意义》……（第 331 页）

[299—300]

……《相反地，绝对的方法》（即认识客观真理的方法）《不是作为外在的反思出现的，而是从它的对象自身中采取规定的东西，因为这个方法本身就是对象的内在原则和灵魂。这就是柏拉图对认识的要求，也就是说，要观察事物的本身，一方面要从事物的普遍性去观察，另一方面也不要脱离事物而偏向一个方面，不要抓住次要的情况、实例和对比，而是要唯一地注意这些事物，并且把它们的内在的东西导入意识》……（第 335—336 页）[303]

这种“绝对认识”的方法是分析的……“但同时也是综合的”①……（第 336 页）[303—304]

“Dieses so sehr synthetische als analytische Moment des Urteils<sub>1</sub> wodurch das anfängliche Allgemeine aus ihm selbst als das Andere seiner sich bestimmt, ist das dialektische zu nennen”…（第 336 页）[304]（十见下页）②

辩证法的  
规定之一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ЭТОТ МОМЕНТ “des absoluten Erkennens” ist *analitisch*, … “aber ebenso sehr *synthetisch*”. ——译者注

② 在手稿中从括弧开始有一个箭头指着手稿下一页的一段“辩证法是……”（见本书第 240 页）。——编者注

“这个既是分析的又是綜合的 判断 的  
环节，——由于它(环节)，那最初的普遍性  
[一般概念]从自身中把自己規定为对自  
己的他者，——应当叫做辯証法的环节。”

規定不是明确的!!!

(1)从概念自身而来的概念的規定 [应当  
从事物的关系和它的发展去观察事物 本 身]；

(2)事物本身中的矛盾性(自己的他者<sup>①</sup>)，  
一切現象中的矛盾的力量和傾向；

(3)分析和綜合的結合。

大概这些就是辯証法的要素。

或者可以較詳細地把这些要素表述如下：

辯 証 法 的 要 素

(1)观察的 客 觀 性 (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論，  
而是自在之物本身)。

×

(2)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 关 系 的  
全部总和。

(3)这个事物(或現象)的 发 展、它自身的运动、  
它自身的生命。

(4)这个事物中的內在矛盾的 傾 向 (和方面)。

井

(5)事物(現象等等)是 对 立 面 的总和 与 統 一。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Andere seiner. ——譯者注







- (6) 这些对立面、矛盾的趋向等等的斗争或展开。
- (7) 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
- (8) 每个事物(现象等等)的关系不仅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个事物(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
- (9) 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转化。
- (10) 揭露新的方面、关系等等的无限过程。
- (11) 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
- (12) 从并存到因果性以及从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一个形式到另一个更深刻更一般的形式。
- (13) 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并且
- (14) 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否定的否定)。
- (15) 内容和形式以及形式和内容的斗争。抛弃形式、改造内容。
- (16) 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转化。((15 和 16 是 9 的实例))

可以把辯証法簡要地確定為關於對立面的統一的學說。這樣就會抓住辯証法的核心，可是這需要說明和發揮。

十（續前。見上頁①）

柏拉圖和  
辯証法

……《辯証法是古代科學之一，它在近代哲學家的形而上學[這裡很清楚——認識論和邏輯]中以及一般地在古代和近代的流行的哲學中最不受重視》……（第 336 頁）[304] 關於柏拉圖，據說第歐根尼·拉爾修曾經說過：柏拉圖是辯証法、即第三哲學的創始者（猶如泰勒斯是自然哲學的創始者，蘇格拉底是道德哲學的創始者一樣），可是那些特別高嚷柏拉圖的功績的人們却极少考慮到這個功績……

辯証法的  
客觀性……

……《人們常常把辯証法看做一種技藝，好象它是基於某種主觀的才能，而不是屬於概念的客觀性》……（第 336—337 頁）[304] 康德的重要功績是重新提出辯証法，承認它是“理性的必然的”（特性）（第 337 頁）[304]，但是（辯証法的運用）結果必定是（和康德主義）“相反的”。見下面。

往下是關於辯証法的非常有意思的、明白的、重要的概述：

① 見本書第 237 頁。——編者注

……《辩证法除开通常被设想成一种偶然的东西外，它具有那种更为详尽的形式，因而对于任何对象，如世界、运动、点等等，都能指明其固有的某种规定来，例如（按照以上所举出的诸对象的次序），空间或时间中的有限性、在这个地方的存在、对空间的绝对否定等等；但是，其次，它同样也必然具有相反的规定，例如空间和时间的无限性、在这个地方的非存在、对空间的关系，因而具有的空间性。古代埃利亚学派主要是运用它的辩证法来反对运动，柏拉图则常常运用自己的辩证法来反对当时的观念和见解，特别是反对诡辩学派，但是也反对纯粹的范畴和反思的规定；晚期的流行的怀疑论不仅把辩证法推广到直接的所谓意识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的规则上，并且还把它推广到一切科学的概念上。但是从这种辩证法中所得出的结论，一般地是公认的论断的矛盾性和虚无性。但是这样的结果可以有双重含义：一种是客观的含义，即这样自相矛盾的对象自身，扬弃并消灭自己；例如埃利亚派的结论就是这样，按照这个结论，世界、运动、点等等的真理性便被否定了；另一种是主观的含义，按照这个含义，认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后一个结论或者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个辩证法本身在玩某种虚假的外观的把戏。所谓人的常识的普通观

来自辩证法  
的历史

怀疑论  
在辩证法历史  
上的作用

辩证法被認為  
是把戏

|| 点就是如此,这种常識坚持着感性的明显性以及通常的觀念和言論》……(第 337—338 頁)

[304—305]

|| 例如犬儒第欧根尼<sup>64</sup>,用步行来証明运动,“庸俗的反駁”<sup>①</sup>(第 338 頁)[305—306],——黑格尔說。

康德主义=  
(也是)怀疑論

||| ……《或者,关于辯証法是主觀而毫无价值的这个結論,并不涉及辯証法自身,而倒是涉及它所反对的認識,也就是涉及在怀疑論意义上、同样地在康德哲学意义上来反对的一般認識。》(第 338 頁)[306]

||| ……《这里主要的成見就在于:好象辯証法只具有否定的結果。》(第 338 頁)[306]

||| 同时还說什么康德的功績就是把注意力放在辯証法上,放在对“思想的規定本身”<sup>②</sup>的研究上。(第 339 頁)[306]

这是对的!  
表象和思想,  
二者的发展,  
而不是什么  
別的<sup>③</sup>

||| 《凡是沒有思維和概念的对象,就是一种表象或者甚至只是一种名称;只有在思維和概念的規定中,对象才是它本来的那样》……

对象表現自己  
是辯証的

||| ……《因此,如果某一对象或認識按其自身的性質或由于某种外部联系而被发现是辯証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ine pöbelhafte Widerlegung”.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r Denkbestimmungen an und für sich”.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nil aliud. ——譯者注

的，那就不能认为这是这一对象或认识的罪过》……

……《因此，凡被认为是固定东西的一切对立面，如有限和无限、个别和一般，都不是由于什么外部联系而成为矛盾的，相反地，正象对它们本性的考察所表明的，它们本身就是一种转化》……（第 339 页）[307]

《这就是上面所指出的那个观点，按照这个  
井  
观点，某种按其本身来说是普遍的第一个东西，就是它自身的他物》……（第 340 页）[307]

……《但是这个他物在本质上不是空洞的否定的，不是那被当做辩证法的通常结果的无，而是第一个东西的他物，是直接东西的否定；因而，它被规定为间接物，一般说来在其内部包含着第一个东西的规定。所以，第一个东西本质上也潜藏和保存在他物之中。保持肯定的东西于它的否定的东西中，保持前提的内容于它的结果中，这就是理性认识中的最重要的东西；同时只须最简单的思考一下就足以确信这个要求的绝对真理和必然性，至于谈到用以证明这一点的实例，那末全部逻辑都是由它们组成的。》（第 340 页）[307—308]

概念不是  
不动的，而就  
其本身，就其  
本性来讲＝  
＝轉化  
井  
第一个一般的  
概念（也＝第  
一次遇到的  
任何一般的  
概念）

这对于辩证法  
的理解是非常  
重要的



辯証法的特征的和本質的東西並不是單純的否定，並不是任意的否定，並不是懷疑的否定、動搖、疑惑（當然，辯証法自身包含着否定的因素，並且這是它的最重要的因素），並不是這些，而是作為聯繫環節、作為發展環節的否定，是保持肯定的東西的、即沒有任何動搖、沒有任何折衷的否定。

一般說來，辯証法就在於否定第一個論點，用第二個論點去代替它（就在於前者轉化為後者，在於指出前者和後者之間的聯繫等等）。後者可以成為前者的賓詞——

——《例如有限是無限，一是多，單一是普遍》……（第 341 頁）[308]

“自在”=潛在，尚未發展，尚未展開

……《因為最初的東西或直接的東西是自在的概念，因而也只是自在的否定東西，所以，後者的辯証環節就在於：自在地包含在它之中的差別奠定在它的內部。相反地，第二個東西本身則是某種被規定的東西、差別或關係；因此，它的辯証環節就在於奠定它所包含的統一》……——（第 341—342 頁）[309]

（對於簡單的和最初的“第一個”肯定的論斷、論點等等，“辯証的環節”，即科學的考察，要求指出差別、聯繫、轉化。否則，簡單的、肯定



的論断就是不完整的、无生命的、僵死的。对于“第二个”否定的論点，“辯証的环节”要求指出“統一”，也就是指出否定的东西和肯定的东西的联系，指出这个肯定的东西存在于否定的东西之中。从肯定到否定——从否定到与肯定的东西的“統一”，——否則，辯証法就要成为空洞的否定，成为游戏或怀疑論。）

……——《因此，如果否定的东西、規定的东西、关系、判断以及这第二个环节所指的一切規定，其本身已經不是矛盾的和辯証的，那末这只是由于思維的缺陷，由于沒有把自己的思想綜合起来。因为材料——在一个关系中对立的各个規定——已經 奠立 并且摆在思維的面前。但是形式的思維把同一奉为規律，把它面前的矛盾内容貶到表象的領域中，貶到空間和時間中，而在空間和時間中，矛盾的东西 各不相連地 保持着并存和連續的状态，并且就这样地 互不接触地 出現在意識面前。》（第 342 頁）[309]

注意

（对象）“互不接触地出現在意識面前”——这就是反辯証法的实質。似乎就在这里黑格尔露出了唯心主义的馬脚，——時間和空間（和表象联系着）被列入比思維低級的东西之中。虽然，在一定意义上表象的确是較低級的。实質在于：思維应当把

握住运动着的全部“表象”，为此，思维就必须是辩证的。表象比思维更接近于实在吗？又是又不是。表象不能把握整个运动，例如它不能把握秒速为30万公里的运动，而思维则能够把握而且应当把握。从表象中取得的思维，也反映实在；时间是客观实在的存在形式。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是在这里，即在时间的概念中（而不是在表象对思维的关系中）。

……《关于这点，它<sup>①</sup>为自己制定了一个确定的原则：矛盾是不可思议的；而实际上，矛盾的思维乃是概念的本质因素。形式的思维事实上也思考到矛盾，但它立即把视线移开，并按上述的见解》（即矛盾是不可思议的这句格言）《躲开矛盾，而且只抽象地加以否定。》（第342页）[309]

辩证法的精华

真理的标准

《刚才考察过的否定性，形成概念运动中的转折点。这个否定性是自身的否定关系的一个单纯之点，是一切活动的内在泉源，是生命的和精神的自己运动的内在泉源，是辩证法的灵魂，而所有真理的东西本身都含有这种辩证法的灵魂，并且只有通过它才是真理，因为概念和实

① 即形式的思维。——编者注

在之间的对立的扬弃，以及作为真理的那个统一，完全是以这个主观性为基础的。——第二  
 个否定，即我们达到了的否定的否定，是上述的矛盾的扬弃，可是这种扬弃，和矛盾一样，不是某种外在反思的作用；而是生命和精神的 最隐蔽的最客观的环节，由于它，才有主体、自由的人格。》(第 342—343 页)[309—310]

|| (概念和实在)  
 的统一

这里重要的是：(1)辩证法的特征：  
 自己运动、活动的泉源、生命和精神的运动；主体(人)的概念和实在的一致；  
 (2)最高程度的客观主义(“最客观的环节”①)。

这个否定的否定是第三项，黑格尔说(第 343 页)[310]：《如果一般地愿意计算的话》，也可以把它当做第四项(Quadruplicität②)(第 344 页)[311]，前面再算上两个否定：“简单的”(或“形式的”)否定和“绝对的”否定。(第 343 页末)[310—311]

我不明了这种差别，绝对的东西不是等于更具体的东西吗？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r objektivste Moment”。——译者注

② 四分法。——编者注

**注意：**

辯証法的“三分法”是它的外在的表面的方面

《虽然，这个統一同方法的整个形式——三分法一样，只是認識方式的一个完全表面的外在的方面。》(第 344 頁)[311]

——但又說：仅就它(虽然是沒有概念的①)被指出这点來說，已經是“康德哲学的无限功績了”。

黑格尔无情地斥責形式主义，痛罵玩弄辯証法的把戏的无聊、空洞。

《的确，形式主义也掌握了三分法，并且保持了它的空洞的公式。但是，現代哲学上所謂的构成仅仅就在于：到处乱塞这个沒有概念和內在規定的形式的公式，并用它来建立外部秩序；这个构成的肤浅、无聊和空洞就使得这个形式枯燥无味，并弄得它声名狼藉。然而，它还会由于这种运用的庸俗性而丧失自己的内在价值，对于理性东西的形象因而被发现这一点仍然應該給予很高的評價，尽管这个形象还没有达到概念的地步。》(第 344—345 頁)[311]

否定的否定的結果，这个第三項不是……

《靜止的第三項，而正是》(对立面的)

《統一，这种統一是以自身为中介的运动和活动》……(第 345 頁)[312]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ohne Begriff. ——譯者注

向“第三項”即合題的辯證轉化的結果是新前提，是論斷等等，这个新前提又成为进一步分析的泉源。但是在这个新前提即“第三”阶段中，已經包含着認識的“內容”（“認識內容的本身进入了考察的范围”<sup>①</sup>）——于是方法就扩展为体系（第346頁）[313]。

一切推論、一切分析的开端，——这第一个前提，好象現在已經是不确定的、“不完全的”了，于是就产生了論証它、“引伸”（ableiten）（第347頁）[313]它的要求，結果便是：

《这似乎是对无限的、向后的倒退加以論証和引伸》（第347頁）[313—314]——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来，新的前提在向前推进……

……《認識是从內容进展到內容。首先这个前进运动的特征就是：它从一些简单的規定性开始，而在这些規定性之后的規定性就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具体。因为結果包含着自己的开端，而开端的运动用某种新的規定性丰富了它。普遍的东西构成基础；因此，不应当把前进的运动看做从某一他物到另一他物的流动。絕對方法中的概念保存在自己的异在中，普遍的东西保存在自己的单独的东西中，保存在判断和实在中；在繼續規定的每一个阶段上，普遍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r Inhalt des Erkennens als solcher in den Kreis der Betrachtung eintritt”。——譯者注

的东西不断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內容，它不仅沒有因其辯証的前进运动而喪失了什么，丟下了什么，而且还帶着一切收获物，使自己的內部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第 349 頁)[315]

(这一段話对于什么是辯証法这个問題，)非常不坏地做了某种总结。

但是，扩展也要求深化(“进入自身”<sup>①</sup>)，《而且更大的扩展同样也是更高度的紧凑》(第 349 頁)[316]。

注意 这点：  
最具体的和  
最主觀的是  
最丰富的

《因此，最丰富的是最具体的和最主觀的。那种使自己回复到最單純的深处的东西，是最强有力的和最优越的。》(第 349 頁)[316]

《正因为这样，前进的运动每向前一步，每一个繼續的規定，都是同沒有規定的开端越离越远，但同时又是越来越近地向开端返回，因而最初看来可能是相异的东西——如退后論証开端，以及向前繼續規定它——都是汇合为一的，都是同一的。》(第 350 頁)[316]

不可漠視<sup>②</sup>这个沒有規定的开端：

注意：  
黑格尔反对  
康德

……《不應該用这样的理由做借口：似乎它》(开端)《只能被当做預定的和假設的。凡是可以用来反駁开端的理由，——例如說人的認識是有限的，在着手研究問題之前需要批判地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In-sich-gehen”。——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prezieren。——譯者注

检查認識的工具，——也都是些前提，这些前提，作为具体規定來說，要求得到中介和根据。因而它們在形式上沒有任何比它們所反对的那个始自对象的 开端 更优越的地方，倒是自己就其具体内容來說需要論証，正因为这样，相反地，应当把这样的想法——即似乎對它們应当比對任何其他东西更多地注意——当做空洞的奢望。它們的内容是不真实的，因為它們把有限的和不真实的認識，即某种有局限性的、被規定为對自己的内容來說形式和工具的認識，变为某种确定不移的和絕對的东西；这个不真实的認識本身也同样是形式，是后退的論証。——不过，因为开端只是开端，所以真理的方法也認為它是不完滿的，但是同时又把这个不完滿的东西一般地認為是必然的东西，因为真理不外是通过直接性的否定性而回到自身的》……(第 350—351 頁)[316—317]

……《由于上述的方法的性質，科学是一种自身封閉的 圓圈，这个圓圈的末端通过中介而同这个圓圈的开端，即簡單的根据連接在一起；同时这个圓圈是 圓圈的圓圈…… 这一鍊条的各环节便是各門科学》……(第 351 頁)[318]

《方法是仅仅和自身相关的純粹概念，因此，它是和自身的簡單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存在。但是方法現在也同样是 充实的 存在，是把

反对康德  
(对的)

科学是  
圓圈的圓圈

注意：  
辯証方法和  
“充实的存

在”①、即充滿內容的和具體的存在的联系

握自身的概念，是作為具體的並且十分緊湊的整體的存在》……（第 352 頁）[318]

……《第二、這個觀念》（（絕對認識的觀念②））《還是邏輯的觀念，它被束縛在純粹的思想中，它還只是神的概念的科學。不錯，它的有系統的發展本身就是一種實現，但是這種實現還是包含在這個領域內的。因此，認識的純粹觀念便被關閉在主觀性中，唯其如此，所以它是揚棄主觀性的趨向，並且作為最後結果的純粹真理，也就會成為其他某個領域和科學的開端。在這裡只須要提一下這個轉化。

從觀念轉化到自然界……

《正是因為觀念把自己當做純粹概念與其實在性的絕對統一，從而把自己列入存在的直接性，所以作為具有這個形式的整體來說的觀念就是自然界。》（第 352—353 頁）[318—319]

### 注意：

小邏輯（“哲學全書”第 244 節，即第 414 頁③ [344]④ 的

“邏輯學”最後一頁即第 353 頁[319]上的這句話，是妙不可言的。邏輯觀念向自然界的轉化。唯物主義近在咫尺。恩格斯說得對<sup>65</sup>，黑格爾的體系是顛倒過來的唯物主義。這不是

①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erfülltes Sein”。——譯者注

②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die Idee des absoluten Erkennens。——譯者注

③ 指“黑格爾全集”1840 年柏林德文版第 6 卷的頁碼。——編者注

④ 指“黑格爾全集”1930 年莫斯科—列寧格勒俄文版第 1 卷的頁碼。——編者注



“逻辑学”的最后一句话,不过,往下直到这一頁的末尾都是不重要的。

“逻辑学”完。1914年12月17日。

附释①), 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存在着的观念就是自然界。”②

极妙的是: 关于“绝对观念”的整整一章, 几乎沒有一句話講到神(仅仅有一次偶然漏出了“神的”“概念”), 此外——注意这点——几乎沒有專門把唯心主义包括在內, 而是把辨証的方法作为自己主要的对象。黑格尔逻辑学的总结 and 概要、最高成就和实质, 就是辨証的方法, ——这是絕妙的。还有一点: 在黑格尔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 唯心主义最少, 唯物主义最多。“矛盾”, 然而事实!

注意

第6卷第399頁③[L, 332—333]④

“哲学全書”第227节——卓絕地叙述了分析的方法(“分解”“現存的具体的”現象——“賦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Zusatz.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iese seiende Idee aber ist die Natur”. ——譯者注

③ 指“黑格尔全集”1840年柏林德文版第6卷的頁碼。——編者注

④ 指“黑格尔全集”1930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1卷的頁碼。——編者注

**注意：**  
“类或力  
和規律”  
(类 = 規律!)

予”現象的各个方面以“抽象的形式”并且“分出”——“类或力和規律”<sup>①</sup>第 398 頁[332]和它的应用：

应用分析的方法还是应用綜合的方法，这决不是（如通常所說的<sup>②</sup>）“我們随心所欲的事”<sup>③</sup>（第 398 頁）[332]，——这取决于“那些必須認識的对象本身，这是这些对象的形式”<sup>④</sup>（第 399 頁）[332]。

洛克和經驗論者主张分析的观点。并且常常說：《認識一般地不能有更多的作为了。》（第 398 頁）[332]。

非常正确！  
参看馬克思在  
“資本論”第 1  
卷第 5 章注释  
2 中的引語<sup>66</sup>

《但是立刻就可以弄明白，这是对事物的歪曲，并且那种願意如实地考察事物的認識，就会因此而自相矛盾。》例如化学家用一块肉做“实验”<sup>⑤</sup>，发现了氮、碳等等。《但是这些抽象物質已經不再是肉了。》

定义可能有許多，因为对象有許多方面：

《被下定义的对象愈丰富，也就是說，它可以供考察的不同方面愈多，那末根据这些方面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herausheben”——“die Gattung oder die Kraft und das Gesetz”.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man pflegt zu sprechen.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ache unseres Belicbens”. ——譯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s ist die Form der zu erkennenden Gegenstände selbst, von welcher es abhängt”. ——譯者注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martert”. ——譯者注

所下的定义可能就有愈大的区别。》(第 400 頁 [334]第 229 节)——例如关于生命、国家等等的定义。

Spinoza 和 Schelling<sup>①</sup> 在自己的定义中提出了許多“思辨的东西”(大概黑格尔在这里是在好的意义上使用这个字眼的),然而却是《以简单的断言的形式》提出的。哲学应当証明和推論一切,而不应当局限于下定义。

分类(Einteilung)应当是《自然的,而不是純粹人为的即任意的》(第 401 頁)[334]。

第 403—404 頁[336]——狠狠地反对“构成”和在构成上所玩弄的“把戏”,問題是在于概念、“观念”、“概念和客観性的統一”<sup>②</sup>……(第 403 頁)[336]

在小哲学全書第 233 节中,(b)章标题是“意志”<sup>③</sup>(这在大邏輯中是“善的观念”<sup>④</sup>)。

活动是“矛盾”——目的是现实的和非现实的、可能的和不……等等。

《在形式上,这个矛盾的消除在于:活动揚弃目的的主観性,并因此也揚弃客観性,揚弃使这二者成为有限的那种对立,活动不仅揚弃这

① 斯宾諾莎和謝林。——編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Begriff, "Idee", "Einheit des Begriffs und der Objektivität".——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as Wollen*.——譯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ie Idee des Guten".——譯者注

个主观性的片面性,并且根本揚弃主观性。》(第406頁)[338]

康德和費希特的观点(特別在道德哲学中)是目的的观点,是主观应有(第407頁)[338—339](与客观沒有联系的应有)的观点……

黑格尔在講到絕對观念时,嘲笑(第6卷第237节第409頁[340])关于它的“夸夸其談”,好象一切都显露在絕對观念中,并且他指出:

《絕對观念》……是……《普遍的;但是这个普遍不单单是和作为某种他物的全部特殊内容相对立的(原文如此!)抽象形式,而是一种絕對的形式,所有的規定、这个形式所奠定的全部充实的内容,都要回复到这个絕對的形式中。在这方面,可以把絕對观念比做老人,老人講的那些宗教真理,小孩也能說,可是对于老人來說,这些宗教真理包含着他的全部生活的意义。小孩也懂宗教的内容,可是对小孩來說,这种宗教内容的意义只是这样一种东西,即全部生活和整个世界都还在它之外。》(第409頁)[340—341]

……《意义在于全部运动》……(第237节第409頁[341])

《内容是观念的生动发展》……《以上考察过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絕對东西的一种形象,

好极了!①  
絕妙的比較!  
应当拿一切抽象的真理来代替庸俗的宗教

妙极了!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très bien! ——譯者注

但首先是在有限意义上的形象》……（第410頁）[341]

第238节附释：

《哲学方法是綜合的同时又是分析的；但这决不是說，有限認識的这两个方法并列于哲学方法中或简单地交替着，而是这样的：它們二者以被揚弃的形式包含在哲学方法中，而哲学方法在自己的每个运动中，同时既起分析的作用，又起綜合的作用。哲学思維起分析的作用，因为它仅仅感受自己的对象——观念，讓它无障碍地活动，并且似乎只注視着它的运动和发展。所以哲学活动完全是被动的。但同时哲学思維也是綜合的，并表現自己是概念本身的活动。哲学方法要想达到这点，就須要放弃那些偶然的个别的假設，并放弃那些經常企图表現出来的特殊意見》……（第411頁）[342]

（第248节第413頁[344]）……《可見方法不是外在形式，而是內容的灵魂和概念》……

（“哲学全書”的終結，見前面頁側从“邏輯学”終結处所摘录的話①。）

好极了！

非常好！（而且非常形象）

① 見本書第252—253頁。——編者注

### ЗАМЕТКИ ПО РЕЦЕНЗИЯМ НА РАБОТЫ О «ЛОГИКЕ» ГЕГЕЛЯ

Preußische Jahrbücher (Bd. 151) 1913, März, статья Dr. Ferd. J. *Schmidt'a*: „Hegel und Marx“. Автор воспекает поворот к Гегелю, ругает „теоретико-познавательную схоластику“, цитирует неогегельянцев *Constantin Rössler* и *Adolf Lasson* (из Preußische Jahrbücher) и по поводу книги *Plenge* высказывается так, что-де Маркс не понял знач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и“ как синтеза. Заслуга, Marx'a—организовать рабочих—велика, но... односторонняя.

NB

Образец „либерального“ (вернее буржуазного, рабочелюбивого, ибо автор, вероятно, консерватор) кастрирования Marx'a.

*Mc Taggart Ellis Mc Taggart*: „Studies in the Hegelian Dialectic“. Cambridge. 1896. (259 pp.) Рецензия в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Bd. 119 (1902), S. 185 — — — де, знаток философии Гегеля, защищает-де ее от Seth, Balfour, Lotze, Trendelenburg и др. (автор, Таггарт, видимо, архи-идеалист).

## 关于論述黑格尔“邏輯学”的 各家著作的書評的札記<sup>67</sup>

《普魯士年鑑》<sup>68</sup> (第 151 卷) 1913 年 3 月, 斐·雅·施米特 博士的論文: 《黑格尔和馬克思》。作者贊揚向黑格尔的轉變, 責罵“認識論的經院哲学”, 引証(《普魯士年鑑》中)新黑格尔主义者康斯坦丁·律斯勒和阿道夫·拉松的話, 并就普連厄的著作发表了下述意見: 馬克思不懂得“民族思想”这个合題的意义。馬克思在組織工人方面的功績是巨大的, 然而……是片面的。

对馬克思进行“自由主义的”(更正确些說是资产阶级的、“爱护工人的”, 因为作者大概是保守分子)歪曲的范例。

注意

馬克-塔加尔特·爱里斯·馬克-塔加尔特: 《黑格尔辯証法研究》1896 年剑桥版 (共 259 頁)。書評載于《哲学杂志》<sup>69</sup> 第 119 卷 (1902 年) 第 185 頁——据說他是黑格尔哲学通, 他維護黑格尔的哲学, 回击賽瑟、巴尔福、洛采、特倫德倫堡等人的攻訐 (看来作者塔加尔特是极端的唯心主义者)。

---

*Emil Hammacher*: Die Bedeutung der Philosophie Hegels. (92 SS.) 1911. Leipzig.

Рецензия в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Bd. 148 (1912), p. 95. Есть-де недурные замечания о „повторении послекантовского идеализма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что-де Виндельбанд агностик (96 p.) etc., но-де „абсолютный идеализм“ Гегеля автор совсем не понял, впрочем как и Риль, Дильтей и пр. „звезды“. Взятся-де за дело не своих сил.

---

Andrew Seth: The development from Kant to Hegel with chapters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London, 1882. Рецензия в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Bd. 83, S. 145 (1883).

Автор-де защищает Гегеля против Канта. (Хвалебно в общем.)

---

*Stirling*: „Secret of Hegel“. Рецензия там же, Bd. 53 (1868), p. 268. Автор-де необычайно горячий поклонник Гегеля, разъясняет его для англичан.

---

Bertrando Spaventa: „Da Socrate a Hegel“. Bari, 1905. (432 pp. 4,50 Lire). Рецензия *ibid.*, Bd. 129 (1906)—это-де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ежду прочим о Гегеле, коего Спавента верный сторонник.

---



艾米尔·哈马赫：《黑格尔哲学的意义》（共92页）1911年莱比锡版。

书评载于《哲学杂志》第148卷（1912年）第95页。书评说：关于“康德之后的唯心主义在目前的重现”的意见是不错的，文德尔班是不可知论者（第96页）等等；但作者也象黎尔、狄尔泰以及其他“名流”一样，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是根本不懂得的，他承担了自己不能胜任的工作。

安德鲁·赛瑟：《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包括有关宗教哲学的篇章》1882年伦敦版。（书评载于《哲学杂志》第83卷第145页）（1883年）

据说作者为维护黑格尔而反对康德。（总的说来是赞扬的。）

斯梯林：《黑格尔的秘密》。书评载于上述杂志第53卷（1868年）第268页。作者异常热烈地崇拜黑格尔，他向英国人阐述黑格尔的学说。

贝尔特兰多·斯巴芬达：《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1905年巴利版（共432页，定价4.50里拉）。书评载于上述杂志第129卷（1906年）——这是一本论文集，其中有关于黑格尔的论文，斯巴芬达是黑格尔的忠实信徒。

*Stirling*: „The secret of Hegel“.

Итальянская:

*Spaventa*: „Da Socrate a Hegel“.

*Raff. Mariano*.

Немецкая:

*Michelet & Haring*. Dialektische Methode  
Hegels (1888).

*Schmitt*. Das Geheimnis der Hegelschen  
Dialektik (1888).

К новейше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о Гегеле.

Новогегельяны: *Caird, Bradley*.

*J. B. Baillie*: The origin & significance  
of Hegel's Logic. London. 1901. (375 pp.)  
Рецензия в **Revue Philosophique**, 1902, 2,  
S. 312. Он-де не только повторяет термины  
Гегеля (как *Vera*), а стараетс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  
проследить и объяснить. Между прочим глава  
X: отношение логики к природе (Гегель-де  
не достиг цели). Значение-де Гегеля, что он  
„a démontré le caractère *objectif* de la con-  
naissance“... (p. 314)

*William Wallace*: 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Hegel's philosophy & especially of  
his Logic. Oxford & London. 1894. Рецензия  
в *Revue Philosophique*. 1894, 2, p.  
538. 2-ое издание, 1-ое в 1874. Автор перевел  
Логику Гегеля.

斯梯林：《黑格尔的秘密》。

意大利文：

斯巴芬达：《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

拉发洛·馬利安諾。

德文：

米希勒和哈林格：《黑格尔辯証方法》  
(1888)。

施米特：《黑格尔辯証法的秘密》  
(1888)。

論述黑格尔的最新文献：

新黑格尔主义者：凱尔德，布萊德里。

詹·白里：《黑格尔邏輯学的起源和意义》  
1901年倫敦版(共375頁)。書評載于《哲學評論》<sup>70</sup>1902年第2期第312頁。据說他不是仅仅重复黑格尔的用語(象維拉那样)，而是力图以历史观点来研究和說明它們。其中提到第10章：邏輯学和自然界的關係(据說黑格尔未曾达到目的)。黑格尔的作用在于：他《証明了認識的客觀性質》……(第314頁)

威廉·华萊士：《黑格尔哲学(包括邏輯学)入門》1894年牛津和倫敦版。这是該書的第2版。書評載于《哲學評論》1894年第2期第538頁。第1版在1874年出版。作者翻譯了黑格尔的邏輯学。

Его же: 1894  
перевод „Phi-  
losophy of  
Mind“ с по-  
яснительной  
главой.  
Рецензия  
ibid.

„M. Wallace expose avec précision la conception hégélienne de cette science (logique)... science qui domine à la fois la philosophie de la nature et celle de l'esprit puisque la pensée pure ou l'Idée est le fonds commun de la réalité matérielle et de la réalité psychique“. (540)

О Wallace хвалебная, но бессодержательная рецензия в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Bd. 111 (1898), p. 208.

P. Rotta: La renaissance de Hegel et „la philosophia perennis“ в итальянском *Rivista di Filosofia* 1911, I—(рецензия в *Revue Philosophique* 1911, 2, p. 333).

Ротта сторонник Кэрда (*Caird*). Кажись, nil.

иде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толкование энергии??

Между прочим... „la conception néohégélienne de Bradley d'une invisible énergie se transférant de manifestations en manifestations, présente et opérante sous tout changement et toute activité individuelle“.

J. Grier Hibben: Hegel's Logic, an essay i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1902. (313 p.)

Рецензия в *Revue Philosophique* 1904, volume I, p. 430: „En dépit de son titre,

Автор рецензии вообще

《华萊士十分精确地闡述黑格尔对这门科学(邏輯学)的見解……这门科学既使自然哲学也使精神哲学从属于自己,因为純思想或純观念是物質现实和精神现实的共同基础。》(第540頁)

《精神哲学》<sup>71</sup>也是他翻譯的(1894年),內附解說一章。書評也是載于《哲学評論》。

《哲学杂志》第111卷(1898年)第208頁上有一篇贊揚华萊士但毫无內容的評論。

鮑·罗塔:黑格尔的复兴和《永恒哲学》,載于意大利的《哲学評論》1911年第1期——(書評載于《哲学評論》1911年第2期第333頁)。

罗塔是凱尔德(Caird)的拥护者。似乎没有什么。

其中談到……《布莱德里关于看不見的能的新黑格尔主义观点,这种能是經常出現的,是在一切变化和每一单独的活动存在和起作用的。》<sup>72</sup>

关于能的  
唯心主义  
解释??

約翰·格里尔·希本:《黑格尔邏輯学,解釋的嘗試》1902年紐約版(共313頁)。

書評載于《哲学評論》1904年第1卷第430頁;《希本先生这部著作的名称尽管如此,但里

書評的作者<sup>①</sup>  
一般地

① 指維貝尔(L. Weber)。——編者注

отмечает „la  
renaissance  
de l'hégélian-  
nisme dans  
les pays an-  
glo-saxons“...  
„dans ces der-  
nières années“.

L'ouvrage de *M. H.* est moins un commentaire  
interprétatif qu'un résumé presque littéral“.

Автор составил нечто вроде словаря терминов в  
*Логике* Гегеля. Но-де не в этом суть: „Les  
commentateurs en sont encore à disputer sur

la position même prise par Hegel, sur le sens  
fondamental et le but véritable de sa dialecti-  
que. Aux critiques célèbres de *Seth* se sont  
opposées des exégèses récentes, attribuant une  
signification, toute différente à la *Logique*, prise  
dans son ensemble, celles, notamment, de *Mac*  
*Taggart* et de *G. Noël*“. (481)

NB

NB

По мнению Хиббена, *Логика* Гегеля „n'est  
pas un simple système spéculatif, une plus ou  
moins savante combinaison de concepts abs-  
traits; elle est en même temps „une interpréta-  
tion de la vie universelle dans toute la pléni-  
tude de sa signification concrète““. (p. 430)

NB

而根本沒有解釋性的說明，而几乎是逐字逐句的摘录。》作者編了一种黑格尔邏輯学名詞汇编之类的东西。但据說問題的实質不在这里：《評論家們仍然就黑格尔所采取的立場，就他的辯証法的基本意义和真正目的进行爭論。有一些新的解釋，特別是馬克·塔加尔特和若·諾埃爾的解釋同賽瑟的著名的批評文章是相對立的，它們給予了整个邏輯学以完全不同的含义。》（第 431 頁）

指出《近年来》……《黑格尔主义在英国  
的复兴》。

注意

按希本的意见，黑格尔的邏輯学《不是一个简单的思辨体系、或者多少有些学究气的抽象概念的結合；它同时还是《从世界生活的全部具体意义方面来对世界生活的解釋》》（第 430 頁）。

注意

注意

写于 1914 年 12 月

1930 年第一次載于

“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 黑格尔“哲学史講演录” 一書摘要<sup>73</sup>

写于 1915 年

1930 年第一次載于  
“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 黑格尔哲学史講演录 全集第十三卷

### 哲学史导言

第 37 頁<sup>①</sup>[30]<sup>②</sup>……《如果真理是抽象的，那它就不是真理。健全的人类理性力求具体的东西…… 哲学最敌視抽象的东西，它引导我們回到具体的东西去》……

第 40 頁[32]：把哲学史比做 圓圈——《这个圓圈的边沿又有許多圓圈》……

一个非常  
深刻而确切的  
比喻!!  
每一种思想 =  
整个人类思想  
发展的大圓圈  
(螺旋)上的  
一个圓圈

……《我認为哲学体系在历史中的次序同观念的邏輯規定在推演中的次序是一样的。我認为，如果从出現在哲学史中的各个体系的基本概念身上清除掉屬於其外在形式、屬於其局部应用范围等等的东西，那末就会得出观念自

注意

① 指“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德文版第13卷的頁碼。——編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932年俄文版第9卷的頁碼。——編者注

身在其邏輯概念中的規定的不同阶段。》(第 43 頁)[34]

《反过来,如果单就邏輯的发展來說,那末在它里面也可以看出历史現象在其主要环节上的发展进程;但是,人們当然要善于在历史形式所包含的东西里面認出这些純粹概念来。》(第 43 頁)[34]

第 56 頁[45]——嘲笑赶时髦——嘲笑追随那些准备把“任何空談(?)都称为哲学”<sup>①</sup>的人。  
第 57—58 頁[45—46]——卓絕地坚持哲学史中的严格的历史性,反对把我們所能了解的而古人事实上还没有的一种思想的“发展”硬挂到他們名下。

例如,在泰勒斯那里就还没有本原<sup>②</sup>(即原則)这个概念,没有原因这个概念……

……《例如,世界上有着許多民族,它們就完全没有这个概念》(原因);《要有这个概念,就必须有高級的发展阶段》……  
(第 58 頁)[47]

冗长累贅、空洞无物、枯燥乏味地談論  
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总之,几乎二百頁长的一篇  
导言——真要命!!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auch jedes **Geschwöge** (?) für eine Philosophie auszusprechen”.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alpha\rho\eta$ . ——譯者注

## 全集第十三卷 哲学史第一卷 希腊哲学史

### 伊奥尼亚学派<sup>74</sup>的哲学

《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 610—547）認為，人是  
从魚变来的。》（第 213 頁）[168]

### 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派<sup>75</sup>

……《因此，这是一些枯燥的、沒有过程的、  
非辯証的、靜止的規定》……（第 244 頁）[189]

辯証法的  
反面的規定

这里是講毕达哥拉斯派的一般概念——  
“数”和它的意义等等。因此，这是对于毕达哥  
拉斯派的原始的观念、他們的原始的哲学而  
說的；在他們那里，实体、物和世界的“規定”  
是“枯燥的、沒有过程（运动）的、非辯証的”。

黑格尔在哲学史中着重地探索辯証的东西，他引述了毕达哥拉斯派的見解：

……《一加于偶数，則成奇数（ $2+1=3$ ），加于  
奇数，則成偶数（ $3+1=4$ ）；它》（一<sup>①</sup>）《有造成  
grade（=偶数）的特性，所以它自己应当是偶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Еins. ——譯者注

	数。因此,单一自身包含着不同的规定。》(第246页)[190]
(“宇宙的 諧和”)	音乐的諧和与毕达哥拉斯的哲学:
主觀对客觀 的关系	<p>……《毕达哥拉斯把那主觀的、听觉所获得的简单的、但本身包含着比例关系的感覺判归理智,而且是用严格的规定把它判归理智的。》(第262页)[200]</p> <p>第265—266页[202—203]:星辰的运动——它的諧和——是我們所听不到的歌唱着的天体的諧和(毕达哥拉斯派的看法)。Aristoteles. <i>De coelo</i>①第2篇第13章(和第9章)<sup>76</sup>:</p> <p>……《毕达哥拉斯派把火看做中心,而把地看做环绕着这个中心体在一个圆軌上运动着的行星》……但在他們看来,这个火并非太阳……《他們在这里所依靠的不是感官的假象,而是根据……这十个天体》这十个天体或十个行星的軌道或运动就是: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太阳、月亮、地球、銀河以及“为了整数”、为了十这个数<sup>77</sup>而臆想出来的反地②(地球的对立体?)《象一切运动着的物体一样,发出声音;但每一个天体因其体积和速</p>

① 亚里士多德“天論”。——編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Gëgenerde. ——譯者注

度的差异而各自发出特殊的音調。这种速度是由不同的距离所决定的，这些距离彼此間有一种諧和的关系，与音乐里的音程相适应；由此，就产生了运动着的天体(世界)的一种諧和的声音(音乐)》……

关于灵魂，毕达哥拉斯派認為，“灵魂就是太阳光中的尘埃”<sup>①</sup> (第 268 頁 [204]) (= 尘埃、原子) (Aristoteles. De anima<sup>②</sup> 第 1 篇第 2 章)<sup>78</sup>。

在灵魂里，好象在天宇中那样，有七个圓圈(要素)。Aristoteles. De anima<sup>②</sup> 第 1 篇第 3 章——第 269 頁 [205]。

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毕达哥拉斯（他从埃及人那里拿来了关于灵魂不死和灵魂輪迴的学说）說他的灵魂曾在其他人身上生活了二百零七年等等 (第 271 頁) [206]。

**注意：**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話之类的幻想的一种联系。而今天呢！同样，还是有那种联系，只是科学和神話間的比例却不同了。

对物質結構  
的暗示！

在古代哲学中  
尘埃(阳光中  
的)的作用

毕达哥拉斯  
派：关于大宇  
宙和小宇宙相  
似的“猜测”、  
幻想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e Seele sei: die Sonnenstäubchen”。——譯者注

② 亚里士多德“論灵魂”。——編者注

## 注意

再談毕达哥拉斯的数的理論。

《数,它們在什么地方呢?它們是否被空間所隔开,独自居留在观念的天宇里呢?它們并非直接是物本身;因为一个物、一个实体,毕竟是和一个数有差别的——一个物体和一个数沒有任何相似之处。》第 254 頁 [193]

引文 [出自亚里士多德? ——Metaphysik<sup>①</sup>第 1 篇第 9 章,是不是?或是出自塞克斯都-恩披里柯?不清楚]。

第 279—280 頁 [211]——毕达哥拉斯派承認有以太(……《太阳光透过浓密而又寒冷的以太放射出来》等等)。

总之,关于以太的猜測已經有几千年了,但直到現在仍然是猜測。不过今天已有比从前多出千倍的通向这个问题的解决、通向以太的科学規定的隧道。

埃利亚学派<sup>79</sup>

講述埃利亚学派时,黑格尔談到辯証法:

什么是  
辯証法?

……《我們在这里》(在埃利亚学派中<sup>②</sup>)  
《发现了辯証法的开端,即純粹的思維在概念中

① “形而上学”。——編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in der eleatischen Schule, ——譯者注



的运动の开端；同时还发现思维与现象或感性存在之间的对立，——自在之物与这自在之物的为他存在之间的对立；并且在对象的本質中发现本質自身所具有的矛盾（本来意义上的辩证法）》……（第 280 頁）[211] 見下頁①

(α)

(β)

两个标志

两种特征

这里實質上有辩证法的两种規定（規定而不是定义②）<sup>80</sup>：

(α) “思维在概念中的純粹运动”；

(β) “在对象的本質(自身)中(揭露)

(发现)它(这本質)自身所具有的

矛盾(本来意义上的辩证法)”。

換句話說，黑格尔的这个“片段”应当表达如下：

辩证法一般地就是“思维在概念中的純粹运动”(不帶唯心主义的神秘意味來說就是：人的概念并不是不动的，而是永恒运动的，相互轉化的，往返流动的；否則，它們就不能反映活生生的生活。对概念的分析、研究，“运用概念的艺术”(恩格斯)<sup>81</sup>，始終要求研究概念的运动、它們的联系、它們的相互轉化)。

黑格尔  
論辩证法  
(見上頁)

① 在手稿下一頁(見本頁第 11—13 行)有这一段話。——編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estimmungen, keine Definitionen. ——譯者注

辯証法特別是研究自在 (Ansich) 之物、本質、基質、實體跟現象、“为他存在”之間的对立的。(在这里我們也看到相互轉化、往返流动：本質在表現出来；現象是本質的。) 人的思想由現象到本質，由所謂初級的本質到二級的本質，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

就本来的意义說，辯証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質自身中的矛盾：不但現象是短暫的、运动的、流逝的、只是被假定的界限所划分的，而且事物的本質也是如此。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这样地描述怀疑論的观点：

……《我們且这样設想，在一个藏有許多珍貴东西的屋子里，有許多人在夜里找寻黄金；每个人都会以为自己找着了黄金，但是，即使他真的找着了黄金，他还是不能确切地晓得那就是黄金。同样地，哲学家們到这个世界里，正象到一座大屋子里一样，来找寻真理；即使他們已找到了真理，他們也还是不能知道自己是否找到了真理》……(第 288—289 頁) [217]

色諾芬尼(埃利亚派)說：

这比喻是迷惑人的……

……《假如牛和獅子都有一双手，能象人一样的模样的神样創作艺术品，那末它們也同样会描繪出神，并

把它們自己的体形給予这些神》…… (第 289—290 頁) [218]

《芝諾的特点是辯証法》…… 《他是辯証法的始祖》…… (第 302 頁) [229]

……《在芝諾那里我們同样也找得到真正客觀的辯証法。》(第 309 頁) [231]

……(第 310 頁 [232]; 关于对哲学体系的反駁:《关于錯誤的东西, 不应当根据与它对立的东西是真理这一点来証明它是錯誤的, 而应当从它本身来証明它是錯誤的》……)

《辯証法一般地說來 ( $\alpha$ ) 是外在的辯証法, 这是与这种运动的全部掌握有区别的运动; ( $\beta$ ) 不单是我們的理解的运动, 而且是从对象自身的本質、即从內容的純粹概念来証明的运动。前一种辯証法是这样一种考察对象的方法, 它指出对象中的各种根据和各个方面, 从而使通常認為确定不移的一切都动搖了。这些根据可能是完全外在的根据, 我們談到詭辯学派时将更多地談到这种辯証法。另外一种辯証法是对对象的內在的考察: 只就对象本身来考察对象, 沒有任何前提、观念、应有性, 不依照外在的关系、規律、根据。人們完全进入到事物的本質, 就对象自身来考察它, 依据它所具有的規定来考察它。在这种考察中, 它》(er) (原文如此!) 《自身表明它包含着相互对立的規定, 因而也就

辯証法

客觀辯証法

揚棄自己；這種辯證法我們主要地是在古代哲學家那里看到的。用外在的根據來進行推論的主觀辯證法，當它承認《對的里面也有不對，謬誤里面也有真理》的時候，它是公正的。真正的辯證法使自己的對象什麼也不留下，以致對象不僅從某一方面來看是有缺陷的，而且還完全解體》……（第 311 頁 [232—233]）

關於辯證法及其客觀意義的問題……

對於“發展原則”，在 20 世紀（以及 19 世紀末葉）“大家都已經同意”。——是的，不過這種表面的、未經過深思熟慮的、偶然的、庸俗的“同意”，是一種窒息真理、使真理庸俗化的同意。——如果一切都發展着，那末一切就都相互轉化，因為發展顯然不是簡單的、普遍的和永恆的生長、增多（或減少）等等。——既然如此，那就首先必須更確切地理解進化，把它看做一切事物的產生和消滅、相互轉化。——其次，如果一切都發展着，那末這點是否也同思維的最一般的概念和範疇有關？如果無關，那就是說，思維和存在不相聯繫。如果有關，那就是說，存在着具有客觀意義的概念的辯證法和認識的辯證法。十

注意

一、發展原則…… 十 此外，還必須把發展的普遍原則和世界、自然界、運動、物質等等的統一的

二、統一原則……

普遍原則联結、联系、結合  
起来。

……《芝諾主要是客觀地辯証地考察了运动》……(第313頁[234])

……《运动本身是一切存在物的辯証法》……芝諾从沒有想到要否認作为“感觉的确实性”<sup>①</sup>的运动,問題仅仅是“nach ihrer (运动的) Wahrheit”——(在于运动的真实性)(第313頁)[234]。在下一頁,黑格尔叙述了第欧根尼(西諾普的昔尼克派)如何用步行来反駁运动这个軼事,并写道:

……《但这个軼事还有下面这样一段:当一个学生满足于这种反駁时,第欧根尼就用手杖打这个学生,其理由是:先生既提出了理由来辯駁,学生也应当提出理由来反駁。因此,不應該满足于感觉的确实性,而必須去理解》……(第314頁)[235]

### 注意

这点可以而且應該倒轉过来:問題不在于有沒有运动,而在于如何在概念的邏輯中表达它。

不坏! 这个軼事的下一段是从哪里弄来的?在Diogenes Laertius<sup>②</sup>第6册第89节<sup>82</sup>和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第3册第8节<sup>83</sup>(“黑格尔全集”第314頁[235]),都沒有这下一段。是不是黑格尔杜撰出来的?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innliche Gewißheit”,——譯者注

② 第欧根尼·拉尔修。——編者注

芝諾对运动的四種反駁：

1. 向一个目的地运动的东西，首先必須經過到达目的地的路程的一半。然而要經過这路程的一半，又必須先經過这一半的一半，如此类推，以至无穷。

亚里士多德回答說：空間和時間是可以无限地划分的 (*διωκεῖται*①) (第316頁 [236])，但並沒有被无限地划分开来 (*ἐντελεχεία*②)。培尔 (Bayle. Dictionnaire<sup>84</sup>, t. IV, article Zenon③) 称亚里士多德这个回答是无力的④，他說：

……《如果我們在一英寸大小的材料上划下无穷多的綫条，我們不会作出这样一种划分，这种划分会把亚里士多德以为仅是可能的无限性变成现实的无限性》……

黑格尔写道 (第317頁) [237]：“这如果二字絕妙！”⑤

就是說，如果我們把无限的划分进行到底！！

① 按可能性來說。——編者注

② 在实际上。——編者注

③ 培尔“辞典”第4卷，芝諾条。——編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pitoyable*。——譯者注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es *si* ist gut!” ——譯者注

……《时间和空间的本質之所以是运动,就因为运动是普遍的;理解运动,就是用概念的形式来表达运动的本質。运动作为概念、作为思想来说,表现为否定性和不间断性的統一;但是不論不间断性或点截性,都不能被单独地当做本質》……(第 318—319 頁 [238])

对

“理解就是用概念的形式来表达”。运动是时间和空间的本質。表达这个本質的基本概念有两个:(无限的)不间断性(Kontinuität)和“点截性”(=不间断性的否定,即間断性)。运动是(时间和空间的)不间断性与(时间和空间的)間断性的統一。运动是矛盾,是矛盾的統一。

在 Ueberweg-Heinze<sup>①</sup> 第 10 版 第 63 頁 (第 20 节)中說,黑格尔“为維护亚里士多德而反对培尔”,这不对。黑格尔既駁斥怀疑論者(培尔)也駁斥反辯証論者(亚里士多德)。

参看 Gomperz. Les penseurs de la Grèce<sup>85</sup>, 第…頁,……不承認辯証法(由于思想的懦弱),但在鞭撻之下被迫承認矛盾的統一……

2. 阿基里斯追不上龟。《首先走二分之一》,以

① 指宇伯威格-海因澤的“哲学史概論”。——譯者注

此类推，以至无穷。

亚里士多德回答說：他会追上龟的，只要准許他“越过界限”（第 320 頁 [240]）。

黑格尔說：《这个回答是正确的，它包含着一切。》（第 321 頁 [240]），——因为事实上在这里二分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界限”……

参看  
切尔諾夫对恩  
格斯的反駁<sup>86</sup>

注意  
对！

……《当我们一般地談論运动的时候，我們是这样說的：物体在一个地方，然后向另外一个地方轉移。既然物体是在运动，那末它就不在第一个地方，但也不在第二个地方；如果它在第一个地方或第二个地方，那它就是靜止的。如果說它在两个地方之間，那就等于沒有說什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还是在某一个地方，所以同样的困难还是存在着。而运动則意味着物体在一个地方同时又不在一个地方；这就是空間和時間的不間断性，——正是它才使运动成为可能。》（第 321—322 頁 [241]）

运动就是物体在某一瞬間在一个地方，在接着而来的另一瞬間則在另一个地方，——这就是切尔諾夫附和着反对黑格尔的一切“形而上学者”而重复的反駁（参看他的“哲学論文集”）。

这个反駁是不正确的：（1）它描述的是



运动的結果，而不是运动自身；(2)它沒有指出运动的 可能性，它自身沒有包含运动的可能性；(3)它把运动描写成为一些 靜止状态的总和、联結，就是說，那种(辯証的)矛盾沒有被消除，而只是被掩盖、推开、隐藏、擱置起来。

《从来造成困难的总是思維，因为思維把一个对象的实际上联結在一起的各个环节彼此分隔开来考察。》(第 322 頁)[242]

对！

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簡單化、粗糙化，不加以割碎，不使之僵化，那末我們就不能想象、表达、測量、描述运动。思維对运动的描述，总是粗糙化、僵化。不仅思維是这样，而且感觉也是这样；不仅对运动是这样，而且对任何概念也都是这样。

这里也有辯証法的本質。对立面的統一、同一这个公式正是表現着 这个本質。

### 3. 《飞矢不动。》

亞里士多德的回答：錯誤是从这个假定产生的，即似乎《時間是由一个一个的此刻組成的》(ἐκ τῶν νῦν) 第 324 頁[243]。

4. 二分之一等于二倍；和一个靜止的物体相比、和一个同自己反方向运动的物体相比来測

量的运动。

在关于芝諾的一节末尾，黑格尔把他和康德相比（說康德的二律背反《不外是芝諾在这里已經說过的东西》）（第326頁[244]）。

埃利亚派的辯証法的一般結論：“真理的东西是統一的，其他都不是真理的。”——《正如康德的哲学有这样的結論：《我們認識的只是現象》。大体講来，它們是同一个原理》（第326頁[244]）。

但是也有区别：

《在康德那里，精神的东西破坏世界；依照芝諾，自在和自为的現象世界是不真实的。依照康德，我們的思維、我們的精神活动是坏东西；——毫不看重認識，这是精神的过度謙卑。》……（第327頁）[244—245]

留基伯和诡辯学派繼承了埃利亚派……

康德和他的  
(主觀主义、)  
怀疑論等

## 赫拉克利特的哲学

在芝諾之后（？他生活在赫拉克利特之后？）<sup>87</sup>黑格尔轉而談赫拉克利特，他說：

《它》（芝諾的辯証法）《也可称为主觀的辯証法，因为它屬於考察的主体；而沒有这种辯証法的、沒有这种运动的統一，就是一种抽象的同一》……（第328頁[245]）

注意

(α) 主觀的辯証法。

(β) 對象中有辯証法，但我不知道，也許這是假象<sup>①</sup>，僅僅是現象等等。

(γ) 完全客觀的辯証法，即一切存在物的原則。

但前面曾說過，見第 309 頁 [231] 和其他各頁的引文：在芝諾那里是客觀的辯証法。这里是某种极端精微的“區別”<sup>②</sup>。參看下文：

《辯証法是：(α) 外在的辯証法，即达不到事物內在本質的反复推論；(β) 對象的內在的辯証法，但却屬於(注意)主體的考察方式。(γ) 赫拉克利特的客觀性，即本身被了解為原則的辯証法。》(第 328 頁) [246]

注意

(在談到赫拉克利特時)：《这里我們发现了新大陆；沒有一个赫拉克利特的論点不被我采納到我的邏輯學中。》(第 328 頁) [246]

注意

《赫拉克利特說：一切都是生成；这个生成就是原則。这点包含在这句話中：存在和非存在是同样的少》……(第 333 頁) [249]

注意

《存在和非存在只是沒有真理的抽象，只有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chein。——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stinguo”。——譯者注

生成是第一个真理；認識到这点，乃是一个大的收获。理智認為兩方各自都是真理的、有意义的；理性則相反，它在一方中認識到另一方，認識到一方中包含着它的另方》（注意“它的另方”），——《因此就應該把万物、絕對者規定为生成。》（第 334 頁）[250]

《例如，亚里士多德說（De mundo<sup>88</sup> 第 5 章），赫拉克利特一般地《联結了全体与非全体（部分）》……《相合的与不相合的、和諧的与不和谐的；从万物（对立的）生出一，从一生出万物》（第 335 頁）[250]。

柏拉图在“会飲”篇<sup>89</sup>中引述赫拉克利特的观点（其中說到，諧和由对立面組成这一观点适用于音乐），并且提到了一种說法，即“音乐家的艺术是把差別結合起来”。

黑格尔写道：这不能成为对赫拉克利特的反駁（第 336 頁）[251]，因为差別是諧和的本質：

《这个諧和正是絕對的生成、变化，——并非他物的生成，并非現在是一物，而后是他物。本質的东西就是：每一个不同的、特殊的事物和他物有区别，但并非抽象地和某个他物有区别，而是和它自己的他物有区别。每一物存在着，只因为它的他物自身包含在它的概念中》……（第 336 頁）[251]

非常正确  
而且重要：  
“他物”是·自·己·  
的·他物，是向  
自·己·的·对·立·面·  
的发展

《对音調來說也是一样；它們必須是有差

别的，但是这种差别应当使它们能够成为统一的……（第 336 页）[251] 第 337 页 [252]：顺便提一下，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和亚里士多德）被列为“最好的见证人”①……

赫拉克利特说：“时间是第一个有形体的实质。”②（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第 338 页）[252]

有形体的③——是“笨拙的”字眼（可能是（注意）怀疑论者（注意）所选定的字眼），——然而时间是“第一个感性的实质”④……

……《时间作为被直观的东西，是纯粹的生灭》……（第 338 页）[252]

赫拉克利特把火看做一个过程，黑格尔关于这点说道：《火是物理的时间；这是绝对的不静止》（第 340 页）[253]，——往下谈赫拉克利特的自然哲学：

……《它》（自然⑤）《是自在的过程》……

（第 344 页）[253] ……《自然是这个永远不静止的东西，一切都是从一物向他物的转化，是从分离到统一并从统一到分离的转化》……（第 341 页）[254]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esten Zeugen”。——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e Zeit ist das erste körperliche Wesen”。——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körperliche。——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erste sinnliche Wesen”。——译者注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Natur。——译者注

《理解自然，就是把它描述成过程》

……(第 339 頁) [253]

这里显出了自然科学家的狭隘性：

……《如果听听他們》(自然科学家<sup>①</sup>)，《那

注意

末他們所观察、談論的只是他們所看到的東西；但这不是真的，他們是在不自覺地通过概念改变着直接看到的東西。爭論的并不是关于观察

注意

与絕對概念的矛盾，而是关于局限的固定的概念与絕對概念的矛盾。他們証明，轉化是不存在的》……(第 344—345 頁) [256]

……《水在分解过程中放出氢和氧：——氢和氧不是产生出来的，而是作为水的成分早已存在着的》(第 346 頁) [257] (黑格尔这样摹仿着自然科学家)……

《关于知觉和經驗的一切語言上的表达，也是如此；人只要一开口說話，在他的話中就包含着概念；概念是不可抑制的，在意識中再現的東西总是包含着普遍性和真理的薄层。》(第 346 頁) [257]

非常正确而且重要——恩格斯用比較通俗的形式重复的正是这一点，他这样写道：自然科学家应当知道，自然科学的成果是概念，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Naturforscher，——譯者注

但巧妙地运用概念却不是天生就会的，而是自然科学和哲学两千年发展的結果<sup>90</sup>。

在自然科学家那里，轉化的概念是狹隘的，他們对于辯証法一点也不了解。

……《他》(Heraklit<sup>①</sup>)《第一个說出了无限的性質，而且也是第一个把自然界理解为自身是无限的，就是說，把它的实質理解为过程》……(第 346 頁) [257]

关于《必然性的概念》——参看第 347 頁 [258]。赫拉克利特不能在“感觉的确实性”<sup>②</sup>中看到真理(第 348 頁) [258]——但能在“必然性”(εἰμαρμένη<sup>③</sup>)——((λόγος<sup>④</sup>))中看到真理。

注意

《絕對的中介》(第 348 頁) [258]

(“絕對的  
联系”)

《我所知道的理性的、真理的东西，固然是从具体的东西中返回来的，即从感性的、个别的、特定的、存在的东西中返回来的。但理性所知道的自己内部的东西，也就是必然性，或存在中的普遍性；它是思維的本質，也是世界的本質。》(第 352 頁) [261]

注意：

必然性 = “存在的一般性”  
(存在中的普遍性)(联系、“絕對的中介”)

① 赫拉克利特。——編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сinnliche Gewiβheit”。——譯者注

③ 天命。——編者注

④ 邏各斯。——編者注

## 留 基 伯

哲学在历史中  
的发展“应当  
符合于”(??)邏  
輯哲学的发展

第 368 頁[266]:《哲学在历史中的发展应当符合于邏輯哲学的发展;但在邏輯哲学中,一定有一些地方是历史的发展中所沒有的。》

这里有一个非常深刻、正确、实質上是唯物主义的思想(现实的历史是意識所追隨的基础、根据、存在)。

留基伯 (Leycipp) 說, 原子“由于体积微小”<sup>①</sup>(第 369 頁)而看不見,——但黑格尔却反駁道:这是一种“借口”<sup>②</sup>(同上),“一”<sup>③</sup>是不可能看見的,“一的原则”“完全是观念的”<sup>④</sup>(第 370 頁),留基伯不是“經驗論者”,而是唯心主义者。

(( ?? 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牵強附会, ))  
当然是牵強附会。

[黑格尔硬把自己的邏輯套在留基伯身上, 侈談自为存在<sup>⑤</sup>这个原则的重要、“伟大”(第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wegen der Kleinheit ihrer Körperlichkeit”: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Ausrede”.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Eins”. ——譯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as Princip des Eins” “ganz ideell”. ——譯者注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Fürsichsein. ——譯者注



868頁)[265],說在留基伯那里已有这个原則。这多少有些牵强附会]①。

但也有一点兒真理:个别性的成分(“因素”);渐进过程的中断;矛盾的緩和的因素;不间断的东西的間断,——原子、一。(參看第871頁末[268]):——《一与不间断性是两个对立面》……

不能原封不动地应用黑格尔的邏輯;不能把它現成地搬来。要挑·选·出其中邏輯的(認識論的)成分,清除掉它的神秘观念②;这还是一項巨大的工作。

《一般說来,原子論反对那种認為宇宙是由一种外在力量所創造和保持的观点。自然科学由于原子論才第一次感到自己不需要去指出宇宙存在的根据了。因为:如果把自然界看做由另外一种东西所創造和保持的,那末就該認為自然界不是自己存在着的,它有着在自身之外的自己的概念,这就是說,它有一个和它不相干的根据,它本身沒有根据,它只有通过他物的意志才可以被理解;就它本身來說,它是偶然的,它自身沒有必然性和概念。而在原子論的观念中則包含着整个自然界自在的观念,就是說,思

唯物主义(黑格尔怕这个字:別碰我)对原子論的关系

① 在草稿中这四行已被删去。——編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Ideenmystik*. ——譯者注

想发现它自身在自然界中》…… (第 372—378 頁) [269]

### 注意

黑格尔根据 Diogenes Laertius<sup>①</sup> 第 9 篇第 31—33 节, 叙述了留基伯的原子論, 原子的“漩涡”(Wirbel—*δῆμος*)<sup>②</sup>, 然而他看不到其中有任何意味、《沒有任何意味》……《空洞的陈述》, 《糊涂的混乱的观念》——第 377 頁末 [271—272]

黑格尔的盲目性, 唯心主义者的片面性!!

### 德謨克利特

黑格尔完全象后母那样<sup>③</sup> 对待<sup>④</sup> 德謨克利特, 全部的話都在第 378—380 頁 [270—272] 上! 唯心主义者忍受不了唯物主义的精神!! 引述了德謨克利特的話 (第 379 頁 [272]):

《依照意見 (*νόμος*) 存在着温暖, 依照意見存在着寒冷, 依照意見存在着顏色、甜味、苦味; 但依照真理 (*ἐτερον*) 則只有不可分的东西和虛空。》(Sextus Empiricus. *Adversus Mathematicos*<sup>⑤</sup> 第 7 篇第 135 节) 91

并得出这样的結論:

① 第欧根尼·拉尔修。——譯者注

② Diogenes Laertius——《vertiginem》——拉丁文翻譯 (第 235 頁)。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stiefmütterlich*. ——譯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behandelt*. ——譯者注

⑤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反对数学家”。——編者注

……《这样，我们看到，德谟克利特更确定地说出了自在的存在和为他的存在这两个环节的区别》……（第 380 页）[272]

据说这就“向坏的唯心主义洞开了大门”，——“我的感觉，我的”<sup>①</sup>……

……《这样就肯定了一种感性的、没有概念的感觉的多样性，在它里面毫不存在理性，而这种唯心主义也不去理会它。》

“坏的唯心主义”(我的感觉)和馬赫比較<sup>92</sup>

黑格尔反对馬赫……

### 阿那克薩哥拉的哲学

阿那克薩哥拉。Noῦς<sup>②</sup> 是“宇宙和一切秩序的原因”（第 381 页）[280]，黑格尔解释道：

……《客观的思想……宇宙以及自然中的理性，或者象我们所讲的自然界中的类，那是普遍的东西。狗是动物，动物就是狗的类、狗的实质；狗本身就是动物。这个规律、这个理智、这个理性就是内在于自然中的，就是自然的本质；自然不是由外力形成的，象人们制造椅子那样。》

**注意**  
类概念是“自然的本质”，是规律……

“νοῦς<sup>②</sup> 和灵魂是一个东西”（亚里士多德论阿那克薩哥拉）——第 394 页 [289]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meine Empfindung, mein*”。——译者注

② 理性。——编者注

以及……<sup>①</sup> 关于从自然界中的一般东西向灵魂的飞跃、从客体向主体的飞跃、从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的飞跃的解释。正是在这里两个极端彼此相合（并改变自身！）<sup>②</sup>。

关于阿那克薩哥拉的同素体<sup>93</sup>（与整个物体同类的粒子），黑格尔写道：

变化

《变化应当从存在和概念这两种意义上来理解》……（第403—404頁）例如，人們这样說，水能够消掉——而石头却依然存在；蓝的颜色可以去掉，而紅的颜色等等却依然存在。

（它的意义）

《但这仅仅是从存在方面来看；从概念方面来看，它們中一方只有通过另一方才能存在，这是內在的必然性。》这正象人們不能从活的生物体中单独取出心脏而不损伤肺脏等等一样。

《同样自然只能在統一中存在，正如腦子只能在同其他器官的統一中存在一样。》（第404頁）

同时，一些人把变化理解为具有一定質的微粒子的存在以及它們的增加（或减少）結合和分离。另一些人（赫拉克利特）

① 在列宁的手稿中，这里有一个字模糊不清。——編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C'est ici que ces extrêmes se touchent (et se transforment!) ——譯者注

則把它理解为一物向他物的变化(第403頁)。

存在和概念在黑格尔那里大概是这样区分的：从联系中分割出来的单独的事实(存在)，以及联系(概念)、相互关系、联結、規律、必然性。

第415頁[302]：……《概念是自在和自为之物本身》……

黑格尔說到草是为动物而生，而动物又是为人而生等等时做結論說：

《一个本身完整的圓圈，但它的完成同样又是向另一个圓圈的过渡；——这是漩渦，它向自己的中心折回，而这中心又直接在另一个把它吞沒了的更高的圓圈的边沿上》……(第414頁)[303]

至此为止，古代哲学家給予我們的并不多：《一般乃是一个貧乏的規定，每个人都知道一般，但却不知道作为本質的一般。》(第416頁)[304]

……《但这里意識对存在的关系开始了一种更确定的发展，認識的性質开始发展为对真理的認識。》(第417頁)《精神已經进展到把本質表述为思想了。》(第418頁)[305]

《我們在詭辯学派的飽受指責的哲理中，看

**注意：**  
作为“本質”的  
“一般”

“認識的性質  
的发展”

---

到一般的这个发展，在这个发展中本質完全向意識方面轉化。》(第 418 頁)[306]

((第 1 卷完)) [第 2 卷从詭辯学派开始。]

---

---

## 全集第十四卷 哲学史第二卷

诡辩学派<sup>94</sup>的哲学

谈到诡辩学派时，黑格尔极其细致地反复咀嚼这样一个思想：诡辩包含着一切教育（Bildung）——我们的教育也在内——所共有的因素，即提出论据（Gründe）和反证<sup>①</sup>——“反思的论证”；在一切事物中找出极度不同的观点；（（主观主义——客观主义的缺乏））。讲到普罗塔哥拉及其有名的论题（人是万物的尺度）时，黑格尔把康德和他联系起来：

……《人是万物的尺度，——因而人是一般的主体；因而，存在物不是单独地存在着，而是对我的知识来说存在着；意识按其本质乃是能在对象中产生内容的东西，主观的思维在这里进行着最重要的活动。这一思想一直传到了最新的哲学中。康德说，我们认识的只是现象，就是说，对于那种我们以为是客观的、实在的东西，只应该从它对意识的关系来考察，没有这种关系它就不存在》……（第31页）<sup>②</sup> [25]<sup>③</sup>

普罗塔哥拉  
和  
康德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Gegengründe. ——译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德文版第14卷的页码。——编者注

③ 指“黑格尔全集”1932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0卷的页码。——编者注

第二个“环节”是客观主义（普通<sup>①</sup>），  
《它是由我設定的，但同时又不是由我設定的，它自身就是客观的普遍的》……（第 32 頁）[25]

詭辯学派的  
相对主义……

这种“相对性”<sup>②</sup>（第 32 頁）。在普罗塔哥拉看来，《一切都只有相对真理》（第 33 頁）[25]。

康德和  
詭辯学派以及  
馬赫式的  
現象論<sup>95</sup>  
注意

……《康德的现象无非是一个外来的推动，一个  $x$ ，一种未知物，一种通过我们的感觉、通过我们才第一次得到规定的东西。虽然有一种客观的根据，使得我们说这是冷的，那是热的，虽然我们也能说，它们中间一定有区别，可是热和冷只是存在于我们的感觉中，而事物也是如此等等……于是，经验就被称为现象。》（第 34 頁）[27]

不仅是  
相对主义

《世界是现象，不仅因为它对意识来说是存在的，即它的存在对意识来说只是相对的；而且因为世界也就是自在的现象。》（第 35 頁）[28]

怀疑論

……《这种怀疑論在高尔吉亚那里大大地深化了》……（第 35 頁）[28]

注意

……《他的辯証法》…… 詭辯論者高尔吉亚的辯証法 重复 許多次：在第 36 頁[28]上，也在第 37 頁[29]上。

①、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Allgemeine. —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ese “Relativität”. — 譯者注



提德曼說，高尔吉亚比人的“常識”更进了一步。而黑格尔嘲笑說：每一种哲学都比“常識”更进一步，因为常識并不是哲学。在哥白尼以前，要是誰說地球在轉动，那就是违背常識（第36頁）[29]。

黑格尔論  
“常識”

《这东西》（人的常識<sup>①</sup>）《是某一时代的这样一种思想方式，在它里面包含着那个时代的一切偏見。》（第36頁）[29]

常識 = 当时的偏見

高尔吉亚（第37頁[29—30]）：（1）什么也不存在。

什么也沒有。

（2）即使存在着什么，那也是不可認識的。

（3）即使是能够認識的，那也还是不能够把認識了的传达給別人。

……《高尔吉亚在它們的关系》（它們的存在和非存在、它們的相互消灭）《中意識到：这是消逝着的环节；无意識的表象也具有这种真理，但对这种真理一点也不知道》……（第40頁）[32]

“消逝着的环节” = 存在和非存在。这是辯証法的极好的規定!!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r gesunde Menschenverstand. ——譯者注

高尔吉亚，“絕對的实在論”  
(和康德)

……《高尔吉亚( $\alpha$ )进行了正确的論战来反对絕對的实在論,这种实在論有了表象,就以为掌握了事物本身,其实它掌握的只是相对的东西;( $\beta$ )他陷到近代的坏的唯心主义中:《被思維的东西总是主觀的,因而不是存在着的,我們通过思維把存在的东西变成被思維的东西》》……  
(第 41 頁)[32—33]

(往下(第 41 頁末[33])又提起 康德。)

对象自身中  
的辯証法

关于高尔吉亚补充一点<sup>①</sup>:他在根本問題上提出了“非此即彼”。《但这不是真正的辯証法;必須証明:对象总是必然存在于某一个規定里面的,而不是自在和自为地存在着。对象只是消解在这些規定中;但不应当由此而引出什么来对抗对象自身的本性。》  
(第 39 頁)[31]

关于高尔吉亚再补充一点<sup>②</sup>:

黑格尔叙述高尔吉亚的关于我們不能把存在物表达出来这一观点:

注意

《那种表达存在物的語言,并不就是那存在物;被表达的东西,并不就是对象本身,而只是語言。》(Sextus Empiricus. Adversus Mathema-

① 这段摘要是列宁后来在摘录苏格拉底的哲学时作的(黑格尔的著作第 43—44 頁;見本書第 303—304 頁)。——編者注

② 这段摘要是列宁在摘录苏格拉底的哲学时作的(黑格尔的著作第 69 頁;見本書第 305 頁)。——編者注

ticos<sup>①</sup>第7篇第83—84节)——第41頁[33]——

黑格尔写道:《存在物也不是作为存在物来理解的,理解存在物,就是把它变成普遍的东西。》(第42頁)[33]

参看費尔  
巴哈<sup>96</sup>

……《这个单个的东西是完全不能表达出来的》……(第42頁)[33]

任何詞(言語)都已  
經是在概括。  
参看費尔巴哈<sup>97</sup>

感觉表明实  
在;思想和詞表  
明一般的東西。

关于詭辯学派一节的結束語:《因此,詭辯学派也把辯証法、一般哲学作为他們考察的对象;他們是深刻的思想家》……(第42頁)[33]

## 苏格拉底的哲学

苏格拉底——《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第42頁)[34],是古代哲学中“极共有意思的”(同上)——“思維的主觀性”(第42頁)[33]“自我意識的自由”(第44頁)[35]。

《这里就是辯証法和詭辯术的意义的曖昧不明;客觀的东西在消逝着》(第43頁)[34]:是否主觀的东西就是偶然的呢,或者在它里面(“在它自身里面”<sup>②</sup>)有客觀的东

①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反对数学家”。——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n ihm selbst”。——譯者注

西和普遍的东西呢？(第 43 頁)[34]<sup>①</sup>

《真正的思維是这样思想的，就是它的內容不是主觀的，而是客觀的》(第 44 頁)[35]——不論在苏格拉底或柏拉图那里，我們不仅看到主觀性(《把一切交給意識決定，这点对于他》——苏格拉底——《和詭辯學派說來是共同的》——而且也看到客觀性。

注意

《客觀性在这里》(在苏格拉底那里)《的含義是自在和自為的普遍性，而不是外在的客觀性》(第 45 頁)[35]——同上第 46 頁[36]：《不是外在的客觀性，而是精神的普遍性》……

再往下兩行：

康德

《康德的理想是現象，現象本身不是客觀的》……(第 46 頁)[36]

很妙！

苏格拉底稱自己的方法為助產術<sup>②</sup>(第 64 頁[48])(據說他母親傳給他的)((苏格拉底的母親 = 助產士))——幫助思想產生出來。

生成 = 非存在  
和存在<sup>③</sup>

黑格爾的例子：誰都知道什麼是生成，但如果我們在分析 (reflektierend) 中發見，《它是存在，同時又是非存在》——《這樣巨大的差別》，那我們就會覺得奇怪。(第 67 頁)[36]

① 在列寧的手稿中，在這一段話之後是關於高爾基亞哲學的摘要，二者之間用兩條直線相隔(見本書第 302 頁)。——編者注

②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Hebammenkunst. ——譯者注

③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Werden = Nichtsein und Sein. ——譯者注

曼諾(“Meno” Plato’s)<sup>93</sup>把苏格拉底比做电鰻(Zitteraal), 电鰻能使接触它的人“麻醉”<sup>①</sup>(第69頁)[51]: 我也被“麻醉”, 因此不能回答<sup>②</sup>。

……《我所認為是真理和正义的, 就是我的精神产生的精神。但精神这样地从自身中創造出来的那种东西, 精神所認為是这样的那种东西, 应当是从作为普遍者的精神, 即作为普遍者而活动的精神中产生出来的, 而不是从它的欲望、兴趣、爱好、任性、目的、嗜欲等等中产生出来的。后面这些东西固然也是內在的, 《自然安置在我們内部的》, 但它們只在自然的方式之下才是屬於我們自己的》……(第74—75頁)[56]

說得很好!!<sup>③</sup>

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

聪明的唯心主义这个詞可以用辯証的唯心主义这个詞来代替; 愚蠢的这个詞可以用形而上学的、不发展的、僵死的、粗糙的、不动的这些詞来代替。

普罗塔哥拉說: “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說: “思維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第75頁)[56]

微妙的差別!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narkotisch”. ——譯者注

② 在列宁的手稿中, 在这一段話之后是关于高尔吉亚哲学的摘要, 二者之間用一条直綫相隔(見本書第302頁)。——編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très bien dit!! ——譯者注

色諾芬在“Memorabilien”<sup>①</sup>中比柏拉图更好、更确切、更忠实地描写了苏格拉底（第80—81頁[59]）。

### 苏格拉底派

談到关于“谷堆”和“秃头”的詭辯时，黑格尔重述从量到質和从質到量的轉化：辯証法（第139—140頁[101—102]）。

为什么不能提起个別的东西呢？某一类东西（桌子）中的一个与其余的各个就是有某些区别的。

**注意**  
在語言中只有  
一般的東西  
•••••

第143—144頁[104]：很詳細地講到以下的一点：《語言實質上只表达普遍的东西；但人們所想的却是特殊的东西、个別的东西。因此，不能用語言来表达人們所想的東西。》（“这”？是最一般的字）

这是誰？是我。一切人都是我。感性的东西<sup>②</sup>？这是一般的東西等等、等等。“这个”？不論什么都是“这个”。

① “回忆录”。——編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Sinnliche. ——譯者注

研究一下：

普列汉诺夫关于哲学(辩证法)大约写了近一千页的东西(别尔托夫+反对波格丹诺夫+反对康德主义者+基本问题等等)<sup>99</sup>。其中关于大逻辑,关于它、它的思想(即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本身)却一字不提!!<sup>①</sup>

注意

《总之,在研究哲理时,普遍的东西获得意义,而且只有普遍的东西才能被表述出来,而《这个》,即所指的东西,却完全不能被表述出来,——这就是我们这时代的哲学知识还没有达到的一种意识和思想。》(第143页)[104]

在这里面黑格尔把“现代的怀疑论”(第143页)[104]——康德的?和那些主张《感觉的确实性具有真理》的人们也包括进去(第143页)[104]。

因为感性的东西《就是一种普遍的东西》(第143页)[104]。

黑格尔以此打击辩证唯物主义  
以外的一切唯物主义。

注意

注意

叫出名称?——但名称是一种偶然性,不能表达事物本身<sup>②</sup>(如何来表达个别的东西?)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nil !! ——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Sache selbst*. ——译者注

(第 144 頁)[105]。

黑格尔和  
辯証唯物主义

黑格尔認真地“相信”、認為：唯物主义是不可能作为哲学的，因为哲学是关于思維的科学，关于一般的科学，而一般就是思想。这里他重复了他經常称之为“坏的”唯心主义的那种主观唯心主义的錯誤。客觀(尤其是絕對)唯心主义轉弯抹角地(而且还翻筋斗式地)緊密地接近了唯物主义，甚至部分地变成了唯物主义。

昔勒尼学派的  
認識論中的  
感觉……

昔勒尼学派<sup>100</sup>認為感觉是真实的东西，《不是指感觉中的那种东西，不是指感觉的内容，而是指感觉自己本身》(第 151 頁)[110]。

《因此，昔勒尼学派的主要原則就是感觉，感觉應該是真理和善的准則》……(第 153 頁)

《感觉是未規定的个別的东西》(第 154 頁)，但如果把思維包括进去，那末一般的东西就会出现，而《簡單的主观性》就会消失。

注意<sup>①</sup>  
昔勒尼学派和  
馬赫及其同伙

(馬赫及其同伙之类的現象学家在关于一般、“規律”、“必然性”等等問題上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唯心主义者。)

① 參看 Ueberweg—Heinze“哲学史概論”(第 10 版)第 38 节第 122 頁——关于他們，还可參看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sup>101</sup>。他們的怀疑論和主观主义(昔勒尼学派的)，



另一个昔勒尼派哲学家 Hegesias<sup>①</sup>《認識到了》《感觉与普遍性之間的这种不适合》……(第155 頁)[113]

他們把作为認識論原則的感觉和作为倫理學原則的感觉混淆起来了。这点要**注意**。但黑格尔已把認識論分出来了。

## 柏拉图的哲学

关于柏拉图所主张的哲学家治理国家的計划:

……《历史的基地不同于哲学的基地》……

……《必須知道什么是行动:行动就是主体本身为达到某些特殊目的而进行的活动。所有这些目的不过是实现观念的手段,因为观念是绝对力量。》(第193 頁)[143]

历史上特殊的  
目的創造  
“观念”  
(历史的規律)

关于柏拉图的理念学說:

……《因为感性的直观不能为我们純粹地照原样地揭明某个东西》(Phaedo<sup>②</sup>)——第213 頁[158],——所以,肉体是灵魂的一种障碍。

一般概念的  
“純粹性”  
(= 僵死性?)

一般的含义是矛盾的:它是僵死的,它是不純粹的、不完全的,等等,而且它也只

**注意**

① 赫格西亚。——編者注

② “斐多”篇。——編者注

認識的  
辯證法  
注意

是認識具体事物的一个阶段,因为我們永远不会完全認識具体事物。一般概念、規律等等的无限总和才提供完全的具体事物。

注意

認識向客体的运动从来只能是辯證地进行的:为了更准确地前进而后退——*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 (savoir?)*①。相合綫和相离綫:彼此相接触的圓圈。交錯点② = 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

(同实在事物的无限多的方面中的)  
(一面相符合的标准(=实践)。

这些交錯点是矛盾的統一,就是說,在运动(=技术、历史等等)的一定环节上,存在和非存在这两个消逝着的环节在一刹那間相符合。

黑格尔所說的  
“空洞的  
辯證法”

在分析柏拉图的辯證法时,黑格尔再一次力图指出主觀的、詭辯的辯證法与客觀的辯證法之間的區別:

《任何东西都是一,我們是这样談及每个东西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同时我們又指出它里面有多樣性,有許多的部分和特性》,——但在  
III 这里又說:《它是一,和它是多,这二者各自处在

① 为了更好的跃进(認識?)而后退。——編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Knotenpunkt. ——譯者注

完全不同的关系中》，——我们不把这两种思想合在一起，因此，表象和言语就往返于这两种思想之间。这种反复往来，如果是有意識地进行的，那就是空洞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不能把对立面结合起来，不能达到统一。》(第 232 頁)[177]

注意

“空洞的  
辩证法”

柏拉图在“诡辩学派”篇中说：

《困难的而又是合乎真理的事就在于指出：是别一个的，也就是这一个，是这一个的，也就是别一个，而且完全是处在同一关系中的。》(第 233 頁)[177]

注意

《但我们必须懂得：概念真正讲来并不是仅仅直接的东西，虽说它是单纯的东西，——但它之所以单纯，是由于精神的单纯性，概念实质上是向自身回复的思想（直接的只是这个红色的东西等等）；从另一方面来说，概念不是什么仅仅在自身中反思的东西，不是仅仅意识中的东西；概念也是独自存在的，就是说，是对象的本質》……(第 245 頁)

注意

客观主义

概念不是一种直接的东西（虽然概念是一种“单纯的”东西，但这是“精神的”单纯性，观念的单纯性）——直接的只是那对“红色”的感觉（“这是红色的”）等等。概念不是“仅仅意识中的东西”，而是对象的本质（gegenständliches Wesen），是一种“自在的”（An sich）东西。

……《关于概念的性質这一思想，柏拉图沒有說得很确定》……（第 245 頁）

黑格尔（和  
柏拉图）的  
唯心主义和  
神秘主义

黑格尔細致地渲染柏拉图的“自然哲学”，渲染荒謬透頂的理念的神秘主义，例如：《感性事物的本質是三角形》（第265頁）[197] 以及諸如此类的神秘主义的胡說。这是非常典型的！神秘主义者—唯心主义者—唯灵論者黑格尔（也象我們这时代的一切御用的、僧侶主义—唯心主义的哲学一样）吹捧和咀嚼哲学史中的神秘主义—唯心主义，抹杀和鄙視唯物主义。參看黑格尔論德謨克利特——什么也沒有講<sup>①</sup>！而关于柏拉图則講了一大堆神秘主义的陈詞濫調。

黑格尔在說到柏拉图的共和国以及那种認為这只是幻想的通常見解时又重复說他愛說的話：

现实的都是  
合理的

……《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但必須認識和区别什么是真正現實的；在庸人的生活中，一切都是現實的，但在現象世界和現實之間存在着区别》……（第 274 頁）[204]

### 亞里士多德的哲学

通常認為亞里士多德的哲学是和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不同的“实在論”、“經驗論”（第299頁）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nil！！——譯者注

[255]，同上第 311 頁 [237]，这个見解是不正确的。（（这里黑格尔显然又把許多东西牵强附会地說成是唯心主义。））

在叙述亚里士多德同柏拉图的学生們关于理念的爭論时，黑格尔 抹杀 它的唯物主义的特征。（参看第 322—323 頁 [244—245] 及其他各頁。）

他失言了：《把亚历山大》（馬其頓的亚历山大，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奉为神，这是不足为奇的……神和人根本不是如此格格不入的》……（第 305 頁）[231]

黑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唯心主义就在他的神的观念中（第 326 頁）[247]（（当然，这是唯心主义，但比起柏拉图的唯心主义来，它客观一些，离得远一些，一般化一些，因而在自然哲学中就比較經常地 = 唯物主义。））

注意

注意

（（只要倒轉过来））正是这样！

黑格尔把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念”的批判完全弄糟了

当一个唯心主义者批判另一个唯心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基础时，常常是有利于唯物主义的。見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等人的批判，黑格尔对康德等人的批判。

注意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念”的批判，是对唯心主义，即一般唯心主义的批判：因为概念、抽象从什么地方来，“規律”和“必然性”等等也就从哪里来。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在其对柏拉图的理念的批判中）破坏唯心主义基础这一点胆怯地避而不談。

《留基伯和柏拉图說运动是永恒的,但他們沒有說出为什么。》(Aristoteles. *Metaphysik*<sup>①</sup> 第12篇第6章和第7章)——第328頁[248]

亚里士多德如此无力地抬出神来反对唯物主义者留基伯和唯心主义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有折衷主义。黑格尔却为了神秘主义而把这个弱点掩盖起来!

不仅从物質到意識的轉化是辯証的,而且从感觉到思想的轉化等等也是辯証的。

注意

辯証法的拥护者黑格尔不能理解从物質到运动、从物質到意識的辯証的轉化——尤其不能理解后一种轉化。馬克思糾正了这个神秘主义者的錯誤(或弱点?)。

辯証的轉化和非辯証的轉化的区别在哪里呢?在于飞跃,在于矛盾性,在于渐进过程的中断,在于存在和非存在的統一(同一)。

下面这一段話特別清楚地說明黑格尔如何把亚里士多德的唯心主义的弱点掩盖起来:

《亚里士多德思考对象,而当对象以思想的

①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編者注

姿态出现时，它们就是真实的；这就是它们的 *οὐσία*<sup>①</sup>。

但这并不是说，自然界的对象本身因此就是在思考着的东西。对象是被我主观地思考着的；因此，我的思想也就是事物的概念，而事物的概念就是事物的实质。在自然界中，概念并不是作为处于这种自由中的思想而存在的，它是有血有肉的；而血肉是有灵魂的，这灵魂就是它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懂得什么是自在和自为之物；这就是它们的 *οὐσία*<sup>①</sup>。概念不是自为地存在的，它被外在性所限制的。通常关于真理的定义是：《真理是表象与对象的一致。》但表象本身只是某一表象，我与我的表象（与表象的内容）完全不是一致的；我有屋子、木材的表象，但我自己并不就是它们，——我和屋子的表象乃是两回事。只是在思维中才有客观和主观的真正一致。这是我（着重号是黑格尔加的）。亚里士多德因此持有最高的观点；我们不能再指望认识更深刻的东西了。》（第 332—333 页）<sup>[252—253]</sup>

天真!!

“在自然界中”，概念并不存在“于这种自由中”（人的思想和幻想的自由中!!）。  
“在自然界中”，它们，概念，是“有血有肉”的。——这点极妙！而且这也就是唯物主

① 本质。——编者注

义。人的概念就是自然界的灵魂，——这只不过是神秘主义地轉述下面的話：自然界独特地(注意：独特地和辯証地!!)反映在入的概念中。

第318—337頁[241—255]尽是關於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而實質上反對柏拉圖唯心主義的一切地方都被掩蓋起來了!!特別是關於人和人類以外存在的問題!!! = 關於唯物主義的問題被掩蓋起來了!

參看費爾巴哈：  
感覺的福音要  
在聯系中去閱  
讀 = 思維<sup>102</sup>

亞里士多德是一個經驗論者，然而是一個有思想的經驗論者(第340頁)。《通過綜合而把握住了的經驗的東西，就是思辨的概念》……(第341頁)(着重號是黑格爾加的)

注意

概念與經驗的、感覺的“綜合”、總括、總結之間的一致，在各派哲學家看來都是毫無疑問的。這種一致是從哪里來的呢？是從神(自我、觀念、思想等等)那里來的，還是從(由)自然界那里來的？恩格斯在問題的提法上是正確的<sup>103</sup>。

康德

……《構成康德哲學的本質的主觀形式》  
……(第341頁)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論：

……《自然界在自身中具有手段，而这些手段也就是目的。在自然界中，这个目的就是自然界的 *lógos*①，真正理性的东西。》(第 349 頁)  
[233]

“目的”和  
原因、規律、  
联系、理性

……《理智不仅是有意識的思維。在这里有着自然界、生命力的完整的、真实的、深刻的概念》……(第 348 頁)

理性(理智)、思想、意識，如果撇开自然界，不适应于自然界，就是虛妄。= 唯物主义！

黑格尔因亚里士多德的“真正思辨的概念”②(第 373 頁[283]关于“灵魂”和其他許多东西)而对他大肆吹捧，并渲染明显的唯心主义的(= 神秘主义的)胡說八道，讀到这里实在是令人厌恶。

亚里士多德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間动摇的一切地方，都被掩飾起来了!!!

关于亚里士多德对“灵魂”的观点，黑格尔写道：

《实际上，任何普遍的东西只有在它作为特 Ⅲ

① 邏各斯。——編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wahrhaft spekulative Begriffe”。——譯者注

无意中說出了  
“实在論”

殊的东西、单一的东西、为他存在的東西时，才是实在的。》(第 375 頁) [284]——換句話說，灵魂也是这样。

Aristoteles. “De anima”<sup>①</sup>第 2 篇第 5 章：

感觉和認識

《区别》(感觉和認識<sup>②</sup>之間的)《就在于：那引起感觉的东西是外在的。其原因是：感觉的活动是針對单一的东西的，相反地，認識則是針對普遍的东西的；而这普遍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是作为实体而存在于灵魂自身中。因此，每个人只要願意，他自己就能思想……而感觉則是不由他作主的，——要感觉，就必须有被感觉的东西。》(第 377 頁) [286]

亚里士多德  
紧密地接近  
唯物主义

这里的關鍵是“外在”<sup>③</sup>——在人之外，不以人为轉移。这就是唯物主义。而黑格尔却用廢話来搗毀<sup>④</sup>唯物主义的这个基础、根基、實質：

《这是对感觉的完全正确的观点》，黑格尔这样写，并且加以解释：“被动性”在感觉中无疑地是存在的，《不論是主觀地或是客觀地，都是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着被动性这个因素…… 亚里士多德并不因被动性这个因素而落后于唯心主义；感觉从它的一方面來說总

注意!!

① 亚里士多德“論灵魂”。——編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mpfinden и Erkennen.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ußen ist”. ——譯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wegschwätzen. ——譯者注

是被动的。糟糕的是这样的唯心主义，它認為精神的被动性和自动性是以某种規定性是內在的或是外在的这一点为轉移，——仿佛感觉中也有自由似的；感觉是局限性的領域》!! ……

(第 377—378 頁)[286]

((这位唯心主义者堵塞了通往唯物主义的空隙。不，外在或內在不是无所謂的<sup>①</sup>。关键就在这里!“外在”就是唯物主义。“內在”= 唯心主义。黑格尔不提亚里士多德的那个字眼(“外在”)，而用“被动性”这个字眼来把那同一个外在描写得不同。被动性也就是外在!! 黑格尔用思想的唯心主义来代替感觉的唯心主义，但仍然是用唯心主义。))

唯心主义者  
被抓住了!

注意

……《主观唯心主义說：沒有任何外在的事物，它們只是我們的自我的規定。就感觉來說，可以同意这一点。我在感觉上是被动的，感觉是主观的；在我之中的是存在、狀況、規定性，而不是自由。感觉在我之外或在我之中，那都是一样，总之它存在着》……(第 378 頁)[287]

接着就是那个把灵魂比做蜡块的有名的比喻，它使黑格尔象在早祷之前的魔鬼那样地乱轉，并大叫大嚷，說这个比喻“常常引起誤解”

注意  
躲避唯物主义  
的遁詞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gleichgültig. ——譯者注

(第 378—379 頁) [287]。

亞里士多德說 (*De anima* 第 2 篇第 12 章)：

《感觉就是感受被感觉的形式，而不感受物質》……《正如蜡块一样，它接受的只是金戒的图紋，而不是金本身，——純粹是黄金的一个形式。》

注意

灵魂 = 蜡块

黑格尔写道：……《通过感觉达到我們这里

在实践中就

“不同”

的只是形式，而不是物質。但当我们实际行动时，譬如飲食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实践中，我們总是作为单个的个体，而且是作为某种現有存在的单个的个体行动着的，我們本身就是这样一种物質的現有的存在，而且我們也通过物質的方式来对待物質。只有当我们是物質的时候我們才能这样；这就是說，我們的物質的存在轉为行动。》(第 379 頁) [287]

躲避唯物主义的  
胆怯的遁詞

(緊密地接近唯物主义——但又躲躲閃閃))

关于“蜡块”，黑格尔大发雷霆，并譴責道：“每个人都懂得这一点”(第 380 頁) [288]，《人們异常笨拙地抓住比喻中的粗糙的方面》(第 379 頁) [283] 等等。

哈哈!!

《無論如何灵魂不应当是消极的蜡块，并从外界接受規定》……(第 380 頁) [289]

……《它》(灵魂<sup>①</sup>)《把外在軀体的形式变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e Seele. ——譯者注

为它自己的形式》……(第 381 頁)[289]

*Aristoteles. “De anima” 第 3 篇第 2 章:*

……《被感觉之物的活动和感觉的活动是相同的和一致的;但它們的存在却不是相同的》……(第 381 頁)[289] 黑格尔注释道:

亚里士多德

……《发出声音的是一个物体,而听到声音的是一个主体;存在是两方面的》……(第 382 頁)[290]

黑格尔掩盖唯心主义的弱点

但关于人之外的存在的問題却被擱在一边!!! 躲避唯物主义的一种詭辯的遁詞!

談到思維、理性 (*voĩs*) 时, 亞里士多德說 (“*De anima*” 第 3 篇第 4 章):

……《沒有肉体就沒有感觉, 而 *voĩs*① 却可以同肉体分离》……(第 385 頁)[292] 《*voĩs*① 就象一本書, 書頁上实际什么都沒有写》(第 386 頁)[293]——而黑格尔又大发雷霆說: 《另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第 386 頁)[293], 人們把那种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恰恰相反的东西硬加在他身上, 等等((而关于不以理智和人为轉移的存在的問題則被抹杀了!!))——这一切都是为了要証明: 《亞里士多德因此不是实在論者。》(第 389 頁)[295]

*tabula rasa*②

哈哈!

哈哈!

他害怕!!

① 理性。——譯者注

② 白板。——編者注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和  
唯物主义

《因此，誰不感覺，誰就什么也不認識，什么也不理解；如果他認識 (ᾠσφῆ<sup>①</sup>) 什么东西，那他就必須也把它当做表象来認識，因为表象和感覺是相同的，只不过沒有物質而已》……(第389頁)[295]

伪造  
亚里士多德

……《理智离开了任何物質时，是否能認識现实的对象，这个问题还值得专门研究》……(第389頁)[295]黑格尔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抓出这样一些东西，说什么《νοῦς<sup>②</sup>和 νοῦτὸν<sup>③</sup> 是同一的》(第390頁)[296]等等。一个唯心主义者唯心的牵强附会之說的典型例子!! 把亚里士多德伪造成一个18—19世紀的唯心主义者!!

### 斯多葛派<sup>104</sup>的哲学

关于斯多葛派的“真理的标准”——“被理解的表象”(第444—446頁)[338—340]——黑格尔說，意識只拿表象来同表象对照(而不是和对象对照——(第446頁)[339]：“真理是对象和認識的一致”=“真理的有名的規定”)，因此，問題全部都是在于《客觀的邏各斯、世界的合理

① 直观。——編者注

② 理性。——編者注

③ 理性所把握的东西。——編者注

性》(第 446 頁) [339]。

《除了普遍性的以及和自身同一的形式外，思維不提供任何別的东西；因此，一切都能和我的思維一致。》(第 449 頁) [342]

《根据是一种随心所欲的东西；可以給任何东西找到好的根据》……(第 469 頁) [357]《哪些根据应当算是好的，这个問題取决于目的，取决于利益》……(同上) [357—358]

黑格尔反对  
斯多葛派和  
他們的标准

一切都有  
“根据”

### 伊壁鳩魯的哲学

講到伊壁鳩魯(公元前 342—271)时，黑格尔立刻(在叙述他的观点之前)就采取反对唯物主义的战斗的立場，宣称：

《但是，自然(!!)很明显(!!)，如果認為被感觉的存在是真的，那末概念的必要性就会一概被取消，一切都因为沒有任何思辨的兴趣而趋于瓦解，对事物的寻常看法則相反地会肯定下来；事实上，这样就一点也不会超越普通常識的观点，或者說得确切些，一切都降低到普通常識的水平!!》(第 473—474 頁) [362]

对唯物主义的  
誹謗  
为什么??

对唯物主义的 誹謗!! “概念的必要性”一点也不会被認識的和概念的来源的学說所“取消”!! 不与“常識”一致，那是唯心主义者的腐朽的怪想。

注意

关于認識和真理标准的学說，伊壁鳩魯称之为 *Kanonik*①。黑格尔对它作了簡短的叙述后，写道：

《它是这样簡單，再沒有比它更簡單的了，——它是抽象的，而且是很平凡的，——它或多或少是停留在那开始从事思考的普通意識的水平上的。这是一些平凡的心理的表象；它們完全是对的。我們从感觉造成作为普遍的东西的表象，——因此，这种普遍的东西就成为稳定的东西。表象本身 (bei der *δόξα*, Meinung②) 通过感觉来檢驗自己是否稳定，是否在重复。这大体上是正确的，但完全是肤浅的；这只是最初的开端，是关于最初知觉的表象的結構》……  
(第 483 頁)[369]

“这最初的开端”被唯心主义忘記并歪曲了。而只有辨証唯物主义才把“开端”同延續和終点 联結起来。

注意：第 481 頁[367]——关于伊壁鳩魯所認為的詞的意义：

《每个东西靠那最初給予它的名称而获得它的明确性、明显性、清晰性》(伊壁鳩魯, *Dio-*

① 准则学。在列宁的手稿中，“*Kanonik*”这个词和下一段的第一个字“它”之間有一个箭头相連。——編者注

② “bei der *δόξα*”(在意見中)这几个字是黑格尔加的，“*Meinung*”是“*δόξα*”一詞的德譯文，是列宁翻譯的。——譯者注



genes Laertius<sup>①</sup>第10篇第38节)。而黑格尔说:《名称是一种普遍的东西,是属于思维的,它把复杂的东西变成简单的东西。》(第481页)[367]

《关于我们之外的东西如何一般地通过客观方式进入到我们里面来,即关于我们本身同表象由之产生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伊壁鸠鲁陈述了以下的形而上学的见解:

《从物的表面放出一股连续不断的流,而这股流是感觉所不能觉察到的,这是因为有逆向的补充,因为物体本身依然保持充盈,这种补充使固体中原子的排列和位置长久地保持着。这种分离出来的物的表面以极大的速度在空气中运动,因为分离出来的东西不需要有深度。》《感觉是同这样的观念不矛盾的,如果我们注意到》(zusehe)《形象如何产生它们的作用;它们给我们带来外部世界同我们的某种适应,某种共鸣。因此,从它们传过来一种东西,以致在我们里面表现为某种外在的东西。》《而由于这样的流进入到我们里面来,我们就知道这种或那种感觉的规定性;这种有规定性的东西存在于对象中,并通过这样的方式流进入到我们里面来。》(第484—485页[370], Diogenes Laertius<sup>①</sup>第10篇第48—49节)

伊壁鳩魯：我們之外的對象

### 注意

伊壁鳩魯的  
認識論……

伊壁鳩魯(公元前三百年,即黑格尔以前两

① 第欧根尼·拉尔修。——译者注

千多年)的天才的猜測,例如关于光和光速的猜測。

黑格尔完全掩藏了(注意)主要的东西, (注意)即事物是在人的意識之外而且不依赖于人的意識而存在的。

——黑格尔把所有这一切都掩藏起来,他仅仅說:

唯心主义者歪曲和誹謗唯物主义的一个典型例子

……《这样地理解感觉是极其庸俗的。伊壁鳩魯擇取了最容易的而且現在說來也是平常的真理标准,因为真理是看不見的;这个标准就是:我們所看見的、听到的不应当同这种真理相矛盾。因为事实上思想的这些产物,如原子、外表的分出等等,是不能够看見的;[人們当然能看見和听到某些別的东西]①;但是人們所看見的东西和人們所設想和想象的东西,是可以彼此相安无事地并存着的。如果把它們孤立起来,它們就不会相互矛盾,因为只有存在着关系的地方,才会出現矛盾》……(第485—486頁)  
[370—371]

黑格尔就这样撇开了伊壁鳩魯而談起別的东西、即伊壁鳩魯在这里所沒有接触到的、而且与唯物主义相容的东西!!

① 方括弧里的話在列宁的摘要中已被刪去。——編者注

(第486頁)[371]:

在伊壁鳩魯看来,錯誤是由于运动(从对象到我們、到感觉或到表象的运动?)的中断而发生的。

《不可能再有——黑格尔写道——更貧乏的(認識論)了。》(第486頁)[371]

一切都会是貧乏的<sup>①</sup>,如果加以歪曲和剽窃的話。

在伊壁鳩魯看来,灵魂是原子的“某种”集合。《这一点洛克也說过(!!!)……这都是些空話》……(第488頁)[372—373]((不,这是天才的猜测,是为科学而不是为僧侶主义指示途径的路标。))

这也是<sup>②</sup>令人惊奇的!!!! 伊壁鳩魯(公元前341—270), 洛克(1632—1704) 差別<sup>③</sup> = 两千年

注意。注意。(第489頁)[373], 同上

(第490頁)[374]:

伊壁鳩魯硬說原子有“曲綫的”运动<sup>④</sup>, 这是伊壁鳩魯的“武断和无聊”(第488頁)[373]——((而唯心主义者的“神”呢???)。)

而电子呢?

《或者伊壁鳩魯根本否認一切概念和作为本質的普遍的东西》……(第490頁)[374]虽然他

胡說! 撒謊! 誹謗!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ürftig*. —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auch*. —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ifferenz*. — 譯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krummlinigte*” *Bewegung*. — 譯者注

注意

的原子《本身正具有思想的这种本性》……《經驗論者的全部不彻底性》……(第 491 頁)[375]

这样就撇开了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辯証法的實質。

惋惜上帝!!  
唯心主义的  
混蛋!!

《在伊壁鳩魯那里沒有……世界的終極目的、創造者的智慧。除了由于原子組合的偶然的(??)外在的(??)冲撞而发生的事情以外,什么也沒有》……(第 491 頁)[374]

!!

而且黑格尔索性謾罵伊壁鳩魯:《他关于自然界各个方面的思想本身就是卑微的》……(第 492 頁)[375]

自然科学的  
“方式”是如  
此! 它的成就  
也是如此!!

接着就是同今天的“自然科学”①的論战, 据說这种自然科学, 也象伊壁鳩魯那样, “按类比”来論断, 来“說明”(第 492 頁)[375-376]——例如光《是以太的振動》……《这完全是伊壁鳩魯的类比的方式》……(第 493 頁)[376]

((現代自然科学和伊壁鳩魯的对照——反对(注意)黑格尔。))

伊壁鳩魯和  
現代自然科学

在伊壁鳩魯那里, 《对象、原則不外是我們普通的自然科学的原則》……(第 495 頁)这仍然是那种成为我們自然科学的基础的方式》……(第 496 頁)[378]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Naturwissenschaft” heute. ——譯者注

正确的只有一点，即指出了对一般辩证法和概念辩证法的无知。但对唯物主义的批判却很糟糕。

《总之，关于这个方式（伊壁鸠鲁哲学的），我们应当这样说：它也有着有价值的一面。亚里士多德和更早的古代思想家在自然哲学中总是先验地从普遍的思想出发，并从中发展出概念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必须把经验提升到普遍性，找出规律来；这就是

！注意！

注意

注意

说，从抽象观念中引伸出来的那种东西应当同那种由经验和观察转化来的普遍表象相符合。

注意！！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先验的方面是卓越的，但却是不够的，因为在他那里缺乏同经验、观察相结合、相联系这一方面。把个别提升为普遍，这就是发现规律、自然力等等。因此，可以这样说：伊壁鸠鲁开创了经验自然科学和经验心理学。

注意

注意

斯多葛派的目的、理智概念是和经验、感性的现存性对立的。在斯多葛派那里，只有抽象的、有限的理智，其内部没有真理，因而也没有自然界的现存性和现实性；相反地，在这里却有自然界：对自然界的感受要比那些假设更真实些。》

注意

（第496—497页）[378—379]

（这几乎十分接近辩证唯物主义。）

注意

伊壁鸠鲁的作用在于同希腊人和罗马人的

黑格尔論唯物  
主义的长处

### 注意

为什么(古典  
哲学家)重視  
唯心主义??

在黑格尔看  
来,“灵魂”也  
是偏見

迷信<sup>①</sup>作斗争(第498頁)[379]——然而同現代  
僧侶的迷信作斗争嗎??

这全是胡說,如是否有一只野兔在路上奔  
过(第498頁)[379]等等(而神呢?)。

《而从它》(伊壁鳩魯的哲学)《里面主要是  
产生了那些完全否認有超感觉之物存在的观  
念。》(第498頁)[379—380]

|| 但这只对于“有限的东西”<sup>②</sup>来說是好的  
……《迷信破灭了,但是有內在根据的联系和  
观念的世界也同迷信一起破灭了。》(第499頁)  
[380]

这点要注意。

第499頁[380]:伊壁鳩魯論灵魂:更精微  
的(注意)原子,它們的更迅速的(注意)运动,它們  
与肉体的联系(注意)等等(*Diogenes Laertius*  
第10篇第66节,第63—64节)——很天真而  
且很好!——但黑格尔却在生气,他責罵道:《胡  
謔》,《空話》,《沒有思想》(第500頁)[381]。

按照伊壁鳩魯的看法,神总是“普遍者”<sup>③</sup>  
(第506頁)[385]——“他們有一部分存在于数  
中”,象数一样,也就是說,他們是从感性的东西  
中抽象出来的……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Aberglauben*.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endlichen”.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as Allgemeine”. ——譯者注

《部分的說来，他們》(神)《是完美的人的形象，它的产生是由于各形象的相似，由于类似的形象不断地溶合为同一个形象。》(第 507 頁) [385]

注意  
神 = 完美的人的形象，参看  
費爾巴哈<sup>105</sup>  
• • • •

### 怀疑論者<sup>106</sup>的哲学

黑格尔在談到怀疑論时，指出它的表面的“不可战胜性”(Unbezwinglichkeit) (第 538 頁) [407]：

《实际上，如果一个人决心做怀疑論者，那就不能說服他，或使他接受实証哲学，——这正如不能使一个全身瘫痪的人站起来一样。》(第 539 頁) [407]

注意

說得好!!<sup>①</sup>

《实証哲学关于它》(有思想的怀疑論<sup>②</sup>)  
《能够有这样的認識：实証哲学内部包含着怀疑論的否定因素，怀疑論同实証哲学并不是对立的，不是在它之外的，而是作为一个因素包含在它里面的，但实証哲学所包含的否定是具有真理性的，而怀疑論則沒有这样的否定。》(第 539 頁) [408]

(哲学和怀疑論的关系：)

《哲学是辯証的，这个辯証法就是变化：观念作为抽象的观念，是惰性的、存在着的，只有当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ien dit!!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en denkenden Skeptizismus. ——譯者注

**注意**  
 懷疑論的辯證  
 法是“偶然的”

它感到自己是活生生的時候，它才是真理的；這  
 就是由於它的內在的辯證性：它揚棄自己的靜  
 止、自己的惰性。因此，哲學觀念的辯證法是內  
 在的，而並不是出於偶然的；相反地，懷疑論運  
 用辯證法卻是出於偶然的，——它一碰到什麼  
 材料、內容，就指出：它們內部都是否定的》……  
 （第 540 頁）[408—409]

旧的（古代的）懷疑論必須和新的懷疑論  
 （僅指哥丁根的舒爾茲）區別開來（第 540 頁）  
 [409]。

Ataraxie<sup>①</sup>（恬靜？）是懷疑論者的理想：

關於懷疑論者  
 的一件不壞的  
 軼事

《皮浪有一次乘船遇暴風雨，同伴們很驚  
 慌，他就指着一只若無其事地安然咀嚼食料的  
 豬，對同伴們說：哲人應當這樣地無動於中。》  
 （Diogenes Laertius，第 9 篇第 68 節）——第  
 551—552 頁[419]

**注意**  
 懷疑論不是  
 疑惑

《懷疑論並不是疑惑。疑惑正是平靜的反  
 面，平靜則是疑惑的結果。》（第 552 頁）

……《相反地，懷疑論對此對彼都是冷漠  
 的》……（第 553 頁）

舒爾茲-埃奈西德穆硬說懷疑論認為一切  
 感性的東西都是真理（第 557 頁）[409]，但懷疑

① 無動於中。——譯者注



論者却没有这样说过,他们认为:应该适应它<sup>①</sup>,即适应感性的东西,但它不是真理。新的怀疑論不怀疑事物的实在性。旧时的怀疑論怀疑事物的实在性。

注意

怀疑論者的論式(表达方式、論据等等):

一切都在塞克斯都·恩披里柯那里(公元2世紀)

a. 动物构造的不同(第558頁)[423]。

不同的感觉:在黄疸病患者(dem Gelbsüchtigen)看来,白的好象是黄的,等等。

b. 人的不同。“特异反应性”(第559頁)[424]。

应该相信誰呢? 大多数人嗎? 这是愚蠢的;不能問遍所有的人(第560頁)[425]。

各种哲学的不同:这是荒謬的借口,黑格尔憤怒地說:……《这些人看見哲学中的一切,但恰巧沒有看到哲学本身》……《不管各种哲学体系彼此如何不同,但它們之間的差別总沒有象白色和甜味,綠色和粗糙之間的差別那样大;它們之間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它們都是哲学体系,而这点恰恰被忽略了。》(第561頁)[426]

注意

注意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sich danach richten. — 譯者注

## 注意

……《一切論式都反对这个“是”；但真理也不是这个枯燥的“是”，——它實質上是过程》……（第 562 頁）[426]

- c. 感觉器官构造的不同；不同的感觉器官以不同的方式来感知（在一块着色的板上，在眼睛看起来是有着隆起的<sup>①</sup>什么东西，但对触觉來說却不是这样）。
- d. 主体內的情况不同（激动、安靜等等）。
- e. 距离等等的不同。

地球繞太阳等等或相反<sup>②</sup>

- f. 混合（在强烈太阳光下的气味和沒有强烈太阳光时的气味等等）。
- g. 物的組成（玻璃碎了就不透明等等）。
- h. “物的相对性”（“相对性”）。
- i. 現象的頻繁性、稀有性等等；习惯。
- k. 风俗、法律等等，它們的不同……

（10）这就是全部旧的論式，黑格尔說：这全是“經驗的东西”——《拒絕向概念轉化》……（第 566 頁）这是“庸俗的”，但……

《但是，它們在反对普通常識的独断主义时，的确是非常中肯的》……（第 567 頁）[431]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rhaben.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vice versa. ——譯者注

五种新的論式（已經高級得多，已包含着辯証法，接触到概念）——也是根据塞克斯都所講述的。

- a. 哲学家們……意見的分歧……
- b. 陷入无限性中（一者依赖于他者，以此类推，以至无穷）。
- c. （前提的）相对性。
- d. 假設。独断主义者提出未經証明的假設。
- e. 相互性。（循环的）論証……

《这些怀疑論的論式真的 触犯 那叫做独断主义的哲学（这种哲学按其性質不得不在这些形式中兜圈子）。这不是由于独断主义哲学包含着积极内容，而是由于它把某种规定的东西断定为絕對的东西。》（第 575 頁）[438]

注意

黑格尔 反对絕對！辯証唯物主义的萌芽就在这里！

注意

《对于那根本不知道任何自在的东西，不知道任何（不是 nichts）（原文如此！！）<sup>①</sup>絕對的东西的批判主义說来，关于自在的存在本身的任何知識都是独断主义；其实批判主义自身就是最糟糕的独断主义，因为它断言：《自我》、自我意識的統一是与存在相对立的，是自在和自为

“批判主义”是  
“最糟糕的  
独断主义”

① 列宁所以在括弧中加注解，是因为德文原書中在“絕對的东西”之前印了否定詞 nicht（不），而不是 nichts（沒有任何什么）。——編者注

地存在着的，而在它之外同样存在某种《自在的》东西，二者是絕對不能碰在一起的。》(第576頁)[438]

說得好!!!

辯証法 = “对  
自身的破坏”

《这些論式击中独断主义哲学，这种哲学有这样一個手法：把这个或那个原則作为某种特定的命題提出来，从而把它說成規定性。这种原則总是有条件的，因而它具有辯証法、即在自身中对自身的破坏。》(第 577 頁)《这些論式是反对理智哲学的卓絕的武器。》(同上)[438]

例如塞克斯都就揭示了点 (der Punkt) 的概念的辯証法。点是不可測量的？所以它在空間之外!! 它是空間里面的空間界限，是空間的否定，同时又是《与空間有关的》——《因而是內部辯証的东西》(第 579 頁)[440]。

注意

……《这些論式……在反对思辨的觀念上是无力的，因为思辨的觀念本身就包含着辯証的因素和对有限东西的揚弃。》(第 580 頁)

注意

第 14 卷完(第 586 頁[447])。

## 全集第十五卷 哲学史第三卷

(希腊哲学末期、中世紀哲学和到謝林为止的

近代哲学, 第1—692頁)

(1836年, 柏林)

新柏拉图派<sup>107</sup>

……“向神轉回”……(第5頁)<sup>①</sup>[13]<sup>②</sup>,  
 “自我意識是絕對的本質”……(第7頁)[14]“宇宙精神”……(第7頁)[14], “基督教”……(第8頁)[15]以及一大堆关于神的胡言乱語……  
 (第8—18頁)[15—22]

但是这个公开地“認真地”导向神的哲学唯心主义, 比虛偽而卑怯的現代不可知論要正直些。

A. 斐洛——(公元前后)一个博学的犹太人、神秘主义者,《在摩西身上发现柏拉图》(第19頁)[22]等等。“認識神”(第21頁)[23]是主要的等等。神是 λόγος<sup>③</sup>、“一切理念的

① 指“黑格尔全集”1836年柏林德文版第15卷的頁碼。——編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93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11卷的頁碼。——編者注

③ 邏各斯。——編者注

理念(柏拉图的)  
和神

总和”、“純存在”(第 22 頁)[24] (“柏拉图的看法”)……(第 22 頁)[25] 理念是“天使”(神的使者)……(第 24 頁)[25] 至于感性世界,“也象在柏拉图那里一样”=οὐκ ἔστι①=非存在(第 25 頁)[26]。

B. 喀巴拉<sup>108</sup>, 諾斯替教派<sup>109</sup>——同上……

C. 亚历山大里亚派的哲学——(= 折衷主义<sup>110</sup>——(第 33 頁)[33]) (= 柏拉图派、毕达哥拉斯派、亚里士多德派)(第 35 頁)[35]。

折衷主义者——或者是沒有教养的人,或者是狡猾的人(聰明人<sup>②</sup>——(第 33 頁)[33])——从各处取得好东西,但是……

关于折衷主  
义者……

——他們集合了一切好的东西,《但沒有掌握思維的連貫性,因而也就沒有掌握思維本身》(第 33 頁)[33]。

他們发展了柏拉图的学說……

柏拉图的  
理念和神

《包含在思維中的柏拉图的普遍者,因此得到了这样的意义: 普遍者本身就是絕對的本質自身。》(第 33 頁)[34]

① 不存在的東西。——編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ie klugen Leute. ——譯者注

## 黑格尔論柏拉图的對話录<sup>①</sup>

頁碼

(第 230 頁)<sup>②</sup>[175] <sup>③</sup>“詭辯学派”篇

(第 238 頁)[181]“斐里布”篇

(第 240 頁)[171]“巴門尼德”篇

(“蒂迈欧”篇)(第 248 頁)[184]

---

① 列宁的这一段摘录是用德文写在“黑格尔‘哲学史講演录’一書摘要”这本笔记的封皮的背面。——編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德文版第14卷的頁碼。——編者注

③ 指“黑格尔全集”1932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0卷的頁碼。——編者注





# 黑格尔“历史哲学講演录” 一書摘要<sup>111</sup>

写于 1915 年

1930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 黑格尔全集第九卷(1837 年, 柏林)

### 黑格尔: 历史哲学講演录

(由爱德华·甘斯出版)

材料: 1822—1831 年的講演記錄。第 73 頁以前是黑格尔的手稿, 等等。

第 5 頁<sup>①</sup>[4]<sup>②</sup>……《言語……是发生在人們之間的活动》……(因而这些言語不是廢話)。

第 7 頁[6]——法国人和英国人更有教养一些(《更有……民族的教养》), 我們德国人則常在应当如何写历史这方面卖弄聰明, 但很少去写历史。

机智而聰明!

第 9 頁[7—8]——历史教导說: “各个民族及其

政府并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什么: 对这点來說, 每个时期都是太特殊了。”

非常聰明!

《但是, 經驗和历史告訴我們, 各个民族和政府从来都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什么, 也从来没有按照从历史中所能吸取的那些教訓进行活动。每个时代都具有如此独特的环境, 每个时代都是如此特殊的

注意

注意

① 指“黑格尔全集”1837 年柏林德文版第 9 卷的頁碼。——編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935 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8 卷的頁碼。——編者注

注意

状态，以至必須而且也只有从那种状态出发，以它为根据，才能判断那个时代。》

第 12 頁[10]——“理性統治世界”……

真糟！

第 20 頁[17]：物質的实体——重力。

精神的实体——自由。

第 22 頁[19]。“世界历史是自由意識中的进步，我們应当从这个进步的必然性去認識它”……

第 24 頁[20]——（接近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指使着人們呢？主要就是“自私心”<sup>①</sup>，——爱等等的动机比較少，而且它們的范围也比較狹窄。从这些交織着的情欲等等、要求等等之中究竟得出什么呢？

第 28 頁[23—24]“沒有情欲，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情欲是《精力的主观的方面，因而也是它的形式的方面》……

第 28 頁末[24]——历史不是从有意識的目的开始的…… 重要的是

第 29 頁[25]……那种 人們未曾意識到的、但由于人們活动的結果而出現的东西……

第 29 頁 [25] ……在这个意义上說，“理性統治世界”。

注意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elbstsucht”。——譯者注

第 30 頁 [27] ……在历史上通过人們的活动而实现的,《除了他們所追求的和达到的东西之外,除了他們直接認識和要求的東西之外,还有(得出)某种別的东西》。

第 30 頁 [27]

第 30 頁 [27] ……《他們》(人們<sup>①</sup>)《在实现自己的利益,但某种更为遙远的东西也因此而实现,它虽然包含在这种利益的内部,但是并不包含在人們的意識和意图中。》

**注意**

(参看

恩格斯<sup>112</sup>)

第 32 頁 [29] ……《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是这样一些人,在他們的个人的、特殊的目的中包含着作为宇宙精神的意志的实体性的东西》……

“伟大人物”

第 36 頁 [36] ——牧民、农民等等的宗教信仰和德行是非常令人敬佩的(实例!!注意),但是……《宇宙精神的权利高于一切个人的权利》……

黑格尔在这里常講到神、宗教、一般道德——最庸俗的唯心主义胡說。

第 97 頁 [94]: “逐渐废除奴隶制要比驟然废除来得好”……

第 50 頁 [44]。国家的宪法以及它的宗教……哲学、思想、教育、“外部力量”(气候、邻邦……)形成“一个实体,一个精神”……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ie Menschen. ——譯者注

第 51 頁 [51] 在自然界中运动只是循环的 (!!)  
——在历史中会产生新的东西……

?

第 62 頁 [60]。在各民族的不发达的、原始的状况下，語言比較丰富，——語言随着文明的进展和語法的形成而逐漸貧乏了。

第 67 頁 [64]: “世界历史活动的基础高于道德的基础”……

非常好

第 73 頁 [69]: 一幅絕妙的历史图画: 个人的情欲、活动等等的总和 (《到处都是和我們有关系的東西，因而到处激起我們的贊成或反对的热忱》), 有时是大量的共同利益, 有时是无数“微小力量” (《微小力量的无限的紧张活动，它們从似乎微不足道的东西中产生巨大的东西》)。

非常重要! ①  
参看后面比較  
完整的地方②

結果是什么呢? 結果是“疲倦”。

第 74 頁 [75] ——緒論完。

第 75 頁 [76] 《世界历史的地理基础》(典型的标题):  
(第 75—101 頁) [76—97]。

注意  
参看普列汉  
諾夫 113

第 75 頁 [76] ——“在伊奥尼亚的和煦的天空下”才比較容易产生荷馬，但不仅是这一个原因。——“在土耳其的統治下就不能”等等。

!!!

第 82 頁 [82] ——向美洲移民消除了“不滿情緒”  
《并且使現代市民制度的繼續存在有了保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Sehr wichtig! ——譯者注

② 見本書第 352 頁。——編者注

障》……（这种制度<sup>①</sup>就是《富有和貧穷》，

第 81 頁[82]）……

第 82 頁[82]。欧洲沒有这种出路：如果德国还有森林的話，那就不会有法国革命。

第 102 頁[99]：世界历史的三种形式：（1）专制制度；（2）民主制和貴族制；（3）君主制度。

划分：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羅馬世界——日耳曼世界。关于倫理等等的毫无意思的空談等等。

中国。第 1 章（第 113—139 頁）[111—131]。对于中国的特征、制度等等的描述。空洞，空洞，空洞！<sup>②</sup>

印度——在第 176 頁[162] 之前——在……之前。

波斯（和埃及）在第 231 頁[207] 之前。为什么波斯王国（帝国）复灭了，而中国和印度沒有复灭呢？繼續存在<sup>③</sup>并不就是頂好的东西<sup>④</sup>（第 229 頁）[206]——《万古长存的山岭并不胜于生命短促、瞬息即逝的玫瑰。》（第 229 頁）[206] 波斯之所以复灭，是因为在这里开始了《精神的直觀》第 230 頁[206]，而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Zustand.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Nil, nil, nil!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uer. ——譯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vortreffliches. ——譯者注

希腊人則高級一些，他們具有組織的、《意識到自身的自由》的《更高原則》（第 231 頁）[206—207]。

世界历史  
是个整体，而  
各个民族是  
它的“器官”

第 232 頁 [211]：《希腊世界》……“純粹个性”的原則——它的发展、繁荣和衰落时期，《同世界历史的下一个器官的接触》（第 233 頁）[212]——羅馬和它的“实体”（同上）。

第 234 頁 [213]：希腊的地理条件：多样化的自然界（和單調的东方不同）。

富有和貧穷

第 242 頁 [220]——希腊的殖民地。財富的积累。与此“永远”相联的是困苦和貧穷……

黑格尔和  
費尔巴哈<sup>114</sup>

第 246 頁 [224]。《人們所解释的自然物，其中內在的本質的东西，就是神的起源》（关于希腊人的神話）。

黑格尔在这里  
已經有历史唯  
物主义的萌芽

第 251 頁 [227]：《人为了自己的需要，通过实践和外部自然界发生关系；他借助自然界来滿足自己的需要，征服自然界，同时起着中間人的作用。問題在于：自然界对象是强有力的，它們进行种种的反抗。为了征服它們，人在它們中間加进另外一些自然界的对象，这样，人就使自然界反对自然界本身，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发明工具。人类的这些发明是屬於精神的，所以应当把这种工具看得高于自然界的对象…… 旨在征服自然界的人类发明的荣誉是屬於神的》

黑格尔  
和  
馬克思



(在希腊人看来)。

第 264 頁[240]: 希腊的民主制是和國家規模的狹小分不開的。言語、生動的言語把公民聯結了起來, 并激起了熱忱<sup>①</sup>。

“因此”在法國革命中從來沒有過共和國憲法。

第 322—323 頁[295]。《他》(Cäsar<sup>②</sup>)《消除了內部矛盾》(消滅了已經成為“陰影”的共和國), 《又引起了新的矛盾。因為世界統治在這以前只達到了阿爾卑斯山巔, 凱撒則开辟了新的活動場所: 他開創了以後應該成為世界歷史的中心的舞台。》

往下是关于凱撒的被刺:

……《一般說來, 如果國家政變再次發生》(拿破侖、波旁王朝), 《人們似乎就認為它是必然的了》……《起初似乎只是偶然的和可能的東西, 由於重演就會成為某種現實的和確証了的東西。》(第 323 頁)[296]

“基督教”(第 328—346 頁)[301—316]。

庸俗不堪的僧侶的唯心主義亂吹基督教的偉大(其中有摘自福音的引文!!)。討厭之至, 臭不可聞!

第 420—421 頁[391—392]: 為什麼宗教改革只局

??

黑格尔和历史  
中的“矛盾”

可能性和偶然  
性的范畴对历史  
中现实性和  
确证的关系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Erwärmung*. ——譯者注

② 凱撒。——編者注

限在某些民族中呢？順便提到——“斯拉夫民族是农业民族”（第421頁）[391]，这种情况引起了“主人和农奴的关系”、很差的“勤勉精神”<sup>①</sup>等等。而羅馬民族是为什么呢？因为它們的性格（基本性格<sup>②</sup>，第421頁末[393]）。

注意  
階級关系

第429頁[399]：……《波兰的自由也无非是貴族对君主的自由…… 因此，人民和国王一样对貴族表示不滿…… 当談到自由时，必須随时注意：是否就是指个人利益而言。》（第430頁）[399]

第439頁[411—412]：关于法国革命…… 为什么法国人“立刻从理論轉入实践”<sup>③</sup>，而德国人不是这样呢？德国人的宗教改革“毕竟糾正了一切”<sup>④</sup>，消灭了“难以形容的不公平現象”等等<sup>⑤</sup>。

第441頁[413—414]：人第一次（在法国革命中）达到了这个地步：《人是靠头脑，也就是說靠思想站着的，并按照思想創造现实界》……《这是……光輝灿烂的日出》……黑格尔接着研究“法国革命的进程”（第441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etriebsamkeit”。——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Grundcharakter”。——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ogleich vom Theoretischen zum Praktischen”。——譯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chon Alles gebessert”。——譯者注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unsägliche Unrecht” etc. ——譯者注

頁) [414], 他在一般自由中強調指出 财产、工业的自由(同上)。

……法律的頒布? 所有人的意志……《少数人应当是多数人的代表, 但他們往往只成为多数人的压迫者》……(第 442 頁) [415] 《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統治也同样是极大的不彻底性。》(同上)

第 444 頁 [418]: ……《这一事件》(法国革命)《按其內容來說, 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自由主义”(第 444 頁) [418]、“自由主义制度”(第 443 頁) [417] 遍及欧洲。

第 446 頁 [422]: 《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概念的发展》……

参看馬克思和恩格斯<sup>115</sup>

?

全卷共 446 [422] 頁——完

一般說来, 历史哲学所提供的东西非常之少——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正是在这里, 正是在这个領域中, 在这門科学中, 馬克思和恩格斯向前迈了最大的一步。而黑格尔在这里則已經老朽不堪, 成了古董。

(見下頁)

**注意:**

最重要的是緒論<sup>①</sup>, 其中在問題的提法上有許多精采的东西。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Einleitung. ——譯者注

## 黑格尔論世界历史

《最后,如果我们从我们所应当遵循的那种观点出发来观察世界历史,在我们面前便展开了一幅无边无际的人类生活、活动的图画,人类的生活、活动处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之下,具有形形色色的目的和各不相同的事件和命运。在这一切变故和事件中,最触目的是人的事业和意愿;到处都是和我们有关的东西,因而到处激起我们的赞成或反对的热忱。它有时以美丽、自由、富有来吸引我们,有时以毅力来吸引我们,有时甚至缺陷可以表现为某种有意义的东西。我们经常看到某种大量的共同利益在困难地前进,但是更经常看到微小力量的无限的紧张活动,它们从似乎微不足道的东西中产生某种巨大的东西;到处是光怪陆离的景色,一个消逝,另一个立即代之而起。

《尽管这种观察非常吸引人,但它的立即产生的结果却是那种随着幻灯映画的光怪陆离的景色之后而来的疲倦;而且我们虽然承认每个个别表象有它的价值,但我们仍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这一切个别事件的最終目的是怎样的,每个事件是否只限于它自己的特殊目的,或相

反地，我們应当設想这一切事件有一个終极目的：在这种熱鬧的表面之下在創作一种內在的、安靜的、隱蔽的、藏有这一切暫時現象的根本力量的作品？但是，如果在一开始时不把思想、理性認識列入世界历史，那末至少也应当这样对待世界历史：坚信其中有理性，或者坚信智力和自觉意志的世界不是偶然事件的牺牲品，而是应当显現在自知的概念的光輝中。》（第 73—74 頁）<sup>①</sup>[69]<sup>②</sup>

（（注意：在序言第 18 頁中，出版者即編者 Ed. Gans<sup>③</sup> 指出，第 73 頁以前是黑格尔在 1830 年写的，手稿——“草稿”<sup>④</sup>。））

---

① 指“黑格尔全集”1837 年柏林德文版第 9 卷的頁碼。——編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935 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8 卷的頁碼。——編者注

③ 爱德华·甘斯。——編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usarbeitung”。——譯者注

## 黑格尔辯証法(邏輯学)的綱要<sup>116</sup>

### 小邏輯(哲学全書)的目录

- 一、存在論。(A) 質。(a) 存在;
  - (b) 現有的存在;
  - (c) 自为的存在。(B) 量。(a) 純量;
  - (b) 限量(Quantum);
  - (c) 等級。(C) 度。
- 二、本質論。(A) 作为实存根据的本質。
  - (a) 同一——差別——根据;
  - (b) 实存;
  - (c) 事物。(B) 現象。
  - (a) 現象世界;
  - (b) 内容和形式;
  - (c) 关系。(C) 现实。
  - (a) 实体关系;
  - (b) 因果关系;
  - (c) 相互作用。

### 三、概念論。

#### (A) 主觀概念。

- (a) 概念；
- (b) 判断；
- (c) 推理。

#### (B) 客体。

- (a) 机械性；
- (b) 化学性；
- (c) 目的性。

#### (C) 观念。

- (a) 生命；
- (b) 認識；
- (c) 絕對观念。

概念(認識)在存在中(在直接的現象中)揭露本質(因果律、同一、差別等等)——整个人类認識(全部科学)的真正的一般进程就是如此。自然科学和政治經濟学以及历史的进程也是如此。所以，黑格尔的辯証法是思想史的概括。从各門科学的历史上更具体地更詳尽地研究这点，会是一个极有裨益的任务。总的說来，在邏輯中思想史应当和思維規律相吻合。

抽象的“存在<sup>①</sup>”仅仅是总流<sup>⑥</sup>中的一个环节。

非常显著，黑格尔有时从抽象到具体（存在<sup>①</sup>（抽象）——规定的存在<sup>②</sup>（具体）——自为的存在<sup>③</sup>），——有时却相反（主观概念——客体——真理（绝对观念））。这是否就是唯心主义者的不彻底性（马克思称之为黑格尔的神秘观念<sup>④</sup>）呢？或者还有更深刻的道理呢？（例如，存在 = 无——生成、发展的观念。）起初有一些印象浮现，而后有某种东西分出，——然后质井（事物或现象的规定）和量的概念发展起来。然后研究和思索使得思想去认识同一——差别——根据——本质对现象的关系<sup>⑤</sup>——因果性等等。所有这些认识的环节（步骤、阶段、过程）都是从主体走向客体，受实践的检验，并通过这个检验达到真理（= 绝对观念）。

井 费尔巴哈说，质和感觉 (Empfindung) 是同一个东西。最先的和最初的东西就是感觉，而在感觉中不可避免地也会有质……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ein. ——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ein. ——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Fürsichsein. ——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Ideenmystik. ——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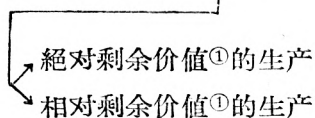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versus. ——译者注

⑥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πάνταρεῖ. ——译者注



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認識論[不必要三个詞:它們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門科学,而唯物主义則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商品——貨幣——資本



資本主义的历史和对于概述資本主义历史的那些概念的分析。

开始是最简单的、普通的、常見的、直接的“存在”:个別的商品(政治經濟学中的“存在”)。把它当做社会关系来加以分析。两种分析:演繹的和归納的,——邏輯的和历史的(价值形式)。

在这里,在每一步分析中,都用事实即用实践来进行檢驗。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Mehrwert. ——譯者注

---

参照本質对現象的关系問題

——价格同价值

——需求和供給对 价值(= 結晶化的  
劳动)①

——工資同劳动力的价格。

写于 1915 年

1930 年第一次載于

“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

---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Wert* (=krystallisierte Arbeit). ——譯者注

## 若尔日·諾埃尔 《黑格尔的邏輯学》<sup>117</sup>

1897 年, 巴黎

[日内瓦圖書館, Ca, 1219<sup>①</sup>]

該書曾以論文形式分期发表在“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sup>②</sup>上; 杂志的編輯是 Xavier Léon<sup>③</sup>。

作者是个唯心主义者, 而且是个渺小的唯心主义者。他轉述黑格尔的学說, 保护黑格尔不受“現代哲学家”的攻击, 把黑格尔同康德等相比。索然无味, 毫不深刻。作者对唯物主义辯証法只字不提, 想必是他对唯物主义辯証法一无所知。

现将黑格尔的一些术语的譯名列举如下:

*Être*[存在]<sup>④</sup>—*Essence*[本質]—

① 这是图书編号。——譯者注

② “形而上学和道德問題評論”。——編者注

③ 克薩維埃·萊昂。——編者注

④ 方框中所有方括号里的术语是編輯部翻譯的。——編者注

*Notion* [概念] (*Mesure* [度] 等等)

*Devenir* (*das Gewordene*) [形成的]。

*L'être déterminé* (*Dasein*) [規定的存在, 現有的存在]。

*Être pour un autre* (*Sein-für-anderes*) [為他的存在]。

*Quelque chose* (*Etwas*) [某物]。

*Limite* (*Grenze*) [界限]。

*Borne* (*Schranke*) [極限]。

*Devoir être* (*Sollen*) [應有]。

*Être pour soi* (*Für-sich Sein*) [自為的存在]。

*Existence hors de soi* (*Außer-sich-Sein*) [自身以外的存在]。

*La connaissance* (*das Erkennen*) [認識]。

*Actualité* (*Wirklichkeit*) [現實]。

*Apparence* (*Schein*) [假象]。

*Être posé* (*Das Gesetzsein*) [設定的存在]。

*Position* (*setzende Reflexion*) [設定的反思]。

*Fondement ou raison d'être* (*Grund*) [根據]。

*L'universel* (*das Allgemeine*) [普遍]。

*Particulier* (*das Besondere*) [特殊]。

*Jugement* (*das Urteil*) [判斷]。

*Raisonnement ou Syllogisme* (*Schluß*) [推理或三段論法]。

還要指出作者的可笑的企圖：他似乎<sup>①</sup>要替黑格爾辯護，駁斥那種說黑格爾哲學是“實在論”（應讀作唯物主義）的責難。黑格爾的《哲學整個說來是三段論法。就在這種三段論法中，邏輯是普遍，自然界是特殊，而精神是個別》（第 128 頁）<sup>②</sup>。作者“分析”（＝咀嚼）邏輯學中的最後幾句話，即關於從觀念向自然界轉化的那幾句話。得出的結論是：智慧通過自然界（在自然界中）認識觀念＝規律性、抽象等等……天呀！差一點就是唯物主義了！！……

《把自然界從精神中抽象出來，觀察自然界的本身，這樣做是不是就回到了最素朴的實在論呢？》（第 129 頁）

注意！

《固然，黑格爾在邏輯學和精神哲學之間插進了自然哲學，因此就站到了實在論的觀點上，然而，從他那方面來說，這並沒有任何不徹底性……黑格爾的實在論只是一個過渡階段。這是一個必須加以克服的觀點。》（第 129 頁）

注意

《至於說到實在論包含有相對真理，——這是無可辯駁的。如此自然而普遍的觀點不可能是人類精神的偶然謬誤……為了征服實在論，它》（辯證法<sup>③</sup>）《首先必須讓實在論有充分

注意

①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as it were. ——譯者注

② 指諾埃爾·黑格爾的《邏輯學》1897 年巴黎法文版的頁碼。——譯者注

③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la dialectique. ——譯者注

|| 的发展,只有这样,它才能証明唯心主义的必要性。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把时间和空間当做自然界的一般規定,而不当做理性的形式。看起来在这一点上他是和康德有分歧的,然而这不过是表面上的和口头上的分歧而已……

??!!

……《这就說明了为什么他》(黑格尔)《談到感性的質,好象感性的質是为物体所真正具有的。真奇怪,馮特先生就根据这一点来責难他无知。难道这位有學問的哲学家竟以为黑格尔从来没有讀过笛卡兒、洛克甚至康德的著作嗎?如果他是实在論者,那并不是由于他的无知,也不是由于他的不彻底性,而只是由于他把实在論当做过渡阶段,由于他遵循着自己的方法。》(第 130 頁)

注意

黑格尔 = “实在論者”

注意

作者在把黑格尔和斯宾諾莎相比較时說道:《于是,黑格尔和斯宾諾莎都同样地使自然界服从邏輯。》(第 140 頁)但据他說,黑格尔的邏輯不是数学的邏輯,而是矛盾的邏輯,是“从純粹抽象向实在”轉化的邏輯(等等)。至于斯宾諾莎,据說《我們和他》(斯宾諾莎)《在一起就会变成唯心主义的反对者》(第 138 頁);因为《精神世界》(斯宾諾莎的)《是和物体世界并列的,而不是在物体世界之上的》……

……《发展观念,是黑格尔主义的一个那么典型的特点,而对斯宾諾莎來說却毫无意

義》……(第138頁)

黑格爾發展了柏拉圖的辯證法(《他和柏拉圖都承認對立面的并存是必然的》，第140頁)——萊布尼茨接近於黑格爾(第141頁)。

諾埃爾保護黑格爾，不讓人責難黑格爾是泛神論者……(據說這種責難的理由是)：

……《絕對精神——他的》(黑格爾的)《辯證法的這個頂峰——不是理想化的和神化的人的精神又是什么呢？除開自然界和人類以外，是否還有什麼地方存在着他的神呢？》(第142頁)

諾埃爾的“保護”就在於強調(反復說明)黑格爾是唯心主義者。

黑格爾是不是“獨斷主義者”？(第6章：《黑格爾的獨斷主義》)是的，在非懷疑論的意義上、在古代哲學的意義上他是獨斷主義者(第147頁)。而在康德看來，這等於“自在之物”的可知性。黑格爾(和費希特一樣)是否認自在之物的。

在康德那里是《不可知論的實在論》(第148頁末)。

……《康德從不可知論的觀點來給獨斷主義下定義。誰認為自在之物是可以規定的、不可認識之物是可以認識的，他就是獨斷主義者。但是，獨斷主義可以具有兩種形式》……(第149頁)或者是神秘主義，或者是

黑格爾不是  
“懷疑論者”

注意

康德是  
不可知論者

注意  
唯物主义者 =  
“独断主义者”

……《它也可以天真地把感性现实提升为绝对现实，把现象和本体等同起来。这样，我们就碰到经验论的独断主义、根本不懂哲学的庸人和学者的独断主义了。唯物主义者就犯了这第二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柏拉图、笛卡儿以及他们的门徒所犯的 error》……

据说，黑格尔连独断主义的影子也没有，因为《人们当然不会责难他不承认事物对思想的相对性，因为他的整个体系是以这个原则为基础的。人们也不会责难他不加分析地不加批判地使用范畴。难道他的逻辑不正是对范畴的批判，不正是比康德的批判更深刻得多的批判吗？》（第 150 页）

注意

……《当然，他》（黑格尔）《否弃本体，从而就把现实放入现象<sup>118</sup>中，但是，在现象本身中的这个现实，只是直接的现实，因而是相对的、内部不完整的现实。它只有在固定的意义上以及在其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才是真正的现实》……（第 151 页）

不坏！

……《可是，在理性所认识的东西和感性的东西之间没有绝对的对立，没有分裂，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感性的东西是为感觉所预先提供的理性所认识的东西，理性所认识的东西是被理解了的感性的东西》……（第 152 页）



(居然黑格爾對你這個卑鄙的唯心主義者也還有点用处!)

……《感性存在，按其本義來說，包含絕對存在，我們通過不間斷的漸進過程從前者過渡到後者。》(第 153 頁)

……《因此，不管怎麼說，康德的哲學具有神秘的獨斷主義的基本缺陷。我們在他的哲學中可以找到這種主義的兩個典型的特点：感性的東西和超感性的東西的絕對對立，以及從前者向後者的直接轉化。》(第 156 頁)

在第 7 章《黑格爾和現代思想》中，諾埃爾提出奧古斯特·孔德 (Comte) 的實證論，並進行分析，稱它為《不可知論的體系》(第 166 頁)。

實證論 =  
不可知論

(同上，第 169 頁：《實證論的不可知論》)

作者把實證論當做不可知論來批判，有時對它的不徹底性抨擊得還不錯，——例如他指出關於規律或事實中的“固定性”(“固定的事實”<sup>①</sup>，第 170 頁)的來源問題是避免不了的，他說：

……《由於承認它們》(固定的事實)《的不可知或可知，人們就會或者走向不可知論，或者走向獨斷主義哲學》……(第 170 頁末)

Renouvier<sup>②</sup>先生的新批判主義據說是折衷

①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des faits permanents”。——譯者注

② 雷諾維葉。——編者注

主义,是介于《实証論的現象論和本来意义上的康德主义》之間的中間物(第175頁)。

把黑格尔庸俗化了的諾埃尔在侈談道德、自由等等的时候,一点也沒有談到自由是对必然性的理解。

黑格尔著作的法文譯本有: *Véra*<sup>①</sup>: 邏輯学、精神哲学、宗教哲学、自然哲学; *Ch. Bénard*<sup>②</sup>: 美学和詩学

关于黑格尔主义的著作有:

*E. Beaussire*: *Antécédents de l'hégélianisme*<sup>③</sup>.

*P. Janet*: *La dialectique dans Hégel et dans Platon*<sup>④</sup> (1860).

*Mariano*: *La Philosophie contemporaine en Italie*<sup>⑤</sup>.

*Véra*: *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Hegel*<sup>⑥</sup>.

写于1915年

1930年第一次載于

“列宁文集”第12卷

按手稿刊印

① 維拉。——編者注

② 沙·柏納爾。——編者注

③ 埃·波西尔“黑格尔主义的前輩”。——編者注

④ 保·热奈“黑格尔和現代柏拉图的辯証法”。——編者注

⑤ 馬利安諾“意大利的現代哲学”。——編者注

⑥ 維拉“黑格尔哲学入門”。——編者注

## 讓·貝兰《物理化学論文。原理》<sup>119</sup>

1903 年，巴黎

注意, *J. Perrin*: “Traité de chimie physique. Les principes” ① 1903 年巴黎版 (共 300 頁)。阿伯尔·萊伊在 “*Revue Philosophique*” ② (1904 年第 1 卷) 上发表評論, 题目是《物理化学的哲学原理》。(貝兰分析了力、原因、能等等概念, 他反对《把能看做神秘的本質》(第 401 頁)……阿伯尔·萊伊称貝兰为《新怀疑論体系》的反对者。)

写于 1914 年 12 月

1930 年第一次載于

“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① 讓·貝兰“物理化学論文。原理”。——譯者注

② “哲学評論”。——編者注

PETER GENOFF. «FEUERBACHS  
ERKENNTNISTHEORIE UND METAPHYSIK»

ZÜRICH. 1911 (BERNER DISSERTATION) (S. 89)

Landesbibliothek

Эта, чисто ученическая, работа состоит *почти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из цитат из сочинений Фейербаха [по изданию \*Иодля].  
Полезна может быть *только* как **свод** цитат, да и то не полный.

тема автором далеко не разработана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цитирует автор  
том II особенно Thesen und Grundsätze, затем Wider den Dualismus.

- X, особенно Über Spiritualismus und Materialismus.  
N B VIII, Vorlesungen über das Wesen der Religion (Фейербах сам в 1848 г. писал, что это более зрелая его работа, чем „Сущность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вышедшая в 1841 г.) [VIII, SS. 26, 29; 102—109; 288; 329 и др.].
- VII. Das Wesen der Religion (1845; Фейербах считает ее важной).
- IV. „Leibniz“ с примечаниями 1847 года. (NB)  
[IV. SS. 261; 197; 190—191; 274].
- VII. Добавления к *Wesen des Christentums*.

## 彼得·盖諾夫《費尔巴哈的 認識論和形而上学》<sup>120</sup>

1911 年, 苏黎世(伯尔尼學位論文)(共 89 頁)

国立圖書館

这純粹是一部小學生的作品, 它几乎全是从“費尔巴哈全集”  
[約德爾的版本] 中摘錄的引語組成的。如果仅仅当做一部引語大全  
来看, 或許还是有用的, 但也不够完备。

作者对这个題目远沒有研究透彻

作者主要引証:

第 2 卷, 特别是其中的提綱和原理, 其次是反对二元論<sup>121</sup>。

第 10 卷, 特别是其中的論唯灵論和唯物主义。

**注意** 第 8 卷。宗教本質講演录(費尔巴哈自己在 1848 年写道:  
这是他的一部比 1841 年出版的“基督教的本質”  
更成熟的著作) [第 8 卷第 26、29、102—109、  
288、329 頁及其他各頁]。

第 7 卷。宗教的本質 (1845 年: 費尔巴哈認為这是一部重  
要的著作)。

第 4 卷。《萊布尼茨》及 1847 年的注释。(注意) [第 4 卷第 261、  
197、190—191、274 頁]。

第 7 卷。对基督教的本質的补充。

{ Автор цитирует (в духе Фейербаха):  
*Ebbinghaus*: Experimentale Psychologie, SS. 110 und 45.  
*Fr. Jodl*: Lehrbuch der Psychologie, S. 403.  
*A. Forel*: Gehirn und Seele, X Auflage, S. 14.

Lange (II Buch, S. 104) против Фейербаха явно-де неправ (S. 83 и 88), извращая (и отрицая) материализм Фейербаха.

Вначале автор дает очерк философ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Фейербаха, — „Todesgedanken“ (1830)—еще гегельянец; „Der Schriftsteller und der Mensch“\* (1834)—начало разрыва; „Kritik des Anti-hegel“ (1835)—против врагов Гегеля, но не за Гегеля (ср. де Grün, Bd. II, 409; I, 390 и 398). — Критика гегелев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1839). — „Сущность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1841)—разрыв— „Тезисы и принципы философии будущего“ (1842 и 1843). — Сущность религии (1845). — Лекции о сущности религии (1847).

---

\* Здесь автор был „не пантеист, а политеист“ (S. 15); „больше лейбни-цианец, чем гегельянец“ (S. 15).

\*\* Немецкие названия книг Фейербаха: «Kritik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 «Wesen des Christentums»; «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 der Philosophie»; «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 «Wesen der Religion»; «Vorlesungen über das Wesen der Religion». Ред.

作者(按費爾巴哈的精神)引証了:

埃賓格豪斯:實驗心理學,第110頁和第45頁。

弗·約德爾:心理學教科書,第403頁。

奧·弗列爾:腦和靈魂,第10版第14頁。

朗格<sup>122</sup>(第2卷第104頁)反對費爾巴哈,歪曲(幷否定)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他顯然是不對的(第83頁和第88頁)。

作者首先概述了費爾巴哈哲學的發展過程:《關於死的思想》(1830)——當時費爾巴哈還是黑格爾主義者;《作家和人》<sup>①</sup>(1834)——決裂的開始;《反黑格爾批判》(1835)——費爾巴哈反對黑格爾的敵人,但也不是擁護黑格爾(參看格律恩<sup>123</sup>第2卷第409頁,第1卷第390頁和第398頁)。——黑格爾哲學批判(1839)。——“基督教的本質”(1841)——決裂——“提綱和未來哲學原理”(1842, 1843)。——宗教的本質(1845)。——宗教本質講演錄(1847)。

寫於1914年12月29—30日

1930年第一次載于

“列寧文集”第12卷

按手稿刊印

① 此處作者還“不是泛神論者,而是多神論者”(第15頁);“與其說他是一個黑格爾主義者,不如說他是一個萊布尼茨主義者”(第15頁)。

## 保尔·福尔克曼

### 《自然科学的認識論原理》

(《科学和假說》丛書之九)<sup>124</sup> 1910 年,萊比錫第 2 版

(Nat. IV. 171, 伯尔尼圖書館)<sup>①</sup>

作者在哲学上是个折衷主义者和庸人,特别是在他反对海克尔、談論布克尔等人的时候。但他毕竟是有唯物主义傾向的,例如他在第 35 頁<sup>②</sup>[40]<sup>③</sup>上写道:《有一个問題:是我們把概念加之于自然界,还是自然界把概念加之于我們》——把这两种观点結合起来。馬赫是正确的(第 38 頁[43]),但我却以“客觀的”观点来同它(馬赫的观点)对立。

《因此我認为:我們的邏輯是以我們之外的事物的規律性进程为基本出发点的;自然过程的外部必然性是我们的第一个导师,而且是最真实的导师。》(第 39 頁[43])

作者反对現象学和現代一元論,但他完全不了解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实質。其实,他本着一般实証論的精神把問

① 这是圖書編号。——譯者注

② 指保尔·福尔克曼“自然科学的認識論原理”(P. Volkman, Erkenntnistheoretische Grundzüg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1910 年萊比錫-柏林德文版的頁碼。——編者注

③ 指保尔·福尔克曼“自然科学的認識論原理” 1911 年圣彼得堡俄文版的頁碼。——編者注



---

題歸結为自然科学的“方法”。他甚至不能提出人类意識(和感觉)之外 的自然界的客觀实在性問題。

写于 1915 年

1930 年第一次載于  
“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

## 麦克斯·费尔伏恩 《生物起源假說》<sup>125</sup>

1903 年，耶拿

(Med. 5218)①

参看第 9 頁②  
“酵素”<sup>126</sup> 的  
定义

作者論述了关于“活的实体”以及它的化学新陈代谢的专门問題。这是一个专门性的問題。

附有关于这个問題的参考書目录。

第 112 頁——“作业假說”就是問題的实质所在。譬如在 19 世紀，唯物主义給自然科学带来很大的好处，但目前《已經沒有一个哲学家兼自然科学家会認為唯物主义的解釋是合适的了》(第 112 頁)。永恒真理是沒有的。思想的意义、效果③和作用同“酵母”一样，——《酵母制造东西和发生作用》(第 113 頁)。

[这里的特色是天真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唯物主义”起着阻碍作用！毫无辯証唯物主义的概念，完全不会辨別作为哲

① 这是图书編号。——譯者注

② 指麦·费尔伏恩“生物起源假說”(M. Verworn, Die Biogenhypothese) 1903 年耶拿德文版的頁碼。——編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Fruchtbarkeit. ——譯者注

學的唯物主義和自稱為唯物主義者的當代庸人的各種落后觀點。]

作者的目的——《對生命現象作力學的分析》(序言第1頁)——引証“*Allgemeine Physiologie*”<sup>①</sup> 最后一章的話。

作者主張不要說《活的蛋白質》(第25頁)，據說這是個模糊不清的概念，也不要說《活的蛋白質分子》(《因為分子不可能是活的》)，而要說《生源質分子》(第25頁)。

化學的東西向有生命的東西的轉化，——這顯然是問題的實質所在。為了在這種新的、還不明確的、假說性的東西中更自由地前進，要打倒“唯物主義”，打倒“束縛人的”舊觀念(“分子”)，為了更自由地尋找新知識，我們採用新的名稱(生源質)！**注意。**有關物理學和一般自然科學中的現代“唯心主義”的根源和活生生的動因等問題。

寫於1915年

1930年第一次載於

“列寧文集”第12卷

按手稿刊印

① “普通生理學”。——編者注

## 弗·丹奈曼《我們的世界图画是怎样构成的?》<sup>127</sup>

(宇宙) 1912 年, 斯图加特

(Nat. XII. 456)①

作者在这本小册子中概述了自己的四卷本的著作: “*Naturwissenschaften in ihrer Entwicklung und in ihrem Zusammenhange*”②……((很受欢迎……))

作者馬馬虎  
虎, 妄自尊大,  
写小品文似地  
談論哲学問  
題, 庸俗不堪。

从古埃及到我們这时代, 文化的发展大約有五千年了。按荷馬的說法, 大地仅仅包括地中海和它沿岸的国家(第 8 頁)③。

在埃及, 明朗的夜晚对于天文学研究是方便的。人們观察了星体、星体运动、月球等。

这本小册子不  
倫不类: 如果  
当做哲学著作  
則嫌太草率、  
夸夸其談、肤

起初, 人們計算出一月有三十天, 一年有三百六十天(第 31 頁[19]④)。古埃及人已經計算出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第 32 頁[19])。埃拉托色尼(公元前 276 年)确定地球的圓周为 250 000 “斯达第”⑤=45 000 公里(不是 40 000 公里)。

① 这是圖書編号。——譯者注

② “在发展和相互联系中的自然科学”。——編者注

③ 指弗·丹奈曼“我們的世界图画是怎样构成的?”(*Fr. Dannemann, Wie unser Weltbild entstand?*) 1912 年斯图加特德文版的頁碼。——編者注

④ 指弗·丹奈曼“我們的世界图画是怎样构成的?” 1920 年彼得格勒俄文版的頁碼。——編者注

⑤ 古希腊的长度单位, 每一斯达第約等于 174—203 公尺。——譯者注

阿利斯塔克猜測到地球圍繞着太陽旋轉  
(第 87 頁[23]) (在哥白尼 (1473—1543) 以前一  
千八百年)。(在公元前 3 世紀) 他計算出月亮  
比地球小 30 倍(不是 48 倍), 而太陽比地球大  
800 倍(不是 1 800 000 倍)……

浅、庸俗; 如果  
当做通俗書籍  
則又显得装模  
作样。

托勒密的体系 (公元 2 世  
紀)

15 世紀: 天文学的兴  
盛——和航海的关系。

哥白尼 (1473—1543): 太  
阳中心說。圓(不是橢圓)。

((只有在 19 世紀中叶, 才  
利用精密的測量仪器証明了恒  
星形状的变化))

伽利略 (1564—1642)

刻卜勒 (1571—1630)

牛頓 (1643—1727)

望遠鏡等等 地球两极的扁  
(发现了两 縮是直径的  
千多万顆星  $\frac{1}{229}$  代替了  
等等))。 过去的  $\frac{1}{299}$

毕达哥拉斯 (公元前 6 世  
紀) 認為数和度支配着世界……

古代哲学家的四种元素、  
物質: 土、火、水、空气……

德謨克利特 (公元前 5 世  
紀): 原子……

17 世紀: 化学元素。

光譜分析 (1860)

电等等。

力的守恒定律。

写于 1915 年

1930 年第一次載于“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 路德維希·达姆施泰特

## 《自然科学和技术历史指南》<sup>128</sup>

1908 年, 柏林第 2 版  
(国立圖書館閱覽室)

光速的測定:

1676: Olaf Römer<sup>①</sup>(根据木星蝕):

每秒 40 000 地理哩,

(小于.....300 000 公里/秒)

(小于.....298 000 公里)

1849: Fizeau<sup>②</sup>(齿輪和反射鏡):

每秒 42 219 地理哩 ..... = 313 000 公里/秒

1854: Foucault<sup>③</sup>(两面旋轉鏡等):

每秒 40 160 地理哩 ..... = 298 000 公里/秒

1874: Alfred Cornu(à la Fizeau)<sup>④</sup> { 300 400 公里/秒  
300 330 公里/秒

1902: Perrotin<sup>⑤</sup>(同上) ..... 299 900(± 80 公尺)公里/秒

写于 1915 年

1930 年第一次載于“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① 奥拉夫·勒麦。——編者注

② 斐索。——編者注

③ 弗科。——編者注

④ 阿尔弗勒德·高尔纽(用斐索的办法)。——編者注

⑤ 貝罗丹。——編者注

## 拿破仑《思想》<sup>129</sup>

1913 年巴黎版袖珍本第 14 号

(国立图书馆)

《大炮摧毁了封建制度。墨水正在摧毁现在的社会制度(第 43 页)

注意

.....

——在每次战斗中都有这样的情况：最勇敢的士兵在极度紧张之后也感到有逃跑的愿望。这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是由于对自己的英勇精神丧失信心而产生的；但是，某种无关紧要的情况、某种托词却足以使他们恢复这种信心：高超的艺术就在于创造这样的情况和托词。》(第 79—80 页)

写于 1915 年

1930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 阿尔都尔·埃利希·哈斯 《现代物理学中的 希腊化时期的精神》<sup>130</sup>

1914 年,莱比锡(共 82 页)(伐爱脱公司)

1914 年出版的“*Kant-Studien*”<sup>①</sup>第 3 期(第 19 卷)上的一篇评论,作者是物理学史(P. Volkmann<sup>②</sup>特别注意这门历史)教授<sup>③</sup>,他在第 391—392 页中强调指出赫拉克利特和 Thomson<sup>④</sup>的特殊联系等等。

写于 1915 年

1930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

① “康德研究”。——译者注

② 保·福尔克曼。——编者注

③ 指鲍赫(B. Bauch)。——译者注

④ 汤姆生。——编者注



## 泰奧多爾·里普斯

### 《自然科学和世界观》<sup>131</sup>

(在斯图加特召开的德国自然科学工作者  
第七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06 年, 海得尔堡

(伯尔尼图书馆, Nat. Varia. 160)①

康德—費希特派的唯心主义者, 他強調說, 無論現象学 (最新的現象学——《只承認現象》, 第 40 頁), 或者唯能論和活力論都是本着唯心主义精神發揮作用的(同上)。

物質——X

《物質性》——《假定的表达方法》……(第 35 頁)

《自然界是精神的产物》(第 87 頁)等等。

《总而言之, 唯物主义首先不是別的, 而是自然科学的任务的新名称。》(第 32 頁)

写于 1915 年

1930 年第一次載于  
“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

① 这是圖書編号。——譯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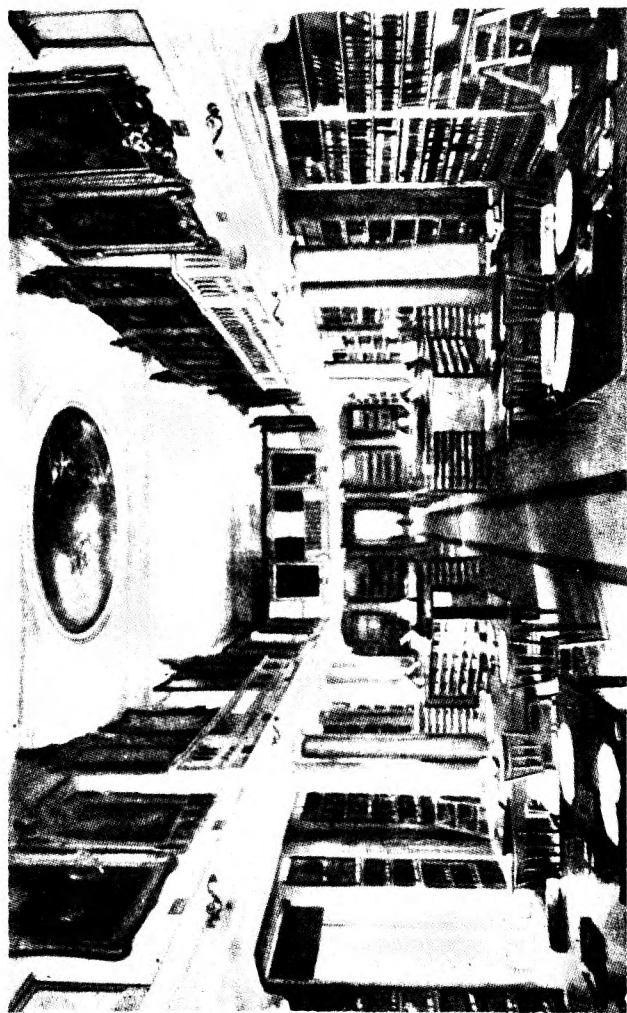
拉薩尔“爱非斯的  
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  
哲学”一書摘要<sup>132</sup>

写于 1915 年

1930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伯尔尼图书馆阅览室

1914—1916 年列宁曾在这里进行研究工作



斐·拉薩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  
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8年柏林版，  
共2卷(379頁+479頁)

(Bern: Log. 119. 1)①

順便提一下，在引自黑格尔哲学史的題詞中講到：沒有一个赫拉克利特的論点不被他采納到他的邏輯學中。

“黑格尔全集”第13卷第328頁②  
[246]③。

我的引文見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④。

为什么馬克思把拉薩尔的这本著作叫做  
“小學生的”作文(參看……給恩格斯的信<sup>133</sup>)，  
这是显而易見的。拉薩尔簡單地重彈黑格尔

① 这是圖書編号。——譯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德文版第13卷的頁碼。——編者注

③ 指“黑格尔全集”1932年俄文版第9卷的頁碼。——編者注

④ 指“黑格尔‘哲学史講演录’一書摘要”，在該摘要中列宁援引了这句引文(見本書第287頁)。——編者注

的調子，抄襲他的話，無數次地反復咀嚼黑格爾關於赫拉克利特的個別論點，用無數的學究氣、書呆子氣十足的廢話來充塞自己的著作。

和馬克思的區別：在馬克思那里有很多新東西，他所感到興趣的就是從黑格爾和從費爾巴哈繼續向前的運動，從唯心主義辯證法到唯物主義辯證法的前進運動。在拉薩爾這裡則是反復咀嚼黑格爾在個別問題上的看法：實質上就是抄襲黑格爾關於赫拉克利特引文的論述和關於赫拉克利特的論述。

拉薩爾把自己的這部著作分為兩部分：“總論部分。序言”（第1卷第1—68頁）和“歷史部分。摘錄和論據”（其他）。總論部分第3章“赫拉克利特體系的簡短的邏輯發展”（第45—68頁）包含着拉薩爾的方法、結論的精華。這一章純粹抄襲和盲目重複黑格爾關於赫拉克利特的論點！在這裡學問顯得很多（歷史部分中顯得尤其多），但這種學問是最低級的：提出的任務是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找出黑格爾的東西。這個勤勉的<sup>①</sup>學生“出色地”執行了這個任務，重讀了所有古代（和現代）作家關於赫拉克利特的一切，並把這一切解釋成黑格爾的樣子。

馬克思在1844—1847年離開黑格爾走向

---

①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Strebsamer。——譯者注



費尔巴哈，又进一步从費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辯証）唯物主义。拉薩尔在 1846 年开始（序言第 3 頁），在 1855 年恢复，并在 1857 年 8 月（序言第 15 頁）結束了單調地、空洞地、无聊地、書呆子式地反复咀嚼黑格尔主义的工作！！

第二部分的个别章节之所以有意思和有用，只是由于翻譯了赫拉克利特言論的片段并把黑格尔的話通俗化了，但这并不能消除上述的一切缺点。

古代人和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就其天真質朴來說，有时簡直妙不可言，例如第 162 頁——《如何解释吃了大蒜<sup>①</sup>的人的尿有大蒜气味呢？》

并回答說：

《是不是象赫拉克利特的某些信徒所說的，这是由于：無論在宇宙中或是在（有机物的）身体中，都发生同样的火的轉化过程，而在冷却之后，在那里（在宇宙中）出现了水，在这里却具有了尿的形式，轉化（ἀναθυμίασις<sup>②</sup>）使食物中某种东西的气味传过来，尿由于和这种东西混合而从其中产生了出来？》……（第 162—163 頁）

在第 221 頁及以下各頁里，拉薩尔引証了

① 原文是“Knoblauch”，列宁在这个字的上面写着“大蒜”一詞。——編者注

② 蒸发。——編者注

赫拉克利特論  
黃金和商品

不對  
(拉薩爾的)  
唯心主義

普卢塔克关于赫拉克利特所說的話：……《火通过轉化产生一切，而一切又通过轉化产生火，这就象我們用物品換黃金，用黃金換物品一样》……

根据这一点拉薩爾談到價值 (Werth) (第 223 頁, 注意) [以及关于貨幣的职能①], 黑格尔式地加以發揮(說它是《分出的抽象統一物》), 并补充說：……《这种統一物、貨幣不是某种現實的東西, 而只是某种觀念的東西 (着重号是拉薩爾加的), 由此可見》等等……

(但还得注意, 這段話寫在 1858 年出版的書中, 序言上注的日期是 1857 年 8 月。) 在第 224 頁 (第 224—225 頁) 的附注 3 中, 拉薩爾更加詳細地談論貨幣, 說赫拉克利特不是“國民經濟學家”, 說貨幣 ((仅仅(?))) 是價值的符号② 等等、等等 (《所有的貨幣只是觀念的統一物, 或是一切實在的、流通着的產品的價值的表現》) (第 224 頁) 等等。

由于拉薩爾在这里模糊地談論價值和貨幣理論這一領域中的新發現③, 因而可以設想, 他指的正是馬克思的談話和書信。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Function des Geldes.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Wertzeichen.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moderne Entdeckungen auf diesem Gebiet. ——譯者注

在第 225—228 頁上拉薩爾從普盧塔克那里援引了一大段話，而後（令人信服地）證明：這裡所指的正是赫拉克利特，普盧塔克在這裡敘述《赫拉克利特的思辨神學的基本特徵》（第 228 頁）。

這段引文很好：它傳達了希臘哲學的精神，即素朴性、深刻性、轉化—變幻<sup>134</sup>。

拉薩爾在赫拉克利特那里竟發現了一個完整的神學體系和“客觀邏輯”（原文如此!!）等等，——一句話，黑格爾“關於”赫拉克利特的論述!!

拉薩爾無數次地（實在令人厭倦地）強調和反復咀嚼這樣一點：赫拉克利特不僅承認運動無所不在，他的原則就是運動或生成（Werden），而且全部問題在於理解“無條件的（schlechthin）對立面的演進着的同一”（第 289 頁及其他許多頁）。可以說，拉薩爾把黑格爾關於在抽象概念中（和在抽象概念的體系中）只有用對立面同一的原則才能表達運動原則這一思想硬塞進讀者的頭腦。一般說來，運動和生成可以不重複，不回到出發點，在這樣的情況下，這種運動就不是“對立面的同一”。但是，無

論天体运动,或机械运动(地球上的),或动植物和人的生命——它們都不仅把运动的观念,而且正是把回到出发点的运动即辩证运动的观念灌輸到人类的头脑中。

这一点質朴地絕妙地表現在赫拉克利特的一个著名公式(或格言)中:“不可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其实(象克拉底魯——赫拉克利特的学生早就說过的那样)連一次也不可能(因为当整个身体浸到水里的时候,水已經不是原来的了)。

(注意:这位克拉底魯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弄成了詭辯,見第 294—295 頁及其他許多頁,他說:什么都不是真理的,关于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說出什么来。从辩证法中得出否定的(而且仅仅是否定的)結論。赫拉克利特的原則恰巧相反:“一切都是真理的”,一切东西中都有(部分的)真理。克拉底魯只“动了动手指头”便回答了一切,他說:一切都在运动;关于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說出什么来。

拉薩尔在这本著作中完全不知道分寸,他竟把赫拉克利特淹沒在黑格尔那里。这很可惜。如果恰如其分地闡述赫拉克利特,把他作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那是非常有益的;应当

把拉薩爾的八百五十頁精簡成八十五頁，并譯成俄文：“赫拉克利特是辯證法的奠基人之一（在拉薩爾看來）。”這樣就會成為有用的東西！

在赫拉克利特看來，世界的基本規律（*λόγος*①，有時是 *εἰμαμένη*②）是“向對立面轉化的規律”（第327頁）（= *ἐναντιοτροπή*, *ἐναντιοδρομία*）。

拉薩爾把 *εἰμαμένη* 的含意解釋成《發展的規律》（第333頁），并且順便提到他所引的

*Nemesius*③ 的話：《德謨克利特、赫拉克利特和伊壁鳩魯認為，無論對於普遍、無論對於單一來說，天意都不存在。》（同上）

以及赫拉克利特的話：《世界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創造的，它現在是并且將來永遠是永恒的活火。》（同上）

奇怪，拉薩爾在反復咀嚼赫拉克利特的宗教哲學時，一次也沒有引證和提到費爾巴哈！拉薩爾一般是怎樣對待費爾巴哈的呢？象一個唯心主義者—黑格爾分子那樣嗎？

① 邏各斯。——編者注

② 必然性。——編者注

③ 奈麥西。——編者注

因此，斐洛 (Philo) 关于赫拉克利特的学說說道，

注意

……《它》(学說①)《和斯多葛派的学說一样，从世界导出一切，又使一切归于世界，它不相信有什么东西是由神产生的。》(第 334 頁)

照黑格尔的样子“修飾”的例子：

拉薩尔翻譯了赫拉克利特关于“統一智慧”② (ἐν σοφόν) 的著名的片段的言論 (根据 *Stobaeus*③)：

《我听了不知多少議論，但誰也沒有認識到智慧是和一切(即和一切存在物)分离的。》(第 344 頁)

——他認為“野兽或神”这些詞是添进去的，他駁斥了利特尔的譯文(《智慧远离一切》)(第 344 頁)和施萊艾尔馬赫尔的譯文：在不同于局部知識的“認識”的意義上來說《智慧脫离一切》。

在拉薩尔看来，这段話的意思是这样的：《絕對的东西(智慧)和任何現有的感性存在是格格不入的，它是否定的东西》(第 349 頁)，——也就是說，否定的东西④=否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e Lehre.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Eine Weise”. ——譯者注

③ 斯托貝。——編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Negative, ——譯者注

定的原則，運動的原則。這顯然是按黑格爾的樣子進行偽造！把黑格爾的東西塞到赫拉克利特的學說中去。

關於赫拉克利特同波斯神學（奧爾穆茲德——阿利曼<sup>135</sup>）之間的、同魔法說等等、等等之間的（外在）聯繫的一堆細文末節。

赫拉克利特說：“時間是物體”（第 358 頁）……據說這是就存在和無的統一而言的。時間是存在和非存在的純粹統一等等！

據說，赫拉克利特的火＝運動的原則[而]不簡單地是火[，波斯哲學（和宗教）學說中的火是某種與此類似的東西！（第 362 頁）

如果說赫拉克利特第一個在客觀的（規律的）意義上使用了 λόγος（“詞”）這一術語，那末這也是他從波斯宗教那里拿過來的……（第 364 頁）

——摘自“晉德—阿維斯特”<sup>136</sup>的引文（第 367 頁）。

在第 17 節中談到 Δίκη<sup>①</sup> 和 εἰμαρμένη 的關係時，拉薩爾把赫拉克利特的這些觀念解釋成“必然性”、“聯系”的意思（第 376 頁）。

① 正義。——編者注

**注意：**“一切事物的联系” (δεσμός ἀπάντων)  
(第 379 頁)

据說，柏拉图(在 *Theatetes*① 中)表述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他說：

《必然性把存在的本質性联結起来》……

《那个在斯多葛派看来是普通的观念：*εἰμαρμένη*, *rerum omnium necessitas*② 是联系和联結 (*illigatio*)，这个观念的来源是赫拉克利特》……(第 376 頁)

Cicero③說：

《我所謂的天命就是希腊人所謂的 *εἰμαρμένη*，即原因的秩序和次序——一个原因与另一原因相联系而从自身产生出現象来。》(第 377 頁)

自从“一切事物的联系”、“原因的鍊条”的观念产生到現在已經有数千年了。比較一下在人类思想史上人們是如何理解这些原因的，就会得出无可辯駁的确凿的認識論。

## 第 2 卷

拉薩尔在解释“火”的时候，上千次地重复

① “泰阿泰德”篇。——編者注

② 一切現象的必然性。——編者注

③ 西塞罗。——編者注



和証明說：这是赫拉克利特的“原則”。他特別堅持赫拉克利特的唯心主义这一說法(第25頁上說——發展、生成的<sup>①</sup>原則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是邏輯上先有的<sup>②</sup>；他的哲學 = *Idealphilosophie*<sup>③</sup>。原文如此!!)(第25頁)。

((牽強附會地說成黑格爾的樣子!))

赫拉克利特接受了《純粹的和絕對非物質的火》(第28頁, *Timaeus*, по Heracleitos<sup>④</sup>)……

在第56頁(第2卷)上,拉薩爾引用了一般關於赫拉克利特的話 [摘自 *Clemens Al.*<sup>⑤</sup> *Stromata*<sup>⑥</sup> 第5卷第14章], 把這段引文直譯出來就是:

《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創造的,它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按規律燃燒着,按規律熄滅着的永恒的活火》……

注意

這是对辯證唯物主义原則的絕妙的說明。但是在第58頁上,拉薩爾却把這段話“意譯”<sup>⑦</sup>成這樣:

《世界——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不間斷的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des Werdens*.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logisch-präexistent*. ——譯者注

③ 唯心主义哲學。——編者注

④ “蒂邁歐”篇,論赫拉克利特。——編者注

⑤ 亞歷山大里亞的克雷門。——編者注

⑥ 地毘集(轉意是各式各樣內容的著作)。——編者注

⑦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freie Übersetzung*”。——譯者注

生成，它不断地、但是均衡地由存在轉化为（流逝着的）非存在，并由非存在轉化为（流逝着的）存在。》

这是拉薩尔按黑格尔的样子来修改<sup>①</sup>赫拉克利特的一个絕妙的典型，他牵强附会地把赫拉克利特說成黑格尔的样子，从而破坏赫拉克利特的生动性、新穎性、素朴性和历史的完整性（为了硬凑这些牵强附会的言詞，拉薩尔以数十頁的篇幅反复咀嚼黑格尔）。

第二部分的第2篇（“物理学”，第2卷第1—262頁<sup>111</sup>）是完全不能令人容忍的。这里很少談到赫拉克利特，而尽是反复咀嚼黑格尔和那些牵强附会的言詞。这里只需要浏览一下——以便告訴他們說，这个地方用不着閱讀！

第3篇（《認識学說》）中一段摘自斐洛的引文：

注意

注意

《因为統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組成的，所以在把它分为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用古希腊人的話來說，他們的伟大而光荣的赫拉克利特不就是把把这个原理作为自己哲学的中心并作为一个新的发现而引以自豪嗎？》……（（第265頁））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verballhornt. ——譯者注

下面這段話也是從斐洛那里引來的：

……《正是如此，宇宙中的各個部分都可分為相互對立的兩半：地分為高山和平原；水分為淡水和咸水…… 同樣，氣候分冬和夏，春和秋。這一切就成為赫拉克利特關於自然界的著作的材料；赫拉克利特從我們的神學家那里借用了對立面的觀念，又用許多詳細研究過的實例(Belege)闡明了這一觀念。》(第267頁)

注意

在赫拉克利特看來，真理的標準不是 consensus omnium，不是所有人的同意(第285頁)——否則他就會是個主觀經驗論者<sup>①</sup>(第284頁)。不，他是一個客觀唯心主義者<sup>②</sup>(第285頁)。在他看來，真理的標準不以所有人的意見為轉移，它就是对存在和非存在同一這個觀念的規律的符合(第285頁)。

這裡就很清楚，拉薩爾是舊式的黑格爾主義者、唯心主義者。

參看馬克思1845年寫的“費爾巴哈論綱”<sup>137</sup>！拉薩爾在這裡是反動的。

拉薩爾在第337頁上順便引証畢希納(附注1)時說，赫拉克利特先驗地說出了

①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subjectiver Empiriker. ——譯者注

②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objectiver Idealist. ——譯者注

和“现代生理学”相同的“思想”(《思想是物质的运动》)。

显然是牵强附会。在关于赫拉克利特的引文中，只谈到灵魂也是个变化过程——运动着的东西被运动着的东西所认识。

引文摘自 Chalcidius (in Timaeus)①：

……《赫拉克利特把我们的理性和主宰着、支配着宇宙的神的理性联系起来，并且说，由于不变的联系，我们的理性就具有理性的无上命令的知识，当精神停止感觉活动而休息的时候，它就预言未来。》(第 342 页)

摘自 Clemens (Stromata 第 5 卷)：

……《真理正是由于自己的难以置信而脱离认识》……(第 347 页)

赫拉克利特是“客观逻辑之父”(第 351 页)，因为在他那里象在黑格尔那里一样②，“自然哲学”变成③思想的哲学，而“思想被认为是存在的原则”(第 350 页)等等、等等…… 赫拉克利特缺少主观性的因素……

① 哈尔基狄(“蒂迈欧”篇)。——编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à la Hegel. ——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umschlägt. ——译者注

第 36 节。“柏拉图的克拉底魯”<sup>138</sup>，第 373—396 頁

在关于“克拉底魯”这一节里，拉薩尔証明說，在柏拉图的这篇對話中所描写的克拉底魯（还不是象他后来所变成的那样的詭辯論者和主觀主义者，而）是赫拉克利特的忠实的学生，他真实地闡明了赫拉克利特关于詞和語言的本質和来源的理論，指出这种本質和来源就在于对自然界的摹仿（《对事物本質的摹仿》，第 388 頁）。对事物本質的摹仿，《对神的摹仿和对它的反映》，《对神和宇宙的摹仿》（同上）。

哲学史，因此<sup>①</sup>：

簡略地說<sup>②</sup>，就是整个認識的历史

全部認識領域

希腊哲学  
已拟出了  
所有这些  
部分

各門科学的历史  
兒童智力发展的历史  
动物智力发展的历史  
語言的历史，注意：

+ 心理学  
+ 感觉器官的生理学

这就是那些  
应当构成認識  
論和辯証  
法的知識領  
域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RGO。——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kurz。——譯者注

……《我們指出了，——拉薩爾說——在詞、名字和規律之間的概念上的那個》(上述的)《同一(正是同一，而不只是類同)，乃是赫拉克利特哲學的在各个方面都具有原則意義的觀點，並且在赫拉克利特的哲學中起着極重要的和巨大的作用》……(第393頁)

注意

……《在他》(赫拉克利特)《看來，名字就是存在的規律，他認為名字是事物的共同者，正如他認為規律是《一切事物的共同者》一樣》……(第394頁)

非常重要!

希波克拉底正是表·達·了赫拉克利特的這種思想，他說：

注意

|| 《名字就是自然界的規律。》

《因為無論是規律或名字，對這個愛非斯人說來……同樣地都只是普遍者的產物和實現，在他看來，二者都是已經達到的、擺脫了污穢的感性現實的純粹普遍的、觀念的存在》……(第394頁)

柏拉圖在“克·拉·底·魯”篇和“泰·阿·泰·德”篇中分析並駁斥了赫拉克利特的哲學，而且(特別是在“泰阿泰德”篇中)把赫拉克利特(客觀唯心主義者和辯證論者)同主觀唯心主義者和詭辯論者普·羅·塔·哥·拉(人是萬物的尺度)混同起來。拉薩爾證明說，在觀念的發展過程中，從赫拉克利特那里確實產生了(1)詭辯術(普·羅·塔·哥·拉)

和(2)柏拉图主义,“理念”(客观唯心主义)。

得到的印象是这样的:唯心主义者拉薩尔掩盖了赫拉克利特的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趋向,牵强附会地把他弄成黑格尔的样子。

(第4篇“Ethik”①,第427—462頁。)

在伦理学这一篇中——什么也沒有說②。

在第458—459頁中拉薩尔指出:奈麦西說赫拉克利特和德謨克利特否認天意(προνοία),而西塞罗(de fato③)說道,赫拉克利特也象德謨克利特和其他人(以及亚里士多德)一样,承認命运——必然性。

……《这种天命只标志着对象的內在的、自然的必然性本身,即对象的自然規律》……(第459頁)

拉薩尔所謂的  
自然的  
必然性④

(在拉薩尔看来,斯多葛派采取了赫拉克利特的一切,使它們庸俗化,使它們成为片面的东西。第461頁)

① “伦理学”。——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nil. ——譯者注

③ 关于天命。——編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Naturnotwendigkeit. ——譯者注

拉薩尔這本書的索引編得學究氣十足，然而混亂不堪：數不清的古代人名等等、等等。

總之，ΣΣ<sup>①</sup>，馬克思的評論是正確的。拉薩尔的這本書不值得一讀。

---

① summa summarum——總而言之。——編者注



## 談談辯証法問題<sup>139</sup>

寫于 1915 年

1925 年第一次載于

“布爾什維克”雜誌第 5—6 期

按手稿刊印







## 談談辯証法問題

統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認識（參看拉薩尔所著“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書第3篇（“論認識”）开头所引用的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話<sup>①</sup>），是辯証法的實質（是辯証法的“本質”之一，是它的主要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或特征）。黑格尔也正是这样提問題的（亞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形而上学”中經常在这周围兜圈子，并跟赫拉克利特即跟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作斗争）。

辯証法内容的这一方面的正确性必須由科学史来檢驗。对于辯証法的这一方面，通常（例如普列汉諾夫）沒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对立面的同一被当做实例的总和[“例如种子”；“例如原始共产主义”。恩格斯也这样做过。但这是“为了通俗化”……]，而不是被当做認識的規律（以及客觀世界的規律）。

在数学中， $+$ 和 $-$ ，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階級斗争。

对立面的同一（它們的“統一”，也許这样說更正确些吧？虽然

① 見本書第396頁。——編者注

同一和統一這兩個名詞在這裡並沒有特別重大的差別。在一定的意義上兩個名詞都是正確的)，就是承認（發現）自然界（精神和社會都在內）的一切現象和過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對立的傾向。要認識世界上一切過程的“自己運動”、自生的發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這些過程當做對立面的統一來認識。發展是對立面的“鬥爭”。有兩種基本的（或兩種可能的？或兩種在歷史上見到的？）發展（進化）觀點：認為發展是減少和增加，是重複；以及認為發展是對立面的統一（統一物之分為兩個互相排斥的對立面以及它們之間的互相關聯）。

根據第一種運動觀點，自己運動，它的動力、泉源、動因都被忽視了（或者這個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神、主體等等那里去了）；根據第二種觀點，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認識“自己”運動的泉源上。

第一種觀點是死板的、貧乏的、枯竭的。第二種觀點是活生生的。只有第二種觀點才提供理解一切現存事物的“自己運動”的鑰匙，才提供理解“飛躍”、“漸進過程的中斷”、“向對立面的轉化”、舊東西的消滅和新東西的產生的鑰匙。

對立面的統一（一致、同一、同等作用）是有條件的、暫時的、易逝的、相對的。相互排斥的對立面的鬥爭則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

**注意：**主觀主義（懷疑論和詭辯等等）和辯證法的區別在於：在（客觀的）辯證法中，相對和絕對的差別也是相對的。對於客觀的辯證法說來，相對中有絕對。對於主觀主義和詭辯說來，相對只是相對的，是排斥絕對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首先分析資產階級社會(商品社會)里最簡單、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見、最平凡、碰到過億萬次的關係——商品交換。這一分析從這個最簡單的現象中(在資產階級社會的這個“細胞”中)揭示出現代社會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後的敘述為我們揭明了這些矛盾以及這個社會在這個社會的各個部分的總和<sup>①</sup>中，在這個社會的開始直到終結的過程中的發展(和生長，和運動)。

一般辯證法的闡述(以及研究)方法也應當如此(因為資產階級社會的辯證法在馬克思看來只是辯證法的局部情況)。從最簡單、最普通、最常見的等等東西開始；從任何一個命題開始，如樹葉是綠的，伊萬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在這裡(正如黑格爾天才地指出過的)就已經有辯證法：個別就是一般(參看 Aristoteles, Metaphysik<sup>②</sup>，施維格勒譯，第2卷第40頁，第3篇第4章第8—9節：“因為當然不能設想：在個別的房屋之外還存在着一般的房屋”<sup>③</sup>)。這就是說，對立面(個別跟一般相對立)是同一的：個別一定與一般相聯而存在。一般只能在個別中存在，只能通過個別而存在。任何個別(不論怎樣)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個別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質)。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個別事物。任何個別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等等。任何個別經過千萬次的轉化而與另一類的個別(事物、現象、過程)相聯系。諸

①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Σ。——譯者注

② 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譯者注

③ 施維格勒的譯文是：“denn natürlich kann man nicht der Meinung sein, daß es ein Haus gebe außer den sichtbaren Häusern”。原文是：οὐ γὰρ ἂν εἴποιμεν εἶναι τινα οἰκίαν παρὰ τὰς τιτὰς οἰκίας。——譯者注

如此类等等。在这里已經有自然界的必然性、客观联系等等的因素、萌芽、概念了。这里已經有偶然和必然、現象和本質，因为当我们說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这是树叶等等时，我們就把許多特征作为偶然的東西拋掉，把本質和現象分开，并把二者对立起来。

可見，在任何一个命題中，好象在一个基层的“单位”（“細胞”）中一样，都可以（而且应当）发现辯証法一切要素的萌芽，这就表明辯証法是人类的全部認識所固有的。而自然科学則向我们揭明（这又是要用任何极简单的实例来揭明）客观自然界也具有同样的性質，揭明个别向一般的轉变，偶然向必然的轉变，对立面的轉化、轉換、相互联系。辯証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論；正是問題的这一“方面”（这不是問題的一个“方面”，而是問題的本質）普列汉諾夫沒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說了。

\*       \*

\*

不論是黑格尔（見“邏輯学”），不論是自然科学中現代的“認識論者”、折衷主义者、黑格尔主义的敌人（他不懂黑格尔主义！）Paul Volkmann<sup>①</sup>（参看他的 Erkenntnistheoretische Grundzüge<sup>②</sup>, S.）都把認識看做一串圓圈。

① 保尔·福尔克曼。——編者注

② 福尔克曼“自然科学的認識論原理”（Erkenntnistheoretische Grundzüg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1910年萊比錫-柏林德文版第35頁。見1911年圣彼得堡俄文版第40頁。——編者注



哲學上的“圓圈”：是否一定要以人物的年代先后為順序呢？不！

古代：從德謨克利特到柏拉圖以及赫拉克利特的辯證法。

文藝復興時代：笛卡兒對 Gassendi (Spinoza?)<sup>①</sup>。

近代：霍爾巴赫——黑格爾（經過貝克萊、休謨、康德）。  
黑格爾——費爾巴哈——馬克思。

辯證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數目永遠增加着的）認識，其中包含着無數的各式各樣觀察現實、接近現實的成分（包含着從每個成分發展成的整個哲學體系），——這就是它比起“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來所具有的無比豐富的內容，而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辯證法應用於反映論<sup>②</sup>，應用於認識的過程和發展。

從粗陋的、簡單的、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的觀點看來，哲學唯心主義不過是胡說。相反地，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看來，哲學唯心主義是把認識的某一個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überschwengliches* (Dietzgen)<sup>140</sup> 發展（膨脹、擴大）為脫離了物質、脫離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絕對。唯心主義就是僧侶主義。這是對的。但（“更確切些”和“除此而外”）哲學唯心主義是經過人的無限複雜的（辯證的）認識的一個成分而通向僧侶主義的道路。

注意  
這個  
警句

人的認識不是直綫（也就是說，不是沿着直綫進行的），而是無限地近似於一串圓圈、近似於螺旋的曲綫。這一曲綫的任何一

① 伽桑狄（斯賓諾莎？）。——譯者注

②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Bildertheorie*。——譯者注

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綫，而这条直綫能把人們（如果只見树木不見森林的話）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侶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綫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認識論根源。而僧侶主义（= 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認識論的根源，它不是沒有根基的，它无疑地是一朵不結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結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觀的、絕對的人类認識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結果实的花。

---

#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一書摘要<sup>141</sup>

写于 1915 年

1930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 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

譯者阿·施維格勒 共兩卷

1847 年，杜賓根

參看上述關於“房屋”的引文<sup>①</sup>。

在哲學中引用了許多非常有意思的、活生生的、素朴的（新穎的）東西，但在敘述中這些東西却被經院哲學、被否認運動的結論等等所代替。

僧侶主義扼殺了亞里士多德學說中活生生的東西，而使其中僵死的東西萬古不朽。

《人和馬等等都是一個個地存在着，普遍的東西本身不是以單一實體的形式存在着，而只是作為一定概念和一定物質所構成的整體存在着。》（第 7 篇第 10 章第 27—28 節第 125 頁）

同上，第 32—33 節第 126 頁：

……《物質本身是不可認識的。物質部分地為感覺所感知，部分地為理性所理解。感覺所感知的是作為金屬、木材的物質，總之是能夠運動的物質；而理性所理解的則是存在於感覺所感知的事物中但又不能通過感覺來感知的物

哲學常常在詞  
的定義等等方  
面糾纏不清。  
牽涉到一切、  
一切范畴

① 見本書第 409 頁。——編者注

質，例如数学的东西》……

在“形而上学”的开始部分，最具有特色和最有兴趣的地方就是同柏拉图的論战以及因唯心主义的胡說而发生的絕頂天真的“困惑的”問題和怀疑<sup>①</sup>。而所有这一切又在关于基本的东西、即概念和个别东西这个問題上陷入毫无办法的混乱。

**注意：**“形而上学”这本书在开头的地方坚决反对赫拉克利特、反对存在和非存在在同一的思想（希腊哲学家們接近这种思想，但他們沒有掌握这种思想，沒有掌握辯証法）。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处处、到处<sup>②</sup>都显露出辯証法的活的萌芽和探索……

亚里士多德处处都把客觀邏輯和主觀邏輯混合起来，而且混合得处处都显出客觀邏輯来。对于認識的客觀性沒有怀疑。对于理性的力量，对于認識的力量、能力和客觀真理性抱着天真的信仰。并且在一般与个别的辯証法，即概念与感觉得到的个别对象、事物、現象的实在性的辯証法上陷入稚气的混乱状态，陷入毫无办法的困窘的混乱状态。

經院哲学和僧侶主义抓住了亚里士多德学说中僵死的东西，而不是活生生的东西；寻求、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edenken.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passim. ——譯者注

探索、迷宮，人迷了路。

亚里士多德的邏輯学是寻求、探索，它接近于黑格尔的邏輯学，但是，亚里士多德（他到死，在每一步上所提出的問題正是关于辯証法的问题）的邏輯学却被变成僵死的經院哲学，它的一切探索、动摇和提問題的方法都被抛弃。而这些提問題的方法就是希腊人所用的那一套試探方式，就是在亚里士多德学說中卓越地反映出来的質朴的意見分歧。

……《由此得出結論：同单一并列和离开单一的普遍是不存在的。当理念学說的拥护者断言理念独立存在的时候，他們之所以是正确的，就因为理念是单个的实体；但錯誤的是他們把許多事物的統一当做理念。他們（理念学說的拥护者）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他們不能够指出，那些同感觉到的单个物体并列和在它們以外的永恒实体应当是什么。正因为这样，他們就把理念和我們所知道的那些暫時性事物相提并論，并給感性事物加上自在这个詞，說什麼自在的人、自在的馬井（第7篇第16章第8—12节第186頁）井。然而，即使我們从来也沒有看見过天体，但許多永恒的实体（除了我們已經知道的）仍然存在着；即使我們不能够指出这些永恒的实体是什么，但它們的存在总是必然的。因此就很清楚：任何普遍的东西都不是单个的实

体，任何单个的实体都不是由許多单个的实体 (οὐσίαι) 构成的。》(第 13 节，本章完)

妙得很！不怀疑外部世界的实在性。  
这个人就是弄不清一般和个别、概念和感  
觉、本質和現象等等的辯証法。

(第 8 篇第 146 頁——很可能是加在第 5 章第 2—3 节的后面。)

注意

……《这种或那种物体的質料同它的对立面  
的关系如何，这是一个难题 (ἀπορία)。举例  
來說，某人的身体就其潜能 (δυνάμει) 來說是健  
康的，而健康和疾病是对立的，那末这个人的身  
体是否就既可能健康又可能有病呢？……

……其次，活人是否按可能性 (δυνάμει) 來  
說是死人呢？》

(第 181 頁)，第 11 篇第 1 章第 12—14 节：

……《他們》(哲学家們)《把数学的东西当  
做某种存在于理念和此岸世界以外的、介于理  
念和感性事物之間的第三者。可是，除了自在  
的人(或自在的馬)和单个的人或馬以外，并沒  
有什么第三种人和第三种馬。但如果問題并不  
象他們所說的那樣，那末，数学家又研究什么  
呢？無論如何，不会在此岸的东西，因为在此岸  
世界中沒有任何东西是象数学所要寻求的东西  
那样》……



同上，第2章第21—23節：

……《其次，試問除了具体的事物以外是否还存在着什么东西呢？我把物質和一切物質的东西都叫做具体的事物。如果除了具体的事物以外并不存在着什么东西，那末一切都是暂时性的，因为一切物質的东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暂时性的。但如果除了具体的事物以外还存在着什么东西，那末，这显然就是形式和形象。然而，講到形式和形象时，我們很难确定哪些事物具有形式和形象，而哪些事物則沒有》……

第11篇第3章第12节第185—186頁——  
数学家把热、重量以及其他《感性的矛盾》撇在一边，他注意的《只是数量的东西》……《对待現存事物也是这样》。

这里有辯証唯物主义的观点，但这是偶然的、不彻底的、尚未发展的、倏忽即逝的。

Windelband<sup>①</sup>在对古代哲学史的概述中 (Müller's Handbuch der K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sup>②</sup>第5卷第1篇第265頁) (伯尔尼圖書館閱覽室) 強調指出：在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中，(邏輯)《把思維形式和存在形式的同一作为最一般的前提》，他还引証了 *Meta-physik*<sup>③</sup>第5篇第7章的一句話：《ὁσαχῶς λέγεται，

① 文德尔班。——編者注

② 弥勒“古典古代史参考手册”。——編者注

③ “形而上學”。——譯者注

τοσαυτῶς τὸ εἶναι σημαίνει》<sup>①</sup>。施維格勒把这第4节譯成：Denn so vielfach die Kategorien ausgesagt werden, so vielfach bezeichnen sie ein Sein.<sup>②</sup> 譯文很糟！对神的看法：

第12篇第6章第10—11节：

……《因为，要是沒有任何能动的东西作为原因，运动怎么能够产生呢？物質自己不能使自己运动，使物質运动的是創造的艺术；同样，月經和土地本身也不能使自己运动，使它們运动的是精液和种子》……

Leukipp<sup>③</sup>（同上，第14节）主张永恒的运动，但却沒有說明为什么（第11节）。

第7章第11—19节——神（第213頁）。

……《永恒的运动应当是由某种永恒的东西产生的》（第8章第4节）……

第12篇第10章——重新“考察”哲学的各个基本問題；可以說都是“問号”。对各种不同的观点作了非常新穎的、素朴的、怀疑的闡述（往往是暗示）。

在第13篇中，亚里士多德又回过来批判毕达哥拉斯的关于脫离感性事物的数（和柏拉图的理念）的学說。

|| 原始的唯心主义認為：一般（概念、观念）

① “每当人們叙述些什么时，他們就在表明某种存在。”——編者注

② 范畴被表述若干次，它們就若干次規定着存在。——編者注

③ 留基伯。——編者注

是单个的存在物。这看来是野蛮的、駭人听闻的(确切些說:幼稚的)、荒謬的。可是現代的唯心主义,康德、黑格尔以及神的观念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完全是这样的)嗎?桌子、椅子和桌子观念、椅子观念;世界和世界观念(神);物和本体、不可認識的“自在之物”;地球和太阳、整个自然界的联系——以及規律、*λόγος*①、神。人类認識的二重化和唯心主义(=宗教)的可能性已經存在于最初的、最簡單的抽象中

注意

注意

一般的“房屋”和个别的房屋

智慧(人的)对待个别事物,对个别事物的摹写(=概念),不是简单的、直接的、照鏡子那样死板的动作,而是复杂的、二重化的、曲折的、有可能使幻想脱离生活的活动;不仅如此,它还有可能使抽象的概念、观念向幻想(最后②=神)转变(而且是不知不觉的、人們意識不到的转变)。因为即使在最簡單的概括中,在最基本的一般观念(一般“桌子”)中,都有一定成分的幻想。(反过來說③,否認幻想也在最精确的科学中起作用,那是荒謬的:參看皮薩列夫論推动工作的有益的幻想以及空洞的幻想<sup>142</sup>。)

① 邏各斯。——編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in letzter Instanz.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Vice versa. ——譯者注

关于“数学哲学”(按照现代人的说法)的“困难”的質朴的述說(第13篇第2章第23节):

……《其次,物体就是实体,因为它具有一定的完整性。但綫怎么能是实体呢?从形式和形象方面來說,綫不是象灵魂那样的实体,而从物質方面來說,綫也不是象物体那样的实体,因为很明显,任何东西都不能由綫、面或者点构成》……(第224頁)……

第13篇第3章卓越地、明确地、清楚地、唯物主义地解决了这些困难(数学以及其他科学把物体、現象、生活的一个方面抽象化)。但是,作者沒有使这种观点貫彻到底。

### 注意

施維格勒在其評注(第4卷第303頁)中說道: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肯定地闡述了自己对数学的东西的观点:数学的东西是感性事物的抽象。

第13篇第10章中提到一个問題(这个問題在施維格勒的評注(关于“Metaphysik”第7篇第13章第5节)中表述得比較好:科学只涉及一般的东西(參看第13篇第10章第6节),但只有个別的东西才是现实的(实体的)。这就是說,科学和实在之間有一道鴻沟嗎?存在和思維是不可相比的嗎?“真正認識现实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嗎?”(施維格勒,第4卷第338頁)亚里士多德回答道:按潛能來說知識面向一般,而在現實中知識却面向特殊。

施維格勒(在同一地方)把 F. Fischer  
 “Die Metaphysik, von empirischem Standpunkte  
 aus dargestellt”<sup>①</sup>一書[出版年代(1847年)]称  
 为极其有价值的<sup>②</sup>作品,費舍談到了亚里士多  
 德的“实在論”。

注意?

第14篇第3章第7节:……《如果在感性  
 事物中根本没有数学的东西,那末,为什么数学  
 的东西的特性是为感性事物所固有的呢?》……  
 (第254頁)

(本書的最后一句話也是同样的意思,見第  
 14篇第6章第21节。)

“形而上学”完。

Friedrich Fischer<sup>③</sup> (1801—1853) 是巴塞  
 尔的哲学教授。Prantl<sup>④</sup> 在关于費舍的文章中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sup>⑤</sup> 第7卷第  
 67頁)对他作了輕蔑的評論,他說:《由于費舍根  
 本不接受主觀唯心主义,他几乎陷入相反的极  
 端,即排斥观念东西的經驗論。》

井

哈哈!!!

① 弗·費舍“从經驗論观点闡述的形而上学”。——編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höchst beachtenswert. ——譯者注

③ 弗里德里希·費舍。——編者注

④ 普朗特爾。——編者注

⑤ “德國人物志”。——編者注

## 关于費尔巴哈全集和黑格尔 全集的卷次札記<sup>①</sup>

LOG. 536<sup>②</sup>

“費尔巴哈全集”波林版

- 第一卷 关于死和不死的思想
- 第二卷 哲学的批評意見和基本原理
- 第三卷 新哲学的历史
- 第四卷 萊布尼茨的哲学
- 第五卷 比埃尔·培尔
- 第六卷 基督教的本質
- 第七卷 基督教的本質一書的說明和补充
- 第八卷 宗教本質講演录
- 第九卷 諸神世系学
- 第十卷 关于倫理学的書信和死后发表的箴言

Log. I. 175<sup>②</sup>

“黑格尔全集”

第三、四、五卷 邏輯学

第十九卷(第一、二部) 黑格尔往来書信集

写于 1914 年 9—12 月

1930 年第一次載于

“列宁文集”第 12 卷第 24 頁

按手稿刊印

① 这是列宁用德文写在另一張紙上的札記。——編者注

② 这是圖書編号。——譯者注

費尔巴哈  
“对萊布尼茨哲学的叙述、  
分析和批判”一書摘要<sup>143</sup>

写于 1914 年末或 1915 年初

1930 年第一次載于  
“列宁文集”第 12 卷

按手稿刊印





## 費爾巴哈全集 1910 年, 第四卷。萊布尼茨……

在对萊布尼茨的精彩叙述中应当摘下某些特別出色的地方(这不是容易的事, 因为第一部分(第 1—13 节)全都是出色的), 往下摘出 1847 年的补充。

( 《萊布尼茨》一書是費爾巴 哈在 1836 年写的, 当时他 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	{ 第 20 节 第 21 节 和一些个别的地方	1847 年
--	--------------------------------	--------

第 27 頁<sup>①</sup>——萊布尼茨不同于斯賓諾莎的特点: 萊布尼茨在实体的概念上增添了力的概念, 《而且是活动的力》的概念……《自己活动》的原則(第 29 頁)——

因此<sup>②</sup>, 萊布尼茨通过神学而接近了物質和运动的不可分割的(并且是普遍的、絕对的)联系的原則。似乎应当这样去理解費爾巴哈?

第 32 頁: 《斯賓諾莎的實質是統一, 萊布尼茨的

① 指“費爾巴哈全集”1910 年德文版第 4 卷的頁碼。——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Ergo. ——譯者注

實質是差异、区别。》

第 34 頁：斯宾諾莎的哲学是 望远镜，萊布尼茨的哲学是 显微镜<sup>144</sup>。

《斯宾諾莎的世界是神的消色差透鏡，是介質，通过它我們除了統一实体的皎洁的天光之外什么也看不到；萊布尼茨的世界是多棱角的結晶体、鑽石，它由于自己的特殊本質而使实体的單純的光变成无穷丰富的色彩，同时也使它暗淡不明。》(原文如此！)

第 40 頁：《因此，在萊布尼茨看来，物体实体已經不象笛卡兒所認為的那樣，只是具有广延性的、僵死的、由外力推动的，而是在自身中具有活动力、具有永不靜止的活动原則的 实体。》

大概馬克思就是因为这一点而重視萊布尼茨<sup>145</sup>，虽然萊布尼茨在政治和宗教上有“拉薩尔的”特点和調和的趋向。

单子是萊布尼茨哲学的原則。个体性、运动、(特种的)灵魂。不是僵死的原子，而是活生生的、活动的、自身中反映整个世界的、具有表象(特种灵魂)的(模糊的)能力的单子，这就是“最終的要素”(第 45 頁)。

每一个单子都和另一个单子不同。

《……如果生命的原則或內在的、自身的活動原則仅仅和不大的或特殊的一部分物質相联系,那就完全违反自然界的美、秩序和理性了。》(Leibniz<sup>①</sup>——第 45 頁)

注意

《因此,正如古代哲学家早就正确地認為的那样,整个自然界充滿了灵魂或类似灵魂的存在物。因为显微鏡使我們有可能深信:存在着許許多多肉眼所看不見的生物,并且存在着比砂粒和原子还要多的灵魂。》(Leibniz——第 45 頁)

参照电子!

单子的特性:表象,想象中的复制<sup>②</sup>。

《表象本身不过是复杂的或外在的东西的再現,即單純之中的繁复性的再現(想象中的复制和描写)》……或是……《在統一中或單純实体中包含和复制繁复性的暂时状态》(第 49 頁,萊布尼茨)——单子有混乱的<sup>③</sup>(第 50 頁)(模糊的<sup>④</sup>,第 52 頁)表象——(据說人也有很多无意識的、混乱的感觉等等)。

每一个单子都是《一个自为的世界,每一个单子都是一个独立自在的統一体》(萊布尼茨,

① 萊布尼茨。——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Vorstellung, Repräsentation. ——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verworrene. ——譯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confuse. ——譯者注

第 55 頁)。

《模糊表象的混合物——這就是感覺，這就是物質》(萊布尼茨——第 58 頁)……《因此，物質是單子的結合》(同上)……

我的自由的轉達：

單子＝特種的靈魂。萊布尼茨＝唯心主義者。而物質是靈魂的異在或是一種用世俗的、肉體的聯繫把單子粘在一起的漿糊。

《絕對實在只處在單子和單子的表象中。》  
(萊布尼茨，第 60 頁)物質只是現象。

《只有精神是明朗的》(第 62 頁)……物質則是《模糊的和不自由的。》(第 64 頁)

空間《本身是某種觀念的東西》(萊布尼茨，第 70—71 頁)。

……《運動是物質的多样性的物質原則》  
……(第 72 頁)

《和牛頓及其繼承者的意見相反，在物質自然界中的確沒有真空的空間。空氣唧筒決不能證明真空的存在，因為玻璃上有細孔，通過這些細孔可以滲入各種細微的物質。》(萊布尼茨，第 76—77 頁)

《物質是現象。》(萊布尼茨，第 78 頁)

《單子的自為存在是它的靈魂，單子的

为他存在是物質。》(費爾巴哈,第78頁) 人类的灵魂是中心的、高級的单子,是隱德來希<sup>146</sup>等等、等等。

《因此,每一个物体都被宇宙中所发生的一切牽連着。》(萊布尼茨,第83頁)

《单子想象整个宇宙。》(萊布尼茨,第83頁)

《尽管单子是不可分的,但它具有复杂的意向,即无数的表象,其中每一个表象都寻求着自己的特殊变化,同时这些表象由于和一切其他事物有本質联系而处在单子中》……《个体性包含着似乎处在萌芽状态的无限的东西。》(萊布尼茨,第84頁)

**注意**  
萊布尼茨  
生活于  
1646—1716年



这里是特种的辯証法,而且是非常深刻的辯証法,尽管有唯心主义和僧侶主义。

《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相似的。》(萊布尼茨,第86頁)

《总之,自然界中沒有任何絕對間断的东西;一切对立面,空間和時間的一切界限以及特殊性的一切界限,都消失在絕對的不間断性、宇宙的无限联系面前。》(費爾巴哈,第87頁)

《虽然,单子由于自己的完全由神經而不是由血肉构成的特性,被宇宙中发生的一切牽連着和影响着》……但《它不是世界舞台上的一个

**注意**

登場人物，而只是一个观众。单子的主要缺陷正是在这里》(費尔巴哈，第 90 頁)。

灵魂和肉体的一致是 神的 先定諧和<sup>①</sup>。

“萊布尼茨的弱点。”(費尔巴哈，第 95 頁)<sup>147</sup>

《灵魂是特种的精神自动机。》(萊布尼茨，第 98 頁)(有一次萊布尼茨自己說，从偶因論<sup>148</sup>过渡到他的哲学是很容易的。費尔巴哈，第 100 頁)但在萊布尼茨那里，这是从“灵魂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第 101 頁)……

在“神正論”<sup>149</sup>(第 17 节)中，萊布尼茨實質上是重复关于神的存在和本体論論据<sup>150</sup>。

萊布尼茨在他的 Nouveaux essais sur l'entendement<sup>151</sup> 中批判了洛克的經驗論，他說，凡是存在于理智中的……<sup>②</sup> 理智本身除外<sup>③</sup> (1) (第 152 頁)。

(費尔巴哈在第一版中也唯心地批判洛克<sup>152</sup>。)

“必然真理”的原則“在我們之內”(萊布尼茨，第 148 頁)。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harmonie préétablie. ——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nihil est in intellectu etc. 指的是一个著名的感覺論原理：“凡是存在于理智中的，沒有不是先已存在于感覺中的。”——譯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nisi intellectus ipse. ——譯者注

参看康德，也是这样

在我們之內有实体、变化等观念（萊布尼茨，第 150 頁）。

《借助理性来确定最美好的方向，这是自由的最高阶段。》（萊布尼茨，第 154 頁）

“萊布尼茨的哲学是唯心主义”（費爾巴哈，第 160 頁）等等、等等。

……《萊布尼茨单子論的乐天的、充滿生气的多神教，轉变为《先驗唯心主义》的森严的，因而也是更偏于精神方面的、激烈的一神教。》（費爾巴哈，第 188 頁）

向康德的过渡

[第 188—220 頁；1847 年的补充。]

第 188 頁：《唯心主义的、先天的哲学》……

《当然啦，在人看来是后天的东西，在哲学家看来就是先天的；因为人既然收集了經驗材料，并把它們結合在一般概念中，他自然能够提出《先天綜合判断》。因此，在較早时期是經驗的事，在較晚时期便成为理性的事了……例如电和磁性以前只不过是經驗的东西，就是說，它們是偶然的、在个别物体中观察到的特性，而現在，由于多次的观察，它們成了一切物体的特性，成了一切物体的极重要的特性……因此，只有从人类历史的观点出发，才能对观念起源的問題作出肯定的回答》（第 191—192 頁）……

对康德的嘲笑

灵魂不是蜡块,不是白板<sup>①</sup>……《要創造表象就必須加进某种和对象不同的东西,这种不同的东西是論証表象的本質的,如果我想从对象中引出它来,那就是真正的愚蠢。然而,这个不同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是普遍性的形式;因为,正如萊布尼茨所指出的,甚至連一个单个的观念或表象都本来就是某种一般的东西(至少和现实的单个对象相比較时是如此),也就是說,在这种情况下是某种沒有規定的,消除、消灭差別的东西。感性是庞杂的,非批判的,丰碩的,而观念、表象則限于一般的和必然的东西。》(第 192 頁)

萊布尼茨  
和康德  
必然性和  
普遍性是  
不可分割的

注意

康德主义=  
破烂的貨色

《因此,“Nouveaux essais sur l'entendement humain”<sup>②</sup>的基本思想,和“D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sup>③</sup>的基本思想一样,就是:普遍性以及和它不可分割的必然性表达理性所固有的本性,或表达具有表象能力的本質所固有的本性,因此,它們的泉源不可能是感觉器官或經驗,也就是說,它們不可能来自外界》……(第 193 頁)

笛卡兒主义者已經具有这种观念——費尔巴哈引証了 *Clauberg*<sup>④</sup> 在 1652 年說的話<sup>153</sup>。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tabula rasa*. ——譯者注

② “人类理性新論”。——譯者注

③ “純粹理性批判”。——譯者注

④ 克劳伯。——編者注



《毫無疑問，這個公理》（整體大於部分）《之所以確實可靠，並不是由於歸納，而是由於理性，因為理性的目的和使命根本不是別的，而是概括感覺材料，以便使我們擺脫無聊的重複的工作，以便預示、代替、保存感性經驗和感性直觀。但是，難道理性是不以感覺為基礎而完全獨立地進行這種活動嗎？難道我所感覺到的這個或那個個別事件在抽象中也是個別的嗎？難道它不是具有質的規定性的事件嗎？難道在這種質里面沒有可以感覺得到的、個別事件的同一性嗎？…… 難道我只見樹葉而不見樹木嗎？難道沒有同一性、相同性和差別的感覺嗎？難道我的感覺器官不能區別黑和白、昼和夜、木和鐵嗎？…… 難道感性知覺不是存在物的必然證明嗎？因此，難道高級的思維規律、同一律不同時就是感性的規律嗎？難道這個思維規律歸根到底不依靠感性直觀的真理嗎？》……（第193—194頁）

注意

Leibniz 在 Nouveaux essais<sup>①</sup> 中寫道：《一般性就是單一事物之間的相似，而這種相似就是實在。》（第3篇第3章第11節）《但是，難道這種相似不是感性的真理嗎？難道被理性列入一門、一類的生物不是同樣地刺激我的感覺器官

① “理性新論”。——譯者注

說得好! ①

注意

說得好! ①

嗎?…… 难道对我的性感觉来说(性感觉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虽然通常在关于感觉器官的学说中不注意它), 女子和雌性动物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吗? 在这里, 理性和感觉或感觉能力之间的差别究竟是什么呢? 感性知觉提供对象, 理性则为对象提供名称。凡是存在于理性中的, 没有不是先已存在于感性知觉中的, 但是, 实际上存在于感性知觉中的东西, 只是在名义上、名称上存在于理性之中。理性是最高存在物, 是世界的统治者, 但这只是在名称上, 而不是在实际上。那末名称是什么呢? 名称是用来区别的符号, 是某种十分显明的标志, 我把它当做表明对象的特征的代表, 以便从对象的整体性来设想对象。(第 195 页)

……《感觉正和理性一样告诉我: 整体大于部分。但是, 它不是用词, 而是用实例告诉我这一点的, 例如: 手指比手小……(第 196—197 页)

……《因此, 相信整体大于部分, 这的确不是依赖于感性经验的。可是究竟依赖什么呢? 依赖整体这个词。在整体大于部分这一原理中, 除了整体这个词本身所表明的之外, 什么也没有讲……(第 197 页)

……《相反地, 莱布尼茨作为一个唯心主义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bien dit! ——译者注

者或唯靈論者，把手段變為目的，把對感性的否定變為精神的本質……（第 198 頁）

……《自己意識到自己的東西，是存在的，它叫做靈魂。因此，我們確信，我們的靈魂先於我們的肉體而存在。毫無疑問，意識是第一性的；但是，意識僅僅對我來說是第一性的，而不是就其本身來說是第一性的。對我的意識來說，我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我意識到自己；但是從生命的角度來說，我之所以意識到自己，就是因為我存在。它們之中到底哪一個正確呢？是肉體、自然界還是意識、自我？當然是自我；因為我能承認自己不正確嗎？然而，我真的能把意識和自己的肉體分開并獨自思維嗎？……（第 201 頁）

……《世界是感覺的客體，也是思維的客體。（第 204 頁）

《在感性對象中，人把兩種本質區別開來，一種是存在於現實界中的，並且是感性知覺的對象，另一種是感性對象中的、從感性中抽象出來的思想本質。人把前者叫做存在，或者又叫做個體，把後者叫做本質或類。人把存在規定為某種偶然的和暫時的東西，而把本質規定為某種必然的和永恆的東西，因為即使這個或那個感性對象從感性世界裡消失了，它還仍然是思維或表象的客體……（第 205 頁）

## 注意

……《萊布尼茨是半个基督教徒。他是一个有神論者，或者是基督教徒和自然主义者。他用智慧、理性来限制神的恩惠和万能。但这种理性无非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室，无非是关于自然界各个部分的联系、整个世界的联系的概念。因此，他用自然主义来限制自己的有神論；他通过对有神論的揚弃来肯定、維護有神論》……(第 215 頁)

第 274 頁(摘自 1847 年的补充)：

《人們关于感觉的虛伪性談得那么多，关于語言的虛伪性却談得那么少！要知道思維和語言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归根到底，感觉的欺騙是多么粗糙，而語言的欺騙却是多么精巧！我終於托天之福，依靠我的五官懂得了，在理性意义上的邏各斯的一切困难和秘密都会从詞的意义中得到解决，而在这以前，理性的普遍性、費希特和黑格尔的“自我”的普遍性蒙混了我多么久呵！这就是为什么哈伊姆的話——《理性的批判应当轉变为語言的批判》——在理論方面使我觉得如此亲切。至于談到作为感觉着的个别生物的和作为思維着的生物的我这二者之間的对立，按照这种說明和引証的論文》(費爾巴哈本人的)<sup>154</sup>《則被归結为尖銳的对立：在感觉中我是单一的，在思維中我是普遍的。但同时，在感觉里我是普遍的，就同在思維里我是单

一的一样。思維中的一致完全是以感觉中的一致为依据的。》(第 274 頁)

……《人类的一切交往都是建立在人們感觉的相同性这一前提之上的。》(第 274 頁)

Spinoza 和 Herbart<sup>①</sup> (1836)<sup>155</sup>。第 400 頁及以下各頁。在“道德論者”海爾巴特的庸俗的攻擊下維護斯賓諾莎。

強調指出斯賓諾莎的客觀主義等等。注意。

Verhältnis zu Hegel<sup>②</sup> (1840 年和稍後幾年)。第 417 頁及以下各頁。

不十分清楚地偶爾強調他是  
黑格爾的學生。

摘自評語：

《與自然的發生和發展相矛盾的辯證法是什麼呢？它的必然性是什麼呢？》…… (第 431 頁)

Herr von Schelling<sup>③</sup> (1843 年)。給卡爾·馬克思的信(第 434 頁及以下各頁)。根據底稿。對謝林的斥責<sup>156</sup>。

#### 第 4 卷完

① 斯賓諾莎和海爾巴特。——編者注

② “和黑格爾的關係”(見“費爾巴哈全集”1840 年德文版第 4 卷)。——譯者注

③ 謝林先生。——編者注

## 約翰·普連厄博士 《馬克思和黑格尔》<sup>157</sup>

1911年,杜宾根

道地的庸人!

普連厄不能理解“唯物主义”怎样和革命性(他把它叫做“唯心主义”等等)结合起来,并且还因为自己的不理解而大发脾气!!!

这是资产阶级教授們如何把馬克思主义的原理及其理論基础庸俗化的一个很好的典型!!特此謹告<sup>①</sup>帝国主义經濟学家<sup>158</sup>及其同伙!!

沒有注意到  
辯証法的  
理論方面!!

在那篇自吹自擂的序言(其中尽是我、我、我“讀过”黑格尔和馬克思的著作)以后,接着就是对黑格尔“學說”的非常表面的概述(沒有把唯心主义从“思辨”中分出来,抓住的东西非常之少,然而在这一概述中毕竟还是有某些比康德主义好的方面)。然后就是对馬克思的簡直荒誕无稽的“批判”。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Ad notam. ——譯者注

責難馬克思的《純思辨》，因为他把“现实的”无产者理解为阶级的代表（第 82 頁）<sup>①</sup>。

馬克思 =  
“思辨家”……

《一会儿是一个坚决背弃任何唯心主义的变节者的粗野的言論……一会儿又是一个政治狂热分子的唯心的要求：这就是卡尔·馬克思的真相。》（第 81—82 頁）

！

《非常奇怪的是，这位激进的犹太博士毕生仅仅知道一付治疗一切需要治疗的社会形态的万应灵丹，这就是批判和政治斗争。》（第 56 頁）

“仅仅”！！<sup>②</sup>

……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动人姿态》，《极端的唯理論学說》，《对社会的彻底唯心的观察》等等、等等……（第 83 頁）

馬克思！！“不  
懂得”黑格尔  
第 97 頁及其  
他各頁

……《煽动家的动机》（第 84 頁）……（同上，第 86、92 頁及其他各頁）（第 115 頁及其他各頁）

馬克思仿照《这种自然科学的經驗論》（第 88 頁），《馬克思使社会科学自然化》（同上）。

……《他的》（馬克思的）《道路并不是思想家的道路，而是……自由的預言者的道路》……！！（第 94—95 頁）

社会主义革命 = 把它硬說成“客观科学認識”的一种主观願望，《是一个兴奋若狂的幻想家的淪为騙术的幻想》（第 110 頁）。

！！

① 指普連厄“馬克思和黑格尔”1911 年杜宾根德文版的頁碼。——譯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nur”！！——譯者注

!! 的热烈的意志占着支配地位》……(第 111 頁)

憤怒由 馬克思《煽起了一切仇恨的本能》……(第 115 頁)

此而来!!<sup>①</sup>

馬克思主义《变成了抽象否定的、狂热的热情的倫理学》(正如黑格尔所謂的伊斯兰教)……(第 120 頁)

……馬克思的“狂热的气質”(及其《火热的头脑》),——这就是实質所在(第 120 頁)。

以及其他等等。庸人的信口雌黃!

这段話是从哪里引来的? 作者沒有說。

注意

注意

《沒有革命,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动,因为它需要破坏和崩潰。但是,在它的有机活动已經开始的地方,在它的目的自身暴露了它的灵魂的地方,社会主义就抛开政治外壳。》

——普連厄引証了这段話,但沒有指出它的出处,接着他又說:《当然,全部馬克思主义就是脫落下来的《政治外壳》。》(第 129 頁)

且看普連厄是怎样发现“矛盾”的:他說馬克思在 Rheinische Zeitung<sup>159</sup> 上写道:《正是那个用工业的巨手来建筑鉄路的精神,也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inde ira!! ——譯者注



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起哲学体系。》(第143頁)而后这些生产资料从创造它們的精神中解放出来,并用至上的权力从自己方面去决定精神。》

“聪明过头了”

普連厄对剩余价值理論<sup>①</sup>进行批判的一个典型例子:

《它用粗暴的夸张手法异常明显地強調了资本主义的一切残酷的事实:对利潤的追求使得工資下降,劳动条件恶化。但同时它犯了根本的毛病,即在名詞的掩飾下使概念二重化》……(第157頁)

!!

……《由于煽动的需要,煽动性的剩余价值理論在整个体系中占着最显著的地位》……(第164頁)

……《馬克思是19世紀革命的犹太人,他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把剽窃来的那件我們伟大哲学的礼服重新剪裁了一番。》(第171頁)

妙論!!

( 这位普連厄是十足的庸人,他这本书的科学价值等于零。 )

写于1916年6月以前

1933年第一次載于

“列宁文集”第22卷

按手稿刊印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Mehrwertstheorie. ——譯者注

## 讀書札記

.....

*F. Raab.* Die Philosophie von R. Avenarius. Systematische Darstellung und immanente Kritik. Leipzig. 1912 (164 p.). 5 Mk. ①

*Perrin.* Les atomes. Paris - (Alcan) ② 160.

.....

写于 1912 年后

1938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31 卷

按手稿刊印

---

① 弗·拉布“阿芬那留斯的哲学。系统的叙述和内在的批判”1912年莱比锡版  
(共164页)5马克。——编者注

② 贝兰“原子”巴黎版(阿尔康)。——编者注

苏黎世州立圖書館的哲学書<sup>161</sup>

*Gideon Spicker. Über das Verhältnis der Naturwissenschaft zur Philosophie*<sup>①</sup> (特别反对康德以及朗格的“唯物主义史”), 八开本, 1874 年柏林版, IV. W. 57 K.

*Hegel. Phänomenologie* (hrs. Bolland. 1907)<sup>②</sup>. IV. W. 165 g.

写于 1915 年

1933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22 卷

按手稿刊印

---

① 吉德昂·斯皮克尔“論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編者注

② 黑格尔“現象学”(1907 年由博兰德出版)。——編者注

(“苏黎世州立图书馆”162)

(Signatur: K. bi.)

Flugschriften des deutschen Monistenbundes, Heft 3:  
*Albrecht Rau*. “Fr. Paulsen über E. Haeckel”. 2-te Aufl.  
 Brackwede. 1907 (48 SS.)<sup>①</sup>

((从费尔巴哈的观点出发，非常尖锐地批评了保尔逊。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莫希干人”！<sup>②</sup>)) 注意

写于1915年

1933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22卷

按手稿刊印

① “德国一元论者协会的传单”第3册：阿尔勃莱希特·劳“弗·保尔逊论恩·海克尔”1907年布拉克韦德第2版(共48页)。——编者注

② “莫希干人”是美洲已绝种的民族，这里的意思是最后代表。——译者注

## 第三类(“普通教育和科学内容的著作”): 163

关于起源的学說……1914 年。

(現代文化, III, IV.)

*E. Haeckel*. Gott-Natur. Leipzig, 1914①... Sch. 480 N 24.

.....

*Uhde*. Feuerbach. Leipzig, 1914②... XVI. 906.

.....

*A. Zart*. Bausteine des Weltalls: Atome, Moleküle...Stuttgart, 1913③.

写于 1916 年

1934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27 卷

按手稿刊印

---

① 恩·海克尔“神—自然界”1914 年萊比錫版。——編者注

② 烏德“費爾巴哈”1914 年萊比錫版。——編者注

③ 阿·察尔特“宇宙的基础：原子、分子……”1913 年斯图加特版。——編者注

.....

*Ruttmann*. Die Hauptergebnisse der modernen Psychologie<sup>①</sup>.  
*Pe.* VII. 3551.

.....

*Suter*. Die Philosophie von Richard Avenarius. 1910. (Diss)<sup>②</sup>.  
*St. Bro.* 11. 341.

写于 1916 年

1936 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 29 卷

按手稿刊印

---

① 鲁特曼“现代心理学的主要成果”。——编者注

② 苏特尔“理查·阿芬那留斯的哲学”，1910 年(学位论文)。——编者注

## 关于約翰·普連厄《馬克思和 黑格尔》的書評的札記<sup>164</sup>

*Joh. Plenge. Marx und Hegel. Tübingen, 1911.*  
(184 SS.) (Mk. 4) ①.

{ 奧·鮑威尔在“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sup>②</sup>第  
3 卷第 3 期中作了否定的評論。 }

写于 1913 年

1938 年第一次載于  
“列宁文集”第 31 卷

按手稿刊印

---

① 約翰·普連厄“馬克思和黑格尔”1911 年杜宾根版(共 184 頁)(4 馬克)。——  
編者注

② “社会主义历史文庫”。——編者注

## 关于拉·巴·培里 《現代哲学傾向》的 書評的札記<sup>165</sup>

Mind. 1913. Апрель. Рецензия. F. C. S. Schiller'a на книгу Ralph Barton Perry: Present Philosophical Tendencies: a critical survey of Naturalism, Idealism, Pragmatism & Realism, together with a Synopsis of the Philosophy of William James.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s & Co). 1912. Pages 383<sup>①</sup>.

席勒反对培里的“实在論”，并責难他，說《他的思想把实在論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以致他总是企图把其他一切問題都归結于这一点》。

应当指出，席勒从培里的著作中引了下面一段話：《有机体适应于环境，它从环境中发展起来，并作用于环境。意識乃是对先于它和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环境的有选择的回答。倘若有某种回答，那末一定有引起回答的某种东西。》（培里的著作第 323 頁）而

① 斐·坎·司·席勒在“思想”杂志 1913 年 4 月号上評論拉尔夫·巴尔頓·培里的著作：“現代哲学的傾向：評自然主义、唯心主义、实用主义和实在論，兼論威廉·詹姆士的哲学” 1912 年倫敦和紐約版（朗格曼斯公司）共 383 頁。——



席勒却反駁說：

《如果不靠信仰来解决《独立 存在的环境》問題（着重号是席勒加的），那末，这里除了思想和它的《环境》之間的相互关系，什么东西也不能得到証明……》（第 284 頁）

本色!!

写于 1913 年 4 月以后

1938 年第一次載于

“列宁文集”第 31 卷

按手稿刊印

## 关于安·阿里奥塔《唯心主义对科学的反动》的书评的札记<sup>166</sup>

Antonio Aliotta: *La reazione idealistica contro la scienza*. 1 volume. 8°. XVI+526 p. Palerme. Casa editrice Optima. 1912<sup>①</sup>.

J. Segond<sup>②</sup> 先生在“Revue Philosophique”<sup>③</sup> (Ribot<sup>④</sup>) 上发表了一篇评论，见1912年巴黎版第12期第644—646页，讓·謝貢先生說：

《他》(阿里奥塔)《向我们指出，现代反动思潮的一切最新来源都在不可知論中；他向我们指出，现代反动思潮是通过德国的新批判主义(黎尔)和法国的新批判主义(雷諾維叶)，通过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經驗批判主义，通过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而发展的；他向我们描述和揭露了柏格森和施米特的直觉主义，英美的实用主义即詹姆斯、杜威和席勒的实用主义，李凯尔特、柯罗齐、閔斯特貝尔格和罗伊斯等等的价值哲学和历史主义》(第645页)，直到 Schuppe, Cohen<sup>⑤</sup> 等人的学說。

① 安东尼奥·阿里奥塔“唯心主义对科学的反动”，一卷八开本，序言16页，正文526页，1912年巴勒摩，奥普蒂瑪出版社。——編者注

② 讓·謝貢。——編者注

③ “哲学評論”。——編者注

④ 利鲍。——編者注

⑤ 舒佩、柯亨。——編者注

作者在第二部分中同时分析了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論和杜恒的新的“性質物理学”，以及赫茲、麦克斯韦和 Pastore<sup>①</sup> 的“模型理論”。据說作者特別憎恨神秘主义(包括柏格森的在內)等等。

作者的观点据說是《真正唯理論的理智主义的中庸精神，即阿里奥塔先生和基阿培里先生的精神》(第 645 頁)。

写于 1913 年

1938 年第一次載于

“列宁文集”第 31 卷

按手稿刊印

---

① 帕斯托勒。——編者注

## 关于希法亭(在《財政資本》一書中) 論及馬赫的言論的札記<sup>167</sup>

**希法亭：“財政資本”。**

(“資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 1912 年莫斯科版。

德文版在 1910 年出版 (Marx-Studien<sup>①</sup> 第 3 卷)

<p>一团糟……</p> <p>不对</p> <p>不“一样”</p> <p>不对</p>	<p>   </p> <p>   </p> <p>   </p> <p>   </p>	<p>第 13 頁——“在恩·馬赫看来”，“‘自我’只是个焦点，在它上面无限的感觉綫条紧密地重合在一起…… 正好象金錢是社会联系网上的紐結一样”……</p> <p>第 71 頁 注释：“只有我們的直觀才賦予物体以空間的形式”(康德主义者)。</p>
---	---	--

写于 1916 年 6 月以前

1934 年第一次載于

“列宁文集”第 27 卷

按手稿刊印

---

① “馬克思研究”，——譯者注

## 讀書批注



## 格·瓦·普列汉诺夫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問題》

1908 年，圣彼得堡

[第 23 頁]……唯心主义者首先把思維变成独立的、不依赖于人的本質(“自为的主体”),然后宣称:存在和思維的矛盾在它之中,在这种本質中解决了。因为单独的、独立的存在是为它,即为这种不依赖于物質的本質所固有的。这种矛盾真的在这种本質中解决了,因为,这种本質是什么呢?是思維。而且这种思維是不依赖于其他任何东西存在着的。但是,对矛盾的这种解决,純粹是形式上的解决。这种矛盾所以得到解决,象我們在前面已經說过的,仅仅是因为取消了矛盾的要素之一,即不依赖于思維的存在。存在似乎單純是思維的特性,当我们說某物存在着,这只是說,它在思維中存在着……

注意

[第 24 頁]……存在并不是指在思想中存在。在这方面,費尔巴哈的哲学比約·狄慈根的哲学要明確得多。費尔巴哈指出,“証明某物存在着,这就是証明它不是仅仅在思想中存在着”①……

[第 28—29 頁]……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首先具

① “費尔巴哈全集”德文版第 10 卷第 187 頁。

有方法論的意义。恩格斯很明白这一点，他写道：“我們所需要的与其說是赤裸裸的結果，不如說是研究（das Studium）；如果离开导致这个結果的发展来把握結果，那就等于沒有結果”①……

〔第 29—30 頁〕……总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主义方面的最伟大的功績之一，就是他們制定了正确的方法。費尔巴哈竭尽全力反对黑格尔哲学的思辨要素，以致他很少重視和利用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要素。他說：“真正的辩证法决不是孤独的思想家同他本人的對話，而是‘我’和‘你’的對話。”②但是第一，黑格尔的辩证法原来也就沒有“孤独的思想家同他本人的對話”的意义；第二，費尔巴哈的意見很正确地規定了哲学的出发点，但不是規定哲学的方法。这个空白已經由馬克思、恩格斯填补起来了，他們知道，如果由于反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而忽視他的辩证法，那是錯誤的……

〔第 31 頁〕……許多人把辩证法和发展学說混同起来，而事实上辩证法就是这种学說。但是，辩证法和庸俗的进化“理論”有本質区别，后者完全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原則上的：無論自然界或历史都不发生飞跃，世界中的一切变化只是逐渐完成的。黑格尔早就指出过，这样来理解发展学說是可笑的，毫无根据的……

|| 〔第 33 頁〕……总之，他③是用存在的辩证特

注意

① “遺著”德文版第 1 卷第 477 頁。

② “費尔巴哈全集”德文版第 2 卷第 345 頁。

③ 指恩格斯。——編者注



性来证实辩证思维的根据的。在这里，也是存在本身决定着思维……

[第 39 頁]……可見，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

[第 42 頁]……和生产力发展的每个阶段相适应的是一定性质的武装、军事艺术以及民族间的，更确切些說，社会间的即部落间的法律。游猎部落不能建立巨大的政治组织，这正是因为它们生产力的水平很低，它们在寻找生存资料时，用一句古代俄罗斯的形象的话来说，不得不各自东西，分散为一些小小的社会集团……

[第 46—47 頁]……在马克思看来，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而生产力的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这种地理环境的特性……

[第 65—66 頁]……“经济结构”的性质和这个性质改变的方向，不是以人们的意志，而是以生产力的状况为转移的，是以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在生产关系中所发生的、而且为社会所必需的那种变动为转移的。恩格斯用下面一段话来说明这一点：“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直到现在为止，他们创造历史时——甚至在各个社会的内部——并不依照共同的意志，也不依照共同的计划。他们的意愿是互相交错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在一切这样的社会里都是必然性占着统治地位，而偶然性是这种必然性的补充和外部表现的形式。”在这里就决定了人的活动本身并不是自由的，而是必然的，即合乎规律的，也就是说，

是能够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始終認為环境是由人們改变的，同时它也首先使我們能从科学的观点去观察这种改变的过程。

所以我們有充分的权利說，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給所有想成为科学的人类社会学說提供了必要的序言……

[第 68 頁]……在沒有階級划分的原始社会里，人的生产活动直接影響着他的世界觀和他的审美感……

[第 81—82 頁]……如果我們想簡短地說明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現在众所周知的“基础”对同样众所周知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見解，那末我們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

(1) 生产力的状况；

(2) 生产力所制約的經濟关系；

(3) 在一定的經濟“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社会政治制度；

(4) 部分地由經濟直接所决定的，部分地由經濟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人的心理；

(5) 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

[第 98 頁]……譬如拿我們現代的土地問題来做一個例子吧。在聰明的地主—立宪民主党人看来，“强迫交出土地”（跟“公平报酬”的数量成反比）多少是一种悲痛的历史的必然性。而在力謀获得“土地”的农民看来，恰恰相反，只有这“公平报酬”多少是一种悲痛的必然性，而“强迫交出土地”却是他們的自由意志的表現，是他們的自由的最可貴的保証。

我們在講这一点时也許接触到自由学說的最重要

的一点，而恩格斯沒有提到这一点，这只是因为研究过  
黑格尔学說的人无需任何說明就懂得这一点的……

費尔巴哈和狄慈根。24①。

批注做于 1908 年 5 月以后

一部分載于 1933 年

“列宁文集”第 25 卷

第一次全文发表

按原書刊印

---

① 指普列汉诺夫原著第 24 頁(見本卷第 457 頁)。——

編者注

## 阿伯尔·萊伊《現代哲学》<sup>168</sup>

1908 年, 巴黎

### 序 言

[第 6 頁]①……科学是認識和理性的成果, 它只能保證我們实际地支配自然界。它只告訴我們怎样去利用事物, 而根本不談事物的本質……

注意

[第 7 頁]……因此, 我在本書中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实証的、“貌似科学的”观点同“实用主义的”观点加以对比。在对比这两种观点时, 我尽可能做到不偏不倚, 因为我很了解这种工作中的第三种严重危险: 不給自己的对手以应有的評價。但是, 我并不奢望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 因为完全的“中立”是不可能的……

### 第 一 章

#### 現代的哲学討論的中心

#### 第五节 現代哲学思想的基本矛盾

[第 28—29 頁]……但是, 許多現代哲学体系仍在互相攻击, 它們圍繞着从当代哲学問題的提法中产生

① 指阿·萊伊“現代哲学”(A. Rey. La Philosophie Moderne) 1908 年巴黎法文版的頁碼。——編者注

出來的一個基本矛盾進行鬥爭。因此，對立既包括各個不同階段上各種哲學觀點更替的形式，也包括同時提出的幾種觀點的形式。

從現代關於哲學總問題的提法上來看，可能有哪幾種二者擇一的情況呢？只能有一種，因為全部問題在於保持科學和實踐活動的尽可能緊密的統一，既不顧此失彼，也不使二者彼此對立。這就是說，或者是由科學產生實踐活動，或者是反過來，由實踐活動產生科學。在第一种情況下，科學蓋過了實踐活動；在第二種情況下，實踐活動蓋過了科學。二者之間的邏輯關係必須保持，要改變它們的邏輯關係，只有使二者轉換地位，或者認為實踐活動依賴於科學，或者認為科學依賴於實踐活動。在前一種情況下，我們得到的結論是唯理論的、理智主義的和實證論的體系——科學的獨斷主義。在後一種情況下，我們得到的結論是實用主義的、信仰主義的或（類似柏格森的）積極直覺的體系——行動的獨斷主義。按照第一種體系，要行動就必須有知識；認識產生行動。按照第二種體系，知識遵照行動的需要；行動產生認識。

注意

但讀者會不會以為後一種體系是要使人重新輕視科學、是要復活愚昧哲學。不會的，因為這些哲學家要得出科學來自實踐的結論，就必須進行嚴肅認真地研究，必須根據科學的、有時是非凡的淵博知識，必須對科學作深刻的批判的思考，甚至還必須象這些哲學家中的某些人所喜歡說的那樣，努力“從思想上習慣於科學”。如果說他們這樣做就降低了科學的意義，那也不是故意的；相反地，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却以為這樣做能揭示科學的全部價值……

注意

## 第六節 現代哲學爭論的意義

[第 33—35 頁]……然而我們暫且假定：实用主义的論題是正确的，科学只是一种滿足一定需要的特殊的技艺、技术工具。那末結果会是什么呢？

首先，真理成了一句空話。具有真理性的原理原来只是有效手段的单方。但由于在同样情況下能保證我們获得成功的手段有好几种，由于每个人的需要极不相同，我們就势必接受实用主义者的下述論点：凡使我們获得同样实际效果的命題和論断都是具有同等价值的，都是具有同样的真理性的；凡产生实际效果的思想都是同样合理的。从“真理”一詞的这种新含义中就会得出这样的結論：我們的一切科学純粹是偶然构成的体系，它們可以完全成为別的样子而仍然能够具有同样的真理性，即能够成为同样有用的行动工具。

- (1) 作为知識的实在形式、作为真理的泉源的科学破产了，这就是第一个結論。与理智和理性的方法极不相同的其他方法，如神秘的感觉，是合理的，这就是第二个結論。看起来从这种哲学中最終得出这样两个結論，但实际上，这种哲学就是为了这两个結論而建立的……
- (2)

注意 在这种情况下，用这些自由思想家自己的武器去反对他們是輕而易舉的。科学的真理；但这本来只是名义上的真理。这也是信仰，而且是低級的信仰，只能用于物質行动的信仰；它只有技术工具的价值。为信仰而信仰，宗教的信条、形而上学的或道德的思想体系都要比它高明得多。

無論如何，这些自由思想家在科学面前是一点也

不用拘束了，因为科学的特权地位已經取消了。

的确，大多数的实用主义者为了反对科学經驗，都急于恢复道德經驗、形而上学經驗、特别是宗教經驗的权力。所有这几种經驗都齐头并进，决不相互妨碍，因为它们各自針對着实践的完全不同的方面，滿足各种不同的需要（滿足物質需要、道德意識或宗教感情），并且創造各种不同的价值……

注意

〔第 37 頁〕……对形而上学者說来，这是真正的收获。实用主义在恢复宗教的同时，也促使形而上学恢复起来。在康德和孔德之后，实証論在 19 世紀逐漸占据了几乎全部認識領域……

〔第 39—40 頁〕……所以，实用主义的观点，正如另外一些哲学气味并不那样浓厚的、不是那样新穎有趣的但可以得出相似結論的观点一样，最后总是要恢复从 18 世紀中叶以来就被科学实証論胜利地排挤掉的、人类思想的陈腐的規定形式——恢复宗教、形而上学、道德独断主义，實質上就是恢复社会权威主义。因此，这就是一切現代思維、全部現代哲学动荡于其間的两极之一：这是独断主义反动的极端，是各种形式的权威精神的极端。这种观点尤其危險的是，它起初在其最卓著的信徒那里表现为自由精神的最大胆的最新的騷动；这种騷动的目的是反对唯一的障碍，即科学和科学真理，但这个障碍現在还存在着，并且一直都是这个精神摧毁一切其他障碍的支柱。

而那个同最新哲学思想对立的极端、即認為实践来自知識因而一切应服从科学的純科学观点却相反，它的特点主要是渴望解放，渴望摆脱束縛。正是在这里，我們見到了革新者。他們是文艺复兴精神的繼承

者；他們的父輩和直接教養者主要是 18 世紀這一偉大的解放時代的哲學家 and 學者，馬赫曾正確地談到這個偉大的解放時代：“即使一個人只能在書本上接觸到這個高潮和解放運動，他也会对 18 世紀永遠懷着一種感傷的惋惜心情。”這一類思想家認為，真理是存在的，即使它不是不變的，那末也是可以被我們逐漸接近的。只有依靠科學方法才能獲得真理，離開了科學，哪兒也找不到真理；真理、科學是一切人類活動的必要的和足夠的條件……

## 第八節 方法。——摘要和結論

〔第 48—49 頁〕……現在來談談它的〔科學的〕客觀意義。儘管有些人從某種觀點出發，也承認科學的必要性，但他們還是會以為科學無法窮究它的對象即全部實在……

## 第二章

### 數和廣延性問題。物質的量的特性

#### 第二節 經驗論和先天論之間的舊爭論

〔第 55 頁〕……可是，拋開一切經驗因素不也是辦不到的事嗎？唯理論者說，即使物質世界突然消失，數學家仍舊可以繼續豐富自己的科學。當然，如果物質世界現在就消失的話，那是無可爭辯的；但是，如果物質世界從來就不存在，那末數學家難道也能創造數學嗎？……



### 第三节 数和广延性的哲學問題的 現代形式。“唯名論的”觀 点和“實用主義的”觀點

[第 61 頁]……柏格森也許比其他人更能促進這些思想在哲學著作中的傳播，他不會無條件地接受“人為的手段”的說法。照柏格森看來，在對物質的關係上，科學要比單純手段更重大些，更高級些。但是他認為物質不是真正的實在；物質是遭到損害的、倒退的和僵死的實在。在對於真正的實在即有生命的、精神的和創造性的實在的關係上，數學和科學除了有人為的和象徵的性質以外，根本不能有其他的性質。不論在什麼情況下，理智（在對物質的實際需要的壓力下鑄成的第一個工具）創造數學的目的，始終是為了作用於物質，而不是為了認識物質的本質……

[第 62 頁]……在我們的時代里，數學不是比其他一切科學更能使某些人傾向於實用主義、傾向於科學不可知論那種實用主義的詭辯嗎？的確，我們正是在數學中感到自己離開具體的實在的事物最遠，而最接近於隨意玩弄公式和符號的遊戲，這種遊戲竟如此抽象，以至於好像是空洞的……

### 第四节 唯理論、邏輯主義和理智主義

[第 62—63 頁]……所有那些比較相對的、不大確切的真理，即其他科學企圖通過數學來表達並用來補充數學的那些真理，正象行星為太陽所吸引一樣，也為這種絕對的東西所吸引。

[第 65 頁]……幾何學家的停滯不動的、均一的空

注意

間是不够用的；还需要有物理学家的运动的种类不同的空間。包罗万象的自然机构并不是意味着在物質中除了几何以外便一无所有。根据现代的假說，它也意味着，还存在着能的放出或轉化，或带电体的运动……

### 第五节 量的問題的一般意义：这基本上是理性的問題

注意

[第 74 頁]……首先不用怀疑的就是：不管理性是多么大公无私，它仍具有功利主义的职能。科学家不是官僚，也不是不学无术的人。实用主义强调理性的效用、理性的特別良好的效用，这是正确的。但实用主义断定理性只有功利主义的职能，岂不是錯了嗎？唯理論者不是可以理直气壯地提出反駁說：理性的功用就在于，当它从命题中引出命题时，也就是从自然界許多事实之間的关系中引出了关系？理性能够使我們也影响这些事实，但这并不是理性的目的，而是从理性中产生出来的結果。智慧在分析它所感知的关系过程中創立的邏輯和量的科学，把自己的权力扩充到事物本身，因为量的关系同时也是事物和智慧の規律。如果知就是行，那末这不是因为象实用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科学是由我們的实际需要創立的，并且是为了我們的实际需要創立的，从而理性的全部价值只在于它的功用，而是因为我們的理性在学会認識事物时，就給我們工具去影响事物……

注意

### 第六节 数学家彭加勒的思想

[第 75—76 頁] 伟大的数学家彭加勒<sup>①</sup>特別坚持

① Poincaré: *La Science et l'Hypothèse*, livre I (Paris, Flammarion).

數學的這種隨意性。

|| 注意

當然，我們的數學是充分符合於現實的，就是說，數學能夠用符號來表達現實事物中一定的相互關係；嚴格說來，數學不是經驗促使我們創立的，經驗只是智慧創立數學的導因。而我們的那種為了便於表達我們所必需表達的東西而逐漸形成起來的數學，僅僅是無數可能形成的數學中的一種，或者確切些說，只是19世紀學者竭力想達到的某種最一般的數學的局部情況。而我們弄清楚了這一點，就立刻懂得，數學按其實質和本性來說，絕對不依賴於它在經驗中的應用，因而絕對不依賴於經驗。數學是智慧的自由創作，是智慧本身的創造力的最鮮明的表現。

|| 彭加勒

公理、公設、定義、約定實際上都是同義語。因此，任何一種設想的數學都可以得出結論，這些結論只要是通過合適的約定體系而適當地表達出來的，就完全可以同樣地適用於現實事物……

[第77—79頁]……這種理論正確地批判了絕對唯理論，甚至也批判了康德的溫和的唯理論。它向我們指出，智慧決不是絕對必然地創立那種很適合於表達我們經驗的數學；換句話說，不管我們是否按笛卡兒、康德的方式或者按其他的方式去理解現實界（當然是指現存的現實界），數學都不是現實界的什麼普遍規律的表現。可是，這種結論在彭加勒那里，和在實用主義那里比起來，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

在我看來，某些實用主義者，甚至連彭加勒的一切注釋者（他們的作品我也讀過），都根本不懂彭加勒的理論。這裡有曲解彭加勒理論的極突出的例子。他們（在這個地方以及在錯誤更大的其他地方）把彭加勒說

成一位沒有實用主義稱號的實用主義者。但是，誰不知道真正的實用主義者使數學間接依賴於經驗呢？真正的實用主義者雖然也象彭加勒一樣，認為數學是智慧頒布的指令，但智慧頒布這道指令的目的却是為了實際行動，是使現代哲學所謂的行動思想能夠自由自在地隨意活動。在實用主義者看來，純粹直觀的大公無私的思想、純粹的理性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這樣一種思想，它想掌握事物，為了這個目的並為了最大的方便而歪曲關於事物的觀念；科學和理性是實踐的奴僕。相反地，彭加勒所謂的思想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亞里士多德所理解的意義。思想思維着，理性為了滿足自己而思考着，後來就超出了這個範圍；理性的無窮創造力的某些成果，除了純粹在理論上滿足我們外，還能對我們的其他目的有用。

可是，在這種情況下，實踐乃是遠遠超出效用範圍的科學和理性的奴僕。“思想只是閃電，但這閃電就是一切。”<sup>①</sup>

### 彭加勒和 康德

他們可以完全不接受彭加勒的理論，但是不應該先歪曲他的理論，以便後來去引用這位權威的理論。他們沒有充分注意彭加勒的理論和康德主義的聯繫，他的理論充分地借用了康德主義的先天綜合判斷的理論，但彭加勒認為康德的唯理論太呆板了，他聲明不應把這些作為我們整個數學（歐幾里得數學）基礎的先天綜合判斷看做合理的數學的唯一可能和必然的公設……

① Poincaré: *La Valeur de la Science* (conclusion).

## 第七节 数学科学和其他自然 科学的相互关系

[第 80 頁]……彭加勒的理論難道是把表面上屬於經驗的那種意義給予經驗了嗎？真是怪事！我要告訴那些為了自己的目的而經常引用彭加勒的理論並且把彭加勒的名字當做大炮來使用的實用主義者，我在彭加勒的理論中很少發現實用主義的東西……

注意

## 第八节 对科学方法和知識的 一般发展的指示

[第 87 頁]……如果說科學在後來是由于它的物質效用而發展起來的，那末不應當忘記，科學只是因為它對智慧有用、因為它大公無私地滿足那力圖認識事物的理性，所以它在產生時擺脫了粗糙的經驗論，而成為真正的科學。科學首先使我們認識現實，而後才讓我們作用於現實。科學為了使我們在後來能夠行動，就必須首先使我們認識……

## 第九节 馬赫的觀念，理性以及 思想的适应

[第 90—91 頁]……這是否給我們提供了關於邏輯和理性思想（數學始終被認為純粹是從它們中流出的）的本質和意義的寶貴指示呢？而且，是否可能也提供了關於理性的本質和意義的寶貴指示呢？這裡我們接近於馬赫的思想，他也常常被人說成沒有實用主義稱號的實用主義者。

注意

我們覺得馬赫更加接近於唯理論（即我們認為在

|| 今后所应该具有的那种意义上的唯理論), 这种唯理論决不摺弃有着曲折道路的理性的心理历史, 而主要的是它一点也不輕視經驗的作用, 因为理性只是經過編纂的經驗, 同时也是一切經驗的必然的和普遍的彙集, 所以同时既要估計到进化的因素, 也要估計到人的心理結構……

[第 93—94 頁]……因而, 我們可以看出, 在人的意識中經過抽象分析的理性, 借助自身中所揭示的原則和这些原則的完善发展, 是能够和周围环境的規律相符合的, 并且能够反映这些規律。其次, 我們还可以看出, 理性之所以是这样的理性, 就是由于我們的自我和环境的这些特性, 因此, 正如唯理論者所断言的, 理性的确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在某种意义上說, 理性甚至是絕對的, 不过这句话不能从传统唯理論的观点上来理解。在传统的唯理論看来, 这句话是指事物按照理性所認為的那样存在着。在我們看来却相反, 我們不知道事物是怎样自在地存在的; 并因为康德的或实証論的相对主义証实这一点, 所以它就自身來說是正确的。不过我們有理由这样說: 如果对另外一种結構完全不同的生物說来, 进化的要求产生了另一种和我們不同的适应环境的方式 (因为适应环境的两个因素之中有一个已經不同了), 那末不論什么时候都可能建立一种使这两种适应环境的方式相互符合的轉移体系。在这个假設中沒有一点荒謬的地方, 因为到了一定的阶段, 在馴服的动物和我們之間必然会发生这种情况……

注意

|| [第 95—96 頁]……虽然数和广延是抽象的, 但它們都是从实在事物的本性中得出來的, 因为实在就是

繁多性和广延，因为事物之間的关系就是从事物本性中得出的 实在 关系。

和第 93—94  
頁对照

那末，从上面这些命题中不是可以得出許多非常重要的結論嗎？人們往往認為科学的抽象就是非实在的同义語。他們以为抽象性的增长就是脱离实在事物范围的不間断的运动，就是愈来愈远地离开实在事物。真是这样嗎？

数学逐漸脱离感性空間而上升到几何空間，但是它并不脱离实在的空間，即不脱离事物之間的真实关系。它反而更接近事物之間的真实关系。根据現代心理学的材料，显然我們的每一种感觉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提供广延和持續性（即实在事物的一定联系和相互关系）。知觉則开始排除这种由个体或种結構的偶然特征所造成的主观因素：知觉构成均一的統一的空間和均匀的持續性，这种空間和持續性綜合了我們关于广延性和流逝性的各种感性表象。为什么科学工作却不这样繼續向客觀性方面发展呢？無論如何，科学工作的严密性、准确性、普遍性（或者說必然性也一样）都能証实科学成果的客觀性。所以，我們能够违反批判主义的和主观主义的思考习惯，而把数、序列、广延看做事物的特性即事物的实在的关系。它們之所以是真实的关系，尤其是因为科学使它們逐漸摆脱那些在我們最初直接地具体地感觉到它們时所加上的个人的主观歪曲。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有充分根据認為經過抽象以后留下来的东西就是那种同样必然地为各种存在物所具有的真实不变的内容（因为它不依賴个体，不依賴時間因素，也不依賴任何观点）？……

||| 注意

||| 注意

## 第十节 数学教导我們什么

感觉 = 最終的  
东西

[第 97 頁]……心理学从自己这方面来表明,我們的一切感觉(这些直接的和最終的經驗材料)都具有一种特性:延展性或广延性。这种特性和几何学的广延性毫不相同,如果拿最易激动的感觉來說尤其是这样……

馬赫 + 客  
觀性

[第 98 頁]……几何空間是抽象地解释光学空間的結果,这种抽象的解释排除个别的特性,概括光学(空間所包含的各种关系,使人更容易理解它們。我們还想用这样一个論点来补充馬赫的思想:上述做法的目的就是要最严密、最准确、最普遍、最必然地因而最客觀地表达这些关系。因此,几何空間是那个使我們思想越来越较好地适应环境中某些特性的进化过程的最終結果。这是长期的不間断的經驗,它的好的成果不断地巩固着作为我們的几何学基础的一定的思維习惯……

[第 100 頁]……可見,数学从序列、数和广延的角度来給我們揭示事物之間的关系。

!!!

我們的智慧在分析事物間的真实关系的过程中自然就会获得一种通过类似联想来构成事物間类比关系的能力。因此,它可以根据现实中存在着的組合設想出现实中不存在的組合。我們先要构成作为实在事物的复写的表象,然后才能构成泰恩那种在略有不同的意义上講的形象。

## 第十一节 概要和結論

[第 103—105 頁]……絕對唯理論好象是有充分



理由根據某種唯心的實在論斷言：理性的規律和事物的規律是符合的。但是，它把理性和事物割裂開來，認為理性孤零零地只從自身中獲得對支配事物的規律的認識，這不是錯了嗎？這樣就只有承認，我們本身由於某種協調性或不可思議的恩賜而具有對這些規律的至少是萌芽狀態的直覺。這種以新形式出現的柏拉圖關於回憶的神話可以說是一種非常任意而又不經濟的假說。

注意

的確，理性的分析就其範圍來說，是和自然的分析相符合的。的確，數學不但從事理性的分析，同時也從事自然的分析，或者也可以說，數學為自然的分析提供一些必要的因素。但是我們如果這樣來解釋，說這是因為我們的心理活動就是在適應它所处的環境和實際條件的過程中形成的，不是更簡單嗎？……

注意

如果絕對唯理論和上述理論在數學概念的形成的問題上因而有重大的分歧，那末在數學的價值和它的權限問題上則相反，我們會得出非常相似的結論：按照人的理解，這種價值和權限是絕對的。至於講到超人的理解和某種先驗的觀點，老實說，我還沒有去洞察它們的秘密，而且我也不想這樣做。如果能夠做到按人的觀點來了解事物，並且用人的語言來正確地表達事物，對我來說，就足夠了……



這種結論是不是很表面和太膚淺呢？在我看來，實用主義走了和傳統唯理論完全相反的另一個極端。傳統唯理論把終點當成起點，把結果的特性搬到起點上去。相反地，實用主義卻使終點接近起點，以致使它們完全融合在一起，同時硬把起點的特性加於結果。數學在功利主義擬人觀的基礎上產生后就逐漸走出這

中庸之道！！

个最初的狹隘的圈子，这样想不是更合理嗎？数学使  
 自己的分析日臻完善，并找出事物之間某些实在的、  
 客觀的、普遍的和必然的相互关系。

〔第107頁〕……数学正如我們的理性和邏輯一样，  
 是以事物的本性为根据的，数学是我們的理性和邏輯  
 的附加物，而理性和邏輯是通过类似的方法形成的。

不論我們通过什么途径去接近现实，反正都是一  
 样，只要我們逐步地研究现实，最后总能够全面地掌握  
 它。

### 第三章 物質問題

#### 第一节 物質問題的历史概述和现状

〔第109—110頁〕……首先，随着哲学家“物理学  
 家”的失败，以埃利亚派和柏拉图为首的希腊人的伟大  
 哲学传统就对物質本身的存在表示怀疑。物質仅仅是一  
 种外觀，或者至多是最起碼的存在；研究物質的东西  
 的科学只能是純粹相对的科学，而只有研究精神对  
 象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这样一来，就开始用取消  
 物質問題的办法来解决物質問題了。物質只能作为精  
 神的不确定的界限和精神的作用而存在，一切同物質  
 有关的东西都是低級的存在……

〔第111頁〕……因此，关于外部世界的实在性，关  
 于唯心主义、唯灵論、唯物主义、机械論、物力論的許多  
 爭論愈来愈使人感到它們是一种过时的、白費力气的  
 游戏，这应当是古典哲学干的事，这个用語按泰恩那样  
 来理解，就是指中等学校高年級的哲学……

[第 113 頁]……庸俗唯物主义从物理学中既剽窃了一切有根据的东西，也剽窃了一切夸大的、怪誕的东西。如果宗教精神能証明，物理学对于事物(物理学是使我們作用于事物的)一无所知，物理学的解释根本不成其为解释，那末对宗教精神說来，这是多么大的收获呵！

注意

注意

## 第二节 十九世紀末叶物理学的 危机。唯能論物理学

的确，在这种哲学希望产生并开始在有学識的眞誠的信奉者的头脑中巩固起来的时候，物理学中的一切情况也都好象是为了証明和实现这种希望似的……

注意

[第 114 頁]……新物理学即唯能論物理学反对这种传统的机械論物理学。“反对”这个用語是否恰当呢？对于大多数物理学家，更正确些的倒是这样的說法：新物理学和机械論的方法都同样“被不加区别地使用着”(以需要为根据)。

[第 115—116 頁] 实际上，能不是別的，而是做功的能力，这是力学的概念，这一概念从来都可以从力学上理解的，即通过运动和运动的科学来理解的。赫尔姆霍茨、吉布斯和其他人給力学添上了新的一章，这决不是打破了力学的传统，他們在新的一章中概括了力学在物理实在中的应用。他們根据物理学上的成就去修改和繼續发展力学概念(从伽利略和笛卡兒的时代以来一直是这样做的)，除此以外，他們并不要求任何其他东西，实际上他們也沒有做任何其他事情。他們除了提出力学原理外，还在用力学解释现实界的范围内提出了力或能的守恒原理、卡諾原理以及从莫培

注意

注意

杜伊那个时候起就起着重要作用的最小作用量原理。

这样一来，“唯能論”的第一个含义就是：唯能論是物理学的一个部門，它同物理学这门科学一样为一切科学家所承認。还要补充說明一点，在法国，物理学的这一部門通常叫做热力学，虽然按字源构造來說，这个名詞不足以說明它所表达的内容，但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可以消除由于“唯能論”这个名詞含义繁多而可能引起的一切誤解。

“唯能論”这个名詞的第二个含义就是：它已經不是物理学的某一部門，而是总的物理学理論……

[第 117 頁]……这一規律和力学观点并不抵触。后者有充分根据肯定：能的各种表現實質上只不过是同一基本实在即运动所引起的各种現象……

[第 120—122 頁]……但是，如果把一切都归結为古典力学的原理，那末，在唯能論者看来，就无法解釋力的日益贬值，无法解釋被利用的能的損耗。自然界就似乎必定返回原状，并且老是周而复始地循环变化；因为古典力学實質上就是关于可逆变化的科学，对可逆变化來說，是无所謂時間的，它們就象幸福的民族一样，是不知道历史的。但实际上，现实的体系并不比民族更幸福。它們毕竟是有历史的。所以，有一部分物理学家否認物理学仅仅是古典力学的简单繼續。他們希望摆脱傳統的枷鎖，他們象一切真正的革命者那样，認為这种傳統是过于狹隘和过于专横了。因此，他們对力学的基本原理作了瑣碎的批判以及修正。由于这些努力，就出現了对物理学的新的看法，也許，这种新的看法并不象他們有时候所認為的那样，是和旧的看法对立的，但無論如何，它使旧的看法起了深刻的变化。

總而言之，當物理學發覺古典力學是它的一個薄弱的基础時，它[物理學]就不再象過去所一直認為的那樣，把物理現象看成正是構成古典力學研究對象的各種運動方式。直到現在為止，解釋和研究物理現象都意味着把物理現象歸結為各種運動的形式：物質質量的運動、原子的運動或宇宙的傳遞介質(以太)的振動。因此，任何物理學上的說明都可以用運動幾何學的圖解來表達。

|| 注意

|| 注意

目前物理學家們想用來代替舊觀點的那種新觀點，首先就在於完全擯棄一切形象的概念，擯棄那些“力學模型”，如英國人所說的，沒有這些“模型”就不會有真正的物理學。馬赫嚴厲地把它們干脆叫做“神話”。和任何神話一樣，這種神話也是一種幼稚的東西；當我們不會直接觀察事物時，它可能是有用的；但是能夠自己走路的人，就不要用柺杖了。我們要拋開原子論的柺杖和以太的旋風。到達成成熟的物理學，已經不需要用那些粗糙的形象來膜拜自己的神了。惟有數學的抽象語言才能够恰當地表達經驗的成果。惟有它才能够既不夸大也不縮小地、非常確切地告訴我們存在的東西。不是由幾何學，更不是由力學，而是由代數確定的數量；不是靠空間中相對於某一原點的位移來測量的可感知的變化，而是靠假定的標度來測量的數值變化，——這些就是新物理學的材料：這是和機械論物理學或形象物理學相對的概念 物理學……

|| 11

|| 注意

[第123頁]……這種總的新物理學理論在1855年就曾為蘭金所注意，而馬赫、奧斯特瓦爾德、杜恒則專門對它進行了研究。馬赫說過，“任何科學的目的都是為了用尽可能簡便的智力活動來代替經驗”；這個公式

|| 注意

| 可以作为科学唯能論的座右銘……

### 第三节 关于唯能論的哲学解說

注意

|| [第 127 頁]……很明显，企图把那些取自科学的反对某些教条和一切宗教观点的論据化为烏有的哲学，怎么会利用这种机智的解說呢！你們提出一定的物理学真理来反对一定的信仰嗎？但是，要知道新物理学只企望一件事，就是回到伟大信仰时代的观点上去。經過三百年的风暴，新物理学象浪子那样重新回到最正統的托馬斯主义的怀抱里。

!!

|| 但更糟糕的是有这么一位著名的学者，他之所以聞名，是因为他的著作具有数学上的准确性和精密性，特别是因为他积极宣传新物理学思想，用异常明确的純粹法国式的体裁闡述这些思想，并且在唯能論力学的領域中作出了卓越的概括，而这位学者却認為可以接受这种对新科学理論的哲学解說。我們說的就是杜恒。当然，他也竭力想严格划清自己的科学观点同自己的形而上学观念之間的界限……

注意

|| [第 130 頁]……新哲学发展了这种观点，它几乎能够立刻从目前各种改革物理学的企图中推断出，这种物理学的性質是單純敘述而不是去作任何說明。而这正合乎“信仰主义”的胃口。科学沒有力量超出質的范围，就是說，它应当只限于对質的描述。按照馬赫的說法，科学應該是对感觉的簡單分析，然而我們的新哲学避免按馬赫这种說法的本来意义去运用它，这种說法在本文上具有充分的“貌似科学的”性質。

| [第 131—134 頁]……在現代的著作中（在性質完全不同的敘述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見解：关于

物質的各種科學一點也沒有告訴我們實在的事物，因為它們所理解的物質，即庸俗意義上的物質本身是不存在的。即使簡單的普通的知覺就已經歪曲外部實在了。它完全根據我們活動的需要來構成外部實在。然後科學再進一步改造這些原材料。科學給我們指出的名為物質的東西只是一幅粗糙的圖案，其中實在事物的全部生動的豐富內容已被科學規律的篩子篩淨了；或者這種所謂的物質只是由我們隨便隔離或結合以及完全捏造的抽象因素的各種混合物。這樣就掃清了替唯心主義的最神祕的形式作辯護的道路……

注意

只要不堅持這些極端的錯誤，終究可以看到，甚至連嚴肅而有教養的人都企圖象彭加勒批判數學那樣批判地對待物理科學，雖然彭加勒本人堅決反對這樣做。從這一觀點出發，物理學也和數學一樣，是一種符號語言，其目的不過是使事物比較易于了解，比較簡單明了、比較容易接近，而主要是使事物在實踐中變得比較馴順。所以，使事物易于了解，就是要不斷歪曲我們直接從現實中獲得的那些顯明的表象，以便更好地利用現實來滿足我們的需要。

注意

易懂和合理是同事物的本性毫無共同之點的；它們只是行動的工具。所以，任何新的發現乍一看來總是和我們的理性直接矛盾的，因為它破壞我們的舊習慣。人還必須適應新的發現（就象起初人必須學會騎自行車一樣），以便使新的規律又成為從我們那些所謂的理解的要求中產生的合理東西。如果認為這種隨意的象徵主義能夠揭示出某種東西來滿足我們純粹的求知欲、滿足我們追求不偏不倚的知識的欲望，我們就大錯特錯了。要獲得真正的知識、認識，必須依靠其他

注意

的来源……

#### 第四节 对现代物理学批判的批判

注意

尽管絕大多數物理學家對物理科學的這種解釋抱着沉默的蔑視態度，但哲學批判對它却不能置之不理。如果科學家們有權利說：你說你的，我做我的，那末，對各種學說的社會意義和教育意義都必須關心的哲學批判却不得不過問這個問題。

注意

[第136—138頁]……大多數現代哲學的擁護者完全是面向那些贊成唯能論物理學而堅決反對機械論物理學的科學家的。但是整個說來，絕對擁護唯能論物理學的人在物理學家中間占極少數。大多數物理學家仍然是機械論者；當然，他們改變了力學觀念，使它符合新的發現，因為他們到底不是經院哲學家。但是他們總企圖通過可以感知的運動來描述和解釋物理現象。

另一方面，不應當忘記，雖然唯能論也提供了一些精湛的理論和闡述，但是應該把最近以來的幾乎所有的偉大發現歸功於機械論物理學家，這一切發現是和那些設想現象的物質結構的嘗試有聯系的。這個情況是值得我們考慮的。

唯能論一心想使理論物理學具有幾何學的精確性，它索性主張把理論物理學變成關於實驗材料的簡短扼要的敘述，但是物理學理論能夠歸結為簡短敘述的工具嗎？它能夠把歷來使科學獲得成果的假設完全從科學中排除出去嗎？它不應當依靠理論（這些理論正象我們在機械論的理論中所看到的那樣，始終是對實驗的預言，是直接設想實在事物的嘗試）去不斷地揭示實在事物嗎？



由此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僅僅依靠純粹的唯能論物理學家去創立物理哲學，就不知怎樣地會削弱這一哲學所必須賴以建立的基礎？新哲學為了証實自己的思想，實質上只是求助於那些能夠對自己有利的人，但這些人爲數極少。這當然是一種方便的手段，但僅僅是一種手段而已。

然而這些人是真的象新哲學所想象的那樣對它有利嗎？

這是很值得懷疑的。凡是實用主義或所謂唯名論援引到的那些科學家，其中也包括彭加勒，幾乎都認真地聲明同實用主義或唯名論劃清界限。現在讓我們來研究一下這些科學家。

### 第五節 現代物理學家想的是什麼

[第138頁]……因此，物理學是關於實在事物的科學，儘管它竭力想用“方便的”方式去表達實在事物，但它所說明的總還是實在事物。“方便”僅僅在表達的手段上。智慧可以在尋求最大的方便的过程中改變這些手段，但在這些手段背後隱藏着的是自然規律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不是任憑智慧的自由意願所能建立的。相反地，它束縛着智慧，並使智慧的表達手段局限在狹窄的範圍內。自然規律從外部並通過事物本身精確地告訴我們，它反映事物之間的真實關係。這種精確性達到了實驗材料的誤差那樣的程度，達到了經常存在於服從同一規律的物理現象之間的微小差別的程度，因為這些物理現象永遠不會同一，只會非常相似。

[第139頁]……杜恒還指出，不能認為物理學家的實驗是同實在相似的。任何物理實驗都是測量，而



測量是要有許多約定和理論作為前提的……

哈哈!!

[第 140 頁]……杜恒從來不抹殺物理學原理的這一真理性：物理學原理是描述實在事物的。此外，物理學理論不但正確地而且有条不紊地描述實在的事物，因為它一直力求對物理現象進行自然分類，即那種反映自然秩序的自然分類。任何一個獨斷主義者，無論是笛卡兒、牛頓或黑格爾，從來都不要求更多的東西……

[第 141 頁]……可是，如果杜恒相信形而上學有必要和科學同時存在，那末他又為什麼非贊成托馬斯主義的形而上學不可呢？因為在他看來，托馬斯主義的形而上學更能符合物理學的結論……

X

[第 142—143 頁]……奧斯特瓦爾德的“科學主義”同偉大的維也納力學家馬赫的觀點很接近，馬赫因為這一點甚至連哲學家的稱號都不要了。

注意

感覺是絕對的東西。我們通過我們的感覺來認識現實界。而科學就是對我們感覺的分析。分析感覺就

注意

是揭示感覺之間的確實關係，如果用最客觀的說法，就是揭示自然界的秩序，因為自然界的秩序無非是我們感覺的秩序……

注意

[第 144 頁]……唯理論者在批判馬赫的文章中往往責難馬赫傾向於實用主義。他們責難馬赫，說他有懷疑論的相對主義。這是否因為這位卓越的科學史家常常向我們述說：在我們祖先的原始藝術中有着科學的朴實的萌芽呢？但是這些萌芽僅僅是適應環境的初步嘗試。為了正確地估價它們，還應當考察它們的結果，考察它們的終點。或者是否因為馬赫的生物科學理論把真理變成了人的真理呢？但人的真理畢竟還是真理，而且對人來說是唯一的真理。感覺顯然是人

的東西。雖然如此，感覺還是絕對的，人的真理也是絕對真理，因為對人說來，這種真理是全部的唯一的真理，是必然的真理。在人和宇宙所具有的這些特性的條件下，人的真理是以事物的本性為基礎的。它通過人的用語把對一切現存事物的認識包括於自身中……

[第 147 頁]……雖然在用某種試劑發現微生物以前，人們看不見微生物，但人們可以設想微生物的存在。既然如此，為什麼我們就沒有理由去設想总有一天會被實驗所揭示的物質的某種結構呢？

## 第六節 從現代物理學的觀點來看物質：

### 總 評

[第 148 頁]……布呂納提埃爾發起的對科學的征討，由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繼續下去了，這些人的確很虔誠，但他們要消滅一切能夠成為他們的絆腳石的東西。那末，即使不導向實用主義、至少也會導向某種形式的實用主義的這種對科學的征討，在這種情況下有什麼意義呢？……

[第 149—150 頁]……我們在數學上用序列、數、空間這些術語標示我們感覺所依賴的某些關係，數學科學把這些關係當做自己的對象，同樣地，我們用“物質”這個極一般的名稱來標示許多也為我們感覺所依賴的、複雜得多的其他關係。物理學就是研究這些關係的。當我們講到物理學是一門關於物質的科學時，我們所要表明的正是這一點……

注意

[第 152 頁]……有人認為，物理學的研究對象是那些能夠為上述關係所包羅的要素，即給這些關係提供真實內容並且似乎能夠充實這些關係的要素，這

种思想在許多人看来是很自然的。斯宾塞的科学分类中的思想正是这样。但是，不能承認这种思想是成功的。我們直接就在肯定现实界的要素是某种必然存在的東西。

这些要素的存在是无須証明的。我們不應該問，这些要素能否成为和它們原来不同的東西。如果肯定这点，那就等于恢复自在之物这个旧的形而上学的偶象，實質上也就是恢复这种或那种形式的乏味的空談。要直截了当地接受經驗。經驗本身就是証明，因为对头脑清醒的人來說，在科学范围内經驗就是一切論断的証明。

[第154—155頁]……那末，不可知論对科学的批判毕竟是公正的嗎？科学所不能了解的某种自在之物是存在着嗎？等等。我們又碰上了必然要玩弄字眼的形而上学！讓我們努力把这个问题尽可能地搞清楚吧。

如果相对的是指与关系有关的東西而言，那末物理学就是相对的。但如果相对的是指不能够洞察事物的基础而言，那末我們所了解的物理学就不是相对的而是絕對的了，因为事物的基础，即在解释事物时我們所必定要分析的那个東西，是由我們感觉所依賴的关系构成的，或者更确切些說，是由关系的体系构成的。感觉、現存的東西是为主觀性所刻印下来的；这些瞬息的閃光是由关系的体系造成的，这种体系大概已經永远不能再以完全同样的形式重新出現了，而考察时我的状态和环境的状态是由关系的体系决定的。但这里出現了科学家，他把个别环节中包含的普遍的東西分析出来，把通过个别环节复杂地表現出来的那些規律以及决定个别环节的面貌的那些关系分析出来。

注意

萊伊的不可知  
論的實質

注意

2

2

實質上一切科學規律都是告訴我們，現存的东西為什麼是这样的以及怎麼會是這樣的，它是受什麼東西制約和由什麼東西創造的，因為這些規律分析的就是現存的东西所依賴的關係。只要這些規律分析得很全面（如果一般地能夠做到這樣），它們就能給我們揭示出絕對的人的真理。

哈哈！

### 第七節 現代物理學的具体材料

[第156—157頁]……凡是決定能的轉換、決定能轉化為價值較少的形式、決定能的傳播或擴散的一切關係都被分門別類地包括在總的物理学理論中，即所謂唯能論中。

這種理論絲毫沒有講到我們所研究的能的性質，因而也沒有講到物理化學現象的性質。它只是敘述了某一物體的狀態根據什麼、怎樣和在什麼方面發生物理變化或化學變化。

注意

唯能論物理學家斷言，再深入一步是不可能的，唯能論對物質現象作了完滿的、必要的和充分的解釋，也就是說，它向我們提供了物質現象所依賴的一切關係的總和。有一些唯能論物理學家為了給自己的觀點增添更多的客觀性，甚至把能推崇為某種實體，似乎這種實體就是真正的物質實體、我們一切感覺的真實的能動的原因、我們必須賴以建立自然觀念的形象。

這位“實證論者”真是有趣

在這裡能代替了原子論的微粒。它起着同樣的作用，並且具有同類的存在：它是事物的基礎，事物最終的本性，是絕對的東西。例如奧斯特瓦爾德認為，只要描述了能的轉換，就給我們提供了關於物質宇宙的絕對知識。“當你挨了一棍子的时候，你感覺到的是棍子

机械論者对  
 唯能論的看法  
 注意  
 比第 157 頁  
 上唯物地解释  
 的唯能論进了  
 一步！

还是棍子的能？”能就是潜藏在物質現象里面的实体性的现实……

[第 158 頁]……相反地，机械論者却認為，再深入进去是可能的。按他們的意見，唯能論似乎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上，唯能論的規律或者应当归結为其他的、更深刻的規律，或者無論如何也应当以其他更深刻的規律作为基础，而自己成为对这些規律的补充。

如同上面已經指出的，絕大多數物理学家屬於机械論學派，特別是那些使物理学获得最新成就的實驗物理学家。

这一派的拥护者首先批判能的概念，并且指出，决不能象某些人那样，把能的概念吹捧成什么物理的或形而上学的本質。

任何体系的能只是标志着这一体系做功的能力：当某一体系所做的功还不能显露出来的时候，能是位能；在相反的情况下，能就是现实的能或动能。因此，能的概念和功的概念是相互关联的，而功的概念是力学的概念。因此，不求助于力学和运动，显然在實驗中是不可能获得能的。那末，唯能論如果要想明白曉暢地說明物理化学現象，它不是應該同力学結合起来嗎？不是應該从自己同力学的承續性的联系中来闡明自己嗎？因此，不是應該兼而研究那些力学观念嗎？……

[第 159—161 頁]……从这种观点出发，力学、物理学和化学就形成一个內容丰富的理論体系，而正如运动是物理化学現象的最根本的實質一样，力学是这个体系的牢固基础。

当然，现代机械論者已不再認為，现代力学和支配能的轉化的規律都达到了最完备的形式，科学已經找到了自己的不可动搖的基础。他們接触到唯能論的批判以后（最新科学的成就无可爭辯地应当归功于这种批判），就抛弃了陈旧的力学观点和原子論观点的狹隘的独断主义。他們認為，新的发现必然会扩大科学的視野，并使外部世界的觀念不断发生变化。我們不是都會目睹最近五十年来改造以至几乎是推翻古典力学的工作嗎？赫尔姆霍茨的能的守恒原理和卡諾原理首先冲破了旧的藩篱。放射性現象使我們能够更加深入地認識原子的性質，从而使我們認識到物質的电的构造是可能的，并且用电磁学原理去补充古典力学原理是必要的。

事实上，机械論观点現在力求采用物理学家所謂的电子学說的形式。电子是任何物理实在的最基本的因素。由于电磁場規律的作用，这些均匀分布在一个点的四周的簡單电荷或以太的变态完全是物質的一种惰性，即物質的基本特性。因此，物質不是別的，而是电子体系。电子的正負取決于以太变态的性質（这种变态暂时还是未知的）；物質原子是由数量相等的正电子和負电子組成的，或者至少具有大小相同的正电荷和負电荷，而且正电荷大概在整个体系的中央。負电子，也可能不是全部而只是一部分負电子，圍繞着其余的电子旋轉，好象行星圍繞着太阳運轉一样。由此可見，分子力和原子力也象各种形态的能（光、电、热）一样，只是电子运动的表現。

因此可以得出很出色的結論：同情性概念一起构成力学基础的質量（或物質的量）的守恒概念，大概不

注意

电子学說 =  
“机械論”

能保留在电磁力学中，因为在电磁力学中有重量的質量只有在小于光速十分之一的平均速度下才是固定不变的；但是，有重量的質量是速度的函数，运动愈接近于光速，質量就随着速度而增加得愈大。这一假說的前提或者是承認名称不同的电荷和以太的存在，或者只承認以太的存在，而以太的簡單的变态就是电子。

最后，勒蓬医生的著作<sup>①</sup>和某些英国物理学家的著作在今天看来可以使我們做出下面的結論：物質的量，甚至能的量都不是守恒的。它們只不过是依賴于以太的状态及其运动的关系而已<sup>②</sup>。

[第 163—171 頁]……在我們的时代里，不可能而且不应该有这个观念。我們得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只要是由于新的实验材料的出現而有必要重新审查物理学的基本原理或限制这些原理的应用，那末所有的物理学家就都准备这样做。

实验方法就是从个别事实上升到一般規律，而后从这些一般規律上升到更一般的規律，通过这种上升的运动不断地深入到事物的本質。实验方法在自己的进行系統化工作的理論中也能从一般規律引伸出特殊規律来，但这只有当实验方法在自己找到一般規律的

注意

① Gustave Le Bon: *L'Évolution de la Matière.—L'Évolution des Forces.* (Flammarion, éditeur.)

② 大概是指物質轉化为能，能轉化为物質。这里的物質当然應該理解成只是有重量的物質，而能只是可以显露出来的做功的能力。如果这里指的物質是物体的一种未知的基礎，一切都由它产生并向它回復的基礎，如以太或某种其他的原初本質，那末勒蓬的結論就根本不能推翻物質的永恒性和不变性；这些結論既不是說明无中生有，也不是說明絕對的毀灭。



情況下才能做到，而這些一般規律是通過個別實驗以及由這些實驗檢驗的假說找到的。

那末是不是應當從這裡得出結論說，物理學家因而不再希望找出一些基本原則和更深刻的原理來解釋和掌握事物的更豐富的部分呢？這種結論即使和以往機械論者的錯誤是對立的，但它也是一種同樣危險的錯誤。物理化學科學的現代精神、現代的科學精神不是在尚未認識的事物面前畏縮不前。它總是越來越勇敢地而且用越發可靠的方法去征服尚未認識的事物。只有完成這個任務時才能保證物理學原理的鞏固。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親眼看到，而且將會不止一次地看到，一些意外的發現在過去或未來的思想中所引起的那些變革，這些發現已經照亮了我們的道路並在將來也會照耀我們的道路。我們可以看到，進步的物理學家已經敢於懷疑質量或有重量的物質的守恒原理了。

真理不是現成的，它是日積月累地形成起來的。這是必須再三重複的結論。由於科學工作，我們的精神日益適應自己的對象而且日益深入地洞察自己的對象。那些看來是我們在研究數學後才能提出來的論斷，在這裡幾乎都是必然地至少是非常自然地出現的。科學的進步每時每刻在使我們同事物取得一致，愈來愈緊密和愈來愈深刻的一致。這樣我們對事物就了解得既好且多。我們也必然會看到，任何一種科學實驗的成果，即用有系統的方法來求得的成果，雖然從新成果的角度來看已經不顯得那麼重要，但它自己仍然不可侵犯地不可磨滅地存在着，象真理一樣永恒存在着，因為它就是真理。誰要是認為這種努力是徒勞無益的，或者認為這種努力總是很有局限的，那他就是非常魯



不可知論 =  
羞羞答答的  
唯物主義 169

弄,并且会被科学史揭示的一切东西所駁倒。

唯能論者同机械論者之間的爭論,特别是由唯能論者引起的爭論往往是非常激烈的,實質上这种爭論只是促进物理化学科学的发展的因素,而且是必要的因素。这种爭論决不破坏在物理化学科学中为一切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发展的統一性,它倒是象过去在笛卡兒主义者同原子論者之間、笛卡兒主义者同牛頓派或萊布尼茨派之間以及运动学家同动力学家之間的爭論一样,会在物理化学科学中占据着应有的地位。也象以往的理論上的爭論一样,当代这两大理論之間的冲突,或者說得恰当些,它們的平行发展,倒是产生了良好的后果。它促进了科学的发展进程。

首先,唯能論使我們防止某些濫用力学模型的現象,使我們避免把这些模型当做客觀实在。其次,唯能論充实了热力学,并且很好地說明了自己的基本規律的普遍意义,这些基本規律不仅被应用于热的研究,而且是当然地必然地被充分应用于物理化学等科学。唯能論扩大了这些規律的意义,更有力地促使这些規律的公式确切起来。此外,尽管从发现新东西的角度来看,唯能論不如机械論那样成績显著,但是它仍然不失为一种出色的、明确的、精炼的、有邏輯性的叙述工具。最后,科学家們喜欢两种理論都采用,而且根据每一个場合去选择那对研究最适用的理論,这种情形在化学家万特-霍夫、万-德尔-瓦尔斯、奈恩斯特等人那里表現得特別明显,但在物理学家那里也是常見的。他們兼用两种理論,或者以力学的一般方程式为根据,或者以热力学的一般方程式为根据,这要看采取哪一种方法比較簡單和比較适当。問題在于物理学理論在极大

程度上是假說，是研究和敘述的工具，或者說是整理的工具。物理學理論是需要用許多實驗的結果來充實的形式和架子。而只有實驗的結果才是物理科學的真正的、實在的內容。

所有的物理學家都一致承認實驗的結果；實驗結果的日益增多和日益符合一致，當然就說明物理學的進步、物理學的統一性和持久性。實驗的結果是理論、假說的試金石，而理論、假說是用來揭示這些結果的，它們力圖把這些結果加以整理，但不抹殺其真正的近似性，而是盡量確切地反映自然界的結構。所有這些理論雖然往往都是假設的，因而當實驗向我們提供新的發現時，它們常常會有些損失，有時還會有許多損失，但是它們永遠也不會徹底消失。它們融合在一起，變成新的、內容更豐富的、更合適的理論。笛卡兒的理論和原子論以及來自這些理論的牛頓的理論就是這樣的。看來，唯能論和古老的機械論也會是這樣的。現代運動學的假說不也是正在準備着這種融合和調和嗎？

“編年史家應當注意下列的事實：正象現代熱學的創立者也曾為發展原子論特別是為發展運動學理論而獻出了自己的寶貴的精力一樣，現代物理化學方面的許多成果，都是通過熱力學方法和分子論觀點的成功結合而獲得的。

“……我們應當認為，把原子論應用於電學，這乃是運動學理論的卓越成就…… 原子論由於這樣卓越地擴大了自己的範圍，因此對一系列物理過程和化學過程做了全新的闡述……”①

注意

① W. Nernst. *Revue générale des Sciences*, 15 mars 1908. [瓦·奈恩斯特“科學概論”1908年3月15日]

## 第八節 概要和結論

即使尚未認識的事物是无穷多的，但在今天还抱着几年以前的看法，把尚未認識的事物說成是不可認識的，那毕竟是錯誤的。

形而上学的各种企图一再遭到不可挽救的惨败，这就迫使物理学只有坚决抛弃物質問題才能巩固地成为一門科学。往后物理学就只是探討一些个别現象的規律。这是“无物質的物理学”。但是，不管奥古斯特·孔德之类的非常狹隘的实証論的看法如何，由于这种新方法而日益增多的物理学的成就，看来使我們現在就可以肯定，物理学改变的只是方法，而不是它的对象和定义。物理学不是从物質問題的总的方面和最困难最深刻的方面去解决这个問題，而是从表面的細節上，从最容易下手的地方去解决这个問題。这就是用常識来代替不量力的莽撞。常識得到了收获，因为現在我們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办法，而开始全面地深刻地理解这个物質問題了。

注意

根据人类智慧从力图認識事物时起所不断重复的历史，科学从形而上学的幻想世界中获得新的研究对象。物質的性質不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問題，因为它已成为实验和实証的問題。誠然，这个問題没有得到科学的解决；許多不可意料的事情还有存在的余地；但有一点从今就可以弄清楚的：解决这个問題的是科学，而不是形而上学。

但是，我認為，而且我在其他地方也會力图指出过，运动学的观念将永远是和物理学的进步密切相联的，因为它们即使不是发现新东西的必要工具，也是

非常有用的工具，因為它們更適合於我們認識的條件。這就是為什麼我把機械論理論的繼續發展看做物理學的未來。這就是為什麼我剛才說，唯能論的理論大概也會象古代的機械論一樣，融解於從作假說的角度的來看是更加靈活和更加嚴格的運動學中。儘管過分醉心於數學精確性的抽象智慧對機械論的假設有反感，但是，機械論的假說對於物理學的進步來說大概永遠是不可少的，這就因為它們是假說，而唯能論理論抱的目的則是消滅假說。不僅如此，而且這些假說首先是能夠成為實驗對象的假說，因為這些假說是用客觀的名詞來表達的，這些名詞即使不是現實的知覺的名詞，也至少是可能的知覺的名詞。總而言之，科學離開具有指導性的假說是不行的。

||| 注意

## 第四章 生命問題

### 第一節 歷史的緒論

[第173—174頁]在生命問題上，我們考察的是那些能使哲學和科學分家的主要分歧點。可以說，直到目前為止，爭論主要是在理論方面。大多數名副其實的哲學家都承認，科學實踐的成果對物質說來是現實的。雖然他們從思辨的觀點出發，能提出某些反對科學成果的現實性的意見，但他們總還是承認，一切經過都是這樣的：即使科學的結論不能得到應有的論證，但它們至少在實際上是被應用於物質現實的。在某種程度上，物質現實是可以用數學的、力學的和物理化學的關係來表達的。因而，對物質來說，幾何學和力學依然

||| 注意

是供研究用的好公式……

[第177頁]曾經得到過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某些支持的萬物有靈論認為，一切生命現象都受理性力量的制約，因而受靈魂的制約。儘管希臘的醫生曾在觀察材料中尋找過健康或疾病的原因（液體病源理論或體液理論），儘管笛卡兒把思維着的靈魂同有機體的和物質的事實完全分開，但萊布尼茨，尤其是施塔爾却相反，他們斷言：雖然內在的生命過程和意識的、理性的活動毫無共同之點，然而，這種過程是靈魂的表現。

巴爾特茲和蒙彼利埃派確信生命現象只能被一種特定的原因所制約，他們把生命現象歸結為既不同於物質力量也不同於靈魂的一種活力，由此這種理論就叫做活力論……

### 第三節 機械論和新活力論間的分界綫

[第189—190頁]如果我們想根據新活力論的主要代表、科學家或哲學家的觀點而通過某種方式把新活力論綜合一下，那末，我們大概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新活力論者對生物學上的機械論的批判是同實用主義、反理智主義或不可知論的哲學對數學和物理化學等科學的批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我們覺得已經換了問題，從物質問題轉到了生命問題。實質上同開始時所指出的一樣，我們還是在研究同一個根本問題，即科學的價值問題，因為科學就是知識。改變的只是從實質上提出這個問題的個別名詞。

注意

究竟新哲學提出什麼來責難數學或物理化學呢？它說：數學或物理化學是一種隨意的、講求功利的象征主義，是為了我們的智慧、理性的實際需要而創造出來

的，它們只是行動的能力，而不是認識的能力。因此，當我們用物理化學方法去研究生物學的事實時，很自然地，我們也就把這種方法所能提供的那些成果，以及這種方法所帶來的由這些成果的价值決定的那些後果撇了過去。於是，物理化學的機械論將成為使我們能夠實際把握有生命物體的卓越公式；但它完全不能告訴我們生命本身是什麼。生命領域里的物理化學的機械論，象物質領域里的物理化學科學一樣，只能使我們行動，而永遠不能使我們認識……

注意

[第192—194頁]……新托馬斯主義者重新使物質具有力量、趨向、願望，重新用希臘人（亞里士多德也在內）從來都不能全部拋棄的異端的物活論精神，來使物質得到生命。但是他們卻歪曲古希臘人的學說。在新托馬斯主義者看來，物質除了造物主所給予的那種力量外，並不具有其他的能动性，這種力量可以說是關於物質被創造的紀念碑，是物質被創造的不可磨滅的標志。所以，物質的活動不是物質本身所固有的，物質只是因為上帝授權給它，所以它才是創造性的。但也正是由於這個緣故，它就不能不完全為機械論所把握。

不論與這種新經院哲學運動<sup>①</sup>有密切關係的唯名論者，或者實用主義者，往往都向這些信仰哲學（在大多數情況下還不如把它們叫做信徒哲學）獻媚，他們認

① 新經院哲學家，尤其是新托馬斯主義者，竭力恢復對亞里士多德主義的經院哲學的解釋，因而也就是恢復聖托馬斯的哲學學說。唯名論者堅決認為，科學有象徵的、人為的和抽象的性質，在現實和科學公式之間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實用主義者也有類似的學說，但這種學說是以更一般的形而上學為依據的。任何的認識都是為了行動，因而我們只是認識那些

為自己有利說，有關物質的各種科學不能窮盡它們的研究對象的內容。為了真正地知道，就必須“深入進去”。尤其是他們也許會斷言，要是我們去研究生命，科學的範圍就會更加狹小。物理化學機械論只能用來研究生命的物質條件，而不能用來研究生命本身。

總之，柏格森的真正信徒認為，機械論能夠研究的只是生命的一切物質條件，然而是一切物質條件。但其他人則認為，機械論所能研究的還不是生命的一切物質條件，不過由於物質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是活的，已經具有某種合目的性，所以我們唯一能夠做到的就是在物質中抽象出力學的和惰性的東西，能夠使從物質中抽象出來的東西適應我們實際需要。而這些公式已經能夠回答我們所提出的問題，並且還可以確定活力論在機械論中所占的分量。

有沒有可能找到更富有表現力的公式來區分活力論和機械論呢？在活力論者看來，生命起着創造力的作用；但除此以外，正因為生命是以物質條件為轉移的，所以它決不是從無中產生的東西。生命由於自己的作用，當然會提供某種新的預料不到的東西，但是為

### 注意

對我們的行動方式有利害關係的東西。所有這些哲學都是不可知論的哲學，因為它們否認我們可以通過智力去確切地認識現實世界。柏格森雖然表述了與實用主義相近的形而上學（而且是在實用主義之前提出的），但在他得出的結論中不可知論的成分較少。科學和理性能夠認識那一部分可以歸結到十足的決定論方面並通過空間的多样性把自己完全表現出來的實在事物，一句話，就是數學和物理化學科學所研究的那部分實在事物。科學和理性只是對於其他的東西說來才顯得不夠用，並且需要由直覺和哲學來補充。不過，所有這些學說都是非常含糊不清的，所以也很難明確地說明它們。



了做到这一点，生命就要作用于由它結合起来的以前存在着的要素，特别是先作用于以前存在着的那样一些要素、即生命把自己的要素加于其上的那些要素。植物学家德-弗里斯（机械論者，对突然变异有另外一种解释）所研究的突然变异在这里甚至可說是这些創造性附加物的表現和証明。

注意

[第 204 頁]……但是，在活力論方法中，隱德來希和显性同活力論者所描繪的寓言式的要素毫无共同之点：目的是不能描繪的，因為它們不是有形的东西，至少它們还不存在，因為它們处在生成过程中，即逐漸實現的过程中。

失言了！

目的的影响是感觉所觉察不到的。所以，在科学中指靠这些目的比指靠力学模型更危险，一切科学的历史都可以証明这一点。目的論的假說就其本性來說，总是逃避实验的檢驗的，而且，如果这些假說是虛幻的，那末它們就只能起破坏作用。

[第 216—218 頁]……但是，如果断定在生命現象中一切都可归結为物理化学的規律，并且断定机械論在各方面都經過实验的檢驗，这就违反了一切經驗教訓。相反地，我們关于生命还是知道得太少了。实验生物学获得了某些成就，如果光从这些成就本身来看，它們是重大的，但是，如果把它們和我們还需要获得的全部成就相比，它們就显得渺小了。

在这种情况下，思想上就会出现問題：还有什么必要去研究机械論的理論呢？是否应当把那些需要依靠最終科学的成就來檢驗的非常一般的假說从科学中排除出去呢？在这里，我們又碰到了曾經碰到过的某些物理学家对物理学、而且是对物理学中的机械論理論

注意

||| 所持有的意見。我們記得，有些唯能論者曾企圖把機械論的假說作為無法檢驗的、無用的甚至有害的概括而從物理學中排除出去。在生物學家中間，我們也遇到一些學者抱着同樣的觀點，直接附和唯能論物理學家。按照他們的意見，生物學應當只限於敘述生命現象，不應當越出我們經過實驗才能肯定下來的東西。由於生物學採用了唯能論的結構，所以，當它探求一般公式來使自己的規律系統化時，就只局限於測定有機體在發揮各種不同功能時和環境之間的能量代謝，只限於闡述能量代謝規律。

羞羞答答的  
機械論觀點①

但這是否就是承認，至少從敘述事實和實驗檢驗的角度來看，物理化學的科學和生物學是根本相同的？在生物學中，唯能論學派同機械論學派之間的區別不像在物理學中那樣明顯。唯能論學派只不過是羞羞答答的機械論觀點，因為它和目的論對立，並且假定生命現象是適應於無機現象的。

而這又使我們重新回到我們以前得出的結論：每當我們有可能對生物學現象進行科學分析時，我們總要涉及生物學活動和物理化學活動之間的關係。因而，一切都是這樣發生的：似乎由於這些事實，機械論假說，或者至少生命的物理化學理論，部分地得到了檢驗……

[第 223—224 頁]……有生命的物質明顯地表露出同習慣和遺傳性有聯繫的特性：一切都是這樣發生的，似乎有生命的物質是記得自己過去的一切狀態的。但是，據說，沒有生命的物質永遠不會表露出這種特

①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un aspect timide du mécanisme. — 譯者注

性。如果設想有某种类似的东西，那簡直是矛盾的。一切物質的現象都是可逆的。一切生物學的現象都是不可逆的。

在這些結論中人們忘記了，热力学的第二原理也可以叫做进化或遗传性的原理<sup>①</sup>，忘記了一切“剩餘”電現象和滯後現象，而且还忘記了，物理学甚至在现实界的任何現象都不是絕對可逆的这样一个結論面前也是不会退縮的，但这个結論并不妨碍这样的看法，即部分体系的不可逆性，只要把它移到時間和空間的无穷性上来看，也就是移到整个宇宙方面來看，是受可逆現象制約的，——这正象偶然性和巧合只是表明我們还没有認識非常复杂的必然規律一样。無論怎么样，無論从哪一方面去研究不可逆性，遗传性对于机械論生物学家來說，不是什么不可克服的障碍……

[第227頁]……每一門科学首先企图透过我們直接感觉到事物和生物的外觀，揭示那些使事物和生物彼此連接起來的关系，揭示那些說明它們的出現、消失或变化的依賴关系。机械論的进化理論不过是要努力去确定生命和生物所借以表現出來的种类、形式、特征的依賴关系。

其次，每一門科学都試圖把自己所研究的每一个專門領域和其他領域聯繫起來。科学不会把各种不同种类的事实看成是永远孤立的。科学为了研究这些事实而划分为各种專門科学。这样的划分具有十分主观的和拟人观的原因。这样的划分仅仅是为了研究的需要，这种需要促使我們把許多問題分門別类，把注意力

接近  
辯證唯物主义

① 克勞胥斯把它叫做熵原則，这个字相当于希臘文中的遺傳，而不是相当于拉丁文中的遺傳。

分別集中在每一個問題上，先着手研究個別問題，進而  
 注意 || 研究一般問題。自然界本身就是一个整体。

## 第五章 精神問題

### 第二节 旧时的經驗論和旧时的反形而上学的 观点：心理生理平行主义

[第 242—243 頁] 虽然形而上学的唯理論构成伟大的哲学传统，但它的旧时的主张先天地必定引起批判思想家的反对。而且在各个时代中我們都可以看到企图反抗唯理論派和形而上学派的哲学家。这首先是感覺論者和唯物主义者，然后是联想主义者和現象論者。总的說来，可以把他們称为經驗論者。

他們不是把精神和自然对立起来，而是企图重新把精神放到自然中去。可是，正象他們所批判的那些人一样，他們也还是简单化地理智主义地理解精神……

[第 244 頁]……經驗論理論对精神的看法是和原子論对物質的描述大致一样的。这是心理的原子論，其中原子被意識的一些状态即感觉、表象、感情、情緒、愉快的感觉、痛苦的感觉、激动、意志状态等所代替了……

[第 245—246 頁]……由此可見，我們的心理状态只是相当于构成我們神經中枢的原子的那些基本意識的总和。精神和物質是平行的。精神以其固有的形式、用自己的語言表达着物質以其固有的形式、用另一种語言所表达的东西。精神和物質是同一原文的两种相反的譯法。

對唯心主義者說來，原文是精神；對唯物主義者說來，原文乃是物質；對二元論的唯靈論者說來，二者同樣都是原文，因為自然界是同時用兩種語言寫出來的；對純粹的一元論者說來，我們只得用兩種說法來翻譯我們所忽視的原文……

### 第三節 對平行主義的現代的批判

[第 248—249 頁]……當人們談到意識是統一的連續的時候，必須防止這種想法，似乎這樣一來，構成舊時唯理論基礎的“自我”的統一和同一理論就會復活起來。意識是統一的，但它也象一切生動的意識那樣，並不是永遠和自身同一的。它經常在變化，它不象一經造成就永不變化的物品，而是象經常在產生着的生物：進化是創造性的。只有當我們為了獲得真實的外觀而把綜合和統一的聯繫加于似乎是在這些外觀下所發現的各式各樣的状态時，我們才需要同一性和永恒性的概念。但是，如果假定現實界在實質上是連續的，在其中所發現的間隙是人為的，那就沒有必要去求諸統一性和永恒性的原則了。

英美實用主義的理論和上述的論點是異常接近的。這些理論真是五花八門，尤其在從這些理論中引出的道德和邏輯的結論更是如此。然而，構成這些理論的統一性並使它們集合在一起的，正是它們對意識問題的解決方式上的共同特點。偉大的實用主義心理學家威·詹姆斯提出了最明確最完備的解決方式。他的觀點幾乎是由于同樣的理由，既和形而上學唯理論的觀點相矛盾，也和經驗論的觀點相矛盾。

[第 251—252 頁]……威·詹姆斯還斷言，他之所

詹姆斯的  
“經驗論”

注意  
詹姆斯、馬赫  
和僧侶

以得出這種理論只是因為他極其嚴格地遵守了經驗的規則，並且他把這種理論稱為“激進經驗論”或“純經驗論”。在他看來，舊時的經驗論充滿了形而上學的和唯理論的幻覺。他竭力使經驗論從這些幻覺中完全解放出來。

關於意識的這些新理論，無疑地，很快就博得了很大的同情：英國人席勒、皮爾斯，美國人杜威和羅伊斯，在法國和德國的彭加勒、赫茲、馬赫、奧斯特瓦爾德之流的科學家，以及幾乎所有那些忠實於天主教而企圖革新天主教的人都可能同這一思潮，即柏格森和詹姆斯對它發揮了最系統的看法的思潮聯合起來。此外，不用說，這些同情在很大程度上看來是應得的……

[第254—255頁]……的確，唯理論曾斷言：經驗論，即只用經驗來解釋精神的发展的理論，破壞着任何科學，或者，如果願意這樣說的話，就是破壞着任何真理。天賦理性或先天理性的理論尤其使科學的權利合法化了。我們將會看到，在認識和真理的問題上，實用主義的確常常做出了懷疑論的結論，但這些結論遠非必然的結論。詹姆斯本人有時似乎很接近懷疑論的非理性主義，他偶爾也指出，在精確地解釋經驗的時候，不應該認為經驗給我們提供的似乎只是關於一些孤立事實的概念，其實經驗還提供，而且特別提供關於事實之間的关系的概念。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不是就不可能跟唯理論者一起說，沒有什麼東西能向經驗論者保證明天的經驗將和昨天的一樣，換句話說，現象始終按同一秩序一個緊跟着另一個呢（因為現象的秩序正是經驗的對象）？當我們和自然界接觸的時候，智慧實際上不是先

感知一些孤立的現象、部分，而後才在它們之間確定這種或那種關係；智慧所感知的就是關係本身，即某種連續性，然後我們在这种連續性中随心所欲地分出各個部分，就好像在綫上標出許多點一樣。

由此可見，出現于哲學上的、以實用主義為名的新方向，看來是標志着在對精神的科學觀點和哲學觀點上的一个无可置疑的進步。

#### 第四節 對心理活動的一般觀點

[第 256—258 頁]……現在需要確定一下：構成心理世界的關係究竟是什麼以及它們又如何區別於構成自然界和經驗的那些關係。關於這個問題，維也納的物理學家馬赫提出過大概是最明確的說明<sup>①</sup>。在任何經驗中現存的东西都依賴於許許多多的關係，這些關係首先分為兩類：一類是同樣地受到一切在外表上和我們的有機體類同的有機體即一切觀察者的檢驗，另一類是按觀察者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心理學的研究對象就是後一類關係，這些關係的總和就構成了我們所說的心理活動。說得更正確些：第一類關係是不依賴於我們的有機體和生物活動的，而第二類關係則是密切地而且必然地依賴於我們的有機體和生物活動的。

如果我們面前有一塊硫黃，那末它的幾何的、力學的和物理的和化學的特性就是那些不依賴於我們有機體的關係。心理學在這裡沒有什麼作用。如果談到生物，那末除了上述的關係以外，還要加上新的關係，即生物的特性，它們從自己那方面來說也是不依賴於我們有

① *Année psychologique* 1906, XIIe année. (Paris, Schleicher.)

机体的。至于我們的有机体本身，那末它还具有在某种程度上不依赖于它在經驗中所处的那些条件的特性；这就是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特性。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所有这些都是科学，其中每門科学都从現存东西的关系的总和中分出某一类关系，而現存东西的关系是不依赖于我們的結構的，并且应当是看做不依赖于我們的結構的。这是客观的关系，是自然科学的对象，而自然科学的理想乃是从現存东西中排除一切使这种現存东西依赖于我們有机体的关系……

[第 259—261 頁] 經驗給我們指出生物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相互影响，指出它們之間的关系的体系。为什么不考察这两类現象（这两类現象乃是相互作用相互呼应的两类自然現象，同其他各类自然現象如热現象、电現象、光現象、化学現象等等一样）中的每一类現象呢？生物現象和心理現象之間差別的大小是和这所有各类自然現象之間的差別一样的。一切現象都应当从同一个角度来考察，都应当看做是能够互相制約的。

“經驗就是  
事实”

无疑地，对于这种看法，人們会提出反駁：这种看法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会有經驗以及有机体对这个經驗的認識。然而，是否觉得可以而且应当回答說：这个問題和所有形而上学的問題一样是一个提得很糟糕的、不成其为問題的問題？这个問題是从經常把精神和宇宙对立起来的拟人觀的幻覺中产生的。絕不能問，为什么有經驗，因为經驗就是事实，經驗就是經驗。

为了避免抽象地一般化地談問題，我們想以更具体的形式来發揮我們剛才簡略地提到的，而且在我們看来是最簡單最科学的心理学的定义。我們尽力去想



象那心理學使我們得出的有關心理活動的一般觀點。

經驗，或者用一個不象它那樣模稜兩可的術語——現存的東西，直到如今在我們看來是依賴于數學的、力學的、物理學的以及其他的關係的。此外，當我們分析這些條件時，我們覺得現存的東西還依賴于某些其他的關係，關於這些關係大体上可以說，它們因考察現存的東西的不同的個人而歪曲現存的東西。這種歪曲構成主觀的東西、心理的東西。我們能不能確定——當然還是很粗糙地和遠不完善地確定——這些新關係、這些歪曲的一般意義呢？也就是說，能不能確定科學分析數世紀以來所借以前進，借以大胆揭示這些關係所指的最一般原則的那個方向呢？

換句話說，為什麼現存的東西不是對一切個人說來都是同一的，不是同有關它的知識構成一個整體的直接現存的東西，而是被主觀地歪曲了的呢？而且被歪曲到這種程度，以致很多哲學家和常識破壞了經驗的統一性，提出了不可克服的心物二元論，這種二元論無非是經驗二元論，一種經驗是為科學所修正並為一切人所具有的，一種經驗是在個人意識中受到歪曲的……

社會地組織  
起來的個人  
的經驗

[第271—272頁]……如果把感覺這個含義很廣泛因而模稜兩可的詞解釋為直接的體驗，那末正象主觀主義所認為的，映象和感覺不是同一的。在這一點上，柏格森的分析遠不是徒勞無益的。映象是已經包含在直接經驗中即感覺中的某些關係的結果。但是，感覺中也包含着不少其他的關係。假定只有構成“映象”體系（如果把这个體系同感覺和直接經驗的整個體系比較的話，那末它是局部的體系）的關係，更正確些

說,假定只有整个体系的关系中的某些关系,即那些使現存的东西依赖于有机体的关系,那末我們所获得的就是映象、回忆。

我們这样来确定回忆,只不过是反映了实验心理学的最新結果,同时也反映了常識的最古老的观念;回忆是有机体的习惯。回忆和原始感觉的共同之处只在于有机体的条件。回忆所缺少的是包含在感觉中的那些同我們所謂的外部环境之間的无机关系。

映象对有机体条件的这种完全依赖性和感觉对有机体条件的这种部分依赖性,使我們也能理解錯觉、梦和幻觉,它們表明,同外部环境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不正常地中断了,而且对于个人來說,經驗被归結为在他的机体内部发生的东西,即依赖于机体的关系,因而也就被归結为純粹心理的东西、純粹主觀的东西……

## 第五节 关于无意識的問題

[第 280 頁]……我們的充分有意識的生活,只是我們全部心理活动中的极有限的一部分。它仿佛是一个光綫投射的中心,在周围分布着比較寬广的,逐漸向完全黑暗过渡的半阴影地带。旧时的心理学犯了一个很大的錯誤,它認為只有充分有意識的活动才是心理活动。

但是,既然很难夸大无意識性在我們机体内部所占的分量,那末就不應該象某种实用主义心理学所經常做的那样,夸大这种无意識性的質的意义。

按照某些实用主义者的說法,清楚的意識,理智的、理性的意識是我們的活动的最表面的、最沒有意义的部分……

## 第六节 心理学和目的性概念

[第 285—286 頁]……从直接的和表面的观察出发,当然,高級的心理活动完全是帶有目的性的。当我们用某种从已知推到未知的方法进行概括时;我們看到,很久以来就有人企图用目的論来解释全部低級的心理活动。最简单的反射(例如由于强烈光綫的刺激而眨眼),最普通的肉体上的愉快和痛苦,简单的情緒,——所有这些事实看起来不都是为了种的保存和发展,或者为了个体的保存和发展嗎?从阿米巴(它是原始的原生質块,它向某些光綫移动而竭力避开另一些光綫起,凡是認為可以称为有意識活动的一切活动,不是从来都屬於傾向性的范畴嗎?而傾向性不就是行动中的目的性嗎?

同样也用不着奇怪,詹姆斯、塔尔德以及許多其他的人竟根据这些事实做出結論說,心理学規律的性質和其他自然規律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它們是目的論的規律……

注意

对心理学規律的目的論观点實質上不过是披在那些把傾向性、求生意志、本能、意志和行动当做一切存在物基础的形而上学观点之上的科学外衣。而且,这种目的論观点被主张行动至上的实用主义者所掌握、闡明和發揮。在他們看来,机能心理学和目的論心理学是两个含义相同的名詞……

注意

## 第七节 关于不死的問題

[第 294—296 頁]……不可能加以分析的活动和现实同不可能加以分析的关系之間的对立等于沒有,

这种对立无论对于精神或者物质来说，都应当被抛到陈腐的形而上学的垃圾堆里去。全部现存的东西只是一种综合，科学对这种综合进行分析，从它所处的条件去恢复它，并进而把它分解为各种关系。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精神的不死，尤其是它自身的不死该是怎样的呢？因为两千年来我们一直认为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不遵循事物的规律，不遵循一切生物的规律，不消失、不灭亡在他物中！进行这种为拙劣的赌徒所发明得太迟的绝妙的冒险，这个拙劣的赌徒就是人，他希望赢得美人，并为了他的利益而要求造假骰子！

毫无疑问，关系的体系未必能够永恒不死。但在这里并没有什么绝对的不可能。如果说这点难以置信，那是对的！如果说这点不可能，那就不对！不过需要站在我们在这里所站的立场上，以便使经验打破难以置信，或者至少使难以置信变为可以置信。

经验促使我们在主观的东西后面揭示出那些在有机体消失后仍可能存在的条件，揭示出那些使精神部分地依赖于有机体之外的某种其他东西的关系，这是需要的。这个问题应当由经验来解决。只有经验能够消除怀疑。先验地说，没有什么东西妨碍我们去揭明某些使得现存东西的一个部分（如意识）具有不可破灭性（至少是部分的不可破灭性）的条件、关系。

但是这一点用得着谈吗？经验从来还没有给我们指出过类似的东西。我并不是不知道降神术士有相反的论断。但这仅仅是论断而已。他们的经验，至少是那些不建立在骗人的把戏之上的经验（而这样的经验岂不是少数吗？），在目前情况下顶多只能引起这样一

種思想：存在着某些自然力量，某些機械運動，關於它們的表現我們知道得很差，而關於它們的條件和規律則知道得更差；甚至也有可能，它們依賴於人體，並且只同人體的無意識的心理現象和生物活動有關係。

在對死後生活只有鄙陋的似是而非的實驗性檢驗的情況下，靈魂不死說只能保持那種還是由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所賦予的形式：這是一種不得不去進行的冒險，——這是要人們去認識未知之物的號召，但這種號召很少有可能在什麼時候得到回答……

萊伊講的不死  
和不可知論

## 第六章 道德問題

### 第一节 非理性的道德：神秘主义 或传统主义

[第 301—302 頁]……因此，新哲學首先是道德學說。而且，似乎可以把它們學說規定為行動的神秘主義。這不是新的觀點。它是詭辯學派的觀點，在詭辯學派看來，無論真理或謬誤都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成功。它是亞里士多德之後的或然論者和懷疑論者的觀點，是經院哲學時代某些唯名論者的觀點，是 18 世紀的主觀主義者的觀點，也就是貝克萊的觀點。

注意

注意

知識分子氣的無政府主義者施蒂納和尼采的學說也是以那些前提為依據的。

因此，現今的唯名論和實用主義擁有的是新詞句和舊行頭……

[第 303 頁]……當某些現代主義者，如勒盧阿，在實用主義中發現天主教的根據時，他們在那里大概沒

有看到某些哲学家——实用主义的創始人——會想从其中取得的东西。但是，他們要从实用主义中获取那可以从中合理地得出的結論，而這些結論已經由杰出的实用主义者，如詹姆斯和芝加哥学派的哲学家們，从实用主义中做出或几乎做出来了。似乎我能够說出的甚至比这还要多。我認为，勒卢阿做出的結論是应当从这种思想方式中合理地做出的唯一的結論……

[第 304 頁]……能說明实用主义特色的是下面的看法：凡是成功的、这样或那样地适合一定时机的东西，如科学、宗教、道德、传统、习惯、陈規旧套等都是真理。應該認真地对待一切，而且應該認真地对待那种实现着目的并使我們能够行动的东西……

[第 305—306 頁]……到今天为止，是什么东西摧毁了传统和教条呢？是科学，但如果認为工具优于产品的話，則是理性。科学靠自由才能生存；理性归根到底就是討論的自由。而且科学和理性首先是革命的、建立在它們之上的希腊和西方的文明，不論在过去，現在或将来都是暴动者的文明。迄今为止，暴动是我們求得解放的唯一手段，是我們用来認識自由的唯一形式。我所指的是支配自身的理性的精神暴动，而不是粗暴的暴动，粗暴的暴动只是貴重金屬（即精神的暴动）的外壳，往往是有用的、有时也是必需的外壳。

由此可見，对传统，对保存古代道德珍品所能給予的主要帮助，如果用时髦的名詞來說，就是科学的贬值。这就是为什么实用主义、唯名論的邏輯后果，正如大多数贊成它的人在合理地了解問題时所清楚地看到的，就是替行为的某些动机，即宗教的、感伤的、本能的

的、傳統的動機做辯護。用同樣的觀點去看那些從科學認識中得來的，或說得更合乎邏輯些，從更高級的方面得來的行為動機（因為科學只是指工業活動），新哲學一定會使非理性的道德——內心的激動或對權威的服從，神秘主義或傳統主義——合法化。傳統主義有時甚至跑得這樣遠，以致某些人（例如詹姆斯）在道德上毫無猶豫地使唯理論道德學說中的絕對的東西復活起來了……

注意

#### 第四節 風尚的科學

[第 314 頁]……要使關於道德即理性藝術的這種觀點能夠成立，就顯然必須使風尚科學能夠成立。在這裡，形而上學重新有了希望。實際上，社會學才剛剛誕生，而風尚科學僅僅是它的一個部門。社會學也象心理學一樣（但比心理學前進得更少），還處在必須從形而上學者那裡爭取方法、科學對象和自己的生存權利的時期。不過看來在這裡，也象在其他地方一樣，問題的解決歸根到底是會有利於科學的努力的。不能妨礙形而上學者高談闊論，但可以有言論和行動的自由。社會學由於杜爾克姆及其學派的勞動而活動起來和發生作用了……

### 第七章

#### 認識和真理的問題

##### 第一節 傳統的解決

[第 325—326 頁]……說實在話，科學家，純粹的科學家，對於真理這一問題研究得很不夠。他們以為，

注意

能做出一些得到普遍同意的因而是必要的論斷，就心滿意足了。對於他們說來，凡是按一定方法進行的、受過應有的檢驗的經驗都是有真理性的。據說，實驗的檢驗就是真理的標準。科學家的看法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實踐經常證實這種看法。如果以為實踐並非經常證實這種看法，這就是設想荒謬的東西，為懷疑而懷疑……

注意

[第 328—332 頁]……現代唯理論者積極地防禦實用主義的進攻，因為實用主義斷言，唯理論者的理性歸根到底不過是保證我們的精神正確地復寫現實的。的確，實用主義責難過唯理論，說它把認識分成了兩個同時發生的部分：對象或自在之物以及精神給自己造成的關於這些對象或自在之物的表象……

## 第二節 對實用主義者的批判

在 19 世紀的唯理論中，在進化論的經驗論中，以及在現代唯理論者那里，我們當然已經發現了這樣一種思想：精神不是鏡子，而真理不是對事物的正確描寫。人們通常說，真理是智慧對事物進行研究的結果。然而，這仍舊意味著把事物和智慧對立起來。實用主義則進了一步。

任何經驗、任何認識同時都是行動：生活就是行動，而且僅僅是行動。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這個結論使得這一系列得到實用主義的名稱，從而在極重要的程度上確定了它在輿論中的地位）：真理取決於行動的功能，也就是說，取決於行動的實際結果的功能。這就是成功。凡是成功的即能夠使人達到預期結果的經驗，都決定着真理。為了擺脫哲學上的抽象概念，必須



指出，这个結論归根到底只是概括地表达科学家对实验的信仰。在什么时候科学家才說他所表述的原理有真理性呢？只有当他在自己采取的行动中真正看到预期的結果时，他才能这样說。由于这个行动符合于命题，或者更正确些說，符合于他头脑中的一連串命题，由于得出的結果符合于从这一連串命题中做出的結論，因此，他的思想是成功的，就是說，他的思想受到了經驗的檢驗。

无疑地，如果把成功和实验的檢驗混为一談，那末实用主义的命题看来是正确的，因为它只是表达了实验方法的實質。但糟糕的是“成功”这个词由于使用的場合和哲学家的不同，有时被狭义地应用着，有时又被广义地庸俗地应用着。这点在詹姆斯那里表现得特別明显。詹姆斯断言：凡經過經驗檢驗的东西都是真理。而在另些时候又說：凡是保証我們的活動获得無論什么样的成功的东西都是真理。如果接受后一个命题，那末势必得出这样的結論：真理已不存在。因为今天是成功的东西，明天不一定是成功的：正如法律、道德规范、宗教信仰和学术見解等的变更所証明的，在实践中这种情况是屡見不鮮的。今天的真理就是明天的謬誤。在比利牛斯山的这一面是真理，在它的另一面就是謬誤。論調是很平庸的。实用主义的奠基人皮尔斯坚决摺斥和反对这些結論，伟大的实用主义哲学，尤其是詹姆斯的哲学，企图用一些巧妙的遁辞来規避这些結論，而他們的大多数的后繼者基本上採納了这些結論。而且，在真理問題上实用主义成了怀疑論的同义語，就象在道德或信仰方面它成了非理性传统主义的同义語一样。

原文如此！

哈！

可是，在实用主义对唯理論所作的批判中，正如在任何批判中一样，当然也包含有部分真理。关于批判理論，我們常常这样說：破坏性的部分是很出色的，而建設性的部分却是远不能令人滿意的。关于实用主义，我們也可以这样說。毫無疑問，那种認為精神是事物的鏡子，真理是事物的复写的理論乃是极端肤淺的。科学真理是經過布滿在科学道路上的一切錯誤而發展的，這就是明証。

另一方面，當我們把自身看做在宇宙中活動着的有机体时，的确，我們就不能把实践領域和真理領域分割开来；因为根据我們先前所說的一切以及科学上所得到的一切教訓，我們不能把真理和實驗的檢驗分割开来。只有那些能够成功的观点才是真理。但是还应当弄清楚：它們是由于获得成功才成为真理，还是由于它們是真理才获得成功。实用主义在这两种說法中总是采取第一种說法，而普通常識大概只能采取第二种說法……

### 第三节 对解决真理問題的間接指示

〔第 332—334 頁〕……現存的东西、經驗——看来这是已經知道的东西。因此，必須从現存的东西和認識它的方法之間的完全統一性出发，必須在出发点上——然而仅仅是在出发点上——坚决地和任何二元論断絕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限制。这个限制是否在本身中已經包含有解决真理問題的鑰匙呢？

在出发点上，唯一可能的認識方法，即唯一的发现方法就是實驗方法，就是排除任何先驗方法、排除任何辯証論断。

現代科學完全認為這一原理是絕對正確的，從而就把我們剛才提出的第一個論斷作為公設。數學科學的出發點是經驗，而推論，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是以後才有的，並且總是在一定程度上依賴於經驗的。

但是，經驗不僅僅是現存的东西的直接經驗，它還包括現存的东西中的構成任何直接經驗與過去經驗或未來經驗之間牢固聯系的那些關係，——我們覺得這是詹姆斯在哲學上的一大革新。如果經驗僅僅是最近的經驗，那末我們所具有的僅僅是感覺，而不是科學，甚至也不是完全的知覺。科學，甚至知覺，就是要準確地分析直接經驗，以便獲得那種準備了直接經驗或繼承着直接經驗的經驗。知覺，尤其是覺察、注意、思考，都是這種延續不斷的經驗的開端。

根據這第二個見解，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凡是經驗所給予我們的一切知識都是相互聯系的、系統化的。但是它們不是象唯理論中那樣地系統化起來的，即不是依靠凌駕於知識之上並把自己的形式強加於知識的那種活動力量系統化起來的。這種觀點雖然希望保證科學的鞏固，但反而導致懷疑論，因為它把認識當成了精神的事情，而這種二元論必然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精神的這種創造物即認識是否會歪曲現存的东西呢？在這里，恰恰相反，我們的知識完全是按照它們本來的樣子系統化起來的，而現存的东西的關係是和現存的东西本身具有同樣價值的。實際上，直接的現存的东西及其中包含的關係構成一個統一的东西，它們不能被分割。認識的一切行為具有同樣的本性和同樣的價值……

#### 第四节 謬誤問題

絕對實在論<sup>①</sup>

(= 历史)  
(唯物主义)



[第 336—347 頁]……在至今我們還在探討的絕對實在論中，似乎沒有謬誤的存在。但回想一下，我們只是在出發點上曾把經驗和知識看做同一的東西。現在應該來說明一下這個限制到底意味着什麼。

×

經驗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即各種不同的個人的認識，不是完全一樣的。關於這一點可以有兩種解釋：或者是說，有多少個人就有多少不同的現實（這是非常荒謬的，這樣我們就會陷入主觀主義）；或者是說，現存的東西是唯一的，並且對任何人說來都是同一的，而個人對它的認識之間的差別則是由個人過去和現在所處的条件產生的，換句話說，由個人和現存的東西之間的某些能夠通過科學分析加以說明的單獨關係產生的；由此可見，在這兩種解釋中我們不得不選擇後一種。這個結論是在討論意識問題時的另一些見解使我們做出的。我們知道，現存的東西包含着不依賴於認識者個人的關係，即客觀的關係，也包含着使現存的東西依賴於認識者個人的關係，即主觀的關係。

注意

承認這一點以後，我們看到，隨着我們對經驗的分析，在經驗中（已經不是在出發點上），認識的因素和認識的對象就分開來了。按照我們以上所說的，這種關係是和現存的東西本身具有同樣的價值的。它和現存的東西同樣有權利存在；由此可見，不應當把精神和對象之間的差別看做某種原有的東西，而應當看做分

①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réalisme absolu，——譯者注

析的產物，看做分析在現存的東西中發現的兩種非常普遍的關係（詹姆斯）；而且這種差別從完整的經驗、統一而不可分的經驗一開始就賦有的價值中獲得自己的價值。

但是在此種情況下，差錯和謬誤得到了很自然的解釋：它們就是由於個人的、主觀的認識條件的不同而產生的改變、歪曲。科學在依靠經驗對現存的東西進行日益全面的分析時，不管自己所要進行的這項工作多麼費時間和繁重，它必須逐漸地排除所有那些比天文學家給每個觀察者的視覺所設定的方程式更複雜得多的“人差方程式”。科學應當區分客觀的關係和主觀的關係。科學正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建立起來的。

這些見解是否引導我們去給真理下一個恰當的和實際的定義呢？真理——這就是客觀的東西。客觀的東西——這就是不以觀察者為轉移的關係的總和。實際上這就是為大家所公認的東西，就是從科學意義上去理解的普遍經驗、普遍同意的對象。如果我們對這種普遍同意的條件進行分析，在這個因素的後面尋找它所尋找的根據，尋找它所依據的理由，我們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科學工作的目的就是使經驗“消除主觀性”，失去個體特性，把經驗按一定的方法延續下去。因此，科學的經驗就是粗糙的經驗的繼續。科學的事實和粗糙的事實之間並沒有性質上的區別。

有時人們說，科學的真理不過是一種抽象。當然，如果考察粗糙的經驗，即主觀的和個人的經驗的話；那末科學的真理只不過是一種抽象，因為它從這種經驗中排除一切只以通過經驗來認識的個人為轉移的東西。但事情卻相反，這種抽象的目的是：不管那改變着

萊伊的認識論  
＝羞羞答答的  
唯物主義

注意

現存的東西的個人和環境如何，而按照現存的東西的本來面目去把握它，即揭示客觀的東西，主要是揭示具體的東西、實在的東西。

我們盡力通過對某些著名的謬誤的分析來檢驗這種一般的理論，這會是很意思的。譬如托勒密的體系提供了這樣一種經驗，其中充滿了以天文觀察的地面條件為轉移的個人觀念。這是從地面上看到的星系。哥白尼—伽利略的體系則要客觀得多，因為它取消了以觀察者處在地面上這一事實為轉移的那些條件。龐勒維發表了更加一般性的意見，他說：在力學中，在文藝復興時代的科學以及當代的科學中，因果性包括了不依賴於空間和時間的、現象出現的條件。但問題在於：空間和時間中的這些條件包括着——尤其是在力學中——幾乎全部主觀條件，而這些條件已經不是那麼粗糙，已經不是可以用簡單化的見解把它們取消掉的。

真理和謬誤  
(接近於辯證  
唯物主義)

重要的結論：謬誤不是真理的絕對對立。正如許多哲學家所認為的，謬誤並沒有肯定的性質，它卻是否定的和部分的，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最小的真理。如果我們依靠經驗把謬誤從它所意味的主觀的東西下面揭露出來，我們就逐漸地接近真理了。完全的真理一經達到，就是絕對的東西和極限，因為它是客觀的、必然的和普遍的東西。不過，幾乎在一切場合中，這個界限都離我們很遠。它對我們說來幾乎是一個數學上的極限，我們愈來愈接近它，但卻永遠不可能達到它。而同時，科學史告訴我們：真理在發展和形成過程中，真理尚未形成，但是它正在形成。可能它永遠也不會形成，但是它將日益更甚地形成起來。

?

最后,还可以再提出一个問題:我們是否仍然受那种力求知道事物为什么存在着的陈旧的形而上学幻想所支配,而不是满足于現存的一切。为什么經驗有主觀的条件?为什么对經驗的認識对一切人說来不是直接一致的和同一的?我們似乎有权拒絕回答;但在这里,似乎可以依靠心理学来給予正面的說明。如果完全的經驗,象泛神論者的神那样,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关于自身的知識,那末这种知識就会真正是直接一致的和同一的。但是在經驗中,正如它向我們表明的那样,經驗的知識是断断续續地得到的,而我們只是为了得到这些經驗的片断。

玩弄“經驗”  
这个字眼

“經驗”

生物学和心理学教导我們說,我們通过适应环境、(不断和环境平衡的途径成为,或者更正确些說,逐漸成)为現在的样子。由此可以大致做出結論:我們的認識首先应当适应有机生活的需要。此外,在开始时認識是狹隘的、模糊的、非常主觀的,就好像是在本能的生活中心一样的。但是,既然在万有能量的活动中出現了意識,它就由于自己的实际效用而保持并加强起来了。愈来愈复杂的生物进化和发展起来了。意識变得更加精确了。它成了智慧和理智。同时对經驗的适应、同(經驗的符合也更加完全了。科学只是这一过程的高級) 經驗 = 环境?①形式。它有权利指望(即使它永远也不能达到)那种只同絕對符合于对象的現存的东西构成一个整体的認識,即客觀的、必然的、普遍的認識。在理論上它的要求是有根据的,因为它順应着迄今所發生的进化的方向。而在实际上,根据一切可能来看,这种要求是永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 l'expérience = le milieu?——

譯者注

远不会得到滿足的，因为它給进化划了一个界限，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界限，就需要有一种和目前的宇宙状况完全不同的宇宙状况，就需要有宇宙和認識經驗之間的一种同一。

不論在什么情况下，都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結論：在科学方面，怀疑論掩盖着最完整的和最純粹的形而上学的幻想，这种幻想曾經欺騙过哲学思想。怀疑論只是提出一些不存在的問題，在现实之外寻找不存在的现实来解释现实。怀疑論是二元論的抽象議論的結果，而哲学总是特別热中于这种抽象議論的。

而且，把开始觉醒的意識的那种萌芽状态的、本能的、模糊的、几乎完全主觀的、瞬間的認識看做原初的和眞实的經驗（柏格森、勒卢阿和某些实用主义者傾向于这种看法），——这不是意味着推翻全部經驗嗎？完全帶有主觀性的原始經驗是要推翻的，而且完全帶有謬誤和不眞实性的原始經驗也要推翻。这种模糊不清的經驗只是經驗的外壳。而实在东西的眞正經驗却相反，它存在于人类精神所力图达到的愈来愈明朗的界限中，存在于人类精神所力图采取的愈来愈合理的形式即理智中。那种把理性劳动的結果和进化的成就从經驗中排除出去的抽象，是一切抽象中最牽强的抽象。

这一进化肯定是为实践所推进并导向实践的，因为它是由生物不断地适应自己的环境而延續和实现的。在今天誰还会否定这一点呢？这是实用主义对那已經陈腐的唯理論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眞理是由效用和成功的功能决定的。相反地，这表明效用、成功只是掌握了眞理的結果。認



識在自然界中為什麼出現和如何出現呢？這是因為某些生物不能夠盲目地行動，它們要知道自己活動的環境。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從實用主義對舊形而上學的批判中吸取了一切在我們看來是出色的東西之後，就為了絕對實證論而堅決和實用主義分道揚鑣。

因此，為了有道理地並正確地表明實踐和真理的相互關係，看來不應當說，能夠成功的東西就是真理，而應當說，真理的東西即符合現實的東西是能夠成功的，因為問題是和行動的嘗試有關。直接的行動就是對於實在（其內部發生着這個行動）正確認識的結果。我們是按照我們的實際知識正確地行動的。

羞羞答答的  
唯物主義

## 第五節 認識論

我想，大家都會同意我們把那種不以每個人的認識活動中的個人因素為轉移的東西肯定為真理的東西和客觀的東西。但在發生分歧的地方卻不得不說，個人因素會在什麼時候消失。我能夠在不論什麼樣的實驗論斷面前把普遍地確定的東西和僅僅由我確定的東西區分開來嗎？

我們曾經大致地說過，科學正是在一切場合下都力圖進行這種區分。實質上科學沒有其他的目的。它能夠通過這個特徵來確定自己的地位。實際上我們已經具有把真理的客觀的東西同主觀的幻想的東西區別開來的第一種方法了。凡是嚴格地運用科學方法所得來的東西，將是真理的東西。擺在科學家面前的任務就是：制定、確定和規定這些方法。這第一個標準比以前我們所提出的過於含糊的普遍同意的規則要精確些。因為普遍同意可能只是普遍的偏見。而且先驗地

混淆不清

說來，沒有什麼東西妨碍我們作出如下的假說，即這樣的偏見能够在某一時期內真正普遍地存在着，雖然我們所能舉出的這種偏見并不多。但是，如果我們用科學的檢驗這種說法來代替“普遍同意”的說法，那末反駁就站不住腳了，因為偏見所根據的原因，我們是无法指出的，而科學的檢驗則一定要在它所根據的原因已經清楚的情況下才能存在。不言而喻，我們只有在假說已被排除的地方才能够見到科學的檢驗，我們認為科學的檢驗，象嚴密精確的真理一樣，也能很好地確定那接近的界限。

而且，科學家們也不會再去尋找別的标准。從實踐的觀點來看，他們這樣做完全是正確的。但是從思辨的和理論的觀點來看，可以發現上述的标准是不够用的，——一切曾從事創立認識論的形而上學者的意見就是這樣。我們試以最粗糙的方式來概述一下從這種新觀點出發可能提出的一切反駁：全部科學、科學的方法和檢驗是否也是共同的偏見，如果重複培根的說法，是否也是 *idola tribus*①呢？的確可以這樣設想，即無論我們盡多大努力去區分主觀的東西和客觀的東西，我們始終還是被禁錮在主觀的東西之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的。我們的認識始終會依賴於我們的個體結構，因而也始終會歪曲自己的對象。試以我們關於意識所提出的心理學假說為例，我們能否這樣說：既然認識是我們人對於自己在環境中一定產生的行動適應的結果，那末任何認識總是人類結構對於環境的某種歪曲，是為了人類需要而進行的歪曲，並且

---

① 種族偶像。——編者注

关于这点我們是心中无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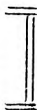
似乎完全可以回答說：是的。但正是由于我們在这一点上心中无数，所以問題是不能解决的，是毫无意义的。需要講定：人所能达到的真理是人的真理。我們不是想用这个詞來說明真理从怀疑論的意义來說是相对的，而是想說明真理依賴于人类的构造，而且仅仅对于人类來說才是真实的。这里不得不略加修改地重复高尔吉亚的名言：我們不知道任何非人的东西。即使我們偶然知道了某种完全不是人所固有的东西，我們也不能了解它。即使我們了解了它（这是不可能的），我們还是不能把它轉告別人。因而当人們寻找真理的标志和規定时，他們并非寻找那种不是对人类來說的真实的标志和規定，而是寻找对人类的一切代表說來都是絕對地 同样地 真实的标志和規定。在这个意义上講，我們所提到的科学的檢驗这个标准是足够用的。



从怀疑論的  
意义上來說  
是相对的!!!

不过，需要彻底地消除某些詭辯：对于整个人类說來是真实的真理即人的真理，对于人說來就是絕對的真理，因为，即使象拥护人以外的絕對东西的那些人那样設想，真理不是现实的刻印，但至少对人說來它毕竟还是现实的唯一可能的精确的翻版，是现实的絕對等价物……

) 哈!



[第 351 頁]……那些力图找出理由来怀疑科学成果的人可能还会这样說：我們可以承認，經過适当檢驗的經驗真正地充分地使我們知道原因向某个結果的轉化，即条件和受条件制約的东西之間的无可怀疑的关系。但是，什么能給我們証明这种关系在經驗中会完全相同地再次出現呢？萊布尼茨會斷言，一切事实，即

使是区别不大,也都是互有区别的,因为我们总能够把它们彼此区别开来(无物相同原理;在地球上所有的树林中找不出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位现代的科学  
家彭加勒也断言,物理学从来不和相同的事实发生关系,而只是和彼此非常相似的事实发生关系。这样,我们还需要科学干什么呢?因为,如果科学想成为严格精确的科学,那末每一件新的事实就都要求有新的规律了。

这个反駁和另一个关于每一事实都具备无限性的反駁是有着同样的性质的。这样看来,我们需要一门完美无缺的科学,以便对最细微的事物具有最细微精确的知识。这个反駁也是采取同样的方式解决的,而且几乎是自然而然地这样解决的……

[第 352 頁]……总之,现存的东西是科学的对象,因为可以对它进行分析,并且这种分析给我们揭示出它存在的条件。科学是可靠的,因为它所进行的任何分析都逐渐地使我们得到那种和现存的东西具有同样价值的实验直觉;因此,科学是和它所解释的宇宙的存在,和由我通过实验直觉所认识的我自身的存在具有同等程度的可靠性的。

末尾 = 羞羞  
答答的唯物  
主义

## 第 八 章

### 总结: 經驗哲学

[第 353—357 頁]……直到如今,尤其用时髦的话来说,哲学是价值的体系。它力图把事物划分成等级,并为了划分等级而颁布关于善、真、美的法律。一般可以这样说:它从来也没有从同一个角度不偏不倚

地客觀地去理解過自然事實，相反地，它為了完全主觀的個人偏愛，或者為了集体的偏見（當然是人的偏見，因而也是主觀的偏見）而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自然事實。

全部希臘哲學以及亞里士多德主義的繼承者經院哲學，給我們提出了衡量事物的價值的标准<sup>2</sup>尺度。無論文藝復興時代的哲學或全部現代哲學都結成了同一個形式，儘管也有人（如斯賓諾莎）曾孤軍作戰。我們姑且把斯賓諾莎的體系放在一旁，因為它是一種想從尽可能少帶人的成分的和尽可能客觀的觀點去認識事物的出色的嘗試，我們從最初的希臘哲學思想來看，常常會發現兩個或三個具有形而上學精神的共同方向。這就是所有的教科書中通常在把哲學體系分成唯物主義、唯靈論、唯心主義時所依據的方向。

實質上，如果要用我們在這裡所談到的最一般的觀點，即要用這些方向中每一個方向給我們所提供的“特殊價值尺度表”的觀點去觀察事物，那就可以說，形而上學總是使我們碰到兩大價值尺度表，即唯物主義的尺度表和唯心主義-唯靈論的尺度表，因為唯靈論和唯心主義常常是最相似的東西。這兩個尺度表是互相對立的，而且每一個尺度表幾乎就是另一個尺度表的顛倒的表現。

在唯心主義-唯靈論的尺度表上，階梯的最高層是精神；精神使得一切其他東西具有意義和價值；在唯心主義看來，精神是唯一的實在，因為物質的外觀是精神所創造的或者只是為了精神才存在的；在唯靈論看來，精神是最高的現實，自然界是在其中形成並靠它來解釋的，精神凌駕於物質現實之上，物質現實只是它的

注意

關於唯心主義  
和唯物主義的  
判斷

胡說！

支柱或環境。在唯物主義的尺度表上則相反，一切都從物質出發並且返回到物質去。物質是宇宙間一切現象（包括生命現象和意識現象）的永恒的不變的創造者。生命只是偶然從第一性物質中得出的無限眾多的組合形式中的一種特殊組合形式。意識、思想只不過是生命的現象；大腦就好像肝臟分泌膽汁一樣分泌意識、思想。實質上，我們所能確定的一切現象，例如帶電的琥珀、加熱的鐵、壓縮了的蒸氣、固化了的液體、光或聲音、生命或思想，——所有這一切只不過是一些由充滿整個空間的同類液體的漩渦的各種組合，或在無限虛空中互相衝擊的原子漩渦的各種組合所飾成的外觀而已。

我覺得幾乎可以這樣來設想唯靈論和唯心主義的斷言方法：如果沒有那種推動運動着的物體的力量，運動是不可理解的。而力量如果離開我們在自身中、在肌肉運動中、在生命傾向中所感覺到的努力，也是無法理解的。可見努力是以生命為前提的。但是生命的努力，從自己這方面來說，總是有目的的，而這種帶有目的性的生命努力只能為意識所理解，意識支配着這種努力。因此，思想，或者，充其量來說，非物質的自由精神之類的某種東西，是必需的，它們既是說明的最高原則，也是存在和創造的重要原則。一提出精神，自然界中的一切就成為可以理解的了，消滅精神，自然界就成為不可理解的了。自然界就會化為烏有。

唯物主義則相反，如果允許我採用同樣簡單化的方法來說的話，它是這樣斷言的：向我們說明心理事實的每一個經驗都把心理事實歸結為有機事實。有機物質逐漸地被歸結為無機物質。力不過是引起推動的原

因；它是和其他東西結合起來的運動。因此，我們在事物的基礎中見到的只是粗糙的和盲目的運動。

快三千年了，這些價值的體系一代又一代地承續下來，它們發展了，有時更精確了，但也常常被那些決不肯認輸的思想所要的花樣弄得模糊了。而我們幾乎還是象在最初一樣，很少進展。

唯心主義和  
唯物主義的  
三千年

這樣一來，這些矛盾的體系所爭論的問題不是毫無意義的和提得很糟糕的嗎？指望在事物之間確立說明的等級，這不是十足的擬人觀的偏見嗎？而且這種偏見屬於個人感覺的意圖的成分，不是比屬於理性辯論的成分要大得多嗎？實質上，這些體系的建立以及彼此對立的目的完全不是為了客觀的認識，因此，對這些體系的關懷是和大公無私地尋求真理毫無共同之處的。既然它們和積極的辯論沒有關係，那末我們就不再對它們進行討論了。

哈！！

或者是我大錯而特錯，或者是現代哲學中的聲勢浩大的流派，如實証論和實用主義，該得出這種結論①……

[第 358—362 頁]……這樣，以上所說的一切似乎不僅表明，現代哲學正越來越接近於科學並構成科學的一個日益完美的部分，而且還表明，現在可以得出對哲學的科學觀點：哲學只是對科學的必要補充。哲學如果拋棄個人想象出來的形而上學詩篇，它就會成為科學家、歷史學家和批評家的集體創作。

一切事實都應當得到科學的說明；任何一個事實

① 詹姆斯在給實用主義下定義時，堅持這樣的思想：實用主義是一個為了能經常地面向事實和經驗而避開先驗解釋、避開辯証法和形而上學的體系。

詹姆斯論  
實用主義

如果不依靠各門科學，就不可能被客觀地，即真正地認識。看來科學還是很有限的，很肤淺的，每一個希望獲得認識的人只有發展科學；在科學之外，任何的思辨都是徒勞無益的。

那末，哲學遭到了非難嗎？難道它不只是一個沒有意義和內容的字眼嗎？在幾年以前，許多科學家會肯定這一點的。但說實在話，如果把哲學當做這樣一些思辨，這些思辨在經驗的這方面或那方面尋找事物的起源、目的、終結和本性，尋找科學或行動的無益的基礎，一定要用不可認識的東西去証實已知的東西，因而使已知的東西混淆不清，意而言之，如果把哲學當做舊時的辯証法，不管它們是唯理論的還是懷疑論的，是唯心主義的還是唯物主義的，是個人主義的還是泛神論的，那末這些科學家似乎就獲得了勝利。所有這些形而上學者已經只有一種美学的興趣，而這種興趣對於那些偏愛這種興趣的人說來可能是引人入勝的；這是那些高超的、不務實際的思想家的個人幻想。

然而，隨著這種哲學的擁護者的日益減少，科學家根據這種哲學創立了在某種程度上不同的哲學；最近幾年來，在哲學認識方面最顯著的事實就是出現了大批的哲學，它們是科學家根據自己的科學、結合着自己的科學並且為了自己的科學而擬出的哲學。當然，在很早以前就已經有過科學家兼哲學家，幾乎一切偉大的哲學體系都是他們創造的。但是這些體系在自己的方法和結論方面則大大落後於這些體系的創立者的科學著作。現代科學家則相反，他們不是去尋求总的世界觀，而只是力圖用相當精確的、同科學實驗有密切聯系的特稱假說來補充或闡明科學的實驗。



孔德採取另一種方式，但也是為了達到幾乎同樣的結果；他以此來証實自己的思想的正確性。他主張集體地組織一個科學工作的部門，這個部門的目的是科學地概括和綜合各門科學。

科學工作所採取的方式，闡明瞭對哲學的這種看法並使這種看法精確起來。科學是由某些實驗結果的總和同時也是由那些整體、總和的理論形成的，而這些理論從某一面來說歷來都是假說。但這些假說對科學說是必需的，因為我們在預察將來的經驗和未知之物時，正是依靠這些假說去獲得科學成就的。它們使一切已知之物系統化，以便闡明未知之物。那末，為什麼哲學不可以同樣地成為一切科學知識的總的綜合，不可以成為依靠已知之物的功能去設想未知之物、從而幫助發現未知之物並保持科學精神的真正方向的一種努力呢？如果這樣，哲學不同於科學的地方就會只在於它的假說更具有一般性；哲學理論就不是一些孤立的、界限分明的事實的理論，而是自然界向我們顯示的各種事實的總和的理論，是 18 世紀人們所說的自然的體系，或者至少是對於這種理論的直接貢獻。

哲學觀點和科學觀點並不是對立的；它是可以和科學觀點相提並論的。甚至當科學家盡一切努力去尋求實証知識時，他就是一個哲學家了，因為實証知識本身就是哲學……

科學和哲學在對象和方法上都不應當有什麼不同，它們的對象是相同的，它們都是要弄清楚經驗，它們的方法也應當是相同的，因為科學按其規定性來說，是唯一能夠滿足我們理性的要求的。科學和哲學之間

吹牛！

傻瓜！

叮噠！

只有观点上的不同，而它们的观点之間不同的地方，并且是唯一应当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哲学观点更为一般化，它始終有些冒险……

唉！

[第 364—369 頁]……历史告訴我們，当科学离最一般的人类的关心（这种关心是大多数哲学問題的实質）太远时，当科学由于必要或者由于过分审慎而把这些关心的担子卸給其他的思辨或传统的信仰时，它就萎靡不振或趋向没落。因此，当科学和科学精神的成果越过自己的权限时，就需要而且一定需要保护这些成果，使它們不致于过分自信和冒险，必要时須违拗它們自己。因为，正常的直率的思想家的过分大胆，如某些唯物主义的概括所表現出来的那样，对于科学的危险性不下于普通人民的懦弱和謹小慎微的思想。因而，哲学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維持那种为发展科学，为正常地保持和传播科学精神所必需的共同气氛……

防范  
唯物主义



当然，哲学是一定能够完成在我們看来是它所应当担負的双重使命的：一方面是协调科学家的各种努力，并以鼓舞性的假說去为各种发现服务；另方面替科学的进步創造必要的气氛。但是只有在哲学力图成为科学家們所考察和理解的那些科学的有組織的綜合时，一句話，成为只是根据科学精神做出的綜合时，它才能完成这种使命。

但是，令人愉快的是，我們——当然在实用主义中（是在最低的程度上，但毕竟是在相当高的程度上——看到了現今的哲学研究工作坚决地摆脱前一时期的形而上学的迷誤，异常認真地去熟悉科学工作，力求适应科学工作并从中取得鼓舞的力量。

无可爭辯，今天正在形成一種非常生動的和鮮明的科學感情，在一部分人那里，這種科學感情是與宗教感情或道德感情好象在一個不可能發生衝突的平面上平行地發展着的，而在另一部分人那里，這種科學感情代替了宗教感情，並為充分滿足這些人的要求而服務。按照勒南的絕妙的說法，科學給這些人提供了象征和規律。這些人採取了真正實證的立場：保存舊時唯理論對人類理性的不可動搖的信心，同時從實驗方法的无可爭辯的凱旋中接受這樣一個无可爭辯的結論，即理性只是精神為了適應於經驗和日益深刻地認識經驗而作的不斷努力，只是客觀現實和主觀思想的相互滲透。

我覺得，哲學的未來就在這方面，因為真理就在這方面。正如一切預言一樣，在這里只有信仰活動，我的這個預言是否正確，將來可以得到證明。既然這是一種信仰活動，因此，我認為所有其他的信仰活動都是合理的，只要進行這些活動的人以同樣的態度來對待我。我甚至認為，一個思潮能夠碰到對立的思潮，倒是一種幸運，因為由於反對者的批評，它會細緻起來，會得到發展和修正，會變得更加精確。

在這些簡短的論述中所描繪的哲學觀點可以稱為唯理論的實證論、絕對實證論或科學主義。為了避免任何模稜兩可的理解，也許最好把它稱為實驗主義，這樣，一方面可以表明，這種哲學觀點是完全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但和舊時經驗論相反，它是建立在作為科學實驗成果的、經過檢驗的經驗基礎上的；另一方面可以表明，它在自己的絕對實在論和實驗一元論中絕不超越經驗的界限。

!!  
實證論、實驗主義、實在論  
=“絕對的或唯理論的實證論”

經驗=感覺  
的总和

“自在之物”？<sup>①</sup>

經驗首先是而且直接是我們感覺的总和，即我們称为現象的那種東西。但經驗是从分析自己本身开始的，只要对它加以注意和思考，因为这种感覺的总和只是現存的東西的粗糙而非常表面的形象。接着就几乎立即在現存的東西中判明它所包括的并构成它的真實本質的某些关系。科学力求逐漸地进行这种愈来愈深入到現存的東西的本性中去的分析。如果願意把直接現存的東西設想为一个点，那末为了描繪真實的現存的東西，就需要設想这个点只是一条由它引出的直綫的投影。这条直綫可以划分成若干小段，每一小段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壁障，它們包括直接現存的東西所依存的各类关系。其中每一类关系都是按規定构成的，而規定是依据天生的共同性的，这些关系就是通过这种共同性而彼此联系起来的。这些关系是数和位置的关系、力学的关系、物理的关系等等，最后，也是依赖于有机体（現存的東西同它发生关系）的心理关系。有多少类这样的关系，就有多少門特殊的科学。

哲学則相反，它企图从一条直綫的全长和連續性来設想該直綫。但是，不論一条完整的綫或借以联成这条綫的点，不論直接現存的東西或那些随分析而逐漸补充直接現存的東西的关系都具有同样的性質。

这就是經驗的材料，它們的总和构成同一經驗：人的經驗。把世界和知覺，宇宙和科学区别开来的是我們的心理构造，而不是事物的本性。而且这种区别是暫时的和偶然的。

因而，經驗只需要得到說明。說明經驗，不过是叙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chose en soi”？——譯者注

述它所包含的關係而已，這種關係是經驗自然而然地  
使我們知道的，只要我們善於接受經驗的教訓。而科  
學正開始研究這些關係。但是，經驗是全部現實，經驗  
不需要証實，因為它存在着。

完

---

## 內 容<sup>①</sup>

.....  
——第 6 节 数学家彭加勒的思想。 彭加勒。  
.....

第 6—7 頁；第 28—29 頁＝两条路綫

第 33 頁＝真理＝？ 对实用主义的問題以及 第 35 頁

第 49 頁＝科学的客观价值＝中心

数学和实用主义——第 62 頁

第 80 頁：实用主义者把彭加勒和馬赫（第 90 頁）拉到自己那方面去

萊伊＝十足的不可知論者 第 94 頁（第 93 頁）

第 98 頁：馬赫＋客观性＝萊伊？！

第 100 頁：概念＝現實的复写

客观性 第 105 頁

第 113 頁：庸俗唯物主义

批注做于 1909 年

1933 年第一次載

于“哲学笔记”

按原書刊印

---

① 这是列宁写在萊伊的那本書的封面上的內容提要。——編者注

## 阿·德波林《辯証唯物主义》<sup>170</sup>

【第39頁】……作为世界观的辯証唯物主义，对物質的构造、世界的构造問題做了解答，当然，这种解答不是絕對的。辯証唯物主义是最出色的历史理論的基础，在它的基础上，政治和道德才成为一定意义上确切的科学。辯証唯物主义——当然指正确理解的——和一切独断主义格格不入；它处处带来認識論批判主义的清流。

不确切

何必用“別人”的話呢！

【第40頁】……在这篇論文中，我們打算使讀者的注意力只集中在辯証唯物主义的認識論这一方面，辯証唯物主义，在这里，作为方法、作为研究的指导原则，没有提供問題的絕對解答，而首先帮助我們正确提

(1) 出問題。辯証唯物主义，作为認識論來說，分为形式的

(2) 或邏輯的部分，和現實的或物質的部分。

对于最初的原始的認識說來，感受是和感受的對象同一的，現象是和存在、自在之物同一的。內心

222 感受的世界，对于原始人說來，就是物的世界。他不知道內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區別。这种原始的認識形式，在文化发展的一定的阶段上，和社会人想征服自然力的这种欲望发生矛盾，和文化的新的高級阶段发生矛盾。随着人类需要的扩大，随着經驗材料的增加和积累，随着知觉和外部世界之間的接触的增多，知觉和物的对比以及內心感受的世界和物的世界的对

比便日益明显了。这时对新的認識形式的需要就成熟了……在最新哲学中把人們引到辯証唯物主义去的那种邏輯过程,直接使我們感到兴趣。休謨、貝克萊等  
 ? 人的「心理主义」,主要是从心理学上去利用感性世界。感性的映象就是認識的对象。「英国經驗論」的发展所得出来的結論就是:  $Esse = percipi$ <sup>①</sup>——存在着的东西就是知觉到的东西,知觉到的一切都是客观存在的。

[第41頁]……康德懂得:只有通过“数学直观”才能有真正科学的認識。感性的直观不包括人人必需的認識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感性的映象不能包罗应当認識的現象的全部总和。这样,康德就从心理主义  
 ? 向先驗主义过渡了……

[第43頁]……黑格尔的哲学代表了这一鍊条上的最后一环。我們知道,在休謨、康德、費希特那里,主体被放在客体之上,宣布客体是不能脱离主体的某种东西……

[第48頁]……从辯証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象時間、空間、因果性这些范畴,即純粹普遍的概念,一方面是邏輯規定,另一方面是物的现实形式……

[第49頁]……先驗主义的局限性在于:它沒有把自己的权力扩张到实在的事物領域中去,它認為范畴只不过是意識的主观的、并且还是先天的形式。至于現象,先驗主义則用范畴的形式、即普遍邏輯的形式把它們包罗起来,借助这些形式可以表述严格的数学的自然規律并使这些規律具有普遍性。但先驗主义和

① 存在就是被知觉。——譯者注



感覺論的現象論一樣，只是和現象打交道。它們認為存在、自在之物是不可認識的……

嘿，瞧它！

[第 50 頁]……辯證唯物主義宣布形式是普遍的、客觀實在的“直觀”，從而得出認識的“絕對性”和普遍性。根據這一點就可能對現實進行數學的、或者也可以說是“幾何學的”認識，即精確的認識。“幾何學的”空間和“純粹的時間”就是普遍的實在的直觀，也是對感性世界的“數學”認識的前提……

[第 51 頁]……但同時，辯證的意識卻能上升到能把自然界當做一個“整體”來“直觀”，能對自然界的普遍秩序的必然性、內部制約性進行直觀……

[第 52 頁]……人的認識程度的深淺是由他的行動，由他本人所受到的外部世界的影響決定的。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說，人的思考主要是由於人在影響外部世界的過程中所得到的那些感覺引起的……  
辯證唯物主義根據只有服從自然界才能統治自然界這樣一種看法，命令我們使自己的活動符合於自然界的普遍規律，符合於事物的必然的秩序，符合於世界發展的普遍規律……

[第 53 頁]……於是，巴門尼德把思維或理性所能認識的並處在流動變化的現象後面的東西看成事物的真正的本質（“一”）。這樣他就把感性知覺和它的基础、現象世界和現象之外的世界割裂開來了……

喝！

[第 54 頁]……形而上學的唯理論者認為概念才能提供真正的實在，而在感覺論者看來，凡是感性知覺或直觀所提供的東西才是實在的。在感覺範圍以外的一切，都是不能認識的。被提升為絕對現實的那些現象就是認識的對象。經驗認識的內容是變化無常

的。各种質的實在的基質被現象論否認了。于是存在着多样性，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現象，但没有实体的統一性……

- [第 55 頁]……康德巧妙地把关于事物本身不可  
 2 認識的現象論的學說和唯理論形而上學者关于存在  
 2 着絕對真實的現實、“自在之物”的學說結合起來。

[第 56 頁]……以霍尔巴赫为首的法国唯物主义  
 者把当做事物的抽象本質的本性同它的特性对立起  
 來。这种对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康德的关于“自在之  
 物”和“現象”的二元論……

胡說！

[第 57 頁]……但是，我們如果把法国唯物主义和  
 康德主义等同起来，那对法国唯物主义就不公平了。  
 拙劣透頂！ 18世紀的唯物主义毕竟还承認事物本質的相对可知  
 性……

这真是一团糟

法国唯物主义从物質作用于我們的外部感觉这一  
 見解出发，承認事物本身的某些特性是可以認識  
 的。但法国唯物主义不够彻底，因为它告訴我們：可  
 認識的只是事物的某些特性，而事物的“本質”或“本  
 性”我們是看不出的和不能完全認識的。

[第 58 頁]……把事物的特性和它們的“本性”对  
 立起來的做法，是康德从不可知論者、現象論者—感觉  
 論者（直接从休謨）那里學來的……

唯物主义不同于現象論和感觉論，它把我們从事  
 物本身那里所得到的印象看作是具有客观意义的。現  
 象論（和康德主义）看不出在事物的特性和它們的“本  
 性”、即外部世界之間有任何相合之点，但法国唯物主  
 义者已經肯定地指出：事物本身至少有一部分是可以  
根据事物所留給我們的那些印象來認識的，事物的特

性在某種程度上是客觀實在的……

[第 60 頁]……辯證唯物主義使物質實體、實在的基質成為存在的基础。辯證唯物主義把世界看做“是一個過程，是處在不斷發展中的物質”（恩格斯）。形而上學者所謂的不變的絕對的存在變成了變化不定的存在。實體性的實在被認為是有變化的，變化和運動被認為是存在的現實形式。辯證唯物主義克服了“存在”和“非存在”的二元論，克服了“內在的東西”和“超驗的東西”、事物的特性和事物本身的形而上學的絕對對立。只有根據辯證唯物主義才有可能把自在之物和現象、把內在的東西和超驗的東西科學地結合起來，才有可能克服自在之物的不可知性以及質的“主觀主義”，因為，“事物的本性”，正象普列漢諾夫非常正確地指出的，“是表現在它的各種特性之中的”。正是根據我們從事物本身那里所得到的印象，我們才有可能判斷事物本身的特性，判斷客觀實際的存在……

[第 60—61 頁]……“內在的東西”具有客觀實在的性質；處在現象彼岸的、屬於“不可認識之物”範圍內的“超驗的東西”，從我們感覺所不能感知的神秘實質變為我們意識的“內在的”內容，變為感性知覺的對象。既然“內在的東西”具有客觀實在的意義，既然它提供按印象判定事物的性質的可能性，那末它就成為“超驗的東西”了；既然“超驗的東西”被宣布為虽是主體彼岸的，然而屬於可認識之物範圍內的東西，那末它就成為“內在的東西”了。別爾托夫的見解也是這樣，他說：“這種理論認為自然界首先是許多現象的總和。但



注意

注意

把正確的真理用異乎尋常的晦澀難懂的<sup>①</sup>形式來敘述。為什麼恩格斯不用這種莫名其妙的語言來寫呢？

①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abstrus. ——譯者注

是因为自在之物是現象的必要条件,換句話說,因为現象是因客體对主體的影响而产生的,所以我們不得不承認自然規律不仅具有主觀的意义,也具有客觀的意义,也就是說,如果一个人沒有錯的話,那末主體中的各种思想的相互关系是和主體之外的各种事物的相互关系相符合的。”<sup>①</sup> 这样就唯一正确地科学地解决了現象和自在之物間的相互关系問題,这是認識的一个最重要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康德、形而上學者和現象論者曾費了很多心机……

注意

[第 62 頁]……辯證法教導我們說,存在和非存在的統一就是生成。如果把这条原理譯成具体的唯物主义語言,它意味着万物的基础是实物,是处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物質……

注意

[第 64 頁]……因此,物体并不是象現象論者一感覺論者所想的那样只是可以被人感觉的,它是完全不依賴于我們的知覺而存在着,是作为“主體”“自为地”存在着的。但如果說物体是不依賴于我們的知覺而存在的,而知覺却完全是以作用于我們的物体为轉移的。沒有物体就沒有知覺,就沒有表象、概念和思想。我們的思維是由存在决定的,也就是說,是由外部世界給我們的那些印象决定的。正因为这样,我們的思想和概念才具有客觀实在的意义。

[第 65 頁]……把作用于我們感官的物体看成該物体所引起的作用即知覺的原因。現象論者否認这样提問題的可能性。內在論者認為,外部世界(如果有这样的世界存在的話)不仅是不可感知的,而且是

① 别尔托夫“对我們的批判者的批判”第 199 頁。

不可想象的……

[第 67 頁]……还得这样設想：我們的知覺，即外部世界和我們的“感性”这两种因素作用的結果，按內容來說也是和我們所不能直接地直覺地①認識到的外部世界的事物不相同的……

注意  
∞

[第 69 頁]……从辯證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自在之物就是自在地、“自为地”存在着的物。普列汉諾夫就是根据这一点給物質下了一个定义，他說：物質是“自在之物的总和，因为这些物是我們感觉的泉源。”②这种自在之物或物質并不是在物的具体特性后面的抽象概念，而是“具体的”概念。物質的存在不能和它的本質分开，反过來說，物質的本質不能和它的存在分开。

[第 70 頁]……缺乏任何質和特性的事物，甚至不能為我們所想象，它不能生存，不能有任何存在。外部世界是我們根据外部世界、事物本身使我們产生的那些印象，用我們的知覺構成的…… 在外部世界和內部世界之間，存在着某种差別，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相似。因此我們根据印象，即根据外界事物所造成的印象，去認識外部世界。根据我們在事物對我們起作用时所得到的那些印象，我們便認為事物具有一定的特性。印象是两个因素的合力，这样的印象必然受这两个因素的本性制約，并且还包含有构成这两个因素的本性、并为这两个因素所共有的某种东西……

??

① 这个符号是表示把“直接地直覺地”这两个詞的位置前后对換一下。——編者注

② “思維之外的存在的形象就是物質，就是实在的基質”。“費爾巴哈全集”第 2 卷第 289 頁。

拙劣而又  
荒誕的字眼！

[第71頁]……只有以承認外部世界的辯證唯物主義為依據，才能創立純粹科學的認識論。誰否認外部世界，他也就否認我們感覺的原因而走向唯心主義。但是外部世界又是規律性的「原則」。如果在我們的知覺中有一定的有秩序的知覺聯繫，這只是因為我們感覺的原因、即外部世界是這種規律性聯繫的基礎……

[第72頁]……如果不能預見，就不能科學地認識在自然界和人類生活中的各種現象……但是，外界的事物不僅同我們有因果聯繫，而且在事物彼此之間，也是這樣，也就是說，在外界事物本身之間存在着一定的相互作用，如果我們知道了相互作用的那些條件，我們就又有可能是不僅預見和預言事物對我們所起的作用，而且也能預見和預言它們的客觀的、不依賴於我們的那些關係和作用，即事物的客觀特性……

[第73頁]……辯證唯物主義決不是在一定承認原子論或微粒論或任何第三種假說的意義上來預先解決物質構造問題的。如果原子構造的新學說獲得勝利，那末辯證唯物主義不僅不會遭到毀滅，相反地，會獲得最光輝的證明。自然科學領域內的新思潮的實質究竟是什麼呢？首先就是：過去在物理學家看來是不變的、最簡單的、即最基本的和不可分的“物體”的原子，原來是由更基本的單位或粒子構成的。現在人們設想，電子是存在的最終單位。但是，辯證唯物主義難道斷定原子是存在的絕對界限嗎？……

呵！  
普列漢諾夫不提這個“新思潮”，不知道它。  
德波林則講得不清楚。

對！

[第74頁]……如果有人象我們的馬赫主義者那樣以為，只要承認電子理論，物質就不成其為實在而歸于消滅，從而把物質看成唯一實在和對經驗的系統化唯一有用的「工具」的辯證唯物主義也就破產；如果

笨拙的名詞！

这样以为，那就是錯誤的……一切原子是否都由电子組成，这是一个沒有解決的問題，这是一个可能得不到証實的假說。这点姑且不論，但难道可以說电子理論把原子消灭了么。电子理論只不过是証明原子是相对稳定的、相对不可分和不變的……但是作为实在的基質的原子並沒有被电子理論所排除……

[第75頁]……讓我們來做一個結論。從形式上來看，我們知道，辯證唯物主義使人人必需的客觀的認識成為可能，因為存在的形式，在辯證唯物主義看來，||也就是思維的形式，知覺範圍內的每一個變化是和客觀世界中的每個變化符合的。至於談到物質因素，辯證唯物主義的出發點是承認自在之物或外部世界或物質。“自在之物”是可以認識的。辯證唯物主義否認無條件的東西和絕對的東西。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處在變化和運動的過程中，物質的一定的結合就是運動和變化的基礎。辯證法認為一“種”存在經過飛躍會轉化為另一種存在。最新物理學的理論不僅不否定，反而完全証實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正確性。

批注做于1909年以後

一部分載于1930年

“列寧文集”第12卷

第一次全文發表

按原書刊印

## 弗·舒里雅齐柯夫

### 《西欧哲学(从笛卡兒到馬赫)

### 对資本主义的辯护》

1908 年, 莫斯科

原文如此!

[第 5 頁]①……在知識分子的圈子里已經确定了  
对哲学的传统态度…… 哲学思想和任何阶级背景联系  
太少, 太不够……

許許多多的馬克思主义者都持有这种观点。他們  
深信: 在无产阶级先鋒队的行列里允許有多种多样的  
哲学观点; 无产阶级的思想家是否信仰唯物主义或唯  
能論, 是否信仰新康德主义或馬赫主义, 这是沒有多大  
意义的……

不对 √

[第 6 頁]……坚持以上所說的这种观点, 这就是  
犯了一个幼稚的、极可悲的錯誤…… 它②所运用的  
……所有一切的哲学术語、公式都是它用来标明社  
会上各个阶级、集团、基层单位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关  
系的。当我们研究某一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哲学体系  
时, 我們就会看到一幅利用符号所画出来的社会阶级  
結構的图画。它描写了某一个资产阶级集团的社会的  
profession de foi③……

不对!

[第 7 頁]……决不能認為这些图画是某种似乎可

① 指舒里雅齐柯夫原著的頁碼。——編者注

② 指哲学。——編者注

③ 宣言書。——譯者注



以利用的并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相一致的东西。如果这样認為,那就是墮入机会主义,就是企图把不能結合的东西結合起来……

……早在几年以前就曾有過这类过高評價的第一个卓越的經驗。波格丹諾夫同志的論文“权威的思維”<sup>①</sup>无疑地开辟了哲学史上的新紀元。因为在这篇論文发表以后,思辨哲学就沒有权利去运用“精神”和“肉体”这两个基本概念了;同时也确定了:这两个概念是在专横的关系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而且它們之間的对立也反映了社会的对立,即担任組織职务的“上层”和担任执行职务的“下层”間的对立。资产阶级的批評家令人惊奇地始終故意不提这位俄国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

原文如此!

!!

真是胡說  
八道!

[第8頁]……在这种条件下,对哲学概念和体系进行社会起源的分析,不仅是适当的,而且也真是必要的。这是非常困难和复杂的任务……現代时髦的体系,例如新康德主义或馬赫主义……

[第9—10頁]……我們的論著并不是为少数专家写的……庶民对哲学也发生兴趣……我們的叙述多少有些基本的性質……我們所卫护的观点……如果将不是引用一大堆材料而是用一些精选的材料来阐述的,那末它可能比較容易地被人掌握……

## 組織的和被組織的“本原”

[第11頁]……經濟上的不平等現象出現了:組織者逐漸变成了曾經屬於社会的那些生产工具的所有

① 載于他的“社会心理学”这部論文集中。

者①……

[??]

这显然是胡  
說!!

毫不切題的叙  
述和空洞无物  
的廢話。  
非常“空泛”!!  
空話。

野人和原始共  
产主义被弄糊  
塗了。希腊的  
唯物主义和唯  
心主义也被弄  
糊塗了。

只有唯心主义  
才是这样!

[第 11—12 頁]……[“专横”] 社会的生产关  
系……原始的野人开始到处看到組織者的意志的  
表現。“……外部感觉可以感觉到执行者，因为他是一个  
生理机体、躯体；外部感觉不能感觉到組織者，因为  
他在躯体的内部，他是一个精神的个人”……

[第 13 頁]……关于精神的概念愈来愈帶有抽象  
的性質。

[第 14 頁]……希腊哲学史上曾提出了这样的著名  
的問題：怎样能够从純粹不变的非物質的实体中产  
生出物質世界的千变万化的現象？“存在”和“生成”的  
关系如何？但是，和一切哲学史家的断言相反，这并不  
是崇高的人类思想的奔放，不是企图識破宇宙中伟大

① 在这里，我們稍微离开一下波格丹諾夫同志所作的  
解釋，波格丹諾夫同志不認為这种情况具有它所无  
疑地具有的那种意义，甚至沒有提到这种情况。关  
于这个問題，我們曾在另外一个地方談过：“階級斗  
爭的历史和实践”（見关于指揮階級的起源的各章），  
由多罗瓦特斯基和查魯什尼柯夫出版。

秘密从而使人类永世幸福的最无私的努力。問題简单得多！象这样来提問題不过是說明了：在希腊城市中早就发生了社会的分化过程，在社会的“上层”和“下层”之間的鴻沟已經愈来愈深，同时組織者的那种會和差別不大的社会关系相适应的旧思想体系已經失去存在的根据了。从前虽然实体和現象界有許多差別，但是它們之間的直接联系却并没有引起人們的怀疑。現在这种联系的存在却被否定。实体和現象界被宣布为两个不能互相比較的东西。它們只有通过許多中間环节才有可能发生关系。或者，用一句更帶有哲学气味的話來說，我們無論借助于感觉，或是借助于普通思維都不能确定它們的相互关系，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某种特殊的“觀念”、特殊的直觉来协助。

对，对！  
希腊唯物主义  
也这样嗎？

那末，怀疑論  
者呢？

## 二

### 工場手工业生产时期的組織的 和被組織的“本原”

[第15頁]……這個問題，即关于精神“本原”和物質“本原”不能相比的問題，关于在它們之間沒有直接联系的問題，已經由近代哲学的老前輩們提出來并解決了……

[第16頁]……通常总是順便談到文艺复兴时代和以后时代的唯灵論的同情，但是，这种同情是很突出的①……

[第17頁]……中世紀的手工业者，一方面是組織

① 記得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中，以及考茨基都曾經指出了抽象的宗教观点和商品生产的发展之間的依賴关系。

这不是象你所  
說的那樣

## 真是 胡說八道

例如：它們中有  
受過訓練的和  
正在受訓練的  
第 19 頁

者，但同时又和自己的徒工一道干活，完成着执行者的职能。工場主资产者只有一种职能：他是純粹的組織者。在第一种情况下，的确存在着波格丹諾夫同志所闡明的那种二元論的“想像事实的方法”的根据。但是組織者和执行者之間的对立多少总被弄得模糊不清，因此在思想領域中，与这种对立相适应的精神本原和物質本原的对立以及积极本原和消极本原的对立也不能以明显的形式表现出来……

[第 17 頁]……在中世紀手工業者的作坊中，沒有所謂未受訓練的、不熟練的劳动的代表者。在工場手工業的作坊里，他們都有工作。他們就是“下層”。在他們上面的是另一些階層，另一些工人集團，它們在熟練程度上彼此有所區別。就在它們中間形成了某些組織者階層。沿着這個階梯向上走，我們就看到那些空話企業中的技術領導者和行政人員的集團。這樣一來，企業主不僅“擺脫”了任何體力勞動，而且也推卸了許多純粹是組織者的責任……

[第 19 頁]……和中世紀的思想家相反，近代哲學的“祖師們”在自己的體系中，非常注意變化無常的現象世界，詳細地研究它的結構和發展，研究它的各部分的相互關係的規律，並建立自然哲學。工場手工企業的領導者的那種最“崇高的”地位使得近代哲學的祖師們想出了組織者意志的“純潔”思想，同樣地，也暗示他們去機械地解釋物質現實的過程，即在被組織的群眾中所發生的過程。

誰？  
參看第 17 頁

問題在於工場手工企業的領導者不過是許多組織者所組成的那根很長的鍊條上的最後一環。對於他來說，其餘的組織者都是他的下屬，同時他們又作為被組

織者和他对立…… 但是由于他們所起的作用和总領導人所起的作用不相同，他們的作用就是參加总領導人所“擺脫”了的技术性工作，所以他們的“精神的”氣質就漸漸消失，所以他們的活動被看成是“物質”的活動……

胡說！

[第 21—22 頁]…… 資產階級體系，一般說來，都象有两个面孔的雅努司…… 誠然，我們只在笛卡兒主義，即恰好在新經濟紀元的初期所建立的體系中，找到对二元論的徹底的表述；誠然，后来的許多哲學體系，从斯賓諾莎的哲學體系起，都說笛卡兒主義把神和世界，把精神和肉體对立起來的做法是矛盾的…… 同样，資產階級哲學的唯物主義體系和實證體系也沒有証實自己戰勝了二元論觀點。在資產階級形而上學和資產階級“實證世界觀”之間的差別，並不象初看起來那樣大…… 唯物主義所攻擊的並不是形而上學所提出來的基本前提：唯物主義並沒有取消組織意志的概念。這個概念只是採用了別的名稱：譬如說，“精神”被“力量”所代替……

注意

[第 22—23 頁]…… 英國資產階級，在 17 世紀，在他們“雄心勃勃”的日子里，宣傳這樣一種學說，這種學說認為世界上的一切應當解釋為物質粒子按照機械必然性進行的運動。當時英國資產階級已經奠定了資本主義大經濟的基礎…… 他們把整個世界描寫成按照內在規律結合起來的那些物質粒子的組織……

在把哲學史庸俗化的時候，完全忘記了資產階級和封建主義的鬥爭。

[第 23—24 頁]…… 法國資產階級在 18 世紀下半葉，就用這類論文來充實書市…… 至於什麼是企業的內部結構，我們知道，這是物質和機械過程的王國。由此得出了一個結論：人是機器，自然界是機器……

結論并非  
由此而來

……物質的運動，取決於物質本身，正確些說，取決於物質本身的力量（霍爾巴赫）。看，組織者的意志又大大改樣了，但是它的存在却被肯定並認為是絕對必要的。

他們和僧侶主義的鬥爭呢？  
舒里雅齊柯夫曲解了歷史！

……手工工場主並不是以革命的“狂飆派”的姿態出現的……

### 三

#### 笛卡兒主義

II [第 25 頁]……被組織者需要有組織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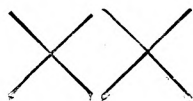
注意  
一派胡言亂語！  
無產階級 = 物質

[第 26 頁]……只有存在着最高的組織者的中心，中間的組織環節——“單個的主要人物”才能夠起自己的組織者的作用。只有這個中心才能使他們在一個有組織的整體的範圍內，在工場手工坊的範圍內和無產階級——“物質”——接觸……

胡說

[第 27 頁]……笛卡兒關於人的概念不過是思維的某種形式的進一步擴展，“想象事實的某種方法，以及在心理中結合事實的某種方式”的進一步擴展。我們知道，在笛卡兒的體系中，世界是按照工場手工企業的樣子組織起來的……

……我們看到了對腦力勞動的崇拜……



[第 28 頁]……我是組織者，而且作為一個組織者，我能夠生存，只要我履行的是組織的職能而不是執行者的職能。如果把笛卡兒的說法譯成階級關係的語

言，就是这个意思……

……普通的、素朴的观点把外部世界想象成通过  
感觉所看到的那样……

[第 29 頁]……关于工人仅仅是馬鞍匠或裱糊匠  
的概念讓位給一般工人的概念了。职业已不再是劳动  
力的“本質”了……

而是柏拉图的  
“理念”

[第 31 頁]……笛卡兒解释道，决不能把時間看作  
是物質的特性，因为時間是“思維的样态”，是思維所产  
生的类概念……

[第 32—33 頁] 哲学从今以后成为資本的忠实奴  
仆了…… 对哲学的价值的过高评价，是由組織者上  
层和被組織者下层之中的变动决定的。新的組織者，  
新的被組織者——这就是神和灵魂的新概念，物質的  
新概念……

#### 四

#### 斯 宾 諾 莎

[第 37 頁]……灵魂和肉体之間的任何往来，都  
仅仅是通过神来实现的。中間的組織环节和被組織的  
群众之間的任何往来，都仅仅是經最高組織者批准  
的！……

……物質的运动和灵魂的活动只不过是同一过  
程的两个方面。根本談不上灵魂和物質之間的任何相  
互作用。

[第 41 頁]……經驗、感性知觉，在他看来，都是認  
識事物时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第 42 頁]……但是……大家都知道，斯宾諾莎死

后，荷兰资产阶级的 fine fleur<sup>①</sup> 曾經以盛大的仪式护送那輛載着他的遺骸的灵車。如果我們再比較仔細地了解一下他的友人和那些与他有通信來往的人，那末我們不仅又会遇到荷兰资产阶级的而且会遇到全世界资产阶级的 fine fleur…… 资产阶级把斯賓諾莎敬为自己的詩歌手。

童稚之見

斯賓諾莎的世界觀乃是一首对胜利的資本，对吞沒一切、集中一切的資本的贊歌。在統一的實體之外沒有存在，沒有物體；在大型工場手工企業以外，生產者就不能存在……

## 五

### 萊布尼茨

廢話

[第 45 頁] 萊布尼茨的神是一個模範企業的所有者，而且本身也是一個卓越的組織者……

## 六

### 貝克萊

也算是說明了問題！洛里亞式<sup>③</sup>的幼稚的唯物主义

[第 51 頁] ……霍布斯的唯物主义适应于英国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 Sturm und Drang<sup>②</sup> 时期。工場手工業的發展基地已經打掃干淨，对手工工場主 (1) 來說已經開始了比較寧靜的時代；霍布斯的唯物主 (2) 又被洛克的不徹底的體系所代替。工場手工業地位的進一步鞏固，就使得反唯物主义言論的出現有了可能。(3)

① 原意是“好花”，轉意是“精華”、“優秀人物”。——譯者注

② 狂飈。——譯者注

③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à la Loria. ——譯者注



[第 53 頁]……“对工人的吸引和排斥，應該不受任何阻碍”：在可感知的复合中沒有任何完全絕對的因素。一切都是相对的。

而是希腊人的相对主义

## 七

### 休 謨

[第 61 頁]……他和以前各章出現的所有思想家的血緣关系是無疑的……

不清楚

不确切

休謨所采取的哲学怀疑論的立場正好适合关于資本主义机体的这类概念。

你把一切混成一堆！無論唯心主义或怀疑論，一切都“适合”工場手工业！舒里雅齐柯夫同志真單純，真很單純！

## 九

### 費希特、謝林、黑格尔

[第 81 頁]……所謂客觀唯心主义的体系产生了……

？而費希特呢？

[第 88 頁]……客觀唯心主义者……

× 費希特？

[第 94 頁]……但是我們知道，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一切体系都把“物質”当作是从屬的本原（我們再重复一句，甚至在唯物主义者那里也是这样，他們引用“力”的概念来指出它的从屬地位）……

胡說

那末“运动”的概念呢？

[第 98 頁]……从費希特的反題法和謝林的自乘

真是胡說

費希特是客觀  
唯心主義者!!!

法學說達到黑格爾的辯證法，其間只有一步之差。關於黑格爾的辯證法，在本章中把反題法全部敘述完以後，我們還要再寫一些補充意見。我們已經闡明了辯證法的“真實的底細”。

黑格爾只不過是用“對立面”來更全面地論證了其他兩位客觀唯心主義者所提出的發展理論……

[第 98—99 頁]……黑格爾所採取的新措施，強調

了“現實”關係領域中的如下事實。在工場手工業中，  
職能和作用的差別達到了 maximum<sup>①</sup>。每個執行者集團和每個組織者集團開始了[分化]。過去曾屬於某一集團的那些職能分配給各種重新形成起來的集團。每個集團都分散了，從本身中分出新的集團。工場手工業主的思想家也注意到這種分裂的過程，把它

真是胡說! ) 當作某種“本原”內部發展的過程……

## 十

### “工場手工業”哲學的復興

井 [第 100 頁]……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思辨哲學已失去信用。當然，這不是一下子就發生的。可是機器也並不是一下子就奪取工業的領土的……

真是胡說!

[第 101 頁]……用什麼來解釋新思想體系的肯定的性質呢？是用簡單的對比規律，用那種想製造一種與昨天的“信仰象徵”“相反的東西”的簡單意圖來解釋嗎？……

個性化的“複合”，例如伊萬、彼得、雅柯夫，都消失

① 最大限度。——譯者注

了。在作坊里，代替他們而出現的是一般工人。从“物質”那里夺去的那些“質”又回到了“物質”那里……

[第 102 頁]……物質恢复了自己的地位。资产阶級社会崇拜新偶像即“环境”……的确，这里沒有忽略一点：物質不管怎样仍然是物質，即被組織的群众，而且就它本身而言，如果没有“领导者”是不能存在的。“力”暂时在物質这里担任組織者責任的专家。写了一些关于 Stoff und Kraft (关于“物質和力”)的論文……



真是胡說！



[第 104 頁]把工厂的最新組織和手工工場內部結構加以比較，a priori<sup>①</sup> 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答案：资产阶級世界觀的新变种应当再現工場手工业时代世界觀的本質特征……



真是胡說

[第 106 頁]新康德主义被那种向“康德前的”思維体系的“轉折”所代替了。

## 十一

### 威·馮 特

[第 108 頁]“……無論什么时候不能把客体和表象分开，也不能把表象和客体分开”……



注意

[第 113 頁]……上述的論断已經足以清楚地描画出馮特这位哲学家的面貌了，他給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和唯物主义作斗争，或者用一句时髦話來說，就是“Überwindung des Materialismus”、即“克服唯物主义”，但同时他也不說明自己站在那个被認為是唯

① 先驗地。——譯者注

物主义的傳統敌人的學派方面……

胡說

[第 114 頁]……在哲學領域中，說明中間的組織環節和“體力”勞動者即“下層執行者”之間的這類等同的是這樣一種意圖：即把“主體”和“客體”、“心理的東西”和“物理的東西”描述為某種“不可分割的”整體，把這些現象之間的對立歸結為認識上的虛構。阿芬那留斯的原則同格學說、馬赫的心理和物理相互關係的學說、馮特的表象—客體的學說，——所有這些學說都是一類貨色……

這是對的，但  
不是這樣說的

哈哈！  
折衷主義者  
不對

[第 116 頁]……直到如今，不能否認馮特的一元論觀點有一定的徹底性。同樣，也不能懷疑他有唯心主義的同情心……

[第 118 頁]……馮特所完成的正是這種飛躍，他在提出“表象—客體”學說以後，又提出了“心理生理平行主義”的論斷……

對

[第 121 頁]……“屬性”變成了“系列”，但實際上這主要是言辭上的改革……

[第 123 頁]……精神本原被肯定有優先地位……

[第 123—124 頁]……一切肉體一定具有自己的心理的相關物。任何一個工人，如果不受某一位組織者的直接的細緻的“領導”，無論他履行什麼樣的簡單單職能，他都不能生產任何產品，不能發揮自己的勞動力，不能生存……

……但是心理系列就是“組織者”，而他們的“伴隨”，對“物理系列”即對工人說來，不過是依賴性而已……

[第 128 頁]……所以，馮特認為，哲學應當越過經驗的範圍，應當“補充”經驗。在我們沒有得到包括有

两个互不依賴的系列的統一性思想以前，仍然需要繼續进行哲学分析。当馮特說出这种观点以后，他立即提出了对他來說是很重要的声明，他說，我們可以把世界的統一性或者想象为物質的統一性，或者想象为精神的統一性，第三种解決問題的办法是沒有的……



[第 129 頁]……馮特不把自己的普遍統一性的思想叫作实体。他認為这种思想就是康德所謂的純粹理性的思想。康德的神是“形成一切的”、非实体的最高本原的思想，同样，馮特的普遍統一性就是一种非实体的整体的思想，有了这个整体，一切現象才能有重要意义，才能有确定不移的价值。从这种思想的角度来看，“空虚无聊的”世界观消失了，这种世界观認為現象的外部秩序及其机械联系就是現象的真正本質。我們所掌握的不是这种世界观，而是把宇宙机器看成精神活动和創造活动的外壳的观点……

[第 130 頁]……在这方面，馮特竭力強調现实性的成分。在他那里普遍統一性、“世界基础”的思想归根到底是普遍意志的思想……



[第 131 頁]……我們不再深入地分析他所提出来的公式，也不再闡述他的“唯意志論”的理論了……

……因此，为資本主义資产階級打先鋒的現代思想家根本不能談論任何“固定不变的”被組織的本原，相反地，他們應該把这些本原說成是变化万端的某种东西，是永远处于运动状态的某种东西……

胡說！  
叔本華呢？

## 十二

### 經驗批判主义

不确切 V

真話!

正确

是这样  
是这样嗎?? ///

当然罗，但由此不能得出結論說函数性不能成为因果性的一种

真的嗎?

哼?

撒謊!

然后就是維利、彼得楚尔特(两次)克萊因佩特

[第 133 頁]……对馮特的批判沒有摧毀力，它击中的是想象的目标。馮特的言論以及后来阿芬那留斯的那些門徒的回答<sup>①</sup>并没有标志两个不同階級或同一階級的两大集团的世界观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所謂哲学爭論的社会經濟背景就是最新資本主义組織的最先进形式和較先进形式之間的很微小的差別……

[第 134 頁]……我們应当多說几句：首先應該把經驗批判主义哲学理解为对上述思想的辨护。函数关系的概念，就是因果关系的否定……

[第 135—136 頁]……应当承認霍夫丁的結論大体上是正确的。美中不足的是他引証了“合目的性的动机”，因为这些动机是含糊不清的不确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阿芬那留斯只是向唯物主义的用語作了讓步，这种讓步由他的社会地位决定的……

和庸俗唯灵論相比，“平行主义者”的观点在許多人看来还是唯物主义的。至于經驗批判主义的观点也是如此。这些观点与唯物主义接近的可能性特別大……

在广大讀者中，对經驗批判主义已經形成了一种看法，把它看作唯物主义学派，不但如此，甚至哲学专家对它

① 第一个回答的是卡斯坦宁。

的判断也是錯誤的：最新哲学的首脑威廉·冯特本人也把它叫作“唯物主义”。最后，最有趣的是那些經驗批判主义者也是一方面与唯物主义划清界限，可是有时又使用唯物主义的術語，有时甚至对自己的那些反唯物主义的观点也开始躊躇不定了……

〔第 137 頁〕……这就是真实背景，它使得經驗批判主义产生了按照“生物学的”分类原則对人类認識进行分类的想法。但是这种“生物学”，我再重复一遍，与唯物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第 138—139 頁〕……阿芬那留斯說，二元論是我們抽象思維的某一个过程即“嵌入作用”的結果……

但是“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对立，是純粹的虛构。

对这种对立的分析是极端重要的，它一定导致一元論世界观确立。阿芬那留斯哲学体系的注释者們竭力強調这种情况，其中有一个人說<sup>①</sup>：“由于揭示了嵌入作用是不能容許的，所以达到了两个目的……”

〔第 140 頁〕……如果根据从屬的組織者的“絕對”观点，也就是說，如果把他看做是不以支配他的“意志”为轉移的一位組織者，那末工人在他面前同样只不过是“物”或“物体”。但是再看第二种情况：从屬組織者对于最高“意志”說来，不仅是被組織的而且也是組織的……从前的“客体”現在变成“主体”，并对物質“进行組織”：人在自身中容納树木，而不是改造过的树木，是树的“表象”……

〔第 141—142 頁〕……阿芬那留斯关于原則同格

为什么？  
这一点你不懂！  
啊哈！

哦！真令人  
怀疑！这是对  
本質不分析  
的一文不值  
的解释！

① 魯道夫·弗拉薩克。从馬赫“感觉的分析”第 52 頁上引來了一段話。

的學說也証明了“人類經驗的完全”……

……無論阿芬那留斯的或馮特的“系列”，實質上，是“不可比擬的”。鑑於有人斷然地宣稱“經驗的完全”，我們似乎应当期待唯物主義世界觀，可是代替這種世界觀出現的却是証明經驗批判主義的唯心主義同情的那些觀點……

可是馮特和阿芬那留斯在唯心主義的論斷過程中發生了分歧。“哲學體系”一書的作者暴露出他偏愛“康德的”曲調。而“人的世界概念”的作者却暴露出這樣一些觀點，這些觀點使他接近於貝克萊曾經站過的立場。

真話！

我們需要趕快聲明一下，我們根本不想斷定克羅茵主教的那些著作決定了阿芬那留斯的觀點，並對阿芬那留斯有直接的影響。但是這兩位哲學家的唯心主義立場有相似的地方，這是無疑的。我們在上面所提到的原則同格的全部學說已經說明了這種相似之處。

真話！

舒里雅齊柯夫  
在這里有  
誤解！

象貝克萊一樣，阿芬那留斯同樣直截了當地提出了一個論點：在主體以外沒有客體。每個“物體”應當是必然“屬於”起着機能中樞作用的中樞神經系統……

[第144頁]……最高“領導者”甚至於既不表現為康德的理性的思想、康德的“形式”，也不表現為馮特的“普遍統一性”。然而他畢竟還是存在的，畢竟還是哲學體系的主要成分。對一切現象正是從他的觀點來考察的。他的“覺察不到的”存在，已由對組織者本原的非常崇高的評價所証實了（這種評價是和關於被組織的組織者的觀念同時提出來的）。所以在阿芬那留

好！①

① 這裡俄文版用的是：bien!——譯者注



斯的哲学論断所描繪的世界总图中最重要的恰恰是組織因素的組織者的性質……

哼？哼？

阿芬那留斯認為世界就是一团中枢神經系統。“物質”完全沒有任何的“質”，無論是从前被認為是物質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性的質”或“第二性的質”。物質中的一切完全取決於“精神”，或者用“純粹經驗批判”的作者的術語來說，取決於中枢神經系統……

誤解

[第145頁]“純粹經驗批判”的作者非常徹底地引用了貝克萊式的唯心主義觀點……

注意

[第146頁]……馬赫關於作為邏輯符號的“自我”的學說……

象阿芬那留斯一樣，馬赫也知道兩個“系列”——心理系列和物理系列（要素結合的兩種形式）。和阿芬那留斯的系列一樣，這種系列是不可比較的，它們只不過是我們思維的虛構而已。一會兒是一元論的觀點，一會兒又是二元論的觀點。中間的組織環節一會兒被說成是被組織的本原，一會兒又被說成是組織的本原。而且象在阿芬那留斯那里一樣，這裡終於宣布了“組織者的意志”的獨裁統治。一幅唯心主義的世界圖畫描繪出來了：世界就是“感覺”的复合。

誤解  
啊哈！

[第147頁]……馬赫的反駁算不上成功。他的哲學體系的中心概念即著名的“感覺”，根本不但沒有否定組織本原，而且也沒有否定最高組織本原……把從屬的組織者看作是被組織的“群眾”，這種觀點使得馬赫作出了對“自我”觀念的批判……

誤解

胡說！

[第148—149頁]……除了馮特、阿芬那留斯、馬赫的思辨體系以外，我們還可以對最新西歐哲學的有

注意 名的代表例如雷諾維叶、布萊德里或柏格森这些人的观点进行分析……



哲学的領域是資產階級思想体系的真正的“巴士底獄”…… 必須指出的是資產階級思想家从自己方面來說並沒有打瞌睡，而且正在加強自己的障地。甚至他們現在還满怀信心，認為他們的障地完全是攻不下的。某些打着馬克思主義旗幟的作家所抱的“唯心主義的”同情，为这样的信念創造了特別良好的土壤……

## 目 录

十一、馮特	奥斯特瓦尔德	107	書中沒有提到
-------	--------	-----	--------

整个这本书就是把唯物主义肆无忌惮地庸俗化的榜样。它对各个时期、社会形态、思想体系不作具体的分析，只講关于“組織者”的空話，只做牵强附会、荒唐可笑的对比。

丑化历史上的唯物主义。

但很可惜，因为有追求唯物主义的意願。

批注做于 1908 年以后

1937 年第一次載于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 8 期

按原書刊印

## 格·瓦·普列汉諾夫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sup>171</sup>

1910年圣彼得堡“野玫瑰”出版社

### 序 言

[第51頁]…… 克里米亚战争的不幸結局 [第52頁]使政府对文明社会不得不做一些讓步,至少不得不实现最迫切的早已成为必要的改革。不久,农民解放問題就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个問題毫不含混地涉及到各阶层的利益。是否應該說,尼古拉·加甫利洛維奇热心地研究了这一問題呢? 他在1857—1858年就已經写了有关农民問題的出色的論文。在废除农奴制的时代我們的社会力量的对比,目前已經够清楚了。所以我們只是順便談到这一点,只談对于說明当时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領導的我們的进步报刊在这个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所需要談的。大家知道,进步报刊热烈地捍卫了农民的利益。我們的这位作者一篇接着一篇地写文章,主张連同土地一起解放农民,他肯定說,贖买分給农民的土地,对政府說来沒有絲毫困难。他用了一般的理論推断和极詳細的示范計算来証明这

注意<sup>①</sup>

① 在这里和別的地方,“注意”两字下面划有两条斜綫。这表示“注意”两字是列宁批在頁角上的,而且看来是針對整頁講的。因此凡是遇到这种情况,这里摘引的是該頁的全文。——編者注

个論点。他在“贖买土地困难嗎？”一文中这样写道：“贖买土地实际上怎么会有困难呢？它怎么能够超过人民的力量呢？这是不真实的。这是违背国民經济的基本概念的。政治經济学直截了当地講，某一代人从先輩那里接受的全部物質財富，比起这一代人劳动生产的財富总值来，数目并不太大。例如，属于法国人民的全部土地、一切建筑物及建筑物内部的一切设备、全部船只和貨物、全部牲畜、全部貨币以及属于这个国家的其他一切财产，只值一千亿法郎，而法国人民的劳动每年生产一百五十亿或更多的財富，就是說，用不着七年，法国人民生产出的财产的总和就等于是从英吉利海峡到比利牛斯山脉整个法国的財富了。那末，假使法国人需要向什么人贖买整个法国，他們在一[第 53 頁]代之內只用自己的五分之一的收入去贖买就可以办到了。而我們的問題在哪里呢？难道我們需要贖买整个俄国和它的全部財富嗎？不，仅仅是土地。而且，难道是俄国全部的土地？不，贖买的只是俄国欧洲部分农奴制根深蒂固的那些省份的土地”……<sup>①</sup>然后他指出，要贖买的土地不超过俄国欧洲部分面积的六分之一，他提出了整整八个贖买計劃。他說，只要政府采用这些計劃之中的一个，就可以不仅不給农民造成負担而且对国庫十分有利地把份地贖买过来。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全部計劃都是根据“在确定贖金时必须保持尽量适中的价格”这一想法的。現在我們知道，我們的政府在废除农奴制时究竟对农民的利益考虑了多少，它对車尔尼雪夫斯基关于确定贖金要适中的那些意見

---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4 卷第 335—336 頁。

听取了多少。我們的政府在解放农民时一刻也沒有忘記國庫的利益，而對於農民的利益却想得很少。在進行贖買時考慮的純粹是國庫和地主的利益。

……[第 57 頁] 車爾尼雪夫斯基不是僅僅在經濟問題上要进行激烈的論戰。而且他的對手不僅僅是自由派的經濟學家。“同時代人”小組在俄國文壇上的影響越大，這個小組和我們的這位作者本人所遭到的來自各個不同[第 58 頁]角落的攻擊也越多。“同時代人”雜誌的同人們被看成準備推翻一切聲名狼籍的“基礎”的危險人物。某些“別林斯基的友人”開始還覺得可以和車爾尼雪夫斯基和他的同志們合作，現在却脫離了“同時代人”，認為這是“虛無主義者”的刊物，並且大叫大嚷，說什麼別林斯基在世決不會贊同車爾尼雪夫斯

“社會民主黨人”第 1 期  
第 152 頁

注意

“社會民主黨人”第 1 期  
第 152 頁  
到此為止

基所採取的路綫。伊·謝·屠格涅夫<sup>①</sup>的做法就是這樣。甚至赫爾岑也在自己的“鐘聲”里對“丑角們”抱怨起來。他警告他們說，“我們親愛的丑角們對暴露性文學耗盡了自己的嘲笑，但他們忘記了：沿着這條滑路不僅會‘帶着哨音滾到’布爾加林和格列奇的懷抱，還會得到一枚斯坦尼斯拉夫勳章掛在脖子上。”赫爾岑認為，“丑角們”所嘲笑的“暴露性文學”中有些出色的東西。“你們以為現在可以把謝德林的全部短篇小說和一些其他作品同奧勃羅莫夫一古腦兒拋到河裏去嗎？

① 車爾尼雪夫斯基講過，屠格涅夫對他在一定程度上還能容忍，但對杜勃羅留波夫就完全不能忍受了。他曾對車爾尼雪夫斯基說：“您是一條普通蛇，而杜勃羅留波夫是條眼鏡蛇。”（見已經引証過的信“致謝”。  
“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9 卷第 103 頁。）

注意

太大方了，先生們！”<sup>①</sup> 举謝德林为例是极不成功的，因为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就很善于评价他的作品。看来，显然赫尔岑被他的那些卡維林之流的自由派朋友們引上了迷途。“丑角們”，或象在俄国所称呼的“吹哨人”，不是嘲笑暴露，而是嘲笑那些天真的人，他們忘記了克雷洛夫寓言“猫和厨子”的寓意，不能也不願超过无辜的暴露而更进一步<sup>②</sup>。

注意

赫尔岑自己也很快就看出来，那些对他和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关系評头品足的自由派朋友們在政治上是多么糟糕。当他不得不与康·德·卡維林决裂时，大概他会对自己說，“苦胆派”并不是完全不对的<sup>③</sup> [第59頁]。

注意

可是，“哨声”上发表的那些引起有教养的自由派特別不滿的文章，大部分都不是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写的。他只是偶尔写点文章，因为他为另外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在自己文学活动的后期，他不仅定期地为每一期“同时代人”写文章，而且常常在一期中发表几篇文章。他为杂志各栏写文章，一般是按这样的次序：首先写一篇有关某个一般理論問題的論文，然后写政治評論、評論几本新書，最后，似乎是为了休息和娱乐，再对自己的敌人来几下論战的袭击。1861年的“同时代人”杂志发表他的論战性文章特別多。这一

① “很危險!!”一文，載于“鐘声”第44号。

② 順便提一下，关于“很危險”一文和它的多少有些神秘的后果，見韦特林斯基先生的“赫尔岑”一書，1908年圣彼得堡版第354頁。

③ 可以根据康·德·卡維林和伊·謝·屠格涅夫給赫尔岑的信件来追溯这个决裂的經過，这些信由米·德膳哥馬諾夫于1892年在日内瓦出版。

年他写了有名的“論战之花”，“民族的不策略”（反对李沃夫的“言語”），“人民的糊塗”（反对阿克薩科夫的“日报”；关于这篇文章我們还要講到）以及发表在俄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栏的許多論战性的短評。

在“論战之花”中現在特別令人感兴趣的，是我們的作者对本人的文学活动的看法。我們把它援引在这里。車尔尼雪夫斯基極清楚地知道，他在俄国文坛占有出众的地位。他的敌人很怕他，有时甚至对他說些奉承話。然而他的蒸蒸日上的名声絲毫沒有使他高兴。他認為俄国文坛水平太低，并不以他在俄国文坛占据出众地位为荣。他“对于自己的文学声誉完全无动于衷”。他关心的只有一个問題：他能否把生气勃勃的思想和感情保持到我們的文学真正有益于社会的美好时代。“我知道，文学活动的美好时代将会到来，那时文学將給社会帶來真正的益处，那时誰有力，誰就能真正配得好名声。所以我考虑的是：我为社会好好服务的能力能否保持到那个时候？这需要朝气蓬勃，意气奋发。可是我看到我現在已开始走进‘可敬的’作家的行列，也就是說，开始走进衰頹的、落在社会需要运动之后的作家行列。这是可悲的。但有什么办法呢？年紀大了。人无两度青春。[第 60 頁]我只能对那些比我年輕而有朝气的人感到羡慕”……①

[第 61 頁]这时候俄国“社会”上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情緒高涨起来。青年学生大鬧風潮，秘密革命組織相繼出現，它們印发自己的宣言和綱領，并期待不久就要发生的农民起义。我們已經知道，車尔尼雪夫斯基完全

---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8 卷第 231 頁。

## 注意

承認在俄国可能出现“严重时期”，我們还将看到，社会情緒的高涨多么强烈地反映在他的政論中。但他和秘密团体有没有某些联系呢？对于这个问题暂时还不能有把握地回答，而且有誰知道，我們会不会有朝一日获得解答这个问题的材料呢？精心研究过車尔尼雪夫斯基案件的米·雷姆克先生認為，“可以推测（着重号是他加的），那个‘告領地农民書’是他写的”，而法庭就是以起草該文为理由宣判車尔尼雪夫斯基有罪的。米·雷姆克先生引証这份宣言的語言和内容来証实他的臆測。我們認為这样的引証并不是沒有根据的。但是，我們要赶紧跟着雷姆克先生重复一句：“所有这一切多少是有点可能的設想，而且仅仅是这样的設想。”①雷姆克先生有另一个見解，他認為有名的传单“大俄罗斯人”部分地出自車尔尼雪夫斯基之手，我們觉得这个意見相当有根据。雷姆克先生用斯塔赫維奇先生的話来証实自己的推测，斯塔赫維奇先生曾在西伯利亚和車尔尼雪夫斯基一起生活了几年，他写道：“我发现，車尔尼雪夫斯基对于那以‘大俄罗斯人’为名的不定期印发的传单显然很同情，記得，它出了三期。听了尼古拉·加甫利洛維奇的言談，有时我发现，無論是思想内容或思想表达方式[第62頁]都强烈地使我想到‘大俄罗斯人’传单，于是我暗自断定，或者他就是这些宣传必須进行立宪改革的传单的作者，或者至少参加了編写工作。”②我們完全同意斯塔赫維奇先生的看法：“大

① 米·康·雷姆克“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案件”，“往事”杂志1906年第4期第179頁。

② 米·康·雷姆克“大俄罗斯人分子审判案”，“往事”1906年第7期第92頁。斯塔赫維奇先生的文章載于“里海東岸評論”1905年第143期。



俄罗斯人”传单的語言和內容的確很象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政論性文章。如果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确是它的作者，那末，这也就自然可以說明，为什么“大俄罗斯人”传单远比当时和它类似的其他“传单”更明智、更有策略性。

注意

与俄国的急进党派觉醒的同时，波兰的革命运动也发展起来了。車尔尼雪夫斯基和当时在彼得堡为数不少的波兰革命者有没有某种正式的关系？关于这点也没有任何証明。我們不想揣測，只能举出那些从他的作品中所能够挖掘出来的材料來說明他对波兰情况的一般关心，然而这样的材料也不多。

大家都知道，斯拉夫主义者对于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反对波兰人的斗争，极为贊同。車尔尼雪夫斯基一直是同情小俄罗斯人的。他認為別林斯基对于新生的小俄罗斯文学采取否定态度是个大錯誤。他在1861年1月号的“同时代人”上为小俄罗斯的刊物“基础”的出版写了一篇充滿同情的文章。但是对于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反对波兰人的斗争，他不能抱着絕對贊同的态度。首先，他不滿意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向維也納政府方面寻求支持。其次，他不滿意僧侶在加里西亚乌克兰人的运动中很得势。他写道：“凡人的事要由凡人管。”最后，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看来首先是經濟性質的問題，却被当作純粹民族性質的問題來提，对于这一点他也不滿意。在針對李沃夫的“言語”所写的“民族的不策略”（“同时代人”1861年7月号）一文中，車尔尼雪夫斯基[第63頁]尖銳地抨击了这个刊物的多余的民族主义。他写道：“很可能，如果更精細地研究一下活生生的关系，李沃夫的‘言語’会看到，事情的

“社会民主党人”第1期  
第157頁

根源是在与部落問題毫不相干的問題中，是在等級問題中。很可能，它会在烏克蘭人这一方面和波兰人那一方面看到部落不同而社会地位相同的人。我們不能設想波兰农民会反对減輕烏克蘭农民的賦稅以及改善烏克蘭农民的生活。我們不能設想，在这件事情上烏克蘭部落的地主和波兰地主的感覺有多大的差別。假如我們沒有看錯，那末加里西亞問題的根源是等級关系，而不是部落关系。”

奥地利各部族間相互仇視更使車尔尼雪夫斯基覺得是不策略的，因为維也納政府这时和以往一样，从中获得許多好处。他在刊登“民族的不策略”一文的那一期“同时代人”的政治評論里写道：“只要好好地想一想，就会对奥地利帝国的长期存在不会感觉奇怪了，它境內的各民族在政治上如此講究策略，它怎样会不巩固呢？”車尔尼雪夫斯基覺得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以及加里西亞的烏克蘭人（象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样），都是“不策略的”。他担心1848—1849年特別突出的斯拉夫人的“不策略”又要大为发展起来。60年代初，匈牙利对維也納的反动集权分子进行了頑强的斗争。匈牙利人的不滿竟发展到这样地步，以至有一个时期可以期望他們国内爆发革命。我們的作者在自己的政治評論里不止一次地表示担心：在匈牙利爆发革命运动时，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又将成为反动派的馴服工具。奥地利的許多斯拉夫部落在当时采取的策略，只能使人加深这种顧虑，因为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在1848—1849年事件中所起的可耻作用會使自己得到称贊。車尔尼雪夫斯基严厉地指責了这种策略，他証明說，他們反过来支持維也納政府的敌人，这

对他们会更有利,这些人会对他们做出重大的讓步。他是针对克罗地亚人和匈牙利人的关系講到这一点的, [第 64 頁]他对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又重复了这一点。我們在“民族的不策略”一文里讀到:“仇視加里西亚乌克兰人的等級的党派現在准备讓步…… 关于这一点李沃夫的‘言語’ 倒不妨考虑一下;可能,这是那些看起来是它的仇敌的人們作出的真心誠意的讓步,可能,这些讓步很大,完全可以使乌克兰农民滿意,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没有疑問的,即:这些讓步比乌克兰农民能够从奥地利人那里获得的一切都要多得多,重要得多”……

“社会民主党人”第 1 期  
第 158 頁  
到此为止

[第 65 頁]……最后,小說“序幕”的第一部分描写伏尔庚和索科洛夫斯基(謝拉科夫斯基?)的友誼关系。伏尔庚喜爱索科洛夫斯基无限忠实于自己的 [第 66 頁]信念,不狹隘自私,既有真正的鼓动家的激情而又善于掌握自己。伏尔庚称他为 真正的人,并認為, 我們的自由派可以从他那里学到許多东西。这一切都很引人注意<sup>①</sup>,但这絲毫不能說明車尔尼雪夫斯基对波兰問題的實際的态度。

注意

注意

車尔尼雪夫斯基当时三十四岁左右。他正处在智力的全盛时期,誰知道他的发展可能达到怎样的高度!然而他可以自由生活的時間却剩下不多了。他是急进党派的公認的領袖,是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极有影

① 伏尔庚特別重視索科洛夫斯基的“审慎”,这表現在: 1848 年在沃倫,在他的全部同志中,只有他一人沒有冲昏头脑,而是极冷靜地考虑了武装起义的可能性,当时这种可能性几乎近于零。

与“社会民主  
党人”第 1 期  
第 165—166 頁  
相同

响的传播者。他被認為是革命青年的“魁首”，他們的一切发动和风潮都算做他的罪名。正如在这种情况下常常会发生的情况那样，传说夸大了事实，把一些甚至車尔尼雪夫斯基从未有过的意图和行动也加在他的头上了。車尔尼雪夫斯基自己在“序幕的序幕”中描写了在彼得堡流行的那些好意的自由派的謠传，說伏尔庚

(就是他本人) 似乎和倫敦的俄国流亡者小組有联系。这些謠传是根据一些最微不足道的、和政治毫无共同之处的事情而产生的。而且按习惯，事情不只限于謠言。“卫道的”报刊早就对車尔尼雪夫斯基进行写作告密了。1862 年“同时代人”被勒令临时停刊。此后又出现了非写作告密。在車尔尼雪夫斯基案件的起訴書中写道：“皇帝陛下私人办公厅第三厅主管人接到匿名信一封，敦促政府警惕車尔尼雪夫斯基‘这青年的魁首、狡詐的社会主义者’；‘他自称永不会被揭破’；人們称他为害人的煽动分子，并請求拯救，以免受此人之害；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一切故友、自由派人士，看到他的傾向已逾越言論之外，并見諸行动，……都避而远之。來信人〔第 67 頁〕写道，若不驅逐車尔尼雪夫斯基，則將招來不幸和流血；这是一伙疯狂的蠱惑分子——亡命之徒……可能人們将会消灭他們，然而为他們却將洒下多少无辜的鮮血……在沃龙涅什、薩拉托夫、唐波夫——到处都有这类社会主义者的委員會，他們到处蠱惑青年……請將車尔尼雪夫斯基打发走吧，隨便到什么地方都可以，但要迅速剝夺他活动的可能……請拯救我們吧，以免遭受車尔尼雪夫斯基之害，以維持普遍的安宁”……

〔第 71 頁〕……“怎么办？”获得空前成功的秘密在

哪里呢？这是文艺作品获得成功的一般秘密，因为这本小说对广大讀者非常关心的問題作了生动的、大家都能理解的回答。小說表現的思想本身并不是新的，这些思想完全是車尔尼雪夫斯基从西欧文学中搬过来的。法国的乔治·桑早在他以前就宣传过男女之間自由的、主要是真挚的、誠实的爱情关系<sup>①</sup>。卢克萊芙婭·弗洛里安妮在爱情方面所提的道德要求和薇拉·巴夫洛芙娜·罗普霍娃—吉尔沙諾娃所提的没有任何区别。至于小說“雅克”，那末[第72頁]不难从其中摘录出相当多的段落，可以說明乔治·桑的热爱自由而又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主人公的思想和論断有时完整地再現在“怎么办？”这本小说里<sup>②</sup>。而且不仅乔治·桑一个人宣传过这类关系上的自由。大家知道，对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世界觀起过决定影响的罗伯特·欧文

① 順便指出，哥德的“亲和力”(Wahlverwandschaften)也表示支持这种关系。对于这一点有些德国文学史家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既不敢非难这样一位有声望的作家，同时又因为他們的庸夫俗子的品行而不敢同意他，一般只是吞吞吐吐地說些含混不清的东西，說这位伟大的德国人似乎有些奇談怪論。

② 1853年3月26日車尔尼雪夫斯基在日記中記下了他 21\*  
和未婚妻的如下對話：“难道您認為，我会对您不忠 22  
实嗎？”——“我不認為这样，我不希望这样，但这种 23  
情况我也考虑过。”——“那您会怎么办呢？”——我 25  
对她講了乔治·桑的雅克。“那您也会自杀嗎？”——  
“我不想自杀。”——我說，我設法給她找到乔治·  
桑的小說(她沒讀這本書，或至少是沒有記住它的思  
想)(“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第3节

\* 列宁所标的数字，相当于普列汉諾夫原書第72頁的行序。——編者注

和傅立叶也宣传过这些东西<sup>①</sup>。这一切思想早在40年代就在我国受到热烈的赞同。別林斯基在自己的論文中不止一次地热情地主张在爱情关系方面要有自由与真挚。讀者自然記得，“狂暴的維薩里昂”是多么伤心地責备过普希金作品中的塔吉娜娜，她爱奥涅金，然而在她被嫁給了“別人”后，她并没有遵从自己的心願，却繼續和她不爱的老丈夫生活在一起。“40年代”的优秀人物，在和妇女的关系中遵循了罗普霍夫和吉尔沙諾夫所遵循的原則。但在小說“怎么办？”出現以前，这些原則只有少数“特等人物”赞同；广大的讀者是完全

注意

不了解的。甚至赫尔岑在自己的[第73頁]小說“誰的罪过？”里也沒敢最完整而清楚地說出这些原則。亞·德魯日宁在自己的小說“波蓮卡·薩克斯”<sup>②</sup>中比較明确地解决了这个問題。但这篇小說太不生动，而且它的人物都屬於上层(官吏和公爵)社会，在尼古拉制

80 第78頁)。我不妨再指出車尔尼雪夫斯基和未婚妻的另一次談話：“这种关系應該將是怎样的呢？——前天她說道：我們要有各自的单独房間，您非經允許不要到我这里來。我自己也打算这样安排，可能我想的比她更严肃；——她大概只是想不讓我去麻煩她，而我对这点的理解是：任何男人在夫妻关系上都

85 要非常尊重妻子。”(同上，第82頁)这和小說“怎么办？”中的薇拉·巴夫洛美娜与罗普霍夫的談話几乎一模一样。

① 几乎不用追述，罗伯特·欧文在这方面进行过多么

40 热情的宣传。至于傅立叶，那讓我們在这里引用一下他下面的意味深长的話吧：“爱的习性……仅仅是

41 暫时的、易变的形式，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内容。”(“傅

42 立叶全集”第4卷第84頁)

② “同时代人”1847年第12期。

## 注意

度衰落以后构成讀者的左翼的“平民知識分子”对这些人物絲毫不感兴趣。“怎么办？”出版以后，一切都变了，一切都明确了，再沒有任何怀疑了。有头脑的人要不就是在爱情方面遵循罗普霍夫和吉尔沙諾夫的原則，要不就是屈从婚姻的神圣性，在出現新的感情时采用旧的行之有效的秘密偷情办法，要不就是由于自己已属于另一个并不爱的人而把自己任何爱的感情完全抑制下去。至于采用什么方法，必須完全有意識地进行选择。車尔尼雪夫斯基把这个問題解釋得这样透澈，以至过去在爱情关系方面的那种自然的輕率和天真变成完全不可能的了。意識的控制扩大爱情方面，男人对待女人的自觉观点已为广大讀者所掌握。这在60年代对我们特別重要。俄国所經歷的改革不仅使我们的社会关系，而且使家庭关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完全是黑暗的角落，現在射进了光芒。俄国人不得不看一看自己，用清醒的眼光看一看自己对亲近的人，对社会、家庭的关系。在家庭关系方面，在爱情和友誼方面，一个新的因素开始起作用，这就是信念，它在过去只为少数“理想家”所具有。信念的不同成了突然决裂的原因。一个“被嫁給”某人的女子有时会惊讶地发现她的合法的“占有者”是个蒙昧主义者、贪污分子、在上司面前阿諛逢迎的人。一个男人过去曾愉快地“占有”美丽的妻子，而他出乎自己意料地接触了新的思潮，他就常常痛苦地看到，他这迷人的玩物所关心的却完全不是“新的人”和“新的观点”，而是新的服飾和舞蹈以及[第74頁]丈夫的官銜和薪俸……

[第75頁]……我們从薇拉·巴夫洛芙娜的几个梦里可以看出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主义观点的特

征,可惜,这个特征直到如今还没有得到俄国社会主义者的足够重视。这些梦里引起我們重视的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已經完全意識到,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只有把资产阶级时期发展起来的技术力量广泛地应用于生产。在薇拉·巴夫洛芙娜的梦里,劳动大軍共同地从事生产,从中亚轉到俄国,从气候炎热的国家轉到寒冷的国家。所有这一切,当然借助于傅立叶的著作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俄国讀者不了解这一点,这甚至从后来所謂的俄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我們的革命者对社会主义社会竟得出这样的概念,他們把它想象成使用落后的木犁(还在失明的瓦西里时代用来翻地的木犁)来耕地的农民公社的联盟。但是,不言而喻,这样的“社会主义”完全不能算做社会主义。只有把从“土地的权力”和自然界的支配下解放出来,无产階級才能解放。为了人的这种解放,无疑地要象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薇拉·巴夫洛芙娜的梦里所講的那样,必須有[第76頁]劳动大軍,必須把現代生产力广泛地应用于生产,而我們在追求“实际”时却把这些完全忘記了。

注意  
参看“社会民  
主党人”  
第1期

1—“革命者”,  
“社会民主党  
人”(第1期  
第173頁)172

1.

車尔尼雪夫斯基生活在“新人”的新典型在我國誕生的时候。他通过拉赫美托夫塑造了这种典型。我們的作者愉快地欢迎这种典型的出現,而且不能不去乐于描繪出他那即使还不清晰的輪廓。同时他忧伤地預見到,这个俄国革命者要經受多少痛苦和折磨,他的生活一定是严峻的斗争和沉重的自我牺牲。于是車尔尼雪夫斯基通过拉赫美托夫給我們描繪了一个道地的苦行人。拉赫美托夫完全在折磨自己。用他的女房东的話說,他簡直是“对自己残忍的人”。他甚至決定試一



試能否經得住拷打，为此整夜躺在扎滿鉄釘的毯子上。很多人，包括皮薩列夫在內，都認為這只是一種怪癖。我們同意，拉赫美托夫性格上的某些細節可以用別的方式來描寫。但是整個性格還是完全符合實際的：几乎

2

每一個優秀的 [60 和 70 年代我國的社會主義者] 都

3

有 [不少的] 拉赫美托夫作風。

在結束序言時，我們要指出，車爾尼雪夫斯基在俄國文學上的作用，到現在還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甚至我們許多對車爾尼雪夫斯基非常友善的人都很不了解他，弗·加·柯羅連柯對於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回憶就說明了這一點。這位天才的聰明的作者竟把他描繪成某個“唯理論的經濟學家”，而且還說他信仰“孔德所謂的組織理性的力量”<sup>①</sup>。如果關於“組織理性”這樣的話還有些意思，那就是說，車爾尼雪夫斯基是用孔德本人在觀察社會現象時所用的唯心主義觀點來考察社會現象的。但是，一個以唯心主義觀點觀察社會現象的人，是不能稱為經濟學家的，原因很簡單，因為這個名稱只適用於（儘管也不完全正確）那些不相信 [第 77 頁] 組織理性的力量而相信經濟的組織力量的人。相信組織理性的“經濟學家”就好像是接受摩西的宇宙起源說的達爾文主義者。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這裡最重要的是，柯羅連柯先生擺出我們的“主觀主義者”的社會學觀點，來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經濟主義”對立。“我們不再是‘唯理論的經濟學家’，我們也并沒

2—“俄國革命者”

3—“大量的”  
（“社會民主黨人”第 1 期第 174 頁）

注意

① 柯羅連柯“死去的人”第 78 頁。

有原地不動。以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為主要代表的學派，給我們揭示了一幅由生物學性質的規律和對比所構成的完整圖景，以代替純經濟的圖式，而經濟利益的把戲則被拋到從屬的地位。”<sup>①</sup>

的確，“沒有原地不動”！米海洛夫斯基所揭示的那幅“由生物學性質的規律和對比所構成的圖景”，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社會觀點比較起來，是個大大的倒退<sup>②</sup>。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是彼·拉·拉甫羅夫的門生。而拉甫羅夫按其對社會發展進程的觀點來說，是布魯諾·鮑威爾的追隨者，這一點我在“論一元史觀發展問題”一書中已經指出。因此，誰想弄清楚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世界觀怎樣對待我們的“主觀主義者”的世界觀，他首先就要設法弄清楚，車爾尼雪夫斯基所遵循的費爾巴哈哲學是怎樣對待布魯諾·鮑威爾的觀點的，而這裡問題非常簡單明確：費爾巴哈遠遠超過了布魯諾·鮑威爾。

## 注意

我的第一篇論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文章是在車爾尼雪夫斯基逝世的消息給予的最初的印象之下寫的，在這一版完全改寫了一遍；我曾摘錄了我們這位作家給他妻子信中的幾句話作為這第一篇文章的題詞：“我們的生命是屬於歷史的，幾百年後，我們的名字還會使人們感到親切，雖然到那時候我們的同時代人已經不在世上，但人們還會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起我們的名字。”這封信寫於1862年10月5日，當時這封信的作者已經被監禁起來了。

① 柯羅連柯“逝去的人”第79—80頁。

② 根據同一位柯羅連柯先生的證明，車爾尼雪夫斯基對於這些“規律和對比”抱着完全否定的態度，這是不奇怪的。

## 第一部

###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的 哲学、历史和文学观点

#### 第一篇

####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观点

#### 第一章

#### 車尔尼雪夫斯基和費尔巴哈

[第 81 頁]……在这部著作的第一版中（順便指出，它的第一篇文章是講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观点的，写于 1899 年底），我們提出了这样一种見解：从这位作家的哲学观点来看，他是費尔巴哈的追隨者。我們的这种見解，当然首先是在对車尔尼雪夫斯基的那些比較接近于哲学的思想同費尔巴哈的观点所作的比較之后提出的……

8

#### 第三章

#### 与尤尔凱維奇等人的論战

……[第 101 頁]尤尔凱維奇硬說車尔尼雪夫斯基認為在物質現象和心理現象之間 沒有任何差別，并且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質問道：那末感觉怎样通过神經的运动产生呢？这是陈詞濫調，他們早就用这些东西来同唯物主义者糾纏，其实从这些陈詞濫調中只能得出一个結論：这些想“批判”唯物主义的人，对唯物主义連

最起碼的知識也沒有。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自己的文章里从來沒有講過，在所謂[第102頁]物理現象和心理現象之間沒有任何差別。相反，他絕對承認這種差別的存在；但是他認為，決不能因為這種差別而把心理現象歸結為一種特殊的非物質的因素。我們都已經知道他的意見，即每一物體都有很多不同的質。我們現在把它比較詳細地敘述一下。車尔尼雪夫斯基說：“例如，樹木可以生長，也可以燃燒，我們說，它有两种質：生長力和可燃性。这两种質有什么共同之處呢？它們是截然不同的；除了質這個总的概念以外，沒有一種概念可以包括这两种質；除了現象這個概念以外，沒有任何一個概念可以包括同这两种質相應的兩類現象。再如，冰堅硬而光亮；堅硬和光亮有什么共同之處呢？这两种質之間的邏輯距離是無限大的，或說得更確切些，它們之間沒有任何遠的、近的邏輯距離，因為它們之間沒有任何邏輯關係。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截然不同類別的質在一個物體中的結合是物的一般規律。”至于我們稱之為感覺和思維能力的那種質，情況也是這樣。它和生物有機體的所謂物理的質之間的距離是無限大的。但這並不妨礙它成為這個同時還具有廣延性和運動能力的有機體的質……

不是無限的（雖然我們還不知道這個“限度”）

注意

[第103頁]……約·普利斯特列早在他的“Disquisitions”<sup>①</sup>里就講過，那種以為腦的振動等同於知覺的想法，是對唯物主義學說的大肆濫用。他說：“想象一種沒有知覺伴隨的振動，是容易的。然而我們設想（it is supposed），腦除了具有振動的能力以外，還

① 指“關於物質和精神的爭論”（Disquisitions relating to Matter and Spirit）。——譯者注

有知觉或感觉的能力；我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它不能具有这种能力。”<sup>①</sup>这就是近代一切优秀的唯物主义者的观点，自然也包括費尔巴哈和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唯物主义的敌人，不論彻底的或不彻底的、自觉的和不自觉的唯心主义者，在批判这个学說时，首先應該向我們証明他們在这方面比普利斯特列知道得多些，并且告訴我們，是什么理由使他們不能同普利斯特列一起認為，脑除了振動能力以外，还可以具有知觉能力。他們無疑是有理由的。但理由归根到底就是那种唯灵論的偏見，即認為物質本身（就是說，在精神沒有給予生命的时候），是僵死的，它不仅不能知觉，甚至还不能运动。他們在和唯物主义者爭論时根据这样的理由，这就是提出明显的 *petitio principii*，即依据本身正需要証明的命題。唯物主义的敌人們自己也多少模糊地感觉到这一点。因此他們常常尽量避免提出他們为什么不承認知觉的能力是物質的一种質的理由，而是乐于反駁任何一个有名的唯物主义者沒有講过，至少在近代沒有講过的意見：知觉就是运动<sup>②</sup>。我們把这种批判交付讀者去审理，可是这种批判目前在我們这里比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更为流行……

[第 105 頁]……車尔尼雪夫斯基認為：“当然，我們講到处在化学过程中的物体和沒有处在化学过程中

① 約瑟夫·普利斯特列“关于物質和精神的爭論” 1780 年北明翰第 2 版第 1 卷第 2 篇第 121 頁。

② 我們設想，古代唯物主义者，例如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可能在这方面有某些不明确的地方，可是这也还远未被証实，因为，不要忘記，这些思想家的观点并不是以完整的形式传到我們手里的。

的物体的状态的區別時，我們講的只是這種過程的劇烈而迅速的進程和極緩慢而微弱的進程之間的量的差別。其實，每一個物体都是經常處在化學過程的狀態中的；例如，即使一根木头沒有着火，沒有在爐子裏燒掉，而是靜靜地、似乎沒有任何變化地被砌在牆中，但它总有一天也會得到和燒毀一樣的結果：它逐漸腐朽，剩下的也只是些灰燼（朽木的灰，最後在原来的地方留下的只是灰燼的礦質微粒）。可是，既然這種過程，例如牆中木柱的普通的腐朽過程，進行得異常緩慢而微弱，所以在這一過程中的物体的特性也就表現得極為微弱，以致在日常生活中完全覺察不到。例如，牆中木柱在慢慢腐朽時也要發熱，但是它在燃燒時集中在几小時之內散發的熱量，在腐朽時却消融（如果可以這樣表達的話）在几十年之內，所以不能產生在實踐中容易覺察到的結果：這點熱量對實踐的判斷來說，是微不足道的。這就象一池清水中洒進一滴葡萄酒後的酒味一樣：從科學的觀點來看，這個池中有水和酒的混合物，但在實踐中應該承認，池塘中似乎一滴酒也沒有。”

[第106頁] 这几行精采的話使我們覺得：就从這方面來說，車爾尼雪夫斯基也認為有機物質和無機物質之間沒有任何鴻溝。當然，動物机体，特別是象人這樣的最高級的動物机体，在我們所關心的這一方面表現出同無機物質完全異樣的特性。不過，在樹木的燃燒過程中同時也產生許多在緩慢的腐朽過程中所沒有的現象。可是，這兩種過程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相反，實質上這是同樣的過程；只不過在第二種場合這種過程進行得很快，而在第二種情況下却很慢。因此，處於這個過程中的物体的質，在前一種情況下具有巨大

的力量，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不同，它“极为微弱，以致在日常生活中完全觉察不到”。用这一点来说明心理问题，则可以說：无机状态的物質也沒有喪失“感觉”这种帶給高級动物丰富“精神”果实的基本能力。但是无机物質的这种能力处在极微弱的状态中。因此，考察者完全觉察不到它的存在，我們也就可以把它看成等于零，完全用不着担心这样做会犯什么明显的錯誤。但是，無論如何不要忘記，这个能力是一切物質都具有的，所以当它特別有力地表現出来的时候（例如，象我們在一般高級动物，主要是在人的身上所看到的那样），把它看成某种奇妙的东西，这是沒有根据的。車尔尼雪夫斯基謹慎地（这种謹慎在当时我国的出版条件下是必要的）表达了这种思想，于是他接近了拉美特利和狄德罗这样的唯物主义者，而他們又是拥护已經擺脫神学虛飾的斯賓諾莎主义的觀點的……

注意

[第107頁]……尤尔凱維奇還說，量的差別不是在物体本身中，而是在它和有感觉的主体的关系中轉变为質的差別的。这是极大的邏輯錯誤。客體要在自己和有感觉的主体的关系中发生变化，必須預先  
在自己本身中发生变化。如果我們知道冰的特性和水蒸汽的特性不同，这是因为水分子的相互关系在冰的状态下和在蒸汽状态下完全不同。但這個問題講得够了……

不是邏輯的錯誤，而是認識論的錯誤

大家知道，車尔尼雪夫斯基是多么輕視尤尔凱維奇的論据。他沒有去分析这些論据（在当时書報檢查的条件下也不可能这样做），而干脆宣布这些論据已經过时，絲毫沒有說服力。

他在“論战之花”中写道：“我自己也当过神学校的

學生，根據經驗，我了解象尤爾凱維奇那樣受教育的人們的情況。我見過處境和他相同的人。因此，對他譏笑，我感到沉重，因為這就等於譏笑人家手頭沒有足夠的書籍，譏笑人家在發展過程中完全無依無靠，譏笑人家在一切方面的難于想象的窘迫處境。

“我不知道尤爾凱維奇先生多大年紀；如果他已經不是年輕人，那末對他關心已經晚了。如果他還年輕，那我很樂于把我所收藏的為數不多的藏書供他使用。”

沃倫斯基先生直到如今還以為這個回答是極端[第108頁]不能令人滿意的。他覺得，車爾尼雪夫斯基所以這樣回答，只是由於他不能詳細地駁倒尤爾凱維奇。我們知道，還有一些60年代初期的雜誌編輯也這樣評論。例如，杜得什金在“祖國紀事”中逐條列舉了尤爾凱維奇的似乎是駁不倒的論據，然後對車爾尼雪夫斯基說：

“看來，很清楚，現在問題已經不在於什麼別人，而在於您，不在於一般哲學和生理學，而在於您對這些科學無知。神學校哲學這個避雷針在這裡有什麼用呢？您為什麼把完全不同的東西混淆起來，然後說，這一切您在神學校上學時就知道了，甚至現在還背得出來呢？”

車爾尼雪夫斯基回答這一點時說道，杜得什金沒讀過神學校的筆記本，他就不能了解問題在哪裡。他接着寫道：“假使您花點力氣讀讀這些本子，您就會看到，尤爾凱維奇先生所發現的我的缺點，就是這些本子所發現的亞里士多德、培根、伽桑狄、洛克等以及一切不會是唯心主義者的那些哲學家的缺點。所以，這些指責完全不是針對我這個個別作家的；這些指責其實

注意



是針對我認爲需要普及的那種理論的，普及這種理論我認爲是件有益的事。如果您不信，請讀一讀和尤尔凱維奇先生屬於同一派別的人寫的‘哲學辭典’（斯·格先生出版），您就會看到，那里關於每一個不是唯心主義者的人所講的也是這些東西，說什麼他們不知道心理學，不了解自然科學，否定內部經驗，說他們在事實面前完全破產，混淆形而上學和自然科學，把人貶低，如此等等”……

## 第四章 道德學說

[第 111 頁]……一般說來，在車尔尼雪夫斯基關於理性利己主義的觀點中很明顯地表現出一切“啟蒙時期”（Aufklärungsperioden）所特有的一種願望，即在理智中尋找道德的基礎，在個人的比較有根據的得失中尋找關於他的性格和行為的解釋。車尔尼雪夫斯基在這方面的論斷有時同爱尔維修以及和爱尔維修志同道合的人的論斷很相似，簡直象兩滴水珠一樣。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論斷幾乎也同樣很象古希臘啟蒙時代的典型代表蘇格拉底的論斷，蘇格拉底在為友誼辯護時證明交朋友有益處，因為在發生不幸時他們可能有用。[第 112 頁]這種偏重理性的極端現象，是由於啟蒙運動者通常不能採取發展觀點而產生的①。

注意

我們知道，根據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論，人按其本性來說既不善，也不惡，而是因為環境的不同而變成善

① 關於這一點，詳見我的著作“唯物主義史論——霍爾巴赫、爱尔維修和卡爾·馬克思”1896 年斯圖加特版。

的或恶的<sup>①</sup>。如果我们承認，人的行为总是受得失所支配，那末我們就要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車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人性的观点；我們就應該說，人按其本性來說既不善，也不恶，只是計較得失，并且他的这种特性也因环境不同而可强可弱。但是，这样的表达方式未必能为我們的这位著作家所喜欢。

根据他的理論，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回答这一問題的仍是那篇“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正象讀者看到的，这是一篇內容极为丰富的文章。在那里車尔尼雪夫斯基說道：“一个人把別人所做的对他有益的那些事叫做善行；社会把对整个社会或大部分社会成員有益的事看成是好事；最后，所有的人，不分民族和等級，把对于一般人有利益的事叫做好事。”不同民族和等級的利益往往互相矛盾或与人类共同的利益矛盾；同样，一个等級的利益也往往和整个民族的利益对立。这里怎样决定善恶呢？

---

① 但是不妨提一下，我們这位著作家以前提出过另一种关于人性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人是“天生傾向于敬愛眞理和善良而憎厭一切邪惡的生物，他只有因为无知、迷誤或受了比他的性格和理性更强有力的环境的影响才会破坏善良和眞理的規律，但从来不会自觉自願地宁願作恶而不行善”（見論謝德林的“外省散記”的文章，“同时代人”1857年第6期，“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引文在該卷第221—222頁）。这种观点与其說接近于现代的发展學說，不如說更接近于苏格拉底。

## 第二篇

###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点

## 第二章

###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

[第 159 頁]……車尔尼雪夫斯基把費尔巴哈的观点应用于美学,在这方面,我們往后会看到,他得到了在某种意义上講是极为卓越的成果。但是,他在这里的結論也不是完全令人滿意的,因为关于人类的美学发展的完全正确的概念,要求首先制定一个总的历史观。至于說到这种总的历史观,那末車尔尼雪夫斯基只是朝着制定这种历史观的方向走了几步,誠然,这是很正确的几步。我們刚才从他的作品中摘录的[第 160 頁]大段引語就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証……

## 第三章

### 車尔尼雪夫斯基历史观中的唯心主义

請看,我們在他对瓦·彼·波特金的名著“关于西班牙的通信”(“同时代人”1857年第2卷)的評論文章中可以讀到这样一些东西:

“人民分裂为敌对的等級,常常是改善他們的前途的最大的障礙之一。在西班牙没有这种有害的分裂,等級之間沒有不可調和的敌对,没有一个等級仅仅为了損害另一个等級就不惜牺牲一切最宝贵的历史遗产;在西班牙,整个民族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整体。这个特点在西欧各国人民中是极不平凡的,值得特別重視;”

这个特点，就其本身来讲，可以认为是这个国家的幸福前途的保证。”<sup>①</sup>

这不是笔误，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篇文章中过了几页又说道：“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西班牙人民比大部分文明民族有着无可争辩的优越性：西班牙[第161页]各等级既没有因根深蒂固的仇恨，也没有因利益的根本对立而分裂；它们不像我们在其他许多西欧国家中所看到的那样构成互相敌视的等级；相反，在西班牙，一切等级可以和睦地奔向同一个目标”<sup>②</sup>……

[第163页]……空想社会主义者用唯心主义观点来考察他们当代社会的未来命运。他们确信这个社会的命运决定于社会成员对某个改革家提出的社会改组计划的“意见”，即决定于他们的看法。他们没有反问自己，为什么在这个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是这种观点而不是那种观点。因此他们没有想进一步研究那些在解释历史时的唯物主义因素，这些因素在他们的学说中无疑是很多的。相反，他们却抱着用唯心主义观点去考察以往的人类历史的意向。所以我们在他们关于以往人类历史的论断中经常看到一些无可怀疑的、看起来是极明显的矛盾：一些显然完全是在唯物主义意义上解释的事实，忽然却得到了完全是唯心主义的说明；反过来说，在唯心主义的解释中经常夹杂着完全是唯物主义的說法。这种不稳定的现象，这种当代读者看得清楚而作者却觉察不到的从唯物主义到唯心主义又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经常的转变，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论断中也表现出来，在这方面他很象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38页。

② 同上，第44页。

西方的偉大的空想主義者。再重複一遍，他最後也和他們一樣，傾向於唯心主義。

這一點從他那篇有意思的文章“羅馬衰亡的原因（仿孟德斯鳩）”中看得很清楚，這篇文章刊載在1861年“同時代人”（第5卷）。在文章中他熱烈地反對那種很流行的意見：即西〔第164頁〕羅馬帝國的滅亡是由於它內部沒有進一步發展的能力，而消滅它的那些異族人卻帶來了新的進步的種子……

在這里既沒有談到那位基佐在他的第一篇文章“Essai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sup>①</sup>里早就指出過的那些使羅馬衰弱的羅馬內部社會關係，也沒有談到那些使日耳曼的異族人在西羅馬帝國瓦解時代強大起來的社會生活方式。車爾尼雪夫斯基甚至忘記了自己在另一個地方引用過的普林尼的名言：latifundia perdidere Italiam（大地產毀滅了意大利）。在他的“進步公式”（後來我們採用這種表達形式）中，〔第165頁〕沒有談到這個國家的內部關係。一切問題都被歸結為智力的發展。車爾尼雪夫斯基堅決地認為，進步是以智力的發展為基礎的，並說“進步的根本方面完全在於知識的成就和發展”。他甚至沒有想到，“知識的成就和發展”可以由社會關係來決定，在某些情況下社會關係促進這種成就和這種發展，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則阻礙這種成就和這種發展。他把社會關係描寫成純粹是某些意見流行的結果。我們剛剛讀到一點：“歷史知識在被探討；妨礙人們安排自己社會生活的虛假概念因而在減少，社會生活的安排比過去順利了。”這同

① “法國史初稿”。——譯者注

我們這位作者在評論羅雪爾的書的文章里所說的很不一樣。在那里，他還認為：不能象對待小學生那樣去評價學者，說什麼他們不懂得某一種科學，因而構成了錯誤觀點；這樣做甚至是可笑的。在那里，他還認為：問題不在於某位學者的知識的多少，而在於這位學者所代表的那個集團的利益如何。一句話，那里的結論是：社會利益決定社會觀點，社會生活決定社會思想。現在的結論卻相反。現在的結論是：社會思想決定社會生活；如果社會制度有某些缺陷，那末這是因為社會象個小學生，它學得不好或學得很少，因而給自己構成了錯誤的概念。再不能想出比這更驚人的矛盾了……

[第170頁]……赫爾岑對於俄羅斯和“舊世界”的關係的觀點是在斯拉夫主義者的強烈影響下形成的，並且是錯誤的。但是，使用比較正確的方法，也可能達到錯誤的觀點，正象使用比較錯誤的方法，可能得到正確的觀點一樣。因此請問，使赫爾岑形成錯誤觀點的那個方法，和使車爾尼雪夫斯基能夠對這種觀點進行完全正當的否定和嘲笑的那種方法，有怎樣的關係呢……

## 第五章

### 車爾尼雪夫斯基和馬克思

[第188頁]……可能有人會提醒我們，根據我們的意見，我們所分析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評論已經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觀形成嚴密整體以後出現的。這一點我們並沒有忘記。但是我們覺得，問題在這里不取決於簡單的年代的根據。拉薩爾的主要著作也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觀已經具有嚴整形式以後出現的，然而按照思想內容來說，這些作品仍屬於從歷

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过渡的时代。問題不在于某个作品是在什么时候出現的,而在于它的內容如何。

既然在过去各个历史时代,知識的进步决定于經濟关系的性質,那末到我們这个时代,車尔尼雪夫斯基就應該問問自己,这个时代使人們能发现社会真理并保証这种真理在将来实现的那些經濟特点是怎样的呢?但是要給自己提出这个問題,就必须坚决地抛弃唯心主义,两条腿站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我們不想再重复說車尔尼雪夫斯基远沒有抛弃唯心主义,說他对于社会发展的未来进程的看法完全是唯心主义的。我們只請讀者注意,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唯心主义使他在关于未来的思考中把“进步”人物,按照我們現在的說法[第189頁]就是知識分子,放在首要地位,他們應該在群众中传播那最終发现的社会真理。他認為群众的作用就是充当正在前进的軍隊中的落后士兵。自然,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唯物主义者都不会断言:似乎一个中等的“平民”,仅仅因为他是“平民”,即“群众的一分子”,所以知識就不少于一个中等“知識分子”。他的知識当然比后者少。但是問題不在于一个“平民”的知識,而在于他的行为。人們的行为并不是常常取决于他們的知識,也不是仅仅取决于他們的知識,而还要——并且是最主要地——取决于他們的地位,他們所具有的知識只是用来闡明和理解这种地位的。这里我們又要想起一般唯物主义特别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基本原理:不是意識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識。“知識分子”出身的人的“意識”比出身于“群众”的人的意識要发达些。但是出身于群众的人的“存在”使他的行动方式比知識分子在社会地位

注意

注意

注意

II 的支配下所采取的行动方式要明確得多。因此，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只容許在某种意义上、而且是极有限的意义上談論“群众”出身的人比知識分子出身的人落后的問題，在某种意义上“平民”无疑地落后于“知識分子”，然而在另一个意义上他无疑地胜过“知識分子”。正因为如此，所以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拥护者决不重复黑帮和工团主义集团对知識分子的荒謬的攻訐，同时也决不同意把知識分子看成是历史的创造主，而唯心主义者平常总是这样看的。貴族习气是各式各样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罪过，就在于它有“知識的貴族习气”。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点中的缺点是因为費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够完善而产生的，这种缺点后来成了我們的主观主义的基础，这种主观主义和唯物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它不仅在历史范围内，而且也在哲学方面坚决反对唯物主义。主观主义者大吹大擂，自称是60年代最优秀傳統的繼承人。实际上他們繼承的仅仅是[第190頁]这个时代的世界觀的薄弱方面……

## 第六章

###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后期历史著作

[第199頁]……假若車尔尼雪夫斯基彻底地發揮了他在这里所发表的思想，那末他就得完全抛弃他在我們已經讀过的那篇論羅馬衰亡的原因的文章中所表現的唯心主义观点。但是問題正在于，他只是順便发表了这种思想，沒有进一步加以發揮。他在发表这种思想的时候，完全不觉得有必要抛弃历史唯心主义，但这不是由于他对唯心主义这种哲学理論的偏爱。一般說来，車尔尼雪夫斯基对这种理論是极端反对的。他



在发表对于历史发展进程的唯心主义观点时，仍然認為自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是錯了。但是，他的錯誤的根源在于費尔巴哈唯物主义体系的一个主要缺陷。馬克思很清楚地指出：“費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維中的对象确实不同的具体对象，但是他沒有理解到人的活动本身是物質性的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質’一書中只是把理論的活动才看作真正人的活动”<sup>①</sup>……車尔尼雪夫斯基也象自己的老师一样，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人类的“理論”活动上，因此智力发展在他的眼里就成了历史运动的最深刻的原因……

普列汉諾夫所著“車尔尼雪夫斯基”一書的缺点也是这样

[第205頁]……車尔尼雪夫斯基認為，在历史上罪恶总会得到应得的懲罰。实际上，我們所知道的历史事实，沒有提供任何根据可以証明这个可能是令人快慰的然而無論如何是天真的看法。使我們感兴趣的只是这样一个問題：我們的作者怎么会产生这种观点呢？对这个問題，只要說明車尔尼雪夫斯基生活的那个时代就可以回答。那是社会运动高涨的时代，可以說，这个时代对这种观点提出了道义上的要求，希望这种观点去巩固关于邪恶必遭失敗的信念……

### 第三篇

##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观点

### 第一章

#### 文学和艺术的作用

[第221頁]……把艺术看做游戏的观点，再加上把游戏看做“劳动的产兒”的观点，极其明确地說明了

① 見馬克思早在1845年春写的“費尔巴哈論綱”。

艺术的實質及其历史。这个观点第一次使我们能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考察它们。我们知道，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刚刚开始文学活动时就作了一次对他来说是很成功的尝试，即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应用于美学。我们有专著阐述他的这个尝试<sup>①</sup>。因此在这里我们所要说的只是：虽然这个尝试对他来说是很成功的，但是在这个尝试中，正如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点中一样，反映了费尔巴哈哲学的一个根本的弱点：它的历史的方面，或更确切地说，辩证的方面没有得到研究。正因为車尔尼雪夫斯基所掌握的哲学的这一方面没有得到研究，所以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游戏这个概念对于艺术的唯物主义的解释是多么重要……

## 第二章

### 別林斯基, 車尔尼雪夫斯基, 皮薩列夫

[第 236 頁]……“只有现实才给人持久的享乐；只有那些以现实为基础的愿望才有重大的意义；只有[第 237 頁]现实所唤起的希望和只有依靠现实的力量和条件进行的事业，才可以得到成功。”<sup>②</sup>

注意

这是“现实”的新的概念。在講到这个概念是现代思想家在先驗哲学的模糊暗示下得出的时候，車尔尼雪夫斯基是指费尔巴哈。他也完全正确地叙述了费尔巴哈的现实概念。费尔巴哈说过，感性或现实和真理是同一的，就是说，真实意义上的事物只有通过感觉才能得到。思辨哲学认为，仅仅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事

① 見“二十年来”文集集中的“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論”一文。

②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2 卷第 206 頁。

物观念不符合事物的真实本性，它們應該由純粹的思維，即不以感性經驗为基础的思維來檢驗。費爾巴哈坚决反对这种唯心主义观点。他說，以我們的感性經驗为基础的事物的观念，完全符合事物的本性。不幸的只是，我們的幻想往往歪曲这些观念，因而它們和我們的感性經驗发生矛盾。哲学應該从我們的观念中把歪曲这些观念的幻想成分清除出去；它應該使这些观念和我們的感性經驗一致起来。它應該使人类回到在古希腊占統治地位的、未被幻想歪曲的、对现实事物的直觀。如果人类轉向这种直觀，它就返回自身，因为受臆想支配的人本身只能是幻想的存在物，而不是现实的存在物。用費爾巴哈的話來說，人的本質是感性，也就是现实，而不是臆想，也不是抽象。哲学和一般科学的任务是恢复现实的地位。如果是这样，那末由此自然得出这样的結論：作为科学的一个部門的美学的任务，也是恢复现实的地位并和人类观念中的幻想成分作斗争。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点就是建立在費爾巴哈哲学的这个結論上面的；这个結論就是他的学位论文的基本思想。別林斯基在他逝世前二年写的全年文学評論中称“现实”的概念为新的概念，他【第238頁】所指的无疑就是这个結論……

【第242頁】……至于60年代的批評，例如杜勃羅留波夫的批評，不止一次地轉變成政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因此，在講到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时候，我們所要援引的与其說是对这种思想的証明，不如說是对这种思想的說明。1858年第3期“雅典尼”杂志的批評栏中发表了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一篇文章：“俄人去幽会。讀屠格涅夫中篇小說‘阿霞’后的沉思”。这篇文章

“社会民主党  
人”第1期  
第143頁

是政論批評的最鮮明的范例之一。在這篇文章中關於屠格涅夫這篇小說本身，車爾尼雪夫斯基講得很少，幾乎一點也沒談，只說它“幾乎是唯一的優秀的新小說”。文章作者所注意的只是小說的主人公向阿霞表白愛情的場面，並由於這個場面而進入“沉思”。讀者當然記得，屠格涅夫這篇作品的主人公在決定性的時刻胆怯了，后退了。正就是這種情況把車爾尼雪夫斯基引入“沉思”。他發現，猶豫不決和胆小怕事不僅是這一位主人公的特性，而且也是我們的優秀文學作品的大部分主人公的特性。他想起羅亭、別爾托夫以及涅克拉索夫的薩莎的啟蒙人，並在所有這些人身上看到同樣的特性。他並不因此而責備那些作家，因為他們僅僅是指出了現實生活中到處都可以遇到的現象。俄國人沒有勇氣，所以文學作品中的人物也沒有勇氣。而俄國人沒有勇氣是由於他們沒有參加社會事業的習慣。“當我們走進社交場合時，我們在自己的周圍看到許多穿着軍制服、大禮服或燕尾服的人。這些人身高五呎半或六呎，而有些人還要高些；他們之間有的人在兩頰、上唇和下顎〔第243頁〕留着鬍鬚，有的人則刮得干干淨淨。我們於是以為，我們眼前看到的是些男子漢。這是十足的誤解、光學的錯覺、迷惘的幻覺，僅僅如此而已。如果一個男性兒童不養成獨立參加社會事業的習慣，不具有公民的感覺，那末他先是成長為中年的男性存在物，然後成長為老年的男性存在物，然而他不會成為一個男子漢，或者至少不會成為一個高尚的男子漢。”<sup>①</sup>沒有高尚勇氣這個缺點在通情達理的有教養的

① “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97—98頁。

人那里,比起在愚昧的人那里表现得更为触目,因为这样的人喜欢談論重要的題材。他講得津津有味、娓娓动听,但是一当从言論轉向行动,就不行了。“只要还談不到行动,只要还是仅仅用空談和幻想去充塞閑暇的时间、空虚的头脑或空虚的心灵,这样的人物真是伶牙俐齿;但等事情到了必須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的情感的时候,——大多数人物就开始动摇,并且感觉舌头不灵活了。很少几个最最勇敢的人还能馬馬虎虎地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用僵直的舌头說出关于他們思想的某种模糊概念。但是,如果有誰想抓住他們的願望,對他們說:你們願意这样,我們非常高兴,你們就开始行动吧,我們支持你們。——在这样的詰問之下,一半最勇敢的人就会暈倒,剩下的就会很粗暴地責备你,說你使他們陷入了窘境,說沒想到你会提出这样的建議,說他們的头脑全乱了,什么也想不出来,因为怎么能这样快呢,而且他們都是誠实的人,而且不仅是誠实的人,也是温和的人,他們不願給你找煩惱,而且难道真的可以为那些閑着无事才談談的一切去操心嗎,最好还是什么也不干,因为一切都同麻煩与不便联系在一起,而任何好处現在也不会有,因为,已經講过,他們無論如何沒有想到也沒有料到,等等。”①

这幅画像可以說是出自名家之手。但是,描繪这幅画像的名家,不是批評家,而是政論家。

[第245頁]……他認為,时代的要求就是[第246頁]对农民作讓步。車尔尼雪夫斯基用福音書的話劝告那些“可尊敬的”先生:“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

“社会民主党人”第1期  
第144頁—

“对俄国自由主义的辛辣的一針見血的評論”<sup>173</sup>

注意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90—91頁。

赶紧与他和息。恐怕他把你送給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訴你，若有一文錢沒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馬太福音”第5章第25、26节）<sup>①</sup>

注意X

不必解釋就很清楚，人們关于一个社会階級或阶层采取一定实际行动的能力所做的任何理論結論，总是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靠經驗來檢驗的，因此可以在一定的、或大或小的範圍內認為它有先驗的可靠性。例如，可以完全可靠地預言，甚至貴族中那些比較有教養的人也不會同意為農民而犧牲自己的利益。這種預言完全不需要實踐的檢驗。然而當需要確定有教養的貴族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能夠在什麼限度內對農民作出讓步時，就沒有任何人都能完全可靠地預言：他們在這方面不會超過某種限度。這里總可以推斷：在一定條件下，當他們對於自己本身的利益有了更正確的了解以後，他們就會超過這個限度更遠一些。車爾尼雪夫斯基在我們所關心的那個問題上是一位講實際的人，這樣的人不僅可以，而且應該想辦法說服貴族，使他們相信他們本身的利益要求對被解放的農民做某些讓步。這樣，在他的文章中可能被認為是矛盾的地方實際上不存在有矛盾了。這矛盾的地方在於：一方面要求人們採取明智的堅決的步驟，但同時又承認他們不能堅決、不能明智，並解釋說這是條件的必然產物。諸如此類假想的矛盾也可以在以唯物主義歷史觀為牢固基礎的人的政治實踐中找到。但是，這里必須附帶做一個極重要的說明。當唯物主義者相當慎重地把自

注意

① “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102頁。

己的理論結論[第247頁]运用于实践的时候,他终究是能够保証,在他的这些結論中有着某些絲毫不容置疑的可靠成分。这是因为在他說“一切决定于条件”的时候,他知道要从哪一方面期待那些在他所預期的方面改变人們意志的新条件;他清楚地了解,归根到底,要从“經濟”方面去期待,他对社会的社会經濟生活的分析越正确,他对社会未来发展的預言也就越可靠。信仰“意見支配世界”的唯心主义者却不同。如果說“意見”是社会运动的最深刻的原因,那末决定社会繼續发展的条件就主要地是人們的意識活动,而能否实际地影响这种活动,則决定于人們进行邏輯思維和掌握哲学或科学所发现的新真理的能力的大小。可是,这种能力本身是由条件决定的。因此,唯心主义者如果承認唯物主义的一个真理,即人的性格(自然也包括人的观点)决定于条件,就会陷入迷宫:条件决定观点;观点又决定条件。理論“启蒙运动者”的思想从来没有从这个迷宫里掙脫出来。在实践中,通常是通过加强对一切有思想的人的号召来解决矛盾,而不管他們在什么条件下生活和活动。这里我們所講的,看来好象是些不必要的、因而是无聊的題外話。但是事实上,对我们說来,这些題外話是必要的。它們帮助我們了解60年代政論批評的性質。

注意

注意

如果說,“启蒙运动者”的实际期望决定于有思想的人(實質上也就是那些“启蒙运动者”)的智慧和善良願望,那末显然,希望給予这些人以支持的那种批評,首先就会要求文艺作品正确地表現社会生活以及它的一切优点和缺点、“肯定的”和“否定的”現象。只有正确地表現生活的一切方面,才能給“启蒙运动者”提

供必要的事实材料，以便对这种生活做出判决……

[第 253 頁]……然而尼·烏斯賓斯基有时講得还更坚决。例如，他写道：“对于現在的农民，即不久前的农奴制的牺牲者，没有什么可期望的：他們不会觉醒！……医学将来也未必能医治好萎癱症，因为这种病的病根是机体的損毀……”<sup>①</sup>对于这一点，“70 年代的人”是很难同意的。这个时期的批評界对尼·瓦·烏斯賓斯基的敌視态度主要就是由此产生的。

### 注意

讀者或許要問，既然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当时看来已認為在不滿意于废除农奴制的条件的人民中可能发生广泛的运动，他是否易于同意尼·瓦·烏斯賓斯基对于“現在的农民”完全絕望的观点呢？我們对于这一点的答复是：当然，如果他認為自己必須无条件地同意尼·瓦·烏斯賓斯基，那末这对他來說是不容易的。可是問題却在于，他不是无条件地同意。他認為尼·瓦·烏斯賓斯基的特写是十分真实的，但並沒有从此得出絕望的結論。他說：“在普通人民中間象在其他一切等級中間一样，因循守旧的习惯統治着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进程；在普通人民中間象在其他一切等級中間一样，因循守旧的习惯是同样愚蠢的、可卑的。烏斯賓斯基先生的功績就在于，他敢于毫无掩飾、毫不夸张地向我們描繪出普通人的守旧的思想、行为和感情、习惯。描繪出的图景是毫不动人的：到处是荒唐和腐敗、无聊和愚蠢。

“但是，您不要急于由此做出結論說，您的希望可靠或不可靠，如果您希望人民的命运得到改善的話；或

① “烏斯賓斯基全集” 1883 年版第 2 卷第 202 頁。



者說您的担忧有根据或沒有根据，如果您一直从人民的愚昧和萎靡中得到利益的話。您找一个最普通、最平庸、最軟弱、最庸俗的人来看一下，不管他的生活过得多么平淡无味、庸庸碌碌，但在他的生活里总还有另一种色彩完全不同[第254頁]的时刻，精神奋发、刚强果敢的时刻。每一个民族的历史上都可以遇到同样的情况。”<sup>①</sup>

注意  
注意

最終決定一切的条件可能是这样安排的：甚至冷漠的群众也能精神奋发和刚强果敢。但在期待这些条件开始有好的轉机这一时刻到来的过程中，需要仔細地研究落后的群众。大胆的决定总不会是平民群众倡議的；但是必須了解組成群众的人們的特性，“以便知道倡議以什么激动人心的方法才能对他們起作用”<sup>②</sup>。文学作品对人民群众的特性再现得越正确，那末它就越能促进那些在順利条件下倡議重大決定的人們的事业。

現在我們請讀者回想一下，車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學位論文提綱的一條里曾指出，再現生活是艺术的主要标志，而后补充說：“艺术作品常常还具有另一种作用，即解释生活；它們也常常具有裁判生活現象的作用。”我們所引証的話，哪怕仅仅从“是不是变动的开始”这篇文章中所引証的話，就清楚地表明：以車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文学批評多么珍視生活的再现，主要把这当作解释生活和評判生活（对生活現象做出裁判）的材料。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种傾向也完全表現在他的其他一切文学論文中。例如，他在对阿·尼·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8卷第357頁。

② 同上，第346頁。

普列曉耶夫詩集的評論中所說的就是這樣（“同時代人”1861年第3期）。

他不滿地回憶起我們的批評家輕蔑地、甚至懷有敵意地對待普列曉耶夫的那個時期。他說：“現在回想起來真是荒唐。在普列曉耶夫先生這本小集子的每一頁上所浮現着的高尚的感情、高尚的思想，真是當時俄國詩歌方面的極常見的現象，難道可以把它們輕蔑地拋棄嗎？而且什麼時候可以允許這樣做呢？”用普列曉耶夫的話來說，他寫詩的才能不強，他的意向和〔第255頁〕希望相當不確定。他有很多真誠的心意，但由於他受那些不以他為轉移的條件的影響，不能很確切地表达自己的希望。

〔第262頁〕……皮薩列夫有巨大的文學天才。但是，不管他的論文的文學光輝給沒有偏見的讀者帶來多么大的愉快，但還必須承認：“皮薩列夫主義”是某種使我們“啟蒙運動者”產生唯心主義謬論的東西……

〔第266頁〕……米海洛夫斯基的某些社會學的論文現在已譯成法文，如果我們沒弄錯的話，還譯成了德文。必須承認，這些文章絕對不會給他帶來全歐洲的聲譽。然而很可能，在那些由於仇視馬克思主義而“回到康德那里去！”的歐洲思想家中間，這些文章會得到其中某個人的贊賞。與我們這位近代文學史家的見解相反，在這些贊賞中沒有什麼可夸奖的地方。但是，最值得注意的，倒是這種對於把比較進步的空想主義中的無辜的理論錯誤變為反动派的理論工具的歷史的諷刺。

注意

## 第二部

###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的 政治观点和政治經濟观点

#### 第一篇

####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观点

#### 第一章

#### 空想社会主义

[第 280 頁]……接着他在文章中叙述圣西門主义者在极度兴奋时竟做出了多么奇怪的、有时是可笑的行为。他称他們为患了慈善狂的沙龙英雄。但是，他在對他們做出这种严峻的判決时，却有所保留。圣西門主义的运动第一次表现了改造社会的思想，而这种思想的第一次表现具有重大的[第 281 頁]历史意义。它表明，社会已經到必須考虑那些改革思想的时候了，这些思想最初是以圣西門主义的不能令人滿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注意

最后車尔尼雪夫斯基关于这些改革思想說道：“不久我們就会看到，它們会通过更合理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传到那些不再把它們当做狂喜的娱乐而是当做切身需要的事业的人們手里，而当圣西門主义者想要用来演出木偶喜劇的那个階級开始理智地关心自己的幸福时，到那时大概它在世界上会比目前生活得好一些。”<sup>①</sup>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意見。它表明，車尔尼雪

注意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6 卷第 150 頁。

夫斯基在論述西歐社會主義的前途時，很接近於階級鬥爭的理論。但是我們已經知道，這個理論在他的歷史觀點中起了什麼作用。這個理論有時幫助他很成功地闡明某些個別的历史現象；但是與其說他把階級鬥爭看成階級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不如說把它看成對進步的非常重要的障礙。讀者記得，車爾尼雪夫斯基曾把西班牙的階級鬥爭的薄弱發展看成這個國家未來進步發展的保證之一。在關於1848年法蘭西事件的言論中，同在剛剛我們所引的那段話中一樣，他又似乎傾向於這樣一種思想：無產階級的解放運動目前成了西歐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但是，這個思想只是他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萌芽之一，我們在講到我們作者的歷史觀點時曾不止一次地提醒讀者注意這些萌芽……

注意

[第282頁]……他把歐洲“平民”的落後說成是由於人民還沒有掌握某些科學概念而造成的。當人民掌握了這些科學概念，“平民”了解到“符合他們的要求的”哲學觀點的時候，西方社會生活中新原則的勝利就不遠了<sup>①</sup>。車爾尼雪夫斯基沒有問自己：在這個生活中是否有一些現象可以成為“平民”最終真正掌握新哲學思想的客觀保證。他不需要這種保證，因為在他的心目中，這些新原則的本性以及人的本性，就完全足以保證這些原則的勝利……

## 第二章

### 空想社會主義(續)

[第289頁]……車爾尼雪夫斯基對於社會主義問題也象對於所有其他的歷史發展的一般問題一樣，是

<sup>①</sup> “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6卷第205—206頁。

从唯心主义观点来考察的。而这种对待最重要的历史现象的唯心主义态度，是各国社会主义在空想的发展阶段所特有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这一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不管这里完全可能有某些重复，关于这个特点必須講一講。

|| 过分了！

### 第三章

#### 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的”

#### 计划和土地公社問題

[第 313 頁]……他用他喜欢用的以“譬喻”來說明問題的方法講道：“譬如說，我熱心地想办法儲備為您準備飯食用的糧食。自然，如果我这样做純粹是出自對您的好意，那末我的熱心所根據的是一種設想，即糧食會歸您所有，而且用它做出的飯食有益於您的健康。可是，當我發覺，糧食完全不歸您所有，用糧食做成的每頓飯都要您付錢，而不僅飯食本身不值那些錢，並且這筆錢您付起來也極為困難，您想想看，那時我的感覺會是怎樣的呢？這樣奇怪的發現會使我的頭腦中產生什麼樣的思想呢？……我為一件事操心了一番，但使它起有利作用的條件卻沒有予以保證，这样做我是多麼傻啊！不事先弄確實，一筆財產真的會為某人得到並且在便宜的條件下得到，而就去為這筆財產保持在這個人手中而操心，除了傻子，誰會这样做呢？……最好讓這些只能給我所喜愛的人帶來損害的糧食完蛋吧！最好讓那種只能使您破產的事情完蛋吧！為您而懷喪，為自己的笨拙而羞恥，——這就是我的感覺。”<sup>①</sup>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4 卷第 307 頁。

[第315頁]……必須替車爾尼雪夫斯基說句公道話，早在他的文學活動初期，他在關於公社的論述中就表現了比許許多多甚至90年代中葉的“俄國社會主義者”要多得多的深思熟慮；而在90年代中葉，大概只有瞎子才會看不到，我們的聲名狼藉的“古老的基礎”已在動搖。早在1857年4月他寫道：然而“不能向自己掩飾這樣的情況：俄國以往很少參加經濟運動，而現在正迅速地卷入經濟運動；我們的生活以往幾乎不受那些只有在經濟活動和商業活動加强的情況下才能表現出自己威力的經濟規律的影響，而現在正開始迅速地屈從於它們的威力。大概，我們不久也會卷入競爭規律充分起作用的範圍里去”<sup>①</sup>。

這正是在車爾尼雪夫斯基死後我們的民粹主義的理論家們長期力圖對自己也對讀者掩飾的東西。聖經講的是實話：這星和那星的榮光也有分別……車爾尼雪夫斯基確信我們這裡沒有那些能使公社土地所有制成為人民幸福的泉源的條件，他一定會看到，他對公社的同情和斯拉夫主義者對公社的好感實際上很少有共同之處。他在“羅馬衰亡的原因”一文中說，儘管公社可能給俄國的進一步發展帶來一定的好處，但是用它來炫耀畢竟是可笑的，因為[第316頁]它終究是我們經濟落後的標幟。他舉例說：歐洲的工程師現在利用應用力學來建築吊橋。可是在某個落後的亞洲國家，他自己也記不大清楚是在哪個國家，當地的工程師早已在適于造吊橋的地方建築過吊橋。這是不是說，可以把亞洲的應用力學和歐洲的擺在同一個水平上呢？

① “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185頁。

桥与桥不同，亚洲工程师造的吊桥远比欧洲的吊桥落后。自然，当欧洲技师出现在早已熟悉吊桥的亚洲国家时，他们会比较容易地使某个官吏确信最新式的吊桥不是无神的詭計。仅如此而已。虽然亚洲国家有自己的吊桥，它仍然是落后的国家，而欧洲仍然是它的老师。俄国的公社也是这样。可能，它对我們祖国的发展有所帮助；但是主要的动力还是来自西方，至于要使人复兴，即使我們有公社的帮助，也仍然不配这样做……

#### 第四章 社会主义和政治

[第 317 頁]……如果有人想根据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得出关于他的政治观点的概念，只要这个人对政治[第 318 頁]不是漠不关心的，开始总会感觉到有些困惑莫解。的确，作为別林斯基去世以后我們文坛上的进步傾向的杰出代表，初看起来却是一个政治上的冷淡派。不过这不是由于他的笔下出现了某些不恰当的語句，也不是由于某种笔誤，而是由于他有时用来評判西欧生活中一些重要現象的一般原則有問題。为了証明这一点，我們可以引用“路易十八世和查理十世时期法国的党派斗争”一文（“同时代人”1858 年第 8、9 期）。在那里我們讀到：

“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根本願望和主要动机是有本質差別的。民主派所关心的是尽可能消除在国家机构中上层階級比下层階級占优势的情况，减少上层等級的力量和財富，增加下层等級的势力和福利。至于用什么方法在这方面改变法律和支持新的社会制度，对

参看“社会民主  
党人”第1期  
第124頁

他們來說几乎是無所謂的。与此相反，自由派無論如何不會同意讓下層等級在社會中占優勢，因為這些等級由於缺乏教養和物質上的貧乏而不關心自由派政黨視為高於一切的利益，即言論自由權和立憲制。民主派認為，平民享受物質福利的我國西伯利亞，比大部分人民忍受極大困苦英國要好得多。在一切政治制度中，民主派僅僅同貴族政治是不共戴天的；自由派却幾乎時刻認為，只有保持一定程度的貴族政治，才能使社會達到自由主義制度。因此自由派往往對民主派深惡痛絕，說民主主義會導致獨裁政治，對自由有致命的危險”①……

[第319頁]……接着車爾尼雪夫斯基又用了一些論據來闡明自己的思想，這些論據更加証實了我們的假定，即他所說的民主派是指社會主義者。他說：“從理論方面來說，自由主義對於一個有運氣擺脫了物質貧困的人可能是誘人的；自由是很好的東西。但是，自由主義是很狹隘地、純粹形式地理解自由的。在它看來，自由就是抽象的權利、紙上的准許、沒有法律的禁止。它不願了解，對一個人來說，法律上的准許只有當他擁有利用這種准許的物質資料時才有價值②。人民沒有享受政治自由的物質可能。幾乎在一切國家中，人民中的大部分人是文盲。他們何必珍視言論自由權呢？貧困和愚昧注定他們完全[第320頁]不了解國家大事。他們又何必去關心議會里的辯論呢？”車爾尼雪夫斯基斬釘截鐵地說道：“沒有一個這樣的歐洲國家，其中絕大多數人民對於自由主義所希望和操心的那些

① “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4卷第156—157頁。

② 同上，第157頁。



原则不是完全漠不关心的”①……

[第329頁]……在1859年“同时代人”第6期的政治評論中，他在講到在德国要求德意志[第330頁]联盟为了奥地利的利益而进行干涉的运动日益加强时指出：“我們講的不是平民，实际上是階級，这些階級集中了社会輿論，它們从事政治事务，閱讀報紙并对事件的进程发生影响，——这伙人处处成为自私和陰謀的傀儡。”②

注意

“平民”不讀報紙，不从事政治事务，对事件的进程也沒有影响。目前的情况是他們还在沉睡。但是一旦“平民”在掌握了現代科学結論的“优秀人物”所組成的历史行动大軍的先鋒部队影响下觉醒过来，那时他們就会認識到，他們的任务是根本改造社会，那时他們就会着手进行这种改造工作，而这工作和政治制度的形式問題沒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是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主

注意

导观点，在他的許多政治評論中，大部分都表現了这种观点③。如果說，这种本質上是唯心主义的政治观点，有时讓位于另一种似乎是唯物主义观点的萌芽的观点，那末，这仅仅是例外，这和我們在研究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点时所遇到的情况完全相同：讀者

普列汉諾夫由于只看到唯心主义历史觀和唯物主义历史觀的理論差別，而忽略了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政治实践的和階級的差別。

記得，在这些實質上也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中，也可以遇到唯物主义历史觀的萌芽。現在讓我們举两个例子來說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評論，在我們剛才指出的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4卷第158頁。

② 同上，第5卷第249頁。

③ 这些評論按篇幅来算，至少可以編成他的全集的两卷。

? 他对于政治和 工人阶级 主要任务的关系的主导观点影响下,会具有什么样的性質。

第一个例子。在 1862 年 1 月他的政治評論中,他和普魯士的自由主义的“National Zeitung”<sup>①</sup>在奥地利的內政問題上发生了爭論。“National Zeitung”写道:“但願奥地利的命运成为其他各国的教訓,願它們的开支不要超越它們的財政能力。奥地利破产的原因是它用于軍隊的开支沒有限度。”車尔尼雪夫斯基不喜欢“National Zeitung”的这种議論。

[第 331 頁]……这种論据一定会使而且的确已使“同时代人”的許多讀者吃惊,因为这些論据导致一种結論:奥地利的专制政府的行为完全正确。这些論据造成[第 332 頁]一种印象:他不只对政治自由問題漠不关心,而且簡直对蒙昧主义者表示同情。論敌們就不只一次地指責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种同情。正是因为这种指責,他在 1862 年 3 月的政治評論的末尾作了譏諷性的自供:“我們覺得,沒有比自由主义更使人开心的东西了,——这真使我們想在什么地方找到些自由派,拿他們來开开心。”但是事实上,他写这些怪异的評論,自然不是为了拿自由派來“开开心”,也不是为了維護专制政府。作为这些評論的基础的思想是:在存在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条件下,事情只能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而不能以別的方式进行;如果有人希望事情以別的方式进行,他就應該努力去对社会关系进行根本的改造。不然,只是白費自己的時間。自由派之所以遭到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嘲笑,正是因为,在需要治

注意

注意

注意

参看

“社会民主党人”  
第 1 期第  
144 頁<sup>174</sup>

有改动!!

① “国民日报”。——譯者注

33  
//

Союз в пользу Австрии, замечает: „мы говорили не о простолюдинах, а собственно о классах, в которых сосредоточиваетс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которые заняты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делами, читают газеты и обнаруживают влияние на ход дела, — это толпа, посылка служащая игрушкой своекорыстия и интриги“ \*).

46 //

„Простолюдины“ не читают газет, не занимаютс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делами и не имеют влияния на их ход. Так обстоит дело теперь, пока еще глубоко спит их сознание. А когда оно пробудится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передового отряда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армии, состоящего из „лучших людей“, усвоивших себя вывод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науки, тогда „простолюдины“ поймут, что их задача состоит в коренном переустройстве общества, и тогда они возьмутся за дело этого переустройства, не имеющего прямого отношения к вопросам о формах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устройства. Таков был преобладавший взгляд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 который и обнаруживается в большинстве его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обзоров \*\*). Если иногда этот, по существу своему иде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взгляд на политику уступает место другому взгляду, являющемуся как бы зачатком 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то это есть лишь исключение, совершенно подобное тому, с которыми мы встречались при изучен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взглядов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 читатель помнит, что в этих взглядах, тоже иде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по своему существу, тоже встречались зачатки 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взгляда на историю. Поясним же теперь двумя примерами, какой характер должны были принимать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бзоры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только что указанного нами и преобладавшего у него взгляда на отношение политики к главным задачам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2  
1

Первый пример. В январе 1863 года он в свое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обзоре вступает в спор с прусской либеральной „National Zeitung“ по поводу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Австрии. „National Zeitung“ писала: „судьба Австрии да послужит для дру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уроком, чтобы они не делали расходов, превышающих финансовую их силу. Причиной разорения Австрии служат безмерность расходов ее на войну“. Чернышевскому не нравится это размышление „National Zeitung“. Он

\*) Сочинения, т. V, стр. 249.

\*\*) Эти обзоры составляются по объему,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для тома пол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его сочинений.

330  
Из 38 рефер. рефер. и др. и пер. факты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Писем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 к Чернышевскому - и др. и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 и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

列宁批注的格·瓦·普列汉诺夫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一書的一頁



本的地方他們却提供治标的葯剂①。

第二个例子。同年4月，在談到普魯士政府和普魯士議会的冲突时，車尔尼雪夫斯基又好像是站在和自由主义做斗争的专制政体方面。他說，普魯士政府没有自願地對他們讓步，而宁願解散議會，使全国激动，对这一点自由派是不該大惊小怪的。他說：“我們認為，普魯士政府正是應該这样做。”②这又一定会使天真的讀者吃惊，觉得这是对自由事业的背叛。可是，不言而喻，在这里我們这位作者也不是武装起来捍卫专制政体，而不过是想[第333頁]利用普魯士的事件告訴最善于領会的讀者，怎样正确看待那个最終決定一切大規模社会冲突的結局的主要条件。下面他关于这一点說道：

“正如不同国家之間的爭論最初通过外交的途径进行一样，在本国内部因原則不同而产生的斗争，最初是通过国内輿論的手段或所謂法律的途径进行的。在不同国家之間，如果爭論非常重要，結果总会导致軍事威胁；同样，在国家内部事务中，如果問題相当重大，情

参看“社会民主党人”第1期第144頁，語調！175

注意

注意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在“政治經濟学概論”中指出現存經濟制度不符合“健全理論的要求”，在敘述中他有时加进一个問題：“使这种不協調現象可能存在的生活，是否應該保持下去？”（例如，見“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7卷第513頁）。他的政治評論，特別是那些产生“不适当的”結論的評論，也会使讀者发生这样的問題；所謂“不适当的”結論就是：正确的不是专制政治的敌人，而是它的維護者。这种結論在車尔尼雪夫斯基那里，不过是反对現今“生活”的又一个論据而已。但是自由派往往不能理解这一点。

②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9卷第236頁。

|| 况也会这样。如果发生爭論的兩国的力量悬殊太大，問題往往就只靠軍事威胁来解决：弱国履行强国的意志，从而避免了真正的战争。在重要的国内事务中情况也是这样，如果爭論的一方觉得自己的力量比起对方来过于軟弱，一旦它发现敌对的党派真的决定采用軍事措施时，它就会屈服，也只有这样，战争才能避免。但是，如果爭論的兩國力量不太悬殊，弱国不是没有希望打退进攻，事情就会从威胁轉为战争。防御者是很有利的，所以只要它不是过于軟弱，那末它不会因为比它强大的敌人决心向它进攻而气馁。”①

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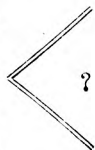
他正是从这种观点来考察当时在普魯士发生的一切。必須注意，他所以維持并贊揚普魯士政府，仅仅是因为这个政府“所做所为对民族的进步最有利不过了”，它打破了那些天真的普魯士人的政治幻想，他們毫无根据地以为，真正的立宪政体在他們那里会自行建立起来，而不必和旧制度做斗争。如果說，他对普魯士的自由派毫不同情，甚至于还拿他們来开心，那末，这是因为，根据他的正确的見解，自由派想不通过和他們的政治敌人做坚决的斗争[第334頁]就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講到議会和政府的冲突的可能的結局时，他很有远見地指出，“根据普魯士目前輿論的情緒来判断，應該認為，現存制度的敌人看到自己过于軟弱，无力进行軍事斗争，他們在政府一旦要采用軍事措施来进行坚决的威胁时，就准备屈服。”②情况果然是这样。車尔尼雪夫斯基卑視普魯士的自由派，这是正确的。他

注意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9卷第241頁。

② 同上。

們的確希望立憲制度在普魯士會自行確立起來。他們不僅沒有採取堅決的行動，——倒不能因為這一點而責備他們，因為在當時的社會力量的對比下這是不可能的，——而且從原則上斥責關於這種行動的任何想法，就是說，他們盡力阻礙社會力量向着對將來採取這種行動有利的方向轉變。車爾尼雪夫斯基不能寬恕他們的這種行為，拉薩爾也沒有寬恕他們。很妙的是，正當車爾尼雪夫斯基在他的政論中嘲笑普魯士自由派的時候，拉薩爾在他的講演里也猛烈地抨擊了他們。而更妙的是，這位德國鼓動家在這些講演中有时使用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相同的詞句來說明社會力量的對比是每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的基礎。在許多方面，拉薩爾和車爾尼雪夫斯基有共同的導師。自然他們兩人的政治思想具有共同的趨向並得出部分地互相吻合的結論。我們所以說“部分地”，因為一方面必須指出拉薩爾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觀點之間有很大的相似，另一方面不應當無視他們之間的區別。拉薩爾不單於作出這樣的結論，即：每個國家的憲法是这个國家的社會力量對比的法律表現。他還力圖找到決定這種對比的原因，而且到社會經濟中去找尋這些原因。拉薩爾關於這個問題的講演充滿了唯物主義精神，至於他關於費希特哲學[第335頁]的講演或他的“既得權利的體系”，就不能這樣說了。車爾尼雪夫斯基也沒有忽視決定社會力量對比的原因問題，但是他分析到社會自覺就停止了，也就是說，他沒有越過歷史唯心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分界線。和拉薩爾相反，他在有關普魯士問題的論文中所表現的唯心主義比在他的許多其他政治內容或歷史內容的論文中所表現的要徹底得多。



## 即民主主义 运动

他們的这个差别同样應該完全算在“社会力量对比”的眼上。在普魯士，尽管当时的資本主义和現在的比較起来还很軟弱，最新意义上的工人运动毕竟是已經开始了；而在俄国，一般称为知識分子运动的那种平民知識分子运动刚刚开始发展。在工人运动的需要的影响下甚至唯心主义者也往往不得不按唯物主义方式来議論。工人运动的需要产生这种影响的例子在現代的法国可以找到不少。相反，知識分子运动有时甚至把唯物主义者推向純粹唯心主义論断的道路。这在目前的俄国看得特別清楚。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評論是为“优秀人物”而写的，这些人需要了解他們應該教給落后群众什么。“优秀人物”的事业主要地归結为宣传。但不完全是宣传。一般說来，“平民”并不出現于政治舞台。同样一般說来，政治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很少涉及他們的利益。但是有一些非常时期，那时人民群众从他們平时的冬眠状态中觉醒过来并热情地、虽然有时是不大自觉地試圖改善自己的命运。在这种非常时期中“优秀人物”的活动多少要失去主要是宣传的性質并变成鼓动。車尔尼雪夫斯基关于这样的时期說道：

注意

注意

“历史进步的实现是緩慢而艰难的……[第336頁]竟如此緩慢，假如我們仅仅局限在极短暂的时期內，那末历史进程中偶然情况所造成的波动会使我們看不清一般規律的作用。要确信一般規律的不变，必須考虑相当长的时期內的历史进程……比較一下1700年和現在的法国的社会机构和法律的情况，——差別是异常大的，而全部差別都有利于当前的情况；然而几乎整个这一个半世紀都是很艰难而昏暗的。英国情况也是



如此。差別是从哪里来的呢？差別是这样不断地造成的：每一代的优秀人物都发现自己时代的生活是艰难的；他們的願望，尽管是其中不多的一些願望，漸漸地为社会所理解，而后經過多少年，在某个幸运的时刻，社会在半年、一年，至多三年或四年內去实现优秀人物所輸給它的不多的願望，尽管是其中的某些願望。这种活动从来不是成功的，在半途上热情枯竭，社会失去力量，于是社会的现实生活又陷入长期的停滞状态；而优秀人物，只要他們經歷了他們所引起的活动，仍然会看到他們的願望远沒有实现，并且仍然要为生活的艰难而忧伤。然而在意气奋发的短暂时期內改造了很多东西。当然，改造进行得很仓促，无暇考虑新增建筑的修飾，沒有把它們修飾整洁，也无暇考虑到使新增部分和旧建筑的殘余达到建筑上的協調的細微要求，因此停滞时期所接受的是改造过的建筑物，但它还有许多細小的不合理和不美观的地方。但是在这个緩慢的时期，社会有空閑時間仔細考察每一个細節，并且由于修改它所不喜欢的細節并不要求特别的努力，所以这些細節就逐漸被修改了；而在精疲力竭的社会研究細節的时候，优秀人物声称改建尚未完成，他們証明建筑物的旧的部分日益衰頹，并且証明必須重新大規模地展开工作。开始时疲憊不堪的社会不听他們的呼声，認為这是妨碍休息的令人心煩的喊叫；后来在力量恢复了以后，社会又开始日益傾听那以前厌恶过的[第337頁]意見，逐漸相信其中有几分真理，一年年越來越多地承認这几分真理，最后就願意同意先进人物所說的必須进行新的改造的意見，并且一遇到适当的条件就以新的热情开始工作，并且不等結束就又抛弃了这工

作，又昏睡，然后又开始工作。”①

注意

参看“社会民主党人”第1期第161頁<sup>176</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評論的目的就在于向“优秀人物”說明現時社会制度的旧建筑日益衰頹，必須“重新大規模地展开工作”。而且根据一切情况可以看出，在他的文学活动第一阶段（即西伯利亚流放前的时期）的末期，他开始觉得社会日益倾听他的意見并日益同意他的意見。換句話說，他开始想到，就是在俄国历史上一个有益的飞跃也正在逼近，这种飞跃在历史上是不常发生的，但却会促使社会发展进程大大地前进一步。俄国社会进步阶层的情緒的确是迅速地高涨起来了，与此同时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情緒也高涨起来了。他曾經認為，向政府說明农民的解放对政府本身有利，是可能而且有益的，而現在他根本不想对政府說什么了。他觉得对于政府的任何指望都是有害的自我陶醉。車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的改革家”一文中（此文是他針對尼·科尔夫所著“斯伯兰斯基伯爵的生平”一書的出版而写的，刊载于1861年10月的“同时代人”）詳細地証明說，任何改革家在我国不当陶醉于这种指望。敌人們称斯伯兰斯基是革命者。这种說法使車尔尼雪夫斯基觉得可笑。斯伯兰斯基的确制定了一个很广泛的改革計劃，但是根据他想用来實現自己計劃的那些手段的范围來說，称他为革命者，是可笑的。斯伯兰斯基只掌握了一点，就是他取得了亚历山大一世皇帝的信任。他想依靠这种信任來實現他的計劃。正因为这一点車尔尼雪夫斯基才把他叫作幻想家……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5卷第490—491頁。

[第 338 頁]……只有經常記着社会生活的进程决定于社会力量对比的人，才能在政治上不会陷入有害的迷途。凡是希望按照这一基本原理行动的人，往往不得不經歷一番艰巨的道义斗争。車尔尼雪夫斯基力图向当时的“优秀人物”預先說明这一点，这是由于他認為飞跃正在临近。例如，早在 1861 年 1 月他在对美国著名的經濟学家凱利的一本書进行分析的时候（順便指出，他最出色地揭露了这个人的微末渺小），出人意料地轉而談到著名的犹太女英雄犹滴并热烈地为她的行为辯护。他說：“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穿过的，时而尘土飞扬，时而泥濘难行，时而通过沼澤，时而穿过密林。誰怕滿身尘土，沾污靴子，他就不要从事社会活动；对于那些真正关心人們的福利的人來說，社会活动是高尚的事业，但不是完全一尘不染的事业。的确，話又說回来了，对于道德的純洁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可能有人認為犹滴并没有沾污自己…… 只要扩大你們的思考范围，在許多个別問題上就会出现你們所应尽的义务，它們和孤立地提出同样一些問題时所应尽的义务是不同的。”<sup>①</sup>

“社会民主党人”第 161 頁，有了改动<sup>177</sup>

在 60 年代初政府曾打算稍微放松書报检查的限制。决定訂出新的書报检查条例，并允許刊物对自己的管制問題发表意見。車尔尼雪夫斯基毫不迟疑地对这点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看法照例和一般自由派的观点很不一致。[第 339 頁]的确，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尖刻地嘲笑了一些人，他們認為印刷机具有类似顛茄、硫酸、雷酸銀等等所具有的某种独特作用。“我

参看遺漏的地方，“社会民主党人”第 1 期第 162 頁<sup>173</sup>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8 卷第 37—38 頁。

个人的意見并不指望那些无力制造灾难的对象和行动产生违反本性的有害的結果。我們覺得，要造成社会灾难，印刷机太軟弱无力。因为它既沒有那么多的油墨可以涌出來淹沒全国，也沒有那么有力的彈簧可以彈出來，打在鉛字上，把鉛字象榴散彈那樣發射出去。”但車爾尼雪夫斯基承認，在某些时代刊物对于一國政府的危險性并不比榴散彈小。這指的是這樣的时代，当时政府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背道而馳，而革命的爆發正在逼近。处于这种狀況的政府有一切根据压制出版事业，因为出版事业和其他各种社会力量一样，都促使这个政府垮台。本世紀經常改組的法国政府几乎都是一直处在这种狀況中。車爾尼雪夫斯基非常詳盡而冷靜地叙述这一切。对于俄国政府，直到文章末尾也沒有說什麼。但在文章結束时車爾尼雪夫斯基突然問讀者：可是假如說出版法在我国的确是需要的，那会怎样呢？“那末我們就又要象以往曾遭到过許多次的責难一样，被称为蒙昧主义者、进步的敌人、自由的仇敌、专制制度的頌揚者等等。”因此他不想研究关于專門出版法在我国是需要还是不需要的問題。他說道：“我担心想認真的研究会使我們得到这样的答复：是的，它們是需要的。”<sup>①</sup>結論很清楚：它們所以是需要的，因为在俄国也在接近一个“飞跃”的时期。

注意

就在那份刊登了我們刚才引据过的文章的三月号“同时代人”上，还发表了一篇针对 1861 年有名的大学学潮而写的論战性的短評：“学会了嗎？”在这篇短評中車爾尼雪夫斯基保护了大学生，駁斥了我們的这些“卫

① “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9 卷第 130、156 頁。

士們”說大學生[第340頁]不願學習的指責，並且還順便說出了許多對政府來說是辛辣的真理。引起這場論戰的近因是在“聖彼得堡科學院消息報”上發表了某個匿名作者的一篇文章：“學習還是不學習？”車爾尼雪夫斯基回答說，這個問題對學生們來說是毫無意義的，因為他們總是願意學習的，但是大學里的清規戒律却妨礙他們學習。根據我國的法律，大學生已經到了可以結婚、擔任國家機關的職務和“軍隊指揮官”的年齡時，大學的校規却還要使他們處於幼童的地位。他們抗議，這是不足為奇的。甚至一些完全沒有害處的組織，如在大部分學生缺乏物質保障的情況下無疑是必需的互助會，也被禁止。學生們不能不反抗這種制度，因為這裡問題關係到“麵包和能否聽課。而麵包和聽課的可能被剝奪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直截了當地說，制定大學校規的人正是想使考進大學的大部分人沒有學習的可能。“如果該文作者或他的同道認為有必要證明，在制定這些校規時絲毫沒有考慮這種目的，那就請他們把制定校規的那些會議的有關文件公布出來吧！”“學習還是不學習？”一文的匿名作者不僅指責大學生，而且还指責整個俄國社會不願學習。車爾尼雪夫斯基就利用這一點把關於大學里的學潮的爭論引到更廣泛的基礎上。他的論敵也承認俄國社會有希望學習的某些征象。他認為我國“幾百”種新雜誌、“幾十”個星期學校就是這一點的證明。車爾尼雪夫斯基不勝感嘆地說：“幾百種新雜誌，作者是從哪里計算出來的呢？可是的確需要幾百種新雜誌，而這個作者是否願意知道，為什麼不能象需要的那樣創辦幾百種新雜誌呢？這是因為，在我國的書報檢查的條件下除了幾個大城

和“社會民主  
黨人”第1期  
第163頁相同

市以外，在別的地方不可能存在稍微有生氣的期刊。本來每個富裕的商業城市都需要有[第341頁]幾種哪怕篇幅不大的報紙；每個省都應該出版幾份地方小報。但這樣的報刊卻沒有，因為它們不能存在……幾十個星期學校……這倒不象幾百種新雜誌那樣被夸大，在擁有六千萬人口的帝國的確只有幾十個星期學校。可是這種學校本來應該有幾萬個，應該儘快在不久之後確實建立幾萬個，在目前就起碼要有幾千個。為什麼它們只有幾十個呢？因為它們受到懷疑、排擠和束縛，因而連其中最熱心於教育事業的人也失去了教學的願望。”

和“社會民主  
黨人”第1期  
第164頁相同

經車爾尼雪夫斯基分析過的這篇文章的作者以存在有“幾百”種新雜誌和“幾十”個星期學校為根據，說明社會有希望學習的表面征象，接著就趕緊補充說，這種征象是不真實的。這位作者憂郁地說：“你聽大街上的叫聲，有人告訴你，就在那里發生了某某事件，你不由得垂頭喪氣、非常掃興”……車爾尼雪夫斯基反駁道：“請問作者先生，您在大街上聽到什麼叫聲？如果是巡警和警官的叫聲，那末我們也聽到了。您講的是否就是這些叫聲？有人告訴你，就在那里發生了某某事件……——能舉個例子來說明發生了什麼事嗎？不是那里發生了盜竊就是这里越出了權限，不是那里壓迫弱者，就是这里縱容強者，——關於這一切，人們議論紛紛。實際上由於這些大家都聽到的喊叫，以及這些日常的議論，才不由得垂頭喪氣、非常掃興。”

這個指責學生的人無中生有地攻擊他們不能容忍別人的意見，指責他們在抗議時採用了哨子、燃蘋果和其他類似的“街頭武器”。車爾尼雪夫斯基反駁他說：

“哨子和烂苹果不能当作街头武器来使用；刺刀、枪托、軍刀才是街头武器。”他建議对方回想一下，“是学生使用这些街头武器来对付别人，还是别人使用这些武器来对付学生……以及有没有必要用这些武器来对付学生”。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种文章对俄国学生界会造成什么样的印象，这是不言而喻的。后来[第342頁]在60年代末又发生学潮时，“学会了吗？”这篇短文被看作是学生要求的有力辯护而常常在学生的會議上被誦讀。同样，“卫士”先生們会如何对付这种挑战性的文章，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对他们說来，这位伟大作家給青年学生的“危险”影响是越来越无可怀疑了。我們已經知道，这种影响是怎样被消除的。

車尔尼雪夫斯基由于抱着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認為他的西方同道所力求实现的那些計劃是可以在极其不同的政治形式下实现的。理論是这样說的。当車尔尼雪夫斯基还没有越出理論范围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发表了自己的这种看法。在他的文学活动初期，我国社会生活似乎有希望提供某种証据，尽管是間接的証据，來說明这种观点的正确：那时在我国进步人士中产生了一种希望，即希望政府会自己开始公平地解决农民問題。这是不能实现的希望，車尔尼雪夫斯基几乎比任何人都更早地抛弃了这种希望。在理論方面他后来沒有清楚地看到經濟和政治的联系，但他在实践活动中（講到这一点时我們所指的是他作为政論家的活动）却是我国旧制度的不可調和的敌人，尽管他的独特的諷刺手法繼續使許多自由派讀者在这一点上沒有搞明白。实际上（如果不从理論方面來說）他是

注意

“社会民主党人”第1期第164頁到此为止

注意

主张不可調和的政治斗争的人，而且对斗争的渴望几乎在 1861 年、特别是在决定他的命运的 1862 年所写的每篇文章的每一行里都表现出来。

批注做于 1909 年 10 月以后

1911 年 4 月以前

一部分载于 1933 年

“列宁文集”第 25 卷

第一次全文发表

按原書刊印

---



## 注 释

- 1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書摘要”是列宁在 1895 年第一次旅居国外时写的,他这次出国是为了同“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正文第 1 頁)
- 2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駁布魯諾·鮑威尔及其伙伴”(«*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 Gegen Bruno Bauer und Consorten*».)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4 年 9—11 月合写的第一部著作。这部著作的目的是揭露青年黑格尔派、布魯諾·鮑威尔及其拥护者的反动观点(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7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 卷第 3—268 頁)。——(正文第 5 頁)
- 3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文学总汇报”)是青年黑格尔派布魯諾·鮑威尔主編的德文月刊,1843 年 12 月—1844 年 10 月在沙洛頓堡出版。——(正文第 6 頁)
- 4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德法年鉴”)杂志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編是卡·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 1844 年 2 月出版过一次双刊号。其中刊载有卡·馬克思的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論犹太人問題”,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綱”和“英国状况。評托馬斯·卡萊尔的‘过去和現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419—451、452—467、596—625、626—655 頁)。这些著作标志着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渡。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馬克思和資產階級激进分子卢格之間存在着原則上的意見分歧。——(正文第 6 頁)
- 5 «*Umriss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 (“政治经济学批

判大綱”)是弗·恩格斯的著作,1844年初第一次載于“德法年鑑”(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596—625頁)。——(正文第7頁)

- 6 指1840年出版的蒲魯東的著作《*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ou 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du droit et du gouvernement*》(“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馬克思在1865年1月24日給施韦澤的信中对这一著作做了批判(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1953年俄文版第152—159頁,“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367—369頁)。——(正文第8頁)
- 7 指欧仁·苏的小說《*Les mystères de Paris*》(“巴黎的秘密”)。这部小說用感伤、庸俗、慈善的笔調写成,于1842—1843年在巴黎出版。該小說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外国都會风行一时。有俄譯本。——(正文第14頁)
- 8 馬克思指的是尤·孚赫的論文《*Englische Tagesfragen*》(“英国的迫切問題”),載于“文学总汇报”第7期和第8期(1844年6月和7月)。——(正文第15頁)
- 9 1789年路斯达洛編輯的報紙是指《*Révolutions de Paris*》(“巴黎革命”周报),該报于1789年7月—1794年2月在巴黎发行。在1790年9月以前,革命政論家、民主主义者埃利塞·路斯达洛任該报編輯。——(正文第16頁)
- 10 乔·威·弗·黑格尔的“精神現象学”(G. W. F. 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第1版于1807年問世。馬克思在写“神圣家族”时所使用的版本是“黑格尔全集”第2版第2卷(1841年柏林版)。这是黑格尔的第1部巨著,其中闡明了他的哲学体系。馬克思称这部著作作为“黑格尔哲学的发源地和秘密”(見“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選集”1956年俄文版第624頁)。——(正文第16頁)
- 11 空論派 是复辟时期(1815—1830)法国资产階級政客集团;空論派是立宪君主主义者,是民主革命运动的凶惡敌人。他們竭力在法国建立

英国式的资产階級和貴族的同盟；空論派中最有名的人物是历史学家弗·基佐和哲学家保·魯瓦埃-科拉尔。后者的观点在哲学方面是对18世紀法国唯物主义和法国资产階級革命的民主思想的反动。——(正文第18頁)

- 12 馬克思在1844年刊載于“德法年鑑”上的一篇論文《Zur Judenfrage》(“論猶太人問題”)中駁斥了鮑威爾在其《D. e. Judenfrage. Braunschweig, 1843》(“猶太人問題”1843年不倫瑞克版)一書中所闡明的观点(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19—451頁)。——(正文第19頁)
- 13 “普遍人權”是在1789—1793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在“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中所宣布的原則。——(正文第23頁)
- 14 霧月十八日(1799年11月9日)是拿破侖·波拿巴實行政變的日子，這天他推翻了執政內閣，建立了自己的專政。——(正文第26頁)
- 15 笛卡兒派的唯物主义是笛卡兒物理學的繼承者的唯物主义(笛卡兒的名字的拉丁文拼音是Cartesius)。正文中提到的卡巴尼斯的著作《Rapports du physique et du moral de l'homme》(“人的肉體和精神的關係”)于1802年在巴黎出版。——(正文第28頁)
- 16 唯名論是中世紀哲學的一個派別，它和中世紀的“實在論”相反，認為一般概念只是单个事物的名称，而“實在論”却認為一般概念或一般觀念是不依賴于事物而存在的。  
唯名論承認物體的第一性和概念的第二性。因此，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中說，唯名論是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現(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163頁)。——(正文第29頁)
- 17 感覺論是承認感覺是認識的唯一來源的哲學流派。——(正文第30頁)
- 18 巴貝夫主義者 是1796年法國“平等派”空想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格拉古·巴貝夫的擁護者。——(正文第30頁)
- 19 列寧指的是費爾巴哈的著作《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1843) (“未来哲学原理”), 这是费尔巴哈的《Vorläufige Thesen zu einer Reform der Philosophie》(1842) (“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綱要”) 的繼續, 其中费尔巴哈闡述了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原理并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第 32 頁)

- 20 *Fleur de Marie* (瑪麗花) 是欧仁·苏小說“巴黎的秘密”中的女主人公。——(正文第 33 頁)

- 21 *«Anekdoten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cistik. Von Bruno Bauer, Ludwig Feuerbach, Friedrich Köppen, Karl Nauwerk, Arnold Ruge und einigen Ungenannten»* (“布·鮑威尔、路·費爾巴哈、弗·科本、卡·璠威尔克、阿·卢格以及一些匿名作者的現代德国哲学和政論軼文集”) 是書报检查机关禁止在德国杂志上发表的論文的汇集, 該文集于 1843 年由卢格在苏黎世出版。馬克思曾参加該文集的編輯工作。——(正文第 35 頁)

- 22 托利党慈善家 是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家的集团——“青年英国”社的称呼。

这一集团产生在 19 世紀 40 年代初, 附属于托利党。“青年英国”社的活动家表达了土地貴族由于资产階級經濟实力和政治实力的加强而引起的不滿, 他們采取了煽惑性的方法, 使工人階級屈服于自己的影响之下, 并利用工人階級去反对资产階級。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这些活动家的观点評定为“封建的社会主义”。

十小时法案 是英国議會于 1847 年通过的女工和童工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正文第 38 頁)

- 23 “弗·宇伯威格‘哲学史概論’ (*Fr. Ueberweg. «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一書札記”和“保尔逊‘哲学引論’一書札記”写在一本筆記本內。札記是 1903 年在日内瓦作的。——(正文第 39 頁)

- 24 “弗·保尔逊‘哲学引論’ (*Fr. Paulsen.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一書札記”和“宇伯威格‘哲学史概論’一書札記”写在一本筆記本內, 是 1903 年在日内瓦作的。在关于保尔逊著作的札記之后, 笔

- 記中還寫了一篇“略談‘新火星報’的立場”(見“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卷第115—116頁)。——(正文第40頁)
- 25 關於1904年11月15日“法蘭克福報”上一篇雜誌的札記是寫在單片紙上的，在這張紙上還記載了許多有關土地問題的外文書目。雜文中對恩·海克爾的兩本著作作了評論。這兩本著作是：《Lebenswunder (Gemeinverständlich Studien über biologische Philosophie)》(“生命的奇蹟(生物哲學通論)”)和《Welträtsel》(“宇宙之謎”)。這一札記是在1904年底作的。關於海克爾“宇宙之謎”一書，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做了評價(見“列寧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4卷第369—370頁)。——(正文第43頁)
- 26 “關於索爾邦圖書館中的自然科學和哲學書籍的札記”是1909年上半年記在單片紙上的。——(正文第45頁)
- 27 十個哲學派別是路·施泰因“現代哲學派別”一書第1部10章的目錄。——(正文第47頁)
- 28 “費爾巴哈‘宗教本質講演錄’(《Vorlesungen über das Wesen der Religion》)一書摘要”是記在單獨的一本筆記本中的，這本筆記本的封面沒有保存下來。第1頁上寫着L. Feuerbach. Sämtliche Werke, Band 8. 1851(“費爾巴哈全集”1851年第8卷。——譯者注)並標明了圖書編號——8°. R. 807.。該筆記本中沒有可以說明列寧做這摘要的日期的確切材料。據弗·阿多拉茨基推測，這一摘要是在1909年寫的(見“列寧文集”俄文版第12卷第14頁)。這一推測有以下一些理由。正如我們所查明的，摘要第1頁上所寫的是法國國立圖書館(巴黎)的圖書編號，從1909年1月13日到1909年6月30日列寧曾在該圖書館進行研究。按照“宗教本質講演錄”一書的內容，該書屬於列寧在1908年準備寫“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時所使用的費爾巴哈的一些著作，並且列寧在摘要中所寫的某些評語是與“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的一些論點是相呼應的。例如，列寧在摘要中寫了這樣的評語：費爾巴哈和自然科學！！注意，跟現在的馬赫及其同伙比較。(見本書第64頁)，而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寫道：“自然科學家馬

- 赫的哲学对于自然科学，就象基督徒犹太的接吻对于耶稣一样。馬赫也同样地把自然科学出賣給信仰主义，因为他實質上轉到唯心主义方面去了。”（見“列寧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4卷第369頁）列寧在摘要中所寫的個別評語也和他1909年5月寫的“論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一文中的論點有關（見“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5卷第376—387頁）。——（正文第51頁）
- 29 費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L. Feuerbach. «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一書于1841年間世。在這一著作中，費爾巴哈在哲學方面牢牢地站在唯物主義的立場上。——（正文第55頁）
- 30 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聖家族”，他們在其中寫道，費爾巴哈“巧妙地擬定了對黑格爾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學的批判的基本要點。”（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177頁）。——（正文第55頁）
- 31 列寧指的是“費爾巴哈全集”第8卷第64頁上的一段話：“我所說的利己主義是人对自身的愛，即对人的本質的愛，這種愛是滿足并發展一切愛好的動因，如果這種愛好得不到滿足和發展，人就不是而且不可能是真正的完善的人。”（見“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1955年俄文版第2卷第546—547頁）。——（正文第56頁）
- 32 費爾巴哈的著作《*Das Wesen der Religion*》（“宗教的本質”）于1846年出版，《*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未來哲學原理”）于1843年出版。在後面這一早期著作中已經包含有这样的思想：“感性”即人的感知能力是把自然現象神化的基礎。這一思想在“宗教的本質”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揮。——（正文第58頁）
- 33 指恩格斯“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中關於哲學的基本問題的有名言論（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366—367頁）。——（正文第63頁）
- 34 列寧在這裡把唯物主義者費爾巴哈和主觀唯心主義者馬赫對自然科學的態度作了对比。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評述了馬赫對自然科學的態度（見“列寧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4卷第

369 頁)。——(正文第 64 頁)

- 35 約·狄慈根發展了類似的思想。例如，他在“人腦活動的本質”一書的“精神和物質”這一節中寫道：“很久以來，主要是從基督教的時代以來，人們習慣於蔑視物質的、感覺的、有形體的、能被蟲子咬壞和銹壞的物。”（“人腦活動的本質”1907 年俄文版第 87 頁）——（正文第 65 頁）
- 36 約·狄慈根在“人腦活動的本質”一書的“純粹理性或一般思想能力”章中寫道：“思維是大腦的機能，就象書寫是手的機能一樣。”（“人腦活動的本質”1907 年俄文版第 44 頁）接着寫道：“……如果我把思想能力叫做物質能力、感性現象，讀者就會正確地理解我。”（同上，第 46 頁）——（正文第 65 頁）
- 37 見列寧在普列漢諾夫的“尼·加·車爾尼雪夫斯基”一書上所寫的批注（見本書第 589—590、592—594、602—604、605、611—612、618—619 頁）。——（正文第 71 頁）
- 38 *«Neue Rheinische Zeitung»*（“新萊茵報”）是 1848 年 6 月 1 日到 1849 年 5 月 19 日馬克思在科倫所辦的報紙。  
恩格斯的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于 1845 年發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7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 卷第 269—587 頁）。關於這一著作的意義參看“列寧全集”1959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 卷第 6—7 頁。——（正文第 72 頁）
- 39 列寧指的是費爾巴哈 *«Vorlesung über das Wesen der Religion»*（“宗教本質講演錄”）中的一段（見“費爾巴哈全集”1851 年德文版第 8 卷第 411 頁）：“……可以說，神是由兩部分構成的，其中一部分屬於人的幻想，另一個部分屬於自然界。一部分，即和自然界有區別的神說：祈禱吧！另一部分，即和自然界沒有區別而只表現自然界的本質的神說：工作吧！因為自然界是工蜂，而神則是雄蜂。”（見“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1955 年俄文版第 2 卷第 846 頁）——（正文第 73 頁）
- 40 人本主義原理 是費爾巴哈的一個原理，它的意思是：在解決哲學問題時，必須把人看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生物學上的生物。

人本主义原理旨在反对宗教和唯心主义。但是，这一原理脱离了具体历史的社会的关系来考察人，因而导致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唯心主义的理解。

伟大的俄国唯物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中也是从人本主义原理出发的，他专门写了一部著作来谈这一问题，这部著作叫作“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950年俄文版第7卷第222—295页）。——（正文第78页）

- 41 指费尔巴哈“古典的、犹太的和基督教的古代著作中的诸神世系学”（*L. Feuerbach. «Theogonie nach den Quellen des classischen, hebräischen und christlichen Altertums».*）（“费尔巴哈全集”1857年德文版第9卷）。第320页是第34节“基督教的”自然科学的开头；第344页是属于第36节“有神论的理论基础”的。——（正文第79页）
- 42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写在三本笔记本中，这三本笔记本的总页码是1—115。在第一个笔记本的封面上，除了写有“Hegel. ‘逻辑学’第1卷”之外，还写有“哲学笔记本。黑格尔、费尔巴哈及其他”。在第二个笔记本（页码是49—88）的封面上写着：注意第76页（见本书第205—206页）。在第111页末尾写着“‘逻辑学’完。1914年12月17日”。开始做这一摘要的时期大约是1914年9月上半月，当时列宁从波罗宁转往瑞士的伯尔尼。——（正文第81页）
- 43 “黑格尔全集”德文第1版共18卷（1832—1845）和“续编”（1887）一卷，分两部。“黑格尔全集”俄文版第1—2卷，5—13卷于1929—1940年出版；第3卷1956年出版；第14卷1958年出版。——（正文第83页）
- 44 “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分两部（共三册），俄译文载于“黑格尔全集”俄文版第5卷（1937）和第6卷（1939）。——（正文第83页）
- 45 “巴门尼德”篇是柏拉图对话集中的一篇，其中阐明了古希腊埃利亚派哲学家巴门尼德的哲学观点。——（正文第96页）
- 46 列宁大概指的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序言中的一句名言：“我应



- 該限制知識的領域而給信仰留地盘。”——(正文第 99 頁)
- 47 見恩格斯“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 1955 年莫斯科中文版第 2 卷第 369—370 頁)。——(正文第 104 頁)
- 48 見恩格斯“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 1955 年莫斯科中文版第 2 卷第 368—369 頁)。——(正文第 110 頁)
- 49 見恩格斯“反杜林論”1957 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48—49, 127 頁。——(正文第 121 頁)
- 50 暗指席勒諷刺詩“哲學家”中的二行詩“權利問題”,可翻譯如下:  
     “我早就用自己的鼻子嗅東西,  
     我能否證明自己有使用鼻子的權利?”  
     (見“席勒文集”1955 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1 卷第 243 頁)。——(正文第 121 頁)
- 51 見恩格斯“反杜林論”1957 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127、129 頁。——(正文第 121 頁)
- 52 指費爾巴哈在“關於哲學改革的臨時綱要”(《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 der Philosophie》)一文中提出的評論,該文載于“費爾巴哈全集”1846 年德文版第 2 卷第 257 頁(見“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1955 年俄文版第 1 卷第 124 頁)。——(正文第 127 頁)
- 53 指康德的著作《Die Kritik der Urteilskraft》(見“判斷力批判”1898 年聖彼得堡俄文版)。——(正文第 138 頁)
- 54 列寧指的是下面三部著作的問世:黑格爾的“邏輯學”(前兩冊于 1812 年和 1813 年出版);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1847 年底寫成,1848 年 2 月出版);達爾文的“物種起源”(1859 年發表)。——(正文第 148 頁)
- 55 指卡·畢爾生的《The Grammar of Sciences》. London, 1892 (“科學入門”1892 年倫敦版),見聖彼得堡“野玫瑰”出版社俄譯本。——(正

文第162頁)

- 56 指“哲學全書縮寫本”(«*Enc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見“黑格爾全集”1840年柏林德文版第6卷。“哲學全書”的第1部是“邏輯學”, 列寧稱之為“小邏輯”, 以別於三卷本的“大”“邏輯學”。——(正文第165頁)

- 57 列寧指的是恩格斯關於黑格爾“哲學全書”的意見。見1874年9月21日恩格斯給馬克思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4卷第442頁)以及1891年11月1日恩格斯給康德·施米特的信(“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1953年俄文版第441頁)。

庫諾·費舍是德國資產階級哲學史家, “近代哲學史”的作者。“近代哲學史”中有一卷(第8卷)是專論黑格爾的(見本書第187頁)。——(正文第165頁)

- 58 見格·瓦·普列漢諾夫“黑格爾逝世六十周年”(“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1956年俄文版第1卷)。——(正文第169頁)

- 59 見恩格斯“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368頁)。——(正文第180頁)

- 60 從黑格爾那里摘來的這段引文中的術語: 僵死的靜止、精靈、形象和數目等等, 看來是指哲學史上各種哲學體系對觀念的各種規定; 同時它們大概也屬於謝林在“先驗唯心主義的體系”(«*System des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這一著作及其他著作中所提出的關於觀念的規定。——(正文第208頁)

- 61 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見“列寧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4卷)一書中對馬赫主義者維·切爾諾夫的形而上學觀點作了批判。——(正文第214頁)

- 62 高斯是在“算術研究”(«*Disquisitiones arithmeticae*»)(1801)這一著作中解這一方程式的。——(正文第225頁)

- 63 列寧指的是“費爾巴哈論綱”, 這一提綱是馬克思於1845年寫的, 1888年由恩格斯附在“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這一小冊子上發表

-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401—404頁)。——(正文第228頁)
- 64 指西諾普的第歐根尼，他是昔尼克學派的代表，他由於自己窮酸的生活方式和對社會道德要求採取的鄙視態度而得到“犬儒”的綽號。——(正文第242頁)
- 65 見恩格斯“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369頁)。——(正文第252頁)
- 66 見馬克思“資本論”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5章第193頁。在注釋2中，馬克思從黑格爾的“哲學全書”中引了一段話：“理智何等強大，就何等狡猾。理智的狡猾一般是在於它的間接活動，它讓對象按照它們的性質互相影響，互相作用，同時，又不直接干預這個過程，而只是實現自己的目的。”(Hegel. «Encyclopädie». Erster Theil. «Die Logik». Berlin, 1840, S. 382)[見黑格爾“哲學全書”，“黑格爾全集”1930年莫斯科—列寧格勒俄文版第1卷第318—319頁]。——(正文第254頁)
- 67 “關於論述黑格爾‘邏輯學’的各家著作的書評的札記”寫在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的第三冊筆記本末尾，做札記的時間在1914年12月17日以後。——(正文第259頁)
- 68 “普魯士年鑑”(«Preussische Jahrbücher»)是保守派的月刊；德國資本家和地主的刊物；從1858年至1935年底在柏林出版。——(正文第259頁)
- 69 指“哲學和哲學批判雜誌”(«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Kritik»),該雜誌在1837年由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伊曼努爾·赫爾曼·費希特所創。原名«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spekulative Theologie»(“哲學和思辨神學雜誌”)。德國唯心主義哲學派別的教授們擔任編輯工作，1918年停刊。——(正文第259頁)
- 70 “哲學評論”(«Revue Philosophique»)是1876年創於巴黎的雜誌。

——(正文第263頁)

- 71 “精神哲学”(《*Philosophy of Mind*》)是黑格尔“哲学全書”的第三部分的英譯本。“哲学全書”由“邏輯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三部分組成(見“黑格尔全集”1930年俄文版第1卷;1934年俄文版第2卷;1956年俄文版第3卷)。——(正文第265頁)
- 72 引文摘自对亚·基阿培里“現代的多元論和一元論”(A. Chiappelli. «Le pluralisme moderne et le monisme»)一書的評論,該評論載于《*Revue Philosophique*》1911年第72卷第333頁。——(正文第265頁)
- 73 “黑格尔‘哲学史講演录’一書摘要”写在两本筆記本中,这两本筆記本的封面上写着: Hegel. 1915年于伯尔尼。——(正文第269頁)
- 74 伊奥尼亚学派 又称米利都学派(因小亚細亚沿海的古代商业和文化中心米利都城得名),它是希腊哲学史上最早的一个自发唯物主义学派(公元前6世紀)(見恩格斯“自然辯証法”1955年俄文版第147頁)。——(正文第273頁)
- 75 毕达哥拉斯派哲学(公元前6—4世紀)是認為数是万物的本質的唯心主义哲学,該哲学因毕达哥拉斯而得名。毕达哥拉斯在克罗多尼(意大利南部)曾建立一个哲学宗教政治联盟,争取貴族的統治。——(正文第273頁)
- 76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De coelo*》(“天論”)是他的自然哲学著作之一,分四篇,每篇又分为若干章。在近代的版本中,篇是用羅馬数字表示的,而章是用阿拉伯数字表示的。——(正文第274頁)
- 77 毕达哥拉斯派認為十这个数是神圣的,是一个最完美的数,它包括了数的全部本性。——(正文第274頁)
- 78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De anima*》(“論灵魂”)是自然哲学著作之一,分三篇。有俄譯本,1937年莫斯科俄文版。——(正文第275頁)
- 79 埃利亚学派(公元前6世紀末至5世紀)因意大利南部的埃利亚城而得名。与米利都学派和赫拉克利特关于万物的可变基源的自发辯証学

說相對立，埃利亞學派提出了關於統一的、不動的、不變的、同類的、不斷的、永恒的存在物的學說。同時，該學派的某些原理，特別是芝諾所提出的關於運動的矛盾性的證明（所謂芝諾疑難）與他們的形而上學結論相反，對古代辯證法的发展起了積極作用，因為他們提出了關於在邏輯概念中表達運動過程的矛盾性的問題。——（正文第 276 頁）

- 80 規定 (*Определение*) 是關於對象的全面的概念，它表明對象的本質方面、對象同周圍世界的聯繫以及對象的內部發展。定義 (*Дефиниция*) 在這裡是抽象的形式邏輯的規定，它只考慮到對象的外部特征。——（正文第 277 頁）
- 81 見恩格斯“反杜林論”1957 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14 頁以及本書第 290 頁。——（正文第 277 頁）
- 82 指第歐根尼·拉爾修的著作“名哲學家的生平和學說”，該著作分十冊。許布納爾曾用古希臘文出版了“拉爾修全集”。第 1—2 卷於 1830—1833 年在萊比錫出版。——（正文第 281 頁）
- 83 指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著作“皮浪的基本原理”，分三冊。1913 年在聖彼得堡出版了俄文譯本。——（正文第 281 頁）
- 84 指 *Pierre Bayle*.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4 t. Amsterdam und Leyden, 1740 (比埃爾·培爾“歷史哲學批判辭典”1740 年阿姆斯特丹和萊丁版第 4 卷)。——（正文第 282 頁）
- 85 指 *Gomperz Theodore*. «*Les Penseurs de la Grèce*» (見岡佩茨“希臘思想家”1911 年聖彼得堡俄文版第 1 卷第 170—175 頁)。——（正文第 283 頁）
- 86 指維·切爾諾夫“哲學和社會學論文集”(1907 年莫斯科俄文版) 的第 1 節。——（正文第 284 頁）
- 87 埃利亞的芝諾約生於公元前 500 年，卒年不詳。愛非斯的赫拉克利特生活的時間約在公元前 530—470 年。——（正文第 286 頁）
- 88 編在“亞里士多德全集”內的 «*De mundo*» (“宇宙論”) 這一著作，是亞里士多德死後由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在公元 1 世紀末或 2 世紀初寫

的。——(正文第288頁)

89 “會飲”篇是柏拉圖的一篇對話。——(正文第288頁)

90 見恩格斯“反杜林論”195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4頁。——(正文第291頁)

91 指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反對數學家”，該書共分十一冊，其中六冊是批判文法、修辭學、幾何學、算術、天文學和音樂的，還有五冊（“反對獨斷論者”）是批判邏輯學、物理學和倫理學的。——(正文第294頁)

92 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第1章第1節和第2節（“列寧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4卷第28—58頁）中批判了馬赫關於感覺的主觀唯心主義學說。——(正文第295頁)

93 同素體 是亞里士多德用來表明可以無限分割和彼此有質的差別的粒子的一個名詞。在阿那克薩哥拉看來，這些粒子構成物體。——(正文第296頁)

94 詭辯學派（來自希臘文 σοφός——智者）是職業哲學家、哲學和辭令的教師的稱呼（從公元前5世紀下半葉起）。詭辯學派不是一個統一的學派。他們的一個共同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點是：深信人的一切觀念、倫理的規範和評價具有相對性，這表現在普羅塔哥拉的一個著名原理中：“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在公元前4世紀上半葉詭辯術蛻化為無聊的邏輯概念的遊戲。——(正文第299頁)

95 現象論 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的變種，這種主觀唯心主義認為應該把現象了解為只是人的感覺的總和。馬赫主義者是現象論者。——(正文第300頁)

96 見費爾巴哈“未來哲學原理”，“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1955年俄文版第1卷第173—174頁。——(正文第303頁)

97 指費爾巴哈的下述原理：“我們在現象學的開始中，只不過見到永遠是普遍的詞和永遠是個別的事物之間的矛盾。”（見費爾巴哈“未來哲學

原理”；“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1955年俄文版第1卷第28節第174頁）。——（正文第303頁）

- 98 “曼諾”是柏拉圖的一篇對話，其目的是反對詭辯學派。“曼諾”篇是柏拉圖的較早的作品之一。——（正文第305頁）

- 99 列寧所提到的是格·瓦·普列漢諾夫的下列哲學著作：別爾托夫“論一元史觀的發展問題”，1895年以單行本出版（見“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1956年俄文版第1卷第507—772頁）；反對波格丹諾夫的一些論文，刊載在社會民主黨的定期刊物上，並編入“由防禦到進攻”這部論文集（1910）（見“普列漢諾夫全集”1924年俄文版第17卷）；反對康德主義者愛·伯恩施坦和康·施米特等人的論文，刊載在“新時代”上，並編入“對我們的批判者的批判”（論文集）1906年聖彼得堡俄文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1908年在彼得堡以單行本出版（見“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1956年俄文版第2卷第504—633頁；1957年第3卷第124—196頁）。——（正文第307頁）

- 100 昔勒尼學派是古希臘的哲學派別，公元前5世紀亞里斯提卜創于昔勒尼（北非）。該派在認識論上是從感覺論出發的。他們斷言：沒有客觀真理，只有談到主觀感覺時才有可靠性。在昔勒尼學派那里，感覺論的認識論為感覺論的倫理學（認為感性的享受是道德基礎的學說）所補充。在昔勒尼學派中也出現了几个古代無神論的代表。——（正文第308頁）

- 101 指宇伯威格“古代哲學史概論”1909年柏林第10版（Ueberweg, Fr. «Grundriß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des Altertums». 10 Auflage, Berlin, 1909）一書中的第38節“亞里斯提卜和昔勒尼學派或享樂主義學派”。

在“泰阿泰德”這篇對話中，柏拉圖闡述了自己的神秘主義的認識論，把認識稱為理性向理念世界的上升；這種上升和回憶相象，因為在柏拉圖看來，理性、靈魂都淵源于這個超感覺的理念世界。——（正文第308頁）

- 102 見費爾巴哈“反對軀體和靈魂、肉體和精神的二元論”（“費爾巴哈哲學

著作选集”1955年俄文版第1卷第238頁)。——(正文第316頁)

- 103 見恩格斯“反杜林論”195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4頁。——(正文第316頁)

- 104 斯多葛派是公元前3世紀在古希腊产生并存在到6世紀为止的一个哲学派别的代表。斯多葛派在世界中区分了两个本原：受动的本原即无質的物質，能动的本原即理性、邏各斯、神。在邏輯学上，斯多葛派的出发点是：感性知觉是一切認識的出发点；表象只有当它是对象的正确完全的反映时才能是真的。但是，根据他們的学說，知觉的判断只是由于理智符合于真正表象而产生的；他們認為真正的表象是“能把握事物的”，認為它是真理的标准。——(正文第322頁)

- 105 見費尔巴哈“宗教本質講演录”，“費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1955年俄文版第2卷第510頁：“人的神不过是神化了的人的本質”，見同上第796—797頁。——(正文第331頁)

- 106 怀疑論者在这里是皮浪(約公元前365—275年)所創的一个古希腊哲学派别的代表。古代怀疑論的最著名的代表是埃奈西德穆和塞克斯都-恩披里柯(2世紀)。

論式(表达方式、方法)是指古代怀疑論者提出的那些論据(十論式)以及后来阿格利巴所补充的新的論式(五論式)。怀疑論者想通过这些論据来証明認識事物的不可能和一切知觉的絕對相对性。——(正文第331頁)

- 107 新柏拉图派是以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为基础的神秘哲学学說的拥护者。新柏拉图主义(該派的首腦是普罗提諾)在3—5世紀之間得到了发展，它是斯多葛派学說、伊壁鳩魯派学說、怀疑論学說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結合(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3卷第129頁)。新柏拉图主义在中世紀影响很大，这种影响反映在最出名的中世紀神学家的学說中，在現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某些流派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影响。——(正文第337頁)

- 108 喀巴拉是中世紀宗教神秘主义的“学說”，曾流传于犹太教的狂信者以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徒之間。这一学說的基本思想就是对“圣



書”作象征性的解釋，略巴拉主義者給“聖書”的每一個詞和數以特殊的神秘意義。——（正文第 338 頁）

- 109 諾斯替教派 是早期基督教時代的宗教神秘主義教派；哲學上它是敵視古希臘唯物主義的反動的折衷主義派別。——（正文第 338 頁）

- 110 折衷主義 是各種相互對立的哲學體系的原理的機械結合。——（正文第 338 頁）

- 111 “黑格爾‘歷史哲學講演錄’一書摘要”是寫在單獨的筆記本中的，筆記封面上寫有：《Hegel》。在封面的背面有鉛筆寫的柏拉圖對話集的目錄，還標了“黑格爾全集”第 14 卷的頁碼，該卷的內容是：“哲學史講演錄”第 2 卷。——（正文第 341 頁）

- 112 見“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第 4 章（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 1955 年莫斯科中文版第 2 卷第 389 頁）。——（正文第 345 頁）

- 113 見格·瓦·普列漢諾夫“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和“尼·加·車爾尼雪夫斯基”（“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1957 年俄文版第 3 卷第 151—153 頁和 1958 年俄文版第 4 卷第 85—86 頁）。——（正文第 346 頁）

- 114 看來列寧是指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在表述方式上的吻合，他們從相反的立場考察了宗教的起源問題。例如，見費爾巴哈的一個論點：“他[即人。——編者注]使自己的本質在神的本質中實現。”（見費爾巴哈“宗教本質講演錄”；“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1955 年俄文版第 2 卷第 797 頁）——（正文第 348 頁）

- 115 列寧大概指的是馬克思“法蘭西內戰”一書中的下述原理：“普選權不是要每三年或六年一次解決統治階級中哪一個人應該在國會里代表人民和鎮壓人民，而是要為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務……”（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 1954 年莫斯科中文版第 1 卷第 500 頁）。——（正文第 351 頁）

- 116 黑格爾辯證法（邏輯學）的綱要在筆記中緊接在“若·諾埃爾‘黑格爾的邏輯學’一書札記”和“關於黑格爾全集的卷次的札記”之後。該綱要寫於 1915 年。——（正文第 354 頁）

- 117 “若尔日·諾埃爾‘黑格尔的邏輯学’ (*Georges Noël. «La logique de Hegel»*)一書札記”写在封面上列宁写有“哲学”字样的一本筆記本中。这篇筆記大概是1915年在日内瓦写的。——(正文第359頁)
- 118 本体和现象是康德在他的認識論中用的两个术语。本体是自在之物。在康德看来,现象是由于不可知的某物(自在之物)作用于人而形成的。本体似乎处于现象的彼岸,它是不可知的本質。——(正文第364頁)
- 119 “讓·貝兰‘物理化学論文。原理’ (*J. Perrin. «Traité de chimie physique, les principes»*)一書札記”在筆記中写在“黑格尔‘邏輯学’一書摘要”之后。写于1914年底。——(正文第367頁)
- 120 列宁“彼得·蓋諾夫‘費尔巴哈的認識論和形而上学’ (*Peter Genoff. «Feuerbachs Erkenntnistheorie und Metaphysik»*)一書札記”于1914年12月29—30日写于伯尔尼。——(正文第369頁)
- 121 “綱要和原理”指的是費尔巴哈的两本著作:“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綱要”(«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 der Philosophie»)和“未来哲学原理”(«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这两部著作载于波林和約德尔版的“費尔巴哈全集”第2卷。在这一卷中还载有“反对軀体和灵魂、肉体和精神的二元論”(«Wider den Dualismus von Leib und Seele, Fleisch und Geist»)。“特别是其中的‘論唯灵論和唯物主义’”这句话指的是载于第10卷的一部著作“論唯灵論和唯物主义,特别是它們与意志自由的关系”(«Über Spiritualismus und Materialismus in besonderer Beziehung auf die Willensfreiheit»)。——(正文第369頁)
- 122 指朗格“唯物主义史” (*Fr. A. Lange.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这部著作歪曲地叙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正文第371頁)
- 123 指卡·格律恩“費尔巴哈的書簡、遺稿” (*K. Grün. «Ludwig Feuerbach's Briefwechsel und Nachlass»*)。——(正文第371頁)

- 124 “保尔·福尔克曼‘自然科学的認識論原理’ (Paul Volkmann. *«Erkenntnistheoretische Grundzüg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一書札記”在筆記中写在关于盖諾夫的學位論文 的札記之后。——(正文第 372 頁)
- 125 “麦克斯·費尔伏恩‘生物起源假說’ (Max Verworn. *«Die Biogenhypothese»*) 一書札記”在筆記中写在关于福尔克曼一書札記之后。——(正文第 374 頁)
- 126 麦·費尔伏恩在其著作第 9 頁上对 *«Enzyme»* (酵素) 一詞下了如下的定义: “酵素是活的实体的产物, 其特点是能分解大量的确定的化学化合物, 而本身却不受到破坏。”——(正文第 374 頁)
- 127 “弗·丹奈曼‘我們的世界图画是怎样构成的?’ (Fr. Dannemann. *«Wie unser Weltbild entstand»*) 一書札記”, 在筆記中列宁写在“若·諾埃尔‘黑格尔的邏輯学’一書札記”之前。——(正文第 376 頁)
- 128 “路德維希·达姆施泰特‘自然科学和技术历史指南’ (Ludwig Darmstaedter. *«Handbuch zur Geschicht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und der Technik»*) 一書札記”在筆記中紧靠在“若·諾埃尔‘黑格尔的邏輯学’一書札記”之前。——(正文第 378 頁)
- 129 “拿破仑‘思想’ (Napoléon. *«Pensées»*) 一書札記”是于 1915 年在伯尔尼写的, 札記写在那本包括有“若·諾埃尔‘黑格尔的邏輯学’一書札記”的筆記本的第一頁之末。——(正文第 379 頁)
- 130 “阿尔都尔·埃利希·哈斯‘現代物理学中的希腊化时期的精神’ (Artur Erich Haas. *«Der Geist des Hellenentums in der modernen Physik»*) 一書札記”在筆記中写在“黑格尔辯証法(邏輯学)的綱要”之后。——(正文第 380 頁)
- 131 “泰奥多尔·里普斯‘自然科学和世界觀’ (Th. Lipps. *«Naturwissenschaft und Weltanschauung»*) 一書札記”写在“哈斯‘現代物理学中的希腊化时期的精神’一書札記”之后。——(正文第 381 頁)
- 132 “拉薩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 (*«Die Philosophie*

- Herakleitos des Dunklen von Ephesos*) 一書摘要”在筆記中寫在“里普斯‘自然科學和世界觀’一書札記”之後。在該摘要之後，筆記中還有“談談辯證法問題”這篇短文。——(正文第 383 頁)
- 133 列寧指的是 1858 年 2 月 1 日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1953 年俄文版第 95—97 頁)。——(正文第 385 頁)
- 134 列寧在這裡所提到的引自普盧塔克的一段話的俄譯文載於“列寧文集”1930 年俄文版第 12 卷第 319—320 頁。——(正文第 389 頁)
- 135 阿利曼是一個古波斯神的希臘名稱，他是眾惡之神，是他的兄弟眾善之神奧爾穆茲德的永遠的不可調和的敵人。——(正文第 393 頁)
- 136 普德-阿維斯特或阿維斯特是闡述瑣羅斯德教的古波斯經典的名稱。——(正文第 393 頁)
- 137 指馬克思的“費爾巴哈論綱”(1845)(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 1955 年莫斯科中文版第 2 卷第 401—402 頁)。——(正文第 397 頁)
- 138 “克拉底魯”是柏拉圖的一篇反對詭辯學派的對話。——(正文第 399 頁)
- 139 “談談辯證法問題”一文在筆記中寫在“拉薩爾‘赫拉克利特的哲學’一書摘要”和“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一書摘要”之間，該文在 1915 年寫於伯爾尼。——(正文第 403 頁)
- 140 指約·狄慈根使用了 *überschwenglich* 這個詞，它的意思是誇大的、過分的、無限度的；例如，在“短篇哲學論文集”(«Kleinere 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1903 年斯圖加特德文版第 204 頁就曾用過。狄慈根在使用這個詞時寫道：“絕對的東西和相對的東西的區分不是無限度的。”也可參看約·狄慈根“人腦活動的本質”1907 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88 頁，那里談到精神世界和感性世界之間區分的限度。——(正文第 411 頁)
- 141 “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一書摘要”在筆記中緊接在“談談辯證法問題”一文之後，“形而上學”這本書是施維格勒用希臘文出版的，并

附有德譯文。——(正文第 413 頁)

- 142 見德·伊·皮薩列夫“不成熟思想的落空”，“皮薩列夫全集”1956年俄文版第3卷第147—151頁。——(正文第421頁)
- 143 “費爾巴哈‘對萊布尼茨哲學的敘述、分析和批判’”(«*Darstellung, Entwicklung und Kritik der Leibnizschen Philosophie*»)一書摘要”寫在單獨一本筆記中，這本筆記的封面上寫着“費爾巴哈”。該摘要於1914年底或1915年初作於伯爾尼。——(正文第425頁)
- 144 列寧所指的是費爾巴哈的下面這段話：“斯賓諾莎的哲學是把遙遠得看不見的事物映入人們眼簾的望遠鏡；萊布尼茨的哲學是把細小得看不見的事物變成可以看得見的事物的顯微鏡。”(見“費爾巴哈全集”1910年德文版第4卷第34頁)——(正文第428頁)
- 145 見1870年5月10日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1年俄文第1版第24卷第337頁)。——(正文第428頁)
- 146 隱德來希是唯心主義哲學的一個術語，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它是事物所固有的內在目的，這種目的通過自己的活動從可能變為現實。在萊布尼茨看來，隱德來希是单子實現潛在於自身中的完善性的願望。——(正文第431頁)
- 147 列寧指的是費爾巴哈的下述言論：“先定諧和虽然是萊布尼茨的寵兒，但也是萊布尼茨的弱點…… 從對单子的純粹外在的關係上來理解的先定諧和，是和萊布尼茨哲學的精神根本矛盾的。”(見“費爾巴哈全集”1910年德文版第4卷第95頁)——(正文第432頁)
- 148 偶因論是17世紀哲學中的宗教唯心主義學說，它用僧侶主義和神秘主義的精神歪曲了笛卡兒的學說。偶因論者提出了一個反動的論點：無論是物理的作用或是心理的作用以及它們的相互聯繫，都是由神實現的。——(正文第432頁)
- 149 “神正論”(“為神辯護”)是萊布尼茨的著作«*Essais de Theodicée*»

- sur la bonté de Dieu, la liberté de l'homme et l'origine du mal》(“論神的慈善、人的自由和惡的起源”)的簡稱。——(正文第 432 頁)
- 150 指所謂神的存在的本體論論據，它是經院哲學的虛構的論據，是從作為盡善盡美的存在物的神的概念中引伸出來的。最初由中世紀“實在論”的代表坎特布里的主教安瑟倫提出。關於本體論的論據的實質，見恩格斯“反杜林論”1957年俄文版第 41 頁。——(正文第 432 頁)
- 151 萊布尼茨 *«Nouveaux essais sur l'entendement humain»* (“人類理性新論”) 寫於 1700—1705 年，1765 年出版，其目的是反對洛克的感覺論的認識論所具有的唯物主義傾向。——(正文第 432 頁)
- 152 路·費爾巴哈“對萊布尼茨哲學的敘述、分析和批判”(L. Feuerbach. *«Darstellung, Entwicklung und Kritik der Leibnitz'schen Philosophie»*) 一書的第 1 版於 1837 年問世。費爾巴哈在其全集維干德版第 5 卷 (1848 年出版) 的序言中寫道：“這部著作雖然是在 1837 年復活節出版的，但在 1836 年秋就付印了。”——(正文第 432 頁)
- 153 指德國哲學家笛卡兒主義者克勞伯的著作“捍衛笛卡兒主義”(«Defensio Cartesiana») 1652 年阿姆斯特丹版。——(正文第 434 頁)
- 154 費爾巴哈用拉丁文寫的學位論文，1828 年發表於埃爾蘭根。論文的題目是：«De Ratione una, universali, infinita», 德文名稱是：«Über die Vernunft; ihre Einheit, Allgemeinheit, Unbegrenztheit» (“論理性及其統一性、普遍性和無限性”)。德譯文載於“費爾巴哈全集”1910 年斯圖加特德文版第 4 卷 (出版者波林和約德爾)。——(正文第 438 頁)
- 155 列寧指的是費爾巴哈的著作“斯賓諾莎和海爾巴特”(1836)，載於“費爾巴哈全集”1910 年德文版第 4 卷 (出版者波林和約德爾)。——(正文第 439 頁)
- 156 指 1848 年費爾巴哈給馬克思的信，其中費爾巴哈尖銳地批評了謝林的哲學 (見“費爾巴哈全集”1910 年德文版第 4 卷第 434—440 頁)。費爾

- 巴哈的信是在收到馬克思1843年10月30日給他的信后的回信(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8年俄文第1版第1卷第511—512頁)。——(正文第439頁)
- 157 “約翰·普連厄‘馬克思和黑格爾’(J. Plenge *«Marx und Hegel»*)一書札記”写在論帝国主义的筆記第2册(筆記«β»)中。——(正文第440頁)
- 158 关于“帝国主义經濟学家”，可參看列宁“論对馬克思主义的諷刺和‘帝国主义經濟主义’”一文(見“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3卷第18—72頁)。——(正文第440頁)
- 159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萊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是在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期間在科倫出版的日报。它是对普魯士专制政体抱有对立情緒的萊茵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創办的。1842年4月馬克思开始为“萊茵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該报編輯之一。在馬克思担任編輯期間，該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質，后来被普魯士政府查封。——(正文第442頁)
- 160 关于拉布和貝兰的著作的札記写在名为“奥地利农业統計及其他”的筆記中，写这一札記的时间不早于1912年。——(正文第444頁)
- 161 关于以“苏黎世州立圖書館的哲学書”为标题的几本書的札記是1915年写在論帝国主义的筆記第1册(筆記«α»)中的。——(正文第445頁)
- 162 关于以“苏黎世州立圖書館”为标题的札記是1915年写在論帝国主义的筆記第1册(筆記«α»)中的。——(正文第446頁)
- 163 以“第三类(普通教育和科学内容的著作)”为总标题的札記是1916年写在論帝国主义的筆記(筆記«ε»)中的，札記中提到海克尔、烏德、察尔特的著作。——(正文第447頁)
- 164 “关于約翰·普連厄‘馬克思和黑格爾’的書評的札記”于1913年記在“奥地利农业統計及其他”这本筆記中所摘录的有关各項問題的

書目之間。——(正文第 449 頁)

- 165 “关于拉·巴·培里‘现代哲学倾向’的书评的札记”于 1913 年 4 月之后记在“奥地利农业统计及其他”这本笔记中。——(正文第 450 頁)
- 166 “关于安·阿里奥塔‘唯心主义对科学的反动’的书评的札记”于 1913 年记在“奥地利农业统计及其他”这本笔记的末尾。——(正文第 452 頁)
- 167 “关于希法亭(在“财政资本”一书中)论及马赫的言论的札记”记在论帝国主义的笔记 491 中。——(正文第 454 頁)
- 168 列宁在阿伯尔·莱伊“现代哲学”(Abel Rey. *«La Philosophie Moderne»*)一书上所做的批注,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这位作者的观点的尖锐批判的直接继续,这些观点是在“现代物理学家的物理学理论”(«La théorie de la physique chez les physiciens contemporains». Paris, 1907)一书中提出的。——(正文第 462 頁)
- 169 列宁指的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一著作中对不可知论的著名评语(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 1955 年莫斯科中文版第 2 卷第 369 頁)。——(正文第 491 頁)
- 170 阿·德波林“辩证唯物主义”一文载于“时代的界线”文集 1909 年圣彼得堡版。——(正文第 537 頁)
- 171 列宁在格·瓦·普列汉诺夫“尼·加·卓尔尼雪夫斯基”一书(1910 年圣彼得堡版)上的批注是在 1909 年 10 月(该书出版的确切日期)之后、1911 年 4 月之前做的,1933 年第一次载于“列宁文集”第 25 卷。

在许多批语中,列宁把 1910 年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的这部著作和他关于卓尔尼雪夫斯基的论文作了比较,这些论文曾于 1890 年和 1892 年发表在文学政治评论杂志“社会民主党人”上(见“社会民主党人”1890 年伦敦版第 1 卷;1890 年日内瓦版第 2 卷;1890 年日内瓦版第 3



卷；1892年日内瓦版第4卷）。

普列汉诺夫把这四篇论文汇集为“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一书，于1894年用德文在德国出版。普列汉诺夫的这本书对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所作的评述整个说来是正确的，它的矛头是指向民粹派的。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一文中对这本书作了肯定的评价（见“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238页）。

1910年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的“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这本著作是在这样的时期写成的，当时他已经转到孟什维主义的立场，实质上是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反对用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评价車尔尼雪夫斯基和19世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世界观和活动。在这本书中的许多论点中，普列汉诺夫违背了他过去对車尔尼雪夫斯基所作的評價，抹杀了車尔尼雪夫斯基革命民主主义以及他反对自由主义、主张农民革命的不调和的斗争。

列宁根据普列汉诺夫的载在“社会民主党人”上的论文详细地核对了1910年出版的这本书的原文，划出了与“社会民主党人”上的论文比较起来没有改变或变动很大的每一个重要论点。

列宁在普列汉诺夫的書上所写的評語和划的記号是和他的許多关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言論密切有关的，这些言論有的发表在他讀了普列汉诺夫的这本书之前的著作中（“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我們究竟拒絕什么遺產？”、“論‘路标’”、“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有的是在以后发表的（“‘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紀念赫尔岑”、“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正文第565页）

- 172 整段話来自“社会民主党人”（1890年倫敦版第1卷第173—174页），列宁曾提到“社会民主党人”中的一些話（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58年俄文版第4卷第165—166页）。——（正文第578页）

- 173 列宁指的是普列汉诺夫载于“社会民主党人”的一篇论文中的一段：“我們从来没有讀过对俄国自由主义的如此辛辣而又如此一針見血的評論。”（“社会民主党人”1890年倫敦版第1卷第144页）（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58年俄文版第4卷第132页）——（正文第599页）

- 
- 174 列宁指的是普列汉諾夫在后来作了很大改动的“社会民主党人”中的一段話(1890年倫敦版第1卷第144頁)(見“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1958年俄文版第4卷第133頁)。——(正文第612頁)
- 175 指“社会民主党人”中的一段話(1890年倫敦版第1卷第144頁)(見“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1958年俄文版第4卷第133頁)。——(正文第615頁)
- 176 指普列汉諾夫在后来改动了的“社会民主党人”中的一段(1890年倫敦版第1卷第161頁)(見“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1958年俄文版第4卷第151—152頁)。——(正文第620頁)
- 177 指“社会民主党人”(1890年倫敦版第1卷第161頁)(見“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1958年俄文版第4卷第152頁)。——(正文第621頁)
- 178 “社会民主党人”中的相应的一段話(1890年倫敦版第1卷第162頁),这段話里有列宁所指出的遺漏的地方(見“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1958年俄文版第4卷第153頁)。——(正文第621頁)
-

##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引用和提到的 书报杂志索引

### A

- Aliotta, A.** *La reazione idealistica contro la scienza*. Palermo, «Optima», 1912, XVI, 526 p. — 第452頁。
-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Bd. VII. Leipzig, Duncker u. Humblot, 1878, S. 66—67. — 第423頁。
-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Charlottenburg, 1843—1844, Hft. I—VIII. — 第6, 8, 12, 21, 25, 31—33, 35頁。
- Anekdoten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zistik von Bruno Bauer, Ludwig Feuerbach, Friedrich Köppen, Karl Nauwerck, Arnold Ruge und einigen Ungenannten.** Hrsg. von A. Ruge. Bd. I—II. Zürich u. Winterthur, Literarisches Comptoir, 1843. — 第35頁。
-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In Verbindung mit einer Reihe namhafter Fachmänner aller Länder hrsg. von C. Grünberg. Bd. 3, Hft. 3. Leipzig, Hirschfeld, 1913, S. 528—530. — 第449頁。
- Archiv für systematische Philosophie in Gemeinschaft mit Wilhelm Dilthey, Benno Erdmann und Paul Natorp mitbegründet**

- von Eduard Zeller. Hrsg. von L. Stein. Neue Folge der Philosophischen Monatshefte. Bd. XIV. Abt. 2. Berlin, 1908. 570 S. — 第44, 48頁。
- Aristoteles. De anima.** — 第275, 318, 320, 321, 322頁。
- **De coelo.** — 第274頁。
- **De mundo.** — 第288頁。
- **Metaphysik.** — 第276, 314頁。
- **Die Metaphysik des Aristoteles.** Grundtext, Übers. und Kommentar. nebst erläut. Abhandlungen von A. Schwegler... Bd. 1—4. Tübingen, Fues, 1847—1848. — 第407, 409, 413—423頁。

### B

- Baillie, J. B.** *The 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 Hegel's Logic,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Hegel's system*. London, Macmillan, 1901. XVIII, 375 p. — 第262頁。
- Bauch, B.** **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Haas, A. E.** *Der Geist des Hellenentums in der modernen Physik.* Antrittsvorlesung, gehalten am 17. Januar 1914 in der Aula der Universität Leipzig. Verlag von Veit und Comp., Leipzig, 1914 (32 S.). — In: «Kant-Studien». Bd. XIX, Hft. 3. Berlin, 1914, S. 391—392. — 第380頁。
- Bauer, B.** *Die Judenfrage*. Braunschweig, Otto, 1843. 115 S. — 第

- 19, 21 頁。
- **Neueste Schriften über die Judenfrage.** — In: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Charlottenburg, 1844, Hft. IV, März, S. 10—19. — 第 21—24 頁。
- **Von den neuesten Schriften über die Judenfrage.** — In: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Charlottenburg, 1843, Hft. I, Dezember, S. 1—16. — 第 19 頁。
- Bauer, O. 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Dr. Johann Plenge, Marx und Hegel.** Tübingen, Laupp, 1911. 8°. 184 S. (4 M.). — In: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Bd. 3, Hft. 3. Leipzig, Hirschfeld, 1913, S. 528—530. — 第 449 頁。
- Bayle, P.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5-e ed., rev., corr. et augm. Avec la vie de l'auteur, par Mr. Des Maizeaux. T. 1—4. Amsterdam—Leiden, 1740. — 第 282 頁。
- Beaussire, E. Antécédents de l'hégélianisme dans la philosophie française.** Dom Deschamps, son système et son école. D'après un manuscrit et des correspondances inédites du XVIII<sup>e</sup> siècle. Paris, Londres, ...Baillière, 1865. XVI, 233, 3 p. (Bibliothèque de philosophie contemporaine № 3). — 第 366 頁。
- Boltzmann, L. Wissenschaftliche Abhandlungen.** Im Auftrage und mit Unterstützung der Akademien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Göttingen, Leipzig, München, Wien. Hrsg. von Dr. F. Hasenöhr. Bd. 1—3. Leipzig, Barth, 1909. — 第 48 頁。
- Busse, L. Jahresbericht über die Erscheinungen der anglo-ame-**

- rikanischen Literatur der Jahre 1893/94.** (Falckenberg—Armstrong, Fullerton, Wallace, Flint, Ladd, Ormond). —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Kritik». Bd. 111. Leipzig, 1898, S. 205—213. — 第 264 頁。
- **Jahresbericht über die Erscheinungen der anglo-amerikanischen Literatur der Jahre 1896—1897.** (Berenson—Caldwell—Mc Taggart—Carus—Fraser—Lindsay—Wenley—Seth). —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Kritik». Bd. 119. Leipzig, 1902, S. 182—204. — 第 258 頁。

## C

- Cabanis, P. I. G. Rapports du physique et du moral de l'homme.** T. 1—2. Paris, Crapart, 1802. — 第 28 頁。
- Carnot, C. Réflexions sur la Métaphysique du calcul infinitésimal.** Paris, Duprat, 1797. 380 p. — 第 122 頁。
- Clauberg, I. Defensio Cartesiana.** Amsterdam, Elzevirium, 1652. [12], 631 p. — 第 434 頁。
- Clemens, A. Clementis Alexandri. Opera.** Ex rec. Gulielmi Dindorfii. Vol. 3. Oxonii, Clarendoniano, 1869. 694 p. — 第 395 頁。

## D

- Dannemann, F.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in ihrer Entwicklung und in ihrem Zusammenhange.** Dargest. von F. Dannemann. Bd. 1—4. Leipzig—Berlin, Engelmann, 1913. — 第 376 頁。
- **Wie unser Weltbild entstand**

Die Anschauungen vom Altertum bis zur Gegenwart über den Bau des Kosmos. Mit einem Titelbild nach der Rembrandtschen Radierung «Der Astrolog» und vielen Textbildern. Stuttgart, Francksche Verlagshandlung, [1912]. 98 S. — 第 376—377 頁。

**Darmstaedter, L.** Handbuch zur Geschicht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und der Technik. In chronologischer Darstellung. 2. umgearb. und verm. Aufl. Unter Mitwirk. von Dr. R. du Bois-Reymond und C. Schaefer. Hrsg. von Dr. L. Darmstaedter. Berlin, Springer, 1908. X, 1262 S. — 第 378 頁。

**Darwin, Ch.**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London, Murray, 1859. IX, 502 p. — 第 147—148 頁。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Hrsg. von A. Ruge u. K. Marx. 1. u. 2. Lfg. Paris, 1844, S. 86—144, 182—214. — 第 6, 19, 20, 23 頁。

**Dietzgen, J.** 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Kopfarbeit. Eine abermalige Kritik der reinen und praktischen Vernunft von J. Dietzgen. Mit einer Einl. von A. Pannekoek. Stuttgart, Dietz, 1903. XXVII, 151 S. — 第 65 頁。

**Diogenes Laertius.** De vitis dogmatibus et apophthegmatibus clarorum philosophorum. Libri VIII, X. — 第 281, 324—325, 330 頁。

## E

**Ebbinghaus, H.** Über das Gedächtnis. Untersuchungen zur

experimentellen Psychologie. Leipzig, Duncker u. Humblot, 1885. IX, 169 S. — 第 370 頁。

**Engel, B. C.** 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Hammacher, E.** Die Bedeutung der Philosophie Hegels. VIII u. 92 S. Leipzig, 1911. Duncker und Humblot. —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Kritik». Bd. 148. Leipzig, 1912, S. 95—97. — 第 260 頁。

**Engels, F.**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e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Leipzig, Wigand, 1845. 358 S. — 第 72 頁。

— **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Revidierter sonder. Abdr. aus der «Neuen Zeit». Mit Anhang: Karl Marx über Feuerbach vom Jahre 1845. Stuttgart, Dietz, 1888. VII, 72 S. — 第 63, 104, 110, 180, 252, 345 頁。

— **Umriss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 — In: 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und Ferdinand Lassalle. Hrsg. von F. Mehring. Bd. I. Gesammelte Schrift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Von März 1841 bis März 1844. Stuttgart, Dietz, 1902, S. 432—490. — 第 458 頁。

— **Umriss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 — In: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Hrsg. von A. Ruge u. K. Marx. 1. u. 2. Lfg. Paris, 1844, S. 86—144. — 第 6—7 頁。

**Engels, F. u. Marx, K.** — см. Marx, K. u. Engels, F.

## F

**Faucher, J.** Englische Tagesfragen. — In: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Charlottenburg, 1844, Hft. VII, Juni, S. 1—8; Hft. VIII, Juli, S. 28—38. — 第15頁。

**Feuerbach, L.** Sämtliche Werke. Bd. 1—10. Leipzig, Wigand, 1846—1833.

Bd. 4. Geschichte der neuern Philosophie von Bacon von Verulam bis Benedict Spinoza. 1847. 392 S. — 第54頁。

Bd. 5. Darstellung, Entwicklung und Kritik der Leibnizschen Philosophie. 1848. X, 290 S. — 第54頁。

Bd. 6. Pierre Bayle.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und Menschheit. 2. umgearb. und verm. Aufl. 1848. VIII, 308 S. — 第54頁。

Bd. 8. Vorlesungen über das Wesen der Religion. Nebst Zusätzen und Anmerkungen. 1851. VIII, 463 S. — 第53—79頁。

Bd. 9. Theogonie nach den Quellen des klassischen, hebräischen und christlichen Altertums. 1857. 446 S. — 第79頁。

— Sämtliche Werke. Neu hrsg. von W. Bolin u. F. Jodl. Bd. I—X. Stuttgart, Frommann, 1903—1911.

Bd. I. Gedanken über Tod und Unsterblichkeit.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F. Jodl. 1903. XV, 374 S. — 第370, 424頁。

Bd. II. Philosophische Kritiken und Grundsätze.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F. Jodl. 1904. XI, 411 S. — 第363, 370,

424頁。

Bd. III. Geschichte der Neueren Philosophie von Bacon von Verulam bis Benedict Spinoza.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F. Jodl. 1906. XI, 388 S. — 第424頁。

Bd. IV. Darstellung, Entwicklung und Kritik der Leibnizschen Philosophie. Zur neueren Philosophie und ihrer Geschichte.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F. Jodl. 1910. XII, 448 S. — 第368, 424, 425—439頁。

Bd. V. Pierre Bayle.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und Menschheit. Mit einer Biogr. Bayles vom Hrsg. Neu hrsg. und biogr. eingeleitet von W. Bolin. 1905. X, 436 S. — 第424頁。

Bd. VI. 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W. Bolin. 1903. X, 411 S. — 第370, 424頁。

Bd. VII. Erläuterungen und Ergänzungen zum Wesen des Christentums.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W. Bolin. 1903. XII, 520 S. — 第368, 424頁。

Bd. VIII. Vorlesungen über das Wesen der Religion. Nebst Zusätzen und Anmerkungen.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W. Bolin. 1908. VIII, 459 S. — 第368, 370, 424頁。

Bd. IX. Theogonie nach den Quellen des klassischen, hebräischen und christlichen Altertums.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W. Bolin. 1907. IX, 417 S. — 第424頁。

Bd. X. Schriften zur Ethik und

- nachgelassene Aphorismen.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F. Jodl. 1911. X, 385 S. — 第363、424 頁。
- **Darstellung, Entwicklung und Kritik der Leibniz'schen Philosophie.** Ansbach, 1837. 295 S. — 第425—439 頁。
  - **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 Zürich u. Winterthur, Literarisches Comptoir, 1843. IV, 84 S. — 第32, 58 頁。
  - **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 1843. — In: Feuerbach, L. Sämtliche Werke. Neu hrsg. von W. Bolin u. F. Jodl. Bd. II. Philosophische Kritiken und Grundsätze.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F. Jodl. Stuttgart, Frommann, 1904, S. 245—320. — 第363, 370 頁。
  - **Herr von Schelling.** 1843. Brief an K. Marx. (Nach dem Brouillon). — In: Feuerbach, L. Sämtliche Werke. Neu hrsg. von W. Bolin u. F. Jodl. Bd. IV. Darstellung, Entwicklung und Kritik der Leibnizschen Philosophie. Zur neueren Philosophie und ihrer Geschichte.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F. Jodl. Stuttgart, Frommann, 1910, S. 434—440. — 第439 頁。
  - **Kritik des «Antihegel».** 1835. — In: Feuerbach, L. Sämtliche Werke. Neu hrsg. von W. Bolin u. F. Jodl. Bd. II. Philosophische Kritiken und Grundsätze.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F. Jodl. Stuttgart, Frommann, 1904, S. 17—80. — 第370 頁。
  - **Der Schriftsteller und der Mensch.** Eine Reihe humoris-
- tisch-philosophischer Aphorismen. 1834. — In: Feuerbach, L. Sämtliche Werke. Neu hrsg. von W. Bolin u. F. Jodl. Bd. I. Gedanken über Tod und Unsterblichkeit.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F. Jodl. Stuttgart, Frommann, 1903, S. 263—366. — 第370 頁。
  - **Spinoza und Herbart.** 1836. — In: Feuerbach, L. Sämtliche Werke. Neu hrsg. von W. Bolin u. F. Jodl. Bd. IV. Darstellung, Entwicklung und Kritik der Leibnizschen Philosophie. Zur neueren Philosophie und ihrer Geschichte. Durchges. u. neu hrsg. von F. Jodl. Stuttgart, Frommann, 1910, S. 400—416. — 第439 頁。
  - **Todesgedanken.** 1830. — In: Feuerbach, L. Sämtliche Werke. Neu hrsg. von W. Bolin u. F. Jodl. Bd. I. Gedanken über Tod und Unsterblichkeit.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F. Jodl. Stuttgart, Frommann, 1903, S. 1—90. — 第370 頁。
  - **Über die Vernunft; ihre Einheit, Allgemeinheit, Unbegrenztheit.** Dissertation zur Erlangung des philosophischen Doktorates. — In: Feuerbach, L. Sämtliche Werke. Neu hrsg. von W. Bolin u. F. Jodl. Bd. IV. Darstellung, Entwicklung und Kritik der Leibnizschen Philosophie. Zur neueren Philosophie und ihrer Geschichte.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F. Jodl. Stuttgart, Frommann, 1910, S. 299—356. — 第438 頁。
  - **Über Spiritualismus und Materialismus, besonders in Beziehung auf die Willensfreiheit.** 1863—1866. — In: Feuer-

- bach, L. Sämtliche Werke. Neu hrsg. von W. Bolin u. F. Jodl. Bd. X. Schriften zur Ethik und nachgelassene Aphorismen.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F. Jodl. Stuttgart, Frommann, 1911, S. 91—229. — 第368頁。
- **Verhältnis zu Hegel.** 1840, mit späteren Zusätzen. — In: Feuerbach, L. Sämtliche Werke. Neu hrsg. von W. Bolin u. F. Jodl. Bd. IV. Darstellung, Entwicklung und Kritik der Leibnizschen Philosophie. Zur neueren Philosophie und ihrer Geschichte.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F. Jodl. Stuttgart, Frommann, 1910, S. 417—424. — 第439頁。
- **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 der Philosophie.** 1842. — In: Feuerbach, L. Sämtliche Werke. Neu hrsg. von W. Bolin u. F. Jodl. Bd. II. Philosophische Kritiken und Grundsätze.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F. Jodl. Stuttgart, Frommann, 1904, S. 222—244. — 第127, 368, 370頁。
- **Das Wesen der Religion.** Ergänzungen und Erläuterungen. 1845. — In: Feuerbach, L. Sämtliche Werke. Neu hrsg. von W. Bolin u. F. Jodl. Bd. VII. Erläuterungen und Ergänzungen zum Wesen des Christentums.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W. Bolin. Stuttgart, Frommann, 1903, S. 390—520. — 第363, 370頁。
- **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 Leipzig, Wigand, 1941. XII, 450 S. — 第55, 56, 368, 395頁。
- **Wider den Dualismus von Leib und Seele, Fleisch und Geist.** — In: Feuerbach, L. Sämtliche Werke. Neu hrsg. von W. Bolin u. F. Jodl. Bd. II. Philosophische Kritiken und Grundsätze.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F. Jodl. Stuttgart, Frommann, 1904, S. 326—357. — 第316, 368頁。
- **Zur Beurteilung der Schrift: «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 1842. — In: Feuerbach, L. Sämtliche Werke. Neu hrsg. von W. Bolin u. F. Jodl. Bd. VII. Erläuterungen und Ergänzungen zum Wesen des Christentums. Durchges. und neu hrsg. von W. Bolin. Stuttgart, Frommann, 1903, S. 265—275. — 第368頁。
- **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 1839. — In: Feuerbach, L. Sämtliche Werke. Neu hrsg. von W. Bolin u. F. Jodl. Bd. II. Philosophische Kritiken und Grundsätze. Durchges. und hrsg. von F. Jodl. Stuttgart, Frommann, 1904, S. 158—204. — 第370頁。
- Fischer, F. Die Metaphysik, von empirischem Standpunkte aus dargestellt.** Zur Verwirklichung der Aristotelischen Metaphysik. Basel, Schweighausersche Buchh., 1847. VIII, 152 S. — 第423頁。
- Fischer, K. Hegels Leben, Werke und Lehre.** T. I. Mit dem Bildnis des Verfassers in Heliogravüre. Heidelberg, Winter, 1901. XX, 576 S. (Geschichte der neuern Philosophie von K. Fischer. Jubiläumsausg. Bd. 8). — 第165頁。
- Forel, A. Gehirn und Seele.** Vortrag gehalten bei der 66. Versammlung deutscher Naturforscher und Ärzte in Wien am 26. September 1894. 10. Aufl. Stutt-



gart, Kröner, 1907. 45 S. — 第 370 頁。

**Fourier, Ch.** *Le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re, ou invention du procédé d'industrie attravante et naturelle distribuée en séries passionnées.* — 第 35, 37 頁。

— *Théorie de l'unité universelle.* — 第 35, 37 頁。

— *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 — 第 35, 37 頁。

«**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 1904, № 348. Erstes Morgenblatt, 13. Dezember, S. 1—3. — 第 43 頁。

### G

**Gauss, C. F.** *Disquisitiones arithmeticae.* Lipsiae, 1801. 478 S. — 第 224 頁。

**Genoff, P.** *Feuerbachs Erkenntnistheorie und Metaphysik.* Inaugural-Dissertation zur Erlangung der Doktorwürde der hohen philosophischen Fakultät der Universität Bern vorgelegt von P. Genoff aus Zarsko-Selo (Bulgarien). Zürich—Selnau, 1911. 89 S. — 第 368 頁。

**Gomperz, Th.** *Les penseurs de la Grèce.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antique.* — 第 283 頁。

**Grün, K.** *Ludwig Feuerbach in seinem Briefwechsel und Nachlaß sowie in seiner Philosophischen Charakterentwicklung.* Bd. 1—2. Leipzig u. Heidelberg, Winter, 1874. — 第 370 頁。

**Guenther, K.** *Vom Urtier zum Menschen.* Ein Bilderatlas zur

Abstammungs- und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s Menschen. Zugest. und erläutert von Dr. K. Guenther. Bd. 1—2.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09. — 第 48 頁。

### H

**Haas, A. E.** *Der Geist des Hellenentums in der modernen Physik.* Antrittsvorlesung, gehalten am 17. Januar 1914 in der Aula der Universität Leipzig. Leipzig, Veit, 1914. 32 S. — 第 380 頁。

**Haeckel, E.** *Gott-Natur.* (Theophysis). Studien über monistische Religion. Leipzig, Kröner, 1914. 72 S. — 第 447 頁。

— *Die Lebenswunder.* Gemeinverständliche Studien über Biologische Philosophie. Ergänzungsband zu dem Buche über die Welträtsel. Volks-Ausg. Stuttgart, Kröner, s. a. VIII. 200 S. — 第 43 頁。

— *Die Welträtsel.* Gemeinverständliche Studien über Monistische Philosophie. Volks-Ausg. ... Mit einem Nachwort: Das Glaubensbekenntnis der Reinen Vernunft. Stuttgart, Kröner, s. a. 176 S. — 第 43 頁。

**Hammacher, E.** *Die Bedeutung der Philosophie Hegels für die Gegenwart.* Leipzig, Duncker u. Humblot, 1911. VIII, 92 S. — 第 260 頁。

*Handbuch der K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 in systematischer Darstellung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Geschichte und Methodik der einzelnen Disziplinen.* Hrsg. von I. Müller. Geschichte der antiken Naturwissenschaft und Philosophie.

- Bearb. von S. Günther und W. Windelband. Bd. V. Abt. 1, Nördlingen, Beck'sche Buchh. 1888. VII, 337 S. — 第 419 頁。
- Hegel, G. W. F.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Ph. Marheineke u. a. Bd. I—XIX. Berlin, Leipzig, Duncker u. Humblot, 1832—1845, 1887.
- Bd. I. 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en.** Hrsg. von K. L. Michelet. 1832. XXXIV, 423 S. — 第 82 頁。
- Bd. II.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rsg. von J. Schulze. 1832. XII, 612 S. — 第 82, 94, 160 頁。
- Bd. III. Wissenschaft der Logik.** Hrsg. von L. von Henning. T. 1. Die objektive Logik. Abt. 1. Die Lehre vom Sein. 1833. VIII, 468 S. — 第 82, 83—99, 103—130, 191, 410, 421 頁。
- Bd. IV. Wissenschaft der Logik.** Hrsg. von L. von Henning. T. 1. Die objektive Logik. Abt. 2. Die Lehre vom Wesen. 1834. VIII, 243 S. — 第 82, 133—165, 167—171, 173—174, 191, 410, 412 頁。
- Bd. V. Wissenschaft der Logik.** Hrsg. von L. von Henning. T. 2. Die subjektive Logik, oder: die Lehre vom Begriff. 1834. VIII, 353 S. — 第 82, 177—191, 197—209, 215—253, 257, 410, 412 頁。
- Bd. VI. 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T. 1. Die Logik. Hrsg. von L. von Henning. 1840. XL, 414, 2 S. — 第 82, 165—167, 172—173, 186, 187, 192—193, 209, 211—215, 224, 252—257, 354—358 頁。
- Bd. VII. Abt. I. Vorlesungen über die Naturphilosophie, als der 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T. 2. Hrsg. von K. L. Michelet. 1842. XXX, 2, 696 S. — 第 82 頁。
- Bd. VIII.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 Hrsg. von E. Gans. 1833. XX, 440 S. — 第 82 頁。
- Bd. IX.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Hrsg. von E. Gans. 1837. XXIV, 446, 1 S. — 第 82, 341—353 頁。
- Bd. X. Vorlesungen über die Aesthetik.** Hrsg. von H. G. Hotho. Abt. 1. Bd. 1. 1835. XX, 547 S.; Abt. 2. Bd. 2. 1837. X, 465 S.; Abt. 3. Bd. 3. 1838. VIII, 581 S. — 第 82 頁。
- Bd. XI.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Religion.** Nebst einer Schrift über die Beweise vom Dasein Gottes. Hrsg. Ph. Marheineke. Bd. 1. 1832. XVI, 376 S. — 第 82 頁。
- Bd. XII. Idem.** Bd. 2. 1832. VI, 483 S. — 第 82 頁。
- Bd. XIII.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Hrsg. von K. L. Michelet. Bd. 1. 1833. XX, 418 S. — 第 82, 269—298, 385 頁。
- Bd. XIV. Idem.** Bd. 2. 1833. VI, 586 S. — 第 82, 298, 299—336 頁。
- Bd. XV. Idem.** Bd. 3. 1836. VIII,

- 692 S. — 第82、337—338頁。  
 Bd. XVI. **Vermischte Schriften.**  
 Hrsg. von F. Förster u. L. Bourmann. Bd. 1. 1834. VI, 506 S. — 第82頁。  
 Bd. XVII. Idem. Bd. 2. 1835. VI, 634 S. — 第82頁。  
 Bd. XVIII. **Philosophische Pro-pädeutik.** Hrsg. von K. Rosenkranz. 1840. XXII, 2, 205 S. — 第82頁。  
 Bd. XIX. **Briefe von und an Hegel.** Hrsg. von K. Hegel. T. 1. 1887. XII, 430 S.; T. 2. 1887. 399 S. — 第82、424頁。  
 —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Ph. Marheineke u. a. 2. unveränd. Aufl. Bd. II.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rsg. von J. Schulze. Berlin, Dunker u. Humblot, 1841. XII, 591 S. — 第16、31—32、35—36頁。  
 — **Cours d'esthétique.** Analysé et trad. en partie, par Ch. Bénard. T. 1—3. Paris, 1840—1848. — 第366頁。  
 — **The Logic of Hegel.** Transl. from the encyclopa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by W. Wallace. 2d. ed., rev. and aug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2. XXVI, 2, 439 p. — 第262頁。  
 — **Logique de Hegel.** Trad.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t accompagnée d'une introd. et d'un comment. perpétuel par A. Véra. T. I. Paris, Ladrangé, 1839. VII, 354 p. — 第366頁。  
 —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Mit einer Einleitung und einigen erläuternden Anmerkungen am Fuße der Seiten für den akademischen Gebrauch. Hrsg. von G. Boland. Leiden, Adriani, 1907. XXXVIII, 751 S. — 第445頁。  
 — **Philosophie de la nature.** Trad.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t accompagnée d'une introd. et d'un comment. perpétuel par A. Véra. T. 1. Paris, Ladrangé, 1863. XII, 628 p. — 第366頁。  
 — **Philosophie de l'esprit.** Trad.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t accompagnée de deux introd. et d'un comment. perpétuel par A. Véra... Vols. 1—2. Paris, Baillière, 1867—1869. — 第366頁。  
 — **Philosophie de la religion.** Trad.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t accompagnée de plusieurs introd. et d'un comment. perpétuel par A. Véra. Vols. 1—2. Paris, Baillière, 1876—1878. — 第366頁。  
 — **Wissenschaft der Logik.** — 第262—266頁。  
 — **Wissenschaft der Logik.** Bd. 1—2. Nürnberg, Schrag, 1812—1816. — 第147頁。  
 Hibben, J. G. **Hegel's logic, an essay i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Scribner's Sons, 1902. 313 p. — 第264頁。  
 Hilferding, R. **Das Finanzkapital.** Eine Studie über die jüngste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 Wien, Brand, 1910. XII, 477 S. (Separatabdruck aus den Marx-Studien. Bd. 3). — 第454頁。
- J
- Janet, P. **Études sur la dialectique dans Platon et dans Hégel.** Paris, Ladrangé, 1861. LVI, 396 p. — 第366頁。  
 Jodl, F. **Lehrbuch der Psycholo-**

gie. 2. Aufl. Bd. 1—2. Stuttgart u. Berlin, Cotta, 1903. — 第 370 頁。

## K

**Kant, I.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2. hin und wieder verbesserte Aufl. Riga, 1787. XLIV, 884 S. — 第 99, 181, 434 頁。

—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3. Aufl. Berlin, 1799. — 第 138 頁。

«**Kant-Studien**». Philosophische Zeitschrift. Unter Mitwirkung von E. Adickes, É. Boutroux u. a. und mit Unterstützung der «Kantgesellschaft». Hrsg. von H. Vaihinger und B. Bauch. Bd. XIX, Hft. 3. Berlin, 1914, S. 391—392. — 第 380 頁。

## L

**Lange, F. A.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und Kritik seiner Bedeutung in der Gegenwart.** Iserlohn, Baedeker, 1866. XVI, 564 S. — 第 370, 445 頁。

**Lassalle, F. Die Philosophie Herakleitos des Dunklen von Ephesos.** Nach einer neuen Sammlung seiner Bruchstücke und der Zeugnisse der Alten dargestellt. Bd. 1—2. Berlin, Duncker, 1858. — 第 383—402, 407 頁。

**Leibniz, G. W. Essais de théodicée sur la bonté de Dieu, la liberté de l'homme et l'origine du mal.** — 第 432 頁。

— **Nouveaux essais sur l'entendement humain.** — 第 432, 434, 435 頁。

**Lipps, Th. Naturwissenschaft und Weltanschauung.** Vortrag gehalten auf der 78. Versammlung

deutscher Naturforscher und Ärzte in Stuttgart. Heidelberg, Winter's Universitätsbuchhandlung, 1906. 40 S. — 第 381 頁。

**Lucas, R. Bibliographie der radioaktiven Stoffe.** Hamburg u. Leipzig, Voss, 1908. — 第 44 頁。

## M

**Mach, E. Grundriß der Physik für die hohen Schulen des Deutschen Reiches.** Bearb. von Harbordt und Fischer. T. 2. Ausführlicher Lehrgang. 2. Aufl. Leipzig, Freytag, Wien, Tempsky, 1908. — 第 44 頁。

**Mc Taggart, J. E. Studies in the Hegelian Dialektik.** Cambridge, 1896. XVI, 259 p. — 第 258 頁。

**Mariano, R. La Philosophie contemporaine en Italie.** Essai de philosophie hégélienne... Paris, Baillière, 1868. VIII, 162, 12 p. — 第 366 頁。

**Marx, K. u. Engels, F. 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 Gegen Bruno Bauer und C<sup>o</sup>. Frankfurt a. M., Literarische Anstalt (J. Rütten), 1845. VIII, 336 S. — 第 5—38, 55 頁。

—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Veröffentlicht im Februar 1848. London, Druck von Hirschfeld, 1848. 24 S. — 第 72, 147 頁。

**Marx, K. Marx über Feuerbach.** (Niedergeschrieben in Brüssel im Frühjahr 1845). — In: Engels, F. 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Revidierter sonder. Abdr. aus der «Neuen Zeit». Mit Anhang: Karl Marx über Feuerbach vom Jahre 1845. Stuttgart, Dietz, 1888,

- S. 69—72. — 第228, 397, 595頁。
- **Zur Judenfrage.** — In: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hrsg. von A. Ruge und K. Marx. 1. u. 2. Lfg. Paris, 1844. S. 182—214. — 第19, 21—24頁。
- Marx-Studien.** Blätter für Theorie und Politik des wissenschaftlichen Sozialismus. Hrsg. von M. Adler u. R. Hilferding. Bd. 3. Wien, 1910, S. VII—XII, 1—477. — 第454頁。
- Michelet, K. L. und Haring, G. H.** Historisch - kritische Darstellung der dialektischen Methode Hegels. Nebst dem gutachtlichen Berichte über die der Philosophischen Gesellschaft zu Berlin eingereichten Bewerbungsschriften und einer Geschichte der Preisbewerbung. Leipzig, Duncker u. Humblot, 1888. XVI, 174 S. — 第262頁。
- «**Mind**». A quarterly Review of psychology and philosophy. Edited by G. F. Stout. New series. Vol. XXII. London, 1913, № 86, april, p. 280—284. — 第450頁。

## N

- Napoléon Pensées.** Paris, 1913, 120 p. (Bibliothèque miniature. 14). — 第379頁。
-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1848, Juni—1849, Mai. — 第72頁。
- Noël, G.** La Logique de Hegel. — In: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Paris, t. II, 1894, p. 36—57, 270—298, 644—675; t. III, 1895, p. 184—210, 503—526; t. IV, 1896, p. 62—85, 583—614. — 第359頁。
- **La Logique de Hegel.** Paris, Alcan, 1897. VIII, 188 p. — 第359,

361—366頁。

- **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William Wallace.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Translated from the encyclopa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with five introductory essays.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894; Henry Frowde, London. — In: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Paris, 1894, № 11, novembre, p. 540. — 第264頁。
- **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William Wallace. 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Hegel's philosophy and especially of his logic.**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894; London, Henry Frowde. — In: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Paris, 1894, № 11, novembre, p. 538—540. — 第262頁。
- Norström, V.** Naives und wissenschaftliches Weltbild. — In: Archiv für systematische Philosophie. Bd. XIV, Hft. 4. Berlin, 1908, S. 447—496. — 第48頁。

## P

- Paulsen, F.**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6. Aufl. Berlin, Herz, 1899. XVI, 444 S. — 第40—42頁。
- Pearson, K.** The Grammar of science. London, Scott, 1892. XVI, 493 S. — 第162頁。
- Pelazza, A. R.** Avenarius e l'empirocriticismo. Torino, Bocca, 1909. 129 p. — 第48頁。
- Pérès, J.** Rivista di Filosofia. 1911, Janvier—Juin. — In: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Paris, 1911, № 9, sep-

- tembre, p. 332—335. — 第264頁。
- Perrin, J.** *Les atomes*. Avec 13 figures. Paris, Alcan. 1913. XVI, 296 p. — 第444頁。
- *Traité de chimie physique*. Les principes. Paris, Gauthier-Villars, 1903. XXVI, 300 p. — 第367頁。
- Perry, R. B.** *Present philosophical tendencies: a critical survey of naturalism, idealism, pragmatism and realism, together with a synopsis of the philosophy of William James*. London a.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912. XV, 383 p. — 第450頁。
- Pflaum, Ch. D.** *Bericht über die italienische philosophische Literatur des Jahres 1905*. —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Kritik». Bd. 129. Leipzig, 1906, S. 94—105. — 第260頁。
- Planck, M.** *Das Prinzip der Erhaltung der Energie*. 2. Aufl. Leipzig u. Berlin, Teubner, 1908. XVI, 280 S. (Wissenschaft und Hypothese. VI). — 第44頁。
- Plato**
- *Kratylos*. — 第399, 400頁。
  - *Meno*. — 第305頁。
  - *Parmenides*. — 第96, 107, 339頁。
  - *Symposion*. — 第288頁。
  - *Sophista*. — 第311, 339頁。
  - *Theatetus*. — 第308, 394, 400頁。
  - *Timaeus*. — 第339頁。
  - *Phaedo*. — 第309頁。
  - *Philebus*. — 第339頁。
- Plechanow, G.** *Bernstein und der Materialismus*. — In: «Die Neue Zeit», Stuttgart, XVI. Jg. 1897—1898. Bd. II. № 44, S. 545—555. — 第307頁。
- **Konrad Schmidt gege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 In: «Die Neue Zeit», Stuttgart, XVII. Jg. 1898—1899. Bd. I. № 5, S. 133—145. — 第307頁。
- **Materialismus oder Kantianismus?** — In: «Die Neue Zeit», Stuttgart, XVII. Jg. 1898—1899. Bd. I, № 19, S. 589—596. — 第307頁。
- Plenge, J.** *Marx und Hegel*. Tübingen, Laupp, 1911. 184 S. — 第258, 440—443, 449頁。
- Prantl, K.** *Fischer Friedrich*. — In: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Bd. VII. Leipzig, Duncker u. Humblot, 1878. S. 66—67. — 第423頁。
- «**Preußische Jahrbücher**». Bd. 151. Januar bis März 1913. Berlin, 1913, S. 415—436. — 第258頁。
- Proudhon, P. J.** *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ou 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du droit et du gouvernement*. 1-er mémoire. Paris, Brocard, 1840. 244 p. — 第8, 12—13頁。
- R**
- Raab, F.** *Die Philosophie von Richard Avenarius*. Systematische Darstellung und immanente Kritik. Leipzig, Meiner, 1912. IV, 164 S. — 第444頁。
-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1842—1843. — 第442頁。
- Rau, A.** *Friedrich Paulsen über Ernst Haeckel*. Eine kritische Untersuchung über Naturforschung und moderne Kathederphilosophie. 2. Aufl. Berlin, Brackwede, 1907. 48 S. (Flugschriften des Deutschen

- Monistenbundes. Hft. 3). — 第 446 頁。
- Révolutions de Paris, dédiées à la Nation et au district des Pénitents-Augustins.** №1—160. Paris. 1789—1792. — 第 16 頁。
-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Paris, t. II, 1894, p. 36—57, 270—298, 644—675; t. III, 1895, p. 184—210, 503—526; t. IV, 1896, p. 62—85, 583—614. — 第 359 頁。
-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Paris, 1894, № 11, novembre, p. 538—540. — 第 262 頁。
- 1902, № 9, septembre, p. 312—314. — 第 262 頁。
- 1904, № 4, avril, p. 393—409, 430—431. — 第 264, 367 頁。
- 1911, № 9, septembre, p. 332—335. — 第 264 頁。
- 1912, № 12, décembre, p. 644—646. — 第 452 頁。
- Rey, A. La philosophie moderne.** Paris, Flammarion, 1908. 372 S. (Bibliothèque de Philosophie scientifique). — 第 462—535, 536 頁。
- **Les principes philosophiques de la chimie physique.**—In: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Paris, 1904, № 4, avril, p. 393—409. — 第 367 頁。
- Richter, R. 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Stein, Ludwig. Philosophische Strömungen der Gegenwart.** Stuttgart, 1908, Verlag von Enke. XVI und 452 S.—In: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liche Philosophie und Soziologie». Hft. I. Leipzig, 1909, S. 105—110. — 第 46 頁。
- Riecke, E. Lehrbuch der Physik**

- zu eigenem Studium und zum Gebrauche bei Vorlesungen.** Bd. 1—2. 4. Aufl. Leipzig, Veit, 1908. — 第 44 頁。
- «Rivista di Filosofia».** Organo della Società Filosofica Italiana. Anno III. Genova, 1911, p. 387—401. — 第 264 頁。
- Rotta, P. La rinascita dell'Hegel e la filosofia perenne.**—In: «Rivista di Filosofia». Anno III. Genova, 1911, p. 387—401. — 第 264 頁。
- Ruttman, W. I. Die Hauptergebnisse der modernen Psychologie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Individualforschung.** Leipzig, Wunderlich, 1914. XIII, 392 S. — 第 448 頁。

## S

- Salignac, F. Questions de physique générale et d'astronomie.** Toulouse, Privat, 1908. — 第 44 頁。
- Schiller, F. C. S. 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Present Philosophical Tendencies: a Critical Survey of Naturalism, Idealism, Pragmatism and Realism, together with a Synopsis of the Philosophy of William James. By Ralph Barton Perry.** New York and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2. Pp. XV, 383.—In: «Mind». New series. Vol. XXII. London, 1913. № 86, april, p. 280—284. — 第 450 頁。
- Schinz, M. Die Wahrheit der Religion nach den neuesten Vertretern der Religionsphilosophie.** Dargestellt und beurteilt von M. Schinz. Zürich, Leemann, 1908. XI, 307 S. — 第 46 頁。



**Schmidt, F. J.** Hegel und Marx.— In: «Proußische Jahrbücher». Bd. 151. Januar bis März 1913. Berlin, Stilke, 1913; S. 415—436. — 第258頁。

**Schmitt, E. H.** Das Geheimniss der Hegelschen Dialektik, beleuchtet vom konkretnennlichen Standpunkte. Halle a. S., Pfeffer, 1888. XIV, 144 S. — 第262頁。

**Segond, J.** 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Antonio Aliotta. La reazione idealistica contro la scienza. 1 vol. grand in-8°, XVI-526 pp. Palerme, Casa editrice Optima, 1912.—In: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Paris, 1912, № 12, décembre, p. 644—646. — 第452頁。

— 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J. B. Baillie. The 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 Hegel's Logic,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Hegel's system. 1 vol. in-8° de XVIII-375 p., London, Macmillan and C°, 1901.— In: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Paris, 1902, № 9, septembre, p. 312—314. — 第262頁。

**Seth, A.** The development from Kant to Hegel with chapters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London, Williams a. Norgate, 1882. IV, 170 p. — 第260頁。

**Sextus Empiricus.** Adversus Mathematicos. — 第294、302—303頁。

— Pyrronische Hypotyposen. — 第281頁。

**Simon, T. C.** 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Stirling, J. H. The secret of Hegel: being the hegelian system in origin, principle, form

and matter. —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Kritik». Bd. 53. Halle, 1868, S. 268—270, in: Simon, T. C. Über den gegenwärtigen Zustand der metaphysischen Forschung in Britannien. — 第260頁。

**Spaventa, B.** Da Socrate a Hegel. Bari, Laterza, 1905. XVI, 432 S. (Biblioteca di cultura moderna. № 17). — 第260、261頁。

— La filosofia italiana nelle sue relazioni con la filosofia europea. Nuova edizione con note e appendice di documenti a cura di G. Gentile. Bari, Laterza, 1908. XXII, 317 p. — 第48頁。

**Spicker, G.** Über das Verhältnis der Naturwissenschaft zur Philosophie.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Kantischen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und der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von Albert Lange. Berlin, Duncker, 1874. 94 S. — 第445頁。

**Stein, L.** Philosophische Strömungen der Gegenwart. Stuttgart, Enke, 1908. XVI, 452 S.—第46頁。

**Stirling, J. H.** The secret of Hegel: being the hegelian system in origin, principle, form and matter. — 第260頁。

**Strache, H.** Die Einheit der Materie, des Weltäthers und der Naturkräfte. Wien, Deuticke, 1909. — 第48頁。

**Sue, E.** Les Mystères de Paris. 11-e éd., Paris, 1842. — 第14、33—35、37—38頁。

**Suter, J.** Die Philosophie von Richard Avenarius. Darstellung und erkenntniskritische Würdigung. Inaugural-Dissertation zur Erlang-



ung der Doktorwürde der ersten Sektion der hohen philosophischen Fakultät der Universität Zürich vorgelegt von J. Suter aus Madretsch. Begutachtet von G. W. Störing, Zürich, 1910. 167 S. — 第448頁。

## T

**Teichmann, E. Betrachtungen zu einigen neuen biologischen Werken.** — In: «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 1904, № 348. Erstes Morgenblatt, 13. Dezember, S. 1—3. — 第43頁。

**Thomson, J. J. Die Korpuskulartheorie der Materie.** Autoris. Übers. von G. Siebert. Braunschweig, Vieweg, 1908. VII, 166 S. (Die Wissenschaft. Sammlung naturwissenschaftlicher und mathematischer Monographien. Hft. 25). — 第44頁。

## U

**Ueberweg, F. Grundriß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T. 1—3. 5., mit einem Philosophen- und Literatoren-Register versehene Aufl., bearb. und hrsg. von M. Heinze. Berlin, Mittler, 1876. — 第39頁。

— **Grundriß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fortgeführt von M. Heinze.** T. 1. Das Altertum. 10., mit Namen- und Sachverzeichnis versehene Aufl., bearb. und hrsg. von K. Praechter. Berlin, Mittler, 1909. XV, 362, 178 S. — 第283, 308頁。

**Uhde-Bernays, H. Feuerbach.** Leipzig, Insel-Verlag, 1914. 77 S. mit III. — 第447頁。

**Ulrici, H. 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The Development from Kant to Hegel with Chapters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By Andrew Seth.** Published by the Hibbert Trustees. London, Williams a. Norgate, 1882. —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Kritik». Bd. 83. Halle, 1883, S. 145—150. — 第260頁。

## V

**Véra, A. 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Hegel.** Paris, Franck, 1855. VII, 306 p. — 第366頁。

**Verworn, M. Die Biogenhypothese.** Eine kritischexperimentelle Studie über die Vorgänge in der lebendigen Substanz. Jena, Fischer, 1903. IV, 114 S. — 第374—375頁。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liche Philosophie und Soziologie**». Gegründet von R. Avenarius, in Verbindung mit F. Jodl und A. Riehl hrsg. von P. Barth. 33. Jg. Neue Folge VIII. Leipzig, 1909. Hft. I, S. 105—110. — 第46頁。

**Volkmann, P. Erkenntnistheoretische Grundzüg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und ihre Beziehungen zum Geistesleben der Gegenwart.** Allgemein wissenschaftliche Vorträge. 2. vollst. umgearb. und erw. Aufl. Leipzig u. Berlin, Teubner, 1910. XXIII, 454 S. (Wissenschaft und Hypothese. IX). — 第372頁。

## W

**Wallace, W.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Translated from the encyclopa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with five introductory essay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4. 320 p. — 第264頁。

- *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Hegel's philosophy and especially of his logic*. 2d. ed., rev. and aug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4. XVI, 365 p. — 第262頁。

Weber, L. *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J. Grier Hibben. Hegel's logic, an essay in interpretation*. 313 p.,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02. — In: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Paris, 1904, № 4, avril, p. 430—431. — 第264, 266頁。

Windelband, W. *Geschichte der antiken Naturwissenschaft und Philosophie*. Bearb. von S. Günther und W. Windelband. — In: *Handbuch der K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 in systematischer Darstellung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Geschichte und Methodik der einzelnen Disziplinen*, hrsg. von I. Müller. Bd. V. Abt. 1. Nördlingen, Beck'sche Buchhandlung, 1888. VII, 337 S. — 第419頁。

## А

Авенариус, Р. *Критика чистого опыта*. — 第563頁。  
— *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понятие о мире*. Пер. И. Федорова, под ред. М. Филиппова. Спб., Сойкин, 1901, 91 с. — 第562頁。

## Б

Богданов, А. А. *Авторитарное мышление*. — В кн.: *Богла-*

## Х

Xenophon. *Xenophontis memorabilia*. — 第306頁。

## З

Zart, A. *Bausteine des Weltalls*.

Atome und Moleküle. Mit zahlreichen Abbildungen nach Originalaufnahmen und Zeichnungen von C. Schmauck, R. Oeffinger u. a. und einem Titelbild von W. Planck. Stuttgart, Kosmos, Gesellschaft der Naturfreunde, 1913. 100 S. — 第447頁。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Kritik».

Bd. 53. Halle, 1868, S. 248—272. — 第260頁。

— Bd. 83. Halle, 1883, S. 145—150. — 第260頁。

— Bd. 111. Leipzig, 1898, S. 205—213. — 第264頁。

— Bd. 119. Leipzig, 1902, S. 182—204. — 第258頁。

— Bd. 129. Leipzig, 1906, S. 94—105. — 第260頁。

— Bd. 148. Leipzig, 1912, S. 95—97. — 第260頁。

нов, А. А. Из психологии общества. Статьи 1901—1904 гг. Спб., Дороватовский и Чарушников, 1904, с. 95—156. — 第547頁。

— *Из психологии общества*. Статьи 1901—1904 гг. Спб., Дороватовский и Чарушников, 1904, с. 95—156. — 第547頁。

## Г

Герцен, А. И. «Very dangerous!» — «Колокол». Лондон, 1859, № 44,

- стр. 363—364. — 567—568 стр.  
**Гиппфердинг, Р. Финансовый капитал.** Новейшая фаза в развитии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Авт. пер. с нем. и вступит. статья И. Степанова. М., Знаменский, 1912. XXIX, 576, 8 с. — 454 стр.  
**«Голос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 Женева—Париж, 1908, № 6—7, май—июнь, с. 3—14; № 8—9, июль—сентябрь, с. 3—16. — 307 стр.

## Д

- Деборин, А.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В кн.: На рубеже. (К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е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исканий.) Кри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Спб., «Наше Время», 1909, с. 38—75. — 537—545 стр.

## Е

- Евангелие.** — 349 стр.

## З

- «Заря».** Штутгарт, 1901, № 2—3, декабрь, с. 204—225. — 307 стр.  
**Зенд-Авеста.** — 393 стр.

## К

- «Колокол».** Лондон, 1859, № 44, стр. 363—364. — 568 стр.

## М

- Маркс, К.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во Франции.** Воззвание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Совет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Рабочих о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 во Франции 1871 г. Ко всем членам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в Европе и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ах. Апрель—май 1871 г. — 351 стр.  
**Капитал.** Крит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Т. I—III. 1867—1894

гг. — 98, 154, 189, 191, 254, 357, 409, 549 стр.

- **Письмо Ф. Энгельсу от 1 февраля 1858 г.** — 385, 402 стр.  
 — **Письмо Ф. Энгельсу от 10 мая 1870 г.** — 428 стр.

## Н

- На рубеже.** (К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е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исканий.) Кри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Спб., «Наше Время», 1909, с. 38—75. — 537—545 стр.

## П

- Писарев, Д. И. Промахи незрелой мысли.** — 421 стр.  
**(Плеханов, Г. В.) Бельтов, Н. К вопросу о развитии мо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взгляда на историю.** Ответ гг. Михайловскому, Карееву и комп. Спб., 1895, 288 с. — 307 стр.  
 — **К шестидесятой годовщине смерти Гегеля.** — 169 стр.  
 — **Сант против Канта или духовное завещание г. Бернштейна.**—«Заря», Штутгарт, 1901, № 2—3, декабрь, с. 204—225. — 307 стр.  
 — **Критика наших критиков.** Спб., 1906. VII, 400 с.—307 стр.  
 — **Materialismus militans.** Ответ г. Богданову. Письмо первое и второе.—«Голос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 Женева—Париж, 1908, № 6—7, май—июнь, с. 3—14; № 8—9, июль—сентябрь, с. 3—16. — 307 стр.  
 —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Спб., «Шиповник», 1910. 537 с. — 565—626 стр.  
 —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Со-

- циал-Демократ», Лондон, 1890, кн. 1, февраль, с. 88—175. — 567, 571—574, 578—579, 598—599, 610, 612, 615, 620, 621, 623—625 гг.
- **Основные вопросы марксизма.** Спб., «Наша Жизнь», 1908. 107 с. — 307, 346, 457—461 гг.
- **Ответ г. Богданову.** Письмо третье. — В кн.: Плеханов, Г. В. От обороны к нападению. Ответ г. А. Богданову, критика итальянского синдикализма и другие статьи. М., 1910, с. 70—111. — 307 гг.
- **От обороны к нападению.** Ответ г. А. Богданову, критика итальянского синдикализма и другие статьи. М., 1910, с. 70—111. — 307 гг.

## С

- «Современник». Спб., 1861, № 5, с. 89—117. — 591 гг.
- «Социал - Демократ». Лондон, 1890, кн. 1, февраль, с. 88—175. — 567, 571—574, 578—579, 598—599, 610, 612, 615, 620, 621, 623—625 гг.

## Ч

- Чернов, В.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и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этюды.** 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1907. 379 с. — 284 гг.
-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Г. Июльская монархия.** — В к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томах. Т. VI. Спб.,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1906, с. 53—150. — 605, 606 гг.
- **Политика. Июнь 1859.** — В к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томах. Т. V. Спб.,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1906, стр. 209—250. — 611 гг.
- **Критика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предубеждений против**

- общинного владения.** — В к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томах. Т. IV. Спб.,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1906, с. 304—333. — 607 гг.
- **О причинах падения Рима (подражание Монтескье).** — «Современник», Спб., 1861, № 5, с. 89—117. — 591 гг.
- **Очерки из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по Миллю).** — В к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томах. Т. VII. Спб.,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1906, с. 303—664. — 615 гг.
- **Письма об Испании. В. П. Боткина.** Спб., 1857 г. — В к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томах. Т. III. Спб.,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1906, стр. 25—46. — 589—590 гг.
- **Пролог.** — 573 гг.
- **Что делать?** — 576, 577, 578 гг.

## Ш

- Шекспир, В. Все хорошо, что хорошо кончается,** акт I, сцена третья. — 14 гг.
- Шулятиков, В. Оправдание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в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От Декарта до Э. Маха. М., «Московское книжн-во», 1908, 151 с. — 546—564 гг.

## Э

- Энгельс, Ф. Анти-Дюринг.** Переворот в науке, произведенный господином Евгением Дюрингом. 1876—1878 гг. — 121, 277, 290—291, 316 гг.
- **Письмо К. Марксу от 24 сентября 1874 г.** — 165 гг.
- **Письмо К. Шмидту от 1 ноября 1891 г.** — 165 гг.

## 人名索引

### 三 画

**万—德尔—瓦尔斯**, 約翰·狄德利克 (Van der Waals, Johannes Diderik 1837—1923)——荷兰物理学家, 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 以其气体动力学理論方面的著作而知名。——第 492 頁。

**万特—霍夫**, 雅科布·亨利 (Van't Hoff, Jacobus Henricus 1852—1911)——著名的荷兰化学家, 現代的物理化学和立体化学的創始人之一。——第 492 頁。

### 四 画

**丹奈曼**, 弗里德里希 (Dannemann, Friedrich 生于 1859 年)——德国自然科学史家, 波恩大学教授。——第 376 頁。

**巴尔福**, 阿瑟·約翰 (Balfour, Arthur John 1848—1930)——英国的国家活动家, 外交官, 保守党首領之一。他在哲学著作中曾批判过黑格尔的观点。——第 259 頁。

**巴貝夫**, 格拉古 (Babeuf, Gracchus

原名弗朗斯瓦·諾埃尔; 1760—1797)——法国革命家, 空想的平均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 “平等派”密謀的組織者。——第 25、30 頁。

**巴尔特茲**, 保尔·約瑟夫 (Barthez, Paul Joseph 1734—1806)——法国的医生和所謂蒙彼利埃学派的生理学家, 活力論者。——第 496 頁。

**巴門尼德** (Parmenides 公元前 6 世紀末—5 世紀初)——古希腊哲学家, 色諾芬尼的学生, 埃利亚学派的杰出代表, 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第 106、107 頁。

**孔德**, 奥古斯特 (Comte, August 1798—1857)——法国反动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不可知論者, 实証論的創始人。——第 365 頁。

**孔狄亚克**, 埃蒂耶納·博諾 (Condillac, Etienne Bonnot 1715—1780)——法国自然神論哲学家, 感觉論者, 洛克的繼承人。——第 29、30 頁。

**邓斯·司各脫**, 約翰 (Duns Scotus, John 約 1265—1308)——中世紀

苏格兰哲学家，經院哲学家，作为中世紀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現的唯名論的代表；“牛津文集”这部大著的作者。——第29頁。

牛頓，伊薩克(Newton, Isaak 1642—1727)——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古典力学的創始人。——第122、377、430、484頁。

文德尔班，威廉(Windelband, Wilhelm 1848—1915)——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新康德主义者，有名的哲学史家。——第261、419頁。

## 五 画

卡貝，埃蒂耶納(Cabet, Etienne 1788—1856)——法国政論家，空想共产主义和平派的著名代表，“伊加利亚旅行記”的作者。——第31頁。

卡諾，拉查尔·尼古拉(Carnot, Lazare Nicolas 1753—1823)——法国数学家，政治和軍事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第122頁。

卡維林，康·德·(Кавелин, К. Д. 1818—1885)——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政論家，历史家，法律家；在哲学上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論者。——第568頁。

卡巴尼斯，比埃尔·讓·若尔日(Cabanis, Pierre Jean 1757—1808)——法国医生，哲学家，政治

活动家；庸俗唯物主义的先驅之一。——第28頁。

卡斯坦宁，弗里德里希(Carstanjen, Friedrich)——阿芬那留斯的学生，苏黎世大学的教授，在阿芬那留斯死后，他主編“科学的哲学季刊”。——第560頁。

皮浪(Pyrrhon 約公元前365—275)——古希腊哲学家，古代怀疑論的創始人。——第332頁。

皮尔斯，查理·桑嘉哥·桑德斯(Peirce, Charles Santiago Sanders 1839—1914)——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邏輯学家和心理学家。在1878年宣布了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第515頁。

皮薩列夫，德·伊·(Писарев, Д. И. 1840—1868)——杰出的俄国文学批評家，唯物主义哲学家，革命民主主义者。——第421、604頁。

布克尔，亨利·托馬斯(Buckle, Henry Thomas 1821—1862)——英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历史家，实证論社会学家，“英国文明史”的作者。——第372頁。

布魯諾(Bruno)——參看鮑威尔。

布萊德里，弗兰西斯·赫伯特(Bradley, Francis Herbert 1846—1924)——英国反动哲学家，绝对唯心主义者。——第263、265、564頁。

布呂納提埃爾，斐迪南(Brunetière, Ferdinand 1849—1906)——法

国批評家和文艺理論家，曾企图把自然科学的方法首先是达尔文的进化論应用于文学史。——第 485 頁。

弗科，讓·貝爾納·萊昂 (Foucault, Jean-Bernard-Leon 1819—1868) ——法国物理学家，由于他的摆的實驗而知名，这个實驗明显地表明地球的自轉；他还用迅速旋轉的鏡子在空气和水中測量光速。——第 378 頁。

弗列尔，奥古斯特 (Forel, August 1848—1931) ——瑞士的神經病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昆虫学家。——第 371 頁。

弗里斯，胡果·德· (Vries, Hugo de 1848—1935) ——荷兰植物学家、反达尔文主义者，反动的泛生論和突然变异論的創始人。——第 499 頁。

弗拉薩克，魯道夫 (Wlassak, Rudolf) ——奥地利生理学家，“論耳迷路的靜力作用”这篇学术論文的作者。——第 561 頁。

尼采，弗里德里希 (Nietzsche, Friedrich 1844—1900) ——反动的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論者和非理性論者，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先驅之一。——第 47 頁。

白里，詹姆斯·布莱克 (Baillie, James Black 1872—1940) ——里子城大学副校长，曾写了一本著作論述黑格尔的邏輯学。他曾把黑格尔的“精神現象学”譯成英文。

——第 263 頁。

边沁，耶利米 (Bentham, Jeremy 1748—1832) ——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功利主义的理論家。——第 31 頁。

甘斯，爱德华 (Gans, Eduard 約 1798—1839) ——柏林大学的羅馬法的教授，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死后出版的“黑格尔全集”中的“法哲学”和“哲学史講演录”是他編的。——第 34、83、343、353 頁。

切尔諾夫，維·米· (Чернов, В. М. 1876—1952) ——社会革命党的領袖和理論家之一，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在哲学上是折衷主义者和不可知論者。——第 214、284 頁。

圣茹斯特，路易·安都昂 (Saint-Just, Louis Antoine 1767—1794) ——18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雅各宾党人的領袖之一。——第 25 頁。

## 六 画

毕尔生，卡尔 (Pearson, Karl 1857—1936) ——倫敦大学教授，数学家和生物学家；在認識論方面，他站在馬赫主义的立場上。——第 162 頁。

毕希納，弗里德里希·卡尔·克里斯提安·路德維希 (Büchner, Friedrich Karl Christian Ludwig 1824—1899) ——德国生理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宣揚者；他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潮。——

第 42、397 頁。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約公元前 580—500)——古希腊数学家和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第 120、273—276、377、420 頁。

**色诺芬** (Xenophon 約公元前 430—355 或 354)——古希腊历史学家，按他的政治观点是雅典民主制的反对者，贵族斯巴达的拥护者。——第 306 頁。

**色诺芬尼** (科洛封的 Xenophanes 約公元前 580—470)——古希腊哲学家和诗人，抽象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代表，埃利亚学派的創始人。——第 278 頁。

**考尔德，威廉** (Coward, William 約 1656—1725)——英国医生，唯物主义哲学家。——第 30 頁。

**考茨基，卡尔** (Kautsky, Karl 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首脑之一，中派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家。在 19 世紀 80—90 年代，考茨基还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場上，并写了許多推广马克思主义說作的著作。——第 549 頁。

**亚历山大(馬其頓的)** Alexander 公元前 356—323)——古代著名的統帥和国家活动家。——第 313 頁。

**亚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公元前 384—322)——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在哲学上他动搖于唯物主义和

唯心主义之間。——第 86、185、192、217、274、275、276、282—285、288、289、295、312—322、329、401、407、409、415—417、419—420、422—423、586 頁。

**达姆施泰特，路德維希** (Darmstadt, Ludwig 1846—1927)——德国化学家，以化学史著作而知名。——第 378 頁。

**西塞罗，馬可·土利烏斯** (Cicero, Marcus Tullius 公元前 106—43)——杰出的羅馬演說家和国家活动家，折衷主义哲学家。——第 394、401 頁。

**西斯蒙第，讓·沙尔·列奥納尔·西蒙·德·** (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經濟学家，抨击資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評家。——第 8 頁。

**米希勒，卡尔·路德維希** (Michelet, Karl-Ludwig 1801—1893)——柏林大学哲学教授，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死后出版的“黑格尔全集”中的“哲学論文”、“哲学全書”第 2 部 (“自然哲学”) 和“哲学史講演录”是他編的。——第 33、263 頁。

**米哈洛夫斯基，尼·康·**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 К. 1842—1904)——俄国社会学家，政論家和文学批評家，自由派民粹主义的思想家，“祖国紀事”和“俄国财富”这两种杂志的編輯。——第 69 頁。



休謨, 大卫 (Hume, David 1711—1776)——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 主观唯心主义者, 不可知論者; 历史家和經濟学家。——第 40、139、220、411、538、540、555 頁。

华萊士, 威廉 (Wallace, William 1844—1897)——英国黑格尔主义的知名的代表之一, 曾把黑格尔“哲学全書”譯成英文。——第 263 頁。

托勒密, 克罗狄烏斯 (Ptolemaeus, Claudius 2 世紀)——古希腊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 宇宙的地球中心說的創始人。——第 377 頁。

伏尔泰 (原名弗朗斯瓦·瑪丽·阿魯埃 Voltaire, François Marie Arouet 1694—1778)——法国 18 世紀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卓越代表之一, 杰出的作家, 历史家和自然神論哲学家, 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第 28 頁。

伊壁鳩魯 (Epicurus 約公元前 341—270)——古代卓越的思想家之一, 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无神論者。——第 323—330、391、583 頁。

多德威尔, 亨利 (Dodwell, Henry 死于 1784 年)——英国哲学家,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第 30 頁。

宇伯威格, 弗里德里希 (Überweg, Friedrich 1826—1871)——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心理学家, 科尼斯堡大学教授, “哲学史概論”这部

巨著的作者。——第 39、283、308 頁。

## 七 画

阿里奧塔, 安东尼奥 (Aliotta, Antonio 生于 1881 年)——意大利哲学家, 写过許多实验心理学和美学方面的著作。他反对經驗批判主义和实用主义。——第 452 頁。

阿芬那留斯, 理查 (Avenarius, Richard 1843—1896)——德国反动哲学家, 主观唯心主义者, 經驗批判主义的創始人之一。——第 452、558、560、561、562、563 頁。

阿利斯塔克 (薩摩斯的 Aristarchus 公元前 4 世紀末—3 世紀初)——古希腊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第 377 頁。

阿那克薩哥拉 (克拉左門的 Anaxagoras 約公元前 500—428)——古希腊哲学家, 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第 295—296 頁。

阿那克西曼德 (米利都的 Anaximander 約公元前 610—546)——古希腊哲学家, 自发的唯物主义者 and 辯証法家。——第 273 頁。

芝諾 (埃利亚的 Zeno 公元前 5 世紀)——古希腊埃利亚学派的哲学家, 巴門尼德的弟子, 抽象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主观辯証法的代表。——第 279、281—287 頁。

李凱, 爱德华 (Riecke, Eduard 1845—1915)——德国物理学家。——第 45 頁。

**李比希**, 尤斯图斯 (Liebig, Justus 1803—1873)——杰出的德国科学家, 农业化学的创始人之一, 巴伐利亚科学院的院长。——第 64 頁。

**李嘉图**, 大卫 (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卓越代表之一。——第 8 頁。

**李希特尔**, 劳尔·海耳曼 (Richter, Raul Hermann 1871—1912)——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第 47 頁。

**李凯尔特**, 亨利希 (Rickert, Heinrich 1863—1936)——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主观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 新康德主义的巴登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第 452 頁。

**克劳伯**, 约翰 (Clauberg, Johann 1622—1665)——德国哲学家, 杜斯堡的哲学教授, 笛卡儿主义者, 他接近于偶因论。——第 434 頁。

**克雷門** (Clemens of Alexandria 約 150—215)——基督教神学家, 唯心主义哲学家。——第 395、398 頁。

**克拉底魯** (Kratylos 公元前 5 世紀)——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赫拉克利特的学生和柏拉图的先生; 他从赫拉克利特的辯証法中得出了极端相对主义的結論, 因而走向了詭辯。——第 390、399 頁。

**克萊因佩特**, 汉斯 (Kleinpeter, Hans 1869—1916)——奥地利哲

学家, 經驗批判主义的传播者, 他的譯为俄文的主要著作是“現代自然科学的認識論”。——第 560 頁。

**杜恒**, 比埃尔·莫里斯·瑪丽 (Duhem, Pierre Maurice Marie 1861—1916)——法国的理論物理学家, 曾写过一系列物理学史的著作; 在認識論方面, 他是个馬赫主义者。——第 453、479、480、483、484 頁。

**杜威**, 約翰 (Dewey, John 1859—1952)——美国的反动哲学家, 社会学家和教育家, 主观唯心主义者,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家; 他发展了实用主义的思想, 制定了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的变种之一。——第 452 頁。

**杜尔克姆**, 艾米尔 (Durkheim, Emile 1858—1917)——反动的法国社会学家, 馬尔薩斯主义者, 种族主义者。——第 513 頁。

**杜勃罗留波夫**, 尼·亚· (Добролюбов, Н. А. 1836—1861)——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 文学批評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第 537 頁。

**貝兰**, 讓·巴蒂斯特 (Perrin, Jean Baptiste 1870—1942)——法国物理学家和物理化学家; 他的主要著作是闡述布朗运动的实验研究的。——第 337、444 頁。

**貝克萊**, 乔治 (Berkeley, George 1684—1753)——反动的英国哲学家, 英国教会的主教, 主观唯心主

- 义者。——第 411、511、538、562、563 頁。
- 貝拉察**, 奧略里 (Pelazza, Aurelius 死于 1915 年) ——意大利哲学家, “理·阿芬那留斯和經驗批判主义”一書的作者。——第 49 頁。
- 貝罗丹**, 昂利·約瑟夫·阿納斯塔斯 (Perrotin, Henry Joseph Anastas 1845—1904) ——法国天文学家, 因观察火星上的“运河”和土星的光环而出名; 他发现了六个小行星。——第 378 頁。
- 狄尔泰**, 威廉 (Dilthey, Wilhelm 1834—1911)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柏林大学的教授, “生活哲学”的創始者, 这种哲学是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哲学中的反动的非理性論派。在他的著作中, 关于青年时代的黑格尔的著作最有名。——第 47、261 頁。
- 狄德罗**, 德尼 (Diderot, Denis 1713—1784) ——杰出的法国哲学家,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代表, 无神論者, 18 世紀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 启蒙运动者、百科全书派的首領。——第 585 頁。
- 狄慈根**, 約瑟夫 (Dietzgen, Joseph 1828—1888) ——德国工人, 社会民主党人, 独立地获得辯証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哲学家。——第 65、411、457 頁。
- 希本**, 約翰·格里尔 (Hibben, John Grier 1861—1933) ——美国的邏輯学家, 普林斯頓大学教授。——第 265、267 頁。
- 希法亭**, 魯道夫 (Hilferding Rudolf 1877—1941)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的首脑之一。他在“財政資本”这一著作中, 对帝国主义作了反馬克思主义的叙述, 掩盖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第 454 頁。
- 希波克拉底** (Hippokrates 約公元前 460—377) ——古希腊杰出的医生和自然科学家, 古代医学的創始人之一。——第 400 頁。
- 伽利略**, 伽利萊 (Galilei, Galileo 1564—1642) ——伟大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力学家和天文学家, 古典力学的創始人之一。——第 126、377、520 頁。
- 伽桑狄**, 比埃尔 (Gassendi, Pierre 1592—1655) ——杰出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他发展了伊壁鳩魯原子論和倫理学的思想, 并且写了天文学、数学、力学和科学史方面的著作, 他因这些著作而知名。——第 28、77、411、586 頁。
- 別林斯基**, 維·格·(Белинский, В. Г. 1811—1848) ——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 文学批評家和政論家, 唯物主义哲学家。——第 567 頁。
- 別尔托夫** (Бельтов) ——参看普列汉諾夫。
- 沙登**, 艾米尔·奥古斯特 (Schaden, Emil August 1814—1852) ——爱尔兰根大学哲学教授, 神秘主义

者，曾批判过黑格尔和费尔巴哈。  
——第 78 頁。

沙列尔，尤利烏斯 (Schaller, Julius 1810—1868) —— 哈雷大学哲学教授，黑格尔主义者，批判过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第 78 頁。

苏，欧仁 (Sue, Eugène 1804—1857) —— 法国作家，写了一些小市民的、伤感的、以社会问题为题材的小说。——第 14、33—35、37 頁。

苏特尔，亨利希 (Suter, Heinrich 1848—1922) —— 瑞士的数学教授。——第 448 頁。

苏格拉底 (Socrates 約公元前 469—399) ——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貴族的思想家。——第 153、240、303—306、511 頁。

利鲍，德奥多 (Riboŭ, Thèodule 1839—1916) —— 法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哲学評論”杂志的创办人和編輯，曾写过許多心理学史的著作；他的观点中所包含的自发唯物主义的元素具有机械論的性質。——第 452 頁。

利特尔，亨利希 (Ritter, Heinrich 1791—1869) —— 德国哲学史家，持有宗教唯心主义观点；“古代哲学史”的作者。——第 352 頁。

劳，阿尔勃萊希特 (Rau, Albrecht 1843—1920) —— 德国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路·费尔巴哈的追隨

者。——第 446 頁。

君特，康拉德 (Guenther, Konrad 1874—1955) —— 德国动物学家，夫賴堡大学教授，“从原始动物到人”的图册的編纂者。——第 49 頁。

伯麦，雅科布 (Böhme, Jacob 1575—1624) —— 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在他的學說中包含着唯心主义辯証法的成分。——第 65 頁。

辛茨，麦克斯 (Schinz, Max 生于 1864 年) —— 苏黎世大学的哲学副教授，后来是教授。——第 47 頁。

沃尔弗，克利斯提安 (Wolff, Christian 1679—1754) —— 德国哲学家，唯心主义者，形而上学者，萊布尼茨哲学的宣揚者和庸俗化者，目的論的拥护者。——第 94、226 頁。

里普斯，泰奥多尔 (Lipps, Theodor 1851—1914) —— 德国资产階級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現象論的拥护者，慕尼黑心理学研究院的創始人。——第 381 頁。

車尔尼雪夫斯基，尼·加·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Г. 1828—1889) —— 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和文学批評家，俄国 60 年代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領袖。在哲学上他发展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力求用唯物主义观点来改造黑格尔的辯証法。車尔尼雪夫斯

基的哲学观点是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哲学的高峰。“但由于俄国生活的落后,車尔尼雪夫斯基不善于,正确些說,不能上升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証唯物主义。”(列宁)——第71、78、565、566—570、572—574、577—580、585、588—590、592、594—596、598、602、605—606、610—611、612、616、620、624—625頁。

孚赫,尤利烏斯 (Faucher, Julius 1820—1878) ——德国政論家,青年黑格尔分子。——第15頁。

麦克斯韦,詹姆斯·克拉克 (Maxwell, James Clerk 1831—1879) ——杰出的英国物理学家,因电学理論著作而知名。——第453頁。

## 八 画

波林,威廉·安得列阿斯 (Bolin, Wilhelm Andreas 1835—1924) ——瑞典历史学家,費尔巴哈派哲学家,赫尔辛福斯大学教授。費尔巴哈专論的作者。他和弗·約德尔共同出版“費尔巴哈全集”。——第424頁。

波西尔,艾米尔·讓·阿尔芒 (Beaussire, Emile Jean Arman 1824—1889) ——哲学教授,法国道德政治科学院院士,曾写过一系列有关道德問題的著作。——第366頁。

波拿巴 (Bonaparte) ——参看拿破

仑第一。

波尔茲曼,路德維希 (Boltzmann, Ludwig 1844—1906) ——著名的奥地利物理学家,自发的唯物主义者;曾批判过馬赫派的主观唯心主义認識論。——第49頁。

波旁王朝 (Bourbons) ——法国的王朝名 (1589—1792, 1814—1815 和 1815—1830)。——第349頁。

波格丹諾夫,亞·亞·(馬林諾夫斯基的笔名) (Богданов, A. A. 1873—1928) ——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經濟学家;1907年以前是布尔什维克,后来脱离了党。他曾經修正馬克思主义,并从馬赫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的立場出发加以歪曲。曾創立过一种变相的經驗批判主义——經驗一元論。——第307、547、550頁。

拉布,弗里德里希 (Raab, Friedrich 生于1890年) ——德国經濟学家和哲学家,从1926年起在法兰克福任政治經濟学教授。——第444頁。

拉松,阿道夫 (Lasson, Adolf 1832—1917) ——德国哲学家,柏林大学教授,新黑格尔主义的著名代表。——第259頁。

拉薩尔,斐迪南 (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 ——德国小資产階級社会主义者,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办人之一;他为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傾向創造了开端;就其哲学观点來說,是唯心主义者

- 和折衷主义者。——第385—397、399—402、407、592頁。
- 拉美特利，茹利安·奥弗雷 (La Mettrie, Julien Offray 1709—1751)——法国医生，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著名代表。——第28、30、585頁。
- 拉格朗日，约瑟夫·路易 (Lagrange, Joseph Louis 1736—1813)——杰出的法国数学家和力学家，巴黎科学院院士。——第122頁。
- 奈麦西 (Nemesius 约4世紀)——腓尼基的埃米薩主教，他在其著作“人性論”中企图把新柏拉图主义和关于灵魂不死、意志自由、神旨等基督教学說結合起来。——第391、401頁。
- 奈恩斯特，瓦尔特·海尔曼 (Nernst, Walter Hermann 1864—1941)——德国物理学家和物理化学家。——第492、493頁。
- 罗，约翰 (Law, John 1671—1729)——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财政专家，1719—1720年任法国财政大臣；因从事发行纸币的投机活动而知名，这种活动以彻底破产而告終。——第28頁。
- 罗塔，鲍洛 (Rotta, Paolo 生于1873年)——意大利的哲学家-黑格尔主义者，米兰天主教大学的教授，他接近于新經院哲学。——第265頁。
- 罗比耐，讓·巴蒂斯特·勒奈 (Robinet, Jean Baptiste René 1735—1820)——法国哲学家，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自然神論的维护者。——第30頁。
- 罗伊斯，裘西阿 (Royce, Josiah 1855—1916)——美国反动哲学家，客觀唯心主义者，美国新黑格尔主义的代表。——第452頁。
- 罗伯斯比尔，馬克西米利安·瑪丽·伊济多尔 (Robespierre, Maximilien Marie Isidore 1758—1794)——18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1793至1794年任雅各宾党人的領袖，革命政府的首脑。——第25頁。
- 弥勒，伊万 (Müller, Iwan Ritter von 1830—1917)——埃尔兰根大学古典語言学教授。“古典古代史参考手册”这一著作的編纂者，該書多年来一直是用他的名字出版的。——第419頁。
- 刻卜勒，約翰 (Kepler, Johann 1571—1630)——杰出的德国天文学家，根据哥白尼学說发现了行星运动規律。——第126、377頁。
- 叔本华，阿尔都尔 (Schopenhauer, Arthur 1788—1860)——德国反动唯心主义哲学家，普魯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他的唯意志論和仇恨人类的理論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第559頁。
- 张伯倫，豪斯登·斯特瓦特 (Chamberlain, Houston Stewart 1855—1927)——反动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种族主义社会学家，德国帝

国主义者的世界霸权思想的宣扬者，法西斯思想的主要先驱之一，按出身来说他是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转到德国方面。——第47页。

岡佩茨，泰奥多尔 (Gomperz, Theodor 1832—1912) ——德国哲学史家，语言学家，实证论者。“希腊思想家”（共三卷）的作者。——第283页。

帕斯托勒，汉尼拔 (Pastore 1868—1956) ——意大利哲学家，都灵科学院院士；研究过数理逻辑，“哲学评论”(«Rivista di Filosofia») 的撰稿人。——第453页。

彼得楚尔特，约瑟夫 (Petzoldt, Josef 1862—1929) ——德国反动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生；他反对科学的社会主义。——第560页。

## 九 画

柏拉图 (Plato, 原名阿里斯托克) (约公元前427—347) ——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第34、86、107、153、237、240—241、288、304、306、309—312、313、314、316、337—338、363、364、394、398—400、411、416、420、476、511、553页。

柏格森，昂利 (Bergson, Henri 1859—1941) ——法国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直觉是人的认识

的基础；他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第452、453、467、504、507、564页。

柏纳尔，沙尔 (Bénard, Charles 1807—1898) ——法国哲学家，曾把一系列的黑格尔著作译成法文，并把它们出版。——第366页。

柏采留斯，扬斯·雅科布 (Berzelius, Jöns Jakob 1779—1848) ——著名的瑞典化学家、矿物学家。——第127页。

哈斯，阿尔都尔·埃利希 (Haas, Arthur Erich 1884—1941) ——奥地利物理学家，原子物理学的专家。——第380页。

哈伊姆，鲁道夫 (Haym, Rudolf 1821—1901) ——德国文学史家，哲学史家，他曾经写了许多有关德国文学和哲学的各大学派的专论。——第348页。

哈林格 (Haring, G. H.) ——德国哲学家，与米希勒合著“对黑格尔辩证方法的历史批判的叙述”。——第263页。

哈马赫，艾米尔 (Hammacher, Emil 1885—1916) ——德国反动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第261页。

哈特莱，大卫 (Hartley, David 1704—1757) ——英国资产阶级心理学家，唯物主义哲学家，职业是医生。——第30页。

哈特曼，爱德华 (Hartmann,



Eduard 1842—1906)——德国反动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容克地主资产阶级德国的好战的卫士。——第47頁。

**哈尔基狄** (Chalcidius 4世紀)——新柏拉图主义者，曾把柏拉图的一篇对话“蒂迈欧”译成拉丁文并写了注释。——第398頁。

**哈尔博尔特** (Harbordt)——德国学者，曾修訂恩·馬赫的“物理学概論 (德国高等学校用)”。——第45頁。

**柯亨**，海爾曼 (Cohen, Hermann 1842—1918)——德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新康德主义的馬堡學派的首腦。——第452頁。

**科林斯**，安东尼 (Collins, Anthony 1676—1729)——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的信徒。——第30頁。

**柯罗齐**，貝奈戴托 (Croce, Benedetto 1866—1952)——意大利资产阶级哲学家、历史家、文学批評家和政治活动家；他在許多著作中用主观唯心主义的精神解释了黑格尔的辯証法；他反对馬克思主义。——第452頁。

**洛克**，約翰 (Locke, John 1632—1704)——杰出的英国哲学家，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制定了感觉論的認識論。——第27、29、30、254、327、362、554、586頁。

**洛采**，海爾曼 (Lotze, Hermann 1817—1881)——德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一个站在机械唯物

主义立場上的自然科学家，在哲学上他发展了萊布尼茨的单子思想；他在晚期著作中公开地維護宗教。——第259頁。

**洛里亚**，阿基尔 (Loria 1857—1943)——意大利庸俗社会学家和經濟学家，馬克思主义的偽造者，他認為人口的增长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因。——第554頁。

**施米特**，斐迪南·雅科布 (Schmidt, Ferdinand Jacob 生于1860年)——德国的反动哲学家和教育家，柏林大学教授，信仰主义者；在認識論方面，他接近新康德主义的馬堡學派和內在論者。——第259頁。

**施米特**，欧仁·亨利希 (Schmidt, Eugène Heinrich 1851—1916)——“从具体感性观点出发所闡明的黑格尔辯証法的秘密”的作者。当时柏林黑格尔哲学协会曾征求关于黑格尔方法的著作，并設有奖金，这部著作就是为了应征而作的。該著作被認為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但由于其中包含有“唯物主义和感觉論”而未能获得奖金。后来施米特轉上了神秘主义和諾斯替教派的立場。——第463、452頁。

**施里加** (Szeliga)——弗兰茨·齐赫林斯基的笔名 (Franz Zychlincki) (1816—1900)——普魯士軍官，青年黑格尔分子，布·鮑威尔所出版的期刊的撰稿人。——第



13—14 頁。

**施泰因**, 路德維希 (Stein, Ludwig 1859—1930)——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 柏林和日内瓦科学院院士。“系統哲学文庫”杂志的編輯。在哲学史方面有不少著述。——第 47 頁。

**施維格勒**, 阿尔伯特 (Schwegler, Albert 1819—1857)——德国神学家、哲学家、語言学家和历史家。——第 409、415、420、422—423 頁。

**施特拉海**, 胡果 (Strache, Hugo 1865—1925)——奥地利化学家和工程师, “物質、宇宙以太和自然力的統一”一書的作者。——第 49 頁。

**施特劳斯**, 大卫·弗里德里希 (Strauss,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德国神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耶穌傳”的作者, 該書是为了批評基督教教条而写的。——第 31 頁。

**施莱艾尔馬赫爾**, 弗里德里希·丹尼尔·恩斯特 (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Daniel Ernst 1768—183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新教說教者, 柏林大学神学教授, 浪漫主义者, 以著有評判聖經經文的著作而知名。——第 392 頁。

**欧文**, 罗伯特 (Owen, Robert 1771—1858)——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17、31 頁。

**欧勒**, 萊昂納德 (Euler, Leonard

1707—1783)——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 彼得堡科学院和柏林科学院院士; 他一生中的大半時間是在俄国度过的。——第 122 頁。

**保尔逊**, 弗里德里希 (Paulsen, Friedrich 1846—1908)——德国教育家和新康德主义哲学家, 写过倫理學、教育學和德国国民教育史方面的著作。——第 40—42、446 頁。

**恒宁格**, 萊昂保尔 (Henning, Leopold 1791—1866)——柏林大学的哲学教授, 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死后出版的“黑格尔全集”中的“邏輯學”和“哲学全書”第一部(“邏輯學”)是他編的。——第 83 頁。

**約德爾**, 弗里德里希 (Jodl, Friedrich 1849—1914)——布拉格和維也納的哲学教授, 實証論者, 曾出版“費爾巴哈全集”。——第 369 頁。

**律斯勒**, 康斯坦丁 (Rössler, Konstantin 1820—1896)——德国政論家, 耶拿的国家学教授, 新黑格尔主义者。——第 259 頁。

## 十 画

**泰恩**, 伊波利特·阿道夫 (Taine, Hippolyte Adolphe 1828—1893)——法国资产阶级的文学理論家 and 艺术理論家, 實証論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曾試圖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和社会生活。

——第476頁。

泰勒斯(米利都的Thales 約公元前624—547)——古希臘哲學家，自發唯物主義的米利都學派的創始人。——第240、272頁。

馬赫，恩斯特(Mach, Ernst 1838—1916)——奧地利反動哲學家，主觀唯心主義者，物理學家，除理查·阿芬那留斯之外，他是經驗批判主義的主要代表。——第45、49、64、295、300、308、372、452、454、471、474、479、480、484、504、536、558、563頁。

馬克·塔加爾特，約翰·愛里斯(Mc Taggart, John Ellis 1866—1925)——英國的新黑格爾主義哲學家，曾給黑格爾的“邏輯學”寫過評注。——第259、267頁。

馬克思，卡爾(Marx, Karl 1818—1883)——天才的思想家和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科學共產主義的奠基人；創造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從而完成了哲學中的革命變革(參看列寧的論文“卡爾·馬克思(傳略和馬克思主義概述)”——“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1卷第25—72頁)。——第5—6、8、13、16、18、19、21、22、25、31—33、35、37—38、55、72、147、154、189、190、191、228、254、259、314、348、351、356、385—386、388、397、402、409—410、428、439、440—443、459、549、592、595頁。

馬利安諾，拉發洛(Mariano,

Raffaello 1840—1912)——意大利的哲學家和政論家，黑格爾主義者，那不勒斯的教會史教授。——第263、366頁。

馬爾海奈凱，菲力浦·康拉德(Marheineke, Philip Konrad 1780—1846)——德國新教的神學家和基督教歷史家，柏林大學教授，黑格爾主義者。黑格爾死後出版的“黑格爾全集”中的“宗教哲學講演錄”是他編的。——第83頁。

馬勒伯朗士，尼古拉(Malebranche, Nikolaus 1638—1715)——法國唯心主義哲學家，形而上學者，偶因論的代表之一。——第27、29、30頁。

海克爾，恩斯特·亨利希(Haeckel, Ernst Heinrich 1834—1919)——著名的德國自然科學家，耶拿大學的動物學教授，進化論者和自然歷史唯物主義者，達爾文學說的擁護者和宣揚者。——第43、372、447頁。

海因澤，麥克斯(Heinze, Max 1835—1909)——德國哲學史家，古希臘哲學方面的專家。宇伯威格的哲學史教程從第6版起是他編的。——第39、283、308頁。

海爾巴特，約翰·弗里德里希(Herbart, Johann Friedrich 1776—1841)——德國的反動唯心主義哲學家，心理學家和教育家。——第439頁。

高斯, 卡尔·弗里德里希 (Gauss, Karl Friedrich 1777—1855)——卓越的德国数学家, 他在天文学、测量学和物理学方面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第 224 頁。

高尔紐, 瑪丽·阿尔弗勒德 (Cornu, Marie Alfred 1841—1902)——法国物理学家, 以其光学方面的著作而知名, 他改进了斐索的确定光速的實驗。——第 278 頁。

高尔吉亚 (列昂庭的 Gorgias 約公元前 483—375)——古希腊的詭辯哲学家, 奴隶主民主制的拥护者。——第 300—302 頁。

埃德加尔 (Edgar)——参看鲍威尔。

埃拉托色尼 (Eratosthenes 約公元前 276—194)——古希腊数学家, 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 他第一个近似地确定了地球的大小。——第 376 頁。

埃宾格豪斯, 海爾曼 (Ebbinghaus, Hermann 1850—1909)——德国资产阶级心理学家, 唯心主义者, 实验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之一, 因写过研究记忆的著作而知名。——第 370 頁。

席勒, 斐迪南·坎宁·斯各脱 (Schiller, Ferdinand Canning Scott 1864—1937)——英国的反动哲学家, 牛津大学教授, 实用主义者, 多元論的拥护者。——第 450、452 頁。

热奈, 保尔 (Janet, Paul 1823—1899)——法国资产阶级怀疑論哲

学家, 曾写有許多有关哲学史、伦理学 and 历史的著作, 他在这些著作中反对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第 366 頁。

烏德-貝尔納烏斯, 海爾曼·約翰 (Uhde-Bernays, Hermann Johann 生于 1875 年)——德国語言学家, 著有一些文学史和艺术史方面的著作。——第 447 頁。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科学共产主义的創始人之一, 世界无产阶级的領袖, 卡尔·馬克思的朋友和战友, 他和馬克思一起制定了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传记材料参看列宁的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全集”1959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 卷第 1—12 頁)。——第 5—6, 19—20, 55, 59, 63, 72, 104, 109, 110, 121, 147, 165, 180, 252, 277, 284, 290, 316, 345, 351, 385, 407, 458, 541, 592 頁。

哥白尼, 尼古拉 (Kopernik, Nichola 1473—1543)——伟大的波兰天文学家, 宇宙的太陽中心說的創始人。——第 301, 377, 520 頁。

格律恩, 卡尔 (Grün, Karl 1817—1887)——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論家, “真正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第 371 頁。

留基伯 (Leukipp 公元前 5 世紀)——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原子論的創始人。——第 286,

292—294, 314, 420 頁。

荷馬 (Homer) —— 半傳說的古希臘敘事詩人, “伊利亞特” 和 “奧德賽” 的作者。生活於公元前 12 世紀和 8 世紀之間。——第 346, 376 頁。

莎士比亞, 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 —— 偉大的英國作家。——第 14 頁。

愛爾維修, 克勞德·阿德里安 (Helvétius, Claud Adrien 1715—1771) —— 傑出的法國哲學家, 形而上學唯物主義的代表, 無神論者, 18 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家之一。——第 29, 30 頁。

拿破侖第一·波拿巴 (Napoléon I Bonaparte 1769—1821) —— 法國皇帝 (1804—1814 和 1815)。——第 26, 349, 379 頁。

特倫德倫堡, 阿道夫 (Trendelenburg, Adolf 1802—1872) —— 德國哲學家 and 邏輯學家, 唯心主義者, 柏林大學教授; 曾經批判黑格爾哲學, 特別是他的辯證法。——第 259 頁。

## 十一 画

勒麥, 奧列·克里斯登森 (Rømer, Olaus Christensen 1644—1710) —— 丹麥的天文學家。他在科學史上第一次確定光速, 發明了許多天文儀器。——第 278 頁。

勒蓬, 古斯塔夫 (Le Bon, Gustave 1841—1931) —— 法國醫生、心理

學家 and 社會學家, 唯心主義者。——第 490 頁。

勒盧阿, 愛德華 (Le Roy 1870—1954) —— 法國反動哲學家, 數學家, 法蘭西學院的教授, 實用主義者 and 新實證論者。他企圖實現哲學、科學 and 宗教的 “有機綜合”。天主教現代主義的領導人之一。——第 512 頁。

勒盧阿, 昂利 (Le Roy, Henri 1598—1679) (按荷蘭文是 De Roy, 按拉丁文是 Regius) —— 荷蘭醫生 and 哲學家, 機械唯物主義者 and 感覺論者, 笛卡兒的唯物主義繼承者的學派的創始人。——第 28 頁。

培爾, 比埃爾 (Bayle, Pierre 1647—1706) —— 法國懷疑論哲學家, 早期啟蒙運動者之一, 著名的 “歷史批判詞典” 的作者; 他曾批判過宗教教條。——第 29, 54, 282, 283 頁。

培根, 弗蘭西斯 (Bacon, Francis 1561—1626) —— 維魯拉姆男爵, 傑出的英國哲學家、自然科學家、歷史家 and 國家活動家、英國唯物主義的創始人。——第 29, 586 頁。

培里, 拉爾夫·巴頓 (Perry, Ralph Barton 生於 1876 年) —— 美國唯心主義哲學家, 哈佛大學教授, 新實在論者。——第 450 頁。

蓋伊, 茹爾 (Gay, Jules 1807—1876 年後) —— 法國空想共產主義者。——第 31 頁。

蓋諾夫, 彼得 (Genoff, Peter) ——

保加利亚的哲学史家，“费尔巴哈的認識論和形而上学”这篇学位论文的作者。——第 369 頁。

**第欧根尼**（西諾普的 Diogenes 約公元前 404—323）——古希腊哲学家，昔尼克学派的創始人之一，这一学派反映了人民的貧苦阶层对有产者的統治的消极反抗。——第 242、281 頁。

**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 3 世紀）——古希腊哲学史家，古代哲学家丛書的編纂者。——第 240、281、294、325 頁。

**康德**，伊曼努尔（Kant, Immanuel 1724—1804）——杰出的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主观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論者，康德認識論的特点是矛盾、即唯物主义因素与唯心主义的結合；这表現在他承認客观存在着的“自在之物”这一点上。——第 33、40、88、94、96、99、116、119—120、124、139、178—185、189—191、198、199、205—207、219—222、224、226、240、242、250、251、256、261、286、299—300、302、304、307、313、316、359、362—365、411、421、433、434、445、469、538、540 頁。

**莱昂**，克薩維埃（Léon, Xavier 1868—1935）——法国哲学协会主席，“形而上学和道德問題評論”杂志的編輯，唯心主义哲学家，写过許多論費希特哲学的著作。——第 359 頁。

**莱伊**，阿伯尔（Rey, Abel 1873—1940）——法国实証論哲学家，巴黎大学中講授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哲学史的教授，在認識論上，他接近馬赫主义。——第 367、462、486、511、519、536 頁。

**莱布尼茨**，哥特弗利德·威廉（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1646—1716）——伟大的德国数学家，知識渊博的学者，杰出的唯理論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莱布尼茨的哲学含有辯証法的思想，它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第 27、28、29、30、54、113、117、122、150、164、225、363、369、427—436、438、554 頁。

**朗格**，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Lange, Friedrich Albert 1828—1875）——德国的反动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新康德主义的創始人之一；他在其著作中歪曲了唯物主义的历史。——第 371、445 頁。

**笛卡兒**，勒奈（Descartes, René 1596—1650）（拉丁文是 Cartesius）——杰出的法国哲学家—二元論者，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第 27、28、30、362、364、411、484、552、553 頁。

**基阿培里**，亚历山大（Chiapelli, Alexander 1857—1913）——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曾写过許多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和宗教史方面的著作；他对科

学社会主义进行了攻击。——第453頁。

## 十二画

斯密, 亚当 (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卓越代表之一。——第7頁。

斯托貝, 約翰 (Stobaeus, Johannes 約5世紀)——希腊作家, 古代作家作品丛書的編纂者。——第392頁。

斯梯林, 詹姆斯·哈欽森 (Stirling, James Hutchison 1820—1909)——英国哲学家, 按他所受教育来說是医生, 曾把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譯成英文; 他的著作“黑格尔的秘密”在英国引起人們对黑格尔哲学的注意。——第261、263頁。

斯宾塞, 赫伯特 (Spencer, Herbert 1820—1903)——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实证論的創始人之一, 社会学的有机論学派的著名代表, 科学社会主义的敌人。——第47頁。

斯巴芬达, 貝尔特兰多 (Spaventa, Bertrando 1817—1883)——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 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的著名代表, 那不勒斯大学的教授。——第49、261、263頁。

斯皮克尔, 吉德昂 (Spicker, Gideon 1840—1912)——闵斯特大学教授, 写过不少哲学史方面的著作。——第445頁。

斯宾諾莎, 巴魯赫 (別涅狄克特) (Spinoza, Baruch Benedict 1632—1677)——杰出的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 唯理論者, 无神論者。——第27、29、30、54、59、94、107、109、164、177—178、255、362、411、427—428、439、553、554頁。

斯塔赫維奇 (Стахович, С. Г. 1843—1918)——俄国19世紀60年代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63年被捕, 判服苦役并終身放逐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与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一起生活过几年, 曾写过車尔尼雪夫斯基回忆录。——第570頁。

屠格涅夫·伊·謝·(Тургенев, И. С. 1818—1883)——伟大的俄国作家, 按其政治观点来說是自由主义者。——第567頁。

閔斯特貝尔格, 胡果 (Münsterberg, Hugo 1863—1916)——德国心理学家,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他在一些心理学著作中维护唯意志論。——第452頁。

凱撒, 凱尤斯·尤利烏斯 (Caesar, Gaius Julius 約公元前100—44)——羅馬的名将和国家活动家。——第349頁。

凱尔德, 約翰 (Caird, John 1820—1888)——英国哲学家, 黑格尔主义者, “黑格尔”一書的作者。——第263、265頁。

舒佩, 威廉 (Schuppe, Wilhelm 1836—1913)——德国哲学家, 主

- 觀唯心主義者，所謂內在論學派的首腦。——第452頁。
- 舒尔茲**，約翰 (Schulze, Johann 1786—1869)——德國教育家，黑格爾主義者。黑格爾死后出版的“黑格爾全集”中的“精神現象學”是他編的。——第83頁。
- 舒尔茲-埃奈西德穆**，哥特利勃·恩斯特 (Schulze Änesidem, Gotlieb Ernst 1761—1833)——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休謨主義的不可知論者，他企圖恢復古代懷疑論的論據，並使之現代化。——第332頁。
- 舒里雅齊柯夫**，弗·米·(Шулятиков, В. М. 1872—1912)——俄國文學批評家，布尔什維克；他從庸俗的社會學的立場出發反對唯心主義，同時也歪曲馬克思主義。——第546、552、555、562頁。
- 普蘭克**，麥克斯·卡爾·恩斯特·路德維希 (Planck, Max Karl Ernst Ludwig 1858—1947)——杰出的德國理論物理學家，柏林科學院院士，就其哲學觀點來說，他是不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第45頁。
- 普連厄**，約翰 (Plenge, Johann 生于1874年)——德國反動的社会學家、經濟學家和唯心主義哲學家，萊比錫和閔斯德(威斯特伐里亞)的教授。——第259、440、442—443、449頁。
- 普卢塔克**(Plutarkhos 約46—126)——古希臘作家、歷史家和唯心主義哲學家；他所編纂的著作是古希臘歷史資料和哲學資料的來源之一。——第388、389頁。
- 普朗特爾**，卡爾 (Prantl, Karl 1820—1888)——慕尼黑大學的哲學教授，唯心主義者，他寫過許多哲學史和邏輯史方面的著作。——第423頁。
- 普里斯特利**，約瑟夫 (Priestley, Joseph 1733—1804)——著名的英國科學家、化學家和唯物主義哲學家。——第30頁。
- 普罗塔哥拉**(阿布拉德拉的 Protagoras 約公元前481—411)——古希臘詭辯哲學家，奴才民主派的思想家。——第299—300、305、400頁。
- 普列漢諾夫**，格·瓦·(Плеханов, Г. В. 1856—1918)——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宣傳者和唯物主義哲學家，俄國的和國際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活動家；在1903年後，他走上了孟什維克的、機會主義的立場；在哲學方面他離開了辯證唯物主義。——第169、190、307、346、407、410、457、544、565、595、611頁。
- 費舍**，庫諾 (Fischer, Kuno 1824—1907)——德國資產階級哲學家，黑格爾主義者，“近代哲學史”這部巨著的作者。起初在耶拿後來在海得爾堡任哲學教授。——第165、187頁。
- 費舍**，弗里德里希 (Fischer, Fried-



rich 1801—1853)——巴塞尔哲学教授。——第45、423頁。

費希特，約翰·哥特利勃 (Fichte, Johann Gottlieb 1762—1814)——著名的德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第93、116、256、363、533、555—556頁。

費尔巴哈，路德維希·安得列阿斯 (Feuerbach, Ludwig Andreas 1804—1872)——杰出的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論者。尽管費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有其局限性和直观性，但它是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論来源之一。——第12、14、19—21、27、31、32、53—54、57—59、63—64、66—69、71—72、74、78、79、127、163、228、303、316、331、348、356、369、371、386—387、391、397、411、424、427、431—434、438、446、457、594、595、596、597頁。

費尔斯特，弗里德里希·克利斯托夫 (Förster, Friedrich Christoph 1791—1868)——德国作家和历史家，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死后出版的“黑格尔全集”中的第16和17卷是他与波曼合編的，这两卷中包括各种問題的論文。——第83頁。

費尔伏恩，麦克斯 (Verworn, Max 1863—1921)——著名的德国生理学家，“普通生理学杂志”的创办人，在哲学上是折衷主义者并接近于馬赫主义。——第374頁。

斐洛 (亚历山大里亚的 Philo 約 1

世紀)——公元1世紀初犹太教哲学的主要代表，他企图把犹太教与柏拉图主义和斯多葛主义結合起来。斐洛的神秘主义对基督教神学有很大的影响。——第337、392、407頁。

斐索，伊波利特·路易 (Fizeau, Hippolyte Louis 1819—1896)——法国物理学家，以其光学方面著作而知名；他曾用他所发明的旋轉齒輪的方法在空气中測量光速。——第378頁。

塔尔德，加布里埃尔 (Tarde, Gabriel 1843—1904)——法国社会学家、刑法学家和心理学家，社会学中的心理派的創始人之一，唯意志論者。——第509頁。

塔加尔特 (Taggart)——參看馬克-塔加尔特。

馮特，威廉·麦克斯 (Wundt, Wilhelm Max 1832—1920)——德国資產階級心理学家，生理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第362、557—562頁。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和辯証論者，德国古典哲学的卓越代表。黑格尔的历史功績是全面地探討了唯心主义辯証法，这种辯証法是辯証唯物主义的理論来源之一。——第9、14、16、18—19、23、27、31、34—36、62、74、82、83、85、



88、89、93—95、103—104、106—107、112、115—118、119—122、124—125、127、133、139—140、143、153—154、157—159、160—163、164—165、172、178—179、181—186、188—192、194、197—200、202—203、205—207、210、218—225、227—228、233、245—248、250、253—256、259、261、263、267、271、273、276—277、281—289、292—297、299、301、302—304、306—310、312—331、333—335、343、345、348—351、352、354—356、359—366、371、385—386、389—393、395、396、398、401、407、409—410、417、421、424、439、440—442、445、484、555—556 頁。

**彭加勒**，昂利 (Poincaré, Henri 1854—1912)——著名的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在哲学上接近馬赫主义，他是約定主义者。——第 468、469、470—471、481、504、536 頁。

**傅立叶**，沙尔 (Fourier, Charles 1772—1837)——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15、17、30、35、37、38 頁。

**提德曼**，迪特利希 (Tiedemann, Dietrich 1748—1803)——德国哲学史家，馬堡大学教授；他的著作“思辨哲学的精神”(共六卷)是黑格尔講授哲学史时所用的資料之一。——第 301 頁。

**蒂迈欧** (Timaeus 公元前 4—3 世

紀)——古希腊历史学家，写过一些关于西西里島和意大利的历史的著作，流传至今的只是这些著作的殘篇。他使用奥林匹克計算法計算历史年代，在編年史上首創了一个体系。——第 395 頁。

**湯姆生**，約瑟夫·約翰 (Thomson, Joseph John 1856—1940)——英国物理学家，倫敦皇家学会会員，从 1915 年至 1920 年底是該学会的主席，他在哲学观点方面坚持机械唯物主义。——第 45、380 頁。

**博兰德**，赫拉尔杜斯 (Bolland 1854—1922)——来丁大学的哲学教授，曾是爱·哈特曼的拥护者，后来成为黑格尔主义者，曾把黑格尔的一些著作譯成荷兰文。——第 445 頁。

### 十三 画

**塞涅卡**，魯齐烏斯·安涅烏斯 (Seneca, Lucius Annaeus 約公元前 4 年—公元 65 年)——羅馬的斯多葛派哲学家，政治活动家，作家，尼祿皇帝的教师。——第 73 頁。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Sextus Empiricus 2 世紀)——古希腊医生，怀疑論哲学家。流传至今的著作有：“皮浪的基本原理”和“反对数学家”，这两部著作有丰富的哲学史資料。——第 276、278、281、289、294、302、333、335—336 頁。

**詹姆斯**，威廉 (James, William

1842—1910)——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第47、452、504、509、512、515、529頁。

**雅科比**，弗里德里希·亨利希 (Jacobi, Friedrich Heinrich 1743—1819)——德国哲学家，唯心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有神论者；他反对唯理论，维护信仰和感性直觉，并认为它们是認識的最可靠的道路。——第226頁。

**蒲魯东**，比埃尔·約瑟夫 (Proudhon, Pierre 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論家、庸俗經濟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第6、8、11—13頁。

**路斯塔洛**，埃利塞 (Loustalot, Elisée 1762—1790)——法国政論家，革命民主主义者，18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第16頁。

**瑙威尔克**，卡尔 (Nauwerck, Karl 1810—1891)——德国政論家，曾参加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小组“自由人”。——第6頁。

**雷諾維叶**，沙尔·貝尔納 (Renouvier, Charles Bernard 1815—1903)——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折衷主义者，所謂“新批判主义者”的首脑，約定主义者。——第365、452、564頁。

**奧斯特瓦尔德**，威廉·弗里德里希

(Ostwald, Wilhelm Friedrich 1853—1932)——著名的德国物理化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的基本著作发展了电解理論。他創造了“唯能論”——“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变种之一。——第47、453、479、484、504、564頁。

#### 十四画

**赫兹**，亨利希·魯道夫 (Hertz, Henrich Rudolf 1857—1894)——杰出的德国物理学家，电动力学方面的专家，按其哲学观点来说，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第453、504頁。

**赫尔岑**，亚·伊· (Герцен, А. И. 1812—1870)——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和政論家。——第567、568、592頁。

**赫格西亚** (Hegesias 公元前4世紀末—3世紀初)——希腊昔勒尼学派或享乐主义学派的哲学家，这个学派认为享乐是生活的唯一幸福。赫格西亚同意这一点，但又认为享乐是得不到的，因此他否定了生活的意义。——第309頁。

**赫拉克利特** (爱非斯的 Herakleitos 約公元前530—470)——杰出的古希腊哲学家，辯証法的创始人之一，自发唯物主义者。——第106、286—289、291—296、380、385—401、407、411、416頁。

**維利**，魯道夫 (Willy, Rudolf 生于

1855年)——德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阿芬那留斯的学生。

——第560頁。

**維拉, 奥古斯特 (Véra, Augusto 1813—1885)**——意大利哲学家,黑格尔哲学在意大利的最早繼承者之一。他曾經把黑格尔的著作譯成意大利文和法文,并因此而知名。——第263、366頁。

**察尔特, 阿·(Zart, A.)**——德国物理学家,“宇宙的基础:原子、分子……”的作者。——第447頁。

**福尔克曼, 保尔 (Volkman, Paul 生于1856年)**——科尼斯堡的理論物理学教授;“自然科学的認識論”的作者,在哲学上是折衷主义者-唯心主义者。——第372、380、410頁。

## 十五 画

**德波林 (越飞), 阿·莫·(Деборин (Иоффе), A. M. 生于1881年)**——苏联哲学家,苏联科学院正式院士。从1903年起是布尔什維克,在1907年是孟什維克,从1928年起是苏联共产党党员;30年代时持有孟什維克式的唯心主义观点;曾写过許多哲学史和辯証唯物主义的著作。——第537、544頁。

**德薩米, 德奥多 (Dézamy, Théodore 1803—1850)**——法国政論家,空想共产主义革命派的著名代表。——第31頁。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 安都昂·路**

**易·克劳德 (Destutt de Tracy, Antoine Louis Claude 1754—1836)**——法国庸俗經濟学家,感觉論哲学家,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第7頁。

**德謨克利特 (阿 布德拉的 Demokritos 約公元前460—370)**——伟大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原子論的創始者之一。——第294—295、312、377、391、401、411、583頁。

**諾埃尔, 若尔日 (Noël, Georges)**——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哲学教授。“黑格尔的邏輯学”一書的作者。——第267、359、361、363、365、366頁。

**諾尔施特烈姆, 維塔里 (Norström, Vitalis 1856—1916)**——瑞典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哥德堡的教授。——第49頁。

**魯卡斯, 理查 (Lucas, Richard)**——“关于放射性物質的書籍的目录”一書的作者。——第45頁。

**魯特曼 (Ruttman, W. I.)**——德国心理学家,“現代心理学的主要成果”的作者。——第448頁。

**黎尔, 阿路易斯 (Richl, Alois 1844—1924)**——德国資產階級哲学家-新康德主义者,他接近雷諾維叶的新批判主义。——第261、452頁。

## 十六 画

**鮑威尔, 布魯諾 (Bauer, Bruno**

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最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资产阶级的激进分子;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5、11、16、19、21—23、25、31、32、36頁。

鲍威尔,埃德加 (Bauer, Edgar 1820—1886)——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布·鲍威尔的弟弟。——第8、11、12、13頁。

鲍威尔,奥托 (Bauer, Otto 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首领之一,修正主义的思想家。——第449頁。

霍多,亨利希·古斯塔夫 (Hotho, Heinrich Gustav 1802—1873)——艺术史家,黑格尔学派的美学家,柏林大学的教授。黑格尔死后出版的“黑格尔全集”中的“美学讲演录”是他编的。——第83頁。

霍夫丁,哈拉尔德 (Høffding, Harald 1843—1931)——丹麦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实证论者。——第560頁。

霍布斯,托马斯 (Hobbes, Thomas 1588—1679)——杰出的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他的社会政治观点的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反民主主义倾向。——第28、29、30、554頁。

霍尔巴赫,保尔·昂利 (Holbach, Paul Henry 1723—1789)——杰

出的法国哲学家,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18世纪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第31、411、552頁。

萨利尼亚克,费尼隆 (Salignac, Fénelon)——法国科学家,“普通物理学和天文学问题”一书的作者。——第45頁。

## 十七 画

谢林,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 (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1775—1854)——著名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他发展了康德和费希特的思想,制定了客观唯心主义的“同一哲学”;在其活动晚期,宣传宗教神秘主义的启示哲学,成为普鲁士王国的官方思想家。——第255、337、439、555頁。

谢贡,让 (Segond, Jean 生于1872年)——法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唯心主义者,土伦中学校的教员。“哲学评论”杂志的撰稿人。——第452頁。

赛瑟,安得鲁 (Seth, Andrew 1856—1931)——艺术硕士,语言学和民法学博士,不列颠科学院院士,曾写过许多哲学史方面的著作和批评文章,这些文章载于“哲学评论”。——第259、261、267頁。

## 名目索引

### 一 画

#### 一般(普遍)

一般自身体现着特殊和个别的东  
西的丰富性——第 98 頁。

一般和个别——第 98、188、189—  
190、213、306、309—310、409 頁。

作为“本質”的“一般”——第 297  
頁。

### 二 画

人民——参看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历  
史。

人的活动——参看 实践。

力——参看 物理学。

十七世紀的形而上学——第 26—30  
頁。

### 三 画

#### 大宇宙和小宇宙

毕达哥拉斯派关于大宇宙和小宇  
宙相似的猜测——第 275 頁。

工資——参看 馬克思和恩格斯——  
經濟学說。

个别、特殊、个体——参看 普遍、一  
般。

飞跃——第 127—128、296、314、408  
頁。

### 四 画

不可知論——第 64、337、365、486、  
491、511、518—519 頁。

#### 中介

一切都是互为中介的——第 103  
頁。

#### 反映

認識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第  
194 頁。

应当把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  
映理解成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  
中,处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的永  
恒过程中——第 208 頁。

自然界在人的概念中的反映——  
第 316 頁。

人不能完全把握 = 反映 = 描繪  
全部自然界,他只能永远地接近  
于这一点——第 194 頁。

客观世界在人的意識中的反  
映——第 181、192、195、215、  
216、228 頁。

幻想——第 421—422 頁。

內容——第 95、150 頁。

内容和形式——第240頁。

无政府状态——第25頁。

无神論——第61、70頁。

无限和有限

数学中的无限——第121頁。

无限和有限 = 同一个世界的部分、阶段——第107頁。

物質的深远的无限性——第114頁。

有限和无限的統一以及它們的联系——第114頁。

无产階級——参看馬克思和恩格斯論階級和階級斗争。

历史

馬克思和恩格斯对唯心主义历史觀的批判——第5—38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科学中的作用——第351頁。

世界历史是个整体——第348頁。

黑格尔論历史中的因果性——第168—169頁。

现实的历史是意識所追隨的基础、根据、存在——第292頁。

历史中可能性和偶然性的范畴——第349頁。

对普列汉諾夫历史觀的批判——第594、611頁。

对舒里雅齐柯夫历史觀的批判——第552、564頁。

关于觀念的东西轉化为实在的东西的思想及其对历史的意义——第117頁。

历史唯物主义——参看历史；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主义。

## 五 画

主观主义、主观性、主观的东西——第157、207、226頁。

主体和客体——第216、217頁。

主观主义——客观主义的缺乏——第299頁。

主观对客观的关系——第274頁。

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差別是相对的——第97、211頁。

主观的和具体的——第250頁。

本質——第139頁。

規律和本質——第159—160、355頁。

作为“本質”的“一般”——第297頁。

存在和本質的差別是相对的——第211、278頁。

本質的东西和非本質的东西——第134頁。

本質和假象（外觀）——第134、136—138頁。

本質和形式——第151頁。

本質和現象——第183、278、357、409—410頁。

电子——第114、327、429、489頁。

以太

古代人关于以太的猜測——第276頁。

对立面——参看对立面的統一和斗争。

对立面的斗争——参看对立面的統一和斗争。

对立面的統一和斗争——第97、188、

238—240、283、310、389、407—410 頁。

事物(現象)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統一——第288頁。

运动是矛盾的統一——第147—148、283、389—391頁。

辯証法是一种学說,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第111、240頁。

对立面的統一是有条件的;对立面的斗争則是绝对的——第408頁。

对立面的統一和認識的交錯点——第310頁。

在每个現象中都有矛盾的力量——第238、407—409頁。

每个規定、質、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轉化——第239頁。

表象的矛盾和多样性——第149頁。

矛盾是活动的——第110—112、149頁。

(事物、現象)向自己的对立面的发展——第288頁。

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第407—409頁。

**目的**

人的目的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第201頁。

人的目的和它們对自然界的关系——第199—203頁。

**生命**——第215—216頁。

**生成**——第105—108、304頁。

**生产的社会关系**——第13頁。

**必然性**

必然性是存在中的普遍性——第291頁。

必然和偶然——第409—410頁。

必然性和普遍性是不可分割的——第434頁。

必然性变成自由时並沒有消失——第171頁。

自然界的必然性——第66、67、68頁。

參看 因果性。

**世界**——第158、280、395頁。

世界、自然界、运动、物質的統一——第158—159、280頁。

绝对和相对,有限和无限=同一个世界的部分、阶段——第107頁。

自在的世界和現象的世界——第161頁。

整个世界的必然联系——第103、106、115、169—170、189頁。

客观世界、人的实践活动和思維——第199—204頁。

**世界、自然界、运动、物質的統一**——第158—159、280頁。

**外觀**——參看 假象。

**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第611、617—618頁。

**发展**——第238、280頁。

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第407—408頁。

两种发展观点:减少和增加以及对

立面的統一和斗争——第296—297、408頁。

(事物、現象)向自己的對立面發展——第288頁。

人類思想的發展——第271頁。

“自己運動”和發展的理論——第408頁。

必須把發展的原則和世界、自然界、物質運動的統一的原則結合起來——第280頁。

參看運動。

## 六 回

### 有限和無限

有限和無限是同一個世界的部分、階段——第107頁。

物質的深遠的無限性——第114頁。

有限和無限的統一以及它們的聯繫——第114—115頁。

有限的定義——第111—113頁。

價值——第357—358、388頁。

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中已接近勞動價值的理論——第13頁。

價值的范疇比供求規律更具有真理性——第183頁。

簡單的价值形式包含着資本主義的尚未展開的一切主要矛盾——第189—190頁。

同一——第139—140、407頁。

同一和統一——參看對立面的統一和斗争。

### 存在

在我們之外的存在 = 不以思維為

轉移——第61頁。

為他的存在和自在的(自為的)存在——第110、115—116、118、227—229、354、356頁。

“存在和自然界”，“思維和人”——第78頁。

現實的歷史是意識所追隨的基礎、根據、存在——第292頁。

現有的存在是規定的“具體的”存在——質——第105—106、109頁。

存在和本質的差別的相對性——第211頁。

“自在”和“自為”這兩個用語的正確和中肯——第217頁。

關係——第210頁。

規律就是本質的關係——第161頁。

有限和無限的關係——第114—115頁。

主觀對客觀的關係——第274頁。

作為客觀世界的反映的概念關係是邏輯的主要內容——第210頁。

### 自在之物

自在之物及其轉化成為他之物——第110頁。

自在之物和現象——第116、157—158頁。

康德的自在之物——第88、219—220、222頁。

黑格爾主張自在之物的可知性——第183頁。

自己運動——第147、149、407—408



頁。  
 參看 运动。  
 自由和必然性——第 171、174、192、198、201—202、366、410、434 頁。  
 自由主义者——第 599、611 頁。  
 自然界——第 194、200—201 頁。  
 “存在和自然界”、“思維和人”——第 78 頁。  
 事物本身、自然界本身的辯証法——第 114 頁。  
 自然界和“精神的东西”——第 86 頁。  
 自然界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現象又是本質，既是瞬間又是关系——第 223 頁。  
 自然界是物質的——第 65 頁。  
 自然界 = 第一的、非派生的、原初的存在物——第 53—60 頁。  
 自然界的必然性——第 66、67、68 頁。  
 世界、自然界、运动、物質的統一的原則——第 158—159、280 頁。  
 自然科学——第 64、291、355、367、372、374—375、376—377、378、380、381、410 頁。  
 因果性——第 172、189、200、239、560 頁。  
 原因和結果是世界性的联系的环节——第 168—171 頁。  
 “因果关系的运动”实际上等于物質运动和歷史运动——第 170 頁。  
 历史地研究因果性对于認識論的意义——第 394 頁。

因果性只是世界性的、客观实在的联系的一小部分——第 170 頁。  
 休謨主义者  
 20 世紀初馬克思主义者对康德主义者和休謨主义者的批判——第 190—191 頁。  
 机械論者——第 488、489、500 頁。  
 共产主义(理論)  
 馬克思論 18 世紀唯物主义同 19 世紀英国和法国的共产主义的联系——第 31 頁。  
 “法国革命产生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巴貝夫)”(馬克思語)——第 25 頁。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的唯心主义和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的區別——第 313 頁。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念”的批判——第 313 頁。  
 亚里士多德的邏輯——第 416 頁。  
 亚里士多德和唯物主义——第 313、314、318、322 頁。  
 毕达哥拉斯派的哲学——第 273—276 頁。  
 階級和階級斗争——參看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階級和階級斗争。

## 七 画

运动——第 138、147—148、283—285、555 頁。  
 概念的邏輯对运动的表达——第 111—113、281—282、284—285、389 頁。

辯証运动——第 389—390 頁。

运动是矛盾的統一——第 147—148、283—284、389 頁。

运动是時間和空間的本質——第 283 頁。

运动和瞬間——第 153—154、214、284 頁。

“因果关系的运动”实际上 = 物質运动以及历史运动——第 170 頁。

运动和自己运动——第 147、149、407—408 頁。

普遍运动和变化的思想, 还未被应用于生活和社会以前, 就被猜测到了——第 147 頁。

思維、感觉对运动的描述, 总是粗糙化、僵化——第 285 頁。

世界、自然界、运动、物質的統一的原則——第 158—159、280 頁。

参看 发展。

## 形式

形式是本質的——第 151 頁。

形式和内容——第 239 頁。

形式邏輯——第 91、95—96、187—188 頁。

利己主义——第 56、71—72 頁。

## 車尔尼雪夫斯基

普列汉諾夫所著“車尔尼雪夫斯基”一書的缺点——第 595、611—612 頁。

費尔巴哈和車尔尼雪夫斯基所用的術語“人本主义原理”是狹隘的——第 78 頁。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观点和民

主主义——第 611—612 頁。

## 折衷主义

概念的灵活性, 如果加以主觀的应用 = 折衷主义和詭辯——第 112 頁。

私有制——参看 馬克思和恩格斯——經濟學說。

時間和空間——第 60—61、282 頁。

時間是客觀实在的存在形式——第 246 頁。

時間和空間的本質是运动——第 283 頁。

## 怀疑論

怀疑論在哲学史上的作用——第 29、119、241 頁。

怀疑論的辯証法是“偶然的”——第 332 頁。

怀疑論和辯証法——第 408 頁。

康德和休謨的怀疑論——第 220 頁。

怀疑論和假象——第 134—136 頁。

怀疑論不是疑惑——第 332 頁。

怀疑論者的哲学——第 231—232、336 頁。

## 技术

技术服务于人的目的——第 199—202 頁。

否定——第 243—244 頁。

否定的东西和肯定的东西——第 95、243—244 頁。

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是保持肯定的东西的——第 243—244 頁。

否定的否定——第 95、239、243—  
244、247 頁。

### 言語(詞)

任何詞(言語)都已經是在概括  
——第 303 頁。

进化——第 280、408 頁。

## 八 画

表象——第 149 頁。

表象的多样性——第 149 頁。

表象和矛盾——第 149 頁。

表象不能把握整个运动——第  
246 頁。

具体的东西——第 144 頁。

具体的东西和科学的抽象——第  
181 頁。

具体的东西的丰富性——第 249  
頁。

任何具体的东西都是和其余的一  
切处于相异的关系中——第  
144 頁。

認識具体事物的道路——第 310  
頁。

物質——第 167—168 頁。

物質的深远的无限性——第 114  
頁。

毕达哥拉斯派对物質結構的暗示  
——第 275 頁。

世界、自然界、运动、物質的統一的  
原則——第 158—159、280 頁。

### 物理学

規律的概念和现代物理学——第  
158—159 頁。

环节(瞬間)——第 154、166、214、

284—285、301、310、356 頁。

单子——第 428—429、430—431 頁。

抽象——第 213、421 頁。

科学的抽象在認識世界中的作用  
——第 87—89、98—99、181、  
189—190、208—209、213—214  
頁。

### 宗教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宗教——第 7、  
21—23、24 頁。

費尔巴哈对宗教的态度——第 53  
—78 頁。

黑格尔关于神、宗教、道德的言論，  
往往是最庸俗的唯心主义的胡  
說——第 345 頁。

唯心主义(=宗教)的可能性已經  
存在于最初的、最简单的抽象中  
——第 421 頁。

参看神。

### 社会主义

在“神圣家族”中，馬克思由黑格尔  
哲学轉向社会主义——第 6—7  
頁。

从唯物主义的前提中最容易引伸  
出社会主义——第 30 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社会主义——  
第 21 頁。

### 青年黑格尔派

馬克思和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  
的主观主义观点的批判——第  
5—38 頁。

实体——第 171 頁。

实用主义——第 529、536 頁。

实践——第 199—200、216、233、234、

357 頁。

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維，并从抽象的思維到实践的認識的途徑——第 181 頁。

用实践來証明观念、概念、知識、科学的客观正确性——第 204、215—216、227—230、233—234、235、246—247、310、356 頁。

邏輯的范畴和人的实践——第 86、203、233 頁。

实践和認識結合的必要性——第 232—233 頁。

实践和世界的改变——第 199—203、229—231、234—235 頁。

馬克思对实践和認識論的看法——第 227—228 頁。

### 实在的东西

关于观念的东西轉化为实在的东西的思想——第 117 頁。

实証論——第 365、372、533 頁。

范畴——第 415 頁。

可能性和偶然性的范畴——第 349 頁。

邏輯的范畴——参看邏輯。

思維的范畴——参看思維。

国家——参看馬克思、恩格斯論国家。

极限——第 111—114 頁。

## 九 圓

### 观念的东西

关于观念的东西轉化为实在的东西的思想——第 117 頁。

观念的东西同物質的东西的區別

不是无条件的、不是过分的——第 117 頁。

### 柏拉图

柏拉图的“理念”和神——第 338 頁。

### 客观的东西、客观性

客观的 = 在我們身外的——第 60 頁。

时间是客观实在的存在形式——第 246 頁。

观念（人的認識）是概念和客观性的一致——第 180、207—208 頁。

主观对客观的关系——第 218—219、274 頁。

費尔巴哈所謂的客观的东西——第 69 頁。

概念的客观性——第 187、190 頁。

外观（假象）的客观性——第 96 頁。

客观世界、人的实践活动和思維——第 199—240 頁。

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差別是相对的——第 97、211 頁。

某物——第 111 頁。

科学——第 275 頁。

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邏輯——第 216 頁。

辯証法內容的正确性必須由科学史來檢驗——第 407 頁。

“各种科学的經驗的總結”——第 97 頁。

科学是圓圈的圓圈——第 251 頁。

### 思維

思維的范畴——第 87、90、280 頁。

思維对运动的描述,是把运动僵化和粗糙化——第 285 頁。

思想和詞表明一般的东西——第 303 頁。

思維的理性(智慧)使表象的简单的多样性尖锐化,达到对立的程度——第 149 頁。

思維和人——第 78 頁。

思維和語言——第 85 頁。

思維对兴趣和意欲的关系——第 87 頁。

理性(理智)、思想、意識,如果撇开自然,不适应于自然,就是虛妄——第 317 頁。

思維和人的物理的質之間的距离不是没有限度的,虽然我們还不知道这个限度——第 582 頁。

思維从具体的东西到抽象的东西,并从抽象的东西到实践的进程——第 181、355—356 頁。

参看 意識。

度——第 124—126 頁。

前进

无限前进的一切部分的联系——第 115 頁。

政治經济学——第 355 頁。

资产阶级的政治經济学——第 226 頁。

参看 馬克思和恩格斯——經济学說。

相互作用

“相互作用”这个单纯概念的貧乏和空洞——第 172 頁。

相互依賴——参看 联系。

## 十 画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主义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国家

論古代国家——第 23 頁。

論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第 23—26 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 26 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历史——第 19—20、32—33 頁。

对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第 5—38 頁。

論思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第 24—25 頁。

論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第 15—20、24—25 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科学中的作用——第 351 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哲学史

論英国唯物主义——第 29—30 頁。

論黑格尔——第 13—14、17—18、24、27、31—32、34—36 頁。

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主义观点的批判——第 5—39 頁。

論笛卡兒派的唯物主义——第 27—28、30—31 頁。

論 17 世紀的形而上学——第 27—31 頁。

論唯名論——第 29 頁。

論 18 世紀唯物主义同 19 世紀英国和法国的共产主义的联系——第 30 頁。

論費尔巴哈——第 12、13、20、21、

27、31—32 頁。

論法國唯物主義——第 27—31 頁。

馬克思對拉薩爾“愛非斯的晦澀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學”一書的評論——第 385、402 頁。

法國唯物主義歷史的概述，這是“神聖家族”一書中最有價值的部分之一——第 27—31 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階級和階級鬥爭  
論資產階級——第 9—10 頁。

論無產階級及其世界歷史作用——第 9—11 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平等——第 11—12 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宗教——第 6、21—25 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社會主義——第 21 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經濟學說  
論工資——第 6—7 頁。

論生產的社會關係——第 13 頁。

論政治經濟學——第 6—8、12—13 頁。

論生產方式——第 32—33 頁。

論價值——第 7—13 頁。

論私有制——第 6—11、12—13 頁。

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一書中接近生產的社會關係這個思想——第 13 頁。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中對辯證法的運用——第 189—190、357、408—409 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哲學學說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黑格爾哲學體

系的態度——第 104、109、147、179—180、189、252、314—315、356、385—386 頁。

在“神聖家族”中，馬克思由黑格爾哲學轉向社會主義——第 6 頁。

馬克思對實踐和認識論的看法——第 227—228 頁。

要在哲學上繼承馬克思的事業，就應當辯證地研究人類思想、科學和技術的歷史——第 154 頁。

馬克思離開黑格爾走向費爾巴哈，又進一步從費爾巴哈走向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道路——第 386—387 頁。

恩格斯和費爾巴哈對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區別的確定——第 58—59 頁。

資產階級論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第 259、440 頁。

馬赫主義——第 64、136、139、161、190、295、300、308、474、504、536 頁。

真理——第 203—204、208 頁。

認識真理的辯證道路——第 181、215 頁。

真理是過程；真理的發展階段——第 215 頁。

真理在現實的一切方面的總和實現——第 209 頁。

真理的標準——第 203—204、215—216、227—230、233—234、235—236、246—247、310、356—357 頁。

一切知識的相对性以及認識每前进一步所包含的絕對內容——第 191 頁。

## 恩格斯

論自然科学——第 291 頁。

論“运用概念的艺术”——第 277—278、291 頁。

論黑格尔——第 104、109、179、252—253 頁。

参看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主义。

## 原子論

原子論与留基伯、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哲学的联系——第 292—293、326—328 頁。

原子論和黑格尔关于有限和无限的統一的原理——第 114 頁。

## 神

人的模样的神——第 278—279、331 頁。

在時間性事物之外的時間 = 神——第 62 頁。

黑格尔抓住了神——第 155、180—181、328、337—338 頁。

費尔巴哈反对神的論据——第 59 頁。

关于神的存在的本体論論据的荒謬性——第 196、432 頁。

費尔巴哈所認為的信奉神的原因——第 63、69 頁。

不以物質为轉移的自然界 = 神——第 62 頁。

哲学——第 12、123、154、307—308、410—412、415 頁。

参看 辯証法；哲学史；馬克思和恩格斯論哲学史；唯物主义。

哲学史——第 292、394—395、399—400 頁。

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第 40、63、312 頁。

哲学史和資產階級与封建主义的斗争——第 551 頁。

現代資產階級哲学——第 40 頁。

希腊哲学——第 399、410—411、416—417、548、655 頁。

对舒里雅齐柯夫的哲学史观的批判——第 548、551、555、561—562、564 頁。

把哲学史比做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大圆圈（螺旋）——第 271、410—411 頁。

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第 78 頁。

能——第 57、265 頁。

## 差別

“差別的內在发生”，是差別、两极性的进展和斗争的内部客觀邏輯——第 96 頁。

存在和本質的差別，概念和客觀性的差別，是相对的——第 211 頁。

連續性——第 119、283—285 頁。

## 十 一 画

規律——第 158、186 頁。

規律是現象中巩固的（保存着的）东西——第 158 頁。

規律是現象中同一的东西——第 159 頁。

任何規律都是狹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第159頁。

規律就是關係——第161頁。

規律是宇宙運動中本質的東西的反映——第160頁。

規律和類概念——第285頁。

規律和現象——第159頁。

規律是現象的平靜的反映——第159頁。

規律和本質——第159、355頁。

規律是客觀世界的反映——第192頁。

規律的概念是人對於世界過程的統一和聯繫、相互依賴和整體性的認識的一個階段——第158頁。

規律的概念和現代物理學——第158頁。

唯物主義——第26—30、103、372頁。

哲學史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鬥爭——第40、63、312頁。

人本主義原理和自然主義只是關於唯物主義的不確切的膚淺的表述——第78頁。

法國唯物主義的兩個派別——第27頁。

從唯物主義的前提中最容易引伸出社會主義——第30頁。

笛卡兒派的唯物主義——第28、30頁。

關於哲學唯物主義原理的問題——第78頁。

唯心主義者的相互批判有利於唯物主義——第313頁。

唯物主義反對神學和唯心主義——第63頁。

唯物主義者推崇關於物質的知識——第181—182頁。

物質的東西以及它和觀念的東西的區別——第117頁。

機械的、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第27、29、30、411頁。

舒里雅齊柯夫把唯物主義庸俗化——第552、555、564頁。

恩格斯和費爾巴哈對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區別的確定——第58—59頁。

18世紀的唯物主義同19世紀英國和法國的共產主義的聯繫——第30頁。

法國的唯物主義——第26—30頁。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主義；費爾巴哈。

### 唯名論

唯名論是唯物主義的最初表現(馬克思)——第29頁。

唯心主義——第411—412頁。

哲學史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鬥爭——第40、63、312頁。

唯心主義的認識論根源——第411—412、421頁。

辯證唯心主義比形而上學唯物主義更接近於辯證唯物主義——第305頁。

原始的唯心主義和現代的唯心主義把一般(概念、觀念)變為單個的存在物——第420—421頁。

哲學唯心主義是通向僧侶主義的



道路——第411—412頁。  
 唯心主義者的相互批判有利于唯物主义——第313頁。  
 客觀唯心主義轉彎抹角地緊密地接近了唯物主义——第179、308、329頁。  
 形而上學唯物主义和辯證唯物主义对哲學唯心主義的看法——第411—412頁。  
 參看黑格爾。  
 商品——第190、357、409頁。  
 現實——第164—166、209、234頁。  
 現象論——第300、308頁。  
 現象  
   規律和現象——第157、159頁。  
   現象世界和自在世界是人對自然界的認識的環節——第161頁。  
   在每個現象中都有矛盾的力量——第238—240、407—410頁。  
   現象是短暫的、流逝的、運動的——第278頁。  
   現象和本質——第184、278、358、410頁。  
 理性——參看思維。  
 假象（外觀）——第96、134—138、139頁。  
 康德和康德主義——第135、180、181、286、300、421頁。  
 康德的自在之物——第88、220—221、222頁。  
 普列漢諾夫從庸俗唯物主義的觀點批判康德——第190、307頁。  
 康德沒有指出範疇的相互轉化——第224頁。

康德不理解辯證法的普遍規律——第226頁。<sup>1</sup>  
 康德貶損知識，是為了給信仰開辟地盤——第99、181頁。  
 康德主義＝形而上學——第110頁。  
 康德那里的樣態範疇——第124頁。  
 黑格爾對康德的批判——第88、119、120、124、139、178—180、181—185、190、198、205—207、219—222、250—251頁。  
 馬克思主義者在20世紀初按費爾巴哈的觀點批判康德——第191頁。  
 康德的主觀主義和懷疑論——第139、219—222、242、286頁。  
 康德在普通的意義上使用“觀念”這一用語——第205頁。  
 康德的哲學和笛卡兒主義——第434頁。  
 庸俗行為  
   （庸俗之輩）對自然界和歷史“抱溫情態度”就是企圖從自然界和歷史中清除矛盾和鬥爭——第141頁。  
 對發展原則的庸俗看法——第280頁。

## 十二 画

絕對和相對——第107頁。  
 普遍——第409—410頁。  
 普遍自身體現着特殊、個體、個別的東西的豐富性——第98頁。

必然性 = 存在中的普遍性——第 291 頁。

必然性和普遍性是不可分割的——第 434 頁。

个别和普遍——第 187—188, 213, 306, 409—410 頁。

**联系**——第 103, 106, 158, 171—173, 189, 217, 239, 244, 394, 410 頁。

一切都是通过轉化而联系的——第 103, 244, 409—410 頁。

联系的全面性及其在因果性中的表現——第 168 頁。

一切的联系的观点和人类思想史——第 394 頁。

关于万物的世界性的、全面的、活生生的联系的思想以及这种联系在人的概念中的反映——第 153—154 頁。

某个現象領域的一切方面、力量、趋向的必然的、客觀的联系——第 95 頁。

世界的客觀联系——第 158, 189 頁。

原因和結果是世界性的联系的环节——第 168, 171 頁。

一切概念之間的联系——第 210 頁。

无限前进的一切部分的联系——第 115 頁。

联系也就是轉化——第 192 頁。

参看 因果性。

**量**——第 125, 127 頁。

**超驗的东西**

真理 (客觀的) 和經驗的区分——

第 205—206 頁。

## 黑格尔

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态度——第 104, 109, 147, 179, 189, 252, 314, 355, 385—386 頁。

黑格尔的辯証法——第 163, 205, 210, 246—247, 253, 273, 355 頁。

黑格尔主义的神秘主义外壳中所包含的真理的內核——第 147, 162, 163, 202, 293 頁。

黑格尔对唯物主义的态度——第 292—293, 307, 312, 318—322, 323, 324, 325—326 頁。

黑格尔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第 166, 202, 344, 348 頁。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第 108, 179, 245, 308, 312, 319, 337, 345, 349, 421 頁。

黑格尔推崇知識, 硬說知識是关于神的知識——第 181 頁。

黑格尔只是在概念的辯証法中猜测到了事物的辯証法——第 210 頁。

黑格尔不理解从物質到运动, 从物質到意識的辯証的轉化——第 314 頁。

黑格尔論唯物主义的长处——第 330 頁。

黑格尔論量到質的轉化——第 119—120 頁。

黑格尔論物理学中力的概念——第 85, 152 頁。

黑格尔論实践和認識的客觀性

——第 227 頁。  
 黑格尔論思維对兴趣和意欲的关系——第 87 頁。  
 黑格尔抓住了神——第 155、181、327、337 頁。  
 黑格尔对形式邏輯的讓步——第 188 頁。  
 黑格尔邏輯学所描繪的世界的情景——第 154 頁。  
 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第 88、119、120、124、139、178—180、181—185、190、198、205—207、219—223、224、250 頁。  
 黑格尔的邏輯学——第 89、95、191、205、252、283 頁。  
 黑格尔所說的“机械性”——第 197、198 頁。  
 黑格尔的神秘主义——第 186、188、312、356 頁。  
 黑格尔學說中邏輯观念向自然界的轉化——第 252 頁。  
 黑格尔接近于作为真理的觀念——第 203、204 頁。  
 黑格尔的概念——第 117、127、161、297、315—316 頁。  
 黑格尔关于神、宗教、一般道德的議論常常是最庸俗的唯心主义胡說——第 272、345、349—350 頁。  
 黑格尔的体系是顛倒过来的(头足倒置的)唯物主义——第 104、154、252 頁。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已經老朽不堪,成了古董——第 351 頁。

黑格尔的公式: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第 312 頁。  
 黑格尔論历史中的因果性——第 169、170 頁。  
 黑格尔論 18 世紀末法国的革命——第 349、350—351 頁。  
 黑格尔論亚里士多德——第 312—313、314、316、317、318—319、321—322 頁。  
 黑格尔論德謨克利特——第 312 頁。  
 黑格尔論柏拉图——第 312 頁。  
 黑格尔論伊壁鳩魯——第 323—330 頁。

### 費尔巴哈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費尔巴哈——第 12、13、19—20、21、27、31—32 頁。  
 費尔巴哈在 1836 年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第 427 頁。  
 費尔巴哈在 1848—1851 年期間已經远远地落后于馬克思和恩格斯——第 72 頁。  
 費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第 58、63、65、71 頁。  
 費尔巴哈學說中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第 66、71 頁。  
 无神論既不消灭“道德的最高者(理想)”,也不消灭“自然的最高者(=自然界)”(費尔巴哈語)——第 61 頁。  
 費尔巴哈反对不可知論的意見是重要的——第 64 頁。  
 費尔巴哈所謂的質和感觉——第

356 頁。  
 費爾巴哈所謂的客觀的東西——第 69 頁。  
 費爾巴哈對宗教的態度——第 53—79 頁。  
 自然界 = 共和分子，神 = 君主（費爾巴哈語）——第 64 頁。  
 費爾巴哈所認為的信奉神的原因——第 63、69 頁。  
 費爾巴哈反對神的論據——第 59 頁。  
 費爾巴哈的“社會主義”——第 72 頁。  
 費爾巴哈所說的思辨 = 唯心主義哲學——第 74 頁。  
 費爾巴哈的“复制”論——第 62 頁。  
 費爾巴哈和車爾尼雪夫斯基所用的術語“人本主義原理”是狹隘的——第 78 頁。  
 費爾巴哈不懂得 1848 年的革命——第 53 頁。  
 費爾巴哈反對黑格爾和唯心主義——第 74、127 頁。  
 費爾巴哈所謂的“感性”——第 54、57、60、70 頁。  
 費爾巴哈所謂的“利己主義”及其意義——第 56 頁。  
**普列漢諾夫**  
 普列漢諾夫對對立面的統一的理解——第 407 頁。  
 普列漢諾夫從庸俗唯物主義的觀點批判康德——第 190、307 頁。  
 普列漢諾夫所著“車爾尼雪夫斯

基”一書的缺點——第 595、611 頁。

普列漢諾夫的哲學著作——第 307 頁。

**詞(言語)**

任何詞(言語)都已經是在概括——第 303 頁。

### 十三 画

**經驗**——第 191 頁。

萊伊關於經驗的定義——第 506、507、534 頁。

詹姆斯的“經驗論”——第 504 頁。

**感覺**

感覺和質——第 356 頁。

感覺和思維——第 582 頁。

感覺和認識——第 308、316—318 頁。

**新經驗論**——第 172 頁。

**感性**

感性的東西 = 第一的、自己存在着的東西——第 57—58 頁。

感覺表明實在——第 58、70、303 頁。

**意識**

客觀世界在人的意識中的反映——第 181、192、195、215、216、228 頁。

意識和存在——第 292 頁。

人的意識及其對自然界的關係——第 200 頁。

人的意識不僅反映客觀世界，並且創造客觀世界——第 228—229 頁。

主觀的意識和客觀性——第 219 頁。

群众——參看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歷史。

詭辯——第 153、299—303、390 頁。

概念的靈活性，如果加以主觀的應用就是詭辯——第 112 頁。

詭辯和辯證法——第 108、112、408 頁。

“資本論”（卡爾·馬克思著）——第 189、191、254 頁。

“資本論”中的歸納和演繹——第 154 頁。

邏輯、辯證法和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在“資本論”中的應用——第 190、357、409 頁。

資本主義——第 357 頁。

資本主義的矛盾——第 190、409 頁。

資產階級——參看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階級和階級鬥爭。

資產階級民主派（政治派別）——第 69 頁。

數——第 120 頁。

數學——第 422 頁。

數學中的無限——第 121—122 頁。

微分和積分——第 122、225—226 頁。

#### 十四 圖

認識

辯證認識的本質——第 83、166、181、189—190、238—239、407—

412 頁。

被描繪成一串圓圈的認識的圖畫——第 271、310、410—411 頁。

邏輯的範疇是人对自然界認識的各個環節——第 89—90、212 頁。

邏輯、辯證法和唯物主義認識論，它們是同一個東西——第 357 頁。

如果人有了更多的感官，他能否發現世界上有更多的事物呢？——第 64 頁。

人類認識的一般進程；从主體到客體的認識的步驟、階段、過程——第 90、161、167、178、181、194、207—210、220、221—223、310、355—356 頁。

認識中的機智和智慧——第 77、149 頁。

一切知識的相對性以及認識每進一步所包含的絕對內容——第 191 頁。

感覺和認識——第 307—308、318 頁。

認識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第 194 頁。

認識是概念和客觀性的一致——第 207—209 頁。

規律的概念是認識的一個階段——第 158 頁。

人的實踐是認識的客觀性的驗證——第 203、215—216、227—230、233—234、235、310、355—356、357 頁。

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維，并从抽象的思維到实践的認識途径——第181頁。

參看抽象；思維；表象；意識；認識論。

認識論——第84、133、194、357、394頁。

辯證法是認識論——第357、399、407、411頁。

用历史观点研究因果性对認識論的意义——第394頁。

邏輯、辯證法和唯物主义認識論，它們是同一个东西——第357頁。

应当构成認識論和辯證法的知識領域——第399頁。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应用了邏輯、辯證法和唯物主义的認識論——第189—190、357、408—409頁。

邏輯和認識論的一致——第186、194、205、357頁。

參看邏輯；認識論。

### 赫拉克利特

赫拉克利特是辯證法的奠基人之一——第390頁。

赫拉克利特对辯證唯物主义原則的說明——第395頁。

赫拉克利特的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趋向——第401頁。

### 語言

在語言中只有一般的东西——第303、306頁。

語言的历史——第85、399頁。

思維和語言——第85頁。

漸進性和飞跃——第127—128、314、408頁。

## 十五 回

概念——第187—191、355頁。

概念是人脑（物質的最高产物）的最高产物——第177頁。

概念的辯證法以及它的唯物主义根源——第213頁。

自然界辯證地反映在人的概念中——第316頁。

概念的全面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第112、154頁。

思維和感觉对任何概念的描述，总是粗糙化、僵化——第285頁。

“运用概念的艺术”（恩格斯）——第277、291頁。

概念的形成和世界的客观联系——第189—190、210、280頁。

概念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第223、409、421頁。

概念不是不动的——第243、277頁。

类概念和規律——第295頁。

一切概念之間的联系——第210頁。

概念与感觉的总括之間的一致——第316頁。

概念的主觀性和客观性——第223頁。

### 質

質和感觉——第356頁。

質及其向量的轉化——第115—116、239頁。

## 十八 画

轉化(过渡)——第244頁。

一切都是通过轉化而联系的——第103、239、409—410頁。

从物質到意識、从感觉到思想的轉化是辯証的——第314頁。

辯証的轉化和非辯証的轉化的区别——第314頁。

概念的相互轉化和对立面的同一——第188頁。

联系也就是轉化——第192頁。

## 二十一 画

辯証法——第407—412頁。

辯証法的實質——第98—99、111—112、240、243—244、277—278、285、407—412頁。

“永恒的生命”是辯証法——第214頁。

辯証法的两个标志、两种特征——第277、278頁。

事物的辯証法創造观念的辯証法——第210、280頁。

辯証法就是認識論——第357、399、407、411頁。

辯証法和詭辯——第108、112、408頁。

概念的辯証法以及它的唯物主义根源——第213、277頁。

事物本身、自然界本身的辯証法——第114、302頁。

辯証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第154頁。

辯証法的历史——第241頁。

辯証法内容的正确性必須由科学史来檢驗——第407頁。

邏輯、辯証法和唯物主义認識論，它們是同一个东西——第357頁。

应当构成辯証法的知識領域——第399頁。

客觀的辯証法和主觀的辯証法——第199—201、240、279—280、286—287頁。

馬克思把辯証法运用于政治經濟学——第190、357、408—409頁。

統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認識，是辯証法的實質——第407頁。

辯証法的要素——第238—239頁。

辯証法的核心——第240頁。

參看 黑格尔；邏輯；認識論。

辯証唯物主义——第324、411—412頁。

參看 辯証法；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主义。

## 二十三 画

邏輯(邏輯学)——第84、91、97、355頁。

邏輯、辯証法和唯物主义認識論，它們是同一个东西——第357頁。

邏輯是关于世界的具体内容以及

对它的認識的发展規律的学說  
——第 89—90 頁。

邏輯是全面发展中的知識——第  
103 頁。

邏輯学是認識的理論——第 103、  
186、194、205 頁。

“資本論”中的邏輯、辯証法和唯物  
主义認識論——第 189、357、408  
—409 頁。

在邏輯中思想史和思維規律相吻  
合——第 355 頁。

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邏輯——第 216  
頁。

把生命包括在邏輯中的思想是天

才的——第 216 頁。

邏輯的主要內容是概念的关系  
——第 210 頁。

邏輯規律是客觀事物在人的主觀  
意識中的反映——第 192、195  
頁。

邏輯的范畴和人的实践——第 86、  
203、233 頁。

邏輯的范畴是人对自然界認識的  
各个环节——第 90、91、212 頁。

邏輯的“格”是事物的最普通的关  
系——第 189 頁。

邏輯的客觀性——第 223 頁。



列 宁

哲 学 笔 記

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編譯局譯  
中共中央 列 宁 斯大林

\*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22\frac{3}{4}$  · 插頁 9 · 字数 527,000

1956年9月第1版 1960年1月第2版

1960年1月北京第5次印刷

統一書号 1001·318 定价 (四) 2.35 元







